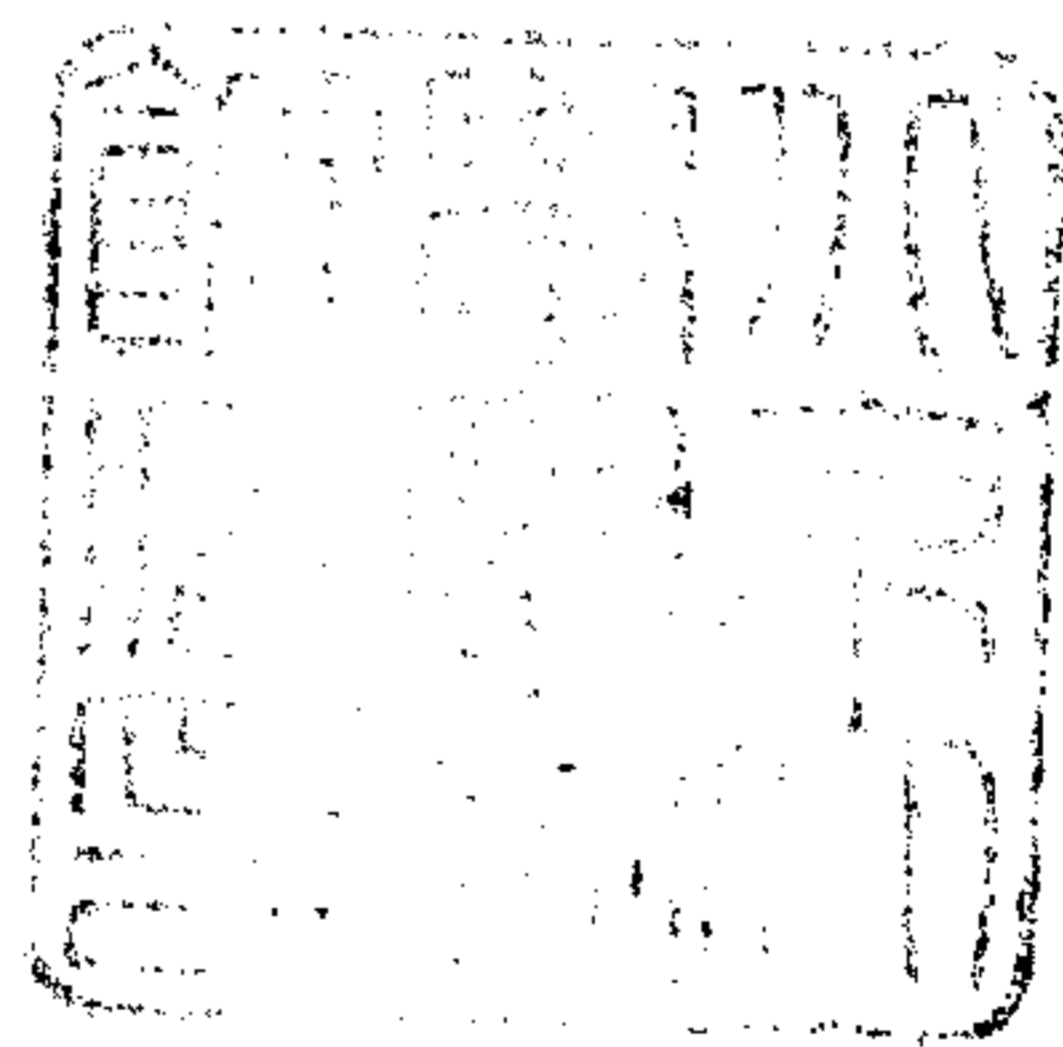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二・子部・雜家類

西臺漫紀六卷

〔明〕蘇以化撰

林居漫錄前集六卷別集九卷畸集五卷多集六卷

〔明〕伍袁萃撰

西山日記二卷

〔明〕丁元薦撰

玉堂叢語八卷

〔明〕焦竑撰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卷一至卷七）

〔明〕朱國禎撰

一〇一

二七七

三七五

五七九

西臺漫紀序



夫天下紳珮之士結軫而脩竹素  
 者人。櫛栉撫拾成一家言燹而  
 非蒐冥涉化之枯譚即夏革齊諧  
 之苛語不然則綴合叢殘勦襲遺  
 唾享敝帚而絨燕石者也不然則口  
 為雌黃舌代矛戟摘瑕脩怨而必  
 意行其是非者也是為誕為鑿為刺  
 而何足以關世教鏡後來乎萬曆辛  
 丑余方行河淮上而同邑侍御袁庵  
 先生以董醜共事其間先生性不嗜  
 飲每晤則啜茗清譚迨往道故所稱

西臺漫紀 序

述生平睹記如列眉而尤攷之於道不  
 善頌人德蹟其意若一飯千金不足  
 以為報者一日出所撰西臺漫紀示  
 余。受而讀之。所紀事多近事。余所  
 習聞者十之五。而其人則皆粉榆之  
 人。余所習見殆十之九矣。願事久漸  
 湮而隱德懿行沈奇栖逸。即余亦  
 有遺而弗憶。而弗全者。一展卷而  
 事境如新。音容如睹。不覺鼓掌歎  
 曰。嗟乎。此博史也。歟。哉。先生為西臺  
 長例。得簪白筆。與左右紀言動。迺  
 獨取耳目所睹記。挾道法以命事辭。

而又主於善，先生意蓋以

國史所載如章典文獻宗嗣宮闕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熒往，龍聲甚，其顯鴻鉅之事，又或相率而阿於所好，乃至耳目覩記間，反有所漸滅不傳而並不能為世儀，遠不能為世軌，將疇任

東華漫錄

序

三

其咎耶？先生為此思，是紀所繇，函也。是紀也，先生所親覩，則錄縉紳所面授，則錄知交之遺行，則錄情神之所獨契，則錄讀斯紀也，不獨博聞廣識，足超玄覽，而前言往行，庶資興起，不亦足以關世教，鏡後來乎？夫先生

以名執法，不從左右，史為褒貶，而獨秉筆於鄉，核於事，嫻於詞，爾雅鉅履，言實錄，異時龍門蘭臺之客，有紹明其業者，止所事筆削矣。斯紀也，信惇史也歟哉。

海虞顧雲鳳伯翔甫謨

西華漫錄

序

四

西臺漫紀引

余素不嫻於文性喜親書史喜  
談人長喜不忘人德往欲日聞  
而日紀之少年半以經生術廢  
壯而折腰五斗簿書相牽即願  
為老蠹魚無暇也辛乙未以臺

西臺漫紀  
引  
臣請

告南還復遭內艱里居七載每  
徜徉山水之暇輒登小樓焚香  
啜茗間取所藏諸卷書伊夜  
吾惟意所適家人間相嘲曰豈  
尚為公車計乎何自苦為余笑

答曰公車以得失牽念安能如

今日率意抽架上之編而漫評

之殊快乎客有過從者稱說某

事某事舉足以新吾聞見客一

謝太復茫然矣每操管以紀其

際間有得于目所親覩者某某

得于縉紳先生所面示者某某

及素所交往而有遺行遺澤可

傳者某某皆以登諸尺幅而存之

固不能無所聞見輒吐胸中之奇

如古之作者亦不敢輕信其撫飾

不根之語如近世之浮而誕者歟

則首以冠我

聖祖龍興之略無乃襲而無當乎曰是不然竊見世人往遠稽旁搜於稗官小說及歌詞野史而於昭代典章忽焉不討夫不知通今何取博古矧我

西臺漫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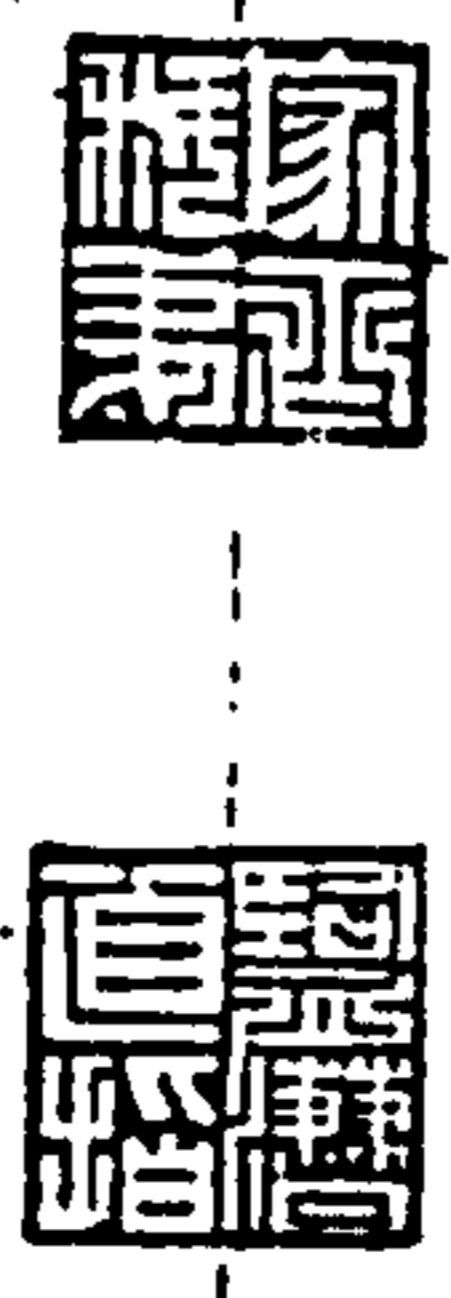
三

三

聖祖掃腥羶而冠裳之功德侔商周邁漢唐而奈何經生學士不熟識之也追思二百餘年所休息而安養者誰遺之哉向嫌紀載之煩偶稍撮其要而輯之語實錄用冠諸首乃亦稱為漫

者竊媿草茅下吏敢操管以紀當代之盛是亦漫也夫是亦漫也夫

兩淮直指吳人養庵蔣以化序



西臺漫紀

四

四

### 西臺漫紀序

嘗論正氣磅礴浩然流形在地為  
 河岳在天為日星在羽毛為麟鳳  
 在山川為璧金在筆則名擅董狐  
 在史則紫著麟經蓋吾人一氣為  
 根氣惟正則久久則大大則充塞  
 兩間無所屈撓無所蓋蔽無所矜  
 黛赤心白意質任天成面目完乎  
 本來溷沌仍于未鑿發之政事則  
 揭日月以行播之辭章則披肝膽  
 而山不矜遠古草昧之奇不誇館  
 飭佶曲之響不作塵飯塗羹之戲

西臺漫紀 序

不襲泥龍木雞之喻勿傳溢美之  
 言不博過憎之論不造雌黃之  
 舌不逞劔戟之唇凡此皆正氣流  
 行鴻洞今古而樞紐天地者也廷相  
 謬任廣陵屬在

直指蔣公宇下濡染道化久矣嘗  
 西臺漫紀 序

伏誦公西臺一集而益知公之正  
 氣凜然如秋藹熒如春上薄飄輪  
 下徹湫盤殆未可尋常測識也其  
 立說非侈口卷領之前以觸山煉  
 石射日斷螯眩人於影響之鄉也  
 又非掇拾前儒之唾以剽美機雲



乞靈屈宋塗人於玄黃之陌也又  
 非假步譏刺之場以捏目生花翻  
 手為雲開人於蠻觸之鬪也大都  
 取今時之近事因大老之傳聞或  
 咫尺而耳受或目擊而躬逢凡一  
 切弗關理性弗係綱常弗切日用  
 西臺漫紀 序 三  
 弗可傳信將來軌儀人世者率置  
 而不道非不能道也正氣所在則  
 浮誕之根絕而幻妄之言路併絕  
 耳故冠以龍興其令人有戴皇天  
 而履后土之想乎勸忠貞也次以  
 名宦諸賢其令人有追先覺而繼

藻修之意乎表芳躅也次以善人  
 文學孝廉隱棲其令人葆真繕行  
 抱岩居奇節之思乎崇實踐也次  
 以烈女賢母孤雛義僕其令人修  
 惟簿恤伶仃而動二心之愧乎礪  
 頑鈍也又次以先塋祠贈夢想悲  
 愉山田園社其令人崇先返本委  
 虛任運對時撫景之懷乎所以敦  
 人紀而導天和也終以木石犬卵  
 之怪鳥硯扇數之繁其令人玄覽  
 達觀不起駭怖俾神奇臭腐還歸  
 于一之義乎所以載有為之相而

鎮無名之樸也中間種之色之洋纒  
數萬言風雨雷霆縱橫毫楮斧鉞  
袞冕往來筆端竊計公之秦守丹  
臺五鑿三關四萬八千竅牖一皆  
正氣圓滿布護故能吐辭為經諸  
所紀述無不可以證真常而偕大  
道光簡冊而照鼎彝是集也公近  
以為西臺而相直奉為東海之大  
觀也公謙以為漫紀而相敬歎為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即繼響於狐  
之筆麟之經又何讓焉相不肖殊  
慚不斐且繪日月者難為光模湖

西臺漫紀

序

五

海者難為容聊以詹詹之言用附  
炎之末云耳至于丹青神化鼓  
吹休明則斯紀也且見為金匱石  
室之藏矣奚翅江淮戶誦也歟哉  
知揚州府事屬下金谿張廷  
相撰

西臺漫紀

六

西臺漫紀

目錄

卷之一

紀龍興略

卷之二

紀馬封官

紀孫立亭

紀梁萬二公

紀某縉紳事

西臺漫紀 目錄

紀沈星吳

紀曹御史上

紀趙少宰

紀王大臣

卷之三

紀顧愛翁

紀黃封翁

紀章錢二大夫

紀韋文學

紀卓令

紀潘泉四大夫

紀虞山先生南昌事

紀范屏麓

紀石東泉

紀曹御史下

紀李卓吾

紀錢封翁

紀李善人

紀鄒廣文

紀歸太學

卷之四

紀嚴孝廉  
紀郁文叔  
紀徐孝子

紀范孝廉  
紀袁孝廉  
紀周隱君

紀余心純

紀魯文川

紀葛賢事

紀揚張姻事

紀回生事

紀萬烈女

紀陳節母

紀張孝女

紀吳賢母

紀內助

紀朱孤子

紀胡義僕

卷之五

紀贈典

紀先塋

紀感一

紀感二

紀錢崇

紀夢

紀日涉園

紀苑園

紀史籍

紀晉帖

紀積善

紀登狼山

紀丈量

紀春雪

西臺漫紀 目錄

紀敗園

紀陳社

紀五悲

紀家督

卷之六

紀怪穴

紀怪木

紀異犬

紀怪卵

紀怪石

紀怪虫

紀山西大同鼎生樹

紀壽

紀鬼

紀鳥

紀研

紀扇

西臺漫紀

目錄

三

紀數

西臺漫紀目錄終

西臺漫紀卷之一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纂

紀龍興略

我

聖祖御諱元章原籍句容再徙泗州三徙鍾離之東鄉四徙太平之孤莊於

仁祖為季子生有異光年十七遭歲饑疫父母

三兄俱亡蕭然一身鮮生計奉母遺命捨身皇

覺寺已而遊合肥歷光固汝潁間三年許間關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備嘗正潛龍初晦時也已而投郭子興贅郭繼

女為配始有所藉不為有痕在下矣子興據濠

州起義旅戰伐多藉

聖祖之力時則徐壽輝方國珍亦僭據為亂張

士誠與其弟士德士信起兵于草堰場先陷高

郵次揚州次平江次杭州僭稱城王我

聖祖不能俛首于郭初獲故鄉兵七百餘人再

獲驢牌寨壯士三千人又襲老張壯兵三萬餘

人先得徐達耿再成耿炳文等於鳳陽次得李

善長于定遠又次得趙德勝胡大海于滁陽并  
得常遇春鄧愈等于和陽相與謀議舉大事時  
雖尚屬郭氏大為郭二子所忌

聖祖懼禍切身與二子同行忽仰天若有告者  
郭二子驚而忌稍解及郭子興死而我

聖祖遂提其兵以抗元兵以禦諸雄而勢已勃  
勃矣方渡江之舟師而俞通海張德勝俱以水

兵接濟方懼小港難達而天雨兼旬川谷流溢  
得魚貫以出是真有天助者由是拔采石據太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二

平陶安李習並謁軍門與參大事隨而誅楚先

擒兆先陳楚先之子擊福壽元將克金陵如破竹各叛

臣悍將如康茂才等率眾來降得軍民五十餘

萬而兵勢益振矣初入金陵再入京口禁不妄

殺一人不妄擄一物每以軍法戒諭而遠近加

額稱慶宜陶安謂李習曰此真主出也諸將乃

奉我

祖為吳國公而選用諸將士有差我師再克常

州誅士誠弟張九六即士德初徐達提大兵敗士

誠軍於龍潭我

聖祖復益兵三萬助之士誠之陷諸郡多九六  
之力乃遣九六兵以數萬來援我

聖祖知九六狡而善鬪非計取之不可乃以鐵  
騎為奇兵伏而擒之物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

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遂誅之而士  
誠之力小屈矣乃不得已而以書求和願歲輸

金粟若干而我

聖祖以書責其負約拘使不允其和向圍常州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三

益分兵攻破之生擒其將張德而士誠之氣小

阻矣我師既克常州因克建寧泰興等縣南則

江陰常熟績溪徽州等所至悉披靡下之士誠

不得已姑請降于蒙古以為太尉實欲借空名

以抗我師也時有沔陽漁人子陳友諒初為縣

尉不樂徐壽輝用為將忿同事倪文俊驕橫襲

殺之并其軍稱平章以抗我師是時我師方克

揚州先是揚有青軍張明鑑部黨張鑑者驍勇

專事剽掠逐鎮南王出城據之兇暴日甚屠城

中居民以為食殺掠殆盡按籍一城止存十八家得我師入而安戢之自此克建德克浦江蘭谿宜興婺州諸暨無為潛山等州縣所向無敵時方國珍見我師號令嚴明乃率其子為質我聖祖遣還其子而國珍稍帖息是時友諒方破信州見我師克潛山遂疑部將趙得勝有所通執而殺之我師方收集人心而彼且自剪其爪牙識者已知其為略不遠矣我師克衢處之後得劉基于青田得章溢于龍泉得葉琛于麗水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四

得宋濂于婺州一時得人之盛已非吳漢等竊據一方日事聲色燕樂狗馬宮室為者時友諒幽其主徐壽輝隨弒于采石僭稱王再稱帝意甚驕橫乃率舟師攻太平花雲許瑗不屈而死太平甫陷友諒益驕潛遣人約士誠欲合擊建康我

聖祖神筭謂二賊合之勢必難支乃於其未合時密令康茂才誘之使戰友諒墮我彀中馮國勝常遇春以伏兵合擊之俘其眾二萬人降其

驍將若干人友諒僅以身免我師既取安慶復太平又克信州克浮梁大破友諒于江州友諒乃挈妻子走武昌獲其糧數十萬斬黃興沔間望風來降如左丞胡廷瑞驍將長張梁鉉等皆弃友諒來降而我師勢如建瓴矣時雖劉震等忽順忽叛將英襲殺胡大海而朱文忠旋定之季祐之乘我無備猝弒大將耿再成而邵榮等即討平之祝宗康泰反覆無常攻陷洪都而徐達等隨擊破之蓋雖一時叛服靡定終不能逃

南臺漫紀

卷之一

五

聖祖之睿筭也時友諒陷吉安寇洪都即南作大艦置馬棚載其家屬空國來戰以示必勝且其兵各戴竹盾如箕以禦矢石我師如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帝乃自將救洪都合徐達常遇春俞通海兵為援友諒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兩軍遇于康郎山徐達擊破其前軍俞通海乘大風發火焚舟二十餘殺溺無算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帝舟適膠

淺我軍計無所出牙將韓成挺然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而攻少緩議者謂成之一死也雄于百萬甲兵矣過春又從旁射中張定邊而通海師亦至帝舟乃脫遂鳴角大集諸將無不人人願死力戰至曉東北風起用葦舟乘風縱火燒殺無數燔烟障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死于烈焰中明日又追擊友諒敵兵莫支奔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乃為之奪氣帝大喜曰今日之捷諸公力也友諒左右二金吾各率所部來降一日失此二將而友諒益為喪魄諸將又大發兵邀其歸路友諒住湖中日久食盡不得已而突出湖口帝麾諸將夾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果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斃擒其太子善兒諸將咸率眾來降洪都遂平時太尉張定邊猶乘夜以小艇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立理為帝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于武昌且諭之曰彼蓋孤豚處牢中久當自服乃擒潑張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六

名必先士誠率而陳理遂請降帝見理幼弱挈以助友諒者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命宦者入其宮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悉取之封理為歸德侯一時附友諒者相繼就降而江廣平矣甲辰正月我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七

聖祖建國號曰吳徐達李善長屢表勸上尊號不允請者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有差猶諄諄以定名分明號令為務而一時諸將無不聳服克陳之後帝心稍寧而所不能釋然者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類皆不足以芥蒂帝心而一時難以卒制者江南之張士誠也士誠雖稱元太尉而僭稱吳王立官屬治宮室不惟輕視胡元而且控制我師乃其弟士信偪逐蒙古江浙丞相去職而脇取其符信自稱為丞相克殘已甚我師平章湯和先提兵擊士信敗之由此克辰州克衡州克贛州兵聲大振士誠又遣李伯昇寇我諸全蓋挾我敗將謝再興以為

大舉兵號二十萬延亘十餘里造室建窟為必  
勝之計而我師奮力先後夾擊之賊兵大潰奔  
兵走死者以萬數溪水盡赤時士誠所據郡縣  
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泰高郵徐宿  
濳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  
諸郡縣以剪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乃命徐達  
總兵取之果遇士誠于泰州擊敗獲其元帥王  
成獲師弁克永新執叛將周安并擄叛將嚴再  
興夏思忠張士俊等而士誠之力潰矣止乃命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八  
徐達常遇春帥師專討士誠初李善長議欲積  
儲養銳候隙而動帝與徐達確獎以士誠宜速  
攻常遇春又欲直攻蕪州帝懼張天驕守湖州  
潘原明守杭州彼必併力協救不如先攻湖州  
以疲其力然後移兵取蕪州帝議已定乃常遇  
春克士誠兵于湖州之太湖港擒其將尹義陳  
旺遂次洞庭山又擒其將石清汪梅黃寶胡貴  
是時張天驕陶子寶畏縮莫敢出戰士誠忿忿  
又率其第五子晞五太子者并其婿潘元紹來

援皆不戰而遁去士誠知事急矣乃親率大兵  
與達等戰于皂林之野大敗之虜元帥甲士三  
十餘人士誠不得已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  
舟出東阡鎮覘我師遇春隨令勇士乘划船數  
百突擊而擒之士誠百萬之兵僅以卷甲偷生  
為幸矣乙未命朱文忠再攻杭州諭文忠曰徐  
達等取姑蕪士誠必集兵以相拒今攻杭州是  
掣制之也於是士誠三面受敵左支右吾我師  
所至克捷彼所稱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九  
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  
呂珍心善戰士誠悉賴其力至是皆就降而士  
誠無可倚矣已而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  
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而湖州  
平矣已丑我師乃克杭州守杭州者潘元明也  
聞我師莫敢出敵遣方彝詣軍門請納款并奉  
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  
印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  
為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慰諭之禁戢士卒



兵無血刃民無鋒鏑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十一萬自此而紹興嘉興各守將望風奔服矣癸卯我師始圍蕪州徐達引兵至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又圍吳江州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齊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壯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榻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

下瞰城中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股栗時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送達軍達藉以得城中虛實攻圍悉備至辛巳乃得克城下之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帝意不欲煩兵直欲以兵困之耳乃久不下帝以一書遺士誠欲招之而士誠不報士誠被圍久突圍出戰不利又自出兵山塘而塘路狹塞又不利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

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以天命人心委婉進言勸士誠歸降而士誠狐疑莫決惟俛首而已且又不自量力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而忽被飛礮碎首而斃時城圍既久天瑞教城中亦作嚴礮以拒我師多被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又令軍中架木若屋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之攻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一

城以避矢石至是徐達破葑門遇春破閶門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諸將蟻附登城城已破而士誠猶使樞密劉毅收餘兵三萬親率死戰千萬壽寺東街復敗而劉毅降士誠倉惶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泣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亦自縊死士誠獨坐一室左右皆散去乃闔戶自經李伯昇決戶抱而解

之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封門凡獲其官屬部將校及杭州松江嘉興等府官吏家屬有二十餘萬悉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荅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縊死賜棺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自是而克通州克無錫克台州克黃岩向倚張來抗者悉披靡下之甲子乃命徐達常遇春北取中原焉是時吳漢各平閩廣以次可定獨中原紛擾人民離散山東有王宣父子河南有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三

王保保關隴有李思齊張思道相聚為亂衆議出師未定帝獨命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自此以後方進兵胡元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衆將皆稱睿筭由是徐達克沂州而王宣授首克益都而老保被執克濟南而克州以東悉下之所獲人馬糧艘無筭先是湯和克方國珍至是又克福州而江南之幅員盡屬我版圖此雖閭外之熊羆一乃心力而幃幄中

多劉基之密謀張鐵冠之占候帝皆虚心用之且帝所示戰勝攻取之術依之則勝違之則亂若燭照然若射覆然即孫武穰苴相繼治兵其勝筭無能過之此殆有天縱乎非人力能及也且草寇僭據竊發人人以子女玉帛為急無不稱帝稱王者而我聖祖天與人歸勢成一統雖李相國劉參謀陶學士等請上尊號數次皆不賜允方自歎羣兒未殄胡元未除三讓而始建元洪武定號大明即皇帝位焉是時又分兵攻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三

取河南無不蕩平帝駕乃親詣汴梁大會諸將謀取元都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徐達等自河南至乃言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下之必矣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上以為漠北乃其巢穴縱之歸巢足矣毋窮追也達受命而往合遇春兵至淇門鎮廣平臨清東昌所在皆降無敢

陳兵未抗者由直沽河西務至通州大軍悉集  
元都大震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  
率眾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元國公等相率  
遁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  
往壯走大師入齊化門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  
木兒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  
之并獲諸王子六人玉印二玉璽一圖籍寶物  
宮殿悉命指揮張與統千人守之士卒不敢侵  
暴而民皆安堵如故仍命將領還古北諸隘口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七

蓋不加兵刃不煩矢石而燕都已蕩掃矣自此  
而伐蜀則傅友德主之平滇則沐英主之獲元  
主嫡孫是時元主已亡并后妃宮人及寶玉駝馬牛羊  
無算則李文忠主之諸將各立奇功奏碩膚泰  
階平而帝心悅矣平燕之捷至京師百官稱賀  
帝又榜示不許仕元者同賀又以見我  
聖祖以忠義鼓舞臣工如此也大赦之後以厚  
道施于前代則遣編修蔡玄等往四方採訪遺  
陵而存之以仁恩頒布蒼赤則免河南山東北

平等省稅糧及我蘓積逋三十餘萬馬以仁恩  
肉及白骨則又命中書收四方戰亡餘骸瘞之  
及覩元太子獻俘惻然免之曰彼雖夷狄我祖  
父百年亦賴其生養何忍刑之賜賚封侯以遣  
之居位之後諸凡裁厯日制郊祀定官制立太  
廟諭朝覲卹將士給窮民穀田畝革胡習議役  
法訓青宮修女誠重宣廟求直言擇賢良搜遺  
書酌鹽課絕開礦嚴選舉禁宦官勿預兵政禁  
女后不干朝事至于曾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五

以典史投劍都彭友信以貢士授布政今日為  
布衣明日為卿相顛倒豪傑鼓舞人材規模弘  
遠經制詳密典章具備蓋彷彿成周而超絕漢  
唐矣且每下一城懼鋒鏑憂肝腦誨諭再三蓋  
不以土地為重而以民命為重猗歟休哉即湯  
武之吊伐奚過焉且當元之將亡也四方災異  
叠見如霍山崩長江竭天雨白絲白毛兩長魚  
尺許者人兩日相盪日色如血天之厭弃極矣  
取食之 且水旱蝗疫頻仍時都下斗米斤金人爭相食

此何時也元主乃受方僧運氣之術日取良家  
女為擯操兒法又選宮娥千人按舞名為天魔  
舞君臣宣淫羣僧出入禁中無度又製龍舟于  
內死長百尺廣稱之宮殿樓宇如深宮九閭然  
每舟一動首尾皆搖又自製宮漏精巧世所罕  
觀且也父子猜疑君臣背叛夫婦參商將帥離  
異類皆速其亡而資我

聖祖龍興之運者也獨惜我

聖祖求治太急嫉惡太嚴當開創之初不能不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二六

過起夫反側之輩夫胡惟庸糾邪黨而謀叛逆  
誅之是矣而汪廣洋之湛酒色荒政事豈必誅  
之律乎開濟之受囚賄而殺無辜戮之宜矣而  
藍王之私元妃匿驃馬豈在不赦之條乎以胡  
黨而濫殺多人宋慎之受誅籍沒或是矣乃不  
念諸王之傳而并及小心謹慎之宋濂若非馬  
后之諫即安置而死茂州亦不可得也以藍黨  
而搜索無遺唐徽之責吏二事似殃及之矣以  
胡惟庸之戚而并及夫開國元勳之李善長雖

有王國用之疏而冤魂已赴夜臺復何及也四  
方畿內不令減否一有所犯大肆誅殺將無玉  
石俱焚之慘乎至於命金吾射孟于遣道士請  
三丰大明中天不無微塵纖埃之累焉當時解  
縉慮其太察萬言一疏已諄諄叩諫舉不足以  
止帝輦而挽

聖心或者大聖人作用非常非草茅愚昧所能  
窺測也若夫掃胡元之腥羶接周孔之正脉位  
歷三十餘年壽享七十有一萬代開創帝王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二七

之超絕云

西臺漫紀卷之二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馬封官

馬封官者何閩縣馬尚書森之父翁也翁年五十始得一子不啻掌珠命童子抱撫不戒而墮於石頭顧蓋粉三仆矣翁出廳事間覩所抱子忽訃懼夫人出必立殺童子杖下矣亟命童子馳走謂吾子命所遭耳若豈有心殺吾子奈何一時立死二命乎非吾福也明年復舉一子頭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二

顧血痕點點者七狀貌依然前子再舉則尚書公森矣長子多孕綿延曾玄廿人而次則鼎貴為時名臣說者以為盛德之報云余伯兄官閩親領尚書公語非浪傳也余以為馬翁忍子之死固難而忍不殺僕尤難當其君卒告變人情處此即儻童子肉猶未愜際此時而委姪遺僕即此仁慈一念上可以格穹蒼而洽神鬼也再舉之子造化所以轉移輻輳者豈偶然哉不然彼殺吾子吾又殺其身相報已稱何所感格而

能令富貴長世乎雖然當馬翁庇童子時無倖福心嗚呼必無倖福心而後可以膺厥福也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七

紀卓令

令難言於余為衝疲劇邑之令常茹荼啗藥何  
敢苛求天下之令為矧莅我桑梓又孰非怙恃  
我者而敢殿最之故前為卓令入邑乘者不贅  
述述余所目覩親邁者五十年来落落僅兩公  
類皆遭兵荒而名藉以起是吾民幸獲所天又  
不幸而遭時艱豈太平無事民未易見德而令  
或奉職於安養恬熙之日未便炳炳較著也姑  
筆其尤卓者如此云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蒼野王公諱鈇浙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令我  
虞初至有膽略遇事勁挺不阿斧斲如霹靂人  
呼為王鐵面王鐵面云然而未試其驍勇也會  
島夷由閩浙蔓我東南我虞去海廿里許孤無  
城一跨可掠而有王愕嘆曰是奈何令狂寇長  
驅穴我虞乎亟糾工聚財宵晝督率稍憇者誠  
耳不赦不三月屹然成巨鎮時寇果從海上來  
王乃布藥筴前不交鋒而殲其渠魁倭懾而去次  
年乃大舉入寇先掠諸鄉淫女婦擄財帛燒劫

殺戮慘不忍言而王誓不與賊俱生彎弓操刃

選壯聚驍跨馬如飛帶甲徒步晝不殮夜不枕

者相距五十日寇不敢逼我城下一日鄉達錢

大叅素勇略藐此寇不偵不謀任倭潛伏憊王

公挾千丁走勦之伏者四起我兵墮其術被傷

者衆二公並受害薄暮聲及城下日無光山無

色民無生氣哀聲震天動地無不相嚮謂明日

寇再舉我等無噍類矣幸復菴任公提大兵來

守之衆心稍息而虞竟失一萬里金湯矣可痛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四

札

天子旌其忠勇晉為太僕卿官一子入錦衣而  
虞民世蒸嘗不絕云

似澗黃公諱嘉賓閩之崇安人以己未進士令

我虞黃幼孤諳民間疾苦狀甚悉年少習勞每

窮鄉僻野披霜露走詢之必得其利某害若何

聽斷剖決如流兩造諱戾遇黃片言立解不撻

不案小民懷感而訟以息會

世廟末年我虞巨浸所在魚鼈斗米半千蒼苔

盡竭芋僮載道黃涕零曰其重不德灾及我虞  
上仍羽書督賦黃獨令民勿賦曰寧死一令毋  
死我億萬蒼赤也即命當賦者絲枲雞布悉收  
之各付所掌令易金入庫諸平糶糶荒政不  
可殫述民三載不聞有敲朴聲熙熙然若罔知  
歲不登者黃又聞東海巨盜吳宗綽號謝麻子  
橫肆一方脅民為黨夜劫晝伏具大艦截江下  
上擄人財殺人命前令莫敢誰何黃獨曰不殲  
此寇如猛虎噬人氏終無一刻安枕矣乃微其  
服入野寺相守旬日親擒此寇朴殺之懽聲動  
地一方晏息時醴臺袁某先受吳囑恚令擅殺  
之多為齟齬語以此不得與選劣轉刑曹郎去  
去之日萬姓懸像泣別若喪所天黃美姿艷質  
人望之若神若女子年未四旬忽病死長安說  
者謂邑令積勞所致嗟嗟令如黃即世蒸嘗之  
勿絕似不足報其德乃名宦猶賤未舉大稱缺  
典云

蔣仲子曰余紀二公微懿姑以志吾感客有難

余者曰二公並美矣試取而衡量之未知孰為  
賢也余以為歲已未微東陽民死戈戟歲辛酉  
微崇安民死溝渠二公悉衽席之夫安能仲伯  
之也嗟余為吏試以身嘗之為崇安易為東陽  
難蓋崇安可按籍披圖而東陽歲歲當巨敵無  
一日不在死法中東陽似當其難者然二公功  
德垂百世而後人無一顯者以食其報諸簞簞  
鞭筆去者有奕世簪纓不絕天道夢夢余終不  
能衡量之矣

紀孫立亭

孫先生關中人也其風稜節槩為中朝柱石何  
疑弱冠時上疏極論分宜幾死杖下新鄭怙勢  
則參新鄭江陵怙勢則參江陵蓋知有朝廷知  
有節義而不知有身天下望之為斗辰不止景  
星慶雲已也今人何能比肩先生即方之上古  
豈止漢之黜唐之贄宋之介乎會新鄭當國思  
報復先生嗾一門生御史某往按關中羅織先  
生家事以聞欲以甘心先生御史某如其旨百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七  
計按羅摭飾成罪狀遣一吏入國門新鄭日夜  
張目望幾穿不知此吏涉山越嶺遇虎被食并  
其罪狀已嚼虎牙矣新鄭怪不至移書切責何  
遲遲誤乃公事御史言某月日已遣吏往矣不  
知吏已為負嵎者所嚙隨再疏其罪上新鄭不  
知新鄭先二日被論罷職歸矣天欲全正直之  
人養耿介之氣不使墮落奸佞人手巧至是執  
後立亭先生起為順天巡撫某御史陞憲副為  
屬官先生慮其治狀可觀不計往事而此御史

掩羞發疽背死矣此事乃關中道長強睿庵對  
余言余以是知天不虛生善人乃爾彼奸雄用  
智術以凌人小人受奸雄之智術以下石皆不  
明於天之道而思以人勝之也人可勝天孫先  
生能至今存哉嗟嗟山有猛虎藜藿不採此虎  
豈止保藜藿為國家護持善類世所稱駟虞  
非耶



紀潘臬四大夫

四藩臬者何先後次第來巡守荆西道者也余為令五載歷事四公稔知其操履無不兢兢冰蘖者論者雌黃之若出一口天乎天乎四公性行有緩急才局有濶狹而無詭于守則一以余計之撫按銓衡何卻何仇而故以飛語矣中之執楚官多豪而養四公無一讐之而道上使客常滿不破一文為贅靡不謂四公自飽其素而不知其素固垂也一坐賄何以黜余不為之表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九

白將天下公論何故次第其治行如左

張尚齊諱志山東歷城人以丁丑由館閣出為省郎左遷登大叅未守荆西張乃翁官大叅家素饒張以初不得為史官再不得為諫官而以一藩臬格榜二貴人前德不得平以此益勵志苦心志裁諸所供億而日究心民瘼每行縣不以煩縣供自累金為給一錢尺布不及民間遇事綽然論者坐不及且誓之寃哉寃哉邵行吾諱伯悌江右撫州人以庚辰由工曹郎

歷官至憲副來巡荆西邵寬然長者煦煦如春風三年不聞有厲色憲容堂皇叔叔鮮歎朴聲事取辦而已且長于善善口無雌黃士民多懷之轉大叅去後人有搜其賈格過為忌者所指并議其守寃哉寃哉

李約齋諱伯春松江人以辛未自刑曹郎轉登憲副來巡荆西李雄才大略視一藩如再九日坐堂者王不及一餉事且立辦責所司承幹羽書日旦下課羣吏精核皂白一不爽一日母老病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

危懼客死遺悔竟弃官携母去歸時平價止牧一襪浪誣為干他物并妄坐之余以梓故緘送夫余少許堅却不受其操如此而誓者不免寃

游少澗諱朴閩福清人以甲戌自府推歷刑曹郎至憲副來巡荆西游歷官皆刑官精于律令所犯者輒依律坐擬不少貸人凜凜之考群吏不假借然性剛行卓不妄收尺帛寸絲夏暑猶布袍余覓一葛為獻面發赤却之而議及其

守寬執寬執

蔣仲子曰余初以州縣卑官無階上達至不能別皂白而挂漏其良若藩臬重臣攝管課群吏一人褒誅便能浮沉天下士乃身且妄挂人齒頰即四公琅琅炳炳而無一能完其考以去何說哉夫操大艦者載萬斛泛海絕川駕帆可一日千里而舟師日探其柁母隳尺寸之樞而舟始利四公非治之罪也以揆柁握樞之術疎也審如是其何損於四公之生平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一

紀梁萬二公

余今孝昌忽使君行縣委造義倉議每倉設處穀若干余如議鼎建一邑五君工費浩大焦勞半載始就民飢可療民之可貸通邑便之呼為常平常平云偶不申白撫院以此致憾候使君行後駁查覆勘目為禍本為罪狀羽書雜下中有安石擾民語嗟乎彼自仇使君奈何波及任事平時沈其有寵於撫以夙憾余故從旁齟齬之一官而下石者衆其危哉復撫拾五事行道查之欲以此褫余職也道疑信未決荊州推萬公向與余善心寬之與德安推梁公同門誼渥私商曰我輩不從公力扶之將阱此官何且義倉非他縣具文比以實政崇顯禍非勸也萬候梁於京山道上索梁與語囑以他事抵道乘間進言急勿失梁如約行叩道時留餉半詢及前事梁仰天矢曰孝昌久之良令得此而民乃甦諸所舉動青天白日五事皆妄坐殺人某安得聞此言連呼天者再動色鳴冤道始信為含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二

沙語轉以聞撫浮言解而大計全矣當諸公彼此稱寬代白時絕不使聞於余每相對惟道情叙款而已余半歲默默若聾瞽歷一日以入覲辭道過汚道始詳言其故余始知兩公委曲解余於厄者殫心竭思矣亟趨謝之而兩公瞿然以為是烏足忍公齒頰執吾輩公道固然倘袖手聽多口誣讒而噤不一語昭雪之吾輩之罪浮於羅織矣相與抵掌一笑而絕不以為德嗟嗟今人害能伎賢陽予陰排者勿論即小加濡沫便栩栩然以為功高莫賞世之淺衷隘度類然也乃兩公絕口半載不言即言矣而無幾微德色昔伯仁之全王導導直求之耳余未出片語相求而二公之力扶于危乃爾即以之視伯仁而賢於伯仁遠矣嗚呼一義君耳隣害其能上隳其成而衆且側目甘心以伺其敗余幾溝中斷乎微二公誰為之青黃也二公固不覲余報而余知二公厚德雅度固自耿耿不磨滅也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三

紀虞山先生南昌事

余先達虞山陳先生去今百年遠矣其柱石於朝人倫於鄉表表足為後學矜式至今猶能使入斂衽姑無論其他即初選南昌節推方年二十八欲携太夫人譚同行長跪以請太夫人辭曰我平生怕舟怕水今勢不得不赴江涉水奈何汝以一官困我令我終日頭岑岑汝之承權謂何先生復涕泣曰兒忍離母乎與其弃母寧弃官奈何以五斗故甘罹不孝也方母子顰蹙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四 唏噓時元配張夫人從閨中出曰姑不往兒亦不往計得矣如朝命何且子奉朝命矣婦獨不奉家訓乎留婦事姑請以婦為子何如姑忻然慰悅先生遂長揖謝曰奈何以菽水專累夫人此真吾配也乃安意就道焉先中憲游虞山先生之門先生中道弃元配每談及筮仕南昌時事則唏噓歎息即繼以泣念其孝能養姑也余兒側聞先中憲述以語余兄弟相與擊節者久之余追憶虞山先生之孝而歎今世仕宦往往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四

以携眷為首務每弃其父母就昆季之養即寒  
暄問饋投數行足矣孰肯以少羊夫嬾便割祗  
席愛而專事舅姑為先生為子固難而先生之  
元配為嬾尤難孝子孝嬾可為仕宦者之式余  
有兄弟鮮父母即欲就昆季之養不能脫先生  
當余永感時所以悲念其親者又何如也先生  
大節彪炳不止此得先生一節亦可風末世矣

紀某縉紳事

天下有卒然不幸之事交於前苟非大學力大  
識見鮮有不徇情任意倒行逆施以至於潰敗  
決裂而不可收拾余同年胡金峯一日謂余曰  
江右有前輩縉紳先生某年已及艾止生一女  
夫婦交愛之方思擇一倩為終老計平日愛過  
不甚隄防此女偶夫婦並壽張筵於廳事前延  
戲作樂家人盡擁堂外門外有一販兒頭禿髮  
踈日常持腐菜送堂廚不禁者此女不自檢竟

白日與私母氏偶入內親見不能掩怒甚欲扑  
殺之聲聞於外老先生亟止之曰此非筆簞小  
事吾當思一歸宿斬之似憐逐之似恕容之似  
醜天乎天乎吾尚惜此女乎吾度之女更二夫  
犯家戒大良賤為婚犯國法小吾姑犯其小者  
遂呼此女立配此童并其父母長驅出境外且  
誓云不及黃泉母相見也後此女事此童堅執  
婦道絕無不檢之行生一子少年成進士歷官  
至郡守豈其前緣夫婦赤繩繫定不可解遂令

一時智昏苟合字金峰長者終不言縉紳姓字  
余親領其說而服此老之處變從容有道云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七

紀范屏麓

烏程范屏麓諱應期嘉靖乙丑鼎甲官至大司  
成夙無清望被論家居伊子監生某某各怙勢  
陵轢鄉人屏麓不禁以致醞釀禍胎會同邑董  
氏父子祖孫氣勢威福素憚于鄉一旦伊孫青  
芝君欲收拾人心凡售產者驗契加貼此董孫  
德意而番成弊端以致一邑之民譁戾告擾無  
不起而甘心董氏者時按君彭某縣尹張某皆  
欲曲庇小民躐官譽不復念縉紳體面屏麓于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八

董有戚從中勸解豈意董氏稍安而范即罹及  
乎向所售產于范者亦譁然告擾即親族素恩  
於范無不附衆結黨驅盡其家奴逼死其長子  
按索其金席捲其產斬掘其墳墓屏麓與吳夫  
人交頸涕泣哀求旁無一丁可倚甚且扯髮拔  
鬚詈其夫婦若婢僕然而按君方大張告示開  
門收訐日不下千數令君從旁力從應之而刁  
橫小民各噉噉稱得意屏麓無所控訴無所倚  
仗一夕給其夫人上小樓求息而以一衣帶縊

死矣傷於初中高科晉職仕海內稱為文章巨  
公豈意一旦罹此慘禍不正寢不首丘而冤至  
是哉亦古今所希觀而致死者御史縣官力也  
旋吳夫人負冤入京擊鼓告變以致滿朝士大  
夫齟齬交恨褫御史囚縣官而屏麓稍稍沉冤  
或少雪于地下矣范縱子怙勢或不足惜而東  
南縣官馮憲藉撫按之力真有破家殺人不惜者  
向非朝命之嚴恐一方士夫無訖足所矣彼不  
過以搏豪強取風力而憂禍亦至老死京獄大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九

非縣官利也余初為縣官再為御史紀以示戒  
云

紀沈星吳

星吳沈公諱夢斗澗之嘉善人以丁丑來令吾  
虞虞之先公已令盱眙矣今虞則再以其憂起也  
我虞賦重甲二吳令多苛於徵堂皇敲朴聲不  
絕公獨緩所徵後他邑白帟催租悉不奉其約  
束以此不能當上官之心虞訟填委山積令稍  
動聽斷日可多得贖錢公剖決如流不供不罪  
僅分兩造曲直而已以此不能充上官之費他  
如給貧民婚嫁賚貧士饘粥諸卹酢旁午悉藉  
庫金為費吏長跪請曰業當速補毋緩奈何以  
正額供浩費乎否則控者至矣公謂積俸可償  
漫不為意也他令善事上多所饋問公不作脂  
韋巧合態管篋篋而儀節踈僅長揖備員而已  
以此上官之饗者寄而伺之他令絕鄉曲請謁  
公獨念桑梓故知好類傳款任其居間以此對  
者得有所執而吏議起矣時臺使者宋某亦在  
所對中會太守某以微隙相與構求益力羅織  
接拾駕飛語為罪狀上章極詆之下部覆議虞

民驟失公如奪乳哺相向錯愕泣漣漣請曰父母何罪而罹此乎余向固計之久矣夫獲上可以得民公闊略於上而恒聚精神於窮簷草茅間為計誠拙即一朝褫其官而公亦恬不為意獨抱膝長恨曰官將考而二老人不占一命奈何先是官衙不戒於火諸所挾圖書等悉付之咸陽炬中及歸蕭然一橐若洗余拉縉紳好義者各捐帑補庫而上官不得過求之矣自是調

閑散轉縣歷州所至有聲而伉爽不羈之態依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獎治我虞法也懷者之心不勝嫉者之口而調簡之命復自信陽州下矣歸復蕭蕭荆棘無能為生計不得已而就無為之調而病所由革也當公在信陽時與余任孝昌接壤連界往返相顧不啻骨肉已覘其病奄奄在下瘍矣力勸其善調而公好罇罍喜沉酒橫梁呼盧夜以繼日且牢騷不平之氣鬱鬱胸臆間而病所不能起矣傷哉痛哉公魁梧奇偉心事無纖介滓膩對人如和風慶雲洞達見底裏絕無城府念舊怜

貧捐囊不悛無一非厚道古心即長壽多男高官厚藏多取於天不為過也乃原憲長貧伯道弗子顏氏無羊屣禽三黜公殆以一身兼之彼偶值其一循為萬古長憐而公備遭之也天道豈終夢夢者哉余荷公怙恃尤深日夜思効其綿以陳銖兩之報而未有逢也姑為贅辭以志所感云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紀石東泉

石東泉諱星東明人也己未成進士入為給諫  
穆宗好內際廢朝講石上章極論上怒杖而戍  
之一時直聲動宇內家居好修有清聲鄉人稱  
為石青石青云今上初年賜天下環而石與若  
起歷官司空轉司馬石不倨視此官多所汲引  
後賢士林重之會甲午乙未島夷大舉入寇石  
雖柄樞乎終儒生見也力不能禦島當自効求  
去毋誤國大事即不能去當思肩此巨任海外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百萬生靈繫命亟宜羅四方許謀卓識忠直多  
聞之士結納幕下朝夕商利害計禍福設謀發  
慮採要偵虛似不能一刻高枕者石固泄泄然  
門多獻諛承顏輩而細人沈維敬得以乘其間  
矣沈雖諳島方隅曉島語言素不為島重也譬  
之姬而媒者握一康入大姓門誇詡某婦裝若  
何以動主人主人貌款之而姬遂挾為某大姓  
惟我命也夫安知沈入島時不以我情予虜如  
姬而媒者乎石疎謀淺識性偏而拗輕視島夷

蓋欲以一丸泥封玉門關且信沈語如著如龜  
沈乃借一小西飛陽稱納貢邀賞巨萬給文詔  
六百餘章嬰兒稚子悉獲封典關酋叛賊得天  
朝名號益可藉以抗山城君須臾緩境上兵石  
遂揚揚以為國家許謨不過是矣諸言計左者  
吐以為阻撓東封而上之信石與石之信沈若  
膠若漆不能解也未幾島夷叛盟提大兵壓平  
壤戮我大將殲我大師破帑無算沈疑於石石  
亦疑於上一時起而攻石者累百章至詆為檜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四

賊誤宋上遂典維敬獄石星而石竟牢死不宥  
矣嗟嗟石始為介士為直臣終為國家大師帥  
不能脫腐儒面目挈國家大擔輕以畀一細人  
肩之致妻子流離身沉獄底為萬古青史指摘  
均死耳何不死穆廟杖下而乃死維敬耶嚮使  
割功名念不以雞肋動即起為大官不顧甘心  
荒野會當與羅一峯輩鴈行名號品第為世珍  
重豈至忍人齒頰如是哉嗚呼腐儒多誤身并  
誤國夫治天下安用此腐儒為也



紀曹御史上

今上甲午乙未歲島夷犯朝鮮闕我門戶廟堂赫然發怒整兵出帑驅犬羊援屬國本兵石某悞聽細人沈維敬言堅執東封為是一時起而攻石者四五十章御史曹學程亦上章叅石為辱國欺君上獨下曹於獄已而天朝文告不能長繫黠夷之心旋渝約敗盟戮大將斬我兵不下幾萬朝廷以本兵輕謀禍國典維敬下石於獄朝議忻忻以為曹與石矛盾也朝入石暮出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五

曹何疑意

主上悔獄曹非是或者旌曹以彰直乎未可知也今石死五年而曹依然沉獄閣臣卿貳臺者交章救曹而

主上堅不聽惡曹如初以余計之當曹之始進言時也

主上方倚石為長城一論維敬以為阻撓東封嫉其攻石者惡讜論而寘曹於獄猶可言也及石之敗也

主上方損石如狗馬恨維敬殃民費帑宜察其攻石者忽改悟而出曹於獄何不可也且天下有是非而况廟堂之是非乎既以石議為非而又以攻石者為非豈天下皆非而無是者乎人心有好惡而况宸衷之好惡乎既惡石之非而又惡攻石之非豈人心皆惡而無好者乎夫曹不能行直言于石未敗之先人能料之而曹不能易主悟于石既敗之後人不能料之天下事有出于人情之所不能料者為怪為誕為變為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五

灾而惜乎曹獨罹之矣聞曹有老母九十餘倚門望子真可憐憫且家貧子幼離京遠曹不能一刻安于獄籲天無從惟有待盡而已豈前生罪孽當犯此劫遂致廟堂顛倒為青史之汚則非小臣所能逆計矣

紀曹御史下

余乙未都中曾一面曹公見其篤行君子也辛丑再入都遣禮相候不忘臺誼云曹公已甘死獄中無悔有幼子某幼弟某依其姻戶郎蔣君鍾岳為寓朝夕相繼入獄中給使令供饗殮除穢汚余隨拜戶郎詢其詳云庚子秋

上憲曹甚嚴旨必欲磔之東市一時上章求免死者自政府九卿臺省不知幾千萬言都不允即曹亦甘心投首矣乃其幼子與弟兩兩俱垂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二十七

韶稚子相向啼哭聲震天地即涓人廝皂無不為之垂淚每遇一官長跪求救且甘死以代父兄聲傳之禁中

上猶未信密遣中官偵實有

旨暫免刑囚終未釋也

主上之忿夫非痛惡言官切直欲潛消直氣姑借一官為令而曹偶值之耳初不究其始作何語何疏也冤哉痛哉獨不意多官百疏不如子弟一哭乃知孝義真可動天地泣鬼神而曹之

門忠臣孝子悌弟臚列天地之正氣獨萃一家即死當無愧矣夫緹縈上疏赦其父淳于意得免死漢史以為美談而我

皇上聰明英武遠過漢唐不能收緹縈之名他日史官書此定右漢而左我明矣嗟嗟曹御史之不得為淳于意與曹子弟之不得為緹縈無惜也乃使漢文獨擅其名可惜乎哉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二十八

紀趙少宰

少宰趙先生與余生同里業同試知先生生平  
 伉爽卓犖無卑瑣脂韋態乃翁共齋先生以名  
 進士官藩臬得先生晚課先生益力先生志尤  
 銳攻鉛槧寒暑旦暮不輟午夜篝燈咿哦徹戶  
 外弱冠領鄉薦先生念不第也讀如初五上春  
 官獲第館列第一人歷官至銓部左堂以病免  
 先生一官升沉顯晦當奮而蹶似逆而順不依  
 阿柄臣力詆短喪之罪有羅一峯先生風節而  
 峭直過之以此受杖免官歸惟杜門讀書如孝  
 廉時即柄臣深求之不能也先生遇事少沉思  
 面折不容人過每觀故知落莫沉淪及親族昆  
 季不給者損幣周之不恠德先生者纍纍而大  
 姓豪門稍不當先生意者多睚眦之先生不可  
 人如迅雷烈風須臾則微風零雨再則和風慶  
 雲矣然當其風雷時夫安能使大姓豪門俛首  
 先生哉我吳俗編戶有外侮者輒投勢家為奴  
 求援事平多掉手過之先生忿名分決裂所以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二十九

處此輩者過嚴時其則向投先生為援者也先

生觀其強梁狀不堪求之益力而訟所繇召矣

向所以齟齬先生者結黨聚眾造謗書虛揭無

非詆觸先生以取快先生一日過余曰奈何鼠

輩啣人乃爾胡以策之余慰解云勿認此奴姑

聽之足矣先生頷余言而氣勃勃不少忍如初

至有骨肉親知藉先生為門戶者亦在黨中而

先生之氣益不平矣先生喪所配家政紛拏年

暮莫能支以此致病說者謂惡奴為孽其然豈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十

其然乎余受知先生有年先生臨終執余手媿

媿相托身後事有子並賢兩季報先生若子趙

氏世澤仍昌熾云

紀李卓吾

李贄號卓吾閩人也以科起家官饒州太守歷任頗著能聲生平博覽書史寒不停暑不輟夜不休又旁通釋典經識口如懸河談論疊疊不竭旁不可一世人專以黑為白以蒼為素性不隨人妍媸而辨尤足以濟之所著有李氏藏書三十卷而書中所載者褒誅予奪大肆猖狂如以呂不韋為智謀名臣以李斯為才力名臣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馮道歷事為吏隱以卓文君私奔為得所托以趙苞王陵為殺母又其甚者則以宣尼之是非為不足法此書一出好異者多奇之余素抱書癖獨怪此刻為拂經亂正恐汗架上遂弃之不收贄削髮弃家為天下頭陀釋子所景慕所在追隨者常不下百人曾游楚中而楚黃有名家女新寡削髮皈依之以故男女蜂擁追隨不下千計造庵收納若蟻附羶為楚真馮應京所逐轉游晉中溪避時大老劉晉川薦信之率若子若姪並弃本業拜為父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師劉起為治河都官而李亦並駕以往父居濟上會通州馬誠所來迎之李遂舍劉以往馬鄉於臺中有聲雅信李君之教遂弃妻子離家室一庵一榻相與朝夕譚禪禮佛無間寒暑晝夜時科臣張問達懼邪說誣世上章彈射之上是其奏擒贄入獄詔火其書禁天下勿錄其教時論快之時有妖僧達觀者挾異術以游京師其說尤聳動縉紳而縉紳多出其門下甚至受其撻而甘心者時貴而權璫尊而某某無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不供奉之若師若父所過州邑擬于館閣所寓供億比于侯王金銀布帛壘積如山任其揮霍以此臺臣康不揚疏之謂不遂李贄無以端天下之習不擒達觀無以服李贄之心旨雖未下而四方之佞佛者亦稍稍知所戢矣夫李贄與達觀各自為門戶而所信從者如出一轍我周孔之道大明如中天習其說者或自相矛盾自相柄鑿昌故哉安常與好異之心迥別也然則釋教可終廢乎余故曰取之以養心可也取之以訓世不可也

紀王大臣

天下有負千古不決之疑而多出于一時之傳誦野史不察拾之以為美談而後人得藉為口實坐天下萬世于疑網中可恨也苟有確見者夫安得不昭雪之以白千古之冤哉如我朝穆廟末年兩謂王大臣是也大臣係閩三考更某某之家奴臣少警猾有膽氣且無鬚狀貌色澤酷似閩人故鄉人不名而齊呼之曰王太監王太監云閩吏挾以入京臣方忻忻幸入宮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有機矣意不止犯姦希獲奇貨同事三考者往往幸其為涓人優孟史之使入宮夫亦盪浪其說以為戲耳而臣信以為然也一日潛製涓人冠履一具主人倩知之大駭且懼時且禁之不能遣之歸不得忽于某日五更弃主而出潛入禁中主人覓之不得以為是奴投死我滅門無疑遂弃役遠迹而此奴果入宮矣眾涓初不疑也入禁門者三忽遇一涓詢其何處何宮臣噤無以對遂執送司禮拷打百下立斬時亦不究

其何省何人而宮中內外譁然以為犯姦無疑且當

穆皇帝初晏駕謗者益無忌遂嘖嘖相駭相傳而沸騰宇內無異口矣嗟乎嗟乎誰知其為閩一吏之黠奴乎夫宦族豪門堂陛內外井井姦盜雖熟睨不敢逕入我

朝閨範嚴如秋荼即一宮而小大妃嬪蟻從雲隨雖老璫無敢誤入月華宮一投足法當立斬彼王大臣何物何術而能驟入大內為姦乎余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邑有三考吏王慎吾與閩人同寓畏禍及身亦星夜裹裝而歸向余稱說如此嗟嗟我

熙朝非晉唐之醜後宮非賈氏太真之流即王大臣而狎昵非范陽之虜誰為此說不將輕朝廟而辱宮禁乎余逸史也敢紀其實以破羣疑且以杜天下萬世之口

西臺漫紀卷之三

糖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顧愛杏翁遺事

顧翁諱賜號愛杏邑之名醫也翁本世業醫視病洞若觀火診脉能決人於幾年外邑士民倚翁為生活若長城雲間人延致之無不呼為仙人仙人云每一入雲間裹金挾警歸千斛舟載滿載以此業隆隆起只寒士多詆訶之謂翁有所去取不知年已大耋何能日低頭矮屋間奔走乎余幼抱危病就庸醫不効多在死法中延翁入寢求療翁謂少年無妨直須百藥可起半載可生果得其方服劑九十余乃駸駸有生氣一言一字若著龜然余病已強起遂挾冊求拜翁為弟子思弃公車業轉就軒岐術為養生計也翁拂衣堅謝曰公胡弃青雲事俯就賤業此即醫如其不知分憂分念日忡忡幾何時且官府召及堂皇嚴肅噤不出一語而以十指決休戚定症候此自苦耳以告誰公何念及此業此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一

余見其意決辭嚴遂巡出其戶似不免微憾於

翁及余兄弟同捷南宮翁持觴來賀曰老夫言

何若一孝廉幾為賤業所障倘念質薄直須珍

攝亦豈全藉草根樹皮為余向翁斂衽謝焉一

日余偶遇一庸醫於戶外延其診脉乃云滿腹

瘀血當速破之不爾為禍不淺余駭而骨且欲

蘇亟命肩輿向翁所求診翁謂余曰六脉皆安

偷事驚及膽經獨此稍病豈為敗屋將壓猝受

驚乃爾耶余笑不答留余半餉甫出門再診而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膽脉已安矣余告以故翁謂此必某醫翁豈惟

知脉且知人奇哉余謂翁為仙此亦左券

云余不識扁鵲倉公長桑君何如人謂翁近之

翁生平不知活幾千萬人今逝矣子孫門人都

無有傳者余邑名醫似絕響不無望於繼起者

云

紀錢封翁遺事

龍橋先生古貌人也古心人也即稱之為古人可也今之享封爵叨章服者即吳中亦林總詎能如先生之芳規懿行而欲如先生之自子及孫長世富貴可倖得乎哉先生之行古道也無夷險無貴賤無老幼無貧富無寒暑立心行事如出一軌無論葦爾鹿園奚浦間無先生其人即近而城郭遠而隣邑隣郡又遠而六合九洲孰有始終不變如先生其人者哉先生之生平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休美入余相公誌申學士銘趙少宰傳余向有狀及侍御君有述已詳扒緬縷矣願其心之不變如鐵石狀之退遜如老儒事之不苟如稚子操之不染如節女服飾器宇之不華如田萌此又非諸名公描寫所能盡也參前倚衡時觀先生于目前則惟有追慕誦美傷古道之不作慨今俗之愈漓為之仰歎而已追余未宦時偶蒼頭一事涉公庭計某日聽斷先生身在遠鄉薄暮聞及謂我兩家休戚一體脫明旦入城恐不

能伺其事矣嚴霜夜寒先生不顧也亟分餽餉諸僕徹夜肩輿入城時漏方絕余尚抱膝鼾睡而報者云先生已入余廳事矣余驚起出迎先生而先生告以故余惟擊首感謝而已其急人好義類此彼貌昵面恭者即不必其墮井下石而見人小害非掉手不顧即矢口譏訶甚且有幸之者視先生何如人哉先生未老而膺房封人爭艷之先生多微服徒步即所隨侍平頭皆黃髮乳臭從不覩其鮮衣怒馬輝煌故里一月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四

也即一章服他人襲其所無而先生獨掩其所有其見超一世豈今人所敢望扒余巡歷安東偶小院清暇追教故所誤愛出真際者屈拇無如先生姑紀其一二古道古行類此而要之不足以及盡先生也今先生有孫某某抱奇稟登賢書而行事多不媿先生先生其有傳也夫

紀黃封翁遺事

封翁諱其別號劍泉余同年澹吾黃君父也封翁以子貴官封四品橫金衣紫慕於鄉邑德盛禮恭感被者多年享八十葬之日乞名公巨卿誌表碣傳已累累磨諸石矣何俟余贅疣哉余不過述翁之細有出于誌表碣傳外者翁素爽朗闊度即貸母錢好行義急人子貴矣循踏歌恭謹向富家翁稱貸出子錢不爽錙銖性復豪宕鮮衣曲食張席延賓戚無虛日蓮襍浙絕西臺漫紀 卷之三 五

無齷齪瑣屑態盤飧筐篚之惠殷殷懇懇即看核雞豚細物必親自點檢稍不當意不以獻客曰毋以濫物溷乃公也憶余曾假翁之舟入郡翁戒榜人整具余匆匆登舟行李幾何至中途榜人停舟出嘉肴珍饈香茗醇醪陳列若大庖余怪問曰品物何自來耶榜人稱翁之治具久矣為相公長途供也余有石癖一日向孫君二川售其浮石二置之廳事前翁觀而怪石下有二盆何在乎余笑謂孫曰此多索金翁頷而密

具多金易之次蚤黎明擡石者候余門外矣余倦于春官已丑始謁選即至親無不挾淺瞳旁睨翁獨視余尤厚所裹儀幣遠及千里必豐足賙且絨示余曰好為之長駕在後毋忽視此綬也余張其札於壁以自勗期不負翁望云翁年望大耋歲時伏臘花辰月夕登山問水權歌笑傲絕無老人態余謂百歲何疑一夕客別甫門外而翁已長逝矣若蟬蛻然人以為盛德之報余羈楚不能哭翁于堂所負翁遺報者奈何不西臺漫紀 卷之三 六

掩袂嗟咄也余姑紀其細行存厚道于晚世不徒志余之感且以風薄挽淳云



紀李善人

善人諱成德別號樂間裔出尚書文安公嫡派  
余初不識先生何如人見先生溷居市肆疑其  
為賈人也又不知先生何如心見先生脂韋無競  
疑其為獯人也及與先生交久而知先生非今  
人也殆古人乎先生不嫻於文而吻無俗語不  
明於詩而行多雅致不讀古人書而多合古道  
其視隣黨若戚視臧獲若子視親族若骨肉視  
兄若父所與交者無論顯晦親疎寒燠若終身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七

而且長子孫先生素抱熱腸見苦憐之遇急援  
之饑則廩之寒則紓之貧而無葬者衣槥之不  
自飭而犯有司者乞勢家解之樵夫織婦衲子  
緇流望濟先生者傾囊應之甚且債帥負先生  
者不掛諸齒頰曰寧人負我耳不姑聽之富家  
大姓盤殮筐篋饋先生者無虛日而先生不累  
餽相繼甬之從不屑肩較錙銖論爾我若一切  
貨利齷齪先生又澹然視之先生身處坊巷閭  
閻間絕不為市道所染以此縉紳先生雅重之

而先生亦樂與縉紳先生交縣大夫廉其行而  
顏其堂曰善蓋一鄉且延之與鄉飲為上賓即  
先生辭不往而亦歸其俎死之日田間耕萌道  
傍者舊無不就先生之襜帷而墮淚者即兒童  
女婦靡不揮淚稱先生為善人善人云先生一  
編萌而享有令譽不為無名生平不受寒酸若  
楚而卒年八十不為無壽獨中年喪一子而後  
竟杳然至今令人有伯道之憾且所繼先生嗣  
者相繼天沒無一人蒸嘗先生而所遺煢然白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八

髮老嫗乃依先生故人子錢侍御為活侍御君  
受先生托身後喪葬祭掃一一不負先生先生  
生平好結納貴人而竟得侍御以報先生豈謂  
天道無知乎先生施德于人者厚誰念先生于  
地下余獲交先生有年以一官羈楚不得視先  
生之殮每過先生之墓為之徘徊低俛者久之  
念先生無傳姑紀先生之素若此亦無負先生  
之知己云

紀章錢二大夫

吳中夙多名醫乃今竟杳然烏有矣業醫者往往誇誕無根遇診脈則人持一說若聚訟然余友夷陵章君年及七而氣絕在實一日過吳門遇吳醫董就診之董答云是脈也壯夫不逮章信之喜津津歸乃狎二八女奴為戲宵晝相懽即子弟勸阻不聽獨以韓言為著雷矣不半載挾內傷不起臨終執余手別曰韓君誤我哉日者王君挾其術敖游西北錢氏言多左驗為先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九

決趙少宰差神耳一日蘭石錢君年值古稀往往好內問壽於王王給之曰九十大耄何疑乎得厚賞乃去錢過信其言閨多少婢朝夕就枕相懽以此成拘攣連延不起臨終呼王君恨曰何物游嘴敗乃翁事耶怨詈未絕而逝嗟乎日者妄談禍福乃其故態錢何輕信而自速夜臺章君明理人乃不察醫家多為好語悞人尚沉淪慾海以為義和之輪未駛而更加鞭策耶二君脫不信諛口尺五虬髯白如霜尚能徜徉故

園何至就木長逝乎人生諸所好皆傷生蕪子以為好內必死死而後悔亦是以羊補牢耳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

紀鄒廣文

廣文鄒先生諱泉別號嶧山弱冠游昆湖北虞  
二先生之門夙抱奇質命題立就為前輩所嘉  
賞入庠後屢不得志於有司甫壯始五入棘圍  
輒試輒北人多惜之大姓爭延為家塾邑弟子  
執經門下者歲可三四十人先生留心書義講  
解竟日不倦批評文義如老吏斷獄字字精核  
以故游其門者多取科第去歲可得東修百餘  
金先生不瑣瑣習米鹽陋室布素豁如也晚年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一

知榮辱有命遂弃舉子業築室澗谷山中益尋  
討書旨考究諸史不齷齪與戶外一事間亦賣  
文餬口以此受知督學使者詹君名隱隱在公  
卿間詹君念其經笥書庫足稱一時名儒上不  
得取青紫以顯次不能沾一命為祭乃老死爨  
官乎遂以廣文章服祭其身有司監司相繼頽  
其堂先生沾沾自喜謂章服奚論顯晦哉即  
此亦賢於司馬長卿挾賞為郎矣且長卿非三  
賦受知漢廷無以顯夫安知其所著述累累不

當長卿賦乎時觀風使者甘君巡我虞雅聞先  
生名首造先生之廬而咨訪焉居然吳與弼待  
之也先生是時亦老矣疲于奔走遂以此長逝  
逝之日旁無一丁之傅無一人之倚惟蕭然抱  
圖書數卷往矣余向游先生之門所以期余者  
不淺竟以一官遠羈荆楚不得哭先生於寢歸  
覩先生一棺索寞僅捐資以葬先生而遂與先  
生永別矣傷哉先生所著書有四書折衷  
口義衍義詩經折衷約說名世格要尚論編宗  
聖譜梓行于世每一書出三吳為之紙貴先生  
雖無子無官乎然具是足不朽矣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二

紀韋心堂

韋蓋余邑河陽世家心堂先生諱繼詩理學家  
傳恂恂焉行君子受繼母凌虐極慘毒退無諄  
語在庠亦有聲有子福謙名擅一時上官無不  
嘉獎試輒高等吳中競以元魁目之聲動公卿  
間大姓豪門爭延致之不可得先生之父為尚  
友翁以貢起家官僱游訓古貌古心即其父子  
祖孫間朴誠謹忍絕無世俗澆漓態雖子姓繁  
昌科第疊起似不為過先生未老物故其子未  
壯而相繼淪沒為卑傳竟斬其嗣遠近聞之無  
不興伯道之嗟既惜其才美弗售又惜其無年  
無嗣且心堂先生所出諸女半是孀居而貧不  
能保其妻竟奔走老死于異姓之家心堂兄弟  
四人三為若教氏其一止延一線說者多謂天  
道無知善人遭厄余暇時每尋其故不可得豈  
其先世有孽後人當之乎豈其前生未修今生  
受之乎舉不可曉余韶時游先生之門覩先生  
待嫡叔其絕無恩禮叔蓋蠶蠶終身未娶日寄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三

食于兄嫂困苦萬狀而先生視其叔泊如也有

同母兄心田君重聽藉傭書為生家貧如洗先

生亦無恩禮加之及兄死倭難不聞先生有哭

聲先生視其兄亦泊如也夫鯨寡孤獨疲癯殘

疾王政先之行路憐之家門骨肉不耳遭此宜

何如痛心懷念煦覆周卹而先生俱不為意亦

或祖宗所嫉鬼神所禍在此乎考先生父子生

平多隱德而所短在此天竟討之不與彼恃強

梁藐兄弟伯叔為路人及至侵割其所有此韋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四

尤甚吾不知天帝所以聲其罪者更何如也書

曰作善降百祥善蓋自孝弟始願世人毋忽孝

弟焉

紀歸明川遺事

明川兄係先大夫授經門生歸氏昆季皆游先大夫門獨兄幼警敏褒然列弟子員者自兄始齟時與余共課公車業極友善往來詞翰不絕一日同就縣試會冬底嚴寒慘烈幾墮人指余偶衣薄不耐寒凜凜肌若粟兄遂於千人中解一衣衣我一時真挾纊也明蚤遣衣致謝兄不收而遺書相譙曰奈何一布衣而學陳三事耶余抵掌留之至今解衣恩未忘也每同出應小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五

試就坊間售時義若干帙其重售一帙者必緘以示余也余幸上春官兄喜而婆娑若舞二十餘載意氣投洽情誼蒸厚數日不面便以為怪家有大故必就余取正即倉皇忙迫諸人嘈嘈中得余言始定一日余偶入謁縣令連公坐賓館少候家童傳云兄先已具青衿弁冠聽解余駭而索謂曰若何訟而孟浪輕出乎兄謂潘氏藉寡家持原價取歸塘東田纏染經年勢當聽官明斷杜絕此累也余謂曰曾先容不兄謂倉

卒何辨余遂接連公訴以歸氏祖孫父子具厚費墾闢積荒田幾千畝不惟小民免陪糧之苦朝廷得此民亦歲歲多收千斛官府免難徵之累刁民見其田稔欲執舊價歸之且窮民無價藉寡家為援而使歸氏獨受草萊之苦情乎法乎理乎連公素與余善頷余語入按此事亟駁之坐誣所告者不一刻而經年之累立解矣余方入戶解衣而明川嘻嘻來謝曰微兄力幾墮群奸計矣平日余惟以正論相勗以道義相勉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六

不落人間觴酒樽蒲局戲之列兄不止愛余且畏余也一日兄集諸友樽蒲方鬧熱余遣蒼頭持一刺相約某事卒遇之兄面赤氣索呼余蒼頭囑曰汝歸勿以此事聞若主悉以所樽蒲錢千百賞之諸友亦解散去余閱不知者數年會余官楚時傳兄訃音至余為之雪涕不止蒼頭從旁乃述此事謂平日敬信乃爾爾余始聞而淚益滂沱矣余以五斗遠羈湘楚不獲哭兄於堂歸而視其家政井井業轉起諸郎多以雋聲

起庠校更有不泥金不休者余喜津津謂兄厚德所以取償于天者當未艾也其生平碩德雅度高誼懿行收于瞿郡伯誌中者甚詳余不能縷述述其一節如此云

紀嚴孝廉

余初不知嚴惟慙何如人赴孝昌而人持一刺來近云是嘗登康午榜者及接見諸春元不覩所謂嚴惟慙何狀也疑而問之衆云當辛未入棘圍竭力殫精構成三場沾沾自謂必掇高魁開榜落姓名大夫所望竟長號狂呼累日不省人間一切歸亦不識地有東西人有疎戚時有寒燠亦不曉所謂揖讓進退終日沉迷惟對几寫進士二字所知者饕餮長卧而已家戶蕩廢

得賢配湯氏維針供億之余憫其以志致病以文章錮身以美材成廢弃人為之保護周卹過于諸春元歲時饋問三年一給夫金嚴亦不知邑令何若人也遇試扶其子入庠突有外侮立與雪之而侮者亦凜凜退嗟乎以此知人之聰明材智安足恃哉功名富貴可妄求哉即一人之身而聰明材智功名富貴始予之而復奪之可必之終身哉脫命非甲第非官爵即丹雘瓊甃如嚴君亦必終為溝中斷矣矧本愚本賤而

乃欲奪造化而勉富貴也得乎哉倘嚴君安命不求即孝廉亦足以自豪吁亦大呆也哉

紀范孝廉

范君笏林諱某雲間人中康千榜芳洲范先生冢子憲副某愛婿夙稟異材有刻行於世高卓古健無不嘖嘖以大魁期許余讀其文心賞之偶范宿一老娼名杜韋者韋無異姿特善枕席而脂韋最能悅人笏林年少易惑謂一生惟杜姪當余意疑娼歲月復將結髮拋棄絕不入家門視芳洲所遺產等之糠粒得價悉以授杜甚且半價乃止夜半售人恐白晝街衢間為婦翁物色去不免離杜一刻矣一日婦翁與太守王懋軒泣訴其事王忿然作色曰安得尤物乃爾壞我美孝廉乎索而刑之入獄下令賣娼遠去呼范生娼罵曰汝不聞書中有女如玉乎豈娼也惜汝美材自斷送耳范佯諾以出又將所費不盡之業夜半投豪門急索金密托一根公買而私納之撫韋泣曰我從汝並逝矣相與駕一舟同上北計偕范於舟中忽病作不起杜畏范族有擒而法之者亦投水死娼亦不負范哉余

入雲間得其事甚核嗟乎色固迷人何至湯家  
喪身乃爾不但馬鬼驛矣然太真絕色獨不值  
一老娼也有弟長白學操俱優今為京曹郎范  
仍昌熾云

紀郁文叔

文叔諱某余邑官族占籍江陰余羨其孝廉時  
絕不與家門瑣尾日受夫人廩餼半兩為燈火  
資文叔別無事惟父子相對工鉛槧而已忽夫  
人捐背後入長干覓秦樓麗人徐翩翩徐雖起  
勾欄乎輒脫文義通子史及稗官小說尤工小  
楷奕酒詩曲絕冠一時與文叔相得甚歡香閨  
翠閣羅幃綉幕聯袂交頸文叔似無能一日離  
翩翩者稍稍拂意當前恃翩翩解頤文叔年壯  
諸子並焯焯有文無能兀兀老博士為思受一  
命以畢生平歲乙未會余京邸相得歡甚諸為  
吏狀縷縷考悉意欲却家政就外吏得一轉京  
曹郎為快謁選得閩之長樂長樂名邑向余兄  
官其地稱易治去今三十餘年矣風移俗易民  
刁訟夥百務山積如蝟繙紳先生所以苛求者  
益力上官過督若雷若雷文叔以風流儒雅當  
之即梧槎其性而迂從吏道終於世情未厭也  
小者憂譏評大者虞叵測雖一飯未嘗不惴惴



鳥及入寢而旁無一人慰勞惟咄咄仰屋竊歎而已這思昔日孝廉時戶無吏敲家鮮雀及商彝周鼎奇葩怪石森列可玩且清晝長宵非就館筆札即退寢觴歌若乃朝曦夕月春花冬霰詩奕互肅談笑當日人間之樂已收其全矣今且倒執手板婢顏奴膝仰視貴人如神如帝夫安能使傲骨頓銷不鬱鬱致病且革矣欲弃此壘如漆如膠縛不能去意欲亟亟歸以訣翩翩而中途竟溘然長往矣傷哉揚哉海內所西臺漫紀 卷之三

知無不為文叔太息者衆方以世眼窺翩翩謂文叔不能常繫其心將視郁如傳乎徐聞文叔訃幾不能生仰天長號曰金石可銷此情能滅乎遂却脂茹素乞百畝為贍資育廷芝子為老計日惟喃喃頌彌陀而已即古眇眇以報張者何過焉諸子克孝念父而供徐若母廷芝中康子榜能世其業世稱文叔不死矣余重有取於翩翩者見人世離合之情焉

紀袁孝廉

孝廉諱應春字某別號仁菴家世業儒父中吳先生有學行修飭不苟孝廉其長子也孝廉幼失母與其弟明菴君並抱奇稟齒時即蘄然露頭角不似凡兒中吳先生不冉娶朝夕針針句讀悉身督之且呼曰吾為母繼嘗苦萬干此吾傷子日也汝等不幸失母吾何忍再娶以詒稚子苦寧甘老鰥也二子稟父命從明師業禮經先後各取科第去不負先生庭訓云中吳先生與先中憲為爾汝交極稱莫逆余與孝廉伯仲同入庠相與結社為文字交世講中稱極厚者先是余兄弟並登卯辰榜先生沾沾喜喜孝廉伯仲先後成科第而先中憲亦沾沾喜喜兩家氣味相將忻喜懽愛共之不意伯仲俱無子且無嗣為鄉里所太息而益憐中吳先生之身後也孝廉弱冠採芹不三載食廩嘗官每試輒高等聲隆隆起自謂魏科可芥取遲壬午始膺鄉薦先是在膠庠十五載弟子執經游門下者臚列大

姓爭延為塾師歲可得館資百餘金孝廉且嘗  
於用銖計寸衡之業漸起壬午後明菴登第起  
家兵曹郎一科一第里巷赫奕而業益大起屢  
上春官不第孝廉見苦為生難每每知足恬澹  
日隨中吳先生提壺挈盒徜徉山水間中吳先  
生性喜張筵結客孝廉性即啻治具無虛日惟  
恐不當先生意中吳先生年登古稀不二載竟  
以壽終而孝廉兄弟所以喪葬其親者力竭無  
遺父慈子孝不愧世儒風度云孝廉賦性慈直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無詭隨依阿態心無城府有觸便發發便冰釋  
不留胸臆間與故人交款無外飾遇急難少濟  
之不却人多德之即兄弟並登科第不挾以凌  
人家稍饒而性尤內畏不恣鼎味擁姬妾僅僅  
克用而已歲入子錢稍稍慳出僅庭壘花石架  
堆書史堂列尊爐旦暮呼朋拉客儘足自娛即  
不第而俾遐齡享之即無年而俾一子延之不  
惟孝廉一生拮据不付之烏有而中吳先生積  
德之報亦可少垂幾葉矣乃竟犯危疾初不能  
舉步拜不能舉手束濕若韁鎖狀火拘掣三載遂  
使之抱恨以沒天乎天乎何忍使之至此極乎  
孝廉明理人也所遺半授四女半以選應嗣者  
某某授之將革之日延友人沈大參蕭觀察及  
余三人單列瓜分即有嘈嘈不甘者皆無能為  
矣且遺命惓惓托余為傳余已草一藁竟失之  
家笥中然何忍負孝廉托也他日檢刻之以慰  
孝廉于泉壤偶于廣陵署中追憶孝廉姑紀其  
大凡如此云尚矣隸黃州誌以廣其傳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紀徐孝子

孝子諱汝良別號冲寰性素恭謹內外家皆高門向人多蹴踏為退遜狀獨得父光祿君心光祿君業饒性嗇多所召怨孝子不令父知出私橐向怨家彌縫補塞以此光祿君免奇禍多孝子之力孝子自嫡出有弟三庶出繼出而孝子視諸弟宛若同乳及父病篤孝子恐怨家未息諸弟未諳日夜憂惶仰天呼曰是何藥可療乎說者謂惟股可療孝子遂割股投劑中進父病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良已衆詳然稱孝子孝子云以此聲聞于上邑令監司兩院諸生各具文公舉而頽其門曰曾閱之孝輝煌邸第中汝良亦遂沾沾喜諸生視為奇貨呈請無虛日而索者以此無厭矣余曾向當路極稱其孝行是嘉謂當請旌于

朝而當路嫌其富家子逡巡不果然則孝必閭閻小夫乃可而富貴家可以悖逆無道者耶孝子之割股未必盡合於道然晚近世得此亦足稱孝矣憶余入郡城偶會光祿君於郡留余餉

未畢孝子忽操艇至父宅曰何事急來此孝子惶懼請曰兒懼大人早暮或不珍病忽起令兒子輩奈何父猶張目志曰若禁我乎我獨不為汝兄弟計而孟浪此軀乎余覘光祿君入郡時多挾女奴為衽席懼孝子之亟亟跪請以此即余所覩記而知汝良能孝矣父沒與諸弟鼎分遺業絕不以嫡故多入私帑一文兩弟少年浪費不經致負其家子母錢所代償者累累不知幾十次遇弟仍怡怡友愛不少醜讓彼富家大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姓分嫡庶授產更秦越視其弟兄而慳不出一錢相顧者用以較汝良何如人哉今汝良受索受侮業半謝而索亦垂矣但其性柔懦委實寡識少斷所厚者多非善良而徃徃受其東濕業坐是蕭索然終不失為善人云

紀周隱君

隱君姓周氏諱某字某別號文城余邑名閩著  
姓無踰周氏父子祖孫科第蟬聯甲一邑而君  
為其苗裔總之蓮齋公後也與解元文川先生  
鴈行遂號文城云隱君七歲失母隨父浴泉公  
館穀大姓家歷苦涉辛八歲能作字成偶十二  
曉文章大義聰俊冠諸髦浴泉公愛少子不忍  
繼娶凌之曰寧為贅婿乎母為前子也遂出贅  
白茆張氏張蓋賈人乎然其家腴而良元配恭  
謹警敏不挾父家以驕所天所得百金資悉供  
隱君筆札費十五拜從先大夫門下余長隱君  
一歲朝夕相與淬勵遂為忘形交隨同游嶧山  
先生之門結盟東寺中筆研相對無虛日蚤燈  
暮檠清晨白晝雞鳴喔喔丙夜鳴鳴者必我二  
人也老僧相怪以為從來讀書庵中者無此兩  
生勤不知余方寡從藉以朝夕者隱君也隱君  
孳孳向進每余一文成援筆立寫事余若明師  
即寺中供億少缺隱君出帑助之余時屢犯危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七

疾隱君揮淚醫禱相依若骨肉也者每握掌相  
期云他日苟富貴無相忘隱君先後與臺試者  
二皆不售退而好為師又退而學為賈余唾而  
讓之曰寧師乎勿賈也賈則流為壟斷矣隱君  
遂弃賈業儒時內帑消乏不得已倩館為生計  
家計蕭然會余倖叨丁卯之薦隱君不勝喜躍  
狂而欲舞私慶曰吾得數食所矣余亦不惜出  
金屢屢助之弗忘東寺誼也會余同年生黃澹  
吾兩官閩余引之使偕先是隱君專攻舉子業  
茫不知所謂古文辭者何若覩閩中緗帙滿架  
得沉酣五載學乃大進於詞翰筆札間游刃矣  
歸而腹笥經史已非曩時阿蒙余友王別駕初  
宦東魯再宦貴陽亦引之使偕者五載不惟文  
翰藻麗而於一切吏事稍稍得其梗槩歲己丑  
余乃始授令孝昌隱君忻然偕往者又五載代  
余應鼎慰余岑寂者不知幾晝夜余應  
內召同入長安方期留為家塾歲給之以期共  
老而桐鄉令陸君復邀之使去桐鄉離家不遠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七

隱君妻往妻歸甚適也旋為太守翁君官東魯  
 余引之使東魯未幾調會稽亦隨之使會稽周  
 游之履幾半天下所得若干半以給家人嗷嗷  
 者半為其子患病好訟費將罄而僅存少許售  
 田三十畝蕭蕭數椽屋若甌脫然余辛丑再入  
 長安初謝隱君可勿往宜以暫逸償久勞而隱  
 君壯游之心未已拉以相俱時呼季弟以仁同  
 載早眠晏起拍手歡慶間列簫鼓短謳佳茗香  
 醪相對朝夕隱君亦自謂生平追隨仕路無如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今日樂矣七月四日共入春明門時隱君無所  
 擘畫怡怡愉愉晨起向余云挾短刺拜三客歸  
 矣旋報者云隱君已跌倒仆地不能起矣扶之  
 出灣使歸未十日而訃音至矣傷哉痛哉隱君  
 世不耐有觸便發多怒少喜多勞少逸雖其飲  
 食服飾間稍知節約而於風雨露霜強勉若壯  
 夫以此蓄老痰成痼疾遂一發不起矣傷哉痛  
 哉隱君生平不談人陰事不負諾責不為綺語  
 謹人念外家恩歲為之蒸嘗有兄某某凌之不

堪而隱君委婉相承喪葬盡禮獨規規為作家  
 計初亦謂其何急急一苑喪乃爾脫隱君生平  
 嘻游浪蕩不為八口籌今日寡母孤孫將誰賴  
 哉隱君亦可謂知要矣隱君讀書二十年即不  
 獲入黌宮干進取而所與游者皆達官顯人非  
 編氓賤隸也所受緒者皆俸資官覲非孳孳取  
 息什一也所游覽者皆名山大川奇葩異景非  
 家山六尺也所供贍者多遐方珍品非菜根菘  
 藿也所見聞者皆朝家政事官評士札非閭閻  
 市井事也矧業一官者多虞叵測憂識評而隱  
 君怡然榮辱得失不關念慮豈惟賢于首領哉  
 生而視彼卑官賤職什伯勝之矣隱君之游亦  
 豪矣哉余羈一官念貧賤知已無喻隱君為之  
 紀其遺行隱君固不得為奇傑士也將不得為  
 逸士乎哉

外史氏曰隱君半世游大人以成名身沒之後  
 乃稱為隱然則鑿坏踰垣者非耶余以為不然  
 士人之游也外隱君之游也內既內矣亦隱道

也且僅僅以一生博學供人筆札間又安知不  
逃名竄跡於此以終其天年者耶隱君有孤孫  
某某頗知學向進不負隱君拮据之遺隱君即  
不遐齡亦可以瞑目矣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西臺漫紀卷之四

檇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余心純

予未宦時極誤愛于嘉善沈惺吾父母渠極目  
望予一第予每意下成一稿沈隨作一稿相和  
若盍歎予發憤下帷是年合于文并刻宦中稿情  
誼不啻肉骨云予不第宦楚孝昌沈轉河南信  
陽州兩地距二百里界壤相接時時遣奴問訊  
憐予宦地刁險多所摩書思為予改地業雖中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一

止而情誼蓋諄諄厚札沈旋以信陽調無為甫  
一載而病瘍不起矣傷哉痛哉無子無家復無  
官遺一寡夫人營營無倚日被諸頑弟逼逐伊  
父封公庇其子凌其婦夫人幾不聊生余每念  
之若割也恨不得官浙以報沈又恨沈無遺孤  
可報思欲周其夫人而地遠未遂會一日過嘉  
禾謝同年袁醴臺聞嘉善令乃楚人余心純號  
葵明向予官楚時葵明未第署某諭過孝昌予  
頗厚其出疆稱一面者時葵明以聽考寓郡中

予先持東求面思欲懇伊垂眄沈氏機甚偶也  
豈意蔡明祥許而竟夜半解維去乎隨遣役齎  
程金束贈予豈索金束却之不受嗟嗟沈之  
無緣乃致余之無情楚人之薄一至是扒問府  
去沈氏宅不三十里許急遣一介挈舟裹金往  
候夫人少展予心獨奈何無縣公垂眄一舉為  
快快耳予旋思之得余令一面且不易致以彼  
之薄即予諄諄相託畢竟空談無益也予因蔡  
明之薄而追數予生平遇舊交舊識身居羅危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者忘寢食應之不倦即未易解脫轉相委托以  
扶之乃知予抱此熱腸往往皆過舉也今以後  
當思易前轍革前迷而求自逸自安以娛我晚  
暮母役役專徇人勞已蔡明蔡明其我師扒笑  
而記之時戊戌夏日在嘉禾舟中也未幾而蔡  
明竟死官邸奇扒惜扒

紀魯文川

孝昌有魯文川者揚郡丞也其人素長者魯有  
長子某前出次子士涵繼出魯昵繼而畏之即  
心愛長子亦不敢先次子屢任州縣相隨官邸  
者以次不以長也長志安之長且善酒能詩磊  
落不羈事父甚孝雖別室異居一不以染其父  
繼蓋秦越之久矣父赴揚分署瓜步橐稍饒曾  
捐五百金為長子援例然而非繼意也忽魯病  
疽不起繼謂蚤令前子知橐必不專吾子有秘

而收其橐先投一舟抵舍封識之徐以病聞前  
子用緩其行長垂涕往而不知父已捐弃久矣  
繼仇前子久禁不令同舟憑棺相傍止發一小  
舟往一夕忽颶作小舟輕蕩長竟投水死求屍  
七日不得繼固怡然而弟似不為意余在孝昌  
知長子孤孽重憫之初不知其死于分舟也及  
觀長子妻挈三遺孤哀哀求訴似欲食姑之肉  
以報夫冤者余慰解之力追四百金給去涵若  
以為天禍及兄何仇弟乃爾余謂繼不減祥母

朱而汝豈覽哉余以覲事星入都留一案以往會太守黃赴任究其事盡搜所遺田房器皿積蓄悉以給三孤以重辟坐其弟即繼亦不少貸邑無不稱快至今獄未結云嗟嗟長亦人子也何至為繼所仇畧其財扼其命彼欲私所生而不知道禍所生長死汨羅若潔而遺孤又得全收其產不賢于死固固者乎然丈夫剛腸有幾世無不墮落後妻計者罪又在文川矣

紀葛賢

葛賢五只不知其為何如人意必一機手也我吳市民罔籍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赴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饗殮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先是稅監孫東瀛一不派及兩戶姑取商人出入之貨量權以辦蘓稅我吳人人一口誦德而棍徒某某思欲冒不權之利以此二

業從史孫公孫垂老矣不喜事姑漫批之棍徒計得也揚言每機所織者先稅後賣其說盛傳吳中而東城為之罷織小戶相向錯愕以為死旦夕耳然與其死餓孰若死俠於中葛賢者素抱俠骨遂為戎首率百人相闕城隍廟呼神死誓曰吾寧拚死救此一方但當死清白汝輩勿染一錢尺帛不殺棍不逐孫不休先擁眾將鄉宦丁氏縱火焚其閭恨其出母錢貸棍徒入稅府也旋蜂聚稅府前欲入門為博浪計縛棍徒



立斬者三人徒手相搏如入無人之境府縣衛  
 所縮首杜門城門晝閉內外隔絕孫公微服間  
 道逃去武林八日而羣黨始散賢遂挺身投獄  
 求死絕不蔓及一人聲傳都下以為吳真反也  
 吳少年不諳事體以為何物葛賢乃爾仗義驅  
 貂璫滅勢宦殺棍徒如反掌無不義而壯之相  
 贈以文相餉以金者無虛日真若荆軻聶政復  
 生者然官府依阿於衆論姑款之囹圄中不深  
 罪也但此風一煽吳必多事矣脫遇災傷警變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六

惡少年聚眾呼群操戈相向籍沒良善抄掠無  
 辜視為故常官府之力誰能禁之此真反也非  
 賢為之嚆矢哉或者曰方今奄人煽殃充斥宇  
 內靡不欲嚼吳之肉得此舉而奄多縮首矣賢  
 可少乎又曰驅勢璫如小兒令賤戶微萌舉得  
 安生復業賢又可少乎余以為不然也人觀其  
 小余觀其大人幸其前余虞其後譬之藥籠中  
 烏頭附子豈不霍然去病而使病夫元氣索然  
 奈何今孫公畏吳如虎已告老去矣驅一賢者

而易一不賢者羽翼爪牙豁壑難壓橫劫無算  
 賢亦何利哉吳中扒吳之當官者念此當聲賢  
 之罪而磔之市中俾群黨有所脅息庶乎悍少  
 年知所畏避而可救其半也雖然以孫公之賢  
 以吳民之弱而猶不免以訛言成大恠幾至魚  
 肉焦爛涓人為患可勝道哉又况一賢死天下  
 豈無葛賢乎奈何  
 主上之不幡然也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七

紀楊張姻事

余令孝昌入邳子郡獲交楊張二先生楊諱訢  
曾令吳江歷官至方伯歸休有年張諱某任兵  
科都時方赫奕勢隆隆不可嚮邇楊年七十幼  
子齠欲聘張藉為奧援張初欲允之夫人從旁  
呵之曰安可諾為老人婦重累吾女耶且求張  
姻多楚中豪家門年少張益遠遂不許楊愀然不  
悅累金齋篋列求張諸戚祈為好語相勸張不  
得已姑允之然非夫人意也方聘日忽報張暴  
逝心疾不移時仆矣衆方憐張而問亦多為楊  
悔者楊獨自解曰豈吾兒命薄乃爾耶不過重  
吾老人累耳反極力護張之後時有起而訟張  
者楊多方居間立解其訟楊固厚德而張藉楊  
為門戶障者差不少是秋楊長子復登登榜而  
楊之庇張且長世矣嗟乎楊初聘張以為七十  
老翁旦暮莫保耳謂張日方東升輝照何極不  
意壯者天而老者壽樺禾立槁枯楊叢生天可  
問乎哉蓋人恒以其常然者必諸天而天多以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九

其不常者示諸人人窺造化之粗而不知造化  
所以顛倒人間者闇莫能測也脫張不諾楊安  
得同里先達轉相護庇乃爾耶近接陳揮使云  
楊翁八十尚矍鑠健飯夜半對客奕且好內揚  
之有年其張之金湯也哉天道反復人事難量  
人之淺瞳肉眼毋徒衡量目前可耳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九

紀回生

張憲副克文兄水部克文憲副  
病死越十八日復生別有傳

張憲副回生事余廿年前曾得其說于先大兄後觀其刻行于世嘖嘖驚嘆以為奇諸縉紳先生研求講究於幽明感格之際亦詳執乎其言矣顧余何能勦說贅詞以加于諸縉紳先生之上哉余抑又有說焉夫天下之生生死死者何限生而死固未有死而生旋死而旋生亦未有限死而得生奇哉憲副之得于天者厚而感于神者異也夫天之生人也生其氣也余先大兄與水部君為同年生稱莫逆每道水部君之厚德足冠儕輩而水部君觀憲副君之死僵而不甦乃不有其氣而咳唾精液已出而與憲副君浹洽流貫者累日氣息之斷而復續者水部君之氣延之也天之厚人也險而復其常者為厚之三而水部君與憲副君本一氣流通而乃捐身相屬天固已格之矣天無言而神代之言天無為而神代之為則我繆侯者又天所命為將吏而日行宇內以偵天下之善惡而禍福之者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

乃水部君之一念精誠悲哀舍生之誼適觸而

當之則神未有不効其靈以顯設于溟漠之際是神也亦天也天不以井廩之厄止彘天不以絕糧之厄止孔子天蓋視其德之盛而曲以全之也憲副君之善已出自天植而水部君友于篤愛之義兩者交合而天所以呵護于亭毒者固已大費其幹旋而神特為之効靈焉耳若人死而必生人久死而必得回生此宇內古今所必無之事而可槩望於天也然則水部君何以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一

天不祐之使長世而遽爾摧折夫類天矣而垂德萬世天之所以壽之者固不在星精莫莢間也水部君之孝友愈久愈芳歷千百世而不磨滅天之所以厚之者豈在下年卜世哉况憲副君之功名事業將冠宇內而溢九有夫水部君之余氣有以起而振之水部君亦胡以稱死哉余兄弟獲交于憲副君兄弟間最久不能無一言以紀其異余愧涼德不弟無以上通于天默延先大兄之余筭視張氏之高門令德不覺顙泚矣

紀萬烈女祠堂

乾坤間之正氣臣死忠婦死節女死烈死等耳似亦有難易辨焉夫批肝逆鱗碎首剖心難矣然有爵祿以縻繫之榮辱禍福以隄防之亦或有所激而死也截髮斷指毀形滅性之死靡他難矣然平居則深閨嫵婉臨難則榻前盟誓亦或有所結而死也彼孱然女子塊處一室未覩所天誰激而誰結之哉則女之死烈猶難之難也余睹劉向烈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一

女靜翟女素其他皆落落如晨星矣不謂孝昌萬氏死烈事甚奇固青史之所希觀而古今士女之翹然者也彼其夫病則病懼失所天夫亡則亡懼二所天雍然視死如歸真見綱常為重軀命為輕凜凜大節談者令人舌縮汗浹余初抵孝昌縉紳父老子弟次第來言萬烈女事甚詳余猶謂里中人華其事而或有飾說以聳聽者已而核之通邑詢之黃髮歷之四載嘖嘖稱奇者終始無間言余始作而嘆曰有是哉可以

風矣夫萬女之為烈也

朝廷旌其閭藩臬諸大夫頽其門邑長令拜其墓表揚極矣顧不設之專祠不建之通衢不令四方之人一瞻拜則何以表孤貞而勸澆俗乃於北關隙地聚材鳩工建祠設位以垂之永久一時廟宇聿新而四方士女過其宮而低徊感動於其中賢者益思冰蘖其操即不肖者或能祓濯其故而圖以自新未必非此祠之助也說者曰凡祠之義能捍大災禦大患勞定國死勤事者並祠之而祠及女子何為哉不知國家報德報功之典伸天下忠憤激烈之氣其利益于天下也大國家移風易俗之教能令四方默回行而嚮道其利益於天下也深固皆祀典之所不廢也嗟乎以萬女之烈而脫為丈夫身則死忠易脫為婦人身則死節易彼其死於烈也不有難於死忠死節者哉祠成余為之紀其事而勒之瑣珞以告後之采風者且能繼劉向而傳烈女母使獨艷羅翟二氏女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二

紀陳節母

余邑二陳先生並以名卿世其家家未饒獨太湖公以別駕拓遺業家龐龐起有子諱某弱冠蚤世時太湖官嶺南獨孱然一媳撫遺孤形影相吊媳素有操持家政井井艾年忽背所天幾欲相隨地下宵書抱孤泣曰奈此一綫何且翁遠宦未歸脫我死而家籍總總誰托而誰紹將無令陳氏世業蕩無存乎計不須更翁歸也遂却脂如素坐卧小樓足不履地晨夕課子口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四

喃喃誦彌陀未幾翁歸不五載翁亦捐弃矣時方強宗侮外黠奴窺內諸僮累累如買恩者反面仇者甘心乃以奄奄一髮當之鮮不仆矣夫人挺然肩巨任隨事筆畫擇先世老奴可心膺者某司莞庫某司筆札即稍乾沒弗較如聚挈領如射挈鼓不數年而家益起取舊廬鼎建一新之燦燦稱我邑名第無兩諸所難撫之宗難馭之戚宛委曲處即孺丈夫者不逮一子如掌珠遇之不嚙嚙媿媿旦暮命隨嚴傳稍嬉必捷

之兒目其母縮縮跬步不敢越以此學日就聲

起覺校不數載捷南宮鄉閭嘖嘖歸功賢母夫

人聞報喜慰曰陳氏其金甌乎我可見夫子地

下矣然不敢恃為福也益推所余瞻內外黨佞

西方施捨遍頭陀蓋佛室塑像輝煌不少恠夫

人出自名家警敏曉書義諳女範而猶於金珠

綺綺中姑以佛自澹云嗟嗟節蓋難言哉茹荼

啗藥抱苦歷幸不知幾歲月彼衡茅草莽中固

難而豪門華胄尤易搖動如華夫人者不充難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五

批彼為說者以垂瑜擁衛易為節而褒旌所及

往往先孤約而後溫煥然則嬾節臣忠一道也

責忠臣必莞庫候門乃可而端揆大僚即剖心

非是耶余聞秦皇築臺封寡母青青蓋富埒梁

實崇愷者豈終謂秦法不足訓歟

紀張孝女

夫孝百行之原也世之具鬚眉號丈夫者談道義說詩書誦法孔子多所觀感激發尚不知孝為何物而可責之孱然女子乎女子守在閨闈耳不授師資目不習史翰即敏睿者未必深識乎綱常倫紀之要况年少去孩不遠乃能奮然捐生救父如張給諫之女令人斂服驚嘆不已焉余巡天長閱邸報中見臺臣溫如璋上言為已故禮科給事中張鳳翔病危有未出嫁女元壽

西臺漫記

卷之四

十一

姑年方十五痛父不保日夜祈禱願以身代知割肉療病遂割左臂肉五塊和藥奉父父當啜食精神稍甦口念活佛在也父雖未救而本女次日先殞矣

上念其孝允所請付所部議旌舉朝嘖嘖以為奇夫孝可回天日誠可格金石此宜有神物護持給諫君當轉危為安乃其父子同盡豈其數遭陽九鬼錄不宥即天神莫可誰何乎嗟乎此論其常也必子孝可以存父則大舜曾參聞

損之父可勿死矣此女惟知不有其身以存父

而亦烏能必其父之必存然心豈待割割時不

有其身也當父病革時不知其親湯藥理穢洩

者幾晝夜候寒燠動醫禱者幾晝夜知父不保

或割肉可療而連連慟哭者又幾晝夜當其操

刀下割時父危是痛斷肉不痛父壽是祈身壽

不祈父命是危身死不危汲汲乎計策無所之

以為非此無以療父也賢哉孝哉奇哉卓哉彼

閭巷庸劣之女將笄而懷枕算計資粧卑之無

西臺漫記

卷之四

十一

論矣即不然而父病心惻父死哀毀者亦足稱賢孝詎能如元壽之不有其身以救父哉此不惟庸女觀此可愧賢女觀此可範彼名丈夫而忍魚父羹忍絕母裾者視此女可掩衾長媿矣

紀吳賢母

余邑世家吳氏素饒於業艱於胤見吳君弗子  
蚤世且無昆季可托脉不絕如綫矣母陸夫人  
垂白八十老不任事奄奄將盡元配范挺然肩  
巨擔衆多危之謂旦暮莫保也其間強宗悍僕  
環而攻之復環而伺之且徭役踐更歲不息肩  
東補西支左彌右縫即蹄為男子者難之矧一  
孱然婦女子余與吳世善曾出力相援者不下  
數遍然終外人也范首擇其應嗣者立之嗣配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六

稍不檢呵而出之易名家女為嬾姑嬾子母相  
得甚懼延師友課其子中外井井范且有雅度  
稔世情首結豪夫人三四輩參禪禮佛出入五  
轡若姊妹然朝夕盤飧饋問相繼一有急羣夫  
人起而極力保護之強宗悍僕覩外援若金湯  
喘息莫敢誰何過徭至累微金相贈脫去若洗  
即不脫而所撐持不少懾視後輩以科第奮起  
者厚施以結其內再起而再庇者接踵矣譬若  
射有鼓斗有柶市有壘斷范了了邑中事先已

握其樞矣及姑死殯葬禮節若賢孝子姑執手  
長訣謝曰我得賢嬾勝有子矣營墓以葬所天  
封樹堂室結構鉅麗一不減豪門離所天廿載  
餘門第堂與鮮潔如新且自誓云我世家女世  
家嬾不能偃僂易矮屋居時亦無有起而垂涎  
之者余告歸五載覩吳夫人間關拮据狀憐而  
壯之謂母論女婦即丈夫子弗逮云余因以太  
息同里有殷副郎者家萬金程別駕蓄積不下  
二萬並有子某某為太學生為庠士父骨未寒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七

舉所遺業蕩去如洗吳弗子藉一夫人延述二  
十載堅守弗墜脫三鬼有靈相遇夜臺間談家  
事殷程必首恨二子而吳且怡然喟傲矣又何  
論有子無子哉唐人云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  
夫信然信然雖然必賢如范乃可勝有子子稍  
賢又安可不望其長世而余特劄論如此云

紀內助

余為孝廉時與徐鳳老有葭誼鳳老素厚鄉曲尤厚所親一日徐蒼頭山姓者引一浙之揮使持五百金詣門請曰某也法當革累多金祈為某居間之某一官得門下數行可復也時鳳老撫兩浙已按律褫其職矣余書生易動而又遠巡遲疑於禹江計達之必阻不達之而先發一函必憾山不然曰發而後達未晚也余莫能法退而謀余婦徐孺人孺人委婉阻曰縱彼父子遇我厚他日何以相酬不焚而法吏不赦空函取媿矣且若不結徐姻而結他姓何所覓金乎余出而直拒之山與揮使並怏怏去後余取選孝昌如隋去荆榛林莽日與猛虎毒虺相親而虞嗟及者禹江念此呼余兒璠私囑曰某入銓部與余家善當累多金代壽可藉以轉南曹郎脫彼苦海急之勿失此機也余璠兒沉思久之以為吾父一生氣豪不俛首下人倘藉徐汲引為京曹縱禹江不言諸徐諱然以為是官出自我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門者將生平何乃為好語謝之後家書中開以示余余推案呼曰真吾子也徐不失為厚而璠卓識乃爾度越凡兒矣嗟乎名利人所易動也况兒女輩多沾沾目前者婦計其後何劑而子懼官出因緣非亦所以成就余者遠且大余平居多內助自轉西臺予告歸璠已化為碧而孺人不二載亦弃余去矣傷哉痛哉今何所藉以寡吾過哉嚮以為鄙事不及墓中石紀此以志吾感云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紀朱二孤

余乙未入臺秋納朱姓一妾此女姪睿賢孝稱  
 父母俱喪有二孤弟伶仃無倚泣漣漣下余姑  
 憫之而未有以計也携妾還南遲之七載辛丑  
 復携之入都二孤來叩長年十六周游戚屬家  
 出洒掃力以餬口少方十二已售之張內相家  
 為奴矣余謂父業若何二孤亦泣下稱父為光  
 祿引頭歲可得崇德糧戶五六十金用活數口  
 今被惡親蔡某攘去抵張內相家廿金已改父  
 名另僉某某代去矣又問父母葬何所汝姊欲  
 洒一盃於墓上二孤益泣下曰已被惡親斬去  
 丘木計將掘尸轉售矣余痛而咤曰京都大地  
 何物欺孤凌寡與籍沒何異乃使塚中枯骨溝  
 中餓草遭毒被害主此遂與中城道長姚羅老  
 訴其事姚力索此惡得其罪狀余據其批旋與  
 光祿卿王帶老巡視科臣田博老臺臣嚴雲老  
 極口聲其冤諸公怒髮上指相繼批改原名呼  
 二孤之戚曰楊曰蘓代其役仍命出廿金歸張

內相追其原契身契張以為增也何畏官家猶  
 然負固不服此必蔡唆之也時與司禮少監蔣  
 君朝有一面藉蔣之力索張瑞長跪領銀退契  
 而事遂帖息矣夫此一事也初經中城御史成  
 招再經光祿卿批改又經巡視科道查革未及  
 經司禮監追契向非御史力及余與諸公善詐  
 能得其電發雷行若是批頓使塚中之骨危而  
 復安二子藉蘓楊有敗食所不至流落溝中余  
 性喜援人于急矧又關小小孤葛且不負朱夫  
 孀生女之恩云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紀胡義僕

金峯先生徽歎人余同年友也辛未與先生計偕北上相去百里許遙聞先生失水余停舟亟命蒼頭轉視先生并出帑金助之先生知余非悠悠行路者以此遂交好賤先生則長厚坦率人也口雖詹詹心則惻惻無論待仕宦親知絕無城府即以視僕隸下人無幾微驕亢不平之色辛未成進士初宦縣令再選南臺旋丁內艱轉壯臺差按廣西偶以小事忤江陵憲左遷貴州僉事駐畢節四年不轉即轉不過以原官加苑馬少卿仍理畢節事耳先生以此鬱鬱不堪一疾不起時襄其後事者余友見溪王君判畢節多不負先生身後云先生初憚路遙不携眷念子幼不率子蕭然逆旅中涼涼止二蒼頭為伴主僕若相依為命者然及病劇一蒼頭泣而語曰天救我王乎不爾踽踽夜臺誰忍我主獨行無伴我愛我生如我主何死之日兩蒼頭交頸環柱長號幾晝夜聲徹數里行路靡不雪涕

遂使一鎮為之罷市其一則從容視其主殮含畢夜半悄然以一衣帶縊死柩旁視其尸若忻忻以得奉主為幸而絕無一毫畏死慄慄狀偉壯哉時鳳洲先生為滇中大參聞其事嘆僕之忠義為文褒之比之春秋程嬰程嬰云鬼方之人感先生之德壯僕夫之行立祀以廟貌先生而以義僕配享之世為蒸嘗不絕焉夫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均死耳然各有所念也僕夫之所念卑卑不過廝養微恩而胡奮不顧身視死若歸如是哉不知物性忠義猶切報効而况僕夫亦具鬚眉為人類者乎移此僕為臣忠無難剖心移此僕為子必孝無難待烹移此僕為嬖必烈無難同穴總之天地間正氣所值偶墮落為人僕耳既有弁州文可無資此余特表之非徒勸天下之為人僕且以風世之為臣為婦者毋甘心出此僕夫下也

西臺漫紀卷之五

搶榆子海虞禱以化仲學甫著

紀先塋

人非出之空桑誰有不念及祖先丘墓者至於身所相度手所種植心所結構若我小山之先塋又烏得不夢寐羹牆之也余家自高祖而上墓在西閔自曾祖而下墓在邵灣當先中憲捐弃時念舊墓不能容與先大兄斬焉在衰絰中跋涉兩山者累月不能得一抔土晝夜皇皇不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一

寧忽舊戚施君恒齋談及小山有一地頗吉原

自古塘王氏典賣與嚴學士家督其某今王氏微而嚴氏盛夫安能啓口稱贖乎倘出價歸之亦禱吉壤詢之形家某某與施君言合我兄弟遂挈王氏諸子往叩學士嚴翁訴其故嚴翁素長者且薦姻誼慨然曰奈何以未地故久暴爾翁骨乎急呼家督某某示之曰汝一小夫得壯山李氏地足矣何得又畧南山王氏地乎隨即批斷回贖余兄弟具原值付王氏子姓贖歸此地

而東西小路逼窄復出厚價購之居然成一新塋為小山之勝也乃擇吉葬我先中憲以余先母朱恭人衣冠合葬焉不數年先大兄不幸捐館先嫂周恭人憑棺泣曰新塋最遠即一盂飯不能便洒墓下命二子復營北山李尚書廢宅為墓余乙未請

告南還觀小山之塋屋宇狼狽松楸彫落嗟不已命家僮捐二百金改建一新松栢隨隙隨補已而忽思曰是塋我兩兄弟拮据所創今獨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二

歸我怛怛不安先是

旌表貞節祖母祠堂石坊等在城中西隅亦自我兄弟同力鼎建向係兩家管守今將此祠坊盡歸瑜珙兩姪而余獨承祀小山之先塋刻改造不貲之費先已獨任是舉庶為兩便眾弟姪僉以為宜遂各領原契而各自承受焉余寒門兄弟子姪往往重孝友輕薄產即先大夫所遺一居半是余所構造先大兄復出厚價給諸弟而余一椽不敢受不似他姓他人孳孳爭銖

兩較毫末者等也顧今承受此塋我元配

勅封徐孺人葬左昭我兒國璠葬右穆用遺我子孫世世管守衆弟不得挽越尺土以亂昭穆以干祖訓以負先世克讓之誼余所痛心者獨我先母朱恭人於我先中憲為賢配有內助之功於我先祖母為賢婦有泣血之孝於我兄弟為賢母有生成之恩不能同先中憲之穴而僅僅於汝州公之旁廣不踰六尺為歸藏已亥象所聚結從形家言不敢輕發余每念此忽然忘生何忍賢孝勤勞之母既不得生養之死哀之厚葬之將抱此終天之恨乎雖具衣冠庚甲同繼母湯恭人櫛比以侍先中憲而骸骨終為各天也余每春秋登汝州公之墓則痛先恭人之未啓登先中憲之墓則痛先恭人之未附淚每懸河也倘我先恭人有靈隨衣冠庚甲之末而英爽時附新塋則我父我母依然夜臺相聚則余兄弟向所相度所種植所結構者庶無憾焉而亦可少道不孝之罪也已作先塋記

### 紀贈典

夫人非病狂喪心大逆無道者必不簪紱其身而韋布其親彼青衿士老于庠校無能獲一告榮所親已矣入仕宦而或以簞簋敗或以註誤敗即不敗而或不及奏績者舉無能妄希一命以為親榮亦已矣未有若余兩沾恩典而不一及其親為可痛也余初仕邑令三載奏績獲賜封及二親會先大兄以四品贈及父母不當以小加大令典所禁朝制凡人父親為某官無論大小子貴可晉階一級倘以子貴受封七品不能踰四品禁弗予今年壬寅幸遇新詔凡大小京官舉得給文告榮親余忝為中臺執法臧官不過即品不越七依然守成命僅以文告及身與妻竟不贈父母如初余轉痛尤切悔不漁樵其身矣舉朝士大夫無不以貴其親為快余薄命人也甘心內遜之獨所謂警郎者出錢千緡揚揚策馬長安稱得意矣循然制勅皇皇焚麻松丘以為泉壤先余辛勤數載無敗

官箴不桂吏議得有今日然何嘗一日不為二親計也今已矣下不得如誓即之顯親而中翻為老青衿所竊笑能勿痛哉能勿痛哉且同為人子也先大兄於我二親初貶封郎署再加贈大夫子職無憾矣余顧非人子乎兩獲封而若路人我父母然生既不得竊五斗養之沒又不待借一符榮之如子道何每一念及腸幾斷也或者曰三品可加贈一級且姑待之然余老矣已倦游矣付以待後人焉可也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五

紀先祠

我先中憲公之有祠也非自余不孝始也先大兄自廣平轉閩臬便道抵家為先中憲度地建祠時有道流以虞山北麓隙地來售余兄謂我先中憲生平喜山水今得祠於北山之麓惻先志也遂往陳情於按君李雍野得其帖允勉構房數椽率我兄弟子侄羅拜於下而祠之旁有一側室先大兄時時避囂於此是地與先賢言公之墓遠而無涉乃言氏子有冒濫衣冠某者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六

素無行向欲謀得此地為業見余家鼎造一新遂假侵占先賢墓地為名妄告院道希圖空手得此數椽也先兄時已弃世余遠宦楚中謂三四青衿可唾手嚙耳時設君陳岐岡公謂既經告憲造祠何可妄議更革而縣公某挾有微隙語語左袒於言時瑜係有志有識謂祠堂之建所以妥我先靈而犯此惡孽歲歲告爭無已遂覓壯夫一晝夜拆徙殆盡移我父之像暫侍先旌表貞節祖母之傍會家報述及楚中余唏噓

悲歎者久之恨我力綿薄不能庇及一祠使我  
先靈既妥而復播歲及壬寅余待罪兩淮巡及  
淮上忽一感觸念及此時此際力可稍裕而不  
為先祠計如我父之遺像何如我兄之遺志何  
且也余父母同極之恩均飼我兄弟獨我兄勅  
令長樂地封我父以文林郎再守廣平誥贈我  
父以中憲大夫龍章炳耀輝映後先而余業一  
官先後以制歷初得縣令地封再得御史勅封  
奄奄束於中憲四品之贈而不得焚一麻於松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楸墟墓間可痛也遂出金半千有奇度一地隣  
我父舊居者鼎造一祠令我璠兒遺孽世奉香  
火以慰我父兩楹之示且以肅吾兄未竟之志  
矧我曾祖汝州公已建坊矣我季祖母貞節已  
奉

經乎非我父誰以成祖母之大節乎非我父誰  
以陶鑄我兄弟之微名乎非我父誰以繁衍我  
蔣氏之瓜瓞乎夫人有功于國則國家必繪圖  
之凌煙之以世其功人有功于家則子孫必肖  
像之專祠之以世其澤且余半月清夜中兩接  
先中憲於夢無非為宗祀計而若忻忻於此舉  
者余敢不孝不弟而上無以慰我父冥冥之望  
中無以肅我兄未竟之孝乎或曰一祠之建土  
木云耳亦何以報罔極而人子之孝怨不盡乎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八  
禴祀蒸嘗間也不知割股廬墓非不稱孝然止  
及我親一身似非所以垂久遠永孝思是祠三  
成廟貌聿新我子我孫我曾我玄朝夕過我父  
之祠起而思曰是我先靈先德儼然在也讀余  
文而思曰是我世德世孝弗可以隕墜也倘不  
幸而不肖曾玄有隳此祀典塵視之不令煌煌  
若新者尚仗我父我兄之靈陰擊之以彰大不  
孝之罪而此碑此刻亦或我蔣之天球大訓云  
作祠記

紀感一

克庵先生以中臺執法出撫三楚先生清介絕俗所馭諸有司不法者黜無宥余任孝昌稟稟奉法惟恐不當先生之教戒先生觀孝昌政心善之批詞有度越一班之語及以經文來取詞旨甚溫若素受知於先生然者余以為吳儂而先生聞中先達安所介紹乃若是我心竊疑之及余入覲過武昌又飛馬索余所說詩旨辭中有素有詩名之語豈以我吳人習唐瞿二先生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正脉乃爾耶又不解所謂至二載復命復然以余列薦刺中時方有撓之者先生獨曰孝昌乃有不開薦而開獎者豈其有忌之者耶此語自道轉聞於余而余益不解所謂余遣伴以瓜期報部取便投一柬而先生報語曰好為之他日當為朝廷耳目無疑余以先生為漫語而不知先生以重望入京眾謂先生採楚材何若而先生獨於縣令中首舉余姓名時冢宰立亭孫先生與先生同鄉道義相結有年雅重先生獲聞

其說已識余姓名於屏矣會乙未今上允考選之議而余以涼薄遂與此選人知立亭先生不拘資格濫以菲材充選而不知克庵為之地者久矣及余入京朝夕候先生於清衙淡署中諸所不講而獨於節義文章娓娓相勗即筐篚小為贈而絕不一收且曰四海相知惟道義可久勿以此溷我也會余遭長子之變哭不成聲先生憫余而繼以哭更慰之曰可速歸以怡愉此身立懇當道俾余亟歸不數日而得出長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安門矣先生不惟善余之進且善余之退也向微先生之力遲徊半月主上忽下令勿予告而余安能徜徉故里如茲久哉則余之感先生知過者當不止引薦一事已也及余暮夜往別先生以歸值先生稍不豫進余於床挾病舉手相別乃言我未第時讀二難文知椎飛已久何乃迤邐仍逐雞鶩耶文章聲價奚足憑哉又朗朗誦余文不倦余笑答先生曰弟子以不得取一第為恨文悞我也乃悞先生耶先生又云今何

卑卑論一第乎直將此官報効明時為朝廷  
重臣耳矣時已漏下相與唏噓而別嗟嗟先生  
動以道義勉余則先生之拔余于草茅賤吏中  
者又不止區區功名小事矣愧何能展布以無負  
明時無負先生之教乎哉則在余所勉矣

西臺漫紀 卷之五

紀感二

余初非本庵楊先生門生今稱門生者感恩而  
荷先生引誘也先生係伯兄薦主己丑伯兄以  
太守入覲余亦計偕往先生對伯兄曰舊觀同  
登錄有昆季尚未第何在乎伯兄答以弟某在  
京就試時先生有倩亦上春官先生又謂伯兄  
曰得南方之文數首以開余婿之蒙可乎願令  
弟持文相示言之者再伯兄諄諄命余挾文候  
先生時先生為君場尚書晨謁者不下百餘員  
獨命余先入幕將所為文品騰之先生自誇曾  
督學大梁所許可者皆授魏科去若沾沾以得  
余為幸時有一方伯某某繼見先生而先生即  
稱余兄弟皆門生余不得不如先生之命遂以  
老師呼之嗣後來拜來謁不絕望余甚溪而余  
之命薄是科又落孫山後矣將歸走別先生而  
先生又挽余曰兄弟並進士固佳然造化多忌  
之我家可鑒也官不全在一第何不乘時取選  
毋徒兀兀老博士為余遂決意候選而先生不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以余不第異視之請席繼粟款款如前余得令  
孝昌耻見先生而先生呼余示曰若知令難乎  
若知令孝感尤難乎余家老祖以少年令祥符  
名隱隱未起全藉先達某某多方薦拔得為某  
科給諫我子孫尚祠之家廟今此事在我何難  
道府節推皆不可無一書特達之只兩院俟其  
候問間我隨於柬中相托不棄也余領其諄諄  
之教方一月領憑將出京為先生弗子膝前止  
一愛女病忽仆矣方閉門痛哭余謂何日得領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一  
書豈我薄命無緣乎遂巡具帛入吊先生執余  
手涕漣漣若懸河謂余業當出京矣我書又已  
就急呼家督取四稿面授余即哀苦迫促中又  
諄復誨余為令狀若父子家人然語語無非肝  
膈余拜泣以別竟出京赴任而先生於藩司入  
楚者靡不呼名相托雖不聞撫按之書若何而  
意先生心不爽矣及余赴孝昌少緘俸資為先  
生壽堅却不受獨喜受吳中食品一二而隨書  
隨誨即余親授業者所不逮余壬辰入覲先生

時已晉大司農掌天下財賦事如蝟毛衆中遇  
余藹藹如初喜余多薦剋沾沾謂內臺可望及  
余乙未再覲時已得與選余在旅邸中諸京貴  
謝絕不往先生獨乘肩輿入邸執手慰勞有  
喜而欲舞之狀中間所揄揚品題者皆余所不  
知即先生心不絮絮示而余已得其槩矣余入  
臺相與半載真率愛護比家長之遇子弟無間  
先生始終之恩詎忍忘哉余已亥請告在里中  
忽先生之訃音至矣痛之痛之恨不得憑先生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二  
之棺一長號也余縱不能祠先生于廟而有心  
有曾無刻忍忘竊觀域中大老豈無一二有面  
者而非財不親非勢不結一視所畏豐歎以高  
下其情賄不至甚且有下石焉者視先生何如  
人哉恨先生弗子無可補報或俟余來世効犬  
馬于先生不爽也雖然先生德澤布宇內功業  
滿朝廷所以不朽先生者無限即弗子何足為  
先生恨云

紀錢崇

夫人生非分之利可倖得乎。蓋若有冥司主之而不可強者。尉遲公之庫金趙衛公之左藏。當二公微賤。困頓時。鬼神已呵護待之矣。故劉孝基之還財也。得為神。張生之捨財也。得為仙。林積劉留臺之返珠還金也。得富貴長世。其子孫豈非天帝冥司旁睨窺窺而神之仙之富貴之。扒余與水部顧君同莅秦郵。彼擊鑿稱兩事。皆以盜財匿金。故官司所不能究詰。而鬼神泄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五

其靈異以明。冤雪恨于昭昭者。如射覆然。乃知利之害人也。大而鬼神之禍人也。顯令人不覺。諫然聽焉。水部面領少司空汪澄。吾云。往臬山東時。親案其事者。有某縣二人。同賈各懷金半百。以往二賈一黠一愚。黠者于海上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攪其金。撒其尸大洋中。以為浮沉不知所向矣。忽風狂。返流仍置尸于沙土。為土人所收。黠賈歸埋所攪金于床下。給愚賈家云。彼已遠涉天津。販貨往矣。一日。黠者有弟婦某氏。

素盡不曉。戶外一事。忽為屬所憑。口喃喃稱余某賈也。為黠賈某毒殺。攪余金置床下。稱冤稱苦。聲傳閭里間。不能掩。愚賈之家。來廉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勾鞫之。具告如初。令取原金。而金死然在。遣沿江掘尸。而尸以宛然在。是婦直須黠賈服罪。成爰書。後方藉如大醉。得醒。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奇哉。異哉。又有潼川州某縣某孝廉。與同縣某某善。貸其家廿金。屢示而孝廉慳不償。且出詈言。抵觸某父。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六

子呼天呪地。已非旦夕。孝廉乃抱病死。孝廉號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臍下有近齋二字。甚明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我金也。聲傳于孝廉之子。某是子為某縉紳先生。婿恨其以牛抵父為証也。訟之官。某官取犢親驗。字畫明顯。不能曲斷。又上而訟之潼川守顧公。公乃命人索此犢。細視無差。亦無能奈某父子。何不待已而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絕其詛。詎訟乃已。夫口金小物耳。不比殺人海外之慘。即

負之何至冥司以積相償海內負人金榜人財  
甚至陰操其上下手而陽奪其貨者累累無算  
冥司安得爾千萬以償此冤哉不知天神不  
過姑顯其靈于一二而使遠近聞者脇息不敢  
犯天固不能舉人間事而一一悉肅之也余並  
異之詳記其事以告世之射利傷人者無犯神  
鬼之怒毋甘獸畜之賤可也

西臺漫記

卷之五

十七

紀夢

夫夢者幻也幻固難測古人以夢卜所學以夢  
驗所為左氏說夢不爽若著龜若卜筮然余生  
平有吉必夢有夢必驗不可縷數豈余夢獨非  
幻而可測者耶遂舉其槩次第於左

余甲子甫入庠時同社友錢汝瞻有文望取天  
臺先生首荐之譽益隆隆起彼自分是科必捷  
余以初進姑讓彼一班然而夢神不爾也忽一  
夕夢東柱花滿袖余留上半截而下半則為汝  
西臺漫記 卷之五 十七  
瞻割去覺後余沾沾謂是科汝瞻不利乎當留  
他日待我同上蟾宮也次日見汝瞻於費官呼  
而示之渠謂若果爾必厚幸也丁卯乃得同春  
列賤名於汝瞻之前與夢不爽是兆也三年前  
夢神已告之矣

余同巷接壤居者百數家獨章君珍川與余兄  
弟三人均在庠有聲餘名掛膠庠者不可縷指  
忽甲子歲夏夕夢當街突有走馬者鑼鼓喧闐  
環視千百人如堵突於衆中一馬首掣珍川去

次馬再掣身處兒去三馬乃掣余去相繼蹀躞縱韉飛灰凌空上下不可摸捉得汗乃醒是科甲子章君先捷次科丁卯余兄弟並捷一如走馬之數嗣後此巷捷者烏有矣夢真奇哉

余丁卯初場倦甚入號便睡睡熟得夢乃是半空中一墨掛下墨形差短中刻一人折桂在手且臨號門者久之半垂半下若舉以授余者余出一袖捲之余覺而驚喜曰此得無墨卷先微平時得題入手下筆如飛午刻完稿未刻騰真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一五  
毫無阻滯一夢助余多矣且折桂非幻相也神其以象告乎

余丁卯應試南都邸中夢老蒼頭盧德者挾元寶二起而爭者約四十餘人盧拒弗與曰此余家養命物也護持惟謹傍突遇施六官人者於橋左呼余謂曰汝欲見天子誕育處乎余喜諾從導至一所宛若皇居但未覩天顏僅見御座上褚衣什襲蟬然尚有半袂既覺莫知所解迨余捷後始悟二元寶者坊金也起而爭者若干

人余列名四十八也施六官人者是科第六為青陽施近臣也天子誕育者丁卯為隆慶首科也見衣不見君者僅舉於鄉未能廷對北也計所應毫不爽一奇哉奇哉以是知事皆前定人亦何必勞勞邯鄲為

余取選得孝昌人人稱說孝昌難治從來無一官與薦者無一官得考者初欲弁而改教改地不能也伯允慙慙慰余曰姑為之聽若命而已不待已而遭延至十月始赴任當初狂夕夢余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一六

左袖忽繙一錦爛熳可觀余怪而呼文城老友謂曰此地安得准此夢乎是謝道士而欲成儂去也相與笑而存之及余拮据五載與薦者七業當陞轉余謂非守州即佐府離此苦海足矣敢望京貴執一夕夢前所繙之錦粲然成一衣披我兩腋當宵更有二銀瓶相對甚麗余喜而復告文城文城戲答曰道士其成儂去乎蓋是時銓部已將賤姓名上御前得允矣五載而始成一衣合一夢無非繙

斧先徵大出我望外神哉奇而巧哉

余自孝昌以甲午十一月某日為入覲行時送者如堵徘徊不得就寢姑於白沙鋪陋室中假寐忽夢家僮持一冊獻余冊前寫今上選取天下有名官員四十餘人余姓名高列字畫精楷又轉過二葉排列十三道衙門余職名在中或上或下游移不定又轉二葉則見八十九寸諸老翁生辰在焉特無姓名耳余夢中呼高奴沮喜且詈曰是冊也富貴在前壽考在後汝何不亟報我而今我鬱鬱孝昌為乎奴隨復曰冊甫到又安得預為報也忽覺知為夢焉次蚤有遠送諸門生在坐與聞此夢觴余而稱說為祥不知是時春明門御點賤名已下部取選矣余默不知行十日過大梁得王貢士自京回勒馬捷報後入京晉西臺一一如白沙之夢不爽焉鬼神先覺祖先効靈所夢如示諸掌怪哉神哉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紀日涉園

日涉園者余先中憲幕節翁所創先伯兄貞菴公所構而擴大鼎建則兩兒瑜珙也方創時僅甌脫耳構則止一堂巍我餘亭榭橋梁臺館池塘花竹諸名園所全收者此園也竊其一二兩兒非朝夕力也願諸園借太湖武康英德之石累山為豚而此園左有虞山橫帶如圍如屏障之一舉目而山挾四時之色無不獻狀於几席間諸樓觀庵刹游女歌兒助山之奇者皆逞以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二二

事其親者借園為奉豈諸名園闢奇襲芳徒為目觀計者哉

紀苑園

余邑兩山接翠東西湖襟帶巨麗甲東南豪門巨姓借山水之勝樊丘為圃羅名花異卉嘉竹怪石崇甍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日者不可指數亦庶幾于銅池金谷也余雅好林園顧力不能辨此竊有感于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皆足以吞名園八九一轉盼而奪于牧豎樵夫之手如宋李文叔所紀無一為其子孫有者則何取一日之快為哉乃於郭外稍稍構一亭

列竹數竿蒔花布柳僅容一膝轉而小池曲水纖鱗微介亦戲泳于波洄淪漪間較彼豚區僅一甌脫似不足以當貴人一眇然至于朝之曩夕之月春而日冬而霰諸名園甲第所不能私秘獨擅者吾園亦得以竊其緒每暇則携竹几篔床挾故談新微吟小咏恬嬉於此差足以解緜怡情蕩我寂寞也昔公孫僑以裘為苑而余以園為苑均苑耳其是此而不羨彼者一也念蘓子瞻治密散杞菊記超然臺猶不能不致愜

于齋廚之索余幸餽粥不乏而可以常保此菟  
矣然前之割菟易而後之守菟難彼牧豎樵夫  
且將操斧柯旁睨矣幸毋為李文叔所長既庶  
幾此菟之遺也夫

西臺漫紀

八

卷之五

三

紀史籍

書籍何始乎類出于歷聖諸賢之精神騷人墨  
士之締構天地精華宣洩於此其為用也弘其  
為器也重造化若或忌之即御府秘閣所不能  
歷百世而不一敗無論秦坑漢溺遭一大厄蓋  
嘗仰稽光武遷還洛陽時經牒秘書載之二千  
餘兩自此以後更三倍之及董卓移都吏民樓  
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  
文章競相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  
乃制為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道途艱遠復弁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  
漸盡焉由晉歷隋往往諸儒補綴一二而先秦  
西漢所存者百無一二自唐及宋蔓為腐語支  
言家築宮牆人挾椎鑿即所有者亦書之糟粕  
也夫東京之諸子唐宋之四家非不稱文翰之  
冠冕而靡靡相習且不能依稀西漢語而况先  
秦哉焚書之易敗而難積者無論大而天府即  
學士大夫所藏蓄者非遭子孫之不肖蕩滅輕

西臺漫紀

八

卷之五

三

弃而祝融氏往往六隨而孽之余官督慕陳五  
出獄先生積奇書秘卷已歷七世曾往沔叩之登  
其樓塵之架上者百千簾真汗牛充棟守者曰  
某業專驅蠹拂塵歲可得二十石且高閣層樓  
人臨罕及近得楚人云歲庚子忽遭咸陽一炬  
無一簡存此火亦大奇自城外飛入城中士庶  
家無不遭其撲滅而陳氏之書隨而灰燼矣余  
為之唏噓太息者久之造化若有仇于書史乎  
三代之後無全書而豪門宦室所積書者又不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三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三

能保其遺帙于奕世或者曰近世操觚之士口  
哦手披日倩副尉氏錄諸室者非書歟余應之  
曰此徒為梨棗也者灾而非祝融之所欲療也

紀晉帖

東坡云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富千軸  
皆在秘府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  
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  
玉軸而弃其書餘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  
皆有小印涯字意其自王氏出也夫晉人書翰  
六世間奇寶雖唐天子之勢力不能保於奕世  
之後信乎珍玩奇章世間尤物也能必無張易  
之兄弟等盜竊劫姑好之而六姑聽之耳矣且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九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九

唐太宗求蘭亭帖於僧舍委嚴御史扮一游方  
道人百計取之乃得及死不忍離用為殉具好  
之可謂專且篤矣不爾亦為王涯張延賞李都  
尉家所傳耳也嗟嗟秘府且不能終藏而况人  
間哉



紀積書

天下事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能必目前不能必身後而又不能遠必諸子與孫孫與曾蓋自有默宰其予奪興廢之柄在太虛渺茫中而非淺近之夫所能逆計也余邑故大司成琴溪陳翁素蓄書家藏萬卷觀其子不睿不能讀父書悉取所蓄書若干卷盡貽門生進士楊儀儀益博學好古人也謂必能讀而守之而鄴架庶有托矣余先大夫與陳有戚曾游中丞虞山先生之門而目覩其事者一時以司成翁為達人智士相與高之豈意楊翁死骨未及寒遭兩子不肖罄將父所遺書盡古器古跡一朝靡廢若洗陳氏所詒之書亦在廢中乃陳之孫青衿君欽明用價求售以歸再傳而明之子其年少登科書籍充棟家業益麗龐起而楊之子若孫流落為乞為奴更有不忍言者回視司成公詒書時兩氏其天壤懸隔乎以此知天之夢夢人誰能料司成翁能必其子之不睿而不能必人之子

西漢漫紀

卷之五

三十九

不睿能必此書之必散而不能必此書之必歸能近而視其子而不能遠而視其曾與孫連觀君子當就其遠者久者孰覽之母急急為目前計賢愚慮興廢陳與楊其一明鑑云

西漢漫紀

卷之五

三十九

紀登狼山

我邑距通州百廿里旦夕商賈往來興販交易  
若臂指然邑稔則出邑粟以濟州邑饑則移州  
粟以助邑我虞之不無藉通也猶通之不無藉  
虞也然仕宦於其地者絕少緣州邑有鄉井之  
誼云余幼聞父老云劉賊橫劫中原抵狼山始  
就擒一登虞山望狼山在目可一楫而至余常  
遠覽狼山若撮土然以為無甚奇也余再入臺  
有兩淮之役而通去隸淮在所轄中當壬寅夏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十一

山依然又在目也嗟乎我  
朝二百年來止婁江后泉徐先生當世宗末年  
曾領此差我邑則寥寥無人以仕宦而登此山  
自后泉之後余亦尾之且虞山在目不若婁江  
去通更遠余幼所耳狼山名得陟巔縱覽而亭  
樓臺館奇峯翠嶽如柳比然浮屠比丘聚而香  
火者不下百人有老僧持疏乞捨余觀四壁而  
有蕭條者遂捐俸三十金授以起工而老僧復  
云擒劉賊此山神陰助余已具香帛牲醴謁拜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十一

余所囑于明神者不望賊至擒之須望賊未至  
銷之今此山安不搖動豈惟通之利淮之利而  
要亦我虞之利也遂書而紀其際云

紀丈量

今上初大相下均田議天下無不冤之至其敗而目為罪狀以其歸則均田實為加賦也夫有司承望上旨缺者不議減餘者必議增所增未必果餘所餘未必果增以操予之夫毀籍之吏視賄之厚薄以下上其手而後寡弱淺昧者獨蒙其辜高門強戶專享其利天下紛紛何能帖服乎我吳之賦獨重而我吳舞文之吏獨黠則奈何取已丈之田復議丈手議復丈者則我邑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十三

今江夏段公也段公治虞如派荒築隄濬河按積逋完公租諸善政縷縷不可殫述只其過聽豪戶之說欲取一邑之田丈之且時當四月後耕作之民非時復畝蹂踏二麥損折非仁積災之地無故而忽加額增賦非政段不念此銳然下令計畝給予欲考成日暮間而一邑之煩苦騷動鼎沸矣余寐不安寢呼童燒燭直書利害上陳之而段不為動余謂宵旰猶能轉移而縣令乃如霹靂奈何奈何幸段公甫就余榻余始

動色作氣苦口極說段始改容從誨下令止之一時領予之夫懽呼星散者不下千百人而豪戶恨不遂計且怨且詈然亦無如我公議何他日倘復祖其說以蠱後為令者姑紀以留一公案云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十四

紀春雪

冬雪與風花月等耳騷人以為美景然雪而春也猶之乎花而爛也月而蝕也風而烈也豈惟不登騷人之壇且孤農人之望余壬寅代罪維揚春正自元旦兼旬雪下連綿門外報深三尺金陵報四尺壽州報五尺矣長途逐絕人跡寒冰慘裂幾墮人指余以重裯綉褥羅帳貂裘飲醇擁爐尚不免于寒氣颼颼彼飢人在戶征人在途囚人在囹能必其命於余痛之不能槩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

乃貂璫反以雪為瑞且上章稱賀即天其如涓人何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

紀敗園

余郡縉紳徐少浦諱廷裸官至少叅原籍委江  
 遷居吳郡向以性傲不諧于鄉素為鄉人側目  
 雅好園林于蕪城覓一廣地累石蔭花種竹亭  
 榭沼沚樓閣之勝冠于吳中而精巧纖麗足壓  
 諸園即弇州猶讓焉每早則命數蒼頭掃枯葉  
 驅敗株拂苔藓客入不能容一唾守者甚苛非  
 得阿堵不與入主人每至如登金焦履武陵溪  
 澗間而佳木美竹等即華胥蓬萊所不能兼也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

會素不檢蒼頭其子太學又貴介不諳世務遇  
 孝廉陳某陳以少年氣高狎受辱于其奴勃勃  
 不能下孝廉之弟青衿士也復相與德之往愬  
 于少浦父子倘父子知衆怒難犯少年之氣未  
 易平亟提惡奴面治之以洩其忿或可以免旦  
 夕之禍長守此園也乃辭以某家素無此奴仍  
 盛氣待之孝廉兄弟益忿忿遂挾閩郡同輩生  
 五十三人共率家丁幾百青衿生復呼同袍百  
 人擁入園中數十年朝夕所繫所蔭所結構者

一時毀拆糜爛無一存園無半丁相守祇見亂  
 瓦殘磚榛莽丘墟追思昔日之景化為烏有  
 行路無不掉臂而入徐父子退避不敢出兢兢  
 保其房閨足矣而邑令鄧君猶恐激變復擒其  
 奴擬配者六人一時人心稱快而余過滁陽得  
 太僕常君言甚詳相與嗟吁憮然曰孝廉橫至  
 是哉徐縱平日不法罪不至討及其園惜乎數  
 十年主人之辛勤隳廢于一旦即其奴無善狀  
 有官法可懲即其父子不達有正言可撞何忍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

恣睢暴戾毀及薪木至是哉且吳下故風動則  
 擁衆陵鏢似襲葛賢故智儒紳不當效之以此  
 反而思之人何苦營營為目觀以動人詬訾耶  
 吳中名山勝槩不止一丘一壑提觴挾盃拉一  
 二故人相與徜徉為歡儘可自適此天地間所  
 自有之景非人所得予奪又何必銅池金谷誇  
 勝一時為哉且吳中士大夫家隳廢成業墮損名  
 檢往往起于家奴怙勢余又以為一減一獲赤  
 脚蓬頭聊充役使足矣何必鮮車怒馬藉彼氣

勢為執余不面徐少參聞其名久矣倘此園為陶氏日涉為司馬氏獨樂雖百孝廉吾知免矣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九

紀陳社

余邑二陳先生後獨太湖君以貧豪於鄉結納多名流姻聯皆顯宦子某有異質是世其家太湖君延名碩羅俊彥為師友與其子一霄九萬蓋旦旦望也余同里韋生福謙揚生學詩繆生同祖秦生五麟朱生利賓方總角並有奇稟聲隆隆在里開間為時所艷羨鄉達先生首屈指韋揚曰吾虞繼文靖文懿起者必兩生也蓋兩生尤卓絕邁眾云太湖君規一時無出五生右者悉累幣陳錕羅致於門命厥子結為六生社同學生耻不與選者望之不啻龍門每旬日一就試延守堂繆先生杜虞邵先生典文衡豐席款贈悉非常格謂鴈行六生必並奮天衢青紫取若拾芥不一載而秦早世矣若韋若揚若繆若陳先後入庠俱有聲年未三十次第謝世去朱僅終其身為學究而年亦不永是太湖所羅致門下士與其子悉入鬼錄無一享遐齡登仕版者昔所忻慕艷羨之口俄改為唏噓嗟悼之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四一

聲事亦可憐可怪哉諸所損并希登龍門不能  
入者蟬聯取科第以去而余兄弟亦在所損中  
嗟乎古稱王廷不壽李賀無年尚名垂青史炳炳  
不磨六生聲不出閭里而天折困頓乃爾士何  
必沾沾蚤有譽哉且陳之物色人真皮相乎去  
裴行儉遠矣

紀五悲

余繕冊連水株守孤院中長夏悠悠清宵耿耿  
若老頭陀行境且代

旨未下簿書填委所望以解我抑鬱異有好音  
相慰差可怡愉旦暮乃於旬日間五報皆至皆  
拂情逆理悲苦愁嘆之事豈月建不辰逢此慘  
毒耶初則周郡伯朴責常熟一生致各學干生  
鼎沸乃以各學之事獨累一邑又以生員之事  
殃及童生二百年來未有一科不入闈不入泮

者而部覆閣票遂下禁錮之令使常熟獨遭奇  
禍余有諸侄可聞有一弟可泮皆在禁中三載  
辛勤與攘臂之夫同罪而共錮之可恨也其二  
則余弟以載方遭鼓盆無室無家已自不堪有  
一健婦藉以鉗針且賢孝超常足稱玩兒良配  
忽五日不汗死矣致使父子並瘞家室連其兄  
弟之戚亦余戚也其三則余同谷同臺之徐元  
虛恂恂長者與余莫逆往辛丑秋各領差出都  
相與握手言別嗣後書問不絕受諾必信真稱

異姓兄弟事甫竣而竟客死于途使臺失端人  
 余鮮良助能勿悲哉其四則總河曾景默先生  
 其人素長者同事地方筆札交往謙冲虛已藹  
 藹款款宛若世交且其識量弘遠才猷卓越全  
 河可望其平成甫就輿視河出與入舟猝爾長  
 逝矣驟聞之不勝痛悼方食而為之廢筋其五  
 則中書沈立吾余同里交厚者年壯而豐願偉  
 貌生平絕無微恙方赴席歸離騎入戶而閉目  
 不言哭聲震動矣驟聞能勿驚悲且其親老妻  
 少無子無家孤魂萬里誰返故丘為之轉痛此  
 五悲者間值之猶令人難堪而于旬日間疊疊  
 疊至皆增客邸之感傷凄楚間寂中誰堪此惡  
 境也嗟乎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致大由微成著  
 者孫生入院一事甚微乃觸  
 天怒禁錮一邑郡伯素志明爽安有千人聽考  
 之日而以十朴招之罪不獨在青衿也若諸公  
 之突爾遭變在呼吸轉瞬間又以知人生如浮  
 漚聚散若駒隙彼挾雄心霸氣而妄圖百年計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四三

用以牢籠人世者視此而于名利得喪亦可澹  
 矣矣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四四



紀家督

余儒家素乏世督即我兄弟倖取科第後竟得  
 蒼頭數人多饗酒食計錙銖乾沒為身家計甚  
 且有掉手不顧其主而負托去者獨僕趙科不  
 惟余門之此即通邑官族不可多得不幸未老  
 而死矢吾一臂為之太息悲凄者幾年于茲用  
 紀其素行以告來者且可勸世云科字子才原  
 籍玉峯兄弟俱充縣書妻朱氏係文信之族世  
 皆未為人僕僕余者科蓋無聊於玉峯寄食于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常熟遭歉值饑不得已而入我門為身命計也  
 科能書初留書室中供書寫見其小心敬謹畏  
 法知耻語語皆道義士人不逮乃始托之初止  
 托文史幣帛久之以君稍錢穀公私出入無不  
 科是委科之初托也同儕害其能甚且以飛簷  
 大盜為誣者又以無藉積棍為說者余笑謂誣  
 者曰若不知科矣且不知爾主也爾主雙眸何  
 在而用大盜積棍乎余每歲租金房金及罰酢  
 餽遺金亂投于科默記其數而科一一毫髮不

爽初以為欺我而守法也又倖失記幾項用以  
 觀科科驚對余曰某金某日付者奈何忘却耶  
 余又以為疑我而守法也甚且恣其出入積久  
 而查之井井不爽毫髮每舉大事成大婚構大  
 工張大宴省余費半錢為快余屢上春官屢入  
 山入庄入蕭寺拉友呼朋為佔俾計而毫不以  
 家事累心者恃一科也先中憲之喪兩費千金  
 會吊者幾十人而喪事匆匆哭泣之外不以煩  
 余周張者恃一科也人之資穀粟求應援課國  
 西臺漫紀 卷之五  
 稅不以勞余孽書者恃一科也即其所私極口  
 唆其乾沒少許為身後計科怒而辭之曰若等  
 曾見我在崑時及初入常時乎幾餓死今得一  
 盂好飯足矣何忍撤此而再入溝中耶余窓外  
 親聞之嘖嘖以為士人難能心益重之其大節  
 每遇婦女妾媵輩出則側身急趨避之從不敢  
 仰視一人謹密小心即嬉笑不聞於中堂而一  
 段廉介雅操似又非士人所能余曾於衆使勞  
 金內分少許以旌之科佯受半日至薄暮反余

謂若等勞勞辛苦所得令余坐受之不安且令  
多人暗詫也余力給而力辭之似有以此汗及  
其名行者余竟屢歲收幾千石悉聽其掌管佃  
有以鮮食私獻於科科狂叫而吐之必投所獻  
於水乃已且云爾汗我耶爾汗我耶比收其米  
倍苦之以絕他佃之私獻者佃多稱之為鐵面  
鐵面云即有計及佃戶升斗余從旁止之曰是  
可免乎科以為衆指此為例免一面例且升矣  
即主言不聽其奉公如此余六上春官每往返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四十七  
半載回檢其家政井井即徐孺人私欲收一錢  
一帛一粟一布非奉主命不與曰寧夫人罪我  
專毋使主人罪我擅也雖糠粃薪木毫不以入  
私室余念其忠勤比衆六重賞之且却且受若  
以此為浼已者余入臺留京命科復入大宅主  
門內事時已患目不能視夜半披衣強起手摸  
諸鎖鑰無虞始帖席及一死後而余積半千之  
酒器盡為惡奴縱賊竊之脫科在當使一草一  
木無恙而豈便喪我厚積耶錄其人宅心平制

行潔且知足知感知道知法其身後無半百金  
之貽而他奴更有身及千金者視科何如人也  
余為之經紀其葬且一子而行多不及其父姑  
存而教之母令忠良之僕後便泉替科而有靈  
當祐其子持法不二心而科亦不稱死矣嗟嗟  
科隨余廿有七載歷年久矣無一事不愜余意  
咨嗟懊惱從不及其身方期長壽以永藉其力  
為諸僕之倡乃不待余還而竟溘然長往也余  
於科也能勿悲哉能勿悲哉時巡及天長思科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四十八  
而紀此壬寅孟冬十有五日也

西臺漫紀卷之六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怪穴

天下事有寒必暑有晝必夜有陽必陰有常必怪無足異者第怪異亂常之說或出于浪傳巧飾以新耳目聞見為快者不敢信耳以溺于妄誕不經至有訟及官府罪成爰書為一方耳目所覩記者豈變異拂經理不必天地有語不究千古道出於臆意思想之外者固間出人世於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一

余邑袁君峯冲令烏程烏程某鄉有地畝許歲歲藝禾不長蒔麻不生時聞地下忽忽有聲衆怪而疑其藏也并力發之土下有石石下有棺極重難舉衆遂以鋸破棺棺有少婦尚能言語起坐旁列金爐銀瓶鐘金卮豆珍玩森列身裹錦褥所卧墊席六銀絲織成宛然王妃飾也少婦合掌呼佛對衆云勿殺我留三日去矣衆益稱怪急以鋤擊殺之今其財有未全者馳聞縣官袁君大異之親詣其地驗其屍血痕尚留腸

間遂按法置衆於辟藉其財入庫以原棺收其屍葬之奇哉怪哉神乎鬼乎儒乎釋乎問官招詳甚悉且經多官參駁尚莫曉其故余安能坐而竟之哉袁君入覲親向余言至今大辟尚未結云余反覆忖之豈隋唐吳晉間王官貴地抱不死藥為殉既葬乃甦耶第不知何代何氏耳聊紀此以當一抵掌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二

紀怪木

今上乙酉丙戌等歲宮殿門宇一燬如洗勅川  
貴督採大木克用與採者勞苦萬狀貴陽別駕  
王君諱某余戚也當事者委解諸所採木王薦  
行君子兢兢以未稱厥職為懼得木驗後有二  
木圍可廿尺長五丈許同驗徐揮使善識木性  
呼此木為鐵脚楠極難解王初疑之果行四十  
里外二木水中唧唧有聲王親聞之知其神也  
亟令人防護束縛惟謹行至黃河忽於幫中瀉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三

出飛走三百里沉於海角泥沙中不起王急索  
之乃為文遣祭云汝供上用可梁可棟否者為  
爨為薪不貸汝夜夢二木來訴某不隨眾木行  
可駕舟相送王不得已覓四舟往載而二木起  
矣後竟安流入灣異哉奇哉神乎怪乎此木不  
過世間一材必為隋梁魏晉間物無疑傲霜霰  
停雨露風雷所侵蝕日月星辰所臨照寒暑經  
歷不知幾歲月而人跡罕到之處虎豹為侶  
熊羆為隣魑魅魍魎所狎聚而羣嬉於其下者

又不知幾歲月而木所繇神矣向非王命赫奕  
官威隆重操斧柯者不能入其尺寸夫安得不  
為怪為崇如王所云哉第不知此木入工師手  
為柱為梁為椽為桷若何而木果有神幸善護  
之無為祝融氏所燼而勞苦遠方官民為也余  
於神木有望云

西臺漫紀

卷之六

四

紀異犬

登昌地固剽悍其間非徒烈女節婦孝子才人相繼而出即異類亦多。多戀舊念主豈九嶷深水之靈異不獨鍾於人而且及於物。占土地貶劫余幸卯例當入覲先遣女奴南返矣空街址上留一犬傍徨余憫其喪家無依也命庫吏收秦之吏從命呼之不出擒之不出持杖逐之復不出余所留者空櫃中僅僅案間簿書而已犬覘其當守也張牙噬吏吏不得已封其闥借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五

一隙拋食療之余往返半載而此犬戀茲六尺旦暮防守不懈不以吏廚濃郁易我空齋消索耳余返衙犬覩舊主搖尾相向如舞每見一人則俯首投地若叩拜者。笑夫犬一賤畜耳主人非有厚恩相結而念其主歷寒暑不渝彼僕夫廝養具鬚眉之強為人主人多所眩昧而於離合去留久近之際不勝叮嚀告戒旋反眼而妄意其藏者何限即不然占棹手而聽其暴腮甚至有下石墮井甘心於其主者視此犬寧不類此哉

天奴一賤隸耳彼擔人爵祿者朝燕而暮秦相示指天日者翻雲而覆雨使此犬有知必從旁噬嚙之矣余非為賤人貴畜之論人性雜而物性專雜則何所不至。此噫嘻專乎人當勉矣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五

紀怪卯

余青衿時偕季弟達庵與友生李子成子瞿子雲海以紗清蕭寺雅靜借寓於此朝夕相與淬礪攻鉛槧外惟與村叟鄉氓揆時數節而已一日鄉中籍籍稱某戶有怪卯往觀者如堵余亦拉諸友偕往細詢之老婦向余稱說云有子數歲就村塾每午歸必向余索啖一日母雞方生一卵余命之可取充啖也兒取歸觀驚報云卵有楷書二行云曹夫起心一生辛勤枉爾生余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同諸友取此卯細閱之字畫精楷若鐫刻者然即文太史筆不是過相與駭而怪之未幾而本家茅茨盡遭回祿或者其兆云夫天下一日卯生不知幾億萬造化秘巧乃洩於此即人間回祿非大災異胡吐怪獻奇乃爾余終莫解其故矣此余所目擊親驗非出好事之口觀者勿呼為勦說云

紀怪石

楚沔陽陳五嶽先生諱文燭以南京大理卿罷歸罷之故則以乞石齊庶人為南臺所刺也齊園中有一石長五丈許玲瓏奇壯秀麗瑰怪而質亦厚重必隋梁間物也先生愛而求之不能出金川門乃毀其門用千丁拽出呼聲徹百里為南人所側目方攜石時園丁長跪請曰此非凡石似難搖動每見丙夜光怪燭天或者神物護持乎而先生不然也果舟行至采石夜半狂風忽起舫人起視昏黑中嘈嘈有聲群石安流不動而此石竟沉江底為魚龍窟矣奇哉異哉余涉襄過沔曾游五嶽先生之園見其五山排列像五嶽中巖異石多未元章父子黃魯直所題而不質亦剝蝕於風雨露雷如虬如龍不可名狀他奇葩異木稱是而園可吞弁州八九矣即余所觀記亦世間鉅麗偉觀可以於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此可無俟他求者夫安能以一人一家之園盡天下之奇麗悉羅致之為悞

西臺漫紀 卷之六 八

我姑無論怪石為崇即造化終必妬之第不值  
理卿尊官為一石所敗也先生有聲梁楚間所  
刻二酉集為世珍玩園特其贅疣云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九

紀怪虫

我虞兩山相峙松柏蒼翠如屏如障歷幾百年  
來虬攫眩怪干霄蔽日惟松尤茂風發而松颺  
驟濤月皎而松陰漏白雪積而松寒凝玉松之  
不受變於風雨露雷也萬木讓之矣松可蠹而  
啣也孔子後彫之說何為哉歲已亥秋非卯非  
胎忽陰霧中墮長喙異虫蔓如蜂蟻齒鋸色黯  
不可名狀當其在松也據梢嚼葉颺颺有聲松  
漸彫謝兩山如洗余先隴俱受其害孝子不無  
西臺漫紀 卷之六  
松楸之感曾命童子捕之愈捕愈繁若神鬼之  
不可驅也山人且有穰之不免者松死而一朝  
忽化去豈天禍松而顧疫之哉父老者耆望皆云  
二百年来不聞松之受啣如此俗呼為松蚕云  
余謂凡物皆有蝕禾有蝨書有蠹李有螬未聞  
松有蚕也松不受變於歲而受變於蚕以松之  
堅而蚕為厲也豈余邑少年狼貪無故嚼人貲  
財結黨害為邑之災豈松乎蚕乎為之兆乎

紀山西大同古寺前有一鼎曰鼎耳生一輪  
樹大如碗根浮而枝葉扶蘊過者奇而玩  
之

夫鼎金象也金必剋木木火仇也火必焚木五  
行生剋天地陰陽之常故木栽于土土燥而木  
猶不植未聞木從火為生金鎔于火火烈而金  
猶不固未聞金相火以滋木如大同寺前鼎耳  
之木則似乎木不附土而反附乎金火不焚木  
而反滋乎木五行背而陰陽逆六合之內固自  
有亂經拂常而不可方擬者至於此即造化之

西臺漫紀

卷之六

十一

不得而擅其權矣余親聞京管王懷老而懷老  
督撫大同日曾親覽過者夫木何從生鼎耳豈  
飛鳥銜墮而浮附之乎理或有之木方扶蘊異  
日翁鬱蔽蒂皆不可知而此鼎晝夜香火焚焰  
豈木反藉火為生趣乎理之不可常者類此而  
腐儒徒執經畫一以為萬無此理噫嘻此鼎固  
依然在也豈邊方廖廓非中原太和境界別有  
天地乎則非余所能解矣

紀壽

余荷天地洪造虛生此世叨冒有年追憶先余  
生者落落如辰星稀矣茲我生者十去其七矣  
少余而歸後生間亦化為異物矣壽固難言哉  
古人置壽于五福之先而天保詩人必以南山  
岡陵日月松栢等為誦君諛詞夫亦重念夫君  
福所先者莫壽若哉余壬寅奉

命巡淮得南關樵稅使者楊公九山同事地方  
而九山君固海豐太守二山翁之從弟也其恂  
恂有道士乎余自詢二山先生壽幾何渠云年

西臺漫紀

卷之六

十一

已八十有六尚矍鑠健飯膏革充肥而步履矯  
強其母太夫人年至百一歲而謝世當太夫人  
百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為鄉人  
所艷慕則二山先生之壽蓋自其父母兄弟已  
然也王介州稱閩之林氏以八座為恒調以八  
裘為小羊謂南安公年享百有四而其子少司  
徒應亮亦八十餘父子華髮掩映較之楊氏差  
勝而母以百歲女以七十六命親執當玉存之



以見世自有難老之人而要之非其先世所培  
即其德厚所召彼晚近世哢哢輕薄士取一切  
彫縷之以自喪其良夫安能倖取于天而今其  
長歎世哉豈謂壽難言也壽難言也

西臺漫記

卷之六

三

紀鬼

鬼神之事寧置之不言勿置之不信不信則且  
有鑿鑿可據者聖門何常說無鬼無神直不用  
以垂訓姑置之不講耳余門有一客姓顧其人  
儉嗇起家一錢不捨中歲產稍贏用八千金典  
昆湖先生後房一帶棲住而此房則昆翁平日  
書札往來所也顧君方入此居不半載壁土未  
乾亟欲轉典與人弃之若敝徒外人且譁然相  
傳云顧一晚陰晦獨坐室中忽見昆翁首戴素  
巾身穿白褶從內出意若與顧君相揖而罷竟  
從容緩步走傍廳事邊脩髮而去顧驚以為此  
屋不祥乃爾遂秘其說急議遷去余聞之急索  
顧君面問渠不敢隱悉吐實以告其後顧仍活  
十五年而止南科長壽齋杜君先大兄任廣平  
與伊交厚余近叨兩淮而杜君請廣陵二守相  
與甚得敷世講云一日偶談他事自稱膽氣不  
壯余謂其批鱗犯閹壯夫所難渠稱年方十二  
時曾隨太夫人往哭舅氏喪太夫人哭時舅尚

西臺漫記

卷之六

三

未入棺而對齊親見乃舅楚楚衣裳站立尸傍  
又與一同事者相牽而去且稱某為余甥而杜  
時昏倒卧地太大人駭而抱起得無恙且其功  
名富貴綿綿方未艾而幼乃見鬼以此二事皆  
余所親得其說者杜舅吾不知其何如人而昆  
翁之文章節義世所稱為景慶余必以為死後  
化為碧而終不免登鬼錄乃知人之英氣未散  
志安能便宜直赴夜臺乎但幽明兩途偶為  
人所觀而修短各定終無害耳昔于令叔嘗作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五

無鬼論及見父妾葬十年猶出之牆中尚能言  
泉下事以此悟及幽明之理乃作搜神記三十  
卷其後阮瞻亦執無鬼說而親與鬼相相寒  
溫鬼蓋欲露形相示以破瞻之疑而瞻遂信焉  
朱晦菴先生謂人之精氣未散散則并其鬼亦  
消歇耳彼諸人之見鬼者其在未消歇時乎此  
足破千古疑矣

紀鳥

余離我虞而赴廣陵也已半載矣東巡七十日  
復歸舊院時溪夏炎炎堦前徧插蘭茱荷榴而  
圖書彙鼎名卷佳幅錯列於前時聽黃鸝亂鳴  
啜新茗藝異香而金山新汲不二三日而臚列  
亭下矣午前潦倒簿書應需尺一間則臨河面  
客舉觴接席人見之以為逸境也乃中懷鬱鬱  
視數椽若錮恨不便解綬插翅以歸願其中有  
難處之事難調之人難詰之案纏累曾次即家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政冗冗亦自糾紛而未必仔肩若此也余因而  
觀一鳥之不如為之長嘆息焉此鳥產自隴西  
唐人呼為綠衣使者其毛羽色澤離陸可掬也  
其能言善語視脫可聽也其知人名人睿黠可  
愛也且水食充斥聽其腹果而無啄搏之勞也  
其涼燠保愛而無辛荼拮据之苦也其鳴宿自  
如而無密羅弋較之虞也乃其視一架若阱每  
覩飛鳴過者不覺颺起狂噪初至一日不食再  
日不鳴五日不寧稍稍安息而間亦跳叫不平

度不能久馴之第此鳥安然架上無殺羽勞神而時懷去志矧余晝日旦暮能寬衷適志怡愉燕寢乎即所衣錦綺不如緼袍布被之安閑也所食鮮奇不如藜藿菜羹之從容也車從喧闐不如肩輿徒步之坦率也甯醉交際綽有餘用不如不與聲折之為逍遙也此鳥哀鳴數次若覲余釋者余悲其縲紲拘繫神之不王一朝解其鎖鑰聽之去此鳥不虞其遽釋也亦稍低徊於其旁頃則高飛颺去不知所歸往矣余業此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官不知何日何時解韁脫鎖釋此負累亦若此鳥之摩天空而遠舉乎嗟乎嗟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紀硯

余邑景言陳孝廉先生一生無別好獨好古硯嗜硯不止飢嗜食渴嗜飲病嗜藥偶遇一硯當其意即解簪脫珥不購不已此得非古之錢癖馬癖左氏癖嗜痂癖類乎昔米元章遇美石不惜下拜陳孝廉之于硯也得無類是乎計孝廉一生所積硯約二百許果有絕奇可愛者惜乎身後一旦散失無一存也余止欲得一二硯以佐翰墨然溪山有寶竟無心於寶者得之要

未可以卒致而倖獲也先得何長史一硯出價廿金此硯名十仙梓堂鄧先生所鍾愛鄧氏子孫欲貨以為梓堂葬資入長史手視之如卞玉然佳而稍拒墨余姑存之而非甚好也繼婁江曹孝廉知余好硯捐斤金購一佳者緘寄幸不拒墨而宋去今年久且出之壙中殊多剝落非全玩也再則文菴凌金吾遠惠一硯舊而未剝奈何襲鄧硯之病不免受墨艱乎壬寅春巡及淮上而閩中座師紫臺陳先生遣其子來視余

出一帖為贄有宋硯一行余以為彼姑美其名  
覲余受耳能必宋紮堅却之既而陳公子從陸  
歸苦行李煩復持此硯送稱此硯家蓄三世矣  
不能却之置之案頭稍試一筆前病盡除而聲  
清質膩真如美玉之不能瑕瑜為宋無疑余始  
愛而珍之豈余出陳先生門下而此得其衣鉢  
乎向非陳公子畏從陸之艱此硯仍為陳氏物  
也視前三硯其美更勝什襲以藏用垂世等  
之為天球云夫既以慰余數年覓硯之心而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無負陳座師遠贈之意余好頓釋非若陳孝廉  
先生孜孜焉癖在一硯為也先生以毛詩魁南  
畿第一人而邑所傳好硯者獨歸先生而先生  
之名賴硯以永熒則硯其亦有助于先生也哉

紀扇

吾人具血氣心知之性自功名道德文章之外  
誰澹然漠然無所好以寄其情紮顧好山水者  
勞跋涉好酒色者搖天真好風月者偏游蕩好  
花木者動畚鍤好馬者蹶好歌者俳好食者饕  
好阿堵者鄙一溺于好而害隨之余性好古而  
猶偏好扇以其卷舒自我行藏自我非山水而  
蒼翠在非鳥雀而飛翔在不勞畚鍤而四時之  
名葩異卉獻妍於左右不事登覽而山亭水閣  
名園幽館橋梁道路往往在吾撫掌玩弄間且  
騷客名士吟咏揮洒面面若觀其人而與之談  
笑更炎炎蘊隆而微風搖蕩足以當消暑之  
灣自隆冬而外詎可一日少此君紮余愛而蓄  
之甚富不惜重價購之即數年游宦未嘗一日  
不挾以隨彼當其鬱抑焦勞湯神苦思時開篋  
縱觀真足以解愠而消煩扇又吾良友也登其  
數而善藏之吾於此友也終身而已矣

西臺漫紀 卷之六 八

紀數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罪欲償之老人笑曰予視其下字云此牀以其年月日造至其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敗自有定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老人授以易執革卦影之術後五六年孝先以此術致富出東坡志林康節先生視一扇嘗在某日午時壞當午時將飯先生猶執此扇相視夫人向呼午飯食不入出而取其扇立碎之先生笑曰數蓋如此乎與費孝先之牀相類余並紀之夫一牀一扇小物耳自有定數國家之興廢人命之修短與一切利害得喪成敗賢愚貴賤及方禍而即福方予而即奪非造化之牢籠人世此數一定智力不可趨避鬼神不得更革君相不能轉移奈何不知命者漫欲僥倖于此數之外亦見其愚而拙矣然則數終不可挽乎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立而道在我矣數非所知也數非所知也

西臺漫紀海虞

蔣使君之所手編也東隸在部得卒業焉喟歎曰淳備哉使君之為是編也能頌史也能徵世也能佐治也往牒之紀述若存若亡問卷之謳吟若疑若信筆札之拮据或至寸影蛇足了非實錄則奚紀之足云乃使君以西臺執法暫息江湖倦鳥廊廟之想未嘗一息少置即耳即目腹存手集命之玉管遂令山陬海澨與金匱石室齊耀几席浴嗟與蒲座都俞並膺耳目馳驟

與華衮榮腴爭善東海有孝子者  
 客於燕十年寢食身親烏堂構像  
 親烏賓客遊嬉先親烏親曷客哉  
 之而親所寢食所堂構所賓客嬉  
 游子之燕以也東海以是孝其子弟  
 觀使君是編有善必書必實錄搜  
 不入冥廣不及肆婦人女子耕夫野  
 老可歌可游可弦可誦上以佐  
 聖天子簡書之慰下以示四海九州之風  
 遠亦可以俾縉紳學士之採擇使君  
 即東山翠微間乎何嘗不踴躍翼  
 檉宸左史右史之列耶東故曰淳備

西臺漫紀

後跋

三

哉是錄也即今  
 龍節至止風清化洽商便而馴民歌  
 而舞即古圖史所陳茂以加焉猶  
 然以是編為可風可永佐其仁惠  
 之萬一輒不自居乃言漫紀嗚呼一  
 以頌史一以徵世一以佐治猶曰漫  
 紀則蘭臺龍門何事哉職承下風  
 不敢虛使君之美敢不珥筆記於  
 末簡者  
 萬曆癸卯夏屬下兩淮運使會稽  
 祁汝東頓首跋

西臺漫紀

後跋

三





林居漫錄叙



余自丁丑通籍在仕  
途僅十二載餘皆林  
居也賦性恬淡于世  
味一無所嗜惟好博  
覽書史為友于古而  
塵緣未斷且隱且見  
間有論著旋復散逸

頃披簪海峽懸車里  
門一切人事都廢朝  
夕小園中時而登梅  
河而卧榻時而觀花  
之開時而聽鳥之鳴  
皆欣然有會心處竟  
不知日之西而歲之  
改也或有所追憶於



昔或有所感慨于今  
輒拾片楮湯然錄之  
久而成帙句不刻鏤  
詞不藻績第取達意  
而已抑是錄也志在  
維凡義存悼似亦多  
矯枉過激之論昔杜  
牧之憤時事而作飛

立此亦余之罪言也  
夫  
萬曆丁未季夏之吉  
松菊主人任表萃  
書

附引用諸公姓氏已載本註者不重述

前集一卷

海公名端瑗山華亭徐相國階管登之名志道

分宜嚴相國嵩戴鳳翔嘉興人江陵張相國居

陳三謨杭州人永嘉張相國孚孟我疆名秋荏

周應秋金壇人張相公新建位

王楊名元正件瑜蒲圻人鄒蘭谷名應龍

沈縉山名思孝支大綸嘉善人五臺陸太宰光

心穀陳大宰有太倉公王相國立峯孫太宰龍

林居漫錄 目錄

趙南星北直人顧允成無錫人劉道隆潛江人

許子偉夏山人錢夢阜四川人四明沈相國一

趙定宇名用賢鄒南阜名志標朱璉新淦人

陳世寶北直人蘭谿趙相國志李見羅名材豐

許敬菴名孚遠李贄福建人趙尚書名可懷

張中丞名文錦石大司馬名星東

前集二卷

魏公名時亮南馮玄岳名時可耿中丞名定向

前集三卷

鄭材安肅人洛祝世祿江西人王踈菴名國光

孫惟清山西人揚二山名魏海徐一櫛衢州人

李對泉名戴延楊芷菴名時喬劉一焜南昌人

蔡杲福建人曾見臺名同亨徐必達嘉興人

趙文華慈谿人鄒懋卿豐城人胡宗憲徽州人

徐履祥長洲人餘姚呂相國本丘岳黃崗人

曾士楚廣東人吳復菴名中行艾熙亭名穆平

孫崑石名佩諸曾健齋名乾亨茂苑申相國時

鄒德溥安福人鄭範溪名洛安蔣遵箴全州人

林居漫錄 目錄

王麟泉名用汲陳中丞名於臨吳因之名默吳

徐維嶽名申長高大行名攀龍安部郎名希范

譚部郎名一召孫部郎名繼有少湖先生名敬

臣長洲人

前集四卷

錢籍常熟人李克菴名慎慶彭澤江西人

汪鉉徽州人邢崑田名介益黃儀庭名鳳朝

鄧定宇名以讚魏公名學曾涇歸德沈相國鯉

鍾兆斗海鹽人劉楚盤名元珍龐時雍山東人

賀燦然 嘉興人 劉芝陽 名應 鄧州人 江結石 名鐸 杭州人

常熟嚴相國訥 楊焦山 名繼 容城人 張似渠 四川人

曹大埜 四川人 新鄭 高相國拱 孫憲長 名銖 餘 姚人

房寰 德清人

前集五卷

丁大叅 名此 新建人 富平 孫太宰丕

吳任菴 名之 太倉人 張貞觀 徐州人 陳昂 山東人

顧涇陽 名憲 無錫人 徐儒東 名貞 貴溪人 傅侍御 名應 江西南人

王之棟 臨晉人 錢繼山 名元 長洲人 孟雲浦 名化 河南人

袁裕春 名弘 縣人 丘月林 名樺 諸城人 嚴寅所 名清 南人

曹自守 荏平人 翁見海 名大 餘姚人 柳東伯 湖廣人

前集六卷

胡櫛 湖廣人 朱存敬 名東 福建人 顧襟寓 名雲 常熟人

周吳令 名應 江西人 安仁 桂相國萼 韋廷評 名商 西人

朱敬循 山陰人 王澹生 名士 太倉人 温一齋 名純 西人

王陽湖 名庭 陸玄洲 名師 太倉人 金冰崖 名世 西人

王賈室 名毅 諸景陽 朱秋崖 名純 諸城 程相國鑿

張可菴 名棟 諸景陽 名壽 葉玄室 名茂才

別集一卷

陳尚象 貴州人 新安許相國國 李直指 名時 貴州人

周中丞 名孔 臨川人 江念所 名東 徽州人 李順衡 名植 揚州人

蒲州 張相國四 柯挺 福建人 盧達 江西人

戴給事 名士 衡州人 焦修撰 名宏 南人 楊鎬 河南人

趙之翰 陝西人 朱鑑塘 名洪 湖南人 王之楨 名蒲 湖南人

康御史 名丕 揚州人 周嘉慶 名子 河南人 李楨國 名任 江西南人

吳悟齋 名時 台州人 董幼海 名際 松江人

別集二卷

宋桐江 名應 杭州人 尹名應 名元 湖廣人 馬名鳴 名鑿 四川人

蹇名達 四川人 顧冲吾 名其 長洲人 李宗白 名廷 江西南人

曹開府 名時 獲鹿人 仇鸞 名咸 寧伯 李如楨 名遠 江西南人

李次溪 名汶 丘人 李寧遠 名成 梁人 郭宗伯 名正 江西南人

趙公輅 名世 東人 別集三卷

山陰朱相國賡 陳給舍 名紹 興人 江給舍 名顯

葉侍御 名承 宣城人 何侍御 名爾 律人 宋給舍 名一 韓

萬良山 名崙 徒人 王見峯 名之 垣人 王立峯 名之 都

別集四卷

萬侍御名國欽 雜廷評名于仁 劉用齋名元霖

王問卿無錫人 許少薇名弘綱 支開府名可人

王直指名立賢 梁霖宇名雲龍 胡襟寰名心得

蘇鄴太倉人 石楚陽名崑王 孫雲衢名成泰

別集五卷

胡汝寧南昌人 李松順天人 范應期烏城人

袁齊臺名素蘊 張半洲名經福 陳毓台名用賓

李雍野名堯民 劉心田名懷恕 鄧虛舟名雲霄

龐惺菴名尚鵬 黃亞卿名汝良 全亞卿名天叙

別集六卷

唐冲宇名一鵬 舒給舍名弘緒 王元翰雲南人

胡忻山西人 蔡念質名應科 顧侍御名龍禎

王方伯名洋山 劉少叅名一淵 曾景默名如春

鄭肖龍名一麟 沈雷門名應文 于景素名孔兼

陳璧福州人 蔡系周湖廣人 董潯陽名份鳥

楊震涯名成蘓 陳與交海寧人 王洪陽名汝訓

葉玄峰名焯宣 林清海名文熊

別集七卷

彭旦陽名善古 徐宗伯名學漢 伍給舍名詔

王德新吉安人 高侍御名維嵩 舒司寇名化建

楊濟寰名芳四 馬象軋連州人 詹咫亭名仰庇

山陰名相國家 余直指名懋衡 黃葵陽名共憲

王秋澄名教山 馮升蒲名生虞 李養愚名來

戴鳳岐名耀長 韓珠泉名國禎 陸經長洲人

沐名獻都 陳名即毓台

陳文峰名瑞長 趙應元陝西人 毛具茨名堪長

楊逢時湖廣人 姚會嘉浙江人 穆天顏湖廣人

熊劍化豐城人 馮應京南直人 蒲朝薦湖廣人

魏見泉名允貞 趙文炳北直人

蔣選郎名時馨 呂司寇名坤河 楊給舍名東明

辛中丞名自修 林秉漢長泰人

劉翰林名綱 丁中舍名元

別集九卷

畸集一卷

朱武選 名化孚 殷石江 名正茂 郭華溪 名應聘

徐圖 山東人 基直指 名才山 吳憲副 名秀鳥

李漸菴 名世達 侯慶遠 滕縣人 貴溪 夏相國言

朱希孝 戊國弟 姜大然 名士昌 唐公 名沂宣城

劉侍御 名日虞 曾公 名鏡揚州 章鄧山 名士元

秦耀 無錫人 宋侍御 名燾 姚文蔚 杭州人

畸集二卷

馮渠 建昌人 朱恭靖 名希周 吳虛臺 名之佳

葉吳西 名初春 聶雲翰 北直人 丁中丞 名賓嘉

翁給舍 名憲祥 劉憲長 名弘道 韓憲副 名光曙

毛文煒 吳縣人 祁爾光 名承燦 張西垣 名國維

李學憲 名作舟 姚給舍 名士慎 曾棠蒂 名汝召

東阿 行相國慎 顧宮贊 名紹芳

王少府 名照河

畸集三卷

陳心抑 名禹謨 李明齋 名右諫 徐侍御 名元正

李明齋 名右諫 徐侍御 名元正

徐侍御 名元正

蔡虛臺 名獻臣 朱雲岳 名一松 馬定宇 名文煒

楊本菴 名俊民 陶泗橋 名承學 李及泉 名願餘

徐崦 西川人 薛祝 廣東人 留震臣 晉江人

曹仰雲 名楷 李中石 名楠 劉庚 山東人

馮司成 名應禎 姚士觀 貴溪人 袁黃 嘉善人

陳筠塘 名幼學

畸集四卷

薛青雷 名三才 董念清 名守誠 薛欽宇 名上彥

楊給舍 名允繩 李太宰 名默 徐玄仗 名必達

萬丘澤 名世德 葉龍潭 名夢 馮南江 名江人

方公 名獻夫 南 錢侍御 名桓太 楊給舍 名應文

林侍御 名道楠 虞德園 名淳熙 呂姜山 名流昌

黃克念 寧陵人 康元積 江西人

畸集五卷

王龍谿 名繼紹 潘尚璽 名士薰 馬直指 名錄

江中丞 名潮 常給舍 名泰扶 顧中菴 名養謙

張鳴鶚 杭州人 郭勿齋 名希願

郭勿齋 名希願

附引用諸公姓氏

多集一卷

孫小溪名光祐嚴中舍名激常

多集二卷

葛守禮山東人李幼滋湖廣人吳鳴嘉興人

許論靈寶人嚴世蕃蒿子董份湖州人

楊順錢侍御名桓太江綠蘿名盈科

張伯起名鳳翼高維岳宣城人張儒象雲南人

梁霖宇名雲龍鄭儀部名振先薛鳴宇名夢雷

朱虞封名廷益岳石帆名元聲沈士龍維山子

顧帝所名九思湯質齋名兆京袁雲崗名一虬

多集三卷

魏崑溟名允中李霖寰名化龍郭鯤溟名諫臣

沈觀瀛名孟化楊虞坡名博蒲李如檜名信人

高邦佐襄陵人劉中丞名四科王少府名邦才

李叅戎名獲陽

多集四卷

金綠野名應徵金崑源名士衡王昂高陽人

史武麟名學遷陳肅菴名經邦郭青螺名和子

趙用吾名周京顧箴吾名起滄趙郡守名世祿

多集五卷

祝京兆名允明陳雨亭名璜常方鍾嶽名萬山

王明解州人王古菴名天爵何憲使名天啓

多集六卷

王聞谿名禹聲王洪陽名汝訓張取所名悌

申玄渚名用懋陳文焯臨川人薛近交武進人

徐大紳福建人

附增入姓氏

王繼津名澐北傅光宅名佳張巖峽名亂四

張元冲名養蒙李鵬祚宣城人林仲山名歷福州

吳挺菴名安國孫月峰名鑄孟養浩湖廣人

陳治則餘姚人華鈺鎮江人

林居漫錄卷之一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一念之善天獎其衷一念之惡鬼矚其室勿謂善小子孫將昌勿謂惡小子孫將亡或曰朱何以殄世禹何以配天曰長傲朋淫父無以貽其子之慶改行率德子有以蓋其父之愆故善貴世修惡戒世濟

予自有知識以來幾五十年閱地方諸公多矣清風高節惟中丞忠介海公兵憲春臺蔡公

林居漫錄

卷一

二百四

然不獨風節超卓而已吳中所最苦者無如賦役之重二公同心共事調停而均節之猶解倒懸也匪直造一方之福抑亦垂百世之利所謂功在民社者二公有焉而皆中華亭之毒不竟其施君子惜之近予與管登之力請于當事者祀蔡公于學宮血食此土及予觀察東粵檄有司初忠介專祠春秋有事載之祀典庶幾伸崇報之意且以庶頑立懦云

蔡公名國  
熙廣平人

華亭在政府久富于分宜有田二十四萬子弟家奴暴橫閭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中丞海公行部至雲間投牒訴寃者日以千計公檄兵憲蔡公治之二公皆持正執法請託不行有給事戴鳳翔者服闋北上華亭投三萬金嗾之論去海公會江陵當國華亭門生也嗾給事陳三謨論去蔡公二公去而水火之民既出而復內之矣此一事也見方正之難容焉見法紀之漸滅焉見家居之罷相能逐朝廷之風憲焉見瑣闥之言官甘為私門之鷹犬焉嗚呼權奸之可畏也如是哉

林居漫錄

卷一

二

三百七

世廟聰明剛毅英主也裁革鎮守內官英斷也或乃歸之末嘉以為有社稷大功謬矣裁革之議原始于部臣而百餘年來沉痾積蠹一旦祛之自非英主無此英斷末嘉何力焉嘗考末嘉自為傳歷叙生平行事如大禮大獄之類不啻詳矣而初無一字及于鎮守之裁革則歸功末嘉之說誠謬也予特表而出之

以昭

中興第一丕烈云

孟子論王道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古昔教學惟講求日用彝倫之理而屏黜虛無玄妙之說即性與天道大聖人循罕言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陸象山海門人終日高談性命一弟子進曰先生今日且講孝弟有味乎且之一字也蓋規之也象山折之曰孝弟如何說且屈于心而強于口非所謂

林居漫錄

卷一

虛衷受善者矣畢竟晦翁之學純正切實

應召考不入選候補兵曹孟尚璽我疆來拜而賀予曰何賀我疆曰賀兄之不得臺者也予未達公曰今之當國者非兄同鄉座上耶有瑣烏臺今日得之甚易他日處之寔難言則為立仗馬默則為轅下駒何如郎署之穩予曰國家大事郎署自當抗言何必臺省語久各吐肝膽遂定交焉公貌朴心貞還于理學而能躬行之非以空談博名高者古君

子哉若人乎

周進士應秋予門生也初授崇德令謁予請教予曰潔已愛民生曰昨見座主張相公教以耐煩忍辱予曰從予之言可以植本從相公之言可以妙用物備矣志在子也

齊人獲魯大夫臧堅使寺人夙沙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姑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杖抉其傷而死夫唁且不可况與之比乎項採稚之豎布列海內諸撫按司道明神畏之驕子奉之

林居漫錄

卷一

燕飲之親密問饋之稠渥靡弗至焉倘聞臧

堅之風愧且死矣

問夢曰夢之感于無心者多驗感于有心者多不驗高宗之夢傳說無心之感也故卒肖其求孔子之夢周公有心之感也故竟虛其應先大父寒泉公在水部時疏論求嘉曲學媚主又同王楊諸公撼門大哭俱廷杖下諸獄而緹帥阿意以重囚法處之先大父與伴主政瑜共一柙床初更猶相勵也曰我兩人若不



死當再請上方劔耳午夜作公死矣時水  
密訪不上柳床者數人揭奏復杖多斃其愴  
毒如此

或問呂后王諸呂陳曲逆不諫武后革唐命狄  
梁公亦不諫先儒以為二公深謀遠慮巽以  
行權誠然乎哉予曰否所謂權者當其時酌  
其勢而妙運於吾心者也豈其待諸後託諸  
人耶使待諸後託諸人一不如吾料大事去  
矣儒者類以成敗論人但見二公之成遂與

林居漫錄 卷一 五

二公之權抑孰知終不若據經廷爭者之正  
哉

古語云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自今觀之當  
塗之士赤衣之郎孰不愛錢錢更神于晉室  
孰不好貨貨增貴于齊庭然則利之可爭者  
不獨在市而且在朝朝之共爭者不復在名  
而惟在利古語亦不盡然哉世變江河愈趨  
而下也不有砥柱誰挽頽波

鄒蘭谷疏為國家除大奸沈繼山疏為國家正

大倫其功偉矣乃支大綸于鄒公則誣以箕  
仙之說臺省於沈公則誣以日者之言小人  
不成人之美類如此何足恠也顧為善者不  
亦難乎

臺省失記姓  
各當考之

五臺心毅兩太宰相繼卒于家時予督浙中學  
政聞陳公之訃悲悼累日曰天何不憖遺一  
老耶赴弔見其無寧柩之宇益增慨嘆曰公  
生平方正潔修至是尤信亟命有司祀之學  
宮崇名德勵世風焉或問兩太宰之品孰為

林居漫錄 卷一 六

愈予曰毋論其他陸太宰

聖眷已衰嚴旨切責而戀位不捨陳太宰

品矣

姚江之學舍行而專知其說以為知之真即行  
也然觀古聖賢論學無有不兼知行者而傳  
巖之論則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洙泗之論  
則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是知行兼重而尤重行也若不躬行不實

踐而第曰予既已知之矣不幾于空言乎故姚江之門人類多高談性命而踰棄行檢有自來矣

癸巳年當考察京官時執政則太倉公太宰則立峯孫公考功郎則趙公南星也自閣臣柄國而京外大計銓部必先稟白謂之請教所愛者雖不肖必留所憎者雖賢必去成故事久矣此舉孫趙二公皆持正力更前轍而被黜者強半先今執政私人太倉公怒甚會臺

林居漫錄

卷一

七

省拾遺三人部俱議留乃票

旨切責太宰削考功郎籍部郎顧公允成等六人疏救皆貶而給事劉道隆許子偉附權獻諂反攻銓部焉予疏請戒諭閣臣借劍埋輪者毋一鳴而輒黜依草附木者毋衆惡而必留正謂此也

予觀察海北承乏攝海南保釐事念海忠介公瓊人也檄有司立專祠祀之先是有吳別駕者謁予言去夏地大震官民房舍傾盡獨城

隍神像巋然露坐如故忽一日首墜地若刀劈者原是木偶廟祝以鉄皮聯之次早仍墜焉予曰得非天以斯神不能禦災捍患欲易之邪及予檄下府而視篆者請建祠于城隍廟遺址謂卜數處皆不吉而此地獨吉也予因憶別駕言竒之嘆曰其殆天意乎即從其請既落成偶與廉州邵司理語及此邵云前歲瓊地士民兢言城隍之神今爲海忠介茲有徵矣予益竒而錄之雖然公生爲正人歿

林居漫錄

卷一

八

爲明神此理之常又何竒焉

或問王荆公相宋當時以奸邪目之而晦翁列之名臣何也予曰荆公有一事非近時宰相所及公一日坐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者即黜之夫朝士非貴官也呼刑餘之字且當黜况居輔弼之地而交結權閹徼藉榮寵乎呼字非大過也加刑餘之人且必黜况任撫按之重而尊禮小豎燕遺親密乎是皆荆公之罪人也今之世無望申屠公之辱嬖臣

矣亦無望韓魏公之竄內侍矣得一王荆公以挽頽風吾為執鞭所忻願焉然則晦翁列荆公于名臣非過也

給事錢慶阜四明入幕賓也一日飲相公酒而山人某亦預焉錢戲某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某即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錢大慙此雖偶爾笑談而給相門事一語刺骨矣以

朝廷耳目之官而若此相權可知官邪可知言

路之閉塞國是之混淆亦可知予賫捧入都聞之為拊膺長太息云

孔子之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義農而下不能出其範圍顏曾之徒不能入其間與吾人童而習之白首茫然身體而力行之者幾何人哉乃猶以為未足而求諸夷狄之法何也世之愚夫愚婦慕其所謂天堂者畏其所謂地獄者以此沉溺而不返無足恠也今士大夫亦多沉溺焉問其故則託于明心見性之旨

究其心實同于愚夫愚婦之惑予嘗遍察諸公之佞佛者而獨勘破如此也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辛巳年京察江陵當國主察者為媚寵計建言獲罪若趙定宇沈繼山鄒南阜諸公悉入其中而陳三謨朱璉陳世寶諸奸佞皆漏網真可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仁之甚者矣而臺諫及諸司為積威所劫寂無一言豈

國家計典專為權貴報私怨樹私交而設耶

志怪書載有人入虛墓中與蛇妖交者既出而眾皆嫌其臭已獨覺其馨卒至滅頂殞身而不悟噫世之權門亦虛墓也世之權貴亦蛇妖也君子惡其臭而遠之小人悅其馨而趨之寵榮在前戮辱在後覆轍相尋終莫之悟

丙申丁酉之間

兩宮相繼災蘭谿慰疏有大內深嚴早賤何以得入之語予方試士因出宰相須用讀書人

題一生誤主李林甫弄權事予批其卷云李相之獐趙相之魃此生之論可謂三訛嘗考宋樂天順正德皆前代僭竊年號而本朝三襲之當時宰相何人哉匪獨宋初不讀書也

或問世之相君者不亦難乎好利者既以為羶而趨之好名者又以為的而射之如何則可曰只四字足以相天下矣何難問何四字曰秉公持正是也果能此則名利之徒皆無所厝其手矣今也自為羶即自為的也人趨之故人射之也相君難乎哉

戒懼功夫在已所不覩不聞之時慎獨功夫在人所不覩不聞之時近來講學者混而為一謂隱微即不覩不聞慎獨即戒慎恐懼謬矣予見今所謂新說者大都宗姚江而叛紫陽主司亦遂以此取士彼其操戈入室則已矣獨不念四書五經一以程朱傳註為主固高皇定制乎予試浙士凡用新說者悉黜之士

習少變云

李見羅成閩中巡撫許敬菴行令有司以上官禮待之而見羅竟偃然不辭一惟事也又有太守李贄削髮為僧仍腰金衣緋乘四擡明轎許公客之一寺中日殺牲于佛座前又一恠事也頃贄與僧達觀先後皆死詔獄予以為

朝中近來舉動惟此最快人意云古者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匪獨防將亦以防兵也漢制南北兩軍各有管轄各有職掌最得古意

今制三大營兵共統于文武二大臣一旦有脫巾而呼者胡以救之此不可不深長慮也予以為當如漢制分而為二旗幟異色甲冑異製操練異地而各以文武大臣統之設或有急可以相援聞嘉靖時亦有議及之者但當時所虞在將而今日所虞在兵將逆猶可圖也兵變不可圖也國家根本之計莫要于此

肉食者早謀之可乎

李珣唐廣陵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利二文以資父母有糴與糴即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填金書姓名內有李珣字方自喜有三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珣爾卒年百餘歲夫李珣市井細民耳猶不屑乘時射利以此名錄仙曹福躋上壽赫赫宰執曾不得並列焉天之報施善人公矣厚矣吾錄之以愧夫鐘鳴鼎食之

水居漫錄

十三

家自擅富侈弗恤笑獨者

朝廷所以制馭海內者惟是威命靈爽之權而已方鎮重臣不能奉揚而反至損威辱命罪莫大焉自

武廟迄今寧夏殺巡撫二甘肅大同湖廣各殺巡撫一大同浙江鄖陽各縛巡撫而笞辱之倖而免死此輩皆以撓弱凡才妄動起釁覆餗償轅國家之威靈大君之命令一旦委之草莽死不償責故從來未有議卹者近四明德

趙尚書之援手也始請優卹而卽有請卹張中丞者亦以立公孫洩之意予之矣然則凡激變見殺者均當卹乎嗚呼以私人叨重任者相君也以私意奸公典者亦相君也溺職者無懲釀禍者有勸吾懼方鎮之亂自此益長矣

昔人作小詞云玉堂金馬竹籬茅舍揔是無心處肯哉斯言士君子誠以無心應世則用之而天飛舍之而泥蟠焉往而不自適哉一有

水居漫錄

古一

心焉毋論貧賤卽富貴之極亦不自適也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之無道孟子何以言梁惠之不仁曰所謂訕者非者無其實而虛加之將使潔士蒙穢聲端人被邪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真確衆共稱之者吾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為之諱哉

丙午春予去海北過豫章遇一山人于滕王閣

云自黔中來言及水西侵播地事甚詳因謂予公知粵東新大帥乎予曰尚未推孰從知之山人笑曰大帥必推過而後知乎予曰然則為誰曰黔中陳璘謀之久矣初春聞缺即以二萬金赴京此必得之數也予未信後見邸報則璘果移鎮粵東矣璘韶州人富冠一省嘗納賄石大司馬被劾問革永廢矣旋仆旋起旋躋元戎旋調善地弄本兵于股掌之上錢神之靈如此或曰錢神亦有不靈時否予曰錢神是淫昏之鬼遇貪邪則靈遇廉正則死矣不靈矣

林居漫錄

十五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夏禹以後得天下之正者惟漢高祖及我高皇皆起布衣成帝業而神武濶達大都相類高祖沛人

高皇先世亦沛人以一小縣發二英主大奇哉地靈擅寰區矣

獬豸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鴻鵠好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淮賦所

林居漫錄

十一

十五

云尋邪而逐害者也夫異類有若此而況于人乎今御史服獬豸給舍服鴻鵠義有取矣獨獸名窮奇則食忠信之人而煦奸邪者天性大與豸鵠相戾使御史給舍惡直醜正當奸庇邪而猶然服豸鵠之服愧死矣當製窮奇令服之

謾畫取魚奔走水上即臭腐泥沙無不徧索此鳥似貪競小人天然取魚凝立水際即終日無魚竟不易地此鳥似守正君子乃知天地

間不特君子小人異趨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得一善云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  
中庸之善能擇而後得以一其善也書所謂  
協于克一是也未一則擇之精既一則守之  
固此顏子由博約之教而上繼精一執中之  
傳者也

丙戌年中原西北諸處大旱道殣相望民不聊  
生

林漫錄 卷二 二 二百六

朝廷發帑三十餘萬賑之而困益甚群臣爭  
上救荒策類文具難施惟中丞魏公疏五事  
深切時弊大槩以察吏安民專責直指中有  
云撫按務節省有司之精神守令務節省小  
民之財力可謂獨觀治源者哉  
清朝多君子公汲引也濁世多小人私朋黨也  
聲應氣求之常自古不易也陽收君子陰植  
小人則今之所以博名高而享厚利者也噫  
巧矣哉

韓宣子相晉憂貧叔向賀之稱引樂武以貧保  
家郤氏以富滅族且曰不憂德之不建而患  
富之不足將吊不暇嗟乎古人於執政大臣  
規諷懇切如此後世相不必憂貧士不敢規  
相相見之際非頌功褒德即乞憐求容耳道  
義古風邈乎不可再已

丁亥京察致仕閑住爲民降調共一百九十五  
人甲科三十三人內見任僅十人而翰銓臺  
省無一焉恩舉二十九人儒監七十二人吏

林漫錄 卷二 三 二百七

三十九人道二十二人各項見任者亦十無  
二三先是辛巳年江陵柄國去者多忠直留  
者半邪佞故此舉懲前慮後廷臣爭先建白  
主上屢屢戒諭一時貧穢貧賤之徒惶怖乞憐  
君子謂足以大快人心矣及揭榜乃竟成虛  
文可嗤也夫

古有道之世庶人謗乃晚近代士大夫稍稍議  
及時政輒得罪或顯黜或中傷顯黜猶獲美  
名中傷類蒙不韙余見縉紳相與惟飲酒博

奕戲謔而已聞人講學亦掩耳卷舌去之公  
孫僑相鄭不毀鄉校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三代而後相君有  
是心哉人之譽相也不引臯夔稷契則述伊  
傅周召顧求一公孫僑且不可得或曰然則  
少正卯何以誅曰誅辯言亂政者也非誅直  
言匡政者也

子張問行忠以發信信之真也篤以持敬敬之  
純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信不由忠信  
亦僞也敬不克篤敬亦虛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

周召而後天下不復有大臣矣其惟申屠嘉乎  
鄧通天子貴倖人也一戲殿上輒召而切責  
之而幾殺之匪特崇朝廷之體統肅寮案之  
觀瞻寔則抑近習之驕淫杜國柄之旁落風  
裁識量如嘉庶幾古大臣矣卧起絕袖道傍  
伏謁此何人哉嗟乎孰知申公折辱之輩後

世結之以徼利達孔相諂諛之術近代藉之  
以固榮寵甚也權門厮養來朝士之投刺勢  
族隸圉並元老之尊稱悲哉士風敝壞極矣  
安得大臣如申屠相國者一挽回之耶

魏徵不死玄武之難楊士奇不死金川之難皆  
蒙耻建功聲施後世楊公之謚政與魏同當  
時議者殆有意乎文則文矣何貞之有呼淫  
婦爲烈女蓋羞之也

令甲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邇來法紀蕩廢  
膠序之間濟濟斌斌多奴隸子而吳之蘇松  
常浙之杭嘉湖爲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  
苑獵清華秩者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耶  
又有恃其衣巾操戈反噬如趙少宰亦死於  
此輩之手而當事者竟置不問也予痛疾之  
久矣及督學浙中檄有司黜奴隸子之冒濫  
者二百餘人且疏請通行禁革

旨下而部寢不覆士論恨之  
予起觀察海北正李敬稔惡之日也縱參隨魏



大才殺遊擊家屬會遊擊謫去事寢久矣予至訪得之檄有司逮問敬欲發兵拒捕而兵畏予散走乃就縛敬移文云採權員役皆內府欽差豈容擅執且如雲南湖廣遼陽山東殺人無數撫按縮首不敢詰况本監素守法度貴道乃欲為撫按所不敢為邪語絕不遜予復之云殺人者死

國有常刑三尺具嚴即勲戚貴近誰敢矯命而雄行焉昔漢光武姊湖陽公主縱蒼頭白日

林居漫錄 卷二 六一 前六

殺人洛陽令董宣持刀當主車前格殺之今參隨與蒼頭等耳該監雖近倖不加于天子之姊本道奉

命持節一方亦非縣令比豈可坐視兇徒橫行無忌竟取問如律寘之死三載沉寃一旦獲洩而敬之虛罔亦少熄矣

見羅李公好聚徒講學巡撫鄖陽欲改參將衙門為書院而參將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作亂縛李公裸其上下體故坐之堂上各

執荆條呼其名而笞辱之且將其心焉有一武弁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我殺汝乃得免事聞會李公以前任事被逮而萬春反調善地

國家紀法蕩然矣李公健談兵而激兵變可晒也繫獄既久臺省欲出之交章以邊材薦尤可晒也武弁義士失記姓名更當考之

管東溟僉憲酷好佛老嘗與孔子並稱為三大聖人三大宗師近則云釋迦聖之聖者也老

林居漫錄 卷二 二 百七十一

子聖之智者也孔子聖之仁者也公然首列胡地滅倫之鬼末置生民未有之聖且以聖字獨歸釋迦而智仁分屬二子誕妄謬戾極矣予作數千言闢之答云讀大教理甚正詞甚暢吾論實過東溟與諸公論學輒強辯不服而此獨服予意者離窮之極將反之正乎今制大小諸臣見

天子各以品級用錦繡惟外官見監臨上司則易素衣角帶其初亦止郡守以下然耳不知

何時始卽藩臬見撫按無不然焉豈撫按固  
尊于天子邪管東溟在比部陳九事皆關國  
家大體而正憲綱一款謂兩司于二監不當  
易服色於直指不當呼先生大人不當不送  
上馬諸獻諂態悉請革去侃侃乎正論也江  
陵惡其收君權之說出僉粵東臬事雖擢之  
實困之也而龔直指之叅疏至矣東溟竟以  
此罷不復用噫直道難容所從來矣獨恠直  
指以憲臣而滅憲綱何如哉龔君名懋賢江  
陵之乎也

林居漫錄

卷二

八

二

春秋時去古未遠士大夫告誡率多格言荀息  
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叔仲惠伯云子無失道何怨于人叔向  
云楚僻我衷若何效僻讀此等語令人物我  
計較之心都盡

或問建文君出亡有諸曰否不然自古曾有亡  
命天子哉如有亡命天子則望夷之兵不進  
景陽之井不沉而愛子之血不濺矣今夫富

家子犯重辟而逃不執于官則傷于盜未有  
得免者而况人主數載青宮六年紫極誰不  
覩其爲天子之容卽髡緇易貌隧道間行誰  
不識其非人臣之度如靖難所指目姦臣四  
散逃死無一逋誅而建文君獨能脫哉然則  
君安在曰金川失守而自焚固實錄也然則  
老佛之說何居曰此因滇中奸僧之事而附  
會之者也且僧死于詔獄非供于大內也

唐詩云相逢盡說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當

時

士大夫貪戀名位故爲衲子所誚如此夫

子以辭爵祿等之均天下蹈白刃則自古固

已難之矣况以中材而涉叔季之末流其不

見誚于衲子也者幾何人哉振衣千仞岡濯

足萬里流吾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潘恩者吳之市民也掘藏致富人呼爲潘百萬  
云恩生二子長奎次璧而各母璧纔七歲夏  
月卧地奎母蹴其胸殺之而專有其富奎亦  
生二子長城次垣城援例納粟而公文中城

字上加壁焉蓋鬼神使之也奎見之愕然而無如之何因更其次為金城金城婦翁衛水部勲也奎老將分授二子而金城與水部先捲其財四五十萬去壁城僅得十餘萬不數年而蕩費盡乃稱貸于富人而無以償富人索之奎不與毆奎死焉金城雅與兄不協而又以父之死由兄也訴之有司下壁城獄厚賂獄卒扼其喉而死無何金城病水部視之忽作壁城語呼水部名罵曰汝奪我財又盡

朴君漫錄 卷二

我命我得請干矣先殺惡弟及二姪與汝妻最後殺汝使汝知我手段耳已而金城父子水部夫婦皆以次死如其言壁城一子亦夭而潘氏亡矣嗚呼禍之初生特起于婦人一念之不善而父子兄弟相謀相戕或人殺或鬼殺以致覆宗為世大戒鄭僑乃謂天道遠果遠乎哉

馮玄岳憲長語予云近時相公都不薦賢予曰相公安肯薦賢第得不賊賢斯可矣

或問先正有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夫假道學世多有之毋論已敢問真士夫如何曰居家不說人情居官不聽人情此謂真士夫

嘉善人支大綸儉狻不可方物人畏之如蛇蝎唐史所謂天與奸回者也嘗編永昭二陵事自名信史橫逞胸臆顛倒是非其所褒者非天下所共哀冕也其所貶者非天下所共斧鉞也大綸司理閩中時以奸貪為耿中丞所劾故是編醜詆中丞至以謀叛誣之借朝之實錄報已之私憤如是而猶云信史哉予懼此等邪說誤入正史流毒無窮乃取其編凡誣捏之事謬戾之說悉加刪削名曰糾正二

朴君漫錄 卷二

陵信史而家貧不能刊行姑撮其大旨如此若國家大政事大議論與夫忠賢奸佞之狀多所遺落則自有太史氏在予不暇益也予觀世人多有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者殆未聞衛伯玉之言矣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于可以理遣吾人處世事事以情恕以理遣可以遠怨禍可以添福壽邵康節詩云爽口味多能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此詩與伯玉之言俱當書之座右

姚江楊大叅督儲吳中嘗云此地有三般糧長一曰富家一曰光棍一曰現世報斯言信然予見搢紳之墳草未宿而徭役已破其家冠蓋之書香未斷而饑寒已迫其體真佛氏所謂現世報也然此有司過士大夫亦過有司于士大夫之胤不加矜恤而繭絲剥之不盡不止故曰有司過士大夫不修德義以貽子孫而多買田宅專利于前易禍于後故曰士大夫亦過

屈靈均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斯非確論也如果蘭芷耶胡以變果荃蕙耶胡以化是故人品貴真品之不真則有礪行于昭而惰行于冥者矣則有飾節于始而改節于終者矣噫此乃完德君子所羞也

世廟英明剛毅使輔相得人可方軌

二祖乃永嘉以儉壬始之分宜以貪婪終之四十年間忠臣直士竄逐誅夷甚衆而布列中外者非剝軍實則朘民脂倭虜交訐海內虛耗有君無臣大業未光惜哉

語有之靜能制動信矣又云柔能制剛始不然自古除天下之昏亂誅天下之邪佞非神武強毅之主耶卽搢紳士大夫割偏愛以全大倫抑私情以伸公義皆剛斷不惑者也故謂剛能制柔則可柔惡能制剛哉如可制者非剛也

江陵行閱視之法無裨邊務祇滋弊竇諸文武將吏貶謫罷閑者皆得黃綠叙復而督撫大臣不次超遷賚蔭優渥若司道則有擬定巡撫不別用者則有徑擢京堂不陪推者而閱視之臣亦大有所獲

朝廷如有一番舉動便開一番騙局此其尤者歟

近來

主上重臺省之選數年不行取閣部屢請而不能得或曰今科道官只是備員謨猷裨帝右風采動朝端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多選不若少選予曰科道官只是備員猶可乃有憑藉權力恣行威福或甘心於向火或快意於吠堯少選又不若不選

嘗觀瞽史所載如欒共叔抗如一之節辛俞守從君之訓臧堅耻夙沙之禮張柳朔懼王生

林居漫錄卷二

十四

之僭之四人者皆視死如歸非見義分明能如口和或曰結纓之死君子何以譏之曰非譏其死輒也而譏其事輒也既事之焉得不死之雖然輒已奔矣何難之殉則所謂食焉不避其誰者何居焉故由之死不若柴之來也

予嘗謂齊景公賢君也衛靈公亦賢君也或聞之而甚駭曰齊衛兩君皆忘其國恤者也身沒而亂且隨之子奚取焉曰而不聞因踊貴

之對而省刑從暴征之諫而毀關者非景公邪又不聞嬖如彌子而卒誅之直如史魚而卒容之者非靈公邪以此兩賢之何不可哉或曰子殆閱叔季之史而有激者邪不然自古豈無省刑薄斂遠佞親賢之令主而干此兩君奚取焉

壬辰年倭入朝鮮報至時靈武方用兵本兵張皇失措召四司問計各以利害對予獨云老先生勿過慮第請

林居漫錄卷二

十五

肯行遼左督撫嚴兵固圉遙為聲援可耳公大不然之予乃上疏首請務鎮靜下部亦不覆畢竟以張皇故誤國事而本兵亦罹囹圄之厄云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林居漫錄卷之三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癸巳歲太倉公應召入京初至予語之云老先

生入朝當以力請回君為第一義召見當以

力請建儲為第一義及奉三王並封之

旨而人言紛起公乃以倉卒錯誤自解且求去

予貽書云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古

人大手段多自倉卒中見之而閣下獨不爾

邪且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有辭于天

林居漫錄

下柰何以一去塞責公復書云來諭謂古人

大手段多自倉卒中見之以此為罪夫復何

辭自今當步步努力不敢言去矣公服義如

此後日召見果以建儲泣請而豫教之

命始下主器安而前星耀公亦有助云

予自通籍至今三十年間乙巳最可恨者

無如辛巳最可哂者無如丁亥最可快者無

如癸巳而乙巳近之巳亥無所短長若留銓

巳亥之黜鄭材乙巳之黜祝世祿亦快人意

云辛巳太宰王疎考功孫惟清丁亥太宰

功趙南星巳亥太宰李對泉考功

○考功恭果南乙巳太

宰曾見臺考功徐必達

王相國性褊少容然其為首揆也予兩貽書諷

之如云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謹

論師石大夫而少有迎合則中立貽譏婉詞

法李鄴侯而稍有遷就則獻諛蒙誚又云勿

庇狐鼠而逐朝陽之鳴鳳勿培荆棘而剪幽

谷之芝蘭語殊過直又嘗上疏以天變不足

林居漫錄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事論之激切

更甚人謂且得罪而公竟置不校相度亦自

不可及云

分宜當國附離之者極意卑諂呼分宜為父名

曰乾子如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徐履祥輩

十餘人皆驟得美官廉耻掃地矣華亭餘姚

伴食中書曲盡側媚之態當時以嚴氏二妾

目之亦稱情云

書生止木首北遁曰權臣在內大將安能立功

于外岳少保且不免其識高矣何忠武反不及此曰諸葛武侯有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忠武之心亦若是而已矣忠臣報國千載同然彼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智則智矣忠于何有

丘南鎮名岳由亞卿左遷藩叅數厚遺江陵嘗以黃金製對聯饋之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是亦大諫之名欲相公時蒙記憶之意也江陵喜懸之坐右將還其故物會病卒不果而丘竟以方伯罷歸功名有數趨媚何益可為不知命者之戒也

近來士風惡薄吳中尤甚稍不得志于有司及鄉衮輒群聚而侮辱之或造為歌謠或編為傳奇或摘四書語為時義以恣其中傷之術而臺省撫按且採其語以入彈章何恠乎惡薄之風日長月炎而不可止也更有卑污甚者日伺郡縣之前以待人有事者而為之干

謂也其富家豪俗嘗養數人而呼喚奔走之才而曰雇士風至此不大可哀憐也哉

予少無他嗜惟喜讀書五經傳註皆口誦而心維之或笑以為迂而無用予曰古聖格言大訓秦火之餘其存幾何尚可高閣束之邪及登第浮沉二十年忽奉督學兩浙之

命時鄉試期迫予方治兵武林即出巡考校同寅咸謂當豫索客經題旨予曰某少時已索之矣因思昔之所謂無用者乃今之所謂有用也然猶其小者也王文公以經世大業歸之經術良有以哉

蠻夷猾夏自古有之未聞亂華也亂華自佛法之入始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蓋自佛法入中國而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閭閻士女無不北面胡鬼而明神奉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羗戎雜處東京決出入之防劉石

迭興西晉釀陸沉之釁安史僭號于關中耶  
律稱雄于薊北馴至趙宋而完顏竊其半蒙  
古據其全天翻地覆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識微君子已卜其兆于遣使天竺之日矣  
王天下者而欲彞倫攸叙皇風大同非盡掃  
釋迦之法何可幾也

江陵丁外艱諷給事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留已  
于是翰林趙定宇吳復菴部郎沈繼山艾熙  
亭進士鄒南臯各抗疏論奪情之謬江陵怒

林居漫錄

卷三

五

三百三

廷杖黜謫各有差嗟乎微五君子舉朝皆無  
父之人矣而南臯往視四公杖畢乃出袖中  
疏上之慷慨赴義尤不可及云

粵海北境內合浦之珠雷陽之葛皆名品也凡  
官茲土者公取竊取爭真力焉噫昔包孝蕭  
守端任蒲不持一硯歸此先正之貞標後學  
之法程也若載珠葛而過端州將無愧于吾  
心乎

宋之端州今之肇慶  
也乃海北必由之道

予再挂冠歸一友問曰世間功名富貴造化人

力寔兼制之今子等功名于土直視富貴如  
敝屣將是兩者皆無權邪予曰夫物莫神于  
龍然終不離于物也故可得而豢之亦可得  
而醢之吾物也乎哉仕吾仕也止吾止也造  
化人力之權吾且操之矣且古之君子仕止  
由已今之君子仕止由人予也固不敢上擬  
于古亦不能下同于今

古稱中興令主當滅亡之後而再造洪業則有  
若夏少康漢光武當式微之際而克振先緒

林居漫錄

卷三

六

一

則有若殷高宗周宣王漢文帝漢宣帝乃若  
唐玄宗末路傾覆唐肅宗君德昏逾皆無足  
稱焉而况周平王漢昭烈晉元帝宋高宗震  
蕩播越偏安一隅又何足道哉此皆有天下  
者也至于諸侯如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亦  
以滅亡興齊桓公晉文公魯僖公晉悼公亦  
以式微興附中興令主之末可矣

揚焦山既為分宜所殺妻孥顛沛王公繼津獨  
以女妻其子亟論高之公方年峭直位本矣



謝絕請託債帥之弊頓清會

上有山陵之行小內豎稱 旨索馬公執奏

上切責之而傳侍御光宅望風劾公公求去以

張公嶠峽代之公多才畧而乏操節錦衣指

揮羅綉故太監勝祥家樂工也公徇私囑題

管衛事張給舍元克劾之公曰捨制我者而

備責我可耶遂罷歸會推代者弗用 命起

嚴公寅所蓋 特簡也梅給舍鵬祚疏云以

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為張佳胤之通然持正

而勢不行恐又為王遴之續乞戒諭權貴毋

務請託致本兵數易當事者恨之奪俸

予為貴溪見分守崑石孫公揭一聯于賓館云

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弊政作成規正契予

衷予叨內外七八任頗勵操修凡相沿舊規

常例一切禁革雖本心固然而斯言亦有助

云

東漢之季孟公嘗守合浦去珠復還其事甚異

豈非貞標介節可通神明和予督學浙中嘗

錄其裔孫以風有位矣及觀察海北則公祠

在焉操文以祭之有珠一物類之微耳謂其

無知邪何昔也不取而後還謂其有知邪何

今也竭取而猶生之句先是採珠豎流毒海

徼七年矣歲報珠數或七八千兩或近萬兩

獨是歲僅獲二百餘兩撫按暨採豎皆疏請

罷採而次年春封池之

旨下矣于是士民競稱孟公有靈故有禱輒

應如此蓋還珠後又一異事也

凡事類有先兆同年曾律齋因子不附當塗貴

人為序摺雲疏議有志向直與元城先生等

之句既數年矣頃予起廢海北間關炎海瘴

癘之鄉追念斯語殆天啟之乎蓋嶺外遠惡

州縣有八春循梅新高肇雷化是也元城先

生為章惇所逐曾歷其七今予亦歷其七惟

循州在嶺東未之到耳人生得喪豈偶然哉

即此允信 人問元城先生久處瘴鄉何以

無病答以寡慾今予往返海北至再行二萬

四千里未嘗一日病亦以寡慾得之禦癘妙方無踰于此

丁未歲守門內豎索覲官財因毆殺之事聞逮群閹獄以三尺重繩之有死者

皇上英斷如此乃予鄉富家豪俗往往擅殺人或以貨免或以勢免無一償者豈國法獨可行于

皇家哉雖然人不致討者天必討之積惡之殃不當其身則及其子孫亦無一脫者嗚呼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可畏也哉

古時門生故吏之誼極隆甚有見危而授命遇難而託孤者今世則陵夷矣故吏毋論卽所稱門生者亦如路人過門而不入者多矣惟夫執國政操利權者聲勢可倚則群而趨之爾又有一種奸險輩倒戈反噬朝師生而暮寇讐焉噫古道殆不可復觀哉

昔有寓言糊塗儘去得以譏當時用人者予以爲未切今改之云朝廷闕一清要官政府問

誰可任者或以公選對政府曰公選之爲人也徑行而不情何可任也或以古道對政府曰古道之爲人也執一而不通何可任也或以智巧對政府喜曰智巧之爲人也我雅知之是嘗折枝舐痔惟我願指氣使而莫予違者也爾舉是也遂以屬銓司列故事中命下之日富貴利達之士無不彈冠相慶曰智公得路吾輩行且同升矣

丁數歲時家傭木工取其刀鏤一圖書爲文宗

二字徧印笥中書籍上先大人見而詰之予

茫然無以對也及奉督學之

命始悟四十年前奇兆已見功名富貴天寔定之由人乎哉世之夤緣鑽刺者不死不止真可哂也夫

或問子言江陵以前爲一局茂苑以後爲一局是矣孰善乎曰江陵以前相猜相賊純乎爲已然而改臣改政而忠讜者超擢故士氣振而言路猶通茂苑以後相推相引近予爲國

然而傳法護法而忠讜者永棄故士氣索而言路遂塞噫此可以觀世變矣

康節詩云爽口味多終作疾保身之藥石也快心事過必為殃保家之藥石也古之訓誡多矣或太文而難曉或太繁而難竟且不切日用惟此二句明簡切當時時念之一生受用不盡

或問士君子居官當如何曰危言危行居鄉當如何曰危行言孫

林居漫錄卷三

予督浙中學政見同僚待撫按卑諂太甚殊不能平一日語次云人子事親如我輩之事二

監可謂孝子人臣事君如我輩之事二監可謂忠臣同僚皆赧然有側目而視予者

古以王官監侯國今之撫按其遺意也故云二監

自古迄今當國者以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華要端人正士多不得用間有之亦不克久於是權門日富公道日壅而國事且日壞故嘗謂相臣無私人則相家不富有私

人則相業不光

嘉靖之季吳城細民潘某掘地而得舟內有金五十餘萬遂為巨室一再傳而死亡畧盡無子遺矣古語云掘藏之家其後必貧又云後必有殃信哉近時有鄒官諭德溥者世家子方講學為名高而亦以掘籍產之金敗官潘之殃猶在子孫而鄒則不旋踵焉利令智昏悲夫

昔人有味石灰者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

林居漫錄卷三

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予每誦此殊覺意氣飛揚

範溪鄭公有女國色也蔣選郎遵箴請娶之弗允會鄭公求摠督宣大江陵許之而蔣託故不推賂鄭所親強委禽焉曰老先生欲掌北門之管遵箴願補東床之缺鄭公不得已從之干歸之日其母抱女而哭鄭公亦哭江陵聞之曰蔣郎中大不近人情奈何令鄭範溪涕泣而女于吳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真長云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予往往見士大夫喜與市井富兒交彼資其勢我利其有畢竟受累或至敗名檢焉乃知真長之識高遠矣抑有甚焉者縉紳家之女惟財是計不問非類宋子齊姜同穴輿臺之鬼昔人所醜今人所趨也亦可以觀世風矣

本朝理學名臣惟薛文清公一人從祀允當餘干生平少過新會晚節可鄙皆無大功于聖門而姚江則權謀術數之深者也三子之得

居漫錄

卷三

二五七四

祀輿論方誨部覆未定而

肯從中出或遂疑姚江有與援而餘干新會則子產立公孫洩之意也予謂此國家至重典必人無間言然後可

予往聞之當國者不交結權閹則不能安位行志且有叵測之禍後在都門有一太醫語予云朝廷一言一動小內官必報之相公相公厚酌之有一日三四至者然則所交結不獨權閹也又聞相公若忌其同列必賄囑進侍

為冷言讒語以中傷之嗚呼君相非一德之交僚友之和衷之誼而相防相傾一至于此古道廢盡矣

麟泉王公疏論陳中丞詞若婉而義甚嚴匪直臨川媿死抑亦江陵心折中有曰孟子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以為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真名言也蓋至于逢相之惡而祿去公室政在私門國命且隨之矣其罪可勝誅哉予與麟泉公交

居漫錄

卷三

二五七四

善恂恂長厚君子也而義氣激發乃爾可謂

仁者之勇

吳姻剛毅廉介居官執法權貴請託一槩謝絕益傑然孤高士也

徐維嶽議論持正數與予談當世之務及人品之辨悉中肯綮其見卓矣或問可大用否曰有儁才而能善用之固任重致遠之器也

先正云出處進退當內斷于心此摺紳法程也予去湖南再去海北皆不俟終日未嘗謀及

妻子謀及朋友卽撫按二公惓惓慰留亦不顧也若少有濡忍意則不能去矣

古來小人以黨之一字傾陷君子多矣歐陽公反覆辯論足感動人主予嘗上太倉相公書云附權而黨國家不可一日有忤權而黨國家不可一日無蓋有激言之亦歐陽公未發意也而方曹郎鄭材獻誦疏稱昔日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噫今日閣臣果無權則高不行與安譚孫三部郎孰黜之哉

林居漫錄卷三

予師少湖先生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于

壁各加註焉用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情已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皆當書之座右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給事御史皆國家言官也慷慨敢言謂之盡職畏縮不言謂之溺職自相臣惡直醜正而盡職者反不如溺職者之得京堂矣然向猶額內陞擢今則額外添設啞給事啞御史濟濟斌斌于太常太僕光祿尚寶京兆諸衙門甚至一官而四五人共之

祖宗朝有是哉

林居漫錄卷四

三百五十四

嘉靖間御史錢籍畜奴行劫近日給事錢夢臯附權為奸皆值京察自度不免思先發制人籍論章考功與計疏並上奉

旨籍罪當流始以考功法罷之夢臯論林御史亦與計疏並上奉

旨夢臯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此兩人真傾危士哉何其事之同心之同而姓亦同也特所遇殊爾

近世士大夫好講學大槩多偽高者博名卑者

媒利卽依附程朱之理猶蹈桓文之假矧掇拾瞿曇之說益淆孔孟之真躬行君子惟少湖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涵養純粹踐履篤實辭受取予無一不由道義作止語默無一不可師法自幼至老口無過言身無過動與人交終始如一講說諄諄惟孝弟忠信事卽其生平所自修自證者也予師事之二十餘年每見真若坐春風中又若在太古無懷葛天

居漫錄卷四

資稟其遠伯玉耶黃叔度耶而造詣則遠過之此非予之私見天下之公評也先生諱

湖之子也以廷臣特薦授國子監博士

戶曹卽鄭材見趙定宇少宰駸駸大用實緣公長子拜爲弟兄稱少宰太老師深自結納會少宰與太倉公相左有乘間訐之者李克菴少司徒疏救不報材少司徒屬也雅不爲所重又逆知少宰必去遂并論二公極力醜詆仕途中有此儉和真可畏哉

世廟之欲考興獻也業屢示其意矣廷臣俱堅持正論而求嘉獨首倡異議益逆其情之必至度其勢之必趨也然猶可藉口曰吾爲君尊親將順之道也禮既定卽掛冠而去之斯足以自暴其心而有辭于世乃陰爲蠶尾顯唆虎口扼諸閣臣之項而奪其位然則當時抗疏之心明倫乎干進乎方且庇彭澤薦郭勛黨汪鉉擠夏言無一非傾險事最可恨者尤在大獄議禮時諸公相顧莫敢先發惟侯勳攘臂曰惣夢言是永言以此德之而大獄起矣時搢紳之死者成者削籍者殆四十餘人前大禮杖斃貶謫者二百五六十人昔李振爲亂世之梟而此亦治世之梟也

崑田邢公善夤緣結納時以才稱嘗奉命經畧播州揚首佯服而不肯出及要部道二公入其境曾來見壯夫千餘持長刀巨斧夾立其傍二公心怖不能開一語首請輸金四萬贖罪邢公卽奏功班師而贖金竟不輸跳

居漫錄卷四

梁如故及倭寇朝鮮本兵求和不克執政薦  
邢公往救而副將楊元自負其勇公倚之與  
倭戰大敗遁回會倭酋死其將引衆去公遣  
副將鄧子龍躡之亦敗沒竟以平倭大捷聞  
冒濫

恩賞焉嗚呼

國家之任人如此臣子之欺

君又如此豈久安長治之道哉

儀庭黃先生與楓山章先生定宇鄧先生出處

林石漫錄 卷四

四

百九十四

大致正同而誠心質行逐食高標亦同雖各  
躋九烈然多從田間推擢方向用即引去都  
人士視三先生如瑞麟威鳳爭快觀之而竟  
不可常也蟬脫污濁之中浮遊塵埃之外若  
三先生其人者真古君子也予幸列黃先生  
門墻鄧先生則引予爲忘年友惟章先生不  
及見而流風餘韻私心寔向往之今鄧先生  
已長逝黃先生又在數千里外指人遠矣吾  
將安做撫今追昔能無感慨乎

哉

林石漫錄 卷四

五

百九十四

士大夫不教訓子弟不鈐束家奴而縱令暴橫  
閭里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以言之上天于  
數千百人中畀一人焉以名位爵祿豈虛也  
哉非以其先世積德累善之厚耶柰何不加  
厚而反薄之又非以其人能居官則勵風節  
居鄉則崇表正大有補于世道耶柰何無所  
補而反傷之藝天逆天甚矣以此知其刑禍  
之及焉必也於乎孰惠迪而覆宗疇從逆而  
保家天道昭于影响人事鑒于古今可不戒  
寧夏之變予時在兵曹見摠督魏公報疏言于  
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爲有急得以調發也  
魏公當此大變視若小警既不聞躬擐甲胄  
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第云  
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  
柰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塘  
報漫無石畫最後徑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  
將智而髦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綏功受上賞

予抗疏云

朝廷既首叙學曾延綏之功尤當首議學曾寧夏之罪賞罰一明士必用命賊必授首疏入不報間五日而魏公被逮矣或咎予魏公素賢柰何相戾予曰國家事大何暇爲一人計哉

先大夫中雅公云文官不許封公侯制也封伯間有之而多不終如忠勤誠意威寧武功新建皆當其世失之誠意之復于

林居漫錄

卷四

六

世廟從輿論也新建之復

穆廟由輿援也予謂武弁自開國靖難外以功勳授世券者亦鮮近惟李成梁一人又以納賄閣部得之國家爵賞于是不足示勸矣搢紳子孫上之克紹箕裘次之謹守禮法最下則輕棄祖父基業夫祖父千辛萬苦創立基業豈不欲傳之子孫世世勿替哉或子孫不肖弗克負荷然能固守基業不肯輕棄猶可撐持且有再興之望若一旦舉而棄之定然

傾覆不至爲竄人乞于不止也蘇子云周之

失計未有甚于東遷者也故晉宋之中葉以遷而衰漢唐之末造以遷而亡家與天下何以異焉覆轍在前殷鑒匪遠爲人子孫者忍以宗廟之犧爲畝畝之勤哉亦可省已

甲辰年予賫捧入都謁歸德相公公問民間疾苦予對曰民間疾苦無如採權人人能言之矣愚有二策焉上之則元老感格

聖衷開悟一旦罷免礦稅此

林居漫錄

卷四

七

二百九十一

宗社無疆之福然而不可必也其次則選擇持正執法不畏強禦不愛官爵者數十人撫按各省直俾採權之豎猶有所畏忌亦須救得一半耳公是予言因嘆曰今日不但格君難即用人亦難也

給事錢夢臯以察去鍾北斗以外轉皆蒙留用時部院二公當明目張膽參之而畏

聖諭嚴切噤無一言南北臺省亦不敢言于是錢鍾兩人相與比周恣意反噬旁若無人會



楚盤劉正即入京補官乃抗疏劾四明黨奸亂政而兵部龐主政繼之臺省亦稍有及之者兩人始求去畢竟罷大中丞以當之最可哂者其賀吏部燦然一疏乎既請去被察之臺省以清仕路又請去主察之臺長以伸主權何其悖也方自謂清平之論而識者已知其庇同鄉之給事附當國之相公矣賀雅負時望而一旦敗露人品貴直哉

或問衛子鮮去國說者以為合乎春秋然乎予

林君漫錄卷四 八 三頁十一

曰不然有子云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忠臣義士所為憤惋而不平者可謂近義之信歟固不待免餘之攻木門之託而識者已知其言之不可復矣小知射以句繹奔魯使季路要之辭曰魯有事于小知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由之見高于鱗也遠矣世之君子慎毋輕然諾哉

或問景泰季年于忠愍當國任大責重權之所

集禍之所起也一旦發難立一天子廢一子俱出于群小閹寺而忠愍固知子嘗譏其疎是矣脫使當時先有告變者忠愍聞之將徑行其誅乎抑坐待其及乎如之何則可予曰是正所謂處大過之時非大過人之才弗能濟者也愚妄意以為忠愍一聞斯謀即召集文武百官備法駕迎

上皇御殿受朝册景帝為皇太弟復

憲廟為皇太子不崇朝而大事定矣噫此權也

林君漫錄卷四 九 二頁七

非其人未可與也

王文成奉

命處置思田事不候代奔師而歸大臣事君之禮不當如是或謂公此時病甚惡客死之非正耳予曰古諸侯出疆卒于師正也卒于會正也豈必以終于路寢為正哉姚江雅負道學之名宜于死生之際性命之理見之直持之定矣何至將死而昏逾也曾子云苟得正而斃焉斯無求矣姚江讀書極博講論極繁

獨惜于此二句不讀不講也抑亦所謂致良知者猶有未致處耶

或問官藩臬如何曰待撫按以莊接郡縣以和惟莊故可以挽卑諂之風而且伸吾之譽謬惟和故可以消倨傲之氣而且來彼之忠益昔人病矯枉過正夫果能矯枉矣即過正何妨予獨惡夫不矯而甚之者

或問乙巳冬考選軍政浙福等處摠兵員缺直到丙午之夏而後推何故予曰各處摠兵員

林居漫錄

卷四

十一

三十一

缺必待賄賂或請託至而後推所從來遠矣此債帥所以成風也予往在兵曹嘗恨職方郎非人使得廉正者爲之惟任公舉不徇私情此風庶幾少熄乎

癸卯年春兒入學示之曰汝生于世不女子而爲丈夫一幸也不蠻貊而在中國二幸也不蔽蒙而有知識三幸也不貧賤而生搢紳之家四幸也不萌隸而遊膠序之中五幸也汝儻此五幸而不思所以自立于天地間耶上

之則有希聖希賢之事次之則有揚名顯親

之事語云九層之臺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

于跬步汝誠有志于斯二者蓋自今日始矣

凡請告終養者必親終服闋而後起補明例具

在而銓部顧徃徃自踰之如劉芝陽江續石

皆請告終養者也未幾劉公起巡撫其親固

止之不得大哭而別僅數日而親卒不獲視

含歛矣江公起兵備奉親之任征播

命下乃捨之而去竟卒于途及事竣回籍則服

林居漫錄

卷四

十一

三十一

制將闕矣在二公固自虧其孝而在銓部則實奪其情匪特無以示訓且如

國家令甲何哉

世之人可與言者有幾即可與言矣而或不可

與微言即可與微言矣而或不可與忘言求

之聖門若子貢之聞性與天道可與微言者

也顏子之不違如愚可與忘言者也

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等耳何以不校爲

大賢之事不報爲南方之強耶曰不校者無

我之秉竟置于度外不報者含忍之力猶滯于胸中此其所以異也且顏子北產非南產也北方剛勝而生于北者乃能以柔克是超于風氣之表者也南方柔勝而生于南者不能以剛克是囿于風氣之偏者也亦其所以異也

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

林居漫錄 卷四

三

二百五

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

上從之是歲以

聖壽六袞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救解忠介且為揚焦山之續而

世廟再蒙殺諫臣之名矣或問忠介免而焦山不免何也曰古不云乎犯上干主其罪可救

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漢楊大尉卻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至今以為美談凡贊揚清德者必引之至唐之賢者則曰吾性不受饋非畏四知也加太尉一等矣雖然畏而卻暮夜之金何如不畏而受白日之金當此賄賂公行之時得一關西夫子其人吾欣為執鞭焉唐賢失記姓名當考之

芷菴楊公以尚寶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予為貴溪之二年公

林居漫錄 卷四

三

二百五

角巾野服操扁舟訪予于信城之河干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數數會晤交淡而情真每論古今學術未嘗不移晷也公簡朴清介有古君子之風今官少宰不攜家寓公署中無待懸魚而苞苴自遠矣乙巳主京察首揆以私入錢夢臯張似渠輩託之皆見黜其持正類如此

予為貴溪真人張國祥偽造

御寶假官假勅之關中賣錄事發奉

旨行江右撫按勘問予庶鞫其狀甚確具爰  
當國祥與其本生父各斬而撫院曹公大柱  
故江陵客喉論新鄭者也駁問再三謂孫憲  
長該縣堅不易招即當參之予上牘云官可  
罷三尺不敢廢腕可斷一字不可易曹公大  
怒然無如予何徑自改國祥不知情且題滔  
天之惡常刑罔赦竟以賄賂漏網孰任其咎  
哉

御史房寰論海忠介或咎之則曰乃鍾掌科從  
林居漫錄卷四 由一 三百〇四

憑我耳鍾聞而矢之仰曰我若德憑房心宇  
論海剛峯當口上生疔死未幾鍾轉少叅還  
家唇生一瘡頭腫如斗呼號兩晝夜而死又  
有李進士者在學時爲楊中丞二弟主謀且  
覓力士擊其嫂左額殺之二弟及力士皆伏  
法而李獨漏網壬辰登第左太陽忽發瘡不  
可忍醫以刀刮骨破髓出乃死此兩人事其  
應如響謂無鬼神哉鍾名宇淳李名尚  
袞皆雲間人也  
徐州控扼南北水陸奏集宋曾淮泗間一大都

會也當周之未衰偃王首僭天子朝同列而  
項羽徧置諸侯王自都彭城英雄之見卓矣  
至如開創暨竊命之主如漢高劉裕蕭道成  
朱溫皆發跡于此而元季群雄倡亂亦徐之  
隣境也故以形勢論則天下之腰脊處也矧  
以漕運論又國家之咽喉處也關係要害如  
此愚謂當升州爲府除豐沛蕭碭原隸外另  
割南直山東附近州縣以益之選精壯軍兵  
三千名設叅遊一員協同兵備道統率訓練  
而以摠河大臣兼提督軍務移駐焉則腰脊  
咽喉之處巨鎮屹然可以壯山河金湯之險  
可以杜奸雄竊據之萌豈非今日計安急務  
哉或者病養兵多費則未聞以四海之富而  
難三千之餉者也亦未聞欲濟大事而猶惜  
小費者也且徐土廣漠可置屯田昔之名臣  
尚可行于恙中何況內地三時務農而一時  
講武固先王已試之法也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曾定公時上陵下替極矣故夫子因問而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禮者操乾剛之柄而約其臣以品節之閑也以忠者竭坤順之誠而待其君以分誼之安也晏子論馭臣之禮而曰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左氏稱相君之忠而曰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正此意也

林居漫錄卷之五

二百七

搢紳宦游善地惟江右為最其士民有公論不枉予為貴溪六年應

內召士民遮道板留久之乃得去既入兵曹即以終養歸且五年矣而士民猶追思不忘數百人徒步之豫章乞去思碑文于洪陽相公時公以少宗伯家居也予浮沉二十餘年近起觀察海北過貴溪而父老子弟相攜持而來迎者纍纍不絕于途至縣則填街塞巷輒不可行黃童白叟無不爭先而快觀焉無不

相聚而歡呼焉予何施于人而人德之惟是六年間未嘗斃一不辜之人亦未嘗取一不義之物耳設使當時有大造于地方則其思慕而傾向之也又何如哉此可見士民之有公論而風俗之厚亦足徵矣

林居漫錄卷之五

二百八

二百九

或問達觀一方僧耳何術能動諸搢紳而爭師之予曰此易知耳陸平湖首師達觀而諸搢紳見平湖之方向用也遂群而師之非師達觀也師平湖也及自太宰罷歸而搢紳之師達觀者皆叛去開一一名士生則敬事之死則為之且以不及明正典刑為恨則當時趨附之情可知已曰然則何以能動太宰而首師之予曰難言之矣難言之矣

或問徐孺子人問國家事不答今子林居矣于國家事猶疊疊言之毋乃非明哲之道乎予曰唯唯否否孺子處亂世遇暗君故其言遜予處治世遇

明主故其言危各當其可而已且孺子隱士也

予嘗從大夫之後任風憲之職者也茲雖不  
吾以能置國家事于度外耶予比而同之過  
矣

沈疇之令冊徒以浸潤繫上方齊主召問之對  
曰臣坐清問清何以坐曰無以承奉要人問  
要人爲誰疇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  
郎皆是嗟乎世不乏赤衣郎亦不乏承奉赤  
衣郎者何惟乎坐清者多坐貪者寡也清者  
縱或不坐沉下位棄外僚矣貪者豈但不坐  
林居漫錄卷五  
臘要津躋膺仕矣誰秉國鈞而令若是嗟乎  
廉吏安可爲忠臣空自苦彼哉赤衣郎遺憾  
在千古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  
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爲御史  
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予未嘗不兩賢  
之也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若在今  
世則此風衰矣

昔之咏蠅者有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淫

散托蠅寄跡嗚呼噫喜奸佞之罔極也生既  
附勢死復趨炎變易黑白天性固然取彼邪  
人有是是界滅其種類忠賢吐氣丙戌冬  
自感

遽伯玉耻獨爲君子乃世多有不耻獨爲小人  
者如含肉以訐同列獻棺以殮相孫儉佞用  
心千載若一吾何以卜世風之替哉以此  
劉善明云在家當孝爲吏當廉子孫措式足矣  
予甚愛斯言士大夫不孝不廉豈但子孫無  
措式而禍敗且隨之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  
林居漫錄卷五  
四  
故世有位躋公孤榮封祖考而政以賄成名  
以貪著亦豈顯親之孝哉

予聞一廉正君子輒有瑞麟威鳳之思焉聞一  
貪邪小人輒有毒虫猛獸之思焉蓋天性如  
此業已成癖矣曾徒齋嘗戒予云凡是端品  
第嫉惡心太猛古之君子處濁世而禍及焉  
多由此耳予甚服之曰兄言吾藥石也今徒  
齋物故久矣安所更聞藥石之言乎

姚江講致良知之學其徒簸弄敷衍無一篇文

字不入其說共相誇詡以為發千古之秘圖  
不聞之孟子耶人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是  
良知二字孟子之唾餘也凡有四端于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致良知之說亦孟子之  
唾餘也拾人唾餘為已秘寶可乎哉且姚江  
嘗云無善無惡心之體知者心之知也心既  
無善知安得良然則姚江本心猶未識也一  
生講學祇空言乎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中主之陋言也而今為巧

林居漫錄

卷五

五

二百六

宦之捷徑好官自我笑罵由人邪臣之醜談  
也而今為希寵之要訣噫端人正士難乎免  
于今之世矣

或問程子云權即是經而朱子以為亦當有辯  
何以辯之曰權即經之妙用也不泥乎經亦  
不離乎經泥經非權也離經非權也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或問考諸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言貪禍  
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即至愚禍在

思避而貪之求之即曰而不見夫倚冰向火  
折枝舐痔乞墻登壘輩若蠅之聚羶若蛾之  
赴火不死不止甚且利縶到手兵已在頸非  
貪之求之耶更有甚焉鹿臺鉅橋為聖王積  
也瓊林大盈為大盜積也雖高拱五位奄征  
四海而已自納于罟獲陷穽中矣非貪之求  
之耶

或問執中之旨自帝堯發之而舜之用中湯之  
建中皆是義也至夫子則曰中庸何昉乎曰

林居漫錄

卷五

六

二百七

書以天之降衷為恒性詩以民之物則為秉  
彛中庸之說有自矣若所謂時中則夫子自  
得獨見之言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窺  
時中之妙矣又云孔子聖之時窺聖德之妙  
矣

朋友居人倫之一等子君臣父子而人多忽視  
之伐木之風微而金蘭之契薄朝矢暮食覆  
雨翻雲凶終隙末輩可勝道哉雖謂世無朋  
友之倫可也嗟乎輕去相位周窮交之危者

寧受其困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者卒全其  
孤斯固希世之高誼也而今其可冀乎

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論仁之旨莫要于克復  
敬恕然皆有所本克已復禮仁也古有志矣  
夫子衍之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  
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前有聞矣夫子衍之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以大聖  
人論大學術而猶不敢作聰明如此故嘗自

林居漫錄

卷五

七

三月

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素隱行恠後世  
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近世儒者務反前賢之  
說炫奇弔詭以求勝焉偶有一得卽嘵嘵誇  
詡獨挾千古之秘是誠何心哉

江陵丁外艱臺省議以公疏留之臺中序當吳  
侍御任菴爲首引疾去而趙少宰定宇以論  
江陵奪情削籍兩人同榜士相引重遂締姻  
焉旣而江陵勢日張侍御告滿當入京初心  
頓改差按八閩過吳門少宰載酒殺候之侍

御不肯登舟強之乃登酒三四行卽起曰兄  
可遠我勿近也趙怒返其聘幣而絕婚焉越  
十餘年吳子已別娶會太倉當國少宰以議  
論伉直得過而吳子之疏上矣于是給事張  
貞冠御史陳勗望風劾少宰罷歸而勗尤極  
力醜詆予時爲兵曹郎不平抗疏論太倉不  
持公論不恤人言且指勗爲向火乞兒太倉  
怒臺中諸公皆怒而予素行斤斤卒無如之  
何間數日勗補外則顧涇陽在銓部力也

林居漫錄

卷五

八

三月

予上疏之日李克 亦有疏救趙相遇于朝  
各問故克菴笑曰可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矣李時爲少司徒予素交也

自言利之說行而採權之豎徧海內皆如蝟虎  
添翼而楚之陳奉爲尤撫按諸公依阿泐忍  
莫敢爲民請命予不愛官爵以爭之馮慕崗  
僉憲不愛性命以爭之予幸超然繒繳外而  
慕崗竟中其毒繫

詔獄五載得出遽以病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

予少時閱時論見愛日題一篇中云前日之日已往而不可追矣今日之日將去而不可留矣明日之日又來而不可却矣讀之躍然匪特可以惕人子養親之心抑亦可以激學者讀書之志遂書座右以自儆焉

予任武庫前司職專清軍嘗請于本兵

國制有一名軍必有一名糧今天下缺伍數多

其糧安在當卽以召募土著勇壯者充之勿

林居漫錄 卷五

九

二百九

行原籍勾補因陳勾補五害召募五利本兵

善之批予牘云據議軍不勾而兵足餉不加

而食足大有裨于軍務候咨各督撫會議題

行繼而督撫俱稱便會予遷秩而本兵有東

征西討之警遂不果題識者惜之

欽州之南地曰防城與交趾接壤蓋前代貢道

也商賈私互市焉而歲歲苦寇韓襄毅公治

兩廣始設哨官一民兵百以守之而寇衆不

能禦也近時添兵五十亦不能禦也予觀察

海北乃倡築城之議會齋奉行不果及復任

則檄有司相度形勢揣量高卑請于制府而

百堵興焉石取諸山灰取諸蜆夫匠之費止

三千金而有司患帑竭予多方厝處又以本

道廩給二百金益之經營有緒而予解組北

還期年而當事者來告竣事予以起廢竊祿

無補而此舉成數千年未成之業屹然雄鎮

控制華夷似于粵南有少裨云

徐孺東在諫垣時疏請開西北水田自畿輔始

林居漫錄 卷五

十一

三百九

會與李克菴視傳侍御廷杖觸江陵怒謫外

予令貴溪公方守制每見輒慷慨談當世務

又以道義相切劘予雅重焉時冬尚員通而

予操三尺甚屬群小或尤之而公獨是之日

御平民當寬可槩施奸人哉江陵敗起擢符

卿兼憲執董畿務水田事業有成緒矣而王

侍御之棟以桑梓巨害論之遂請告歸公高

標遠詣居家有澹臺子之風居官有范文正

之抱而賡志以歿君子惜之且也水田一成

匪直可減東南之漕儲抑亦可富西北之氓  
隸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硬而心腹自充關  
繫大矣而當國者竟乏主持尤可惜哉

胡某者吳之賈人也嘗賈于南粵誘一寡婦并  
二婢以歸至錢塘江婦聞有正妻在投江死  
二婢隨溺焉某素佞佛數延方僧名守恒者  
誦經忽爲官司攝去則江湖中盜魁也某以  
酒肉餉之獄中僧密語之曰汝待我厚我有  
銀二萬藏某處可取之以半救我以半謝汝

某如其言果得之而重賂獄卒糞米壓其口  
而死未幾某愛妾有娠分娩之夕某起拜佛  
則見僧踉蹌而來某大叫僧已趨入妾室中  
聞呱呱聲矣視之則男也某怖甚令勿育而  
妾抱持之乃止及長而容貌聲音宛然僧也  
親友皆以四和尚呼之輒應而自號恒岳蓋  
某先有三子長縣令次別駕次上舍甲戌春  
恒岳送姻家喪邀三兄偕往至中途遇大風  
舟覆三兄皆溺死而恒岳獨全夫某溺殺三

婦而竟以三子償之又假手于似僧者鬼神  
巧妙靈顯若此爲惡者得無懼哉

繼山錢主政大司寇景山公之嗣子也天性孝  
友事司寇公曲盡承顏順志之道旣登第卽  
給假歸省日依依膝下當選亦不忍行司寇  
公強之至中途復返待諸弟友愛極篤生平  
未嘗言人過待親友無不從厚數與同窓同  
年上公車往來之費皆獨任己丑吳中大饑  
道多殪出見之必使人埋之而後去爲水部

郎管臺基厥歲可尙常例數百金悉卻弗受  
都人士甚重之予因與締姻焉司銓者欲優  
擢之會病卒壽止四十有九嗟乎天不憖遺  
奪我良朋如之何其勿思也

水函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此養生之妙訣  
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此養生之切戒  
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誠寡則珠常  
函玉常韞神不竭而形不敝矣卽長生久視  
可也

近世搢紳先生及青衿之士無不煽竺乾之焰而塞洙泗之源樹姚江之幟而張紫陽之弧者吾道不絕如綫予甚憂之在武庫時閑局多暇撰崇正編二卷上卷專闢佛教之謬下卷專闡王說之謬竭三年力幾十萬言草方就同年孟雲浦見而是之曰兄孔朱忠臣也弟請卒業焉因袖去未幾雲浦以忤

旨歸予索之則曰手錄未竟有便羽當寄兄耳繼而予觀察浙中雲浦歸不久而物故且無

林居漫錄 卷五

三

二百九

予此編竟失所在今追憶之不復成章矣姑記其大指如此

予嘗謂求清節之小臣易求清節之大臣難而秉志未堅末路易改則大臣之真清節者尤難也近時諸大臣以清節名者若裕春袁公心穀陳公芷菴楊公皆予見而知其真者也若月林丘公寅所嚴公剛峯海公皆予聞而知其真者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私心向往之矣

曹吳令自守嘗戒百姓云餓死勿做賊氣死勿告狀此格言也以此為訓而民能從之官府之刑罰可省矣予往往見爭訟者起于一念之忿而多至傾家甚且隕命故易于訟卦諄諄致誠即以訟受服亦不以為貴故予為之說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敗家之事非一而好訟者必亡

于忠愍當

大駕蒙塵虜騎充斥之日而固守京城備禦疆

林居漫錄 卷五

三

二百九

場其功大矣顧有三當諫而皆失之翠華既返黼座仍據一當諫南內幽居崇奉久闕二當諫前星已曜青宮改卜三當諫以委任權力重臣而值此三大事失此三當諫使上皇召而詰之其將何詞以對西市之行宜矣乃誣以迎立襄藩則殺之不以其罪也或問王荆公為相當時以奸邪目之晦翁何以列之名臣予曰荆公有二事非今世相君可及公一日在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者

卽黜之罷政歸貧甚出入乘一驢從一青衣而已近世相君在朝則權璫近侍不交結不固其寵居家則田宅輿從不富麗不快其心廉正若荆公希觀哉列之名臣非過也

嘗聞受人恩而不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近世士大夫讀聖賢書以發其跡榮其身受恩不旣深重哉而卽倒戈以攻之曰釋迦之教高于孔孟也曰姚江之說過于程朱也如此負心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

嘉靖中葉吳城惡少年三五成群暴橫閭里巡撫見海翁公檄有司治之而長洲令柳東伯捕七十餘人下獄其黨破獄出之焚縣署執東伯妻徧淫之又焚撫院翁公與東伯皆走免東伯嘗令慈谿寇來棄城論死黃綠改調而貪婪殘虐一方側目至是以激變削籍士民快之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人之無才者多爲世所弃有才者多爲世所忌何處而可曰孔子云子吾將處于才不才

之間矣是故時而龍飛時而鵬伏時而蘭女

時而賁育其間妙用非聖人孰能處之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爲夫之望

龍宗武者素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

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

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

林居漫錄卷之六

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

上江陵未果宗武卽指僞疏爲士期筆密白

操院胡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

卽寘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

閉之空舍至食衣襪乃死宗武由是躡少叅

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求戍廉

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不報

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

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

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徽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道三苗之窟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捨地上鐵椎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

林居漫錄

卷六

二

三百零九

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也殺已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

邇來銓司曲徇人情事多破格如朱存敬大叅卽于叅劾疏中調貴州顧襟寓方伯卽于叙功疏中陞太常粵西缺巡撫推八省左轄餘五省特以新任俸淺故不與耳此皆從來未之聞者殆所謂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耶乃臺省竟不糾正何歟

市人楊某販藥致富嘗因索債毆死馬某之妻訴縣而周吳令杖殺之一子纔數歲亦杖殺之當時但咎令聽之不聰刑之不中而莫知其故也越十載而楊之長子中鄉試人多訝之無何而楊某病忽作馬某語曰汝逼債殺我又送周知縣銀五百兩殺我妻子絕我嗣汝速將次子改我姓奉祠我姑寬汝其家不從而楊某苦楚特甚始從之病少間復曰汝我讐也我子豈可與汝同居移之別室乃

林居漫錄

卷六

三

三百一

可亦從之又曰汝殺三命不可不償言訖而死噫可畏哉殺人之惡能逃于王法而不能逃于天理貪官之迹能掩于昭昭而不能掩于冥冥可畏哉

新建處田州事苟且塞責豈不取輕于蘇受而貽笑于蠻夷哉後日之叛基于是矣或謂新建平逆建大勳勞今何遽謂田人勢熾未可猝制也曰逆濠一乳臭子耳其黨皆湖中劫盜也新建從上流乘空誠如拉枯朽巢穴已

失倉遲返聞一恒人能克之蘇子所謂虎方  
捕鹿羅掘其穴搏其子虎必置鹿而返返則  
碎于罷明矣正此謂也勇于制反王而怯于  
制叛夷其才畧不較然乎

嘉靖初給事陳光道諛取寵淆亂國是奸佞之  
尤也業已補外醜顏復入真所謂笑罵由他  
笑罵好官還我為之者士風至此亦可哀已  
安仁由捷徑躡相位君子鄙之獨其論新建聚  
徒講學之謬則確論也

林居漫錄

卷六

四

五

議禮議獄大小臣工貶黜戊杖斃朝署幾空  
從來權奸竊柄流毒縉紳未有若斯之甚者  
嗚呼議禮以阿主上君子猶惡之况議獄以  
阿佞臣哉

萃按

世廟潛龍時稔知鎮守內官之橫故元年從戶  
部尚書孫公安之請已裁京通諸倉監督矣  
未幾給事中張公紳請查革鎮守雖不即允  
而

上心已動既而悉行裁革焉此中興

聖主第一英斷也支大綸乃歸功永嘉不亦謬  
歟嘗考永嘉所自為傳歷叙生平如大禮大  
獄之類詳矣而獨無一語及裁革鎮守事非  
其明驗耶

聞之先大夫云張桂性俱陰險議禮諸臣草疏  
伏闕撼門為首者兩人以密揭奏聞故皆獲  
重譴李福達之獄亦以密揭先白枉狀故

上卽命兩人主其事而公議遂謂革廷評所謂  
左右陰主之政指張桂言之也時郭勛方有  
寵于

上故張桂力排公論而護持之如此噫不忍于  
逆賊一人之命而忍于朝紳數十之命乎

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稱號必極其尊禮樂必極  
其備然後崇報之典斯稱焉故自大牢一祀  
而萬世王祀不絕非過也

世廟間求嘉建議易王為師蓋謂王猶藩國之  
王師則帝王之師似以無上之尊尊之矣却

又以諸侯之陪臣不當僭天子之禮樂八佾降而為六籩豆在成均則降而為十在郡邑則降而為八是何與稱師之指相刺謬也是名尊之實卑之也予嘗疏請稱號從先師禮樂仍天子備一代之典垂萬世之規章下禮部而朱儀制敬循竟置不覆惜哉 當求嘉建議時華亭為編修上疏爭之謫外

穆廟初華亭當國竟不聞改正之請何心也如謂已奉

林居漫錄 卷六

六

先帝昔弗可改歟則姚江之爵嘗以門生之故復之矣豈新建之功反大于孔子之功哉豈一時之師反重于萬世之師哉

古諫官上疏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所以重言路也而近時則輕甚矣論䟽方上辯䟽隨至辯而復論論而復辯紛若聚訟即元老大臣亦然韓安國謂田武安曰魏其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見女子爭焉何其無大體也今以元老大臣而自同

于賈豎兒女子辱矣且不待罪而強辯匪無體抑且無君矣

賢者或有微過則曲為之諱不肖者或有片長則亟為之取此君子長者之道所以成人之美而引人于善者也

予與王澹生同梓里且為舊僚而未嘗相識也澹生在銓曹時每見諸公必推轂予頃賫捧謁一齋温大中丞曰吾慕公久矣一見若故知聞亦為澹生過譽而大中丞過聽之也夫

林居漫錄 卷六

二

為國荐賢之風邈矣間有所游揚非素交即利交耳澹生乃及于不相識者真可謂抱獨知之契者矣殆當于古人中求之而今可多見哉

陽明在西湖林隱寺講學一日及中庸力詆晦翁之說至于切齒拊膺有一老僧在坐問曰公為秀才時曾依朱說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自用已說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

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後若海雖已渡  
可便弃耶陽明默然有慙色予少時作于金

姓者餘姚人也語予如此予曰是正語所

謂波江念千聲佛到岸黃老僧喚者也

世廟以來吾郡城中以廉介名者若王陽湖少

叅陸玄洲尚寶金水崖憲副王酉室銓部及

我先大父寒泉太守之五先生者皆挺然玉

立塵埃之表而先大父又以建言廷杖直聲

尤著若朱秋崖中丞表裕春宗伯已躋膺仕

而歿之日家無餘貲清風高節更令人景仰

云

林居漫錄 卷六 八

鄉飲酒之禮自古重之我

高皇以此旌別淑慝樹之風聲尤注意焉非年

高有德者勿與非以禮致仕者勿與近時則

貲郎雜流考察罷閑者無不與矣丁未春有

居某者故吳縣皂隸也多行不義致富而閭

里羞與為伍乃厚賂府之署篆者而儼然列

之賓位焉噫濫觴一至此乎豈國家所以化

民成俗者固貪官納賄之資耶抑奸人借重

之物耶予謂此禮徑當裁革毋汚

朝廷之典而辱縉紳之士也

汲長孺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意

順旨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萬世大臣座右

銘也頃

主德未宣 廟圖多舛而二三元老默默端揆

容容台席引炬專稱于文靖補袞希覲于仲

山豈

至尊可獨憂社稷耶嗟乎矯矯長孺古之遺直

九原可作鼎鉉藥石

國家學政屢經條議至詳悉矣而猶有可議者

各省督學當照兩京例差內臺然後可否則

撫按之撓越僚友之傍撓未必無也各省直

學差當照屯田例限以三年報滿候代復命

然後可否則陞遷之靡常歲考之久曠未也

無也又須妙選學識純粹操履清潔性資剛

執者然後可否則恠誕之收苞苴之入與夫

養驕護短以壞士風者未必無也此于學政



關係最大而當事者顧置不講何哉

予初聞克菴李公誼甚高視傳侍御廷杖謫官

業已心重之癸未入計辱公先施與語便懽

洽共恨相見之晚遂定交焉予應

召得郎署公大為不平而以蔽賢咎當事者公

病予視之則見其卧布被中不施帷帳蕭然

一室嘆服者久之及予終養歸數年起兵曹

則公已佐大司農躋九列已而猶然以素交

遇也未幾轉少司馬則予為屬吏而亦猶然

林居漫錄卷六

十一

二百四十五

以素交遇也本兵欲推李寧遠子為總帥予

以去就爭之公喜曰李氏太盛正當早裁抑

之猶可制也公貌朴心貞而緇衣之好出自

天性惓惓篤至居然古人之風矣

丁丑同榜有論座主者予聞而嘆曰世不乏長

者雖盤殮必報亦不乏儉人即君師且讐或

問座主不可論歟曰可必也關係宗社安危

綱常絕續然後可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臣

固有干之者而未濫觴也濫觴自江陵始而

辯者與論者且兩持莫決

永陵時諸城二子登第被叅

上若曰鑿既為輔臣二子雖有軾轍之才亦不

宜並進大哉

皇言乎是以昭公道而杜辯口矣愚意當著為

令見任輔臣子孫弟侄俱不許入鄉會試去

位乃聽如此則才者得以自見而不蒙冒進

之譏不才者無以自達而不妨登明之路即

林居漫錄卷六

十一

二百四十五

端揆元老亦何至與二三小臣交口爭辯以

傷大臣之體哉或曰端揆元老朝廷以心膂

寄之而不可疑也若曲為之防是疑之矣曰

三品以上京堂子孫弟侄不得入臺省令甲

具在豈亦疑之歟

玉峯同時有兩士焉張可菴以清介著而門

無雜賓居然有名士之風諸景陽以直亮顯

而疏劾邪臣卓然有烈士之槩今可菴已矣

益棺論定矣若景陽邇來何衆庶不譽之甚

也吾以此知處世之難焉將默默自完歟則  
寒蟬之謂起將嘒嘒好辯歟則鳴鴉之刺與  
我居于燕人且以爲汚我居于直人且以爲  
訐是故修己者務內省不疚觀人者當衆惡  
必察

梁溪一邑而諸君子萃焉顧涇陽克養完粹學  
問深純葉玄室恬淡寡營清修絕俗顧涇凡  
安我素高景逸劉楚磐皆志操超卓而直言  
讜論足以定國是補袞闕斌斌然盛矣涇陽  
嘗約予爲東林會而再以病阻昔人有尚友  
千古者而予于諸君子乃靳一堂之晤豈人  
生遇合亦有數耶雖然神交與面誨固無二  
也

語云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噐故自斗秋已上  
吏各有職司毋相越也何況冢宰統百官均  
四海權尊任重而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哉  
邇來司道陞調多聽之撫按在撫按爲侵官  
在冢宰爲失官兩者皆罪也且司道之推一

正一陪惟

上所命誠重之也今乃單題單覆取必于

君匪獨輕方面官抑亦無人臣禮矧司道之奉

承撫按可謂極矣而陞調之權又復屬之望

其爭是非爭可否以共濟國是也豈可得哉

狄梁公嘗謂其姊曰甥長矣可令來見吾當官

之姊曰止生一子終不令事女主爾梁公大

慙而去姚廣孝旣佐

文皇靖難歸省其姊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做

和尚不了可是好人姚亦大慙而去噫若兩

婦人者皆有烈丈夫之風哉

林仲山忠實清貞蔚有古風與其兄宗伯相友

善聞宗伯病甚言于直指求歸不允拂衣徑

去家食十二年復起予嘗共事浙中而重

其品之高也不敢雁行焉然公坦衷率行直

指離使皆憮之潛覓其短而不可得今列九

卿尊顯矣仕途若公雖久淹竟大伸彼務爲

速化者陋哉

林居漫錄卷之六

林居漫錄卷之一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萃叨起海北時

冊立元良已三載矣而

皇恩浩蕩猶獲徼靈 寵綏其 制詞云

上若曰朝廷得百能吏不若得一端臣汲黯賢

于公孫弘所從來遠矣爾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生平行誼卓有古社稷臣之風焉莊誦

綸音隕越是懼何敢當社稷臣之褒若夫可以

對揚 丕顯休命者則惟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或庶幾焉嗚呼欽念哉

四明與歸德相左會妖書事起乃嗾其黨錢慶

臯論之及大計留慶臯而公憤益激不得已

去慶臯而陳給事尚象起用矣蓋歸德在禮

部時尚象曾以私意劾之故數年來建言貶

謫者亡慮二百餘無一人起而獨起尚象四

明之心昭然見矣歸德端品竟與四明同罷

玉石不分君子惜焉

自

世廟迄今居首揆者大都江陵以前以攻擊得

之故去位受慘禍此一局也茂苑以後以薦

引得之故去位享餘榮此又一局也攻擊則

傷國體薦引則敦僚誼然識者猶以為薦引

不若攻擊蓋失護短不若矯枉革故亦可以

觀世變矣或曰新安歸德何以併罷曰二公

內乏與主而外睽元宰宜其及也

有士人苦貧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

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

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罷

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

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

矣此非虛語也予觀世之貧賤者既啼號于

饑寒而富貴者又馳騫于名利終身役役焉

彼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誰與共之乃知

衣食靡足逍遙山水真人間之極樂天公所

靳與而最不易得者也雖然華門圭竇蠶食

瓢飲靜坐一室尚友千古樂更何如豈必在山水間哉

楚之宗人許奏其王業奉

旨處分矣 王備物謝

恩因謝當事及附和之者宗人欲伸其前說追搶其私書中有無賴者并金攫焉周副使應治鄞人也聞報倉皇請于巡撫趙公率兵往捕焚私書數封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焉而鳴金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皆憤

林居漫錄

卷一

又三

三

次日麋至撫院遇應治其擊之應治竄伏趙公內衙神樹下而趙公出諭語過激遂遇害諸宗懼各散匿而應治乘間奔

勅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

賜死五人餘禁錮有差當事之起也趙公能從

容詰問題

請處置不動聲色而定矣乃過聽應治以致決裂撫臣隕首藝 國家靈爽之威諸宗就戮虧 國家親睦之誼誰任其咎予謂殺撫臣

者非諸宗也應治也殺諸宗者固王章也亦應治也嗟乎 朝廷三尺不以

高皇子孫廢而首揆之鄉親少宰之從弟竟置不問尚謂國有人哉

或問季氏上攘下剝故富過周公今之相臣不操利權不執民柄何以亦富予曰只是通賄通賄之害尤甚于攘剝何以言之相臣通賄則貪邪小人得行其志庶正君子不究其用國事日非矣且賄從何來非攘剝無由焉古

林居漫錄

卷一

又四

三

相臣之富止于已之攘剝今相臣之富出于衆之攘剝所以其害尤甚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觀相之貧富可以知國之興替矣

予去湖南家居見粵中李直指論稅監李鳳䟽心甚重之思一接其人及予起用海北則直指行矣聞輿論籍籍言其恣睢貪殘狀甚詳予以論李鳳事質之則皆曰採監李敬因爭珠池與鳳相仇而敬故

乾清宮近侍乃直指所憑依而厚遇之者其論  
鳳也敬寔嗾之欲并其權務而直指且藉以  
賣名聲爾不然鳳橫會城敬橫海北皆民賊  
也何論鳳而舍敬耶予乃歎曰人固難信哉  
既取厚利又博名高若李直指者奸之尤也  
倘予不之粵中親核其實則竟以忠直重之  
矣人固難信哉

予之粵過虔鎮不見開府或曰無乃為倨乎予  
曰粵中兩司惟藩臬之長及嶺東嶺南二道

林居漫錄 卷一

六

三

則以統體見虔鎮其餘則否予觀察海北與  
虔鎮風馬牛不相及如彼以主道先則我以  
客禮答不然則經過可爾此稱物平施之道  
非敢為倨也

懷嘗周中丞不立崖岸而風度凝遠不事矯激  
而綱紀振肅諸所與蓋厝注皆當于經濟實  
用而本于惻款真心故吳中士庶翕然歸戴  
之嘗論世之長人者樹怨恒多造福恒少若  
中丞公則可謂造福者已

江念所李順衡劾去巨璫受知于

上而不附茂苑于是群小交攻岌岌乎不相容  
矣二公乃出奇計乘間言壽宮事欲以傾茂  
苑而起蒲州然茂苑方執國柄黨之者眾二  
公弗克而貶時有柯侍御挺者疏稱素習堪  
輿極論壽宮之美遂越次差提學士子呼為  
風水先生而盧給諫達亦有明正典刑之請  
或云有韓姓者實嗾之人呼為韓盧云予謂  
江李二公雅負讜直何妨以忠獲罪而乃自

林居漫錄 卷一

六

三

蹈傾危非純臣之致也若一時獻諂成風亦  
大可駭歎哉

新建雅負重望及拜相富平黨方熾公與之相  
左富平罷而毀言自起時

聖衷已定

前星將曜而群小見

冊命久稽妄生揣摩朝臣多有附和之者戴給  
事包藏禍心之劾焦修撰既謫外而復入大  
計皆新建意也公雖相業未光而計安

宗社一念則惓惓獨至焉先是有為憂危宏議者不知出于誰之手會公以薦楊鎬事去御史趙之翰遂指以論公

上震怒削公籍云

史譏霍子孟不學無術以致成宗故有鉅任重者學術尚矣往吳中諸貴遊子相聚為兒戲而二三惡少乘機簸弄其間一獄吏治之足矣而朱鑑塘遽以謀反聞當國者議用兵章下兵部適予差竣回京本兵石公問故予

林居漫錄

卷一

六

具言其狀公駭曰奈何言若是朱鑑塘疏載有反詩云君寔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非確證耶予曰此詩見傳奇中乃蔣世隆因屠瞞與福接已而作耳公曰有刻本乎予取以示之公嘆曰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幾誤大事因問作何處置予曰廟堂自有石畫但愚意不若行撫按再勸公從之反卒無驗江南獲安然則學術豈獨在經史哉即稗官小說亦不可廢也

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

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此士大夫居鄉之程式也漢石內史入里門安坐車中父萬石君切責之後世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動以富貴驕鄉里遐哉古風乎雖然止于驕之猶可且多有凌之暴之者噫

癸卯冬有投續憂危宏議于政府者政府上之

林居漫錄

卷一

八

上怒切責扞振諸臣于是緹帥王之楨遂恣意羅織給事錢夢臯妄劾歸德蓋有所授之也之楨與巡城康御史即發旗校兵番數百圍其第三晝夜奉存體之

旨乃解京師人人自危莫必其命之楨素與北鎮撫理刑周嘉慶有隙乘機執嘉慶并其妻妾子女酷訊之皆誣服司禮陳矩獨白其冤獲免嘉慶雖性粗氣傲而縉紳之下詔獄者多得其濟故諸公無不惜嘉慶而恨之楨甚

也

又有李楨國者欲得嘉慶之處與之楨比而  
擠之果遂其欲焉三升祖父皆國之大臣而  
相傾如此潰其家聲矣

郡中封君惟吳德園暨我先大人恬淡寡營超  
然塵俗之表蓋二公皆以文行蜚英膠序晚  
歲猶力學以簡編自娛德園受封二十餘年  
先大人受封十餘年絕跡公府尺素未嘗一  
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風世云德園大叅

吳挺菴

或問建言諸公赫赫名高矣一仆而起鮮克有

終何也曰人必表裏如一而後能終始如一  
今之建言者果皆出于盡忠報主乎抑年少  
氣銳偶激一念之忿而非其雅意暫博一時  
之譽而非其本心虎皮羊質玉貌珉中如吳  
悟齋董幼海輩蓋都有之矣然則志愈堅于  
富貴之交節益壯于衰遲之景微真君子吾  
誰與歸

今國家之患安在哉在乎無重臣而已夫伊周  
尚矣若漢之霍博陸唐之郭中令宋之韓忠  
獻司馬文正之四公者忠誠足以格天地聞  
望足以孚華夷故能不動聲色而奠宗社于  
將危拯生靈于幾溺乃今世有若人乎否也  
使時恒熙洽猶可耳脫或變起倉卒人心惶  
懼事勢搶攘左顧右盼誰可預黼屨誰可授  
斧鉞誰可挈九鼎之重于太山誰可厝四海  
之命于衽席抑將令碌碌庸庸者嘗試而漫  
為之耶蘇子由云權臣不可一日有重臣不  
可一日無旨哉然則豫養人才以自為國家  
計者固當今之急務也

休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正文體之約束屢矣而卒不可正凡以名禁之而實收之也予獨不然諸叛紫陽之說者必屏黜之襲竺乾之語者必劣置之不少假借焉或謂予太執泥然士習亦少變云

問孰為正士曰不惑邪說者是孰為廉士曰不交富人者是孰為直士曰不襲詭行者是

問君子與豪傑何辨曰君子渾然成德之名豪傑徒然拔俗之號

桐江宋公有口才酷好術數巡撫東省時倭寇朝鮮警報旁午公檄登萊兩府各收鷄卵數萬或問何用曰倭乘舟來我以鷄卵擲之舟滑站立不住悉成擒矣遠近聞者皆大笑而蘭谿獨奇之擢為少司馬總督征倭軍務先是方士張君就者挾變幻小術公延為入幕賓既至道左則索民間卓二百張疊架高數丈君就披髮持劍立卓上號于眾曰三日

後當有天兵十萬助我滅倭次日夜間却潛入娼家宿與一武弁爭傷目遁矣公大沮復謬曰我更有神術當使倭酋自縛降我噫朝廷縱乏人柰何令口辯恠迂者當一面襲中國之威靈而取外夷之輕侮哉

高皇裁革丞相不許設立其禁厲矣宣德以後閣臣之權始重儼然丞相哉然第曰閣臣已爾不知何時乃稱輔臣即

主上亦以元輔次輔稱之輔非相耶然猶避相之名而不敢犯也近日閣臣員缺臺省奏請

直曰卜相曰論相而大老疏中亦曰相臣噫國有厲禁臣敢奸之可駭甚矣

國家設立督學第取其考校文藝而已乎則何必風憲官為蓋士習世道寔繫焉是故前哲令德之人當表章也忠臣義士之裔當收錄也嫖節好修孝悌忠信之士當優異也炫奇弔詭離經叛道之說當嚴禁也躍冶之金當鈐束而敗群之羊當黜逐也凡此皆所以轉



穆士習挽回世道者也非督學其誰任之  
國家重是官故不風憲不界而業是官者乃性  
考校文藝為務士習世道何賴焉溺其職矣  
或問子嘗云講學非真學然則學之不講孔子  
何以憂之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子不語怪力亂神由是觀之孔子  
之講學也其諸異乎人之講學歟 予見近  
時學者多舍孝悌忠信而談玄妙舍詩書禮  
樂而談禪寂皆好語恠者故云然

林居漫錄

卷二

三百一

世人但知貧賤愁苦之殺人而不知富貴逸豫  
之殺人尤甚予任武庫時見觀政朱進士敬  
循壯齡偉貌近乎福相數年間由儀制文選  
擢太常通政踐歷華要而父居端揆子為中  
舍可謂占盡人間賞心樂事矣而一旦舛折  
歲月方長豪華已盡乃益信得意之未必福  
失意之未必禍而羨疾之不如惡石也果矣  
昔之闢佛說者有矣無如微言不出吾書其誕  
吾不信二語予嘗移管登之書云釋迦之法

有不可學者有不必學者弃而父子弃而夫  
婦尋空寂之旨絕生育之源不及百年人類  
滅熄矣此其不可學者正所謂其誕吾不信  
者也執中啟秘精一闡微竭聖賢之神力發  
心性之妙蘊何藉淫辭乃資明見乎此其不  
必學者正所謂微言不出吾書者也 佛氏  
以因果報應之說煽惑愚民云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獨不  
思與出家之指相矛盾也使人人信佛人人  
出家百年之間無復子遺矣尚有來世耶又  
何所托生而施其報應耶

林居漫錄

卷二

三百二

近來  
皇上久任督撫率 卹數年又有丁憂服闋而後  
去者有報罷無代而不行者以故卿寺之間  
添註壅滯而一遇員缺却多起廢以補之故  
壅滯益甚夫起廢必須得人疆場之安危國  
家之輕重繫焉然後可若尹之在山東貪聲  
素著馬之在鄖陽善狀無聞而塞之先任蒞

遠適倭寇朝鮮不度事勢不量機宜輕遣裨  
將祖承訓以三千兵往救全軍覆沒此三公  
者物望何如而忽起之也大都廟堂之臣不  
爲國家而專爲己私類如此

顧冲吾既貴而清約如寒士與申少師爲兩姨  
兄弟少師當國鄉曲知故附離之者甚衆公  
獨不然縉紳以此重之今以少司馬撫關中  
而清約不改其素可謂始終一節者君子哉  
孟子在戰國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俯視濁世

士特鳴鳧之食腐鼠耳故等之于從夫之妾  
婦猶謂未醜也則以踰墻之穢事醜之等之  
于登壘之商賈猶謂未賤也則以乞墻之汚  
行賤之可謂極其形容矣雖然當時之士尚  
爭妍取憐于王侯之門後世之士多爭妍取  
憐于奴隸之手其可醜可賤又何如也  
庚辰予在京師友人以曇陽傳見示閱之且駭  
且歎曰甚哉人之好恠也假曰真仙則靜室  
可以證道而何藉門外之交假曰升天則內

庭可以羽化而何戀故夫之墓且荆鳳二老  
皆以大臣家居秉道嫉邪表正鄉閭豈異人  
任而乃崇茲詭誕一以女師人一師人女何  
以示訓後荆老拜相有論及之者而言官獻  
諂謂公得過江陵託此以兔噫果若斯言尤  
非君子之道也

或問閣臣員缺臺省爭請擇人乃會推七人而  
李宗伯與焉彼求之久矣宜其及也獨不念  
乙巳幾入糾疏近日屢掛彈章物望輕矣而  
可舉以佐

天子哉且果真知其賢也則當闢衆言之淆如  
未識其品也則當俟輿論之定今設爲疑  
姑聽  
上裁何也豈朕志先定詢謀固不必僉同耶抑  
枚卜大事私情亦不可盡卻耶曰朝廷自  
公評吾儕小人安能知之但  
國家全盛時推轂爰立僅僅如是而又有可議  
者竊抱杞人之憂矣

或問九我李公雅負時名近滋多口何也曰我未識其人姑以一事徵之李公與繼山錢主政為同榜士而相友善每上公車輒約偕行下第歸必寓錢園朝夕過從真有異姓骨肉之誼焉繼山登第貸李公五十金未還而物故既數年矣李公擢少宗伯過吳門詣繼山家諸子懽迎意其存舊而孰知乃索債也繼山居官廉諸子皆貧而季尚幼竭力共償之乃去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李公之謂

林居漫錄

卷二

又七

耶微生不直何必多證即乞醯之細足徵矣吾郡襟帶湖海控引吳越固東南一大都會也商賈錯雜奸宄叢集又時有夷警非朝廷重臣鎮撫之不可而諸公憚交際之煩多移駐句曲即屢奉

明旨若罔聞之身圖便矣如地方何如

君命何雖

留都根本重地然有叅贊有操巡有內外守備又何藉巡撫為哉

朝廷用人如真知其才耶賢耶則當及時大用之彼展其志我藉其力而與上天生此人之意亦不虛矣乃今之居高位者率在暮齡即果才果賢而精神既倦厝注為難何況如脂如韋在得不戒者厠其間

國家又奚賴焉或曰然則老成人不可惜歟曰老成固可惜老奸不可用

嘉靖間先祖以職方副郎署司事佐鸞求掛印總兵本兵屢令會推而先祖堅執不從乙未

林居漫錄

卷二

又八

年予以武選副郎署司事李如楨求掌印提帥本兵屢令上疏予亦堅執不從此雖偶爾相符然先祖與予皆偃蹇不達非盡由命也亦可見矣

先祖諱除福正德丁丑進士

問論相曰廉問選將曰廉曰國家重任豈小廉幽謹者克堪耶曰相廉則茹蘖飲水之士集而風清朝著矣將廉則投醪挾纊之恩行而警息疆圉矣人主可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矣

或問次溪李公總督三邊捷書旁午寵眷稠渥近世無比豈其才畧有大過人者予曰李公才畧吾不能知第聞

祖宗朝虜住牧邊塞百里外者勿捕逐但申飭防守而已李寧遠在遼左始用搗巢法斬老弱當首功以此遂叨世券頃予入京都人士競言次溪獲功即寧遠故智不虛耳或曰然則古史所稱下議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者非謂是與而竟無議之者何也曰國家方

林居漫錄

卷十一

又九

以此侈太平之虛文閣部又以此微延世之懋賞正以相蒙為利而誰其議之噫安得不言祿之大臣以主持國是而嚴欺罔之誅弘安攘之烈哉

給事錢夢臯儉人也黃綠四明為幕賓論郭宗伯勘楚事論沈歸德為妖書皆四明歟之也公論籍籍而銓部處以年例夢臯自請留得旨寔四明之密揭先容矣繼值大計四明畏少宰楊公之方乃轉託大司徒趙公而趙公亦

不允也會粵中林直指請再勘楚事夢臯遂借以自脫而四明調

旨錢夢臯盡職言事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而直指降五級焉沈公在翰林與江陵相左負重望及當國而排同列此儉人仇正士何也豈壯節易勵末路難持抑品之不真而勢利二字終不能脫耶

四明庇錢夢臯不難裂國家二百餘年重典以留之致其橫噬無忌南北臺省皆坐視噤不

林居漫錄

卷十一

又九

取言微劉正郎一疏舉胡皆婦人矣及四明杜門求去屢請不下

聖眷已衰始群起而攻之惡談醜詆靡所不至何昔之怯而今之勇也噫執螿弧以先登若劉楚磐者可謂真正英雄也已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林居漫錄卷之三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華撰

午臺太宰生平多議惟不避閣老一事最得大

臣之體

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閣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

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

而俾冢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

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

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

林居漫錄

卷三

又

三

規閣老亦如是斯統正而諂媚之陋習革

矣

內豎楊榮流毒滇中數年矣頃執一指揮酷虐

之加以桁楊暴于通衢會城諸衛官皆忿且

因衆怒先白撫按鎮守禁之不可乃殺榮及

其黨二百餘人而焚其尸遠近聞之大快為

撫按者正當極陳榮暴橫狀家與為怨人與

為讐一旦發難莫適為主斯足感動

上心耳豈其畏禍之及歸罪二三武弁而誅之

是何得好題目而不會作好文字也夫捨一

已之命救一方之民二三武弁雖死猶為忠

義鬼彼哉二監獨何心哉滇人且不食其餘

矣

奏疏之體太繁則難竟太文則難曉故簡明尚

矣邇來奏疏大率連篇累牘幾數萬言繪句

絺章學鈎棘語最可哂者行移告示悉塵御

覽最可恨者私書密啟都入彈章乃若宮殿

災而閣臣以火神為早魃河源竭而臺臣以

林居漫錄

卷三

又

三

伯楊甫為老聃亦非勿欺之道也

自枚卜之及李宗伯也廷議紛然有直指其短

者有兩可其詞者山陰請止于五臣中點用

其論甚正而給舍陳江侍御葉何等則顯示

黨李意焉江疏云古有三逐五去者授以為

相而國大治噫吾懼李公有昔人之累而無

其建樹也往見雅負重望者一秉國鈞輒招

物議况乎未膺爰立先來多口其不撓棟而

覆餗也者幾希 宋給舍疏云會推之典言

官主糾駁不主舉保侃侃正論也陳葉議者將何辭以解吾獨恠夫未相而先獻諛既相當何如哉人情世態亦大可慨已

予初授貴溪先封翁惓惓以陰惡木飲盜泉為戒嘗再至任所見官舍中徒四壁立喜甚曰此汝祖家風也汝克紹之吾無憂矣又問縣誌不肖以年久未修對封翁曰吾為汝修之乃徧徵故實而刪述焉半載而誌成翁時年八十有三

翁諱卿中封

縣令贈少參

又四一

頁

室人及兒輩有杖奴婢者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勿俾冤業纏擾無已時而不聞吾族有杖斃三命者乎數十年來身及妻孥輩死亡殆盡凡死時必見此三鬼守之故寧結人怨毋結鬼怨人怨可釋鬼怨難消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蓋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謬不然伯禽一國之主也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可從耳若夫疆場小警非關大故師

濟多士不乏一人詎可妄援國主墨衰即戎故譚司馬綸楊中丞鎬皆名教之罪人也何况端揆元宰儀表百僚當太平無事之日而儼然冠裳于苦塊時哉 宋劉公珙固辭召命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而假起復之名以竊利祿之實切中奪情之謬矣愚則以雖寇在門庭奪情亦謬宋末九鼎將遷三靈將改而謝疊山猶歷詆當時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為丘為墟生民之所以為血為肉寔由于此噫操國家用人之柄者尚鑒之哉

林居漫錄

卷三

又四一

頁

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散館留翰林者約十之四五此舊制也自萬曆癸未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為額散館常留十之六七故數科來坊局翰林官至百餘員而正詹少詹暨列銜部堂者至十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愚謂每科考選之制弗可易也但選數當照間一

科例而取其半留數僅六七人而止如此則翰林之選益精而壅滯之弊可疏矣

甲辰年

長陵碑震

上命重建且修葺諸陵事竣督工內官上疏叙功而鋪張誇詡閣部大老及臺省郎署之預事者皆註以考語若撫按之薦屬吏然諸公偃然受之曾無愧色不聞有抗言闕寺不當操薦舉之權傷國家之體者傳笑四方且

林居漫錄 卷三

又五

污青史矣

南渚趙公在南部時以言事忤江陵左遷王傅江陵敗起用今為大司農秉公持正數論時事蹇蹇諤諤可謂大臣矣雖然闕寺屢以內帑絀乏劾公矣內豎劾公卿國體之傷孰甚焉公也能毅然掛冠去之俾此輩知朝廷有不可辱之大臣天下知大臣有不可屈之風節不亦可乎

萬良山為孝廉時嘗昵一狎邪婦後婦與夫投

嘉興縣某通判家為奴而良山登第授嘉興令于是奴之惡心起矣通判鰥居止有二女皆及笄而未嫁一夕奴與婦殺通判呼二女起視之即以血塗二女身手大叫隣里二女約姦夫殺父次早執以送縣萬見婦不覺懼心復萌惟其言是聽酷訊二女皆誣服而諸縉紳不平訴之院道寃乃得白二女以刑傷幾死而季則兩足皆折矣萬有與援得無恙且以巧宦竟至八座嗟乎天道無知哉

林居漫錄 卷三

六

書云爾有嘉謀嘉猶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猶惟我后之德大臣之用心當如此第出于君之訓誥則不可耳予往往見當國者間有所匡正輒傳播中外是何與書指謬乎毋乃善則歸已過則歸君乎又有被論而潛票逮問顯揭救援者是則簸弄威福不忠之尤也

富辰之言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古今婦女情態二語盡之矣孔子論難養者而首女子正

謂此也自非正心修身之君子孰能馭之而使好之不敢近惡之不敢遠哉

今天下人惟利是趨視仁義若土芥不復顧情夫既蔑弃仁義則必蔑弃君親此大亂之兆也草木子載元季風俗如此將無同乎識者憂之而柄世者乃泄泄然不以屑意何也昔楊公綰拜相而元勳重臣如郭中令且減聲樂之半今輔弼中倘有楊公其人乎則清風披拂汚俗轉移婺婦當自恤其緯而犯人不

林居漫錄

卷三

文三

必憂天傾矣

或問窮理盡性二乎一乎曰性者心之生理非二物也而窮與盡則有辨先儒說窮孝之理便是盡孝之性窮弟之理便是盡弟之性似看盡字太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孝弟之理而未能盡孝弟之性者世多有之故只窮此理猶難語盡性盡性云者即其所窮之理而允蹈之也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夏公寅嘗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至哉言乎吾人座右銘也雖然不學猶可閒過猶可若立身行已一敗則萬事尾裂衆惡皆歸雖悔而思改之噬臍莫及矣可弗戒歟

國家令甲監守自盜滿五十貫斬今藩司郡邑之長皆操利權者也而貪者居半大且富處歲可得一二萬小且貧處歲可得二三千不知應問許多斬罪畢竟金錢多者趨附權貴躡要津至大官竊鈞者誅竊國者侯豈虛語哉

林居漫錄

卷三

文八

或問學字義曰學之爲言覺也覺有二義明明德自覺也如寐者之忽然寤也新民覺人也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于今而子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要至顯宦冠裳之盛海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自某縣避難新城爲傭工一日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即某縣初



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為天作之合遂令諧伉儷焉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自出也其事若甚恠而司農第立峯民部所為大槐記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阿衡生于空桑闔子文乳于於菟無非實事天地間亦何所不有哉

胡梅林嘗任餘姚予督學浙中時該縣令與胡同鄉請建祠以祀之予駁之曰某剝削軍食

林居漫錄

卷三

六九

三頁

諂媚奸相名為國家之勞臣實則權門之乾子穢聲素著節槩蔑如雖夤緣當路僅還故物而叅質輿論終懷義憤豈可初立專祠血食此土且風之以正猶恐其邪若示之以邪寧望其正棠陰之蔽蒂今始思乎士庶之則象又何誅焉該縣鄉情孔亟本道名教是先毋祀淫昏之鬼貽羞文獻之邦會直指亦胡鄉人與開府竟從其請君子有遺憾焉

問鄭衛之詩皆謂之淫聲考之左史宣公烝于

夷姜燕有新臺之行昭伯烝于宣姜致興鴉鵲之謠中華之言不可讀不可詳而數傳而後婁豬既定艾豨未歸淫風流行一至于斯若鄭之君夫人則閨門無慚德焉乃夫子論為邦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何也記禮者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惟指衛言之而不及鄭又何也先儒以為衛詩多男惑女鄭詩多女惑男此特自閭閻之俗較之耳若君臣宣淫傷敗王教孰與衛甚而顧不可放耶

林居漫錄

卷三

六十一

三頁

曰有說矣當衛風靡波蕩之時而抗節守義之女子不乏焉如柏舟泉水載馳諸篇可徵也故季札聞歌衛而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求之于鄭此風鮮矣夫子之獨言放鄭聲也意或出此歟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晉江預推論者援歇後鄭五以刺之母乃辱之已甚乎曰祭有君子之道二焉其反觀也明其引退也決從來相臣或指其短輒辯其長自知自審者鮮矣人劾之則濡忍而就列君逐之則倉皇而就道執政未幾而飄然解組者抑又鮮矣論者以鄭方人是以君子之道待之也何謂辱耶

林居漫錄卷四

又一

二百七十六

問令甲上言大臣德政者以奸黨論辟近

朝廷召舊輔一點新輔三并山陰為五而康侍御丕揚上疏獻諂至謂與唐虞五臣並美豈未覩國家令甲耶疏詞千言大約主信重相臣夫

皇上之待相臣信矣重矣而猶且求多必欲倒持太阿授之以柄然後為信耶重耶古來為相臣遊說者輒曰不信其臣不重其權以致威福下移人主孤立可復效尤耶曰頌美相

臣誠干明禁若為彼遊說或未必然方今聖明在御軋剛獨斷即媚竄之說日陳于前安能動哉

先封翁有雋才而喜讀書博覽古今載籍而手錄其奇偉快意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離泓穎輩也從先大父宦京師數年先大父以文章氣節多與諸名公相友見翁皆曰孺子可教也以故益奮勵有四方志凡田賦兵防漕渠刑法諸大政事無不綜核行年八袞時萃

林居漫錄卷四

又一

二百七十五

已入仕乃追憶舊文彙為一編貽萃曰居官而不習國家典故何以用世尤好觀忠臣直士章疏易箚前數日聞萬侍御雜廷評皆以言事謫亟索其疏命萃讀之嘆息再三問曰二君亦有難易乎萃對曰批鱗易借劔難翁首肯

雜言及乘輿  
舊事關廟廟

國家有三亡而水旱饑饉之災夷狄侵凌之患不與焉誅戮諫臣剛愎自用一亡也聚斂財賄怨毒日積二亡也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

憂三亡也皆詩之所謂不可救藥者也

予為貴溪五年置學田四百畝以養貧士及督學浙中檄有司置學田開府劉用齋捐三百金予捐一百金為倡而有司莫應祇以虛文塞責予乃多方厝置摠十一府計之幾萬畝云

嘉興一富人隱沒稅糧入官田二千三百畝諸縉紳競求之院道而院道難之莫適與也予白之二監請置為學田分贍府學及嘉秀二

林信漫錄 卷四

學從之而士大得所濟云

與人樂不若自適與眾樂不若相知

讀書不可間須早暮講習斯義理浹洽讀書不可速須從容涵泳斯趣味深長

太平廣記數百卷大都志怪予始不信乃今知之王給舍問卿性嗜犬或教以盛犬布袋中沃之以湯死煮食乃佳給舍如其法率三四日食一犬一夕盛犬將入湯而壁間瓦燈盞忽作犬吠厨人異之以告給舍給舍自聽之

而吠益急乃毀瓦盞以錫盞易之吠如前給舍懼而釋犬居無何而晨起侍班得寒疾越宿而歿時予在兵曹赴弔詢其親友及僮僕具言如此存之以戒世之偏有所嗜而好殺生者

或問鑛稅之病民甚矣頃見

聖諭云是新建寔勸之夫新建雅負物望何以有是曰當言利之術中而饑鷹餓虎幾徧海內人情洶洶思亂閣部撫按臺省爭之皆不

木居漫錄 卷四

能得新建乃請止令撫按抹權召回中使是亦

從權救急之務然出于撫按暫為地方計則可耳若輔弼大臣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法程具在而姑徐徐之說豈所宜陳以此讓新建何辭之與有噫大臣一言不可輕發稍或不當而天下且議其後可弗慎歟

晉史譏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絲竹遂成流風若在今世更有可怪者焉齊民毋論已搢紳士大夫居苦塊之中而婚男嫁女預喜慶事

者有之召客赴宴作樂觀優者有之麻衣入公府或易服謁尊官者有之此皆名教之戮餘也如晉風猶爲近古爾

人子聞父母之喪號泣奔走而赴故謂之奔喪近時督撫重臣聞訃以候代遷延或半年或一年甚至有服將闕而後行者郡邑長吏亦以署篆交盤遲留不去聞有比追贖鍰于私衙者天理民彝其存幾何惟許少薇開府江右聞親病篤徑歸雖于令甲有礙而一念孝

林居漫錄

卷四

又五一

思真切懇至可以愧夫嗜人爵而蔑天親者矣吾有深取焉或曰陽明弃師子嘗譏之而少薇何獨見取曰陽明爲已病少薇爲親病何可比也故譏陽明所以教忠取少薇所以教孝

貴溪有殺越人于貨者莫知爲誰時予入覲未迈署篆者訪其讐家坐之而賊竟未獲也予至疑之某旣晨起讐家相去頗遠何從知而襲之必其相厚者也因詢其父若子與何人

最相厚者父曰間壁某與吾子朝夕過從嘗同卧起又問招稱若子帶銀十一兩在身幾錠幾件乎曰三錠耳乃令縛某至于庭予厲聲詰之曰汝殺人奪財我已訪之的矣可漏網耶其人戰慄失措強曰我與某結義兄弟豈忍害之問有妻否以無對問有母否以有對予乃呼一隸耳語之云汝到某家給其母若子受刑痛楚已招認賊銀在汝處速取出猶可緩死毋駭曰吾固知此事當敗遂以銀

林居漫錄

卷四

又六一

付隸持來則三錠宛然物也某遂輸服無辭而向署官所枉入者得釋矣縣中翕然稱大快而不知可以理推也古今禍患之作不在所憎而在所愛者多矣豈獨一鼠輩然哉而妄有所比與輕有所入者皆足戒也

孔子無心應世者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老子有心應世者也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孔子之道

如湛天皦日老子之道如幽谷曉曉

老子心奸釋迦心毒或問佛主慈悲不殺何以云爾曰釋迦滅父子之恩割夫婦之愛絕生育之理則是大不慈大不悲而殺盡一世之人類也猶謂不毒耶

問文臣愛錢武臣惜死其來尚矣今之武臣不獨惜死抑且愛錢何也曰武臣愛錢非特自愛也為文臣愛也蓋勢不得不愛也試觀總副參遊諸弁有一不以上剝下者乎又試觀

林居漫錄

卷四

又二

頁五

撫按司道諸公有一不以文取武者乎總之皆軍實也餉安得不竭兵安得不困而武備安得不弛廢哉蓋反其本矣欲去武臣之貪先去文臣之貪欲求武臣之廉先求文臣之廉

問世傳萇弘之血化而為碧子胥之魄怒而為潮抑何妄乎曰非妄也天地間禎祥妖孽何所不有皆實理耳子產云用物弘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茲二大夫皆以忠

臣強死則其陰魂聚而不散義憤鬱而不舒安得無非常恠異之徵而天地鬼神欲顯二大夫忠烈又安得不以非常恠異示哉至如戮市而血上流斷首而面如生而中丞之皮猶為復讐之狀亦此類也何妄之有

往相君惡人之論已也欲盡處則恐公憤益激欲不處則恐人言愈至乃密請留中以惑聖聽俾已不負妨賢之名而得以安其位人不獲建言之利而可以箝其口計誠便矣而孰

林居漫錄

卷四

又八

知竟習以為常也邇來內外章疏無論事情大小緩急一槩不下蒙蔽之奸啟而旁落之漸成然後追咎向者相君之誤國也噫亦何及矣

內豎陳奉橫行楚中發塚抄家殺人焚屍極其慘毒會城士民再起擊之皆以撫按三司救免

上悉其狀召還而金寶財物以鉅萬計懼有累之者支開府乃多與之徒衛至襄陽王直指

議留其貲檢其數以聞而其大叅固勸不可乃止時趙開府已入境亦使人導之出驛以故三楚之人無不痛恨此四公者而省中叅疏有云可大可懷無一可者也誠然哉太和山道衆毆辱襄陽太守守巡可徑治何須撫按撫按又可徑治何煩題

請及題

請不下而竟不敢詰問紀綱法度漸滅盡矣嗟乎以風憲官奉

林居漫錄

卷四

又九

朝廷命而威令不行于羽流將焉用此豸冠豸

服持節擁旄者為哉

時楚中開府梁肅守鄖陽開府胡際寰直指守巡姓氏失記

問殺人不操刃孰能之曰惟婦人能之滅國不

煩兵孰能之曰亦惟婦人能之是故慎郵之

膏投而卒符博士禍水之說販薪之妖入而

竟中行人樹檟之料古今若此類衆矣而悟

且戒者無聞焉悲夫

各邊自督撫而下專務欺蔽失事則掩百為十

有功則飾十為百雖行直指查勘祇承虛套

諺所謂依樣畫葫蘆者也惟蘇御史鄒論李中丞戮屍抵級一疏得實耳然蘇素行貪媚癸巳京啓入貪例中或遂以論中丞故疑之曰蘇雖貪若不論李中丞決不以貪黜不然臺中之貪如蘇者豈少哉更有甚焉者矣何從來大計未聞以貪黜御史而獨黜蘇也此說一倡將查勘邊事者皆以蘇為戒則有寧

欺

明主而不敢招衆怒者上下相蒙賞罰倒置而

林居漫錄

卷四

又十

疆場之事不至大壞不止矣予故為別白之如此

或問晉樂書親執厲公而弑之而春秋不著其名氏何也曰凡稱國以弑者先儒以為當國

大臣之罪樂書身為元帥手握政柄非當國

大臣乎稱國以弑則罪之在書明矣曰趙盾

亦當國大臣也而靈公之弑特著其名氏何

也曰時盾已出亡而假手于族子若不著其

名氏則亂臣賊子皆將以詭計倖免矣故董

狐歸獄于盾而春秋因之豈可與樂書並論

哉

吳郡繁劇最號難治自

穆廟迄今太守之以才識稱者有之以長厚稱

者有之以趨時通變圓融巧宦稱者亦有之

若清風高節惟春臺蔡公楚陽石公雲衢孫

公三人而已然皆以觸忤上官而去何怪乎

吏治之日靡也蔡公充養完粹儼然有道氣

象而除大奸革大弊為百世規尤不可及云

朝廷三尺法與天下臣民共守之者也邇來則

林居漫錄卷四

又上

有司既以意為上下法司亦以情為重輕書

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記云刑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者也今不中不成民安所措手足

哉且罪外科罰之禁嚴矣而罰紙罰穀折色

入私橐者何限甚至有以鬪毆小事而罰鄉

宦三千金始得枕以殺人大故而罰豪惡一

萬金遂獲漏網法紀蕩然一部大明律竟可

付之祖龍烈焰中矣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王涵峯中丞初入諫垣例當建白乃請行令各

省直少印黃曆每畝止給里長一本而畝民

就觀焉以省國用同時某御史倣其意請少

印青由每畝止給里長一張而畝民併列焉

以節冗費都人為之語曰黃曆給事青由御

史宋紹興間有鴛鴨諫議近時有蝦蟇給事

何代無賢哉噫以若人而居言路青瑣烏臺

林居漫錄卷五

又二

何足為重而豪傑之士且羞與此輩等列矣

王中丞名守蝦蟇給事胡姓名汝寧

歸安一監生欲淫其子婦婦性烈不從乃誣以

與奴姦而李令松受賄且聽范修撰應期之

囑而獄成矣會直指行部審錄婦藏利刃以

入大哭訴冤訴畢自殺直指乃劾范謫外而

曲為李解得免後李至侍郎以毆辱本縣官

削籍范至祭酒為鄉人所窘雉經焉說者以

范為殺烈婦之報而猶恨李之漏網也

予舅青臺袁公弱冠擢魏科讀中秘書途遇  
永嘉不肯避騎出為兵曹郎會部中火永嘉  
以夙憾逮舅

詔獄論死永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  
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藩臬見皆庭參遂  
沿為故事舅至先令典謁者稟白非長揖不  
可時張半洲為政怒弗許舅竟不見而去世  
但知舅氏以文章名而孰知氣節嶙峋乃爾  
故特著之

林居漫錄

卷五

六二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予嘗謂世間無  
不公底天命陋巷之歿東陵之壽塵甑之貧  
金穴之富大聖而老于道塗庸夫而躋于鄉  
相夫孰非天命之公哉君子以為公故順之  
而吉小人以為私故逆之而凶  
寧夏之亂撫臣道臣及總兵官皆死焉而據城  
勾虜殺畧無筭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主其  
謀者書識周國柱也始令推劉許以避首禍  
之誅終令斬劉許以贖反逆之罪奸宄之尤

實為戎首予言于本兵請陳尸該鎮傳首各  
邊以示懲戒而本兵顧以為功臣也不次超  
擢至叅將數見嗜之父于索命一旦忽髡緇  
弃師遁去莫知所終

天有昭昭處有夢夢處大德必受命凶人多不  
終此昭昭處也高才無貴仕積善或召殃此  
夢夢處也于公種德不逮勳華之盛而福集  
高門嚴守殺人未若東陵之酷而禍符掃墓  
此昭昭處亦夢夢處也顛倒簸弄聖哲有所

林居漫錄

卷五

又三

不能知術數有所不能測天之所以為天也  
可知可測則非天矣

一友問士何如斯可以稱名矣曰筭無佛書室  
無侍妾門無食客居然有名士之風矣

君子有三戒一戒遊權門二戒比匪人三戒隳晚

節

長洲錢穀數多奸胥盤據其間積蠹牢不可破  
如陳毓台李雍野劉心田鄧虛舟最號精察  
然十僅去其四五而俱未及拔其根旋刈之



而旋生矣若民間豪猾輩詭寄飛洒埋沒之弊種種難名非但賦役不均小民苦之而一縣糧額見失數萬將屬之誰也噫安得公明廉執不畏強禦不徇請託者來治吾邑舉諸蠹弊而廓然一清之以造一方無窮之福乎戊午秋倭有自秣陵來者將過濠南而吾家在焉夜半隣人叩門大呼請避寇闖家驚起先慈索恭人獨曰寇過當杜門反開門以延之入耶且如婦人之義宵不下堂何惟靜以聽

林居漫錄 卷五

之耳于是里中出避者多死而吾家獨全當時無不稱恭人智而守禮云

是時倭止五十人自江陰走留都復走崑山官兵數千尾之不敢擊將懦兵弱如此

自龐惺菴倡行條編法而兩浙積困為甦海剛

峯蔡春臺取而斟酌潤色焉凡吳中重役如

斗庫斗給里長辦當各官自占柴薪富戶之

類一切裁革倒懸之解未足喻也以後各省

徧行之遂為畫一之政三公所施遠矣今

中惟白糧一役動至傾家最為民害而寧關

內府議者咋舌方今

聖明在上得一賢輔力請而歸之司農毋經閣

暨之手則江南二百年疾苦悉除矣

建文之亡一時忠臣義士何其多也革朝誌載

之詳矣其間惟齊魯黃子澄不當與焉昔宋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親之以

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茲齊黃

以顧命之臣當危疑之際匡君定國豈異人

林居漫錄 卷五

任何不據樂豫之忠謨以修敦睦之誼而乃

襲鼎錯之故智以啓宗盟之隙國之覆亡彼

寔階禍惡得云忠義哉且

成祖起兵以誅二臣為名雖欲勿死焉得而勿

死固非若方練諸君子可以無死者也爵祿

在前刀鋸在後而竟不以彼易此壯哉諸君

子矣誤國如二臣使建文有知將不痛恨于

九京乎其被誅也匪獨可以快諸藩之心抑

亦可以快建文之心

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卽一念合理亦得爲君子  
遂非長惡固小人也卽一念悖理未免爲小  
人故君子之路甚寬小人之路甚窄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造子  
孫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  
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嘉靖中倭寇吳浙督撫半洲張公威令不行士  
卒皆市井烏合將領百餘無一敢冒白刃而  
先登者故遇敵輒潰張公與先大父爲同榜

林居漫錄

卷五

六

士先封翁策其必受禍上書請選精兵以壯  
士氣誅懦將以勵武節公弗能用時方苦兵  
餉不繼而趙文華索賄甚亟以二萬金啖之  
未饜乃論公玩寇殃民死于西市

古語云教管不可廢于家故奴僕有犯除情重  
送官過小姑恕外只用小竹板決其臀多不  
過二十而止勿亂踢勿亂打而頭目心腹腰  
肋要害之處尤當禁忌如婦人則止撻其手  
勿決其臀乃若人醉勿打人病勿打人老穉

勿打人打過勿打而我醉勿打我病勿打  
人我大怒勿打人凡此不但所以愛人亦所  
以自愛不但可行于家而亦可行于官者也

延陵季子吳之賢公子也唐獨孤氏力非之竊  
謂不然夫聖達節次守節分量自殊若責守  
節以達節則是責賢人以聖人也而可乎哉  
春秋時有季子譬之瑞麟威鳳焉而猶以爲  
可貶然則當時諸侯公子皆可誅乎議者但  
見季歷之克王于後而不覩中子之無聞于

林居漫錄

卷五

七

世故論著如斯耳若曰以季子之賢而君長  
吳國則荆蠻可伯則將曰以夷齊之聖而君  
長孤竹則遼左可王是徒以利害之私較也  
夷齊季子則惟知循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  
之安尼父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國之存亡  
何暇計哉

昔賢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少也貧  
故得一意誦讀人見我涉獵頗博以爲得之  
天資而不知得之無家累也今通籍三十餘

年而猶然儒素之風日用時或不給此亦兒輩好消息也嘗見縉紳子弟多滯蕩不檢只緣富足故耳敬姜云瘠土之民向義沃土之民不才意正如此示兒輩

國制會推大僚凡被人言干瀆議者不得列名所以防濫進重名器也間或偶涉風聞亦必徐俟論定今彈墨未乾故卜已列少宰于是怯主持力矣且南中劾于未推之先北科糾于既推之後而

林居漫錄

卷五

八八

重

明旨一下寂然無言謹直之氣不少餒乎迨推黃全兩亞卿而王胡二給舍始刺及之然終不敢昌言以攻之也若王疏極陳清議不可廢胡疏叅少宰知人在明暗之間行事介紆直之際推轂者乏持正秉衡者無定裁則皆確論也 李黃全皆被人言者因推李招議乃復推黃與全以見推者之必不差論者之必不當無非為新相解也其如欲益而彌彰何予雅重少宰而此等舉動則不能無責備

之意云

人有恒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為害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孰知義之在先乎抑孰知害之在後乎故明于先後之辨而世之趨利者亦可止矣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紀法者所以立國之具也公論者又所以維法之具也古來權臣擅命必先廢公論然後紀法大壞而國隨之故紀

林居漫錄

卷五

八九

重

法與公論相繫者也權臣與國命相繫者也人主去所繫而就所讐蓋自偏聽始大臣之言如金玉小臣之言如糞壤則公論由大臣廢而天下亂內臣之言如金玉外臣之言如糞壤則公論由內臣廢而天下危內臣謂閣臣世之賢者多喜立名不知名最不可立我居于賢誰肯居于不肖我與二三同志居于賢誰肯與二三非類居于不肖故有名必有黨有黨必有讐古來小人傾君子皆自君子之立

名始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非烟鑑乎故君子惟闇然自修而已何必沾沾自喜求以博名反以取咎哉

古人稱盛際者曰二帝三王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其功亦止于放桀伐紂而已自神禹而後得天下之正者惟漢高帝及我

高皇漢高誅秦滅項僅可比于除暴戡亂一怒安民之勲而

高皇用夏變夷實可方于天成地平萬世永賴之烈故愚謂當進

高皇于神禹而湯武漢高次之不亦可乎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武林人傅時落魄無賴投織造孫璫處為奴而巧猾奸詭為孫璫所倚凡操縱出內悉以聽之故富至數百萬初縉紳皆醜之而今則樂與為朋矣即地方監司亦多與往來宴飲饋遺恬然無復廉耻之色時因此益橫行無忌曾有一要人為傅州守斬入鄉賢予未知為時祖也行府查勘僅三日即呈報予疑而訪之乃知為時祖也于是切責郡守而戒飭學官降黜諸生之保舉者事遂寢夫小人之資緣鑽刺亦何所不至非持三尺以繩之有不拂輿論而污公典哉

予觀察杭嚴時直指唐冲宇貽密啟云欲訪元惡大憝一二人毋及賣菜傭予即列傅時罪狀五十餘款示之一日相見問曰捨某而外更有元惡大憝否予曰捨某而外則皆賣菜傭耳直指曰渠為孫璫題授錦衣百戶例當

請

旨予曰先煩白簡而後治之無不可者居無何予調學道而直指竟置之不敢問噫破柱之風邈矣將焉用此繡衣持斧者為哉

往舒給舍論請告規避者曰官藩臬則病擢京堂則不病是京堂者救藩臬官病之藥石也官留都則病轉京師則不病是京師者救留都官病之藥石也妙哉斯言切而中矣愚倣其意則曰閣部大臣不論劾則不病論劾則

林居漫錄 卷六

又二

頁十

病是言官之論劾大臣之厲疫也不慰留則病慰留則不病是

主上之慰留大臣之良劑也人臣出處進退如此世道之衰也何日之有

凡京官告病回籍者例不辭朝然必真病則可雖非真病而在小官猶可若閣部大臣

朝廷之股肱心膂也上下之交深矣君臣之義重矣一旦長往徑行不辭于心安乎愚謂大臣當以直道事君如被論則直陳義不可留

如引年則直陳勢不可留毋一槩託疾不辭則大臣事君之禮盡而心斯安矣

王胡兩給舍論會推不當刺及晉江而胡疏有密囑之語晉江疏辯云請令忻與時喬及臣三人質對曾有密囑否噫是何言歟堂堂

天朝赫赫師尹而乃效閭閻小人兩造聚訟耶醜甚焉且安知論者不再至則當再質對又安知論者不常至則當常質對

主上方聽斷曲直之不暇何暇理萬幾相臣方

林居漫錄 卷六

又三

頁十

分割是非之不暇何暇佐一人哉晉江相度相業即此兩三言可槩已王給舍名元翰胡給舍名名新新鄭之被逐也奉

旨嚴切江陵令緹騎逼之倉皇乘馬而行婢僕多逃資斧盡喪出都門二十餘里餒甚止野店中為食而江陵又使人促之曰

聖怒未息不速行且以觀望逮矣乃不食而去從來大臣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及籍江陵命使未至撫按守巡先發兵圍其第毋夫人與

諸子妻孥相抱持晝夜號哭而長子禮部君竟自殺其慘更甚于新鄭之去焉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可為永鑒矣

乙巳冬奉

旨分稅悉令有司徵收權監李鳳見報怒甚移文督府欲將半解內帑者仍自收又占定商賈奏集去處督府行司道會議皆莫肯先發予獨奮筆曰有司徵收之

旨昭若日星誰敢干之今只遵奉

林居漫錄

卷六

五

三

明旨而已又何議焉若此地曲徇之而各省直皆不然尚謂粵中有人哉時惟蔡念質方伯意與予合而語更詳即以呈督府而瑞議遂格蔡公外貌恂恂而中心井井確有執持予雅重之矣

粵中唐子秋試顧侍御毆王方伯于至公堂方伯趨出侍御逐之弗及自仆于地眾扶之起二君訐奏回籍聽勘李直指初至與兩司語首及之而忿忿作色曰頃予都門見劉少叅

記之

林居漫錄

卷六

五

三

云曾在場中未見前院毆王方伯皆莫應蔡念質獨曰若劉少叅果有此言則今春入考察亦不為枉李意大沮予任杭嚴時一日唐直指忽云各司道送比吏書向不責治故多未完今日講過後須責治左轄曾景默首稱善餘莫應予曰送比原非憲綱若又責治吏書司道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紀之重乎本道不敢聞命唐意亦大沮此二事正相類並

割卷之獎郡邑考試儒童則有之今丙午順天鄉試乃有鄭汝鏞者大叅鄭肖龍子也竟以割卷中第四名此真正神奸而少司寇沈雷門以鄉親故欲從未減省中固爭而猶飾詞以辯豈國家三尺法可以意輕重上下耶晉黎褒論錢神而曰親之如兄又曰愛我家兄意當時愛錢之心未甚故僅以兄擬之或當時愛兄之心猶篤故以之擬錢耳若今世兄弟毋論已將擬之父母乎然有愛錢而不顧

父母者將擬之妻子乎然有愛錢而不顧妻  
子者必也其性命乎又有愛錢而不顧性命  
者然則今日之錢神不更靈于晉哉若排金  
門入紫闥數語則古今不易之論也

孫忠烈之開府江右也新建學李生善古文詞  
公館之署中時宸濠反謀已著生數言當  
豫為之備又言濠黨凌某者最驍勇河中盜  
魁也濠水牙倚之而時從章江門入若縛而  
殺之濠氣索矣及濠生辰例當入賀生固止

林居漫錄

卷六

六八

三百九

之次早當謝宴入固止之皆弗聽卒及于難  
殆天欲以節義付公乎

或問江省所倚重者無如虔鎮宸濠所最忌者  
無如姚江時反形已著

命使將來伯安稔知之矣集兵轉餉具舟楫利  
器械豫為討賊計當旦夕靡盬何急于入閩  
而輕于一出耶豐城密邇南昌一日程耳上  
官行部起馬有牌次止有報濠豈不知且其  
黨多奸謀必先遣兵邀擊之不待其至也既

至豐城從陸以輕騎襲之亦無弗及者何濠  
竟置之度外伯安又遺之慮中耶方其過吉  
安也微伍公力止之彼且返鎮矣此時將觀  
望乎將討賊乎即議討賊而往來阻滯坐失  
機會逆勢益大張義旗難猝合雖反事終無  
成而收拾亦不易矣伯安權術素精而舉動  
若此何也曰此等舉動當時已不可解矣吾  
何從知之

林居漫錄

卷六

七一

三百九

申少師于儀部景素鄉同年又會試座主也少  
師當國儀部不一濡足卓然有特操焉故與  
予臭味相投每晤言輒不覺席之前而歎之  
移也以論救趙儼鶴觸太倉怒坐貶儻才宏  
識不獲用世君子惜之

江陵去後當國者多起廢以博名而袁庸無所  
建明者居半故陳給舍璧請議去留未為無  
見而臺長吳悟齋老矣又負物議抗疏詆給  
舍之謬徧引古人如百里奚七十而以其君  
伯太公望八十而以其君王衛武公九十五

而為周卿士以况在位者且以自况抑知起廢諸公有昔人之老而無其令德也疏出都人士傳笑之又有蔡侍御系周尤所阿附特薦董潯陽宗伯亦引衛武公而以叡聖稱之尤可笑云

震涯楊恭簡公端凝周慎自筮仕迄懸車始終一節不易其素人無間言微盛德不及此蓋先輩之可則效者長子伯玉舉孝廉俊雅修

飭能世其家云

孝廉名大潤

林居漫錄

卷六

又八

往有居政府者疏云宰相職在調燮匡救何為可謂知宰相之職矣然數年來天災時變物惟人妖幾徧海內史不勝書矣匡救既以自諉調燮又將誰歸昔宋太宗讓宰相曰卿等盈居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于是皆罷之今以此責輔弼之臣何辭之與有或曰東京以災異策免三公仲長統何以非之曰東京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可與操主權執國命者同日語哉

辛卯冬予終養服闋北上之曲阜詣闕里恭謁先師又詣孔林拜其墓企仰感歎低迴不能去者久之誠有如太史公所云者嗚呼非古今神聖惡能興起人于千萬世若此乎

給事陳與郊奸險善諂以憑依城社莫之敢撻獨王洪陽抗疏劾之無不痛快而當事者顧上下其手于是王調陪京陳擢常少矣故都人為之語曰若要陞京堂先要得彈章

近京師有善彈琵琶者嘗止某中舍家一日中

林居漫錄

卷六

又九

舍召客飲令其人彈曲一客問曰若會彈何故事曰會彈蕭相國月下追韓信又會彈趙相國雪夜迎宋祖客戲曰如今你莫彈了若再彈恐又彈出一箇相國來蓋以刺晉江也中舍遽起掩客口而餘客皆散去云

甲辰年予齋捧入京借諸公謁禮部侍郎晉江為少宗伯署部事凡同鄉同榜地方公祖皆令免見于是免者過半矣予語同年葉玄峰云此公典也可容私于其間耶遂與玄峯皆不



揖而出

麟泉王公為戶曹時中丞陳偕所阿江陵指參  
趙侍御削籍公抗疏劾陳曲盡群小媚權傷  
善之狀詞甚剴切及貳廷尉會獄胡司寇龍  
宗武殺吳士奇獄諸法官引近例擬兩人遣  
公獨不署名疏請用姦黨條聽從上司官主  
使出入人罪者各論死

上雖不允君子躓之公貌寢不揚若不勝衣者  
而見義勇為執法不撓如此如以貌取人幾  
失之矣

林居漫錄卷六

林司理清海審獄明允有獄沉寃數載以片言  
折之立解然不獨遊刃稱能抑且懸魚著節  
日用不足至銷銀帶及釋子手鐲以佐費意  
卓哉希觀之貞標乎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林居漫錄卷之七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御史房察督學南畿多物議忌海忠介剛正極  
力醜詆至目為天下大盜古今劇賊章再上  
進士彭旦陽顧涇凡諸敬陽不平連名劾察  
掃滅公論排擠孤忠乞賜罷黜察有大援三  
臣皆得罪削籍南駟卿沈公繼山疏曰近一  
二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  
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譏察禁阻而進士

林居漫錄卷七

三百九十一

觀政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貪兢等風  
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等語  
可也而反教訓其籍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  
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  
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  
萬一有權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孰從聞之然則今所約束教訓甚非國家  
之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也是亦出位不蒙  
喜事之譏必受好名之罰然使舉朝俱不言

事斯人盡不顧名世道將何所底止哉請復  
彭遵古等官務除壅蔽之習亟及依違之風  
䟽上蒙

肯切責寔復攻海沈二公肆言臣爲善二十年  
卽與沈思考杳鑿不謀生平大節亦可槩見  
又言臣曲謹本羈無不如海瑞獨瑞崇說飾  
虛希寵干進則不屑爲卽少

世廟一䟽又不敢效語絕誇誕天下共疾其罔上  
無耻竟獲優容予謂四賢一不肖今再覩矣

林居漫錄

卷七

又二

三百九十一

頃二三年間廷臣互相攻擊訐辯蓋有激之者而  
秉鈞元老不深惟源本專意調停諂者猥引和  
衷師讓之說以阿其意輒得褒 旨夫蓋臣獻  
替可否所謂和也非以雷同爲和也君子交好  
汲引所謂讓也非與小人爲讓也唐虞之世都  
俞稱美不忘吁咈之規二八奮庸無雜四凶之  
迹此其和也讓也今將順常多而匡救竟爾無  
聞賢哲雖登而和佞亦與並列朝廷之上祇  
日見其爭而已如之何能和且讓也此丙戌冬筆也

或問今之時不和不讓極矣挽之有道乎抑如

臺省所請戒諭而已乎予曰此在宥勿大臣

見一君子卽以告于君而信任之母或貳于

群議見一小人卽以告于君而斥遠之母或

疑于奸言如此則朝廷之上公是昭明賢喆

布列和衷相讓之風可幾矣今也不然陽收

君子以博名而實嫌其悻直陰庇小人之順

已而不察其傾邪牛驥同皁其勢必至乖違

而小人嘗勝蘭蕙傾頓其隙必來多口而正

林居漫錄

卷七

又二

三百九十二

論嘗屈欲挽不和而之和不讓而之讓寧由

人主戒諭哉亦惟大臣秉持天下之公心進

退天下之賢不肖而已矣此亦丙戌冬筆也

鎖槐折檻引裾埋輪之風邈矣近見臺省諸公

大都以緘默爲忠厚以規避爲老成間有搏

擊非承望風旨則摧拉枯朽乃城狐社鼠一

任縱橫莫敢糾劾茲豈世乏謇諤人鮮忠鯁

乎往往見行取內外庶官考選閣部大臣意

嚮圓融熟軟之士不問品格第曰無多言否

不問器識第曰無生事否稍稍尚氣節飭廉隅不習脂韋時態者輒劣遷之予謂杜史給舍似屬冗員盡當裁革毋為虛設哉

大臣被論引咎自陳不得訐辯所以明臣節崇國體也頃公卿大臣動輒攻訐爭辯類多誇誕忿戾非所施于君父徐宗伯為鄒給舍南臯所劾及鄙建言廷杖為細行許相國為伍給舍充吾所彈盛怒言官論已為罔上甚至庶寮卑職亦肆然無忌最可笑者鴻臚卿賈

林居漫錄

卷七

又四

言七

名儒以銅臭之夫疏中自比耕莘釣渭之老鞠躬盡瘁之臣且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無耻極矣

自甲申年迄今廷臣競起交攻章疏亡慮百十始于丁侍御此呂終于顧副即憲成朝堂之上有同聚訟總其要歸兩端而已矯激者攻大臣諂媚者攻言官其人品之高卑心術之邪正具在諸疏中可覆視也第當軸大老不能虛衷應物而陰以意上下其手故無以服

天下公論而素號剛直之士忿人攻已思出奇取勝遂自蹈于險誦之譏善乎涇陽之疏也曰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鈐束濶畧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勗我何不以古人自勗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此數語足為諸臣斷案也此丁亥春

林居漫錄

卷七

又五

也

自昔當國者思杜塞言路凡有建白叅劾必追主使之入萬曆初却無之頃王主政救高侍御以語涉左右乃復追主使 嘉靖間諸曹上疏雖多貶黜然未嘗詰責堂官詰責堂官自王顧二公言事始也時楊冢宰舒司寇皆席藁待罪無敢為

上發明祖制直言無隱之條 聖主從諫如流之美異日書之青史遺憾千古

哉王主政  
名德新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在深山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若與深山之野人無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惟幾希虛明之心而已方其無感則虛明內涵及其有感則虛明外應此其所以異者也

丙戌春大計天下群吏 主上銳意太平之理軫念元元命舉庶能卓異者旌賞之時當事之臣不能仰體 宸衷而或以私心取舍其

林居漫錄

卷七

五十二

二百九十二

間于是折枝執族者苞苴載途而竟獲懸魚之譽舐痔權門者鬪茸尸位而遂蒙遊刃之褒乃若危冠空履之吏鳴琴戴星之長多以真心詭俗秉法招尤課不列上考名不登御屏豈特茂令典爲虛文而長奔競之風隳循良之氣吏治其日壞已

桓子云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孔棲遲于魯衛孟偃蹇于齊梁皆所謂絕異而遺失者也今之時微獨

絕異卽稍稍不群于俗擯斥隨之矣其躋膺仕而列要津者則必和光同塵鄉愿也舍狂狷之士而登鄉愿之流何異弃蘇合之丸而取蝘蝓之轉哉世之靡靡不立也無惑矣

國家進退天下人才能無藉于疇咨哉顧取衷于君子可也濫及于匪人非也其人誠賢一君子好之足矣其人誠不肖一君子惡之足矣獨奈何猥流俗之毀譽乎驥馬困于塩車鈇刀寶于上方此司銓衡者之過也

林居漫錄

卷七

五十二

三百〇四

史載王戎握牙籌鑽李核至今人士羞稱之然攷戎父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其大節如此可以細行掩哉抑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而或動色於簞食豆羹者非耶

齊桓置射鈞而相管仲晉文釋斬祛而用勃鞞皆所謂國君不讐匹夫也光武之於朱鮪亦是物乎曰不然桓文之讐在已光武之讐在兄讐不同國視射鈞之憾孰甚義不反兵視

斬祛之隙孰深而猥云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非矣且洛陽孤城朱鮪寡援以光武臨之其勢必舉聲罪討賊義振三軍矣乃遣使而說指河而誓遂忘手足深讐不仁亦不武也

晉王忱為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珉來出示之珉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忱甚以為佳更寫即奏今時選司郎除授陞遷惟稟命政府而已即冢宰亦不甚預又誰能改易之而况肯欣然樂從乎蓋晉世猶近古以天官

林居漫錄 卷七 六八 三九

為公器而今直以天官為私物耳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予見近來士大夫都乏真長識見喜小人親已或受其餽遺或赴其燕會甚至輿臺廝養之賤亦且甘心締姻聯戚曾不為耻畢竟所利最微所損最大真長斯言士大夫座右銘哉  
令甲撫按丁憂例不復 命所以教孝也蓋人

子聞父母之喪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哀痛迫切奚暇問官常哉近年乃有倡為揭荐者忘哀鬻恩何以示訓頃粵西開府楊濟眾又欲以揭荐為正荐得請給

誥命此竇尤不可啟

晉毛玄負其才氣嘗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予每嘆味斯言以為士君子處世不可無此志節

史載燕太子丹遣荆卿入秦事語多過實丹之

林居漫錄 卷七 六九

圖國事于田光先生也必左右無人而後請既而又戒以勿泄及卿行丹與賓客皆白衣冠送之慷慨激烈為壯士不還之歌何自泄其謀乎秦王所負之劍必天下之良劍也卿被八創而不殊猶能倚柱箕踞而笑且罵也豈理也哉

古者作五兵以誅暴亂蓋自黃帝伐蚩尤始故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然考神農嘗伐補遂則五兵之作又非始于

黃帝也惟伏羲至淳厚故斯時獨無征伐

晉獻公託孤于荀息也息對以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無論從君於昏非所以為忠且貞

也即股肱之力亦未竭焉三怨將作息既知

之矣不能先發制人耶抑無如勢何則二孺

子者猶可奉以出亡也獨奈何駢首為人魚

肉也死者反生藐孤安在息也愧乎其言哉

戊子年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十九日石灰溝地

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群吠有聲古之

林居漫錄

卷七

又

恠異多矣未聞有若此者人皆以為兵兆予

謂不然蓋陰險小人糾黨附勢竊據高位以

爪牙搏人之象云

孔子論人有眾所貴惡而獨取之者有眾所貴

好而獨外之者孔文子之行污矣而猶辱兩

言之譽楚子西之誼高矣而未蒙一字之褒

聖人之權衡審矣如今日議論則將曰不肖

者何以得譽是偏有所私也賢者何以無褒

是故有所抑也雖大聖人之權衡能無滂于

今日之雌黃乎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

而已旨哉引之一字乎人有迷而之荒徑者

明者指而之通衢焉引義也鎖槐折濫直矣

而不能匡主德補牘叩關忠矣而不能徹天

聽引術疎也孟子與齊王論好勇好貨好色

好世俗之樂不縱其欲亦不拂其欲第當道

而止故萬世言善引君者無若孟子也

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大人所以為大者第能不

林居漫錄

卷七

又

失此心而已即至于贊化育參天地亦非有

所加也或謂朱註擴充之說似非本旨然孟

子又言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若僅守赤子

之心而不極擴充之量則亦可欲之善爾且

難語克實之美而况可語光輝之大哉噫地

位造聖神之域而根本植賦畀之初人皆可

以為堯舜豈不誠然哉

林居漫錄卷之七終

林居漫錄卷之八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韓御史謂田丞相曰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斯言也真知大臣之體者哉頃見大臣被論輒嘵嘵爭辯而王相國尤屢疏不休若律訟者然以彼其

林居漫錄卷八

卷八

頁二

宏博豈未觀韓御史語耶其最可嗤者如云臣無咎可引若模稜國是以外博長厚之名嗾眦人言以陰行報復之計臣寔不為夫引咎不辯自是大臣之體非外博長厚而陰行報復也昔周公遭三叔流言何嘗自明而國是又何嘗不定顧乃以引咎為模稜國是非之甚矣且國是者天下人心共以為是之謂也彼論之臣效賈豎女子嘵嘵而辯果國是哉

三代以後相臣孰為愈無如申屠嘉矣嘉之困辱鄧通千載而下風烈猶可想也太史公以無學術譏之非矣古今相臣有學術者何限能困辱天子寵人者不亦鮮哉

百里奚食牛干主之非孟子辯之詳矣其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奚出處之實也史記則云晉獻公虜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臣不知媵秦者井伯非奚也或遂以井伯為奚之字皆誤矣無論自鬻于君不足稱賢智

林居漫錄卷八

又二

三五七

即坐待其及而甘心虜媵也亦何賢智之有抑奚有智其猶在官之奇之後乎

衛之賢君自康叔之後惟稱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警其歿也謂之獻聖武公史記乃云攻其兄共伯弑之而自立何其謬也審爾則抑之詩孔子奚取焉而延陵季子觀樂又奚舉康叔武公之德而並美之也孟嘗君使馮煖收責于薛至則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而歸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曰畢收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廡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嗟乎此古今名言也予觀近時相臣之家金寶珍異美麗之物無不具備特寡義耳然今相臣之家寡義與孟嘗同而相臣之客市義與馮煖異可慨也夫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固辭不拜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若本朝太宰則皆爲閣臣署紙尾爾近日則兼爲撫按署紙尾矣或云又有爲權璫署紙尾者噫甚哉

乙巳京察政府庇其私人故計疏久格中外駭愕莫敢先發徐京兆文江獨移書首揆指斥奸臣剖析公是有裨國論中云閣下之意不得于銓部而欲調之禁中閣下之權不伸于郎吏而欲挽之皇上直勘破心事矣稱人之惡君子所惡惟夫見于章疏之公發于

輿論之當乃可與衆共稱耳若惟薄之事曖昧之私切忌入于耳尤勿出于口匪獨恐其不直傷人名檢而惡直醜正日繁有徒亦非所以免禍于濁世也戒之哉

予見縉紳士大夫執親之喪大都崇飭虛文而已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惟張可菴一人時年已六十矣所慕父母者非歟

而竟以過毀卒孝通神明殆虛語耶又有文孝廉文起者執父喪哀毀殊常亦今世罕觀者

自古迄今有一相君必有衆小人附離之如癩之生于項欲除之而不可去如蠅之集于糞卽撲之而仍復來李逢吉之十六子巖嵩之十乾兒皆是類也畢竟寵榮在前戮辱在後彼小人亦何利焉而卒與相君同污青史悲夫近日召舊相一置新相三不知又帶許多小人出來攪擾世界一番

文潞公相業不逮韓范諸公而以薦引唐子方



同升遂為名德元老至今稱之今太倉被  
召再入相矣倘能首薦往時論已者而超擢  
之則公忠一念可格僚案而名德且與潞公  
等烈矣

古之相君者潛回默奪故引炬之功多于反汗  
邇來則一味順從而已惟山陰歸德皆嘗封  
還

詔旨可謂以道事君居然古大臣之風矣 南

科道之被察者竟以歸德之爭而黜則北科

林居漫錄 卷八

又五

百七十六

道之留用也四明安得辭其責哉

山陰對南公也封還

詔旨事在壬辰春但失記其事耳

君子不持公論將使小人持之乎薦紳先生不  
持公論將使市井細民持之乎公論明于上  
則允升于大猷公論明于下猶維持于末造  
若滅之于上而又禁之于下上下相蒙未有  
不亡者也

大臣服闋例當奏聞第直叙守制及終喪緣由  
而已近日則院道郡邑各註以考語竭力掄

揚至數十句諂媚成風何所不為可怪也夫  
近見關中撫按叅劾稅豎梁永招納亡命弄兵  
會城夫會城何地撫按司道何在而么麼小  
醜敢行稱亂干國之紀戕人之命如此雖投  
鼠忌器無如求何而其所招納者獨不可以  
三尺繩哉破柱風力將屬之誰也而余直指  
乃以下毒為詞此無異市井圖賴之計欲以  
甚兇闖之惡鋒

主上之聽不亦難乎

林居漫錄 卷八

又六

百七十七

京中諸生巢仕弘者年美姿容眉目如畫肌  
膚如玉政府奴子嬖之因薦于黃葵陽翰林  
黃亦嬖之都人呼為巢嬌云戊子葵陽典秋  
試仕弘夤緣入彀與同榜數人俱被論奉  
旨部院會同覆試時朱閣老為大宗伯以疾辭  
而臺長吳悟齋獨主其事槩得免革而言官  
皆貶謫矣吳雅著直聲而以附勢墮晚節黃  
素負文望而以徇私塞前路惜哉

銓部陞除考選大計等項惟政府之命是聽而

權璫干謁亦委曲從之此故事也自選郎王秋澄始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皆無所措其手于是顧涇陽孟雲浦馮升蒲皆效之而相繼空署黜逐焉後來諸公鑒前之轍遂得濟濟斌斌于卿寺間矣嗟乎天官可私直道難容所從來矣寧玉碎母尾全其王顧諸君子乎

太倉公家食十有四年矣茲復召用蓋

特簡也愚意大臣進退關係匪輕當下度其身

林居漫錄 卷八 又七十一  
上度其君方今

郊廟之對越

朝講之臨御能復舊乎饑鷹餓虎布列宇內能

散遣乎忠臣直士久淹間左能錄用乎公也

可以度矣不然而榮往辱歸噬臍何及也

李養愚雅有聲譽及治兵吳中驟遷開府一味

脂韋而已無所建樹竟以妄劾石太守被論

去官予甚疑之後見管東溟自述出僉粵中

李公戒之曰兄當折節從時卽此一言而李

公心事昭然矣其開府也由此其去官也由

此是故君子不以三公易其介

粵中制府鳳岐戴公博大平易內無荆棘外無

崖岸待人無不從厚寬然大臣丰度若其敷

歷既久事體極練兩省文移旁午而裁決如

流悉中窾會至于精神強王卽少壯弗及也

而或乃以衰老病之誤矣又有云公少風力

者政不知大臣以識量勝取其持大綱

而已何必悻悻標異爲哉倘予不之粵中

林居漫錄 卷八 八八  
亦且與後生小子共誦之矣

韓廷尉珠泉爲申少師所厚無言不聽詹思亭

知之深自結納會少宰缺思亭欲得焉一日

天未曙來廷尉家廷尉宿醒未醒強起之空

腹而行而自坐其家以待之廷尉見少師忽

口噤不能出一語茶至亦不能執柸少師怪

之而暑甚欲早入閣遽與之別行數十步墜

馬中風矣思亭快涕泣而去是晚廷尉竟

卒都人嗤之曰要做活侍郎却求死少卿詹

素負物望而以銳心功名晚節不終君子鄙之

大臣仕久年高義當引退乃懷祿戀寵必待論劾而後去故都人謂彈章為送行文臺省往往嘲謔老云某公不肯去少我兩衙門送行文耳為此言者固涉輕薄然赫赫且瞻不早見幾受後輩侮辱亦足羞矣若

眷注方隆人望正屬而堅辭去位惟姚江陳太宰一人而已

林居漫錄卷八

八

五十五

王麟泉疏云今天下人人私矣事事私矣予始不信乃今知之如銓部司屬各省典試考選科道館職榮差每缺強半為有力夤緣者所得其守正安分而得之者僅十之二三耳吏部曰銓衡政府曰國鈞今一以私意行之如衡鈞之義何哉

文王得膠鬲不以事已而以事紂其意以為紂誠用鬲與父師少師元子同心輔政庶幾可以扶衰而延商祚乎此文王公天下之心也

尼父所謂至德者也或曰文王又得太公矣何不舉以事紂耶曰此必文王末年得之未及舉而薨耳曰然則武王何不舉以事紂耶曰此武王不及文王處也尼父所謂未盡善者也抑文當其時之未至武值其時之既來二聖人者各順其時而已乎

或問何謂小人無忌憚曰只是不能隨時以處中先儒云當文王之時而欲行武王之事固為無忌憚當武王之時而欲守文王之節亦

林居漫錄卷八

八

六十一

三十五

為無忌憚此解極妙

丙戌冬予應召入都陸進士經語予曰頃見時事大有可疑沈繼山忠直人也引疾即聽去房心宇險邪人也被論輒慰留似有抑揚意焉何也予曰廟堂自有定論吾安能知第問卿之去也暫屈終必大伸柱史之留也暫伸終必大屈次年春京察進士復語予曰適見察報不覺扼腕請纓徒切借劔末由予曰旁觀明當局暗從來如此矣何足怪也

閱邸報見滇中省城彼叛夷困逼竟以武定府印獻之乃解不勝扼腕夫隨小國也楚大邦也季梁在隨楚不敢伐滇中省城西南一大都會也世以上公鎮守之又以大臣巡撫之而三司府衛文武將吏環布森列不啻然金湯險哉何物小醜直搗城下素窺無人焉故也設有季梁在敢遣一矢耶敢索府印耶夫府印者 朝廷之名器也非 朝廷命誰敢擅索之誰敢擅界之况臨之以兵懼而從之耶叛夷目中固無 朝廷鎮巡三司目中亦無 朝廷矣此今古創見之事王法必誅之惡豈獨損中國威靈貽外夷輕侮哉而猶詞曰舍印全城是何言歟夫沐世握兵權陳專制戎務將控馭諸蠻保障遐方而身合符來傾覆是懼幸彼無大志耳脫或要挾鎮巡三司印信則亦將藉口全城而拱手以奉之耶昔滄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亟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

壁可以義不可以威拔劍斬蛟殺之今 朝廷印信何啻千金之璧么麼小醜孰與神靈之威諸臣不能拔子羽之劍斬叛夷之頭吾願請上方之劍斬諸臣之頭

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勵晚節讓賢路也晚近代大臣崦嵫日迫貪戀日固而言官又多附勢杜口或畏罪結舌宋李復圭詩有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斯言也豈獨可以刺當時哉這迴好伴赤松遊吾以規池邊之老鳳直須風采動朝端吾以規臺上之饑鳥

居漫錄卷之八終

林居漫錄卷之九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張江陵有父之喪楚中開府陳文峯鄖陽開府徐太室皆衰經赴弔哭盡哀獨趙直指不弔聞江陵怒引疾求去而臺長陳偕所阿意參之直指坐貶 或云陳公平喪請見江陵母夫人有一淨身男子在傍陳視之尤夫人曰此京中收得者頗曉事煩公祖看顧之陳遽作跣跡狀曰老公公纔看顧得陳瑞陳瑞何

林居漫錄

卷九

八二

三〇

力看顧得老公公人士聞之無不撫掌胡盧者嗟乎世不少佞胄之園亦豈乏師罪之吠諂媚情態千載一轍類如此矣趙直指名應元

方今各邊習成一套有功則督撫受其賞失事則督撫逸其罰有功則首叙閣部大臣失事則止參偏裨武弁欺罔甚矣且如伐叛討貳戡禍定亂政府本兵運籌決勝出奇制變或視師而通寇誅夷或臨敵而強虜款服以此計功行賞誰曰不宜今疆場之間小小警報僅

僅斬獲政府不及聞本兵不與謀而加官陰子罷錫優渥欺罔抑又甚焉必也與於武弁之賞亦與於武弁之罰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矣縉紳大家多好蓄優人此最害事得毋惟薄啟女戎之釁乎得毋道途張狐假之威乎得毋子弟蕩心于淫逸奸宄攘臂于窺觀乎凡此皆勢之所必致者匪但無以示訓而閑家抑亦何以防奸而杜禍可弗戒歟

林居漫錄

卷九

八二

三〇

嘉靖中無錫人顧可學以甲科官兩司考察罷歸乃從方士煉秋石入京獻之云可却病延年

上方事長生久視之術服之頗驗三四歲間超遷至禮部尚書縉紳醜之弗與交惟分宜華亭及羽流張永緒陶仲文邵元節時時相聚講房中術而已每行長安道上氓隸輩競觀之呼曰嘗尔官來矣死贈官陰子謚榮僖隆慶初削奪噫人之無良一至此哉羞朝廷汚青史矣

今人命名抑何僭妄甚也如天顏天表皇圖皇猷帝典帝運之類豈臣子所當名又如聖帝聖王大聖大賢舜禹丘軻等名豈士庶所當用司世教者宜有厲禁矣正德間嘗禁天君二字時劉瑾擅權或以無天無君謂之此可謂巧詆終不可以人廢言也然君字為上下通稱即父母亦可稱君名之無妨耳

本朝德澤法度遠過前代惟是言路不振凡遇太利害大奸慝率多觀望規避緘口結舌毋

林居漫錄 卷九 又三一 三百五

論其遠只如頃者奪情起復蔑人倫之大而臺省無一人敢言中格計疏于國典之大而臺省無一人敢言若夫櫻龍鱗而不懼履虎尾而不驚乃在二三庶僚而已夫青瑣烏臺之間豈獨煌煌作幾許威福而主怒震于上相權赫于下輒爾縮首喪氣吾故謂言路不振不如前代也以此毛儀部具茨弘毅明爽才誠兩合異日當為名臣嘗司理吉揚鄒南臯不輕許可乃亟稱儀

部以為可大用誠然哉

藩臬齋捧銓部例有咨訪甲辰年予自東粵入京問之同事諸公開列賢者多至二十餘人不肖者僅一人或無之予則以賢薦者止四人郡守則楊逢時司理則姚會嘉縣令則穆天顏能劍化皆英茂蜚騰才品卓然者也不肖刺者二人皆憑依城社貪縱不檢者也或以為薦賢太少予曰嘗見邸報各處薦舉有司連篇累牘稱述揄揚豈不人人龔黃卓

林居漫錄 卷九 四

譽者而其實不盡然私心竊恠之茲可效尤耶且薦賢何必多惟其當而已楚中內豎陳奉恭馮僉憲僉憲逮而奉 召還關中內豎梁永恭蒲縣尹縣尹逮而求 召還此二公者拚一己之命救萬姓之命真正好男子兩省戶戶祝之可也彼撫按臺省畏縮而不敢固爭輔弼元老依回而不能力救獨何心哉 縣尹名朝薦 武弁不丁憂惟

本朝令甲為然前代未之聞也 國初寇亂未靖兵戈未息故特為推奸避難者設耳非常制也愚謂如遇極邊衝塞醜虜匪茹暮夜門庭羽檄旁午將領不妨墨衰即戎事寧仍許終制斯可耳不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抑三年之愛獨文職有之哉恐非聖主所以教孝意也

劉瑾漚權南臺兩侍御劾之皆被逮王陽明疏救廷杖謫官至今以氣節高之近閱公疏中

林居漫錄 卷九

又五

三頁七

無一字及瑾第云臣不知二臣所言何事此亦公權謀術數之一證也當時果有忠肝義膽為國鋤奸豈不可暴逆豎之惡借上方之劔耶

崇祀鄉賢名宦至重典也而督學使者多忽視之予獨不然如五臺陸太宰梅林胡制府有司力請之皆弗與或以為太執予曰朝廷用人不妨才品兼收若督學使者將勵世風端士習是務惟重其品而已才不預焉倘非正

人君子而一槩崇祀之何以示訓而章軌哉顧涇陽與予論舉直錯枉以為泛言舉君子未見其難惟君子中之直者剛腸負氣即雅稱同志者猶或忌之則舉之為難泛言錯小人未見其難惟小人中之枉者巧合善逢即素非同類者猶將近之則錯之為難故必至公無我有大識見大力量者然後能直者舉而枉者錯也今冢宰久缺安得若人任之而一舉一錯回天地之正氣固國家之元神乎

林居漫錄 卷九

又六

三頁五

趙文炳者以鄉科為御史劾蔣選郎不法事士論方多之而呂司寇素附孫太宰且與選郎善遂交搆其間揚言趙疏出沈中丞指蓋以中丞嘗言丁大叅不可去忤太宰意也御史疏辯指天日以自明矣時新進臺省者皆太宰選郎所選授而楊給舍則呂司寇姻也一倡百和攻擊中丞不遺餘力御史見太宰黨眾勢甚乃自背初心復疏前論選郎實中丞所主太宰喜收為幕賓焉夫內臺何地而此

反覆無賴者居之尚謂言路有人哉

近有語予者曰公稱楊少宰持正京察能去政  
府私人殆不其然諸奸佞之去温中丞力爾  
故錢鍾兩人獨噬中丞畢竟中丞罷而少宰  
留不既昭昭乎予曰爾見極是然丁亥大計  
辛中丞欲黜陳與郊等數人卒以楊太宰弗  
從而止則持正二字温楊二公共之矣

支中丞簡亭恪慎敦朴人也開府楚中適遇稅  
豎暴橫公欲上不忤

林居漫錄

卷九

八二一

言三

主下不病民極力調停而無如勢何以致决裂  
然其用心則良苦矣予解組歸奏記云小人  
肆志橫行也有善權者駕馭之則彼爲我用  
而天下陰受其福有善諂者附會之則我爲  
彼用而斯民顯受其禍若職者不能權也亦  
不屑諂也惟有去而已故賦陶令之辭掛逢  
生之冠職之上計也惟東都黨人之禍傷  
國家待士之體職之所大恐也舍垢忍耻突  
梯滑稽以事婦寺而圖富貴義之所不敢出

也職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豈于出處大  
節而獨汶汶焉苟且冒昧爲哉蓋有諷公意  
公復書云辱劄教懇悉爲之髮指心折感時  
擊事亟願拂衣以去但欲去未能而又不欲  
爲苟去遂汶汶墮落于人世耳卽此觀之則  
公之心事亦可諒矣而竟與王直指共干輿  
論惜哉王直指長厚有餘而風裁不足傳曰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是之謂乎

予初至粵中直指林聚五以病不及一見而手

林居漫錄

卷九

八二一

言三

札數至殷殷有通義相知之雅採豎恨予速  
治其奴出惡言以搶奪珠寶及噬直指移文  
讓之詞嚴義正予得以伸其殺人之辟與有  
力焉及予齋捧入省始獲覲面則粹然之容  
温然之氣令人可挹蓋剛中柔外之士非色  
厲內在者吾甚重之而卒爲奸人所擠惜哉

直指名  
秉漢

近世士大夫間有挾妓飲酒者干國家之典壞  
縉紳之體甚矣矧使子弟則而象之其又何



誅焉或曰然則謝太傅蘇子瞻東山西湖之遊非歟曰古人奇偉大節儘多吾輩皆不學而顧學其敗度敗禮事耶且士大夫不守禮法將責之誰耶善乎晉人之言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搢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

林居漫錄卷九

九

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

百爾君子何莫由斯

姜養冲弱冠登第秀雅端凝望而知其為國

器矣未三十為學憲振肅風紀以身先之士心服焉論時事悉當石畫辨人品多合公評而一段正直之氣尤令人起敬起畏云養冲鳳阿公子也

予為諸生時與于景素為會友見其品格端亮私心已向徃之矣繼司理江州入佐儀部皆

卓然自樹以言事論歸而殫心理學崇正黜邪有功名教益慰疇昔向往之衷云

己亥京察劉翰林丁中舍與焉大千輿論予前謂無所短長偶未詳考耳二公皆直亮抗疏言時事譏切宰執故見中傷云

予嘗見人輕率上疏或論人或論事輒沾沾自喜有當公評然疏一出而是非邪正昭然畢著毋論有所阿比有所指喉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即為影響恍惚之詞人已窺其心曲即

林居漫錄卷九

九

為兩可一偏之說人已定其品格若此者非其無才只緣無識耳是故君子不貴才而貴識

漢吳祐父恢為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北齊郎基世業清慎無所營求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者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

亦可矣夫在官寫書至細事也而子且諫之

友且規之古人雅尚清節如此錄之以規夫

相臣相天子當任天下之重一身一家事何屈

焉保衡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耻若撻于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等心

思此格天之業所由隆也後世相臣有是哉

屏君之耳目樹已之黨與專為榮身肥家計

者毋論即號為賢相亦不過立名立節知足

知止而已縱上思致君而未必如撻市之耻

之篤也縱下思澤民而未必如納溝之耻之

切也雖謂三代而後無相臣不亦可乎

林居漫錄卷之九 終

林居漫錄卷之一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令甲推補兩司一正一陪取自

上裁邇來乃有坐名坐官單題單覆者而吏部

之權移之撫按矣然猶可諉曰為地方計弗

獲已也若兵部何為者而亦咨薦其屬朱武

選為邊道則蹊徑益多岐矣秉銓者竟為之

題

請則操柄益傍落矣脫或九卿各衙門皆效尤

焉將一一曲徇之乎不也當事者亦大乏主

持哉

兩廣軍門受司道將領餽遺其來已久至殷石

汀陳文峯而濫觴極矣歲可得萬金迨郭華

溪為政始嚴行禁革若僅存者惟初見贄儀

離任別儀生辰令節賀儀然每舉不過費五

六金而又多不受予任粵中空手而見空手

而別生辰令節惟致空啓而已同列或尤之

而戴制府不以屑意

未幾并僅存

者亦革之蓋廓然一清云

或曰武盟之臣婢妾之流也故不難匍匐于主  
母之前或曰武盟之臣娼優之婢也故不耻  
奔走于淫穢之側予曰兩說誠然以予論之  
則皆所謂亂臣賊子也紘元后廢幼君革國  
命此古今之大盜宗社之深讐而唐室故臣  
猶可一日立于其朝哉設有聲罪執言者召  
諸臣而讓之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之天下而不討不去耶將何辭以對若諉曰

林居漫錄

卷一

二二田

三百四

吾身在周而心在唐也又誰其信之

臺臣部屬差滿俱從堂官考核其間盡職者固  
多溺職者亦不少稽其行事質諸公評而殿  
最之此立法意也乃今則一槩揄揚題

請復任部院大老固多情乎然賢否既淆勸懲  
無自考核之法祇成虛套而已將焉用之

兩淮徐釐使圖怒某運判忤已乃以賍私狼籍  
叅之行棊直指提問時平山吳憲副守維揚  
力雪其冤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請左遷釐

使而紀錄憲副從之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  
非微某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  
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  
不大快而憲副竟以此得罪亦足以明任事  
任怨者之難矣

乙巳京察奸臣借人以脫已而首揆因欲盡留  
其私人計疏中格時侯給舍慶遠長天垣預  
計事自當明目張膽以暴其狀而噤不敢言  
及劉正郎疏上始為遮羞計而強半成公一

林居漫錄

卷一

二二田

三百七

語及資奸臣口實夫誰當其任誰握其權既  
知不盡公則計疏未上何不爭執計疏已上  
何不指叅而乃于直士抗言之際猶為含糊  
規避之說不忠之大者也

自古才賢有韞于中而不究于用則其雄心壯  
志鬱鬱不平者必發之文字間以自表見左  
國以失明而作離騷以屏黜而作史記以腐  
刑而作至若放臣逐子幽人志士忤時矣俗  
或託之詩歌或寓之纂述以自鳴于天下後

世者何可勝數豈獨一虞相國非窮愁惡能著書已哉

羊叔子杜元凱皆晉之名臣也叔子在鎮不附結中朝權貴而元凱則傲餉遺之曰但恐爲患不求益也此足以定二公之品矣夫人臣當以忠信自盟于心亦以忠信自獻于君而諂事津要何爲哉周文襄亦倣元凱之意巡撫江南樹大勲勞而結納王振君子有遺議焉是故君子寧功之無成必不失身于閹寺

寧患之不免必不濡足于權門

周原伯魯之子不悅學閔馬父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今夫生長農工商賈之家克自奮勵猶足成名何況公卿大夫子孫有祖父之典刑有師友之觀摩胤世有本發跡匪艱而因循怠玩坐老歲月湮替隸圉譬之庭有嘉樹弗茲弗培日就凋零不至枯槁不止可不大哀耶竇儼論人化曰以宗廟之犧爲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是故

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畝畝此化而泥蟠者也不善化者也畝畝之人或在社稷此化而天飛者也善化者也嗟乎搢紳子孫其天飛乎甘泥蟠乎誦此數言而不惕惕懼孳孳學也非人哉

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故妄祭爲諂淫祀無福予鄉戶戶設所謂家堂者以祭胡神及土神不知何據齊民毋怪搢紳亦然諂則諂矣何福之有予家歲時惟祭五祀與祖先而已

至若釋道誦經設醮事尤深惡而痛絕之世世子孫恪遵之可也

昔賢云權非聖人不能用蓋權也者游移無定不主故常發于突然之頃而合于當然之則是以難也自非學力素到識見素精何以與此予強仕時頗有四方志手錄古人應機處變事爲一裘名曰權書既南北奔馳竟失其本今老矣無能再閱簡編姑記一二事于左以見其槩云

曹武穆瑋知涇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會飲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調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盡殺之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酬勞軍欲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术魯郡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于常舉目徧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陳平間行伏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迺解衣解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咸竄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為樞密使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獻錢賜之使

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慙服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曰吉一而已可不慎哉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世人以妄動而召凶與悔吝者何多也試三思之得無爲親厚者所痛乎得無爲見讐者所快乎則庶幾哉趨于吉矣

澹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

急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璧可以義不可以威拔劍斬蛟殺之浪乃止子羽投璧于河三投三歸之卒毀璧而去子羽義烈乃爾卽神靈之威不惕焉世之守官者乃多惕于威而以刑法徇人者有之以科甲徇人者有之以貫官要職徇人者有之聞子羽之風亦可少愧矣

壬辰癸巳之間東征西討閣臣乃請捐俸助用及宮殿災大工繁輿內而閣部大臣外而

督撫總戎初任卽請捐俸一年夫朝廷祿位或久或暫豈可常耶奈何豫以一年爲期也且赫赫

天朝富有四海一遇有事至令大臣捐俸何空虛如是使四夷聞之將毋輕中國哉彼始作俑者但知媚主殊乏遠慮試觀古來史冊曾有此舉動乎否也嘉靖閣臣捐俸惟嘉靖間查選郎秉彝性嗜鱉時有善烹鱉者擢

入銓部萬曆間又有以食味數餽當路得調

兵曹者夫以縉紳之士而甘易牙之賤固可醜也以朝廷之官而博口腹之欲尤可恨也此皆古來所未聞者記之以見世道之愈趨云

世廟嘗以香葉巾賜貴溪分宜令與陶仲文等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惟謹貴溪獨不受上怒罷歸此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坐復套而死若文愍者持正則有之矣以語于見幾則未

也

或問子雅尚節行之臣若相君中庶介者無如  
永嘉何獨遺之曰分宜以前相君未聞有以  
貪名者故永嘉可遺耳曰分宜以後相君孰  
庶曰其惟高新鄭玉山陰沈歸德乎曰然則  
論永嘉于分宜之前則爲常行論永嘉于分  
宜之後則爲高節何如曰斯言得之矣吾于  
三公重其節并取其心于永嘉誅其心姑取  
其節

林居漫錄

十一

二

或謂相君負天下之重任幹天下之大事進天  
下之忠賢不徒以廉潔貴者豈未聞朝歌之  
女乎當衛俗淫靡之日獨秉貞操文公取之  
而中興之業爛焉又未聞邯鄲之女乎國色  
也工女紅而善淫趙王取之則以亡國相君  
而不庶不潔亦邯鄲之女也能負天下之重  
任乎幹天下之大事乎進天下之忠賢乎不  
然則是格天之業不必樹于一介必謹之阿  
衡伯楚之勲不必成于毀家紓難之令尹也

聞之長老吾鄉自正德以前風俗醇厚而近則  
澆漓甚矣大都強凌弱衆暴寡小人欺君子  
後輩侮先達禮義相讓之風邈矣又有勢家  
豪族宗黨奴隸橫行閭閻如狼如虎包休搏  
噬小民無以自存搢紳間亦不免適樂土乎  
歌甚楚乎噫

萬曆初禁門獲一男子自稱王大臣下詔獄江  
陵令以利刃內其靴給之曰若招是高閣老  
差來行刺我且救汝得脫矣又使馳告新鄭

林居漫錄

卷一

十一

欲脅令自殺新鄭怡然不爲動曰老臣果有  
此事罪不容誅惟闔門以俟寸斬耳時朱希  
孝爲緹帥聞之卽以麻藥酒灌大臣及訊不  
能開一語而張計遂不行法司當大臣絞  
上命加等斬之江陵操心險毒如此欲常守富  
貴而無禍也得乎

宣慰安疆臣弟堯臣據鎮雄助土婦跋扈跳梁我  
不能討反寵秩之彼且輕我或更有效尤者恐  
滇蜀之間憂未歇也

朱山陰因姜大叅疑已辯云已與二十年前閣臣不同部院承其意亦謂二十年前事權在閣今則事不關白權不再制蓋即鄭材昔日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之說也信如斯言則二十年後論劾閣臣而貶竄者何纍纍耶夫材小人無足責已楊唐二公皆賢者乃亦云爾耶嘗謂輔弼元老果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日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務則一念忠蓋鬼神可格金石可貫况于察察又何疑焉

林居漫錄卷一

輔弼元老而至于見疑蓋亦反其素矣

閱姜大叅養冲疏反覆數千言大都責備相臣以人事君而已其論甚正中深貶四明不滿太倉而盛稱山陰歸德之美皆確然有見者獨謂華亭能章顯天下忠賢則未必然華亭在閣久與分宜比而爲奸及代分宜爲政鬻權納賄縱子弟奴僕暴橫閭閻富可敵國海忠介疏云嚴嵩既去之後有甚于嚴嵩未去之前匪虛語也而忠介竟擬重辟不聞匡正

迨

肅皇晏駕撰遺詔卹死錄生頗快人意然當改革之際天下延頸以冀更新勢不得不爾且大禮大獄暨諸建言得罪者已餘四十年物故將盡錄用幾何而首嗾私人擊去新鄭石給舍廷杖削籍亦不聞救授繼而家居則重賂戴鳳翔逐忠介而劉侍御蔡憲副皆與忠介同心者俱入察籍乃謂能章顯天下忠賢可乎哉養冲弱冠登朝志操卓然特未甚習

林居漫錄卷一

嘉隆間事故誤此一言爾

潘臬諸公入京謁閣老必用金幣間有同榜之誼鄉曲之好及曾爲地方公祖父母者尤從厚焉甲辰予齋捧至都時四明爲年家與山陰皆浙人而予曾視浙學政歸德則原籍玉峯爲同鄉然惟隨衆公謁于朝房而已未嘗造其私第致束修之敬或答之曰無乃爲矯乎曰非敢爲矯也疾諂也時惟歸德持廉苞苴無及門者



世廟間西北歲苦虜患至蹂躪畿甸震驚

宮闕隆慶初倦酋老矣且不勝舐犢之愛始稱

臣內附迄今四十年邊鄙不聳士女之免于

鋒鏑死亡者不知幾百萬人此皆王襄毅公

決策之力也或乃以時時啗虜爲非計其亦

闇于利害之大較矣雖然乘虜內附而修吾

邊備則爲保治之石畫倖虜內附而弛吾邊

備則爲釀禍之累端當事者宜亟圖之矣

嘉靖初年閣監用事帝緣中旨冒濫恩私奸佞

林方漫錄卷一

西一

逞志忠直蒙謫然猶未甚也迨張桂用事議

禮治獄阿意獻諂廷杖貶戍而縉紳受禍慘

矣然猶未徧也至分宜用事招權納賄貪官

暴吏布滿中外而閭閻受禍烈矣惟是

肅皇聰明神武雖工兇暫進于堯朝而嚙噬終

昭于禹鼎故四十年間小警時聞大業彌固

開創以來議復河套者多矣有謂不可復者又

有謂不可守者獨先封翁則云我之利正在

不復蓋

國家定鼎幽燕去套最遠虜住牧其中則眾分

而勢弱若我據而有之則虜且併力東向宜

大薊保之間殺畧益慘守禦益艱矣故套之

不復京師之利也封翁斯言可參廟筭當夏

曾二公決策時惜乎無有以此告之爾

近毗陵有一美男子假裝尼姑姦婦女無數事

發周開府執以徇因禁諸尼姑諸尼姑多藏

匿大族或遁入浙中蓋此輩善幻爲淫穢事

而藉口誦經度危故士女偏惑之卽縉紳家

林方漫錄卷一

十五

亦不免殊可怪也幸遇秉正者欲剪除之而

又甘爲逋藪執法難行好事難做詎不信哉

江南徭役惟白糧物料解戶輒至傾家民甚苦

之隆慶初王侍御得春疏請輸納白糧物料

止令部科驗收勿委內監以因糧解下部覆

議時華亭爲首揆竟格不行頃趙定宇條陳

賦役之弊中亦及此反蒙切責蓋當事者自

便身圖且以辟嫌耳愚則謂輔弼大老苟可

利民何身之圖苟非爲已何嫌之辟而乃坐

視民瘼不一引手耶入寶山而空手回吾以此為諸公惜矣

章公鄧山幼習銀工偶為人所辱遂棄去奮勵讀書不數年成進士官至方伯語云士不激不奮又云有志者事竟成豈不誠然哉宋宰相李邦彥父亦銀工也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工二字者輒怒彥妻戒之曰宰相之子為銀工則誠可耻銀工之子為宰相又何耻焉達哉斯言乎今縉紳子弟多諱其先之發跡于

微而不思已之將流于賤也亦足悲矣

昔之論治者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夫民害不除即欲恤民隱何由哉若今之為民害者有三曰窩訪曰縣總曰應捕弓兵雖積蠹猶多而三奸為最雖各處皆然而此地為尤乃長人者多知之而不敢除也縱恤民之意不輟于心恤民之言不輟于口竟何裨焉

見臺曾公斷斷休休好賢樂善有古大臣風即不肖如予亦蒙國士之遇則其緇衣之好誠

有寸長必錄者近來名德元老無出其右然

在萬曆初給事陳三謨秦耀相繼劾之罷歸

小人媚竈狂吠無足怪也而秉鈞當軸之臣

妨賢病國如此獨何心哉後耀謫戍三謨削

籍身名俱殞視公官一品年八袞始終完節

者奚若也 公弟健齋亦篤行君子也與予

同榜同寮而相善惜早世不獲大用

問羲皇而降著書立言者多矣在古時則稱孔

孟在後世則稱周程張朱亦各有辨乎曰孔

子是有德之言孟子是造道之言周濂溪程

明道是有德之言程伊川張橫渠朱晦菴是

造道之言

問晉江拜相四明陰推之楊趙二公及臺省顯

挽之今既半載矣未聞效一忠言進一直士

而王胡兩給舍則奪俸矣宋侍御姜大叅則

貶秩矣手段已見吾懼夫相權日重而言路

日塞也何如曰爾試觀相臣有能收錄忠直

者誰乎有不排擠言官者誰乎大都一相臣

進用則必有眾小人附之而富貴亦必有眾君子抗之而黜逐從來如此何獨責之晉江也

四明昵錢夢臯外補則以密揭留之京察又以密揭留之及被人言亦自認有揭矣乃曰

皇上每有格外之舉動致臣受無端之謗毀欺罔不既甚乎過則歸君善則歸已干人臣分義安乎否也

文文起志向超卓行誼修整予雅重之而屢困

林居漫錄卷一

公車豈上天生賢意哉嘗謂 國家三年大

比士得一二廉正君子則世道維而天下蒙

其福得一二貪邪小人則世風壞而天下受

其禍文起名 震孟

姚給舍文蔚屢列故事外補而皆中格及九年

考滿上疏乞罷而中引唐呂元膺故事則是

乞留也非乞罷也蓋元膺以給事除同州刺

史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語宰相李藩裴

均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藩均謝

罪復元膺原職宋儒陳傅良遂以憲宗惜其去為英主李裴贊其留為名相此在他人引之以留給舍則可若給舍自引則是明以憲宗望

皇上以藩均望時宰而已可以免外補擢京卿也人臣進退之義似不如此然傅良之論亦非也憲宗果能察納讜言則刺史未除之先何不簡在宸衷李裴果能愛惜人材則憲宗未問之先何不仍留禁闈英主名相所為又

林居漫錄卷一

不如此故曰傅良之論亦非也嘉靖初如史

道陳洸輩既出復入者多矣庸非亦以元膺

藉口耶

近日臺省落落如晨星而且多觀望規避惟宋

侍御劾緹帥王之楨擊國家之大奸又劾晉

江救姜大恭發天下之公憤能舉其職而王

胡兩給舍亦嘗劾晉江言論風旨有足尚云

兩給舍名見前 侍御名詳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馮少卿渠詭故不情自吳令調番禺敝袍缺帶  
謁直指詰之則以家貧對直指曰縣官常祿  
不堪置耶將亦不受耶惶恐無以應而陸太  
宰顧以為能甘清苦也以卓異薦之超遷至  
京卿居都門出入乘蹇驢客至令其子捧茶  
飾名邀譽如此乙巳大計楊少宰與同鄉竟  
黜之蓋知其素云

或問子不喜人講學何也曰某何嘗不喜人講  
學特不喜人講禪學耳若夫發揮聖賢之微  
言闡明經濟之實用則願終日聽受之而無  
倦終身服膺之而弗失

或問子奚不講學曰某何嘗不講學家居靜坐  
時時對古聖賢簡編尋繹旨趣是時時與古  
聖賢講學也為督學使者時時教諸生以孝  
弟忠信是時時與諸生講學也出宰百里秉  
憲三省時時諭吏民以安分守法是時時與

吏民講學也某何嘗不講學耶

玉峯朱恭靖公儉朴清直綽有古風致政歸角  
巾布衣嘗獨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  
鄉人多不知其為故太宰也方議禮時公邀  
蔣毛費三閣老伏

關固爭氣槩凜然豈非仁者之勇哉或乃謂公  
主留計不敢去科道誣矣  
書稱大舜之德曰好生

今上御寓三十有五載矣未嘗戮一大臣亦未  
嘗戮一言官即有所威怒逮繫 詔獄尋復

開釋若石司馬自以病故耳不然亦且從末  
減矣好生之德何讓于舜使得一二賢輔為  
之啟沃贊襄於咸五登三乎何有

士君子生于天地間而不能扶世教植民彝則  
虛此生不能闢邪說正人心則虛此生不能  
匡主德定國是則虛此生此三虛者皆士君  
子之所深耻也又有三負食君之祿而不能  
修君之職則為負君居民之上而不能恤民

之隱則為負民讀聖賢之書而不能行聖賢之道則為負聖賢其耻均焉耳矣

少湖先生嘗云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親朋之交矣無戶役之累矣無握筭營利之擾矣此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為乎且處艱難則必惕然以思仰何以事父母俯何以畜妻子終身何以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也抑有進焉困衡日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無

林居漫錄卷二

不自艱難中得之先生斯言豈獨為富貴利達資哉

大學之旨切實中庸之旨淵奧合而觀之大學言明心止善之功而終于治平中庸言性命道教之理而極于位育大旨正同大學言身心而本于意知言天下而本于家國固切實也而靜定欺憊之論未嘗不淵奧中庸言鬼神而原于誠之微顯言天地而原于德之小大固淵奧也而三近九經之論未嘗不切實

心之體一心之用二觀于孺子入井之時可以識心之體矣觀于雞鳴而起之時可以識心之用矣何也孺子入井無心之感也故何思何慮而天真見雞鳴而起有心之動也故為利為善而岐路分

壬辰春廷臣見

冊立久稽議請教 儲省中疏先上

上怒六科之長皆削籍而吾郡居其三張可菴

吳虛臺葉吳西也毋謂吳無人哉次年教儲之

林居漫錄卷二

命乃下雖由 宸衷素定而諸公櫻鱗先事

之功亦不可泯云

昔人云宋以忠厚立國待士大夫有禮然考諸宋史懲貪之法極嚴臣工有犯輒刺配海島故當時雖居高位者猶貪去國多乞祠祿而大奸邪如蔡京秦檜賈似道輩亦未聞若梁異元載嚴嵩之富也 本朝懲貪之法未嚴故貪者恒多庶者恒寡海忠介嘗請用剝皮囊草之刑誠不為過然無如

祖訓所禁乎今只遵律例亦足示懲第得司糾彈主考察者毋刻于卑職而寬于大僚毋徇于私情而骫于公法斯可以激濁揚清而天下蒙福矣

予在兵曹時屢以口舌得過堂翁如倭虜交訖舉厝張皇則疏請務鎮靜東征弗克復議封貢則疏請遵

祖訓而憑小人以求款一語大觸所忌至若錦衣李如楨謀筦衛篆予以去就爭之尤逢盛

林居漫錄

卷二

五

四

三

怒及于三年報政同列多爲慮之而公竟註上考有文武忠孝之褒焉近有聶儀部雲翰者條陳年例忤四明而李少宗伯四明門生也讓聶云禮部官莫管科道事嗔恨不已乙巳大計力黜之致抑鬱而死予因此追念東泉公待予真盛德事反覆感歎至泣下云劉用齋少年登第而端凝厚重已儼然大臣氣象開府浙中予與共事見其一言一動無不合機宜中程度者非德器夙成何以能此亦

遐福之相也

世治君子自以爲不足世亂小人自以爲有餘昔者臯陶昌言于虞帝之廷猶謂予未有知詩人作刺于西周之季則云且曰予聖故觀國家者觀其用事之臣而治亂之機決矣壬辰年倭報旁午有獻策用沙船沙兵者許給舍少薇爲題請奉

旨遣御史總兵各一人往募予言于本兵曰所謂沙船者乃太倉崇明等處捕魚之具所謂沙兵者非兵也卽捕魚之人耳止能于海濱行使不入大洋不習水戰將焉用之且彼豈肯舍累世之業而趨一時之利哉卽迫于威令而船之堅固者人之勇悍者亦未必來也

止之便公曰業已奉旨矣何可中止予曰無已盍更請但行撫按召募勿遣文武官以滋騷擾公從之其年乃得船百餘皆朽爛小艇兵二千皆市井烏合令一遊擊將之至天津遇大風舟多覆遊擊溺死公始大悔之語

予曰前不聽爾忠謨故費金錢萬兩傷人命數百今後有可裨戎務者悉以相告吾將採焉卽此而公之朴忠亦足徵矣第以才識未逮卒罹大咎悲夫

大臣被論名曰引咎而實攻訐名曰乞罷而實請留大都如此矣近見晉江辯宋侍御疏自陳十宜去而言言荆棘字字戈矛若第六款則先發制人藉

上親裁之旨掩已專政之愆其為箝衆口而壅

林居漫錄卷三

七十一 二日七

聖聰也孰甚焉乃動輒以蠢直朴愚自名其誰信之

予行部過天台鴈蕩皆登眺焉兩處飛瀑真天

下奇觀而鴈蕩之龍鼻巖峻險難陟巖中有

石如龍鼻狀微微水滴下盛夏不涸隆冬不

冰亦一奇也嘗憶晦翁題信州山巖一聯云

一竅有靈通地脉半空無雨滴天漿可移于

此騷人墨士題咏雖多無當也

邇來添註小九列數多至五六十人居長安鬱

鬱無聊都乞各部差去非體甚矣若列衙通大堂上者與正亞卿鴈行而亦效尤焉彼其自便則可矣獨不顧朝廷之體乎

敬宇丁中丞令句曲茹蕪飲水九載如一日及晉臺憲卽請告家居二十餘年杜門養重不入公府歲饑捐資以賑之全活鄉人甚衆予雅重之而未獲識荆時有景仰之思焉

周懷曾開府吳中勤勤懇懇惟除民害恤民瘼是務真所謂治國如家者也乃其折節下士

林居漫錄卷三

八 二日七

虛衷好善更有超乎世情之外者予附驥雖久今始知之益慶同榜之有人云

管東溟嘗以釋迦爲聖之聖老聃爲聖之智孔

子爲聖之仁謬矣甚矣予則曰孔子中國之

聖也中國之人師之老聃方外之聖也方外

之人師之釋迦夷狄之聖也夷狄之人師之

各從其類各安其教不亦可乎雖然此姑就

其說而闢之耳異端邪說惑世誣民惡得與

夫子並聖哉

山陰因蜀中議用兵而陳其難至謂無兵無餉  
無將王給舍請禁傳布恐示弱且起戎奉

旨并禁章奏之留中者翁給舍疏諫而曰

陛下勿第禁私抄以塞其流而必先速批發以清  
其源斯語得之矣而閣臣防口之意猶未訟  
言殆有所諱歟

問管東溟嘗言

高皇並崇二教信乎曰使

高皇並崇二教則二氏之書貢舉何不以取士

林居漫錄卷二

庠序何不以設官經筵何不以進讀而春秋

祭享何不以列祀典哉曰然則

高皇之不去二氏何也曰天地間芝蘭生之荆

棘亦生之麟鳳居之虎狼亦居之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

高皇之不去二氏即天地之不廢荆棘與虎狼

耳何疑焉乃世之佞佛者中國居而夷狄行

何異棄芝蘭之室而走荆棘之區舍麟鳳之

郊而投虎狼之窟也不亦大可恠哉

陸象山因讀宇宙二字而識心理之同可謂妙

悟然而專以聖人言之則未盡愚請改之曰

東海西海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

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

之下有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孟子不

云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必如此說乃見心體

之善無聖愚無今古

丁未冬十有一月十七日自辰至午太陽失光

林居漫錄卷二

而魄漸大色漸朱申酉之間燭地如血是何

祥也意者奸臣蔽主之象乎

江陵有憾于新鄭則欲以行刺殺之四明有憾

于歸德則欲以妖書殺之元老大臣處僚友

之間而操心若此可畏哉無論和衷之誼矣

或曰二沈相左何以徵焉曰頃見晉江辨疏

有南北二輔不協之說彼其師生之間知之

素矣

讒人如蠅變亂黑白也貪人如蚊吮吸膏血也



此皆天地間醜類孰不欲滅之而卒不能滅  
可恠也蠅也憎之逐之讒也聽之信之蚊也  
疾之撲之貪也親之昵之世情大都如此尤  
可怪也

做官而乾沒帑金科索民財盜也受賄而三尺  
廢賣法而冤鬼嗥盜之尤也乃若火耗贖緩  
是亦赤子膏血諺所謂棒頭錢也而取之以  
肥家人禍天刑將焉逃之子孫其能享乎有感

問吳郡賦重役繁故豪猾多詭寄之弊小民苦

之今祁大夫議限田措紳照品優免外悉以  
充役此江右見行之法也子以為便乎不便  
乎曰難言也言便則病豪猾言不便則病小  
民

昔衛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為  
子思所譏予謂此非子思之言兵家者流託  
之也夫干城之將何代無之特患其貪耳如  
二卯且弄懲貪嚴矣敢竭民脂以媚權貴乎

敢利軍需以填谿壑乎投醪挾纊之風行徇  
疆場而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矣故將材而君  
不制者用兵之要也將廉而士不貳者用兵  
之本也彼使貪之說則債帥之藉而本兵職  
方贖貨之口實也

粵東有司征收稅糧折色每兩加耗一錢貪甚  
者或至二錢毛王亭令博羅獨奮然革之任  
未半朞以憂歸而士庶歌思不已相與立石  
頌德焉世毋謂民難化哉博俗素頑今何如

木王亭名也文煒

吾鄉故多長者然或以位尊而不敢時見或以  
年高而不獲常接惟劉憲長筆山與予有葭  
莩之親韓憲副凝宇與予有寮案之誼交遊  
最久而皆絕口不言人過有長者之風焉予  
甚服之自愧不及遠矣

祁爾光志操卓然令長洲甫半載而除奸革弊  
庶政一新吏畏民懷矣久之即西京循吏當  
無以加焉近因水苗殫心拯救日久

進士張西垣失怙時尚在襁褓母故酒家女而  
秉節貞堅父母欲奪其志以死自誓有栢舟  
之風焉朝夕拮据備嘗艱苦卒成其子西垣  
內無父兄之典刑外無師友之規誨而自奮  
雲霄且德器清雅超然塵俗外毋無忝所天  
子無忝所生俱足爲世寶矣

所惡于有司者爲其貪與酷也如其潔已愛民  
雖有不及處猶將引之雖有不是處猶將容  
之吾待三省屬吏皆然又有不貪不酷而心

術險譎者則必與貪酷同惡矣

羅近溪大叅酷好禪學方僧常蒲座兩子皆爲  
所誘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終近溪因  
此悲思成疾而歿豈非佞佛之報歟楊正菴  
嘗上疏攻羅學之謬正矣然世之可攻者不  
止于此惜正菴猶未及一一闢之也

或問踐形曰天賦我以此形卽賦我以此性性  
失則形虛性盡則形實惟天下至誠爲能盡  
其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然後謂之踐形苟

未至參贊則性分尚有虧處猶難語踐也象  
山不云乎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故君子能  
了宇宙內事卽所以了已分內事惟了已分  
內事纔可言了宇宙內事爾

或問始皇滅中國之教明帝崇夷狄之法罪孰  
爲大曰秦火之餘古聖賢書籍猶多有存者  
天理民彝不終泯泯也自佛法一入而天下  
後世皆受慘禍矣曰然則等明帝于桀紂可  
乎曰桀紂之毒及于一時明帝之毒流于千

古曰自有佛法以來孰不遵之而子獨攻之

何也曰夷狄之人寇我邊境毋有坐視而不  
拒敵者况乎夷狄之法寇我心性哉故我惡  
佛法又惡夫以佛法而亂孔孟之真者尤惡  
夫取佛法而加之孔孟之上者

自古迄今大臣當國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則必  
有群奸趨而附之奴顏婢膝靡不甘心折枝  
舐痔靡不攘臂願指氣使靡不奔走幕中之  
客常蒲暮夜之金錯陳及一旦時移事改則

鄉之四面環拱者今皆四散遠跡而相門可張雀羅矣昔人比之向火乞兒誠切喻也雖然火盡而去之猶可更有操戈入室回首反噬者又所謂溺死灰者也噫人情世態至此相天下者不能挽而顧好之何哉

先子云願吾鄉出好人不願吾鄉出好官予猶謂寧可無好人不可有好官或問故曰曾見一方有勢要官而得晏然者乎

趙高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雖出奸臣之口而

林居漫錄

卷二

五

四

實為執要之論故建都大事也而立決于布衣之一言置君重務也而條定于小臣之片語漢之君相果斷如此後世母問事之大小而輒起盈庭之訟母問務之重輕而恒招築舍之譏國家所以多敗謀也無惑已雖然鄢陵之役相非不斷也而卒以禍其主淝水之後君非不斷也而卒以亡其國必也明斷合而後可

丙午浙中秋試初八日夜遺才案尚未發諸生

不知取否一槩混入初九日午刻纔開門初十日未刻方出完亦一異事也時李學憲蜀人一旦以大藩多士授之故爾遲悞司銓者之過也方諸生競進時直指示諭解散有學道溺職即具疏參劾之語而李恬然不去也及奉

旨奪俸又恬然不去也居紀綱之地為風憲之官任師表之責而顏厚若此鄙矣哉

臣子之義有勞不言有功不居故以異賞酬常

林居漫錄

卷二

五

一

職與以常職受異賞者皆非也近姚給舍叅總河叙功有云以國家之大害為人臣之大利旨哉言乎使閣部以下諸公閱此而猶偃然計功受賞可乎哉然河功冒濫猶少耳若邊境之間殺戮死亡肝腦塗地而廟堂之上擢陰錫予榮觀炫目正蘓子瞻所謂食者甚美死者甚苦有人心者固當投箸而不忍食已

世稱縣官曰父母可以動深長思矣若無忝斯

稱者予于曾崇帝見之令吳五載未嘗行一苛政亦未嘗刑一平民真所謂仁心爲質愷悌君子矣彼擊斷赤子以博風力者惡在其爲父母也

秦舜峯嘗作紫檀文櫝二以遺當路共費四千餘金外鑲人物花鳥山水之象飾以珍寶而書室之需玩好之具充牣其中皆精金美玉古銅奇麗物也秦因此掌天垣躋開府可不謂智巧哉而竟困于一郡丞語曰尺有所短

林居漫錄

卷十一

十一

寸有所長彼固有所短也昔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卒以亡國何況以悅權貴而獵澤要乎編之尺籍著在冊書非不幸也紂爲象箸箕子猶諫則當時之奇巧不過象箸之類耳若秦之櫝則自古未之有者殆所謂木妖歟

東阿公醇德懿行蔚爲名臣爰立

命下人無間言然見朝之日扶掖而行拜起失節爲言官所糾數日而歿國家固當信任

老成大臣亦當自度進退公老矣且病此出獨不可已乎

閱太倉公辭疏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人夫不貪一錢高潔之守也不壞一事宏遠之猷也不害一人忠厚之道也修此三者可以相天下矣然邇來相君田逾萬頃富可敵國則不愛一錢者誰也廟圖多舛補闕無聞則不壞一事者誰也正士以悻悻而踈忠臣以侃侃而逐則不害一人者誰也噫言何容易哉

林居漫錄

卷十二

十二

顧宮替學海秀雅清恬君子人也爲諸生時以文自雄少許可而獨推遜予丁丑場自進語予曰南直以春秋應試者約三十卷惟兄與弟當得僂耳揭曉果然予不就廷試歸官替貽書云兄秉質清癯而堂有白髮尊人且斷絃未續弄璋未兆豈可不時惕豈可不自愛予讀之悚然益予多病兼有好外之癖故宮替及之非此良友微此忠告

官贊嘗以假滿將行請予言曰兩相公當國一  
 座師一同鄉近之不可遠之不可兄盍為我  
 策之予曰玉堂金馬竹籬才舍總是無心處  
 官贊喜曰此弟韋弦也後兩相公去位諸門  
 生里人多招議而官贊獨無間言官贊祖給  
 令父亞卿世以清德冠冕搢紳云  
 王少府修玄明察果斷視府篆承前署傍落之  
 後御之以嚴吏胥歛跡又嘗攝吳邑事僅兩  
 月積羨餘七十金以置學田其潔已厚士如  
 此

林居漫錄

卷之一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三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昔之論官常者輒曰持廉秉公予則以為必能  
 持廉而後能秉公果其四知自畏一介不苟  
 行已堅茹槩之操却餽抗懸魚之守則風紀  
 肅矣威望震矣諂媚邪佞屏矣干謁請託遠  
 矣凡用人行政一出天日之衷何偏何私之  
 有故秉公者居官之本而持廉者又秉公之  
 本也

林居漫錄

卷之三

問安民之要曰懲惡務嚴除惡務盡周任有言  
 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莠夷  
 蘊崇之勿使能殖則善者信音伸矣故欲保  
 安善類必先禁伏覓人

予為諸生時遠近從遊者甚眾多有取科第去  
 而竟不相聞者惟周茂實則數候問通慇懃  
 可謂不肯本者今在銓曹日孜孜以推賢植  
 善為事又可謂知所務者矣

秦誓論容賢利國之臣而傳以為似房玄齡又

論妨賢病國之臣而傳以爲似李林甫吾輩  
讀書至此誰不忻然有慕乎房而有憾乎李  
耶及一旦當路則勢利薰心諂佞入幕端人  
正士日遠日踈而擯斥戮辱隨之有不蹈林  
甫之覆轍者亦寡矣可怪也夫

父母年高人子耽戀祿位不肯歸養者非孝也  
卽歸養矣而又有奪其情者如江績石親未  
終而起用爲人所奪者也予歸未久而親終  
爲天所奪者也惟陳心抑侍御錦堂戲絲幾  
二十年真天倫之至樂卽王公之貴晉楚之  
富豈與易哉此之謂大孝

問蘇子瞻云古之君子憂治世而危明主夫世  
已治矣何憂主已明矣何危曰此君子防微  
杜漸之意也開元之世豈不稱治開元之主  
豈不稱明未幾而治者亂矣明者昏矣日中  
之運可常恃哉方今憫時悼俗者常在江湖  
之士而無挽回之權安危利灾者常在廟堂  
之臣而無挽回之志則憂危之苦詞未可一

日不陳于

黼座前也

李明鰲有理煩治劇之才而本之以和平方行之  
以鎮靜守吳三載不動聲色而地方安之可  
謂宜民宜人者矣獨處浦烈婦一事未協公  
評錫山諸搢紳多爲誅傳詩歌以白其寃且  
歸咎于徐侍御夫烈婦之死慘毒異常而又  
以姦情反誣其父兄人理滅矣侍御大雅士  
屈爲居間乎卽李公亦偶爾過聽要不可執  
微瑕而訾連城之璧也

蔡虛臺標格清雅器宇端凝治兵吳會不詭不  
隨百度維貞四郡又安真一方之福曜也且  
折節下士有古人風尤足尚云

或問子取善有怨有嚴何也曰予無所長惟聞  
人之善若已有之故有以全善取者有以終  
善取者皆完德也又有以一善取而不問其  
全者有以始善取而不計其終者皆未必其  
爲完德也間有完德君子而或致不滿之意

則所謂望之深故責之備竊取春秋之法也  
知此則錄中所載有恕有嚴供可無疑矣

本朝自設科以來鼎甲三名俱入政府者惟嘉  
靖壬戌而申王二公同郡人相繼居首揆又  
皆極一時之榮遇尤為希觀云

隆慶戊辰科拜相者七人前此未之有也而北  
山陰秉公持正以道事君有古大臣之風焉  
至若儀庭黃大宗伯物望咸歸枚卜未及天

下想其丰采云

林居漫錄卷三

四一四

或問天下何日得太平曰方今朝多橫政而又  
無輔弼以為之匡救野多橫民而且有搢紳  
以為之護持澤不究于氓隸法不行于奸宄  
竊懼夫太平之無日也

做好人終有好日何苦不好人做不好人終  
有不好日何樂要做不好人

先是有武弁道賢溪遇盜盜首張某入考成例  
中兩院求之甚急予初至上人授指欲以他  
盜當之時獄中盜七人內有張姓者主吏請

曰此足以塞責矣予辯其究竟釋之曰殺人  
媚人吾弗忍也後年餘安仁獲夥盜而張某在  
其中

予初至貴溪時真人張國祥內倚逆保外倚江  
陵相威傾搢紳藉修壇廟移巡道行縣取護  
宅民兵百名予繳其檄云安有勞吾民于七十  
里之外為一左道暨予守者且是役也不許  
干擾有司奉有

旨矣違 旨不敬勞民不仁不可與也兵使朱

林居漫錄卷三

五一四

雲岳見之恚甚然卒寢之

條編法未行時公家事無大小悉取辦里甲至  
竭產不能給近條編法行始一切裁省間亦  
有款額未載費出無經者猶然責之予為貴  
溪乃盡為革除自催徵勾攝外里甲無煩絲  
毫焉及予應

召行諸士民呈院請刊立板榜以永遵守馬中  
丞定宇批其牘有一歲所省何啻千金之語  
云

予少時讀范希文器先生祠堂記卽忻然有仰止之思矣及出宰貴溪過富春始獲瞻先生道貌而起敬起慕低迴而不能去也繼觀察武林尋視學政乃檄有司修葺先生祠宇又置田二十畝以遺其後人而題其壁云炎鼎旣遷雲臺亦傾巍巍鈞石千古崢嶸通于法之外者大臣之度拘于法之內者小臣之守予習武選策事多被格難行本兵數以爲言以此復之云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予出僉浙臬

林居漫錄 卷三

六一

楊本菴語予曰藩臬之體惟浙中頗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則投官衙帖易服色矣往陶泗橋爲中州左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之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而不受者卽令擡入厨中侍御益怒送至儀門大聲令發出都閫轎以泄其忿泗橋陞任仍復舊由此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諂屈權要何益哉

林居漫錄 畸集卷三

胡澹菴高宗封事是宋朝第一奏疏楊焦山分宜彈文是

本朝第一奏疏予常常朗誦之不覺意氣激昂若祖將軍擊楫渡江時

令甲官員陞除差遣俱避原籍邇來查馬監屯江漕諸差獨不避令本土有司行庭叅而同鄉姻親呼公祖可乎哉間有不類者黃緣爲奸利報私怨又可乎哉

孟雲浦講學修行中州名士也壯歲無子最後

林居漫錄 卷三

七

庶生一子甚珍愛之偶外出歸則其妻已殺之矣雲浦不勝忿恨悲痛觸庭樹傷而歿噫婦人妬悍至死其夫斬其嗣惡不容誅矣昔賈充妻疑乳母與其夫淫殺之其子竟不食他乳而死事頗相類然賈充克人宜得此報而雲浦善人亦遭此毒則天之不可知者也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者也可

一一一



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清  
心寡欲則鬼門永塞

往部院臺省論張鯨事予已誌其槩矣近聞之  
一賢者則云中有他諺巧焉鯨嘗發馮保之  
奸而與蒲州善諸公之論鯨夫有所授之也  
若并論緹帥藉眾惡也又論執政設反間也  
不然則諸公未嘗以去就爭國家大事而乃  
合詞以攻一闕唐中丞馬侍御素不與執政  
相左而今以一闕故訟言以攻之哉此說極  
確予初特據邸報錄之而孰知人情險詐若  
此乎

孟子論相道云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一以格心  
為主此本論也予則謂第可責之稷契臯益  
伊傅周召之儔耳若在後世則苦口之藥石  
豈可廢哉惟當宣其大者置其小者宣其要  
者置其緩者如關係宗社之安危國家之理  
亂雖痛哭流涕以陳之死生去就以爭之亦  
非激也不然而默然容容以自完而藉口格

心之論則是伴食之流可謂大臣歟

天下之最可醜者無如口正而心邪面是而背  
非陽義而陰利若而人也表裏參差蒼黃反  
復奚啻渙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而已耶嘗  
謂真小人易知其害小偽君子難知其害大  
脫非深辨而痛絕之將令君子反無以自見  
而小人且得以藉口其為世風名教之蠹也  
豈淺淺哉

戊寅歲予遊天目放于淨玉時李及泉守雪川

來訪予亟返棹李公追及之曰何見拒甚也  
與語遂懽洽可謂萍水暫逢金蘭契合者已  
嗣後雖崇卑顯晦殊致而雁帛魚書未嘗不  
賁相望于途中也予入兵曹公開府蒞門數  
餉予予悉辭不受曰大丈夫相知以心豈以  
物哉

方江陵當國楚中自  
撫按而下無敢與其父抗者李公以侍御清  
戎獨正席抗禮江陵街之因補外予之重公  
而願在下風也以此公已去世數年撫今追

昔感慨係之矣

易曰閑有家悔亡夫家之不閑禍亂且隨之雖悔無及也慶封盧蒲易內而亡族祁勝鄔臧通室而殺身宋朝召而不保其子馮都寵而不保其宗若此類可勝道哉以是知大易之訓直可寶萬世也嘗觀史稱賢士大夫必曰內行修又曰內行淳備而閨門之內若朝廷則搢紳之軌儀在焉彼惟薄之羞多自艷妻頑童始可弗戒歟

林居漫錄

卷三

庚辰鼎元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武弁樂網始倚梁求之勢以網利終許梁求之惡以脫禍奸之尤也網與求共事則其所開列無一虛矣戕人性命劫人財物姦人子女窮究極惡擢髮難數而撫按前後諸疏曾未

能得其一二何也不知耶不敢耶噫稅豎之爲梁求者多矣撫按旣不知不敢而又無滇中之火盡其黨類而焚之何怪乎四海之困窮也

嘉靖初彭澤爲文選郎以貪縱入察籍而素諂求嘉得留用躡遷太常卿而徐崦西以少宰署部事澤欲代其位喉門客磨磨以選法不公劾之澤僞作崦西書貽求嘉求解願以黃精二百斤白蠟二百斤爲壽求嘉以聞乃下

林居漫錄

卷三

崦西詔獄削籍銓部會推少宰首列澤名時上意嚮夏文愍不允會薛大行侃言國儲事與澤商之澤曰須先白相君乃可索薛疏稿示求嘉曰此夏桂洲意也間一日請薛詭曰相君見稿稱善可亟上之及疏上

上震怒逮薛詰責主使求嘉與澤堅執文愍薛備極楚毒不承

上命廷鞫之薛奮筆書曰以

皇上之明且爲太傅所蔽况薛侃之愚且爲彭

澤所欺獄上

上若曰張孚敬之休休有容之量蹈戚戚忌嫉之風着致仕彭澤小人往來搬聞是非發邊衛充軍噫微

世廟神明英斷孰能大快公論如此若澤也始而破格超擢附永嘉也終而被罪請戍亦附永嘉也殆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歟是足為傾險小人媚權干進者之戒矣黃精謂白金

蠟謂白金

沐后漫錄卷三

五十一

諸敬陽解小人行險僥倖云媚權以僥倖今世之富貴固小人也可鄙甚矣佞佛以僥倖來世之富貴尤小人也可笑何如斯解極妙第恐士大夫之學禪者聞之羞且恨耳抑又有為媚權而佞佛者小人之行險僥倖也亦何所不至哉

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峯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為主

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阜疏則入江陵他事而筆力亦不及一峯乃氣節則似過之二公皆真正英雄予雖不獲見一峯而與南阜同榜且相契亦生平之幸也然二公俱擅千載之名而嗇一時之遇豈非天哉

內外大計各有款目然必與其人行事相當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耳竊謂論人者如論其貪則惟指某事攘取民財論其酷則惟指某事戕殺人命而不謹不及浮躁之狀不可

沐后漫錄卷三

十一

入矣論其不謹則惟指某事有干清誼玷生平而貪酷不及浮躁之狀不可入矣論其不及則惟指某事弛廢不理鞭策不前論其浮躁則惟指某事侮慢自賢輕率自用而貪酷不謹之狀不可入矣今也撫按臺省既槩行糾劾而銓司又漫無主裁如以貪酷不謹去而中有不及浮躁事則見以為太重以不及浮躁處而中有貪酷不謹事則見以為太輕且藩臬大吏一涉贓跡便辱官常而猶從

降調又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憲之責而表  
正庶寮也哉嘗謂既論賊私止當問其有  
無不當計其多寡多固應黜也寡亦應黜也  
乃彈章之墨未乾而已列薦剡左遷之席未  
爓而仍復舊物名藉憐才實開倖竇丁未大  
計藩臬以貪去者僅李徽猷一人而兵部卽  
以閱視叙功免奪誥命是何法紀乎大槩每  
次考察惟以資格為低昂以世情為取捨網  
漏吞舟勒弛罟駕其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  
心也無惑已

林居漫錄卷三

四

海虞令留震臣性狠政苛杖斃多命陞刑部主  
事以病請告歸至姑蘇驛而病甚欲亟行而  
舟若或繫焉數人推輓之不動數十人推輓  
之亦不動自午至晚竟不得行中夜死矣豈  
非海虞怨鬼守之耶噫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父母官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哉必不然矣  
曹仰筠剛正按楚中論橫豎侃侃不撓有埋輪  
之風第對兩司不發一語太着色相耳李中

石則折節遜詞惓惓問民瘼詢官常最得省  
方之體而誤聽劉憲副庚之譖幾劾沈繼山  
復

命亦不薦何心哉余視學政時劉守紹興聞其  
以持正偃蹇禮貌有加焉而晚節竟不終及  
轉憲長以細事拘馮司成子不至令隸人并  
拘司成司成方食忿甚噎死未幾劉亦死意  
者得請于

帝乎

林居漫錄卷三

十五

今天下吏治日靡其病在法不行故勢要干之  
則不行苞苴入之則不行夫人臣奉天子之  
命儼然位士民上而士民相與明神奉之慈  
毋倚之吾乃不能為國家持三尺而乃以私  
心上下其手城社之奸橫行閭閻之苦莫控  
不亦覲顏士民上哉故欲天下治安須盡得  
執法之臣一切以柱後惠文彈之然後可幾  
爾

國家富有四海而恒苦不足其故何也語云山

陵之材竭于野火滄溪之水涸于滿厄此善喻也毋論其遠若頃者寧夏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播州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朝鮮之役費帑金七百八十餘萬豈盡以飽士哉半以入督撫司道將領之囊橐而督撫司道將領又以其半遺當途貴人爾以至諸邊之軍實各官侵漁無算而且以饜醜虜之腹水衡之料價司官乾沒無紀而又以填宦豎之壑此皆國用之所由耗也而大司農乃早暮皇

林居漫錄 卷三

十六 一 日

皇請發內儲徵積逋抑末耳蓋亦正其本乎  
丙子秋術有語予當中第五名聞數日則日落下四十名已而果然此一驗也又曰公他日仕途遇好人必相契遇小人必相左然公面有觸氣紋即小人謀害反受其殃及予踐歷內外諸廉正忠直賢豪長者一見即合且多有畧齒爵而結金蘭者而奸邪譭佞如巡撫曹大埜御史姚士觀羽流張國祥武弁李如松李如楨知縣支大綸內豎陳奉李敬十餘

輩雖傾陷百端卒莫如何此又一驗也乃知天地間術數之學自有一種道理要不可廢特有精有不精耳 真人張國祥橫行一方予至悉以三尺繩之國祥乃干徐爵謀于馮保保云彼外官也今未可處姑俟明年大計在我一言耳壬午冬予入都門則保與爵已就逮矣蓋爵乃保幕客而定國之妻張則爵為之媒也三巨奸相倚而不能去一縣令人謀能奪天命哉

林居漫錄 卷三

十七 一 日

吾郡地大人眾奸宄之淵藪也必須地方有人乃可無亂頃因權稅起釁殺人放火蒲城鼎沸三晝夜不止治兵使者次止近郊觀望不前而有司官皆杜門自守民變未幾而士變繼之郡守方試士諸生奪門以入器用盡燬試卷盡裂而郡守趨避僻處乃免噫尚謂地方有人哉自曹開府奉旨專駐吾郡彈壓且設夜巡官兵于是城中大盜屏跡矣惟是竊盜之主五六家恃有牆壁

流毒數十年捕官捕役貪其常例畏其大援不肯舉亦不敢舉偶遇一家敗露則各家營救必脫乃已殆所謂百足之虫至死不殫者歟 往二十年前某直指夙知各奸主名檄縣捕之而有爲直指座主者受賄千金爲之請免以此各奸益無忌憚云

予願

朝廷常用好人天下之福也又願吾鄉常出好人一方之福也

林居漫錄

卷三

六

袁兵曹黃好奇吊詭嘗作刪正四書註以攻紫陽摠其大旨不過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而已陳筠塘太守爲正刪正力駁袁說之謬崇正闢邪其功偉矣近管登之亦將朱註改削與袁大同小異蓋邪說之溺人也久矣而始作俑者頃復寅緣從祀又何怪乎揚其波煽其焰者之衆也

洪武初俞千人朱季支上書專攻紫陽之學

高皇震怒令押季支至該縣明倫堂杖其人焚

其書以此二百年來聖教修明彝倫攸序

高皇建極綏猷之功大矣第不知季支之說何

居意者姚江襲其訛管袁踵其謬乎如遇

高皇則三君之書皆當付之烈焰中矣

袁了凡丁丑場中作我亦欲正人心題結云韓

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則謂孟子之罪

不在桀下房考陳三謨閱之喜甚力薦爲會

元蒲州惡而欲黜之同列勸止乃行國學戒

飭之卽此而袁陳兩人之品亦可見矣

林居漫錄

卷三

九

七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疇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棗萃撰

古今世事敗壞大都由請託得行晉襄囚秦帥  
大計也而婦人免諸國齊景納曾昭大義也  
而嬖臣售其奸以至儀行之徒縱橫變詐而  
君大夫一切徇之當衰周戰國之季固無足  
怪也乃今

朝廷之上邦國之間出一令方順民情而旋阻  
于有力者之口行一事方快人意而即撓于

林居漫錄卷四

十一

受賂者之說且如近日工部審編舖行業已  
題 請而左右近倖夤緣冒免者過半 朝  
廷之上猶如此况其他乎公道何以大明法  
紀何以震肅故曰世事敗壞由請托得行良  
有已夫

堪輿之說渺茫難信而陰地不如心地一語則  
括盡其要矣予六世祖貞隱公在元至正間  
卜壽藏于龍池之山啟土二尺則見一巨碑  
有宋故尚書四大字先露公遽命掩之術者

曰若用此穴則公子孫即登科甲且富今既  
不用則當下丈許須三四世後方發而且不  
富公曰吾豈可為子孫早發而毀先代大臣  
墓耶竟讓丈許而穴焉今祖塋第一塚上有  
栢樹大數圍枝幹扶疎者是也貞隱公傳四  
世而先大父寒泉公中正德丁丑進士七世  
而予中萬曆丁丑會試庚辰進士先大父雅  
以風節自持歿之日家無餘貲予懼辱先訓  
亦斤斤罔越尺寸術者之言至是驗矣乃知

林居漫錄卷四

二二

堪輿家亦不可廢而心地之語果確論也貞

公諱德洪武初舉賢良方正  
門人稱爲貞隱先生云

溧陽人史某以給事中罷歸而暴橫鄉里一方  
若之爲直指使者所劾即訊其強辯不服忽  
有梟飛集其首而鳴直指曰此汝確証也何  
辯乃伏辜弃市其子際夤緣夏貴溪入銓部  
改

官察言官論之尋以考察去倭寇吳浙際烏合  
八百人赴軍前自効遇賊于太湖殲焉而督

府受際重賄上其功加京卿銜陰一子錦衣  
世襲錢神誠靈矣如欺罔何

予治湖南以三尺繩橫豎一同列勸予云姑相  
容勿相激激則啟禍予復之曰此輩譬若猛  
獸激之固為禍容之亦為禍第激之而禍其  
禍小不過某一人當之而已容之而禍其禍  
大恐遂決裂不可收拾爾予既以不得行其  
志拂衣去而憲長薛青雷憲副章念清少叅  
薛欽宇亦與橫豎不協豎首劾予并劾三公

林居漫錄

卷四

三十四

疏留中不下而撫按皆長者乏主持豎以此益  
橫承天之變道府縣官俱削籍而諸生之被  
縱被逮者三四十人會城之變撫按俱干清  
議罷而馮憲僉及卞何諸有司俱被逮豎匿  
藩府逃死而其黨縛投江中者數十人夫予  
與豎相激者也其效何如也撫按與豎相容  
者也其效又何如也大都壞國事誤蒼生皆  
調停之說為之耳倘撫按諸公同心協力馭  
橫豎以嚴勿與宴飲交際威群奸以刑勿令

縱橫搏噬則彼且孤立無徒而禍少弭矣今  
也以繼位之心藉調停之說一方既受其禍  
二公亦殞其名悲夫

英主在上用人行政皆合公評氣象自覺光明  
歡暢昏主在上用人行政悉違民望氣象自  
覺闇習愁慘讀史者千古若鏡也故天下之  
治亂安危惟在一入而已

國之將興執政大臣多廉國之將衰執政大臣  
多貪始以晉士論文襄之世若狐偃趙衰諸

林居漫錄

卷四

四

四

臣皆憂國奉公故其興也勃焉平昭 之季  
若范鞅荀寅諸臣皆驕貨徇私故其衰也忽  
焉舉一國而萬古興衰之故可考矣故廉臣  
用者興之兆貪臣用者衰之萌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說者以為大臣威福自擅  
患其不法小臣祿養未豐患其不廉予則謂  
大臣不法政為不廉小臣不廉即是不法

或論予曰風波起于口舌之間戈矛伏于文字  
之內所從來矣毋論國武子蘇子瞻只 如



世廟時胡膏之殺楊給舍趙文華之殺李太宰  
子未聞乎而便便然好議論無乃階禍乎曰  
昔明盛之朝庶人可以謗國叔季之世鄉校  
得以議政當時君大夫未聞禁也今

聖主在上方明目達聰集思廣益採勸蕘咨工  
瞽以為

宗社計豈以口舌文字罪人哉吾懼心不公詞  
不直不足鑑千古毋患禍矣

或問子之教人只言孝弟忠信而不及性命何

林居漫錄卷四

五一

也曰孝弟忠信非性命耶但言性命則涉于  
淵微即老師宿儒猶未盡悟言孝弟忠信則  
切于日用雖庸夫孺子亦能通曉論語一書  
孔子所以教當時弟子而垂萬世法程者也  
然命則罕言神則不語而性與天道則不可  
聞乃世儒曾未能及門升堂而專好談玄說  
妙炫俗驚愚豈非孔子之罪人也夫

予少時嘗筆一聯于書室云丈夫須了世間事  
男子要為天下奇以自奮勵然浮沉仕途三

十餘年寸長莫效片善無聞此志竟虛竊時  
時自愧云

三代而後一德之交既遠如保之訓亦衰大都  
是臣負君非君負臣是官負民非民負官

評詩者有曰宋人以議論為詩而詩亡非也三  
百篇具在豈盡觸景暢懷天籟自動若二雅  
三頌則朝廷郊廟之樂歌也變風變雅則幽  
人志士之激談也此孰非議論何獨宋人然  
哉特體格風韻至宋而愈下耳

林居漫錄卷四

六一

晉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古今搢紳之子  
所以多不肖者皆由此一念耳姜氏曰懷其  
安寔敗名是知懷安者喪檢之基也管敬仲  
曰寔安鴆毒不可懷也是知懷安者喪身之  
兆也孔子曰發憤忘食人能以發憤之心易  
懷安之心乎則何事不可做何功不可成故  
今日之發憤終身之逸樂也今日之懷安終  
身之勞苦也

北運白糧之害極矣近見徐玄伏光祿條陳

款可以救其末流矣若本源處猶未之及予嘗欲歸之司農氏不經內豎則正本清源之要也噫非賢相當國惡能辦此

王彥章嘗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當此濁世猶知好名古今以爲美談宜矣獨不聞良鳥擇木良臣擇主乎朱温大盜也以爲臣則篡弑矣以爲君則潘虐矣可事耶不可事耶彥章爲之竭力致死與敬翔李振等耳吾不知其所留者何名也歐陽永叔作史而以死節許之誤矣

奸而不忠貪而不廉諂而不直皆亡國之臣也逆而不順惰而不學傲而不敬皆亡家之子也

君明臣忠一國之福也父慈子孝一家之福也撫按執法郡縣持廉一方之福也

或謂予朝中大臣之廉者無如晉江而子頗有不滿意何也曰吾非不滿其行也不滿其心也其繼自今果能開誠布公如公所言不預

一事不私一人乎則我且以上臣頌美之矣抑其真廉也未必久其位如其能久也未必廉其終姑俟論定可耳

今天下吏治日衰教化不獲宣布詞訟不獲速理耕歛不獲時省弊在上官好趨承而叅謁繁也各省猶可兩直則諸差叠至初到有見考察有候生辰令節有賀往返動經旬日郡縣之精神大半耗之道途矣夫考察固當而生辰令節之類獨不可以已乎若守巡彈壓

一方體統尊嚴繫重亦豈可僕僕車塵馬足之間如浙之温處道江之嶺北道去會城各一千餘里粵之嶺東海北道去省肇各一千四五百里拜年方回賀壽繼之又有迎新送舊與夫不時獻諂者毋論縣驛若干供應設或所轄有寇盜非常之警將何辭以解愚謂撫按諸差當節省守巡之精神又當與守巡節省郡縣之精神俾得專心民事則吏治日起而裨益地方非眇矣 各省守巡

中初到一謁二監非離任不再見即二監去  
來亦不過使人迎送而已各省皆效之不可  
耶或曰禁止叅謁上官往往嚴之而有司不  
遵何也曰名禁之而實不禁也且有以遲速  
疎密定殿最者矣雖然簿書期會之間以為  
大故在漢已如此矣于今乎何咎

予奉使宣府萬丘澤舊寅也時治兵懷來招飲  
語次云往寧夏之變當時若得二三豪傑定  
矣何事紛擾予曰若得豪傑即一人足矣何

林居漫錄卷四

九二

待二三丘澤又云葉龍潭殺降不武予曰龍  
潭頗兵堅城未聞運奇才畧平平耳獨此一  
着猶筭高手若俟請旨未卜何如姑宥之耶  
則法紀漸滅盡誅之耶則禍端再起孰若出  
其不意一舉而殲之為得計哉且此我之叛  
人與受敵國之降者未可同日道也

大臣居且瞻之位當及身之未衰人之未厭君  
恩之未薄而飄然決去之斯為高節乃足風  
世其餘臣工亦當知止知足進退之權勿為

人所制做官如做夢蓋世英雄終與塵土同  
盡格天事業竟隨流水俱東何苦戀戀營營  
把持利器奔走勢途不効不去不死不止嗟  
乎悲哉

管登之作從先維俗議敦崇古道可挽頽風間  
亦有清以佛說者刪削而行之于世教當大  
有裨矣

或問昔白圭自賢于神禹揚雄自比于孟軻蘇  
子瞻譏其實不至而有侈心世終莫之許也

林居漫錄卷四

十一

管登之動以聖人自居嘗曰我于六龍中楊  
龍也又多說夢兆以神之而京口之生異牛  
即以為文成麟至之應若登之者果聖人也  
乎哉曰使登之攘黜佛老則亦聖人之徒也  
胡頂為徐州子威來省告歸賜絹一疋威跪曰  
大人清廉安得此絹頂曰吾俸祿之餘後威  
為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臣不如  
父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夫胡官刺史  
而其子來省僅與疋絹而已若今之有司家

屬徃來動輒細載而歸此官之所以多富而民之所以日貧也歟噫清畏人知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畏人不知者斯可矣

予觀人之蕪貪直是天性天性庶者以無取為主而不動心者也雖祿以天下猶視芥焉天性貪者以必取為主而不動心者也雖行涉盜跖且攘臂焉或曰既是天性何庶者少貪者多也曰子以世間芝蘭多乎哉荆棘多乎哉

林居漫錄卷四

十一

馮南江侍御因彗星見疏劾永嘉及方汪二公指永嘉為根本之彗方為門庭之彗汪為腹心之彗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壯哉忠臣乎長子行可刺血書疏請代父死壯哉孝子乎忠孝萃于一門人世間所希觀也季子時可博學有文名

朱晦翁云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君子闇然之道學者及已自修當如此然天知而曰求則是有心之強合非無心

之妙契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求之云乎吾人惟務下學而已卽上達亦不敢自必者况求天知乎哉晦翁因作對偶有此詞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耳

秀才如處女處女在父母傍而嘵嘵哆口干預家政且及外事異日適人必非烈婦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士君子立玉階方寸地上與天子相可否諤諤論其誰禁之下與宰相爭是非侃侃正議又誰其禁之若做秀才卽使仗義執言非其時矣况乎虛憍恃氣假公濟私耶

林居漫錄卷四

十一

高皇卧碑國家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惟諸生不許豈懲宋季之紛擾哉正以堅忍其性情深沉其涵養哉有為于不為也 睿思神謨淵矣

吏部于各官數舉不敵一刺衆譽不當一毀故有薦墨未乾而以大計處者有之以王官處者有之並未聞詰其故亦未聞解其故也近

無極令劣轉而錢侍御上疏詰其故矣銓司又上疏解其故矣詰者則欲復其原官解者則欲擢以長史是遵何法哉使凡薦而處者皆效尤焉將頂對不暇豈惟煩瀆至尊而于統均之體不已褻乎

臺省曾經外推未下者不復內推明例昭然近若楊給舍林侍御之轉京堂業已破例矣然猶非自請也茲姚給舍則自請而

旨從中出銓司不當執奏耶而乃兩可其說既謂無此例又擬以僕少將倖門日啟而銓政益大壞矣

聖兼仁智衛賜之論也管登之獨以聖歸之釋迦而以仁智分屬老聃

孔子意蓋如此及人攻之則曰古不重聖字不念書稱帝德首列聖字在神字上非古耶又曰聖不過六德之一則其說益遁矣夫釋迦者登之所竭力推尊以為神通廣大開天闢地第一大宗師也却以六德之一名之則是

小之也且小釋迦可也以孔子為聖之仁將毋亦僅得六德之一耶登之雖強辯當無解于我言矣

京師各衙門吏書火房皆有頂首而太宰本兵及文選職方正郎火房頂首至三四千金殊足駭也若吏部司屬以賢入者什三以賄入者什七虞德園除呂姜山頂首使人索之嚷罵長安道上二君以此論黜近時鑒前弊始令部院公舉而圓巧者各自尋門路于是有薦

屬吏者有薦鄉親者有薦父母官者終未盡公而用人之柄衆共操之如職掌之奈何

丙戌冬應召者至都門時黃選郎克念曲徇權要私納苞苴直而楊太宰晚節尚通之主裁于是圓巧者競起以于華選吳山人語予曰瞽史有言不索胡獲公杜門靜坐臺省將自至耶抑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耶予曰士各有志焉灌園為高躡屩為通踰垣為執彈缺為容達人變化與世玄同我也木強所好

是從

撫按查盤必委司理雖由守巡轉詳然只抄騰一遍一字不易處處皆然予任浙楚粵三省凡呈到查盤招駁削過半吏胥或難之予曰吾職在伸冤理枉若吹毛求疵律例未協者可曲徇耶蓋有一招而減刑罪至二三十名者減贖緩至三四百金者然二監亦未嘗不允也彼務爲迎合苛刻者何心哉

藩臬患病撫按代奏銓部覆請卽予長休告

林居漫錄

卷四

十五

本朝令甲也間有才望素著或因公正發憤拂衣去者則許病痊起用亦有將奏疏立案仍行令供職者然而甚鮮也予去湖南已奉欽依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矣及去海北督府亦以此具題而銓部置不覆移督府催予復任至再至三越兩年而猶未覆則大破常格矣孰知予也泉石之盟自少已締今老矣何忍寒之而雞肋一官耶

近郡縣考試童生有傳太倉公囑十餘人者予

曰此豈元老大臣事殆風聞之誤不然或假之也一友曰薦引後學非若干預刑政者之污也亦不可耶曰占一名私情則妨一名公道故不可耳無已鄉賢胤嗣陵替不振則訪求其可進者公舉之以崇明德可子孫弟姪關係至情則面試其可進者量舉之以防遺佚亦可捨是則與干預刑政者何異焉得無取輕于郡縣大夫乎

朝廷黜幽之權撫按並操之痺惡之權直指獨

林居漫錄

卷四

六

操之然皆不自操也而委之司理司理亦不自操也而委之胥史于是有窩訪者相與爲奸利矣則是朝廷兩大權俱操之奸徒手乎又安得至公至當而無一枉抑也窩訪家處處有之有賣而縱之者則兇人漏網有買而內之者則善類蒙辜流毒慘矣府首領縣佐貳以至倉巡雜職時時納賄以求免而縣正以上亦且明神畏之不敢正目視也噫世有虎狼僅藏巖穴而此輩之如虎如狼者乃

橫行白晝大都中可怪也風憲執法之官不能斬刈剪除之而顧耳目心腹之尤可怪也夫

問何謂君子曰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以道義不與俗同此之謂君子曰如斯而已乎曰大德不踰閒大節不可奪非見之直養之定其孰能之

闔子文辭祿于君而曰我逃死非逃富也鄭伯張歸邑于公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小子

林希漫錄 卷四

十七

聽之夫二大夫之言不可不識也聚財歛怨蘊利生孽從古已然况涉叔季之末流乎其故奴輩之心而踵季倫之害也可勝道哉乃知楊太尉貽之以清麗德公貽之以安其見高矣其慮遠矣小子識之何憂乎貧敬戒之訓可以書紳見有憂貧者以此論之

閱康常博元積疏解泰卦之旨以陳時政之謬反覆數千言發揮明甚末處云

陛下有摠攬之名而無其實各臣有誤國之實

而無其名猶為確論第嫌太長  
主上一日萬幾暇徧觀乎

自古亂邦必由小人譬之狎猛獸飲毒藥未有  
不裂肝碎首者蓋無時可用也而聖人作易  
獨發于師卦曰小人勿用何也得非以干戈  
搶攘之際第求戡定禍亂之才而毋問其人也  
乎故聖人獨于師卦惓惓戒焉彼鳴條之剪  
夏阿衡懋其勳牧野之造周鷹揚樹其烈豈  
藉小人力哉而兵家者流乃有使貪使詐之

林希漫錄 卷四

六

說嗟乎此債帥險夫所以旋仆旋起而剝軍  
誤國者也 往本兵徧聽沈惟敬委以封倭  
事予上疏諫有憑小人以求款之語公覽揭  
怒曰用兵亦擇人品耶予以此具言之公默  
然

梁鴻家貧乏炊具比舍先炊已呼鴻炊可及釜  
熱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乃滅火更炊  
卽一細事而伯鸞烈丈夫之槩居然見矣吾  
獨怪夫世之君子既已薦賢書登甲第豈不

可烈烈轟轟自樹高標希蹤前哲哉乃遇灸  
手執處輒便投足竇可由膝可屈當其時試  
以伯鸞語語之有不面赤背汗而愧死也者  
幾希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九二四

林居漫錄卷之五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官嶺表者輒招意以之謗豈風土使然若守南  
海者皆吳隱之守合浦者皆孟嘗雖貪泉日  
飲珠池夜光亦豈以易其心哉聞諺有之廣  
州太守忙十萬潮州太守坐十萬瓊州太守  
眠十萬予始不信頃遊粵中詢之具云自採  
權之後已減其半嗚呼庾關鳥道鑿自何時  
貪婪載途介潔寔稀扇西山之清風掃北轅  
之穢轍將屬之誰哉

世傳伯淳正叔同赴友人席坐中有二妓正叔  
色變拂衣去而伯淳留飲盡驩乃別正叔似  
伯夷伯淳似柳下惠然吾輩法程還當屬之  
正叔至若有妓無妓之說近于談禪而滯蕩  
子鮮不藉口矣此語必非出于伯淳殆好事  
者附會之也歟 宋有官妓故士大夫宴會  
不禁然正所謂流俗污世事也伯淳而同乎  
流俗合于污世若鄉愿耶古語有之男女無



別則亂生而不同席不共食曲禮也童子習之矣矧與賤娼同席共食混男女之別長淫慝之風何以爲明道先生哉故匪獨有妓無妓之說爲妄卽一去一留之事亦誣也意者蘇子瞻輩嫉正叔端方故設此以嘲之歟

王陽明極喜座中有妓心中無妓之語時時稱道之故其門人多有蔑弃行檢者或謂之則曰吾心原未嘗動也丁卯年陽明高弟王龍谿過吳中與蔡春臺講學一日春臺語及陽

明龍谿曰

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予時侍側聽之甚駭後在都門以盾孟我疆我疆曰必到此地方知此旨予終不謂然近有議鄒泗山掘藏殞名者潘尚靈雪松云此偶然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爲累蓋邇來士大夫酷好禪學故議論多如此而方正潔修之士反以窄隘執泥病之可怪也夫

猿狙性巧凡榛栗芋栗之類多積而藏之深山

窮谷中以爲終歲計自度人無發之者而卒爲人所發豈非人智強而物智弱歟世間有一種富翁千方以積之百計以藏之累數十萬以遺其子孫然或燬于回祿或劫于大盜或敗于驕子不一再傳而盡失之然則人智果強于物智哉同歸于愚而已矣語曰多藏善亡豈財之善亡所以積之藏之者亡之耳若人能積善則無惡于積也人能藏修則無惡于藏也受祿于天子孫保之如晉之祥覽

躬行孝友而子孫貴累世不絕與晉相終

始其善積也夫其善藏也夫

衆仲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賜禹姒姓氏曰有夏賜四岳姜姓氏曰有呂是也此姓與氏之辨也後世誤以氏爲姓始有同姓締姻者矣姑舉一二吳蔡皆姬姓也伍景皆芊姓也孔宋皆子姓也惟王氏之姓不可辨蓋周與七雄之亡子孫散在民間皆稱王氏卽春秋時王侯卿大夫之胤間有稱

王孫氏者故不可辨也

言官論人當直指其溺職之愆毋巧發其處心之謬蓋溺職之愆莫得而掩者也直指之詞嚴義正彼又何辭而見之者亦無不服處心之謬可得而掩者也巧發之傍引曲證彼且有辯而見之者亦未必信乃今之論人者吾惑焉大都直指者少巧發者多故觀章疏之巧直而言官之品且自別矣

問官之品大槩有一方執則拂人圓通則失已

何處而可曰兩 理何如平事理應執則方

者貴矣事理應 則圓者貴矣雖然方執多

是君子圓通多是小人又不可不辨

問心何以靜曰屏慮曰得無與大學之旨矣乎

曰屏慮而後能靜者官止而神行也心靜而

後能慮者宇定而光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

慮

人之所恃以生者神氣而已養神莫善于省思

養氣莫善于稀言

先儒云君子自信其心而已在外是非毀譽可

置勿問此語有病心固當自信然使一念錯

認堅執不化無恤人言將小之決裂行檢大

之敗壞天下心可槩信哉故燭人之是非以

考已之得失鑑人之毀譽以定已之從違反

觀與自信合而後可

孝親者不以三公之貴易一日之養好學者不

以萬鎰之寶易一寸之陰

丑計借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扶溝

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

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賓好招納奸宄

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二

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齒

名二子大仁大禮賓無子以大禮為子無何

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

大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同邑韓

良相亦尚俠與賓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

之馬直指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

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  
言情真無枉詞連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  
有寵于

上而與永嘉比周為黨永嘉以此力為辯雪而  
公論遂詘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  
寅為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  
大仁選幕職移任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  
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頌之江  
中丞子云當時常給舍力證張寅為李福達

林居漫錄 卷五

六一

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狡法流毒  
搢紳之罪可勝誅哉

近有門生官嶺南謁予請教而有憂邑曰聞此  
地最易招謗何以自免予曰子第持之以廉  
正耳何謗之足患哉明珠文犀之謗亦意以  
招之也若垂橐而往垂橐而歸其誰能謗之  
語不云乎無鹽之女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西  
施之子善毀者不能蔽其美又問何以處鄉  
大夫曰賢者敬之不肖者踈之曰知人寔難

何以辨之曰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此  
足以槩其品矣問何以事上官曰尊之而勿  
諂也何以率諸生曰教之而勿昵也何以待  
使客曰世俗炎涼之態勿趨也何以治百姓  
曰愛一如子而敗群者勿縱也何以馭衙門  
人役曰作奸犯科者必重懲而嘖笑亦勿假  
也生起謝曰敬聞教矣敢不奉以周旋

貴溪有巨窟各處採訪者皆集焉予廉得之一  
且特入其家盡發其交通為奸狀凡官吏士

林居漫錄 卷五

七一

民諸不法事悉款列而籍記焉蓋流毒廿餘  
載矣予立杖殺之無不歡呼稱快韓直指貽  
予書云訪非能害人所以訪之者害之也公  
獨得其所謂窩訪者則神奸破膽而一邑之  
人俱得貼席卧矣自後直指凡三至無一訪  
者前此直指行部輒訪六七人而干連常至  
數十人闔縣騷動云

貴溪賦額惟官田偏重萬曆九年丈量量出未  
陞科田十餘萬畝乃均官民田為一則而二

百年來官田重賦之害除矣是冬因查筭米  
清造冊未完奉文姑照舊額徵收一半次年  
春冊完始照新額而官田業戶已多納舊額  
銀九百八十兩矣劉縣尉語予曰此正所謂  
無礙官銀也今冬當入計京師費用不貲盍  
取此以佐費乎予曰閭閻苦此久矣幸遇  
皇仁得脫此苦一絲一毫皆民脂也何忍取之  
耶先正有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傍人說  
短長吾師乎吾師乎乃悉召納戶照數散還

林居漫錄 卷五

之

予陞 兵部車駕司主政職專與科道分日巡  
視

皇城到任見有皂役至十人之多心甚訝之詢  
其故則守衛 皇城官軍額設八千員名多  
為內暨及武弁所賣放而此十人者亦蠶食  
其間每名頂首八十兩或有緣事革去一二  
而旋革旋入牢不可動因念非斷其根不可  
查此十人六為會同館厨夫四為順天府編

差予呈堂悉發還之自雇長班二人應役時  
楊本菴以少司馬署部事謂予曰二百年來  
積蠹一旦驅除甚善第恐難乎其繼爾  
予嘗奉

命監放京軍布花有黑空做軍一百二十名唱  
給時只八名問之則皆積年包攬衙役非軍  
也因發兵馬司究狀執稱該廠每年支出月  
糧共一千四百四十石并棉花折布俱以充  
修理供應之用雖有軍之名而歷年已久皆

林居漫錄 卷五

九一四

不知所在矣予再三鞠之則工部分司有不  
得辭其責者且疏欲叅之而堂翁石東泉顧  
冲菴力阻以為若疏上則以前分司亡慮數  
輩皆當被重譴不但今張主政一人已也公  
能忍之耶而前兩年監放同僚亦各苦勸曰  
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兄何自居于明而忍居  
弟輩于闇耶予是其言乃止畢竟此弊當革  
國家竭民脂以養軍乃又竭軍需以饜奸貪  
乎

張主政  
名鳴騶

文王蒙難而演易固已安于性命之正矣史乃謂闕天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紂不亦謬乎使闕天設此謀何以爲聖君使文王藉此免何以爲聖君意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會之歟北宮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斯實錄也郭勿齋安儲疏可謂社稷忠計而卒取奇禍何也人主骨肉之間蓋難言之矣公讀書中秘博極載籍而韓子說難猶未讀乎公旣以忠

林居漫錄 卷五

十一

賈禍而又不爲公評所與何也禮曰人臣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遠而諫則譴也况大計放逐之臣乎聞當時疏上

世廟覽之反覆玩味若有所感者忽震怒命江右直指卽誅之直指及門公方以娶婦衣緋宴客直指徑入執其手付行刑者斬于西市殺諫目者多矣未有若是慘者固公自取之哉雖然苟有裨于國弃其邪可也是其言而殺其身殆 英斷之過歟

朱鑑塘以救言官削籍自負忠讜目中無人開府吳門恣睢尤甚余初未信及擢任至京予往謂之故爲冷面不發一語茶至亦不起予不能平曰海內故不乏忠直士然貴榜頗多若吳復菴趙定宇首觸江陵所最忌更爲難得公祖大疏委婉異順當時不處亦可朱公曰貴鄉非吳趙二兄幾無人矣予曰宇宙內事皆士君子事吳趙一疏亦未便了公祖雖具隻眼恐敵鄉人品尚未盡識公色變遽起

林居漫錄 卷五

十一

而別聞之東省搢紳惟重趙南渚而不重鑑塘有以也夫

嘉靖季年華亭當國嘗從王陽明游好講學朝紳之競進者多附和之某學憲其慕賓也凡行部詰明倫堂自講良知之學令諸生跪聽之講數語輒顧郡守曰此陽明先生獨見發千古未發之秘嘗至某府講學有一狂生向前曰生小時讀孟子只道良知是孟子說的今聞宗師指教是陽明先生獨見乃知孟子

大賢亦隨聲傍吻雷同勦說學憲知其刺已  
遽輟講又之一府時值盛夏諸生跪烈日中  
而學憲講說諄諄不休諸生不勝熱悶齊起  
曰今日宗師教諸生乎拷強盜十徑各趨出  
獨一生跪如故學憲慚且憤語郡守曰此地  
士風頑梗不聽教訓乃爾因謂獨跪生曰我  
纔講的爾可領會否生曰領會得宗師是天  
人今講的是天話學憲怒叱出之曰也是那  
一夥內人

林居漫錄 卷五

十一

予在浙中聞之一搢紳陽明晚年頗自悔嘗云  
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讓他又語門人曰  
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日  
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

諸君今後務

求體認勿煩詞說

大凡作文引用故事務要切當如駱賓王討武  
學檄有云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繫帝  
后識夏廷之遽衰俱用妖后亡國事何等切

當又須博學方得應手

方今仕途壅滯司銓者難之而議者輒曰在京  
有官無缺在外有缺無官補大寮選科道卽  
䟽通矣愚則更有說焉仕途壅滯由司銓者  
曲徇人情而懲貪之法未嚴也如兩司以貪  
論者贓私累萬而僅從降調未幾仍列方岳  
任風憲矣有司以貪論者贓私數千亦僅從  
降調未幾仍作民牧入部寺矣倘一涉贓私  
便行黜逐毋留其根則壅滯何患不䟽通哉

林居漫錄 卷五

十三

而世道亦廓然一清民生永無剝削之禍矣  
同年劉筠嵩在比部時兒可十三四歲日侍母  
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藍縷衣同  
兩丐坐地驚問兩丐逸去遂從兒歸闔家驚  
訝母曰兒纔共食何遽作此狀兒曰兩日前  
站門首被兩丐持去換我好衣堅留不放覓  
是午共食兒無踪第見衣鞋擲僻處耳此大  
異事若兩丐者豈穆天子傳所稱西域化人  
耶姑存之以備搜神志怪者採焉

此事京師  
闕傳予屢

謂與中國榜具云有之特以選快也  
行未及而質約高耳均當名庭也

高皇製卧碑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故有司  
收考儒童必取保結首列此款邇來法紀蕩  
廢賄賂公行視卧碑若頑石茂保結為虛文  
而芹宮類水之間濟濟多醜類矣或曰立賢  
無方其說何居曰古者公卿大夫俱由世官無  
方云者耕莘之夫釣渭之老輩門圭實之人  
皆得奮庸熙載也豈謂厮養輩哉若夫厮養  
輩今日既與搢紳之子揖遜于膠庠將他日  
又與搢紳之士翱翔于廊廟而老奴老隸且  
獲冒封典徵寵命矣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  
士哉考之漢時最重良家子而本朝良賤  
為婚之禁載在令甲則娼優隸卒不齒于人  
固非一日矣今也妄引上古立賢之說而抗  
違

皇祖立碑之旨可乎哉或又曰古之取士不廢  
夷虜不遺盜賊何歟曰若爾所指非金日磾  
戴淵耶夫二臣者漢晉之忠臣亘古亘今僅

一二見者也若今之奴隸子吾懼其有二臣  
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且多方多士並無此風  
惟蘇松常杭嘉湖獨有之六郡文獻甲天下  
又何藉一二不可必得者以傷風教哉 往  
郡城中間有一二奴隸子入學者眾皆駭嘆  
邇來冒濫日盛每遇送學輒有數人遂恬然  
不以為怪矣此輩士夫既認為同宗而廩生  
又受其重賄故肆無忌憚至此最可恨者主  
勢一衰便圖反噬如趙少宰與執政相左罷  
歸嘗杖一奴奴子戴修之髡首為膚受狀徧  
告各院又徧投謗書致少宰飲恨而歿海虞  
諸生力請黜修之至云願與同黜不願與同  
列而當事者竟改入府學噫誰生厲階誰立  
赤幟又何怪乎冒濫者之眾而反噬者之多  
也

林居漫錄卷之五 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孫小溪開府吳中聞浙江兵變令設署後便門以爲避寇計朱鑑塘聞海上倭警令置城內柵門以爲禦寇計此何異兒童之見而皆爲重臣鎮重地可嗤也夫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予謂

作文要訣無踰此數語記之以示學者

范文正公微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之徒晝夜肄業帳中帳捐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子孫曰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夫文正公百代殊絕人物也猶與一二同志勤學乃爾况不及公遠甚而可玩日愒月乎公已位宰相而夫人猶藏微時故帳以警其子孫此忠宣公卒繼文正公之美歟今搢紳子多淫溺而狎小人惰慢而惡聞善縱有高賢如胡安定孫

明復誰肯與之朝夕相砥礪縱父母日以貧賤勤苦事語之又誰能惕然有警于衷哉嗟乎茲賢愚成敗之所由分也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裳驚其言予謂坦言雖過激然亦足爲不義而富者之戒矣或曰旣爲大臣何以無厚蓄曰前代吾不知

本朝卽位極人臣歲祿不過數百而積蓄多至鉅萬萬豈盡出常祿哉必有不義而取者矣此固鬼神之所忌也生敗子以破之藉惡人以導之斯可懲貪墨垂鑒戒耳不然而憑勢鬻權瘠人肥己子孫乃能世世享之是無天也

張文瓘入相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



任職當自隱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噫張公之見遠矣

世廟時分宜首倡捐俸而近來各臣亦效之豈徒取名寔以媚君爾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渾孱然一孺子耳乃寧死不肯去聖教爲異術烈哉志也近世搢紳士大夫之相天耶賤耶而群然舍聖賢之正傳從夷狄之邪說豈非孺子之罪人也夫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

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逮子也噫凡世之不自度而好爲相者皆當猛省于斯語矣

龐籍入爲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龐公真天子御史耳予觀世之冠豸而立朝持斧而行部者濟濟斌斌矣若求天子御史其誰屬哉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嗟乎自世之衰相君握炙手之權太宰甘紙尾之署當何時不爾耳哉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唐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夫巖之相唐勢焰赫赫孰敢抗之而

楊損終不以世業奉權貴可謂執義不撓者矣抑嚴邪臣無足齒者然所欲不遂竟置不校猶賢乎爾予往往見權貴人隣有良田美宅不奪不饜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

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

睡于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曾人  
權書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闍寺不聞于誓誥豈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闍寺聞名猶謂不祥况巨璫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么麼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吮血其爲國之妖孽不祥也孰大焉

張垂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情反覆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垂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然後攬轡而行衆不敢譴曾人  
權書元平章廉希憲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予謂使江陵喪父時哀毀如廉公又誰忍奪其情哉夷狄之有臣不如諸夏之亡也悲夫

司馬君實哲宗時嘗薦劉安世文館職因謂安

世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佐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嗚呼世之居政府者亦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乎設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而肯薦以清華之秩乎若兩君子者真希古之高誼豈可于世情中求哉

文中子書多援唐初名臣爲門弟子先儒已疑

之矣今觀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其說與諸國興亡事一一符合何其先知之神歟即能先知何其顯露若是歟至云道不終亡必有達者興焉主意在此蓋必通之門人有在唐初者既述通言語為書而又託關朗之說以推尊之謂是天生聖哲關繫氣數云爾或曰然則周史之筮陳敬仲史蘇之占秦穆姬不亦顯露歟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

陳了翁胎曾布書云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

改過福及天下名言乎予見世之大臣聞謚直之論輒怒輒辯而戮辱且隨之噫安得改過之大臣以福天下哉

自古言官未聞有杖辱之者

國初間有之然皆不去衣重綿裹受逮汪直用事忿人攻已或教之曰言官不怕貶只怕杖耳于是始去衣痛懲之此後宰執皆效尤焉而斃于杖下者多矣言路不振寔坐此嗟乎元老大臣不務省愆念咎開納讜言而效兇

豎以籍公論之口蔽聖主之聽非人哉

陸五臺任陪京時嘗索唐人所畫羅漢于嚴中舍又覓所謂佛牙者盛以金盒俱以遺內守備尋轉太宰時時與方僧晤言于僻靜佛舍中而朝士之競進者遂群起而佞佛焉都人作詩刺之有談經不為天花墜說法惟求太宰知之句噫大臣居統均之地不以正自持何以風世獨其主壬辰外察謫縣令之冒濫臺省者五六人則一大快事也

撫按丁憂揭薦方面有司予已非之矣近則又有揭刺焉而銓部即為之題覆處分此皆創見事在撫按固為抗

令茂親然銓部獨無曲徇之責哉

滇中小醜作孽平之甚易何事張皇乃在撫臣則謂危及社稷見不止細故自誇戡亂之心已著矣在本兵則請另遣大將竟不由會推自誇運籌之心亦著矣夫滇與各省不同鎮以上公重以世權正藉其威望兵力平時綏

戰臨警戡定足以控制諸蠻夷也今不責成  
沐獻而更遣劉綬何爲者將開創以來皆爲  
虛設自今已往徑當裁革歟且綬何人也貪  
財好殺人也予在丘曾曾與同列觀其自試  
鰥身跳躍以示可用技止此耳乃屢蹶屢起  
錢神誠靈獨如滇中又增一寇何嗟乎

國家全盛時所倚仗以濟緩急者僅僅若而人  
求能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乘長風破巨  
浪戮鯨鯢封京觀者其誰屬哉亦大可寒心  
也巳

朱山陰屢疏乞休極陳苦情至謂去亦放心死  
亦瞑目者惟在考選一事噫相君負天下之  
重任荷

主上之隆遇乃僅僅以此榮念耶或曰然則考  
選可廢歟曰何可廢也第當今急務更有大  
焉者如

躬  
郊廟以修祈求之實

御朝講以振明作之功速批發以杜煬灶之奸  
罷權稅以收走險之志凡此皆關繫  
宗社安危較之考選孰大孰小孰緩孰急忠臣  
有心可姑舍是哉

近聞有一二藉建言以博名高又藉名高以博  
厚利者此少正卯之流也使遇尼父難乎免  
于兩觀之誅矣或曰其人可指歟曰姑隱之  
俾知自愧庶無迷復乎

或問滇中屢報捷音鳳賊業已就縛郡邑俱已  
收復果爾則論功行賞可乎曰不可功過相  
準可乎曰不可獻印罪大勦寇功小

方董賢能倖時卽丞相光且伏謁焉及死埋屍  
獄中無敢收卹者獨故吏朱詡自劾去府買  
衣棺歛葬之爲王莽所殺若詡者義激于忠  
之死靡悔真烈士也子浮佐光武中興官至  
司空孰謂天道無知哉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嘉靖丙辰呂公本以大學士掌吏部事阿分宜

意疏請考答兩 京大小九列及臺省官于

是罷黜大臣之賢者葛守禮等十五人科道

李幼滋等三十八人若列之優等而留用者

則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鄢懋卿楊

順輩也而御史之留用者仍各杖四十其媚

權傷善附勢作威如此吳因之為祠祭郎議

奪其文安之謚雖竟寢不報然君子肆之

浙中一孝廉云近來鄉賢太濫名宦絕少春秋

二祭時地方諸公謂名宦當請過幾位鄉士夫

同享不然一副猪羊何足供許多鄉士夫用

予曰鄉士夫中多有肯郎雜流典史驛丞之

類豈可與公祖父母並坐孝廉曰業已受公

祖父母拜跪矣記此以判濫入鄉賢者

雷陽推官高維岳儉壬人也與同知張儒象不

協維岳署府篆而庫胥以錫錠換出帑金七

百兩營利及儒象代署而發其奸維岳雅負

精營惡儒象之形其短也乃誣執儒象而按

君誤信之行司道暨守推多官勘問皆心知

儒象之枉而莫敢決予至以片言折之坐庫

胥而釋儒象

顧涇陽遠于理學諸所論說皆從涵養中來故

親切有味殆聖門所稱善言德行者歟

大丈夫處世當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

寧能泛泛若水中鷗與波上下哉在湖南與同列東

吳浙之間風俗淫蕩每遇春月婦女艷妝冶容

什伍成群遨遊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吳之

虎丘觀音諸山中屢相錯也髡徒少年無

賴子聚而觀之又肩相摩也此等風俗非在

上者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大為堤防曷

由息乎

雷陽有諸生欲冒襲武弁者眾弁不肯保而某

守道曾視粵學政為師生之誼切責眾弁取

結會某以營去高維岳署府篆遂恣意羅織

指揮戍者七人已斃其四諸生成者三人已斃其一械鄉宦女于千里之外而殞命發青衿墓于數年之久而滴血鬼薪二十餘人繫獄一載有半賊贖至一千五六百兩制府行司道及各府官會問皆莫敢反異蓋高有大援且畏其筆端舌端也予至盡削其牘止杖七人賊贖悉免制府貽予書曰冒襲一事問官欲藉此以博風力株連無辜武弁盡于一網而餘波及于三生前此承問者相視而不敢厝手茲幸公一平反之雖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尚可不死云云

善觀人相者先觀骨格善辨人品者先辨心術國家有中衰而後有中興頃見平定小醜輒稱中興謬矣若梁霖宇捕獲楚宗之毆殺巡撫者疏叙功伐至謂中興茂烈莫此爲盛不更謬歟古者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天潢之胤誅夷禁錮固其自取然皇上必有隱心焉而爲臣子者乃張大誇詡希

司

恩賞耶

建文朝多忠臣無才臣

成祖朝多才臣無忠臣

世言

本朝元老以博學名者無出楊東里丘瓊山李西涯之右愚則謂三公皆不識字何云博學東里不識節義二字瓊山不識止足二字西涯不識端方二字

林居漫錄

卷二

四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嗟乎猴獸耳豈可責以君臣之義者而覩黼座之上非其故主跳躍奮擊留侯之椎乎司農之笏乎義烈哉當是時執簡鴈班鳴珂丹陛濟濟踰踰于逆賊前者皆唐室舊臣也目擊義猴獨不愧死耶文公修綱目于朱溫篡位之日當書孫供奉死之斯足以羞

夫懷二心事二君者

建言遷謫諸臣粹白無瑕精忠自矢者多矣間亦有一二不類或藉以沽名或藉以避咎如孟給舍養浩以言事杖黜都人語云孟五峯打一百打得身子乾乾淨淨只緣有此等人故採月峰深鄙建言者以為槩不可用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寔衰世苟且之政聖王之世無聞焉頃自小人言利之術中而推暨徧

林居漫錄 卷二

五十一

天下矣皆扁其駐劄處曰

皇店憶皇字豈可加于店字上耶堂堂

天朝乃效市井商賈開店列肆耶書之史冊貽

笑千古矣

粵三珠池俱在合浦設遊擊一把搃三以守之

每遇冬月東莞等處奸徒輒駕巨艘數十來

侵官軍出禦互有殺傷陳文峯為督府欲獻

珠權貴人潛令奸徒盜珠時薛鳴宇治兵海

北聞警嚴行捕逐而官軍探知陳指伴與賊鬪

而實縱之噫國家大臣節制兩省而甘心盜賊之行名誼掃地矣且如辱

君命何丙午春予自粵歸遇鳴宇于貴溪語予如此鳴宇陳同鄉且為年家必非妄也

國家惟輔弼統均兩大任皆當用天下第一流人物毋論奸貪即碌碌庸庸者居之鮮不淆公是而啓倖門國家之敗恒必由之矣

吏部曰銓部近創立掣籤之法則改為籤部可矣有一山人詩云冢卿無計定官衡枯竹拈

林居漫錄 卷二

六一

來却有靈若使要津關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句欠微婉意最切中

薛鳴宇明爽練達巡撫之推固當然小醜臨城

陳既喪氣薛亦束手初未聞運奇以佐禦寇

之謀又未聞正言以挽獻印之謬威望損矣

展布難矣且與陳共事兼有年好彼疎防辱

國濫殺冒功諸罪狀其肯一一覈實以聞乎

不也若鳴宇者用之別省則可用之滇中則

不可

劉瑾就逮

詔公卿大臣及科道官廷鞠之瑾張目厲聲曰  
若輩皆出我門下誰敢問我諸公皆辟易不  
能發一語噫於斯時也吾不知諸公何顏復  
行長安道上又何顏復對妻孥親友哉噫微  
戚晚蔡震挺身折辯國空無一人矣

安堯臣一土舍耳滇蜀兩撫臣不能制其死命  
何也跳梁如故

爵賞已頒授上知府銜且請令安疆臣分地與之將

更立一府耶恐疆臣未必肯裂土則鎮雄未  
可得息肩也郭中丞失策甚矣近見錢侍御  
疏確有的見其何辭以解世謂中丞有才畧  
吾不信也

問相君之賢孰從徵之曰觀其無用事之奴則  
知之矣自來相君必畜有一二用事奴招權  
納賄壞紀亂法文武兩大柄皆得操之而貨  
財至累鉅萬彼赫赫師尹近無令名于四方  
遠遺穢聲于千載職此由也易云小人勿用

開國與承家何以異哉問其人何如曰如江  
陵之尤守禮是也此輩類能以小才給主之  
用以曲謹結主之懽而相君遂落其牢籠中  
矣

問滇粵同時失事可並論乎曰何可並也欽州  
與南交接壤有兩路一爲防城一爲龍門防  
城前代貢道今商賈輻輳富饒在欽上而歲  
苦夷寇剽畧乙巳冬予創議築城控扼要害  
而寇不敢近始有窺欽意矣龍門荒僻寇未

嘗至備禦甚疎故出我不虞且乘城圯得氣  
去此亦疆圉恒有之警爾海北雖設有叅遊  
以理戎務然叅將駐雷陽去欽六百里遊擊  
駐永安去欽二百里而海濱廣漠兵力寡弱  
非若西北邊營堡相接烽火相望可以朝警  
而夕救也若節鎮則去欽一千五百餘里卽  
使唐之李郭宋之韓范臨之恐徼外狡夷亦  
未必不竊發也以較滇事大有徑庭焉會城  
何地鎮巡三司多官何在而境內殘孽敢行



稱亂陷郡邑數處矣索賞賜冠帶矣甚至逼  
勒獻印乃解此其視粵中疆圉恒有之警豈  
可同日道哉議者弗察而並論之誤矣

為治之要在恩威並用然有先後之序焉威行  
而施之以恩則畏刑而民不殘懷德而民不  
慢政是以和李雍野令長洲始至法無假借  
久任事多寬恤得此道矣

通叅朱虞對方正廉潔有古人風儀部岳石帆  
以論國事請官忠矣且貌若恂雅而胸有擔

林居漫錄

卷一

九

當皆嘉禾之賢者也沈孝廉士龍志向不群  
與論人品多獨見當是後來之秀

顧常所直亮有聲諫垣每論國家事多合機宜  
予見江右搢紳云豐城令君前有顧常所後  
有湯質齋縣中事無巨無細二公皆若燭照  
餘俱弗能及也

作史者論事易叙事難謀國者言事易任事難  
搢紳大夫以禮致仕者國典所重也邇來則甚  
鮮矣若雲崗表大叅恬心于勢利之途乞身

于強健之日際末世而勵高風吾忻為執鞭  
焉視彼踰入秦之年逼遇文之景而耽戀祿  
位不休者奚若哉

或問申少師曰公位列台垣名在寰宇太史當  
詳誌之矣乃其盛德之至則于居鄉徵焉公  
以忠厚長者之道自持而家庭率雍熙之軌  
閭里蒙安靜之休士無異論民無怨聲非甚  
盛德不及此公之克享天下全福也宜哉噫  
又有徼一命而傲然自恣躋要地而悍然凌

林居漫錄

卷二

十一

物者聞少師之風亦可斂戢矣

戰國高士曾仲連尚矣如踰垣閉門戲瀆沉淵  
之徒亦其次也聆忠告之誨陳謙直之謨一  
且颺然去之若蚺蛙者又豈可少哉方今居  
言齟多默默容容犯顏敢諫者鮮矣諫不行  
言不聽而掛冠勇退者抑又鮮矣求一蚺蛙  
其可得耶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表萃撰

問滇中陳中丞已革職聽勘矣將勘其疎防失事之罪歟將勘其濫殺冒功之罪歟不識代者亦肯一一據實以聞乎否也曰疎防失事濫殺冒功皆其小者也何足勘也自有無待于勘而罪狀顯著者焉堂堂中國赫赫大臣而擅以

朝廷印信獻之殘孽小醜此古今未見之事三

尺所不載者即此可以議辟而正法矣又何待于勘耶

魏見泉魏崑溟皆以高節懿行卓然表世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也見泉官至中丞未竟其用崑溟僅為銓屬不永于年君子惜之予令貴溪崑溟兩貽予書皆規戒語無一諛詞益能以古處者吾益友也迄今恒思之云

李福達之獄三法司皆逮問

上命求嘉安仁攝理安仁素與大司寇顏公願

壽有隙及廷訊安仁謂顏曰汝生平強項今服我未不應乃命以銅搜搜之司寇不勝痛大呼爺饒我當時都人士有為十好笑者其一云侍郎搜得尚書叫正指此也噫安仁以大臣而借公法報私忿欺

聖主凌同列無復有人心矣時安仁為亞州未入閣

項鼎鉉者嘉禾富室子也鄉會試皆以貢錄入選及考館而借一翰林代筆得首列物議紛起蘭谿懼乃暨監試者各疏以聞而鼎鉉自

請覆試許之及期竟不至其冒濫賢科欺侮

聖主如此即削籍有餘辜矣而猶降雜職何也聞蘭谿曾受其賄故留其根殆或然歟

國家設科道官豈徒緘默備員而已乎逢迎取寵而已乎正使之人人正色人人張膽補周王之袞請漢廷之劍臺閣風生山岳震動斯職業克舉而國家有賴焉耳近選授之

命久稽群臣之請屢格而李霖察之疏上矣其言曰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

聖心者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已深諸臣必更相戒約務為老成慎重以稱

上意自今以後且獲獻納之益無激聒之擾

皇上更復何嫌何疑而不一決斷也噫果若斯

言是謂

皇上惡諸臣之言而故意摧折之也是何窺

皇上之淺也是謂諸臣畏

皇上之摧折而遂不敢言也是何待諸臣之薄

也且令委頓之人求稱

主上之意以懷奸為老成以結舌為慎重即青

瑣斌斌烏臺濟濟將焉用之李公于是乎失

言矣

趙南渚數論時事無一疏不剴切無一語不痛

快南北大僚皆在下風矣然或猶謂公先後

諸疏中絕無侵及政府者而荐晉江入閣留

離使久任識者頗窺其微意云

漢張道陵之孽世巢龍虎山用妖術惑眾歷代

以天師呼之

本朝定為真人秩二品何功何德乃與孔子並

郭鯤溟大然做秀才時嘗自奮異日得志當

首除之及擢銓部即抗疏請闕異端之教時

新鄭當國持正不撓奉

穆廟旨將真人名號永為革除子孫止襲提點

斯非千古一大快哉萬曆初江陵馮保各受

重賂竟復其舊噫邪說靈乎錢神靈乎獨不

念

先帝御墨未乾而弁髦之兩奸之罪不容誅矣

文章即性道之呈露聞文章即聞性道賜也分

言之其猶在未聆一貫之前乎

耿楚侗纂述前哲令德事以勵世風其意善矣

然末簡盛稱楊太宰之美何心哉使太宰已

去位則可耳君子謂楚侗非真品有以夫

搢紳士居官通賄何以責胥史之作奸居鄉通

賄何以責僕隸之作奸且俾妻孥見而問之

曰此物何處得來將毋汗顏毋辭舌乎

丙午冬候豪家殺人業已論死矣四百金之賂

一入署官之手則兇人漏網寃鬼夜號嘯草芥人命以納賄弁髦國法以肥家使天道果無知神明果可欺則亦已矣不然彼貪官者得無懼乎

丁未冬吳中旱無麥苗今戊申自四月至五月大雨如注晝夜不止高阜皆成巨浸村落悉漂洪濤而江海泛溢水勢日長蓋滔天之災百年僅見者也周開府率屬吏申少師率鄉紳竭誠祈禱心力俱瘁而開府題疏字字痛切可泣鬼神豈不足以感動

宸衷而百萬士庶嗷嗷籲天冀

浩蕩之旦暮且下第恐司農氏止憂

國計不恤民生屯膏未光則此魚鱉之民老弱者為溝中瘠強壯者為荏苒盜國家根本重地能無動搖哉此

聖主宵旰之所先也嘉靖辛酉之水比今十之六七萬曆丁亥之水比今十之三四且彼兩年來自秀實之間猶有半收今年來自挿

時之際全無可望

廟堂之上豈可不察而槩以常災泛視之耶或謂予錄中間及已事是誇已以方人也無乃不可予曰非也昔者曾子以仁義輕晉楚之富貴孟子以古制藐大人之巍巍而解嘲荅賓戲進學解送窮乞巧諸篇各言爾志自表所長此數君子者豈亦誇已以方人歟

且錄中間及已事或以明職業之當然或以示子孫之可法非誇也矧身既隱矣焉用誇之以求顯耶

君子之為善也出于天性之本然非有所求也一有求知之心則善必不直非有所徵也一有徵福之心則善必不終

予去湖南過斬陽兵使沈觀瀛調予曰丈此行名震寰區矣予嘆曰民受其禍而吾享其名忍乎哉沈復曰弟亦有是志但不能若丈之勇決耳未幾沈為稅豎所劾謫官

管寧邴原皆避地遼左寧見公孫度語惟經典

不及世事而原則好以清議格物寧謂原曰  
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密勸令西還若管幼安者殆聞徐孺子之風  
而效之者歟明哲保身二公有焉倘世非亂  
主非昏則和君之清議其可少哉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遐哉  
古相臣之用心乎乃予所深嘉者尤在當叔  
季之世而直道猶存清議不廢也方今搢紳

林居漫錄

卷三

七

士毋論朝政緘口結舌即人品短長亦莫敢  
置喙俾廉正之芳名不彰貪邪之穢行不著  
史官紀載何衷焉甚非所以為世道計也噫  
豈可令

天朝之搢紳反出小國之鄉人下哉

邊道滿一考例遷二級此楊虞坡所議行也然  
原議止指有功者言之若其無功自從常調  
邇來各部督撫諸公曲徇人情毋論有功無  
功槩得超擢于是智巧之士競起而求邊道

矣如能結督撫之歡不數年而亦薦為督撫  
矣且所謂有功者何嘗運折衝之猷樹捷伐  
之烈虜來一鏖戰斬將塞旗耶不過窺探遠  
獵潛出搗巢俘馘老稚妄報首功耳考叙功  
諸疏皆曰狡虜謀犯曰出境截殺則其實亦  
自不可掩

廟堂之上奈何槩以上賞酬哉

郭瑀少有超俗之操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遣  
使者持節以蒲輪玄纒備禮徵之使至瑀指

林居漫錄

卷三

八

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噫大丈夫處世  
寧為天際之翔鴻乎將為籠中之凡鳥乎

內豎高淮播惡遠左十年矣兵民不勝楚毒一  
旦發難當是時凡有鷹鷂之志懷忠義之憤  
者孰不以淮之碎首焚尸為快而管關主事  
李如楨通判王修行乃大叫解圍左右翼蔽  
護送郊外而元兇漏網矣淮極口感頌至謂  
今日之得以生叩

闕廷者實二臣之再造也噫再造之恩不施于

倒懸向隅之衆而顛施于吮血吸髓之豎耶  
又謂永平知府高邦佐不偏不黨周旋道路  
其亦不畏清議者矣 李王二臣明係聞變  
往救淮疏所云固實事也而劉中丞乃曰計  
哄入署二臣非三尺童子豈其亂方震隣兵  
且在頸而可以哄入哉又曰脅之以刃懼而  
從之亦豈白刃可蹈之節哉淮既逃死旋肆  
反噬文武多人之被逮虛捏多金之追償益  
深益烈之禍其誰貽之野有峒虎衆共搏焉

林居漫錄

卷三

九

多

已就桀矣而故縱之仍入市食人何以異此  
通判無足責矣主事以甲科之俊而甘爲兇  
豎之黨將何顏以見廷府李叅戎也或曰二  
臣有地方之責安得不救似亦可原然楊榮  
之死

朝廷何嘗罪及守土之臣哉義當閉戶情急纒  
冠天下其誰能說之

嘗謂世之好名者猶賢于敗名之不恤晚菴者  
猶勝于晚節之不終或曰如子言殆亦衰世

之意耶

戴鳳岐在兩廣非不勝任也卽後來代者亦未  
必能遠過之也而朝中議論日煩蓋有倡之  
者而未盡覈其實也雖然公通籍四十餘載  
官至正卿祿食一品知足知止自當早裁何  
待人言故一請不下至再至三至累疏必  
得

請然後可若甘以身爲射的如大臣進退之義  
何哉

林居漫錄

卷三

十一

多

性命道德之理古先聖發之盡矣身體而力  
行之終日孜孜猶懼不及何必更立一見更  
著一說以求勝耶近世儒者執求勝一念務  
爲新奇玄妙之談而考其躬行實踐工夫顧  
闕如也古先聖賢之門牆且不能窺而况能  
勝之乎哉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金大叅綠野居官居鄉一以簡靜為主蓋朴誠

長厚人也子給舍崑源在留垣多寒謬聲數

論時事通達國體且有言人所不能言者可

謂克繼前人而光大之者矣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

非文也品也品之不足焉用文之韓柳並驅

而畢竟韓珍于柳李杜方軌而畢竟李遜于

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于天下後世則

人品尚矣

或問做好官而被人中傷將奈何曰人顧自立

何如耳誠站立得住縱遇險惡風波誰能動

我嘗謂做官正鬼神且畏之做官庶鬼神且

敬之而况于人乎彼被人中傷者夫有以取

之也

言官論人須顧情國體往有論華亭而及其夫

人近有論太倉而及其子婦皆務為攻訐而

不顧惜國體者也且曖昧之私污穢之語豈

可襲瀆 天聽哉

閻子夏子張論交孰為正曰夫子云師也過商

也不及即論交足徵矣畢竟吾人當學子夏

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可藉矜容之說

而忘鄙匪之戒也

上既無前席之言下亦無造膝之謨大臣以窺

探逢迎為精神以結交夤緣為工夫小臣以

奔走權門為德行以背公植黨為職業此史

林居漫錄卷之四

侍御武麟疏語也切中時弊故錄之

近見會推疏殊多可議家居而見推如黃儀庭

當矣而陳肅菴何以濫及之沈繼山之品高

出呂新吾上何以反遺之見任諸公中蓋有

老耄庸鄙當去者何以舉舉之而統均總憲

兩重任又皆以匪人參焉

朝堂之上公論何如矧會推之法先酌才品最

高者正次者陪若才品相等俸深者正淺者

陪今則一疏之內一人之身而或正或陪或

南或北錯置請 裁何無定見乃爾將何以  
取信于

皇上哉

自生民未有之論一出而孔子之尊直與天等  
誰可並稱又誰敢低昂之也若與釋老並稱  
爲三大聖人三大宗師則自管登之始以聖  
智仁分別而低昂之亦自登之始六德之說  
既訕矣而又有爲之解者曰先釋老而後孔  
子猶夫先夷尹惠而後孔子斯言更謬推尊

林居漫錄卷四

時中之聖而先以一偏之聖發之孟子之意  
蓋如此今登之果推尊孔子而先以釋老發  
之乎否也矧孟子班夷尹惠而不以班于孔  
子登之則班釋老于孔子而且末置之矣或  
又謂登之以時世分先後亦非也伯夷後伊  
尹六百載而孟子首列之重其品也蓋夷之  
清萬古希觀而任次之和又次之一班之中  
自有差等豈以時世論哉知孟子所以首伯  
夷則知登之所以首釋迦矣

王給舍聚洲疏劾黔遼兩撫臣謂郭青螺近著  
三論皆以趨奉爲主而婦寺一論明指人主  
當與廷臣隔絕惟一意親就宦官官妾乃相  
安相依噫郭之心已死矣何狂悖乃爾謂趙  
用吾投揭部科欲乘朝鮮爭立取而郡縣之  
夫二百年來不侵不叛之臣一旦乘其危滅  
其國于仁義何居豈

林居漫錄卷四

天朝所以撫萬邦而風四夷者哉趙之心亦死  
矣給舍以二臣可斬可逮誠非過也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  
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  
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十五歲而周威  
王師之噫世之學者奮志用功能若甯越乎  
則何青雲之上不可立致哉  
選郎自摧折之後多改令圖仍蹈覆轍徇請託  
通苞苴矣近聞新進士授縣如得好缺費至  
千金此從來未有者殊足駭也豈獨壞選法



辱天曹而官邪民困皆由之矣少宰清操素著而司屬乃爾殆亦獨善其身者歟

今洪水震蕩國計民生兩虛地方諸公蒿目焦心而巨室大家方且閉糴坐索高價近聞王峯其孝廉富冠一邑倉滿數萬見米價日增大喜曰若明歲仍如是吾積蓄可盡發矣貪利幸災如此不仁之甚者也又聞松陵士夫有為商販緩頰者有為富戶居間者亦皆無人心者矣

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為無奇是矣今惟平糶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為今日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毫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所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搢紳大夫受朝廷之恩不為不厚當發倉廩以倡好義之風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為不多當散積儲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以為利閉糴自豐是助天為虐也而忍乎哉救

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海忠介祠落成予作文祭告畧云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知公之槩予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知公之真又云公靈在天公像在堂庶正者謁之而忻然有契于其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于其頰即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趨起也嗚呼是可以維名教而勵世風矣

夾棍之刑自古未有

大明律亦不載傳聞正統間錦衣衛始置以媚王振而今則各衙門無崇無卑一槩用之慘毒之狀史所稱死猪愁突地吼者何以加焉予在海北請于督府通行闔省凡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及巡捕巡檢等官俱不許擅用而自州縣正官以上非訊人命強盜重情亦不許輕用違者聽叅聽拏仍刊木榜豎立各公署門首以垂永戒督府從之

顧箴吾有僑才令貴溪吏畏而民安之矣祇以將迎之悞得過上官轉少府今爲憲僉中間曾守臨江又以恤民故與稅暨構被論左遷都人士高之然自庚辰迄今幾三十年不離五品外官視彼速化者奚若也而公之守正亦可見矣

張忠定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迎之且揖張公坐

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且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少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

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夫承事卑官耳祇以賤糶賤糶一念之善明神敬之大臣敬之子孫蕃衍青紫雜沓積善之報固不爽也今之搢紳大夫何莫由斯軌哉

伍氏羊姓楚之公族也吳之有伍自行人始行人知吳之將亡也令長子入齊爲王孫氏而已與次子居胥閭之間漢校尉瓊吳都督延其胥裔也而皆死國難嗣是代有節烈士焉

臨安失守有官侍從者避地構李孫顯之元季以賢良徵耻事夷不就歸吳求行人遺址曰南濠者卜築焉貞隱寒泉二公暨予俱發跡于此墻宇甚矮而梁柱頗肥蓋元時式也先封翁暑夜卧其中而屋忽壞出翁于瓦礫間床脚盡折而翁猶熟睡不覺殆鬼神護持之歟時翁壽八袞矣是歲

元良生覃恩授章服明年予考績封貴溪令顯之兄留嘉禾今嘉禾之伍其後也而奉武林

行人祀者其支也予為督學給以衣巾且置田二十畝以貽之而吳之行人祠獨乏奉祀蓋一缺典云

宋真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

林居漫錄卷四

九一多

曰東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曾入權書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後官兩府祿賜豐厚乃克成之夫二公道德勳烈弗可尚已若夫推朝廷之恩以及祖宗之胤則後

生小子或庶幾焉予登第初懷思高誼願佐下風而居家日長居官日淺有志未逮也頃蒙

聖恩起用海北待罪幾五載俸薪近千金始得以恢復世業而更益之有庄一區有田六頃而祀先膳族皆取給焉且歲輸米十五石以助糧役之北運者又急公之義也時中丞周公兵使李公郡守趙公司理林公邑令祁公皆樂成人之美相與裁定令世世遵行世世

林居漫錄卷四

十一

免役仍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而予三十年來未遂之志一旦獲遂矣然實范吳二公有以風之也

靖康間金虜圍汴城中乏食而轉運使其巨富儲米麥二十餘萬石府尹自往請之固却弗與及城破鄰里共縛其併其妻孥俱生噉之而焚其廬無孑遺矣此貪利幸災之前車也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天災流行祇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僕隸亦享肥饒貧者父母多填溝壑何天之不仁若此哉居民上者誠能割富之有餘補貧之不足則可以轉不仁而為仁矣此所謂挽回造化之微權也或曰如取怨巨室何曰德我者多怨我者寡古語云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

林居漫錄卷之五

御史黃洪毗閩之莆田人也居官不絮罷歸以所得十萬金置一荔枝園歲可獲息數千僅一年而焚于倭方倭之圍城也城中乏水而黃家有兩大井鄰里競求之弗與噫黃以十萬金賣官即以十萬金買園當危急時勺水且吝而孰知官與園之兩喪也亦愚矣哉國家兩大政曰銓法曰憲綱銓法之壞至今極矣憲綱之壞亦至今極矣或問銓法之壞子屢言之矣茲謂憲綱之壞也何居曰試職之

不考實授也各差之不交代不復 命也不回道

考核而徑改差也多許寬限而槩陞京堂也噫當事者豈可令二百年來道揆法守而廢弛之殆盡哉

李君行子弟請貫開封以便進取君行不許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君行心術如此可謂誠矣家教如此可謂正矣晦翁錄之小學蓋人人習之矣而世之冒籍者何多也則皆父

林居漫錄卷之五

兄之過也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搢紳大夫不聞教忠君子能仕之時而先教欺君子始進之日亦大悖乎李狐二公之訓矣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此湯心術巧處被太史公勘破然却為萬世奸臣逢君固寵要訣古人荒政詳矣吾獨取強羅者斬閉羅者籍八字告諭何其簡也何其明也又何其嚴震懾人也即曉譬首端無踰于此夫強羅者斬其誰敢攘臂而雄行焉則巨室得安矣閉羅

者籍其誰敢殖貨以自豐焉則窮民得食矣  
謂救荒無奇策哉第患徂于姑息而強者未  
必斬牽于世情而閉者未必籍爾噫非剛正  
不撓者其孰能行之

祝京兆枝山善草書求之者恒吝而不與然好  
人說新奇事聞即筆焉于是求書者多造言  
以罔之輒得書去故枝山所撰野記多鄙書  
燕說觀者不可不辨先君子語如此

鄭子西于產之父皆死于盜子西聞盜不做而  
林居漫錄卷五

出子產聞盜成列而出世謂子產才于子西  
矣予則以人子聞父橫死五內崩烈矣奚暇  
從容庀其家事耶即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又  
何顧焉子產誠才于子西而子西之心則過  
子產遠矣

嚴養齋陳雨亭居鄉皆以長厚為主故海虞有  
嚴老佛陳弗說之諺雨亭再以言事謫官家  
食最久惟放情詩酒山水間以自快足不入  
公府語不及世事起官至少司寇無改其素

此亦先正之令軌已或猶謂公之論新鄭為  
承望華亭風旨恐未必然

有慶有殃善惡之報止于其身也餘慶餘殃積  
善積惡之報及其子孫也此皆天道之常毫  
髮不爽者也可畏哉釋氏乃謂生前所作死  
後受之今世所作來世受之則大謬不然矣  
知天畏天一心也惟知故能畏而惟畏知益精  
知命安命一心也惟知故能安而惟安知益  
遷然天命至微豈易知哉上智生而知中人  
林居漫錄卷五

學而知生知尚矣涵養身心而恍然有得于  
身心之中沉潛經籍而超然有悟于經籍之  
表此之謂學知

子幼時聞之長老云正德初吳門儒家生一子  
性甚聰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汝  
何知答曰兒夙知之父奇其言取示之先檢  
論語讀不待指教而聲琅琅矣至八歲忽謂  
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瀛水真君令取經典耳  
今已熟記當去即仆地死父母哀痛為卜善

地而莖焉將寔之際雷電風雨驟至衆驚散  
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尸矣此近語怪然亦可  
見上界神仙猶知重聖賢經典乃帝者則付  
之于烈火儒者則蔑之爲註脚何心也今秦  
灰已冷異說方熾君子安得不爲斯道憂哉  
予初令貴溪訪求前代忠臣義士而竟不可得  
也繼閱疊山謝先生登科錄云本貫貴溪寓  
居弋陽喜甚曰固知名邑自不乏人乃聚材  
鳩工建先生祠宇焉題曰顯忠以昔幽而今  
顯也且請于兩臺春秋祭享載之祀典楊芷  
菴作記謂濂洛關閩諸儒講明正學而文謝  
二公學皆宗朱故能成仁取義振世教于將  
衰維綱常于末造知言哉文謝二公同榜文  
狀元謝二甲傳臚  
也先生夫人李攜二子避難貴溪山中採草  
木實食元兵踪跡至今曰苟不獲李屠而墟  
李聞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終不屈死  
壯烈哉與先生節義成雙矣故前堂肖先生  
像後堂作夫人主並載祀典云

戊子巳丑間吳中江右皆饑陳心毅開府江右  
禁米越境蓋自爲地方計也而南臺方鍾嶽  
以閉糴殃民劾之罷歸或謂方受賈人金錢  
未必有之但彼此有災安能相恤則方之論  
誠過當事者處之誠甚而陳公爲民去官則  
何損哉  
閱邸報政府計部及臺省競言遏糴之非其意  
似爲越閩而咎吳也夫吳方遭洪水之災自  
救不給安能救人而以遏糴咎吳謬矣矧越  
閩兩省亦自有辨越爲吳之鄰也閩非吳之  
鄰也越今有災也閩今無災也越取米之路  
惟吳而已若閩則可取之江右取之粵東取  
之楚中而何必吳哉故遏越之糴不可遏閩  
之糴無不可也且閩商至吳必泛大海險遠  
甚矣而歲不憚數至至輒載米數萬去蓋不  
盡資閩而資海島諸夷者多也此在豐稔猶  
當禁之况大侵乎議者弗啓而槩以遏糴咎  
吳也尤謬矣

新進臺省困阨之久爭上封事侃侃正氣諤諤  
讜言發于忠悃之實而當于輿論之公者固  
多矣然其間得無有掇拾附會者乎得無有  
巧摘文致者乎惟虛衷者能照之耳若陳治  
則康丕揚輩或附勢傷善或挾權納賄或久  
于清議或新著穢聲俱入彈章殊快公憤  
先儒謂光武黜郭后廢太子骨肉至親且相薄  
何有于潛龍故人子陵之堅不肯仕窺其微  
矣其說以奇其見實陋後世動輒計較利害

林氏漫錄

卷五

二二

議論大都如此若子陵者古之至人輕天下  
細萬物志在穎水志其箕山豈慮及君臣之  
好終與不終哉故予嘗贊之曰狂奴之態巢  
父之心云

問錄中以君子許人者有矣然或以一節而獲  
褒或以全德而遺譽何也曰孔聖嘗以君子  
稱蘧伯玉矣而鄭僑亦得附君子之列又嘗  
以君子稱宓不齊矣而顏淵反未蒙君子之  
名蓋品格有至有未至揄揚有及有未及可

執一論哉

男人以紅紫為袴蓋自嘉靖之季始然惟市井  
輕薄兒有之近則諸生輩皆效尤焉而且有  
以此為衣裳者殆所謂服妖歟抑男化為女  
陽變為陰之象歟

言尊德性必及道問學言明明德必及新民內  
外相資體用合一此聖門正傳自洙泗以至  
紫陽悉由斯軌而近世儒者酷信禪說多事  
內而遺外崇體而黜用自誇已超上乘而由

林氏漫錄

卷五

二二

君子觀之則其所謂內也體也且茫然無見  
猶在苦海中徒勦竺軋唾餘以欺人耳設使  
釋迦有知亦必蹶然而笑之矣

自奉 三王並封之

旨太倉為言者所攻雖旋停止而攻之者不已  
公力求去

上慰留之曰朕自有深意當召卿面見商量國  
事可安心輔理慎無疑阻公乃入閣既閱月  
而

上不召對公不請對臺省亦無言予上疏畧云  
皇上注意之深莫若 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  
若 冊立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阻莫若  
冊立

元子

陛下既欲安其心而不早正 元良之位其何  
以安之若徒以爵祿縻之而已則首輔去而  
復來之謂何辭而復出之謂何而僅僅爲爵  
祿縻也臣以爲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

之心一日不安卽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  
止報顏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疏入留  
中時癸巳四月二十五日也間數日而王侍  
御明等始以公疏請亦不報 予又貽公書  
曰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子抱  
之逼免走未爲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  
已乎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庶幾乎  
君心之一悟而 元良早建也則

宗廟社稷寔嘉賴之矣

稅豎橫楚華司理鉅執法繩之被誣逮獄五載  
放歸處卒家貧無子天道無知爲善者懼矣  
予時坐山間小樓中靜聽百鳥之鳴惟黃鸝清  
和圓轉若出金石最可人意故詩曰睨睨黃  
鳥載好其音乃知古人作詩卽鳥獸草木之  
微啓之審矣

王古菴簡靜敦朴綽有古風敷歷內外輿論歸  
之致仕幾二十載與閭里相安無怨尤之者  
爲搢紳羽儀云

林居漫錄 卷五

袁裕春宗伯之夫人物故十餘載而子孫貧甚  
不克葬予晤周中丞齒及之中丞忻然曰吾  
嘗捐貲葬之次日而檄下矣因憶予令貴溪  
時聞有何憲使者歿已四紀猶在淺土予質  
之徐給舍云此敝鄉廉直士也予爲買地葬  
焉此特父母之責當然耳若中丞公則以開  
府重臣聞善勇爲念故老之清操澤久暴之  
枯骨德義弘侈予在下風遠矣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故宦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

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

之情孤嫻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駭之舉澤未

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廉吏可為徒興歌

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此中丞行人

人慘然心動云

余中翰廷吉請輸已米以賑吳饑蒙

林居漫錄卷之六

溫吉嘉獎仰見

皇上軫念民瘼如此且吳之苗吳之富家巨室

不聞捐升合之惠方秦越相視而中翰乃不

難捨三千石之多不憚踰二千里之遠為

國家卹流殍固根本則其好義亦足風矣豈

可以父故廢哉

屋漏不愧是真修遜世無悶是真隱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是真事功

宋儒論漢斬昆錯七國所以破也予謂不然即

漢不斬錯七國亦何憂不破何也君臣之間

豈以曲直論哉且高祖基業至文景而培之

固矣景非弱主也條侯非二心之臣也七國

各自為政又同役而不同心也匪獨理不克

勢亦不克矣惡在一夫之斬與不斬耶

客有議及吳因之者予曰因之古之狷士也未

可輕議客未達予曰因之不請託人人亦不

能請託之也不餽遺人人亦不能餽遺之也

此兩者皆世俗中所最難得吾之畏友也爾

以同流合污者律之則其蒙議也亦宜

寇戎之警何國蔑有要在當事者運籌帷幄之

內折衝樽俎之間安平之火牛淮陰之木罌

臧竈增竈囊沙量沙皆臨敵制變非先事豫

謀故能除大寇定大難而樹大勳勞也頃東

夷西虜二難交作廷臣各持一見爭上封事

密勿輒為下部本兵輒為覆請無待兩軍對

壘而情形已洩雖有石畫奇計將焉用之予

疏言須擇督撫如督撫得人俾默運機權毋

顯露章奏識者頗是之而

廟堂之上竟置不聽

王大守聞谿生長富貴之家而儉約如寒士一難也博覽通古今二難也承天之變不惜一官以衛士民三難也

問吳遭洪水當事者業已為民請命矣將蠲逋可乎曰蠲逋祇以惠頑民耳完課之良民曷與焉將賑濟可乎曰賑濟祇以惠奸人耳村落之窮人曷與焉必也免本年稅糧乎文

右漫錄卷六

景故事毋論已國初軍旅數興用度煩費然洪武十三年十九年天下稅糧本年見徵者皆蠲之國初賴其方僅十餘年猶且憫其困今日資其用踰二百載能無恤其乏况蘇郡賦額甲海內與諸郡迥別

廟堂之上可執泥常格哉

問近起王洪陽張助所與論何如曰洪陽予舊寅也習知其品之高益介然冰清屹然嶽峙者也起之可以薦頑焉可以振懦焉若張公

則吾不知之矣

予高祖王田公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饑富室多閉糴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貲之半糴米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聞授七品承事郎散官公聞命具衣冠望闕叩謝是夜夢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先祖寒泉公果應其兆云

今有一人焉賄賂足以結納權貴智慧足以籠絡賢豪時擊群小以博風力時陳謹論以微聲譽多取而不以貪著深中而不以險稱殆名利兼收者固鬼神所忌也而人焉能居之君子觀其終可爾

王聚洲史武鱗數論時事皆慷慨激切允合公評國有人焉

撫按薦舉方面有司類多溢美如稱其氣度則曰泰山喬嶽稱其力量則曰補天浴日稱其學術則曰繼往開來稱其事功則曰旋乾轉坤此等語匪獨當者愧觀者笑而誇詡浮誕

之詞豈可聞之

當宁哉

嘉興府同知陳文焯署篆遣役往崇德催兵餉至則已先解矣役索承行吏錢不得毆之于縣堂知縣諱近充怒杖之役歸糾闔府皂快泣訴于文焯文焯第冷笑而已近充送考案入府而各役群毆之毀其轎傘裂其袍帶近充自其狀文焯不理而推官徐大紳反咎近充近充投劾請上官徑行予試浙東畢回省

林居漫錄 卷六

聞之言于兩院當叅文焯而左轄曾景默文焯鄉親也力阻之曰此事只須調停予作色曰古今世事敗壞皆由調停之說誤之爾府官縱衙役毆逐縣官而不問紀綱法度不漸滅盡耶直指曰貴道勿動氣予曰和氣不可動正氣不可不動直指不懌予具叅文焯兩院指摘峻厲而文焯憑依城社治事如故予後檄切責之且書之高脚木牌以暴其罪而嚴提首惡文焯乃去兩院叅疏亦上景默覽

守巡二道恨予以為越俎予曰我外臺風憲也貪酷官吏不公不法事情得以按問載在簡書何云越俎哉

君子之交有二曰道曰義小人之交有二曰勢曰利君子之交或有一時之隙小人之交必無終身之好

君子攻小人常也君子攻君子則意氣之過激也小人攻君子常也小人攻小人則權勢之相軋也噫至于君子攻君子小人攻小人而

林居漫錄 卷六

天下事不可為矣

定州城中有浮屠頗高廣眾嘗登焉萬曆初自第一層相推墜下死者百餘人止一童子復甦問之則曰忽見紅袍神從空而來持刀亂砍故耳禮云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茲其烟墜也夫噫世之為定州浮屠者何多也苟非抱玉尊之忠則蠻烟瘴雨之鄉天梯石棧之險洞庭彭蠡長江大河之風波豈可輕蹈哉固不若王陽之願為孝子也

林居漫錄 卷六

頃王給舍劾郭子章著婦寺論為可斬時睹其  
既茲閱其全不覺駭憤眦欲裂齒欲碎何物  
狂悖乃爾既自獻奸狀其誰能說之古昔帝  
王念天命之靡常懼神器之難保禦禦馭朽  
兢兢履冰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夜儆其百工曷嘗一日自暇自逸而不  
與大小臣工相近哉今則云崇曰嚴廊深曰  
禁闥人臣希得進見正以全勢利而遠弑奪  
噫此趙高所以簸弄二世之陰謀也果爾則

林居漫錄

卷六

聖帝明王勢利皆不全耶弑奪皆不遠耶而  
何高拱禁中者卒召望夷之釁游戲後庭者  
竟貽景陽之辱耶且六相五臣四友十亂凝  
丞輔弼疏附先後君稱明臣稱良三五而降  
代不乏人奚啻堯舜能近禹臯縱鮮夷齊豈  
盡昇莽夫何故隱忠君愛國之芳規妄援亂  
臣賊子之覆轍遂以隔絕槩歸群僚以親比  
偏屬婦寺以深慮厚誣聖人而欲廣後宮則  
稱其願人主長壽欲多闈寺則稱其無子孫

可託言言吐趨媚之衷字字增嬖倖之氣藉  
曰止于弄國而弗思寔階篡國之禍藉曰未  
聞繼世而弗思已釀殄世之慘蓋自豎刁亂  
齊而宦官之焰張自妹喜喪夏而宮妾之難  
作野享坎盟指鹿竊柄擊毬推刃夫非刑餘  
之稔惡歟燕啄皇孫鹿走姑蘇羯侵宮闕夫  
非女戎之為祟歟至若董卓乘節甫之濁亂  
而入是漢鼎遷于節甫非遷于董卓也朱溫  
因恭孜之恣橫而來是唐祚亡于恭孜非亡  
于朱溫也又若牝晨司凶麀聚賸倫竊大寶  
革國命及易天明穢乎宸極微一呼左袒則  
諸呂帝矣微五龍取日則諸武帝矣是漢之  
幾危而復安唐之已亡而再造皆諸大臣力  
也非兩女主自挈而還之也以近賢哲則如  
此以近婦寺則如彼豈千載公案一筆勾倒  
其意何居今

林居漫錄

卷六

聖明在御方繹脫簪之儆而旦朝宴罷以圖中  
興之理惕近刑之戒却佞倖好以修求命之

實而創此邪說暗投于二十年之前顯布于二十年之後及至被論公然自是悍然上

聞無忌憚極矣最可痛恨者謂父子亦不可近

嗚呼甚哉父子繫屬毛離裏之親儲貳關宗

廟社稷之重龍樓問寢鶴禁承歡朝示元良

之尊潛消窺伺之孽式垂燕翼詎曰彌聞乃

單指一二笈倫之子盡掃千百克肖之胤構

詞反常蓄謀叵測將今天親睽于形跡之踈

國本遙于堂陛之遠蓋從來兇險和媚小人

林希漫錄 卷六

不敢出諸口者也匪直逞奸于一時抑且流

毒千萬世姑從末減投四裔以禦魑魅大快

公怒以斧鉞以徇諸侯不然昔少正卯以辯

言亂政而誅近李贄以異論拂經而死惡逆

如子董方之二臣加數等矣獨可漏網哉又

有選刻而傳之若雲間人陳繼儒者煽妖熒

衆併斬可也郭論今刻論胸中問之乃見透句糾駁意

自古國家亂亡之事非一或篡于諸侯或奪于

權奸或據于夷虜而推本窮源多由婦寺始

人主溺晏安耽寵樂忘其國恤而宦官宮妾

簸弄其間不至決裂不止于是外侮乘之而

大命傾矣以官妾言之夏以妹喜絕神禹之

統商以妲己墜玄王之緒龍祭之業兆而周

鼎遷燕啄之妖興而炎祚熄雉經新城驅姬

嬖也鹿走姑蘇西施幸也點篝甫畢而官車

之駕晏後庭猶唱而景陽之井沉太直笑紅

塵之騎鼙鼓旋來合德投慎卹之膏噓臍已

晚晉之賈魏之胡皆躬行弑逆漢之呂唐之

林希漫錄 卷六

武皆盜竊神器而女戎之禍於斯極矣以宦

官言之豎刁漏師且擅置君之柄伊戾坎盟

遂成奪嫡之謀柳用牲而合比逐闔守舟而

戴吳殞回天獨坐之專浮于恭顯張父趙母

之橫等于澄良定策國老太阿業已倒持門

生天子大物亦幾改步趨高弘志克明孰非

弑主之賊然嬴秦之祀竟斬曹節王甫令孜

孰非盜國之奸故劉李之祿永終而刑餘之

禍至是烈矣嗚呼覆轍千古如一般鑒百世

第一二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版 正內

可鏡有天下者念之戒之哉母惑奸言而近婦寺也

新進臺省論人多侃侃諤諤而胡給舍劾康御史尤壯哉大快公憤矣若漫詞無當則未有甚于論周中丞者也疏內事得實無二而最狂有二太倉被召業已年餘纔一造請而謂其頻往枉矣臺長被逐釁由主察貶黜奸佞而謂其操戈抑亦枉矣夫言官風聞之誤固無足怪獨念保釐之臣能家視國子視民如中丞者有幾能造福一方一方之衆翕然父母戴之如中丞者有幾而猶不免浮言將無啟為善者之懼而墮任事者之心哉則其關係非眇小也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予少也好觀而書多偉事恒自奮勵冀身親見之而意廣才踈年再靈度樹立靡聞今老矣無所獲其迂狂執託之乎簡編已撰前別時三集矣茲當歲暑中偃臥北窗清風得車裊氣存爽思台傷今復煩泓穎名曰多集猶前志也或曰閱子諸集欲以直筆統書教以忠文裨國是同志者或然之無若忌者之口何曰吾隱居放言惡用昆拘者

為此知豕在斯不敢死也罪  
豕在豕不敢辭也一聽之公  
許可爾

萬曆戊申冬夏下浣日

松菊主人題

故鄣丁長孺先生著

# 西山日記

先醒齋藏板

序

史以該天道浹王事  
非學業與心術並茂  
者不足垂鑒誠於天  
下後世一言蔽之曰  
嚴邪正之別而已下  
至稗官野乘之所見  
聞雜取當世人物以  
存一代之是非孟堅  
所謂芻蕘狂夫之義



亦有所擇焉此家璽  
卿長孺公西山日記  
所由作也璽卿爲予  
伯父行 澎方在襁褓  
不及親侍謦咳側聞

序二

諸兄弟言公生平伉  
直尙峭毅嘗齟齬不  
可一世立神宗朝值  
黨釁方起以一曹郎  
抗疏言時政屢忤宰

相意宵壬側目咸欲  
中公危法凡三仕不  
數踰月輟報罷惜哉  
公之不竟其用也退  
而在野念念不忘君日

序三

與顧涇陽高景逸魏  
廓園諸先生講學東  
林攻者益衆隨援筆  
作日記以寓意自洪  
武以迄萬曆朝野僉

採簡而不糅嗚呼亦  
足以見公之志矣嘗  
攷司馬溫公亦有日  
記王安石作日錄以  
亂之一時尊堯手記

序四

紛紛剖擊恨不請從  
炎火以免流毒惟凍  
水之書至今炳若日  
星重關乎世道人心  
者其心術與學業更

何待辨而知之耶因  
慨公雖不竟大用獨  
扶綱植紀於邪說噂  
呶之際浩然正氣勃  
不可揜逮逆閹肆虐

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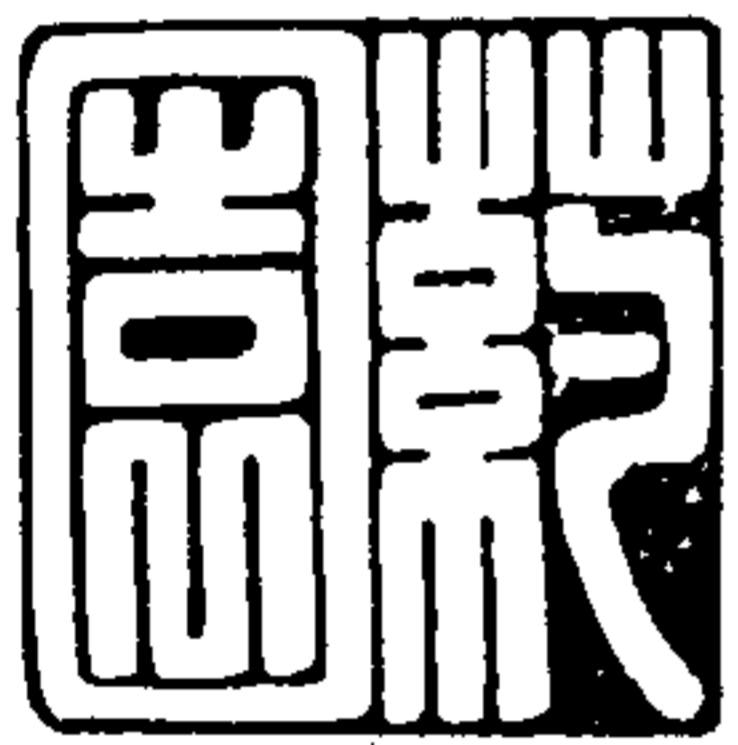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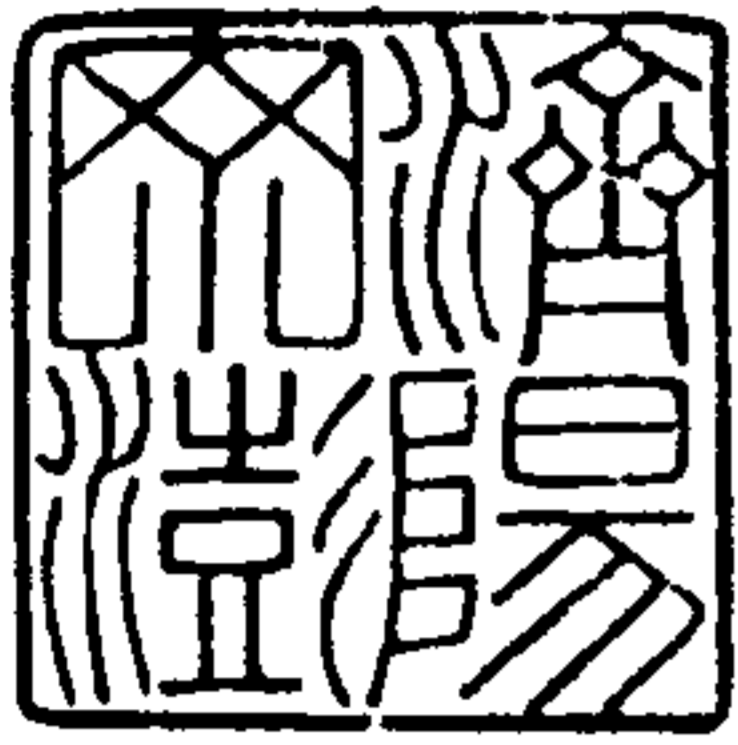
高魏諸君子同罹黨  
禍宗社頓遷倘天畱  
耆碩公不早逝與忠  
良遺老戮力勸克或  
冀少扶末造乃追讀

國是隱憂一疏何不  
幸而使其言遽驗也  
是可悲矣則古今治  
亂進退興衰之故又  
曷可不鑒哉

序六

皆

康熙己巳閏春中浣  
宗姪澎拜手敬書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讐當  
黨議縱橫楚浙富平主察  
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

題辭一

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  
是波路壯闊不憚以身為  
砥柱沒後文集出黑白纖  
芥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

鉞太之再壺聞孫藜菴刻  
其鹵山日記所記皆嘉言  
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  
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

題辭二

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  
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  
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  
線皆自以為子午矣日記

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  
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  
自以為子午者而已矣妖  
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

題辭三

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賢弁  
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  
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  
籥按以弦望金煙玉水所

照未必不反是也管倪某  
黨奄而歸喬侍御往詢之  
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  
君子也公糾之何故倪曰  
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昔  
有一昔之小人我居言路  
時莫不罵楊左為小人我  
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

題辭四

莫不稱楊左為君子吾亦  
以為君子矣以世情言之  
此君實為名言嗚呼世情  
之是非象沒深泥盍亦觀  
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乎  
昔  
康熙己巳歲孟夏姚江季  
家眷姪黃宗羲太冲氏

題辭五

拜題



題辭六

序

余聞之先師劉子蓋浙長興有正學名臣神廟  
 季年清議名臣第一為丁慎所先生云先生家  
 長興之菴畫溪見劉子庚申吳興道中詩有百  
 年看意氣都付畫溪汀此其註中語西山是慎  
 所先生讀書處見劉子戊寅壽丁母吳夫人七  
 十詩有菴畫迴溪鎖空院西山積雪瑩如練此  
 其註中語庚申屬先生六十一戊寅則先生沒  
 序

後十三年也蓋劉子表先生墓有云所著有西  
 山日記及奏疏雜稿疏稿已鐫行西山日記意  
 劉子嘗見之而今始刊布蓋先生自萬曆乙酉  
 舉京闈明年成進士以來三十四始官中書舍  
 人未幾丁內艱四十已亥而鐫於京察五十一  
 補廣西按察經歷明年赴禮部主客司主事之  
 召三閱月而病去五十八丁巳而被劾至天啓  
 中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司少卿病未行未幾

詔創新官計先生居官不一載而甲午正月在  
舍人昔有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坐視  
而不可救藥者二之疏在主客有臚察處諸人  
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及條具剖真心覈名實  
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脈與再披微誠以存公道  
之疏乙卯五十六家居而有訟羅織楚獄之人  
得優容是日無高皇六經亂天下之語入試錄  
是日無孔子疏其所謂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

序

二

上春未嘗不厚而嫉者愈淡是以不能一日安  
其身於朝廷之上乎劉子云先生孜孜切切饑  
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吐之君父而後快昌言  
勁氣一嘗諸君子爭視爲前茅黨論初起邪正  
之介僅針芒而抉之最早獨清君子一脈于百  
口謠詠之日使世道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  
之真可知先生之言若是謂非即其行邪又先  
生之序辛亥京察記事也曰君子還之以君子

小人還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傳三太宰也  
曰能劑莖省而後可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  
以相二者衷於天下之公議而不我與故能使  
天下爲我用斯其雜文有關於當世如此乃先  
生嘗告父參議公曰功名心淡只爲世道起見  
亦丈夫能事其中察也曰先儒不云乎要熟須  
從這裏過又言真正處在先立根本施於親友  
其喫緊在遇患不避見義必爲勿流入鄉愿窠

序

三

曰至家居嘗詆講學者日益甚獨偕同志如期  
而集又嘗作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先生之於學  
勤矣哉蓋先生弱冠卽從顧端文先生授尚書  
旣與忠憲高先生兀峙東林浙君子之主張正  
學者先生稱首嘗序端文傳稿云由制莖而藏  
莖而劄記而大學通考而證性諸書如見先生  
之人又云先生潛心理學蔚爲儒宗至海內之  
士望而畏畏生疑疑生謗徐而卽之久而習之

恂恂乎寒素也溫如冲如冬日之日也可爲善  
言端文矣蓋登第後告歸又三年而遊莊簡許  
先生之門許先生以剛目之先生長劉子十八  
歲劉子於癸卯二月就德清師事許先生昔年  
二十六先生已四十四劉子於座中見先生抵  
掌談天下事神采迸露嘆服非當世士更六年  
辛亥先生寓書於劉子始定交次年先生與靜  
之劉先生道端文之賢欲往見而端文逝遂造

序

四

忠憲講居心窮理儒釋異同主敬之功蓋劉子  
於甲寅與先生書有見教歸進性命一言良是  
亦願兄努力振豪傑而上之語丁巳湖上贈別  
有其歷冰霜指水寒句壬戌與先生書有禁中  
事益可虞每與景遠感額恐大禍只在目前不  
知吾黨他日之不負相許者幾人耳又云承手  
教淡服高識遠慮然長安言及丁長孺無不如  
毒藥亦終付之漆室之謀而已先生與劉子交

諒若此先生三十以前唯師端文三十以後再  
師莊簡四十六以後師唯端文友則忠憲與劉  
子魏忠節朱文肅及同類數人自謫秘書還築  
廬溪上署曰心遠自開適軸碩寬是處羲皇詩  
曰三尺短筇間白髮誰家鼓吹嘯黃鸝往來不  
踰梁溪德清間西山其巖居處也先生大者既  
見於疏草雜文餘則隨所見聞筆之若平園水  
東可齋復齋之有日記中間朝野之事俱備特

序

五

視曾氏之類說陶氏之輟耕錄何氏之餘冬錄  
爲居要耳而劉子之日記則主記過與先生異  
旨也劉子祭先生文曰天生吾黨上下千秋寥  
寥幾人孰是兄也學古人之道抱當世之憂竟  
不能一日試于清管四十年江湖憔悴徒留一  
片肝膽于我二三女生而二三女生遊此愍凶  
死於讒死于賊獨某佞佞如窮人之歸終索一  
死以報知已而已忠憲祭先生曰公于世道可



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昔爭區區之隆替蓋忠憲初以先生爲長沙長孺劉子以先生爲今之羅文毅其鞠躬盡瘁于世道與學而得道之真惟劉子與忠憲爲能知之耳記中所載自主術而下細及家訓日課以泊箴詞乃合之誌表不通款于要人不纖小細于舟側孔皆奪官方通尺素絕京貴書語

序

一

六

及神光喜授受之際幾欲借劔事親雖貴而勞不色忤母歿念之號慟父歿震裂哀悻人不忍聞見事繼祖母從父居湖濱相去三十里迎奉外走甘脆不絕事外祖母性嗃嗃先意迎之奉以終舅非所出涓陽之眷彌篤父之自出緣其意扶危恤瘁必盡力父側室無子矢栢舟爲請旌哀絃之痛白首不渝族叔被人貸息吞產出貲贖之高曾族屬內外昆弟子姓故人賓客仰

給衣食寬失所者次第援之拯風波而枕席掖纒抱而室家起傷夷而衿帶立邑紳之嗣清名臣之墓贖清惠之曾孫女擇儒生嫁之歛明經于長安旅邸割地與冒爭瑩地者以師言致當事入剡贖翼蔽威屬于身後執友衆剝其孫懲首難者同人被讒者令搏之曲爲之解議均徭先自占役如編戶賊劫令致死并登簿呼左右廂塞木於巷召材士懸殊賞布伏飛書當路擒

序

一

七

其魁而定謝造請拒暮夜或解其枉不令知交濳無沾潤敗如素忠憲氣和身下之不啻自口出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忘倦遇有志操者鼓舞之不絕以細謹經賞拔者脫穎去救解諸生寬其株蔓有敗檢者梅於門凡此於記中條件多可參同自非合長沙長孺文毅爲一人能若是哉世有見太僕完本者其能不嘆羨南稜之有忠文云

皆

康熙己巳歲孟夏後學重山場頓首拜撰



序

八

西山日記目次

荅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卷上

英斷	相業	延攬	才畧
淡心	名將	循良	法吏
節烈	忠義	清修	直節
德量	器識	神識	正學

西山日記

卷上目次

三

西山日記

著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卷下

古道	友義	義俠	格言
正論	清談	文學	師模
方術	母範	孝友	篤行
賢媛	高隱	恬退	持正
五箴	耆壽	家訓	日課

西山日記

卷下

十一

先

西山日記 卷上

著西丁元薦長孺甫著

英斷

高祖甫定天下興學校尊崇孔子專習六經語孟取方嚴敦厚之士如宋如章如葉輩為子弟師練出一番人才輩除之際至參戮五宗析骸拔舌九歎不回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忠義感激者素矣此道不講士氣不能轉移士風澆漓而民俗江河日下何可勝言聖門論士最次以硜硜者屬意旨淡已

國初獎勵循良不次擢用如金壇縣丞某以善政為百姓保留輒差行人賜救獎諭裝賚有加丹徒知縣某杖責鎮

江府皂隸之橫肆者守計奏知縣陸太守守降令隸遣戍三尺必行是非皎如白日凡邑令不公不法者里老會申明亭賢成發落此真得司官六計樊吏以廉為冠之意貪墨安得不風清威克厥愛為政之要道哉

世宗末年分宜自知必敗妄揣上意思擁戴夫景邸希定策功而不敢發先令陸武惠炳嘗之時裕帝有一中貴人不法兩令衛卒擒之先下縱騎獄而後以聞朝廷方裂引燭問其疏訝曰得無驚小主人乎陸炳好大膽炳候旨于宮門外小黃門傳者踵接炳驚悸仆地數人掖之不能起

又明日嘔血歎乎此天威也張差之變士大夫敢為黨  
援至欲抹殺此案寧止無將已哉

嘉靖中一督撫以首功捷報朝廷于批曰這賊想已飽欲  
而去知道了此聖天子明見萬里其人膽落數月不敢視

事

王中丞骨事北都議奇鬼薪分宜胃子日言殺王忌質矣  
若以冰成上或可救萬一也嚴旨切責該部邊將失律者  
斬主將反不生是恁的律該司官姑不究還着坐重墜罪  
來看竟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池者律斬參爾等因云  
得夫帝王之風者也

西山日記

卷上

相業

王恭襄瓊之擒宸濠陸司馬完之平劉七胡襄懋之  
平倭皆有大功其人皆跡跡不羈能用陸者長沙也能用  
胡者分宜也以楊文忠公之才不能用恭襄及與之仇華  
亭公能用楊襄毅公博而效襄懋於獄人固自能有不能

爾

羅旁之役新鄭身任之當事者有難色曰費安從出口胡  
少保征倭時借東西廣若干金兩省歲積帑藏若干金皆  
有籍可按屈指不下數百萬何虞費也曰誰為主者曰得  
之矣借其人食以二百萬金勞之事可立成蓋殷尚書正

西山日記

卷上

王

先醒解

茂也功成一一如燭照殿所入私索止百萬所謂知人善  
任使者公其一也

新鄭投吳司馬兌於旅見立談商議沈戎政思孝於選人  
益望而知之奪情一疏可以報公矣張少保孟男介士也  
假塞二守公一言之莫立騎九刻游歷司徒沒齒清操新  
鄭真具隻眼哉

俞大猷以分宜胃子惡之下獄論死華亭百計營救不免  
初命陸武惠往解之胃子攘臂曰若知有徐武英而不知  
有愚父子何也武惠譁出華亭再謁董宗伯份宗伯直  
入胃子幕啼笑談謔若無心者忽問曰俞大猷已決乎曰

且暮矣宗伯拍案曰此賊黨中尚有數十萬金不知且何  
屬胄子踴躍曰何不蚤言之宗伯曰姑令戴罪立功且盡  
其案其首直寄之爾胄子快甚大猷幸滅文貞憐才善  
用人多類此其調劑楊襄毅於上盛怒不測時心更苦類  
否不能罄也

沈歸德公初大拜朝廷方靜攝叩首宮門外上賜宴令  
大瑞陳矩陪席語次及礦稅事公曰諸臣之阻礦稅為地  
方老臣獨意在聖躬矩曰何公曰千金之家愛護其祖基  
來脈無所不至况三輔千里內外係長陵及京師王氣所  
鍾萬一受傷所關乎聖躬不小公顧左右小黃門往來如

西山日記

卷上

四 先醒齋

織幕上陰使左右覘之也矩復命時上因問沈閣下何言  
矩備述其語朝廷默然久之即索前後阻礦稅諸疏中外  
欣然望德音曰明聞之曰若席未煖便欲令上聽轉圜耶  
陰從中力構之而上意終不可回矣

王文恪蔡以大魁標幟林掌故家宗之為泰山北斗於  
憲廟時以侍講學士經筵進講于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  
互勝倦倦致詳中貴人李廣頗導上遊西苑左右諫不聽  
公為講文王不敢田遊章上罷講謂廣曰講官所指殆若  
曹也好為之正德初九卿伏陽上疏請誅中貴人瑾等召  
至左順門使它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相攝唯唯獨公以危

言繼尚書韓文後事幾濟而變瑾等業不知也公遂大拜  
超少傅兼太子太保會救故尚書劉大夏右都御史一清  
罪請成廢后吳氏喪稍與瑾意忤而初議亦後露公自危  
堅請歸假令公當時默不出一語位亦不過宰相加保傅  
而已即入閣而委蛇于瑾縮舌于洪洞華容京口諸大獄  
亦不過賜璽書給驛廩致仕久柄政如長沙心迹至今不  
白孰與徜徉湖山之愉快哉大臣進退有數有命彼營營  
得失何為者也公家居飲於一巨室見其玉龍光耀几席  
歸而與其子太常豔稱之太常曰勿急也已引至一密室  
羅列葵鼎厄世皆舊玉以類陳列凡數楹公失色良久至

西山日記

卷上

五 先醒齋

今世業甲于金昌洞庭間皆太常所積公不知也孫禹聲  
已進士守承天得罪礦使勒致仕溫恭謙抑其舍人兒  
千指至有起家十餘萬者夜半列炬遊行市中幸遇主人  
主人遠置民家苦為市閭者時人以爲善下

顧文康公辨臣時值前皇帝南狩承天以閣臣佐皇太子  
監國其收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大小百司庶  
務悉以付卿語及公所榜閣門示云此係御道帶蹕出入  
之所不許閹雜人作踐大小洩違者發兵馬司重責人皆  
拚口每晨入各宮門囑守者謹慎火燭上時或使人偵之  
倍委信遺表多倦倦武備及宗社大計疏蔡崑山城丈田

均賦久而特祠其地

江陵輔幼主功在整制紀綱借考成以挽各衙門之權法  
行萬里外朝下夕行是第一義其次則嚴生儒進取拔耀  
州喬公因阜督兩浙學政改屠太常為南司成青衿一時  
改觀清殿春初印過淮免漂沒之苦墨吏種職外必追賊  
問罪歷年積逋搜剔殆盡各省直盜賊竊發必重罪失事  
之人無令隱匿錄數名實獎拔任怨任事之臣是其相業  
之較然者也所可尤者遂新鄭一事新鄭與江陵審謀謀  
馮保江陵印與保合謀使新鄭夜半出片紙借稱皇后懿  
旨又皇貴妃令旨又皇帝聖旨數俱罪狀方穆宗梓宮在

西山日記

卷上

相業

六

先醒齋

內顧命手墨未乾無故逞此伎倆謂天下萬世何王文肅  
屬下平於張文毅之處江陵不知壬午癸未之事天為新  
鄭殺先也新鄭與江陵同在裕邸同事成均最稱密友一  
且扼其吭而攘其位捫心能不泚然

壬癸以後張文毅相逐馮保洗滌江陵時所用諸小人引  
用建言得罪諸臣時朝守改觀十餘年積憤一朝而快真  
霹靂手也王國光行後嚴恭肅清宋莊敏縵陸莊簡光祖  
孫清簡陳恭介有年蔡恭靖國珍相繼秉銓稍稍持國  
是於積霾沈翳之後風波震撼之中緬懷哲人令人扼腕  
時事云

江陵熟于典故讀會典百目而盡終身不復忘每出朝輒  
呼六垣入直者卒然問以某疏云何某事作何處分其人  
頰赤左右顧不能發一語未幾外轉矣諸給事入直者細  
搜數各奏揭考核會典以備不時詰問江陵問發一語時  
出耳目意料外印有條對惴惴重足不吐一一時臺省  
往往受其箝束則其才勝也

楊文忠之誅江彬妙在平時不露聲色豹房之變賞勞選  
兵於通州彬如孤豚腐鼠不得不墮其術中太史慎審語  
公曰此際倒好擒江彬公大罵奉賜之曰小子何知彬已  
下緹騎獄矣

西山日記

卷上

相業

七

先醒齋

徐文貞誅嚴氏父子合巧忍恥不啻勾踐之於夫差將廿  
心於嵩先以冒子為嘗遣戍而後徐圖之世蕃之誅比部  
爰書歷敘其殺夏言沈鍊楊繼盛郭希顏諸大罪長安以  
為快世蕃獨喜以為上英主也其父子犯手處皆先探上  
旨陰中之者上讀稟辭必大怒吾必不宥歸且有期矣文  
貞與所私謀之止以逃軍怨望為辭盡削比曹諸牒夜半  
即於邸中呼曹郎更辭以進臨決世蕃尚在醉夢中也三  
公真旋乾轉坤手哉雖然當大事者患在不誠誠矣機智  
瞻畧自相逼而來世之前却於左右袒者輒擢眉坐失機  
會非不能也不為也秋梁公衣帶中訣辭大周受命萬物

維新皇唐舊臣友是實韓魏公云事不成不遺族萬一片血誠千古堪仰

包蒙泉先生節為廖鏡所許下獄論歿徐文貞竭力營救不得時有上所喜方士陶仲文方貴幸文貞補節先施拜而懇之仲文許諾蒙泉等免歿戊莊浪十年辛戌所

世廟初年有意恤錄革除妖節諸臣夏桂溪陰阻之事遂寢即此可以知文愍大器矣

丘給事月林稱侃侃持正論當路多憚之擬外轉徐文貞

獨留之曰丘長科為諫官吾輩儘有益孔明涕泣而斬馬

段汾陽起解李光弼之縛相抱慟哭此英雄手段

西山日錄 卷上 八 先醒齋

神廟初內侍欲復鎮守江陵嚇之曰海內方有事正要諸

君共此擔但須三思馮保聞而中止

太師梁文康公儲廣東順德人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

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友操戈

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生平輕財周恤志慕清修宸

濠友籍士大夫多有餽惟公無之至于止秦藩之封地不

草巡遊之敕尤其大節梗梗者

東陽天資明敏有果斷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

陽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已而卒

斷于東楊始灼然可行而無疑每秋必敕文武大臣越憲

臺書錄重獄自英園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至不可了東想一問即決眾皆歎服

漢唐人謀反移檄誣請臣以奸邪亂政事上夜召楊士奇

等入分坐審議屏左右語楊榮首勸朝廷親征口彼謂陛下

下斬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今陛下出其不意而以天威

臨之事無不濟若或遲疑使彼為計未可知也時上難之

士奇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

臣等而泣在庭如此則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宜卷甲

鎗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者也楊榮言

甚是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

西山日錄 卷上 九 先醒齋

當在毅皇帝時梁文康公首自揆石齋楊公宅憂南關亟

起之俾位上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僚則延譽宮府力拔

為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寶以行楊公不可蔣公亦為

不可且噴有頌言公無少見于顏色亦未嘗輒語人也蔣

公股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又西安張御史璉者論

列罪毀人不能堪而公引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

楊文敏才器恢博識慮深遠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

前以數語安天下生民彼其惠利者甚眾退與家人燕語

未嘗一及朝事密語至計公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

多

楊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壺信詩一首詩曰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髭鬚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

蒲州以前有一相必用一番人另有一番作用其道主革吳門而後其道尚同教數十年人才消鑠于不陰不陽中而元氣亡此何以故宋文寧曰蒲州以前其才氣學術各自成家各不相下至于近日攻擊遂為勿黨至誅竄既逐則其類未幾而公論復伸海內士大夫之氣愈激而愈振蒲州而後其才識相若無卓然自樹之志是以衣鉢相傳

西山日記

卷上

十

先醒齋

延攬

楊文襄公最憐才一賈人陳金為公壽乞言於一巨公說難山人處舟書之山人曰此非所以壽相公也因自為文以進公獨鑒賞曰誰倩而得此曰某巨公文襄曰非也賈以寶對公立命舍人見迎鄭生于逆旅較齒踵接一見握手如平生嗟乎公于一山人且爾况豪傑乎文皇之于馬周實類此古君相延攬英俊未有不開青眼具肝膽者也山陰徐生渭字文長雅負俊才而狂胡襄憇延至麾下文長與公約弗能以諸生中服庭見性善酒酒後不耐鈴束不時出入公門即早暮幸不為禁公許之一日進白鹿表

西山日記

卷上

十一

先醒齋

諸名公鉅老具草者眾公採其尤上之朝廷喜甚賞白銀彩幣如政府乃徐生所草也公方酣飲徐生輒先醉公度其有所請格於酒索其袖中有訟牒即手批陰納其袖夜半酒醒諸居間者競向生詰前牒生大恨曰吾醉偶志之出其牒已批且印矣其人立饋數百金為生客舍資生故摩視阿堵者也

陸莊簡以丁右武發已卯場弊稍稍委駝政府為意氣諸公切齒于中甫會趙司成汝師詬詈不容且曰吾嘗與平湖深談輒閉口立意在茂苑耶中甫曰平湖公固自有作用不易測也願公小忍之及晉少宰而北中甫送之江



上趙先生自悔曰老許乃為平湖所容問故曰此轉平湖力也嘗寓書政府曰詩林之有吳趙猶人之有若日也相公即有私憾獨不顧大體耶僕向與深談強半不復記憶平湖種種推行之未盡者絮絮申請僕無以應也吾甚愧此老矣

王文成有一門生姓某者來執費問曰若何以知我對曰父龍光命某來謁以為不見先生幾處此生矣光故一書椽起家歸亦者也文成奇其人召至左右委以心腹征川州時舟過府江忽岸上若然有聲乃一僧卒至舟文成屹然不動僧遂移一椅與先生相對坐先生亦不動良久顧

西山日記

卷上

三

先醒齋

旁几有奕具遂與奕三局僧勝者一復求勝不已文成顧光索糜久之光持糜至自僧後澆其頂立仆處變之法不動是第一義用人之法無方此文成實際學問也

王憲副臬解臨清兵使任携響馬賊數十人歸抵金壇臨別灑泣叩辭曰乃公在吾輩幸為良民今失所天仍作賊矣公泣數行下好語慰遣之

史太僕際性揮霍善交結於世廟時多以直節屏奔落魄林阜者公多方餽問至遣以童僕宮室授餐授衣久而不倦義問蔚起起家數百萬強半藉交游力一日遊姚江有貧生告賑公贈以三金聞風者踵接至公問口岸中幾何

人也曰八百公盡出篋中裝并借貸捐二千四百金送邑博處分散之

橫籬有鄭姓者布衣起素封亦善揮霍每孝廉上公車例以三金為贖偶一生以不得館穀浪遊從者亦以為孝廉也誤贈之其人持金踵門面辭曰實以館穀來何敢日長者賜主人張樂留宴立贈三十金願以為館穀費生跼蹐不敢當又三年取上第登要樞感鄭高義撫按使者以下輒以鄭托之使者表其閭更起家數十萬子孫科第不絕知予之為取者二公是也去今守財者遠矣

西山日記

卷上

三

先醒齋

辛卯蘇君禹督兩浙學試畢謁馮先生問之曰公論云何曰冰鑑在上止遺一戴生瀨孤寒士也君禹曰此必為郡中所格核之果然立召戴生生方館穀海上錯愕不知所出君禹賞其府卷更試二題即具青衿冠服鼓吹送之隸人叩曰貧生何所歸君禹躊躇曰非馮先生義讓生即送至馮許兩人相顧大笑戴生後歌鹿鳴

吳績宗守吳郡折節布衣那參字麗文視枝山門人也太守時時顧那生深談竟日不去一日那他出太守來不遇其妻語絮絮不休太守問左右曰媪何言對曰貧家以績紡為業時為貴人擾亂不能無怨尤耳太守下士那夫婦抗節自守綽有古風今五六十年此風不可復覩矣

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抑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寶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遂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曰承勛每待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西山日記

卷上

丙

先醒齋

才畧

張莊僖令蕪湖時初下車有失女者以告問其居曰江濱公躬按之指其樓曰此女卧室也公登樓徘徊者久之諸商舟輻輳其下曰諸賈往來有籍乎曰有又問曰商歸者必盡脫其貨方去乎曰然有一人貨未盡輒去公指曰此即盜女者也亟追之二百里外一少年織舟柳陰下與女款狎一邑以爲神

島倭寇浙直蘇郡避倭城中者日穰至郡公命闔各城門避寇者不得入男女哭聲震天二守任公環請於守令大開門守難之任厲聲曰有不如不測罪在丞於是守以諸門

西山日記

卷上

丁

先醒齋

鑰悉委任乃於六門外各豎一大旗令曰從某邑某村入者赴此於各城闔酌其道里與某浮屠相近者又豎一幟曰避兵入者聚此於是諸男女呼各隣戚向旗幟分投人道不譁擁全活無筭奸細亦不得混入任公曉暢軍事親擐甲冑與倭戰數十合吳人至今尸祝之位止大參命也陸莊簡初爲太宰臺省噴有煩言一蒞事浙江巡按蔡系周例轉副使河南參政張養蒙升太僕卿王士性李盛春相繼內轉丁此呂升海道故嘗以場事劾公者也公論翕然推服 壬辰外計戶科給事王遵訓以廣平推官閑住同鄉一御史以章丘令降一時臺省重足莊簡公真霹靂

手也

胡太宰松開府豫章邵生芳迎至淮上問公曰聞華林瑪  
瑯賊勢甚張負隅難以力攻公何以策之公屏左右問計  
生曰賊必中道規公公宜先以一牌由孔道發豫章故迂  
其期至任即倍道抵浙生急為公借五千勁卒五萬金餉  
於剡制府星夜疾趨入賊境攻其巢穴賊方幸公之未至  
也不為備聞公奄至倉卒出禦遂敗先報捷而後抵任亦  
一奇事

馬孟河一龍上公車時宿一旅舍盜藪也方就寢公忽大  
叫腹痛呼姜湯飲索盆水浴不愈已作遺囑付蒼頭請主  
西山日記 卷上 才學 其 先醒齋

人出交以二籠鷄鳴稍息臨別勞主人于曰子能送我數  
里手行至野班荆坐遂與結為昆季耳語曰僕故無病因  
君夜來意甚不佳故相戲耳其人踟躕舉二籠曰足下壯  
士也敢以此贈幸自愛同行者訝之微公夜半當七首相  
對不然飛騎跡之匪徒去矣後公登第時造其家其人竟  
改業

馬孟河初第時假史尚寶五千金米萬石至大江沙洲聚  
畚鍤而溝洫之圍以大堤荒坵盡成沃壤不數年償其所  
貸歿後數年子孫至今享其利也公雄才當是本計後梁  
溪陳均塘孝廉時亦質瘠田開為腴產曰吾為養廉計較

居間漁獵細民者千里矣

武宗時王恭襄置王文成於處州有妙用江省有變朝發  
可以夕赴忠烈坐守省城文成竊笑曰可惜孫老先生不  
發作活計故事節鉅重臣與親王例有交際况處撫與豫  
章密通文成有圖寧藩之志勢不得不與交懽薦門人黃  
元亨於寧王以伺其動靜大是苦心亦其妙用功成後生  
文成以交通首鼠觀望并元亨亦欲殺之竟哉疑人面前  
負說不得夢也

徐東山先生九思令句容多善政其家居廣收糴丘及荒  
山瘠土日夕率家人相其地宜而畚鍤之數年後盡成沃  
壤所入不貲子孺東訪其意令山陰為循良家居榜其堂  
曰食力堂守此可以治生養廉可以厚風俗可以約束子  
弟可以訓練藏獲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誠深有味也

倭蹂武林襄懋委山陰尉巡微關外尉急自計賊勢張安  
能以空拳抵餓虎之喙推牛酒悉召城外居民市戶及新  
安之賈於貨庫者皆其鄉人也釀金募土兵可數百人勞  
以酒食其為約申令之眾酒酣乘輿揚兵出突遇倭直前  
薄其壘倭發出不意小却我兵買勇大奮倭各鳥鼠散此  
亦一奇也以致命故不必百全而成功若稍轉念立歿矣  
安吉莫球溪先生瓚比部楊父也以貢歷官荆門鎮寧二

州守鎮寧有上官于駐據州治以叛公至寓浮屠土官有  
一甥諸生也時來謁公公反復為言禍福令致意叛者使  
自戕轉禍為福亦未晚叛者心動公令生徐說之末謁土  
官給利刃靴中具冠服庭謁如常儀公出不意命兩吏提  
懷中巨石手擊之腦裂兩脛舍出勁卒二十人直擒之公  
登於館舍後密置一梯與老蒼頭約曰外有急即奔赴衛  
召卒赴雉卒如其言并其家屬械赴兵使者兵使者夜半  
得報且喜且驚叛者庚苑獄中兩臺使竟隱公奇伐蓋初  
時不敢上土官叛狀也嗚呼令在今時節鉞矣

西山日記

卷上 才畧

大

先醒齋

人得人有術乎曰多收童子雖然童子不得二先生如  
其言收十數人止一人有心計加意訓練之授以筭鑰夜  
開倉盜米先生適見之其人跪伏先生好語曰我不汝泄  
也願汝改行為善其人卒起家數萬金  
世廟末島倭蹂兩浙波及吳興前近一素封傾貲結里中  
少年駕輕明出入蘆葦中召善弩者出不意射倭轍中立  
矢適一日大霧公集諸弩手往來輕舟如飛倭以為神兵  
大敗鳥鼠散皆撫賞其功召募諸挾弩者諸挾弩者止以  
射生為業不辨行伍吳翁乘霧善用天故稍見其奇他不  
爾也此即種德公從子

孔韶文鏞守高州時久苦賊城守者數年公大開門故遣  
瘦卒昇輿至賊巢好語慰諭之曰天子命太守來安若曹  
無他意寢食其中者數日夕坦懷咄咄之展轉通至他賊  
所賊感服即昇公歸勞以布帛及新屨約曰太守願  
與若輩更始不城守而四境安堵賊盡化為良民游行城  
市無所畏忌其梗不服者計擒其首首毀其巢以功遷按  
察副使鎮其地轉粵右憲使晉右副都御史撫貴州清平  
有苗河刺者以黠悍善其子齊力可得百夫父子雄長  
諸洞蠻二十餘年傷殺官兵凶如之何公刺得其所厚善  
清平指揮授之策而誘縛之所謂以賊攻賊也日前黔蜀

西山日記

卷上 才畧

大

先醒齋

交証得如孔公者生鎮其地賊不足乎矣  
正德時大盜劉六劉七等剽掠山東河南以至畿甸中原  
震動馬中錫以書生不能軍逮下獄陸公完奮然請討長  
沙公即委以討賊之任許便宜行事追賊至大江狼山悉  
發其眾公為諸生時以權畧倜儻自負節制萬里立功朝  
廷遂長中臺晉太宰然以復寧王護衛論或減戍方公討  
賊至蘇蘇郡以為非所屬也日公蘇人不屑行長跽禮公  
提四十萬兵于閩門外軍聲如雷湖水鼎沸太守不覺膝  
之屈也故鄉諸生以公多機知三學不下千人齊入謁公  
預為籌算一切椅席茶盒之類區畫悉當從容延坐不失

尺寸蘇諸生善諱又以桑梓故多厚望倉卒中咄嗟而辨無以難也公師至常熟結寨山之巔衣冠危坐其上夜半賊使人劫之公去已久矣其機變不測多類此公起諸生為大帥所至有功非空談詭畧者也近世如王珣城之清標石東明之節操百陸完何敢彷彿一然石以本兵效東事王以浙中丞為權奸所阨假令善用之則樞筦銓衡必大有聲望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當事之過也

世廟末年胡襄懋誘江直徐海諸倭二百人來降每首下持一鳥銃帶引一線香入轅門北向匍伏庭下時受降者襄懋與趙文華按使者某諸兵使左右侍人人惴慄襄懋

西山日記

卷上

手

先醒齋

懷管下階摸汪西頂大言曰我在而不建封侯之業非夫也呼素所聚飲之玉璵引滿而勞之酒二酋疑其毒也不受襄懋曰世豈有醜人羊叔子哉立飲而盡再賜二酋始叩首謝諸倭以次受賞出是時譚襄毅在事出而語人曰吾不覺中指之入吾掌也吾以此心折胡公矣尋安置諸酋于海濱沈氏庄計蠶焉  
侯黃門廷佩寧夏人也語余云曾襄愍銑昔在鎮戰艦鼓吹入套敵悉逸去深入數百里營帳虛無人小兒啼歌佈之云曾太師且至啼即止富平孫太宰時為大中丞見一御史語及會流涕不止蓋襄愍實有功於邊陲也

世宗末年島倭憑凌江南北朝廷命李襄敏遂巡撫淮揚報至襄敏呼其子材曰此分宜欲殺我也稍遲我且為翁司馬矣七日即抵任曹子世蕃訝曰無以難此老也一戰大捷即以倭首級獻俘下兵部勘之襄敏曰不爾嵩且以誣罔坐我矣卒陞南兵部尚書

陳梁溪志行少年館于吳太宰鵬太宰自負兵法為志行言總漕時河南師尚詔友忽南下太宰輕騎至宿州城開無棧出二金修之捐五十金募壯士二十人擇其中狡黠者數人與火器約二更時去城東西二里許各舉一大砲五里外再舉一砲夜半城內舉一砲十里外連舉數砲聲

西山日記

卷上

手

先醒齋

振遠通賊虞大兵至倉卒南走太宰先檄河南北岸不許泊一舟違者斬賊計無復之遂敗今杆撫中無其人矣  
丁亥春雲間諸生以固雷郡守至闔門激變兵使者以反聞得兵誅首亂者意亦不自安予謂公語之故公正色曰果爾老夫當為戎首送之門語諸偏裨曰功成列位仰總戎矣使者色阻一城遂安  
梅克生以御史監寧夏軍將督戰一賊提大斧自女牆躍下乃許潮也相去咫尺克生了無怖色故前迎數武好語之曰若來降耶賊即長跪諸衛卒亦至卒成功陞中丞總制宣大

魏確菴先生討寧夏賊城降矣以讒下程騎獄時李肅敏為御史大夫會孫富平于演象所富平問李寧遠且至急抽身起肅敏笑止之曰特借公為重耳不煩商頰也寧遠至肅敏曰確菴生處在足下父子寧遠急遠以頭叩地仰天懇辨甚曰肅敏曰吾固不爾疑也指各衙門揭白地積至案幾下許曰如彼嗷嗷何明日寧遠投大鎗田義泣懇曰魏公脫有不測梁父子歎矣尋得命旨魏竟放歸所謂各衙門揭者面覆一二耳肅敏才畧與富平迥別

穆廟時江陵越次大拜平湖與有力焉奪情後知天下公論側目江陵稍示崖異一日以少司空謁江陵於待漏

西山日記

卷上

五

先醒齋

院六卿見者多立語平湖故索坐坐良久深談江陵曰與繩自顧學進乎曰然江陵色變曰何以知進曰常見已過蓋江陵方怒王司寇用汲不已幾至追杖之平湖故以此諷江陵意亦解徐曰兄寓去此幾何曰里許曰幸咫尺可朝交也平湖曰尚恨不遠耳江陵怒曰與繩故欲分宜我耶平湖曰世之側目於公者何啻如分宜人若不自知耳尋被自簡請病歸

江陵時杖御史劉臺先呼金吾大帥曰近來廷杖者該衙門費放若仍前必參究矣金吾唯唯出時戶部郎周思敬多方為劉解無計夜半叩金吾門金吾以桑梓誼倉皇出

見訝問故曰君何來曰從首授所且致密語于君早晨之

言不用矣詰旦劉幸不死杖下金吾復命江陵述周員外

云云江陵默然周尋請告去此所謂仁術也官至少司徒

王文成擒宸濠將獻俘尋又奉旨縱之鄱陽湖朕親與決

戰諸倭幸欲借此邀功也文成出問道賊濠先驅過玉山

抵抗以濠交太監張永出諸倭幸與濠交通諸手書對永

焚之解兵柄養痾九華間湖湖左右水力居多

江彬提邊兵至南昌意叵測人情洶洶文成自計安之邊

兵橫甚公令地方居民凡遇邊兵必與揖讓致賓主禮歲

暮伏臘及元且清明諸令節人人焚香祭掃以動諸軍鄉

西山日記

卷上

五

先醒齋

心見者多墮淚彬侮南兵弱心易之公賞勞邊兵時命彬按籍呼名令我兵與邊兵角我兵輒勝彬大駭又以公書生也必不能射公三射三中邊兵大呼曰神箭也彬膽落逆謀遂止不知與北軍角者兵皆選不必人人爾彬駭暨于久墮公術中矣角技而心不動故能命中此皆自學力中得來

諸倭幸既不得志于文成時時托中旨召之將甘心焉張

永私止文成勿來計不行又譖曰王守仁且友矣試召之

必不來永急使人促文成令倍道至未幾文成果至矣上

乃安居不賞之功扶震主之威而身名俱泰者有人乎繆

公之側也

彬夜半索城門鎖鑰時參贊機務者喬白巖公宇也持不  
予日明晨而朝廷相付彬亦無如之何

楊文襄之誅劉瑾妙在即用其黨張永公所以中永者通  
村大兵將至長卿瑾必阻永迫入傳旨核實而後許獻俘

永聞道以輕騎直入豹房即以真鑄之機作聖罪案不煩  
片詞先奏於太后得旨而後乃力擁武宗就寢次轉瑾即

此獄成瑾偉矣幾在呼吸

朱中丞純其文武才畧清強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前後  
所操切黃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其撫閩浙悉掃一切

南山日記

卷上

三

先醒齋

應酬蚤夜申約東通海內地當是時既粵諸貴人家於

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破敗公所為至革巡撫為巡視稍  
削其權公聞之益怒敷上章廷辨侵及執政執政勿善也

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寇六百人移鎮定海屢破賊  
餘皇又大破賊於溫蔡南鹿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

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船擒其首弁餘衆四百有傳其  
為變者公傳令悉誅之言官遂皆公妄殺時公以移病得

予告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居恆歎貧無賄賂負氣不  
忍語不任獄繼天子不欲歿我大臣且歿我大臣即不歿

我而二粵之人必歿我我歿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

誌慷慨飲鴆以卒自公得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搖手

不敢言海禁事持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為魚爛者二十餘  
年而後定議者以為不罪公海當無冠而二粵士大夫猶

當然謂冠自朱統始嗟乎今之通海者十倍于昔矣浙以  
西造海鹽市絲枲之利十諸島子母大約數倍略利者走

死如鴛島上人至并人舟並收之及今三十餘年借以為  
異日鄉導輕舟熟路其所蹂踐魚肉當百倍于昔顧安所

得朱公者而委之即有朱公亦必不用即用亦必以文法  
掣其左右手余故誌此以為左券

南山日記

卷上

三

先醒齋

使方佐張中丞兵破黑苗寨以功狀聞而追論紹興守罷

蓋朱中丞統嚴船禁而公奉行之甚力中丞坐累不長死  
而公不免矣家居著述極多吳江水利考大有功三吳余

惜不及見之  
陳筠塘三十外始歌鹿鳴教授里中諸弟子歲得修金至  
一二百金蓋督課嚴間風者磨集故也凡十六年而始登

第所得修儀即買山川及窪產價自五錢至二兩止人嘆  
之曰吾力不能多也未幾窪者堤高者有水可灌歲倍入

至今稱腴產人間之故曰吾凡事認真故事半而功倍也  
遇公車諸公輒舉此勸之令其力業日今而後吾可以不

苟取矣惟勤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

有小吏宦黔中者歸言庚申六月十二日巡按御史出巡至某處地方為苗子所辱奪其損劫其行李去其衣冠披髮坐沙中撫按不以問不知何故至舊職方被察者亦以黔功起官吾不知所謂功者安在也張中丞鶴鳴大刺苗彝十二歲以上者悉斬苗人欲乘其歸劫而殺之一日中丞維十數承舍中山他道去故建大帥旗鼓盛儀從走故道苗人不知也刺办與中虛無人諸行李皆草具苗人喪氣而散尚有古智將之風

徐御史玄初令吳江饒才畧機變多出人民有數其事訟

西山日記 卷上 才畧 秉 先醒齋

之當道者當道下其牒下令思殺之無名繼之不武盛怒捕其人至大笑曰鼠子敢激乃公怒耶乃公故不怒也叱之去立引燭焚牒然所焚者非原牒也一時稱能吏其翁亦補衣

仇鸞拔邊為重陰令義子通邊驍恣背逆時上寵不疑已佩大將軍印自處等諸侯王舉朝側目適疽發背不能軍文貞審請于上前收其大將軍印尋灰鸞盛時分宜借以殺貴溪文貞亦收鸞印而乘之鸞敗分宜欲借以傾文貞尋知收印事乃誦

陸武惠炳以權術機變得幸于上文武兩途大小側目凡

上所譴怒下緹騎獄或于杖炳構奇方製良藥陰救之可方左右批鱗之士多所全活諡之曰惠不虛也先後緹帥俱出其下

黃觀察表初令長興饒器畧慷慨不羈邑有挾邪術借亂者曰馬道包松奉為師一時愚氓翕然從之賣官鬻爵價各有差數日間聚至數千公夜引數卒窮其地立擒松以歸馬道遁去諸黨鳥鼠散明日公引松至道備杖殺之當道初驚駭議遣兵勦其地公報曰罪首斃矣餘可不問一方賴以全活時患倭營長興故無城公張空拳蒿日作無米炊未幾城至全利賴

西山日記 卷上 才畧 秉 先醒齋

徐文貞命其子璠督萬壽宮之役甚勤令人私覘之曰公子作何裝束曰衣冠如常儀公怒命易以曳襪袖金錢勞諸役惰者輒與杖百日而工成焉上大嘉晉太常少卿遂奪分宜之寵故事工役給于中貴人借此乾沒諸工食不欲速就千夫不得三百人之用太常非挾華亭之勢亦不能行法于將作也

陳節愍嘗奉命典軍籍過日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諷管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於太祖嘉之賜金織衣一襲

周文襄善記憶有奸民以事經公斷理後復訴公公曰汝



於其時其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倪文毅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歷官陞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民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鳴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至項屠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雲晷不經意

全川家產皆有兩房家爭田多未決部段入理之甲以其地者與已同姓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其家涉盡張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曹文忠諫為人疏通後爽初就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券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歸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嘉靖初花馬池有警鎮巡遲遲請兵策應時朝廷命九卿會議皆以為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獨王晉溪時為太宰別疏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剽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

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不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寇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水兵竟發六千人命二逆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敵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稟青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英廟北狩日景皇帝即位于肅愍公入見泣曰賊不道避爾我皇與既得志必將長驅深入宜為計急召募義勇起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督造戰具京師九門為最要宜用分兵以守而彼城外居民入城通州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倉糧數百萬不可棄以資敵宜令在官悉請關支隨其多寡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剽掠者請出守臣訓練士卒挑濟墩壘凡關隘墩臺各令有備軍旅之事臣請任其責朝廷嘉為施行焉

宸濠反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王晉溪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命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師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朔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

由荆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 叢蘭鎮儀真邀賊  
衝俞諫率淮兵胡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  
梁焯語人口濠及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  
屹不置獨晉溪一人

丁丑八月間武皇帝單騎巡遊朝士凜凜口遠則漢高帝  
之平成近則土木可鑿也議嚴兵守京師王晉溪乃馳奏  
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  
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  
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署兵備副使二人鎮歷  
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

西山日記 卷上 才畧 三 先醒齋

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  
宥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警京師至于邊服安堵如常公  
籌畫鎮定之功也

初宸濠報至南京內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都人洶洶  
守將任雷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  
京師恃以為安

賊公九時撫關中黜貪威望愈振初六卿使外文移不得  
徑下按察司以故假憲不受約束公首奏下之

正統年間前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  
軍邊將既受敕兵部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

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訐其請教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東陽  
先生徐日鄭主事你何出身對曰生曾與會試東陽日然  
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教書既云右府印合于  
右府帶俸何誤之辯衆釋然時謂得體

萬曆戊申東南大浸予諷甘中丞請蠲際帑藏虛竭請蠲  
之疏首達者報可後即留中時蘇松已先拜疏浙後聞恐  
不逮衆情皇皇從父連叔謂予曰事急矣不鄙由徑中貴  
孫主纒會城最得上眷所奏郵速如神武林某者入其幕  
蓋因之遂如其策旬餘果得命旨全浙瘡痍免追呼敲剝  
之慘者從父之謀也

西山日記 卷上 才畧 三 先醒齋

深心

長沙於逆瑾時以委託見疑顧其家無餘貲晨起夫人輒其紙筆索書以為常公頗厭之夫人曰相公斬數行何以為午餉其耶更知其初念不為富貴也

達觀和尚入京時慈寧賞資甚厚手不染一文以此雖刑羅被達然上終不其怒也

分宜盛時門下佞幸造元輔坊於臬司前時命事顧公某華亭人也執不可按察乃朝廷法司相公欲堅坊寧患無隙地耶胃于欲以考功法中之分宜製壁口海內視吾家不知為何等物不若留顧愈意稍存體面今堂者有私憾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竟作放膽文分宜尚畏公議者也

荆川先生平居冬不爐夏不扇敝衣冠終日夕端坐盛夏對客體不汗巖居數十年四方之志其銳過自磨鍊以成功名一出而兵敗名損吾不能解也

王司馬積有勸亂才事未及訥然若不任者及之則若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任者三佐藩而以戰功得金幣實然不肯為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候缺踰歲至賣衣裝為僦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為愧而後補之仕宦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產

徐文貞作相時以諸子托馮南江御史孫毅濟宗伯有不

法鄉人輒具手本于二公二公面責諸公子或杖其綱紀呂君需文貞督學時門生也作相時延為幕賓每相見輒正色直指徐璠云云公亦強顏親之前輩苦心如此其子猶或不法况今日乎

劉忠宣公大夏凡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行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

楊石齋久入閣漫無建白人易之值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也禮請下曰久不負良意已而當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審計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名將

胡襄懋鎮浙時一日宴茅少宰柳州亭至湧金門內麻陽  
兵琴與清月權公好語慰之已復譟呼者三公若弗知也  
者赴宴賓主歡洽時譟卒候道左俟終席再請之漏下五  
六十刻席未散諸卒弗能待也競趨去明晨公問轅門忽  
呼麻陽兵入數其罪斬隊長一人懸首於街蓋昨暮宴客  
時公已蚤入有竹公者代公周旋旁觀者勿覺也即此機  
變有古名將風

襄懋雖才譟襄敏給時譟與曹公邦輔各備兵浙直襄懋  
有奇兵欲委譟令兩兵使各具議襄懋故舉曹而叱譟曰  
西山日記 卷上 名將 三 先醒齋

腐儒安知大計賊聞遂易譟譟卒以奇兵勝襄懋善使酒  
酒中嘻笑怒罵皆兵機也

世廟末倭據興化俞大猷攻之久不下胡襄懋命參將戚  
繼光提兵三千赴援繼光入閩請于中丞曰幸借一營安  
諸軍遠來疲敝不能戰也當作持久計中丞許之繼光夜  
率軍衝枚疾走人持一糗煤及土硃各一囊明夕抵興化  
城下三千卒各塗面攀堞而上倭偵知兵不時至各大醉  
我兵即抽其刃刃醉卒此覺錯愕不知所出互相殺且盡  
我兵開門繼光具大將旗鼓砲而入城中倭往南門逸門  
大開亟走海濱伏兵邀擊之倭盡殲賊所掠子女玉帛悉

入繼光棄充軍需大猷忿甚伎繼光專其功蓋戚以謀勝  
俞力戰無益也

項廷堅兵使語余云百年來能按古兵法治軍政者曾幾  
愍督制選限者止十刻一戶曹郎一別駕立斬以徇或讓  
公曰不已甚乎曰此三軍司命也未幾縱騎來逮公候轅  
門者三日不敢入公問乃就縛焉上猶怒諸校稽遲杖之  
百鐫一杖云公去鎮後積鐵羽數千萬習猴子於馬上接  
矢幾數萬矣公無罪身死為天下笑惜也

趙中丞浚谷解節後豪宕不羈時混迹劍客中以自見奇  
已酉寄語本兵曰賊將大舉入寇矣幸蚤為備丁司馬汝  
西山日記 卷上 名將 三 先醒齋

雙大笑曰老禿翁技癢不自持耶安得此不祥之言明年  
遂有庚戌之難司馬謬西市

胡少保時得一白猿將獻之朝廷令人百計馴之教以跪  
起稱觴之節不用命謀之豢狙者曰是不難呼老狙十數  
其習之一狙不用命輒拔劍斬其首猿股栗左右無不如  
意嗟乎此得孫武子兵法者也

徐元玉有貞金齒放後以將星在吳頗自負一見韓襄毅  
歎曰天象乃為此人也吾不恨矣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  
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

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丁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邊警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於敵

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其間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王威寧搗時值大風兵威前却有一卒曰此天贊我也出入令人不可測威寧下馬拜之卒成功征淮西之以雪鬼神之不可測識也

西山日記 卷上 名將 美 先醒齋

循良

李中丞守吳興擒二巨豪一郡快之諸生中小不如法一切除事無不洞悉有觸輒發未嘗苛求也一日坐堂皇有難辭而待公呼曰若有命亦歸安隸耶其人呈急曰若隸耳何以兼教唆且見弟同業何也其人不能隱叩頭請死公曰汝能盡發諸教唆於郡中者吾且貸汝死即命片紙書其某諸主名分捕之立致庭下各書諸同黨於各鄉邑者以次捕至輕重子杖再犯必無赦嗣望其結狀數年間孤鼠絕踪事簡刑清公所寄耳目即去任後莫知為誰先部紳入郡城為某居間某惡少主之某從與公必預知未至賓館其事始末已洞悉矣某鄉紳子弟能文章苦讀其不肯父兄不善教公不時召至面試之公待諸縉紳不惡而嚴令行如流水得其要領也

西山日記 卷上 循良 美 先醒齋

嚴溪亭先生初令分宜止攜一僕一敞籠寢後堂即衙齋不居也治國如家愛民如子數十年後張莊僖公過其邑邑人知為先生鄉人也牽帷問曰嚴外邊無恙否曰棄世久矣聞者大勸罷市三日嚴先生真道學不獨循良也臧堯山公守雲間海上多巨盜竄莫可誰何當事者欲移兵勦之公力持不可曰如玉石何擒一二渠帥以獻一方賴以全活今尸祝其地

安吉錢諱漢以貢令永豐 世廟方開儲旨下部矣漢泣  
請于按使者使者推案起曰若何官敢抗天子命耶竟退  
衙舍未豐長跽不起使者思之夜半復開門讓曰此吾輩  
所不能亦且不敢令何不自量漢固執如前語使者下階  
曰汝尚為地方請命吾獨無人心乎即令漢草疏上事竟  
寢漢即玉川父也玉川為貴溪主簿令安定五世單傳今  
有五孫三在庠天道也

鄧朴野炳初令上海再令常熟三令長興正戊子大浸後  
百姓流離催科之檄日迫公屹然不動曰吾何處下敲朴  
即罰俸不顧也謝絕一應交際蔬食自奉暫進一魚人以

西山日記

卷上

庚

朱醒齋

為奇楚人多剽悍公獨寬靜持重通籍十四年癸巳遷戶  
部郎王洪陽中丞亦不甚知之至陞任時竟不及開俸顧  
涇陽先生為選郎始破恒格至戊申大浸百姓有思之者  
輒泣數行下日當年非鄧使君吾輩不知茲徙何所不及  
更見今日矣

丁未有望氣者云明年吳興有大水予告梁溪陳志行公  
當早為備荒計梁溪公即留心積貯至明年果大水已備  
粟萬斛蓋公實心任事亡論其一片血誠真可泣鬼神即  
其精神貫注晝夜不倦少年不及也力請于當道借藩司  
運司各若干金各州邑設處若干金勸富民各出貲赴江

楚給以軍門印信牌票令巨室各自為救荒計數月四方  
之米十數萬集城下本地米價頓減初水發時奸民洶洶  
結黨成羣為搶奪計公立擒之發各州縣杖殺于市以明  
法亂者戾粟地方安堵公立法任人作粥賑分食饑民躬  
自查覈周悉詳盡候者賴以不斃勸富室各以所糶之米  
如江楚價分賑人亦樂從又設法彈盜責成于武弁盡信  
地分守一失事罰治不輕有功者重賞其餘小倫繩其尤  
者係于獄日給升米養之里老每朔望呈首各里倫見如  
前法至有年方縱之夫各村落得安枕德清有聚眾搶米  
者四人各分米四斗公以強搶論死密報兩院鼠輩不重

西山日記

卷上

庚

朱醒齋

懲則效尤者紛起若以四斗米論死則太刻姑立案浮係  
獄俟年豐再議三院俱報可公之操縱寬猛多如此類戊  
子之水不及半月戊申大浸自夏至冬戊子米價至一兩  
八錢戊申止九錢所全活無算而巨室積米者大失望于  
是怨叢起矣 故事預備倉斗級僉者傾家太守下倉一  
盤穀立費二十餘金有老友張姓者嘗為其至親攢眉躬  
往左右之及公下倉所費不下二金其家大喜過望特為  
予道其詳 徐守爵子母黨至親也僉白糧解以賄蕩其  
貲貽累二十年熊壇石父母監追官鬻其樓五間於姻家  
張姓者印券甚明張弁欲吞其臥房捏包頭告府梁溪公

方重懲包頭徐論徒于告梁溪口公以賄論印杖殺得日亦賈若包頭白糧乃其止身也梁溪更審張亦無辭行縣助房坐誣于私于熊父母日徐生寬白矣其罪若何熊日徒已申守道無友汗理于述其語于梁溪蹙然日太守直可認錯安可令徐無罪而徒竟申白免之公之虛公不吝改過如此

石父母有恆令遂安毛尚寶一公以黃門削籍者二十六卒不入公府四子各田十七畝皆先世產也其長君先卒有四孫以貧鬻田僅餘五畝隆冬單被石父母課其諸孫文藝俱未優及尚寶計將至亟請下學使者廢其叔子

西華自記

卷上

學

先醒齋

石父母生平無所假借獨委曲此舉千古高義哉又何必諱其名也

法吏

豫章黃公樞守湖方嚴精核歸安令施愛少年不理邑事午餉後輒與諸僚狎飲吏胥博堂上一日方博有荷其肩手奪博具去回視之乃郡公也急跡之守生堂皇召令庭責之上其狀於臺使者尋褫職或以甲科請寬假公不顧也各邑令源源郡中始知有太守

陸司馬穩按察豫章時劾一墨吏遣千夫長以鉞銀鎗鎮之在世廟時法紀尚嚴令司道反畏令矣

范陽公沐以南昌守升驛傳副使有一御史一新進士借傳符橫行諸驛公歎曰豫章孔道也漸不可長疏劾之

西華自記

卷上

學

先醒齋

御史以下各錫秩時李肅敏為御史大夫

臧堯山先生繼芳守松江時華亭當國公共門生也有一舍人兒譁郡門加責不稍假太常見弟不敢認也 公清標勁節拘拘若處子諸青衿來謁者感著必公服見訟課稍涉私輒行學戒傍一時敬而畏之

梁溪陳志行公初令確山鄰邑有以妻通姦謀殺夫論磔者下確山會獄狀情取證于小俊才蓋十二三童子也陳公疑其寬置俊才歸舍以好語探之十數日俊才忽露一

語云殺某者非某也陳公急于獄中呼其奸夫曰汝有生

意矣其人亦曰昨有一人同係獄口稱殺某者實某吾備

意矣其人亦曰昨有一人同係獄口稱殺某者實某吾備

知之固叩其姓名曰若何以謝我曰吾家止有一驢願以此為質陳公跡其驢果然而鞠之蓋被殺者乃韓子曾為族中報仇借一人殺其家仍報其仇故被殺小俊才之言一不察其婦乃得自上官立出其罪婦泣曰小婦之冤自矣夫折左臂可續手上官嗟歎久之地方呼確山曰陳青天對詞中牟其不得行取亦以此故蓋某令以及其獄仇之也

陸上明吳富室也晚而家落托述書畫家僅蠶繭其費尋致巨萬上明有所望于蠶繭遂挈資并上明妻子投獻于吳 吳故中少師夫人母弟也官鴻臚遂持內閣牌

西山日記 卷上 法史 聖 先醒齋

而權數十人突入上明家縛之床褥間其妻女逃奔赴水幾矣匿小舟以免吳問上明妻女安在曰不知所之籍其資無多徵其故產曰已屬他人事久不可復問矣吳繫上明吳縣獄明妻泣懇申公子孝廉亦似不直吳弟戒勿入府一入府不能為若計矣又懇之李漸卿漸卿曰非府無能救若者時守乃黃梅石楚陽公也明妻哭赴府吳以四十餘人關之郡門不知其所以入太府立語之曰若親族有人乎曰伯子士仁青衿也在門外呼入問狀檄吳縣解士明吳令即周吏部 也聞報月餘尚未去任太府親書牒尼曰仰縣將犯赴府聽審縣官不得枉殺平民并遠

該吏令率吏請罪公好語之曰君入日為餘司獨不能行法于一家家乎責其吏令請曰是吏代令責也公曰令自令吏自吏何混為倍責之賄吳縣有丞陳善道北人頗負氣公以逮吳委之丞叩頭曰吳世相府一丞何足自抗之公故激以危辭丞慨然任其事請捕後自隨公笑曰不然吾以孤老四十人付若丞即解冠步往仗劍趨相府申公子出見之丞流且厲聲色曰罪人不得丞必辱于太府丞義不受辱請伏劍去申公子度不能解請緩一日稍殺太府之怒然後出見丞曰請一而吳君然後可吳出丞扭其衣帶相結申公子遂托郡丞以下致意太府於是率吳出

西山日記 卷上 法史 聖 先醒齋

見遂并士仁下獄尋聞成親吳官輪鬼薪上之撫按撫按李諱沫故嘗疏論吳江陵負抗直聲者也撫政府意有讀府檄大罵曰守何能成人吾且持檄不下太守責吳曰憲檄不下汝安得生出獄中丞無可奈何卒如府獄而故其其計曰殺吳者罪止戍乎太府亦不顧時妻東公怒甚中丞謀之一鄉播紳及銓部君遂借一那借錢程事劫太府太宰宋公繼以知太守者謀之功司曰吾知守安得妄汚嚴之姑令致仕王功司教持不可曰公細玩中丞白簡乎所云錢程尚在縣不在府也守何從案指宜請助於是遣御史廿士往助廿備問吳下諸士夫有指天者有指



心者甘故與中丞同里印以公論致書中丞不肯渡江仍委陳御史灌芝正陽以直覆于是公論大白守第謂休而周吏部調外任矣時使使者韓 故左祖中丞三學諸士奉崇上使者謂太守武士使者怒曰吾以同籍故寬石守若等曉曉何為者諸生抗聲曰太守且去斷組者至矣諸生寧于澤哉顧申公議而直走諸司詳于撫臺之門必得公府中主議乃已亡何韓入復命御史大夫李肅敏以其失薦紹興三守張佐治左遷廷尉許一時稱快時陸莊簡為家宰議調石嘉興不得缺改守紹興治行如蘇竟遜色以去晚年乃授節鉞而李中丞卒以此被劾歸終身不復

西山日記

卷上

四

先醒齋

獲陳甘雨御史相繼開府獨王考功以公正削籍早世弗得 陳恭愍政尚簡易獨於賦吏不貸然受賄自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同之公曰汚人惜才如惜命若貴賤厚彼挈而貸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

節烈 同守本

楊忠愍公將就刑北都王遠痛哭執手與訣公談笑自如鼓琴數闋無異平時北都口命有一女品歸郎君未幾夫人箕帚公曰此是年見事弟不敢與聞矣夜半赴死如歸日賦二絕有正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之句 胡襄懋功成後舉慶成宴於京日席間有獻江直首者眾未敢信時王愛妾翠翹供奉酒次諦視曰真江首也公問曰何以故曰直自負伏犀常以誇妾此當不妄一席稱快酒罷翠翹獨哭赴江水嗟乎朝廷養士數百年疆場內外盡如翠翹時事當不至今日矣

西山日記

卷上

四

先醒齋

荆川先生鎮淮揚時兵敗疾革且瞑矣矍然起索一牌手書曰歲荒民饑有司宜加意作糜分賑弗以本院物故草率了事投筆而逝 倭至高郵一老青衿負七十老母避寇龍王廟中伏老母神座下身具衣冠手持一槍伺門內十戶隙觀動靜倭適來窺戶生一槍直刺倭伏地更乘勢刺殺三日倭倭出不意驚却大兵繼至遂勝時賊堯山先生為巡河使者遂以酒幣勞生大書曰保障江南第一功近日途陽之敗諸生父子七人手格賊二十餘人自分必死故氣勝賊摩即此二事得六士十人可以橫行議者必練卒十八萬然後得

志竭中國膏髓以守一隅吾不信也

瑯琊公病劇徐太常公于往候之時太常得心疾亦病久  
瑯琊執徐子曰僕且清活耳又有一慈親與瑯琊為竟  
夕談語及楊無敵家傳俗所謂楊六門相公者公縷述其  
世系及今井井不亂人以告陸文定文定素不喜瑯琊徐  
曰此何足異也我有一同年輩問徐子曰我有一心  
事與若商之曰何曰兵府中無一事獨有一文連未了不  
知時刻將及否則子于伴應曰尚未猶可及為也仰曰占  
命一人代書書之受用神色不變此康孟修為子言之

西山日記

卷上

節錄

四末

先醒齋

忠義

海忠介公下獄久一比郎携酒看暗之公浮白且大嚼曰  
字此幸不作俄鬼故事亥犯臨刑側有一饜俗呼為活祭  
郎驚曰公何為出此不祥語聞聖躬不豫恩詔應有期故  
以此相慰公推案大勸哀感左右一獄無不洒泣者誠純  
忠也

一日予宴客演鳴鳳記忠愍公赴難時斬養及與夫市井  
兒無不流涕者次日予請一蒼頭曰若何哭對曰楊公典  
刑時夫人問所欲言楊公張曰大諱曰若見我平生有一  
私語乎蒼頭硬咽不能語予不覺露襟衣冠中有坐視不  
動情者二人

西山日記

卷上

忠義

定

先醒齋

陳中丞道亨南樞院之時光宗之計適至公方坐堂皇大  
勸昏輩幾什地左右見者皆歎歛

文皇帝兵入金川門葉翬字大章年十七為守卒大勸越  
城去還家肆力草書著述不輟宣德間廷擢周祐累候其  
家諮訪薦為教官不就曰翬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數行  
淚耳竟隱門人諡為安節先生

許忠節達令樂陵劉六劉七之亂樂陵尚未城也公令民  
五家為一柵家自為守每戶以磚局其門簾下開一竅以  
棒出入賊至矢不能入火亦無所施相持數日寇刺不可

得遂去公負于中途伏兵擊其惰歸賊大敗擢武定道僉事尋副江西臬袁濠之難報至中州云寧王友殺一憲副乃翁聞之曰必吾兒也為位而哭其生平志操可知矣一日謁忠烈公語及濠濠攘臂拔劍曰本道當手刃此賊忠烈笑曰八十高堂作何處仰納刀靴中而出

包御史孝按楚與鎮守顯陵太監廖鐘相訐上震怒下之獄成莊浪十年艱苦萬狀不敢自別于卒伍嘗遺書其家曰雷霆雨露盡是君恩險阻患難無非臣節所恨者鴟目書耳不察蜂蟻螫力微不能挽強虛糜太倉一升粟為愧耳尋卒與復而歸楊一齋先生躬迎其喪于境外哭之

西山日記 卷一 哭 先醒齋

勸未幾楊亦以城齊增鵝綾

李獻吉夢陽郎戶部時上奏孝宗皇帝萬言書酷似賈長沙幼時寧侯鶴齡見帝中有張氏語中宮疑其誦已也左右跪前激上怒詰杖之上持不可明日語劉忠宣曰一杖夢陽去矣竟釋之謂休數月夢陽出獄後酒酣于馬上遇詩寧持鞭追擊之其忠憤多類此後孝宗崩夢陽有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于每三復之時為法

禮

呂司徒坤上疏力阻礦稅勸哭入左掖門上聞之頗感動疏中有臣不敢盡言等語諫之朋友令德歸獨所名垂萬

世諸語疏將下部四門除令司禮上司徒所送閣中揭上悲曰若何以云不敢瀆也極其疏于地當路之枝如此楊忠介公得下獄時朝廷忽賜一表爵叩首曰囚安敢服此雖然若命也敢不耳遂長跽而頂戴之上聞怒稍解

楊忠宣公以兵部尚書發戍隨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旬日大夏有罪不知其之今復不服役即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西山日記 卷一 哭 先醒齋

鄒公汝愚寫懷詩有日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逢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日盡披肝腹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志

清脩

乙酉冬孟尚寶秋末謁衣敝組袍形容甚羸先大夫微風  
日見自處信高矣能無為子孫計乎尚寶不應徐曰憶昔  
守山海時被大計貧不能歸里中竊笑之弟賦一絕曰黃  
金滿載非吾願白首還家未足羞獨往獨來原是我浩然  
天地一虛舟味之清風羨人

余置諸生王雙山甚少貧以館穀為生數年差自給即呼  
故時弟子還其餘金曰吾向以貧借此為館粥計至今思  
之何功於貧者若無即相如者亮其素節亦不强舉門  
子合各工一技焉若本巧人亦有不為辱也

西山日記

卷上

辛

先醒齋

羅一峯先生自蒲居里中日與門人講學日將午未晨炊  
也急貸米于鄰生夫人報公曰無薪奈何勞一僮作糜  
駱太史文盛是不入城府郡守時使人廉之不得偶張莊  
傳之表太史福舟出市債者急報守守出謂杳然不可物  
色矣

韋公厚清介有奇操官至黃州二守貧不能具僮粥炙于  
郡中一浮屠太守高其節代為棺殮子商臣以建言廷杖  
至少參月且不及其父亦缺事也

莫球溪先生罷官歸值病日不給時以麥代粟或請居間  
先

也居間不義也

劉忠宣公大夏家居時客至出麥飯伯以糟蝦一碟為竟  
日談古人簡朴如此

子飯于縣城王中丞汝訓家麪一器蔬菜倍之酒數行竟  
日清談賓主歡洽庚戌冬訪樞武部時雍于汶上較駱城  
公更後再訪周孝廉自淑兄弟不遇望其陋巷茅茨恍然  
見

歸德祠公罷相歸蕭然一室庭中借蔭于鄰家一古樹納  
涼馬門外樹一小坊題其上曰奉旨提督三農使者木塾  
鄉校長

西山日記

卷上

壬

先醒齋

蕭九生近高山中書舍人長省垣自請出系藩不願九列  
也以浙藩右使請告不染一塵有勸之仕者其夫人聞之  
曰不做官也罷二十年空囊如洗何樂乎官也

吳文定原博在詞林三十年文章典雅書法看山前後主  
會試及分典者各再纂實錄及會典者三於大典故考據  
詳核晚年見阻忌公潛然弗屑也捐館後子孫貧不能具  
棺新王文恪公家儉故得書一籠題曰吳原博寄取還  
之書中皆亦全數于葉饒者以公不受故薄而謔進之公  
不知也宋北隆相公為子言其事

平澗馬比部庶圖其言簡備其堂曰臣節永雷若君恩

歲月閉讀之愴然仕宦數十年居恒蔬菜不能四簋一鄰人徵周之比部感其意適有訟陰為白之當道其人以金四笏密置白粲中以餽比部見金大驚并白粲亦不受

陽羨萬文恭士和山庶吉士改吏部自請南人皆迂之歷廣東方伯夫人一夕請閱守藏見有數十櫃問曰何曰此餘銀也曰可取乎曰亦有取之者夫人私計曰公以寒儒起家請于去窮措大無幾何不取此稍自潤公作應曰諾歸途夫人問餘金安在曰忘之矣夫人不樂公解曰此物取之易去甚不雅曰何以故曰吾以寒素驟得此數萬金或慮過生災陰城壽數經營生息反生勞擾或子孫以驕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奢淫蕩損其家聲又或慢藏誨盜不戒于火種種不祥又多不如意事遺至後人或為人所魚肉皆此物為累故曰去其不雅也官至大宗伯繼陸文定後席未煖而去士林仰其高風

外父吳肖峯諱承樵小司寇孫也父行太僕公邦頤宦遊時重貲至數十篋歸家蕭然祖母劉夫人挾累世積鍾愛外父授以鎖鑰恣所取公取川扇一柄人以為癡中年世業幾盡居松陵市中且館于董宗伯一切無所染白首猶然嬰孺也杜門吳香晏半一生未嘗著轍行市中老而貧歲周其孀妹有常粟幼子舉孝廉連上公車不第常語子

曰孝廉乃寄書室邑賓館中吾請唾其面八十諸子稱觴為壽諸貴人來賀公不遜自西向坐請貴人南向坐蓋生平于勢利真不啻嚼蠟也

海忠介清脩勁節終始不二其才亦自不同賀淡菴那秦守瓊詩以賑荒入忠介里造請賈千金為贖忠介固辭淡菴曰此寒家賣米見寄亦非俸金也忠介受而留之飯蔬食菜羹而面有禮飯將畢有布衣數十曹耳跪于庭忠介曰此皆族子頃受賜不敢卻敬散諸族子以廣大父母之惠故來謝叩首而去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山襄毅廉正自持淡然係素先帥府有鄭牢者老練也性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思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自袍黧黑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官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念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禮曰教我教我

畢尚書亭為運使鹽法御史委至真州抽鹽乃潛舟突至稱驗之轉湖廣參政准人為碑贈之有瓊花觀裏長柳下千古清風滿素碑之句

李襄城開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羅坦之言以貽世嘗稱晉之郤縠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洪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

昭烈君子謂為大丈夫公自號湛然道人

南垣劉公素性清約疏布自喜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

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衛公出守不脩謁撥

郎中時瓚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

不逮前劉敢蒙一錢耶既去越人肖公像為小劉祠

三原王公為吏部尚書署于門口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

以儷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贊

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

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

門見其老蒼頭每待拜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

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代王為大家宰嘗以此語入其

心服如此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縞之錢歲計累萬守

皆自取以為當然公悉屬於官郡治方有隙地前守引水

畜魚公實之為舍貯粟以備饑荒郡人題治壁曰闕節一

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夫知

錢鶴灘先生福有一門生按薩政時令人起居先生曰昔

借重游裝二十四橋夜月故自佳先生不應一日忽請楊

使者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先生漫語曰聞此中有一佳人

洛一盪賈于我欲一見之非君不能致爾使者面赤陰使

人致意商商且驚曰喜設千金宴延先生至舍出佳入侍

席先生大喜書一絕于白練曰淡黃衫子淡羅裙淡掃蛾

眉淡點唇可惜一身俱是淡如何嫁與賣鹽人投筆去使

者令人跡之不可得矣

朱宗伯希周少年狀元及第清脩至老一日與老僧談因

果曰吾平生脩行或不至墮落老僧曰公尚未免畜道公

絕然曰何老僧曰試以公及第後所受世人供奉與所脩

功德相提而較能自當否公踞踞久之嗟乎今日之高位

昔之夜試一捫心

西山日記

卷上 清脩

季五

先醒齋

直節

辛襄敏自脩為南御史大夫時御史沈如傑借僉遺入以  
察公立發其事觸震怒命緹騎逮而戊之守有旨下趙端  
肅錦曰南京御史不下數員辛自脩到任不數月尚能察  
奸摘伏况羣下諸御史數十員耶錦到任已久何以寂無  
一事可指諸執政皆罷相與含糊其覆未幾端肅移疾歸  
廷推御史大夫姓名以上再三不允尋有旨辛自脩以都  
御史掌院事南缺以海忠介代

袁安節居諫垣時上疏品題諸詞臣有不當閉事專意讀  
書之翰林有肯讀書兼管閉事之翰林有專管閉事不讀  
兩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書之翰林一賄洗滌甚眾前輩風采今不可復見矣

董傳策以攻分宜戊嶺表相知逸之遊海上一山白日震  
霆門人及從者備什立歿公屹然不動亦異人也

馮南岡思既以攻權貴觸怒論歿獄時太守鉉為政即

思謂其妖孽者也公南向不肯膝坐故令諸校強跪之公

大呼曰丈夫膝下有鐵寧歿不回顧已嘗鉉賊私諸不法

張舉手械擊鉉鉉因署其案口情真公自知必歿相知以

醜饒之公不受抗慨厲聲曰恩言官也即歿當於西市寧

作此兒女子態耶上使一小閣覘其狀其子行可刺血上

書願代父歿尋城戍

薛方山先生司南計時分宜欲庇其臺省私人立發其手  
書山陰王龍谿竟以不謹閑住公尋外謫予直謂此舉大  
有王文成風云

陸文定江陵時起家大宗伯故事尚書入謁首揆正席謙  
讓者三方僉坐文定自謂前輩不讓江陵變色曰明公不  
日常正此位公拱手曰向高皇帝罷中書省誰人敢正此  
位問者咋舌 故事首揆語六卿必呼老先生江陵偕其  
對文定止稱號公不憚語次故稱太岳爾意云何出而對  
入口吾歸矣不能仰面事少年也 文定解宗伯薦萬文  
恭自代初謁江陵問以時事正色曰近日處言官余懋學

兩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太過非體也江陵色變文恭不三月亦請告去

李道甫先生任驗糧總督倉場李幼孜也忽遣一牌專

意優卹江陵運艘重嚴需索之禁道甫責其人碎其牌而

懲之幼孜大怒道甫正色曰先生若欲優卹運卒何必江

陵若本司縱役需索何止江陵某直以為非先生意也敢

重懲之為假冒者戒幸已大計中以不謹大司徒張學顏

從中和之江陵評曰李郎官評何如二人曰他無說也獨

以江陵運艘得罪江陵口曲不在李下石者語塞遂得免

總理蘇政都御史鄂懋卿駱先生門下士也權勢橫行天

下脩弟子禮于先生樹坊侯儀先生堅不受及門一茶而

別送止階下董宗伯亦在要津以五十金來德先生堅却之其剛介如此

高祖母之內姪方某少年讀書以格為武選司都吏賈厚厚降選桃源縣典史實一塵不染也以疆項為按使者戒勅杖畢昂首曰要錢的御史是典史不要錢的典史是御史使者大怒信答之然竟無以難也官歸放浪破家口占

韓非子報成誦即諸生感愧之一按使者為華亭暨住國坊上區額時其中半躬率郡邑長行禮禮生負日知府統位臧克山公勿立拱手曰統於所尊是矣一時見者俱慙愕然

西山日記 卷上 癸亥 先醒齋

李中丞願為南御史巡上江謁江陵封公封公置座于側意欲屈公也公佯不省曰令郎為宰相翁亦閣老位耶竟與鈞禮未幾出守吳興

陳莊靖公珙初承豐令節惠愛民嘗從蘇貞襄羅文恭二公遊以高等拜給事劾文選郎墨而執法者薦嚴穴臣其其觸諱杖朝堂謫為民葛巾野服奉親縱遊山水間後遷吏科轉太常審謬得罪以考功法外謫九歲棗十五年補會稽丞遷南儀部郎晉都御史丁亥內計執法驅逐政府私入大夫公憤時蒲州去位邪黨棗首撥治亂是非頗側目于公公柱門稱疾若為勿任也者陰寄耳目于趙太史

瞿元立搜剔頗當一視事而矯矯獨行政府不堪也轉少司寇尋卒于官公在林下杯酒談笑春日昂然立朝百折不挫上大夫之再出山者往往失其本來面目公真完節哉與丘簡出符並稱云

鄂慈聊以清理天下體法橫行浙直間海忠介令淳安強項不少屈意即竟薦之亦有天理畏清議哉

江中丞為御史時發首功報捷之妄先是癸未間蒲遠失事甚慘督撫周詠謂縉雲總兵陳文治以大捷聞告於廟宣捷大學士申文定公以下賞陰有差中丞立發其誣因狀上遣風力按臣李植往勘之至一荒落數里無人烟然

西山日記 卷上 癸亥 先醒齋

尚有瓜藤在御史曰既荒落何以有此皆不能對又至一高埠有索萊藤克渴至二尺許頭顱白骨累累其沙立刻窮究其獄督撫免總兵論處閣臣以下各辭蔭賞此在神廟時事甲午王柱山太僕為予道其事甚詳

萬曆丁丑冬江陵相奪情諸上疏者比部郎艾穆沈思孝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各予杖兩比部入十遠戍兩太史六十編氓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于血肉淋漓中持疏入一瑣耳語曰君不見諸杖者耶鄒徐曰畏杖者不來亦予杖八十戍都勻五君子皆幸不歿自初建至終沈比部氣獨勁罵不絕口趙太史杖時親見壽亭侯騎赤兔馬以刀拖



其一股尚不腐人謂鄒進士杖已猶能步愛之者或止之乃顯什地未知果否又云馮保欲殺五君子而慈聖不允故獲免後疏建儲王給事如堅亦以山蕪聖力救故止戊徐文貞首相時有一故人莊天恩以餘姚博士考滿入謁文貞文貞引之南向坐已西向博士伴若弗知也者曰公為宰相寧向博士簡生即文貞色變北向生坐定曰待罪政府久見何以教我博士綴眉曰某所欲言者多請以開言路為第一義文貞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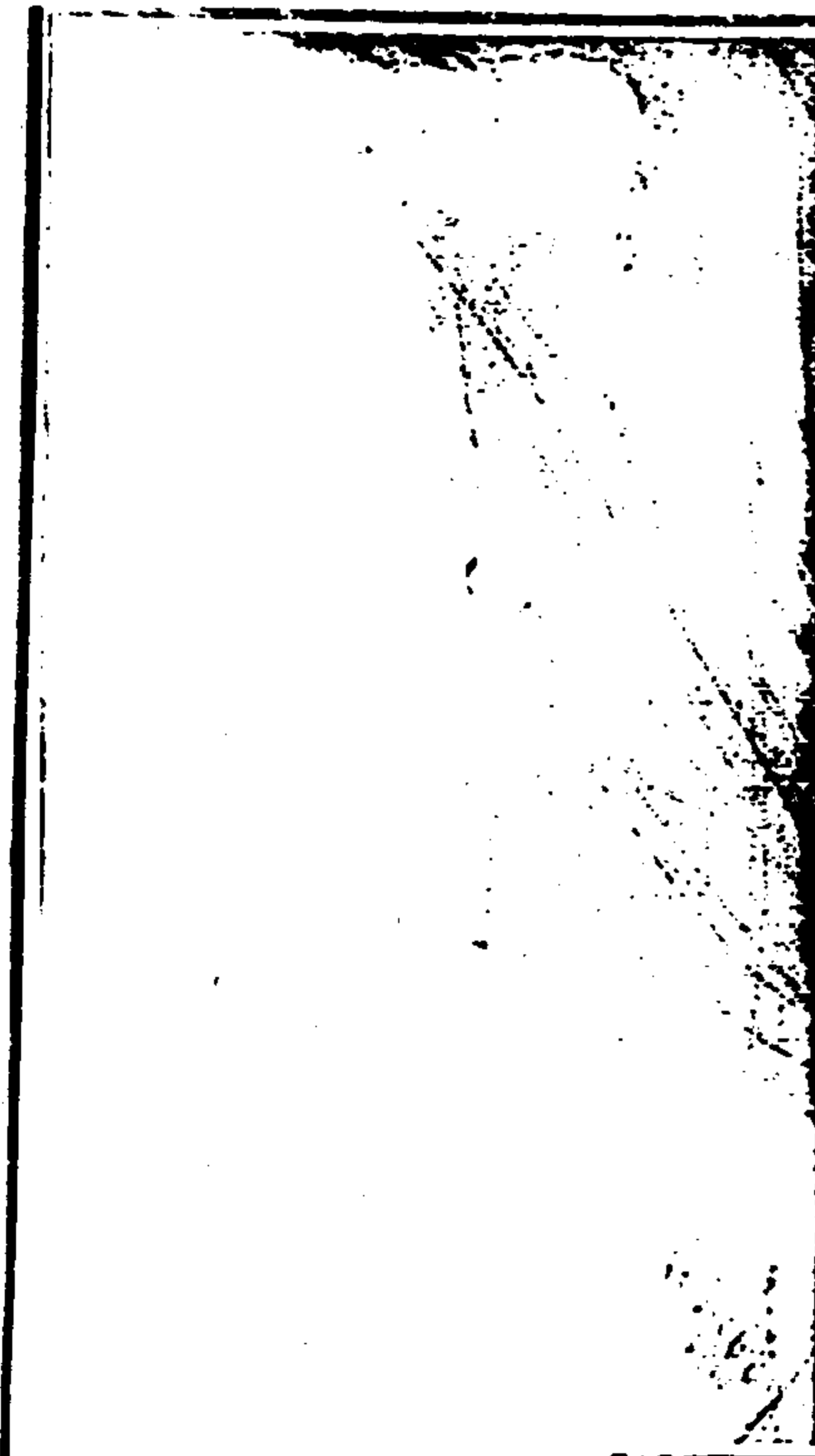
尚書王莊毅公茲往南氣節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扼腕自廷擊西山日記 卷上 血節 李 先醒齋

馬順之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揮殺馬順者公名自此滿天下豈非一世人豪哉 公方弱冠即自許經濟權給事中日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轍下駒耶永樂初盡革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寔忠定公從容為言堅成憲者豈無因革及亂政者自有經權問來數事陳說本末上嘉公忠實從其言或遂請公不忘建文不聽正德時李西涯公周旋于瑾承二瑞間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責書然不敢煩煩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亦竭矣大事亦無所措于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詞以

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手自百老生受恩居多然病亦垂歿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亦甘心焉生著誠積直有日矣臨被任時李得書淚下

于中甫素負氣多難堪強項不肯下人從父連叔往往裁抑之輒降心用從嘗語子曰每按十二叔手書令我毛骨俱竦後與子有違言從父兩非之曰吾姪病在躁君亦病在忽中甫大歎服蓋此二字實我二人頂門針也負笈金西山日記 卷上 血節 李 先醒齋

汝時或傳王守泰督兩浙學從父箕踞上坐談咲傲岸若弗與問也者王亦心折



德量

從祖舉之僕郎華者與臧堯山先生爭田訟之邑令斷田歸華從祖率華請罪堯山先生呼華曰訟若勝即終是人僕吾即請不失為鄉先生彼從祖而笑遣之雅量如此臧益齋封公獨步門外忽一人盛氣批其頰者二時堯山先生已貴至二千石駭愕出不意急使人追捕之公搖首曰勿較也其人歸而暴死且欲挾其屍來閱二里外望見臧氏之門火光其巨疑有備中止謙謙君子百神福之公之謂也

徐文貞嘗詩賦於吾邑之東山咫尺彌陀寺寺僧置酒宴

西山日記

卷上

空

先醒齋

公及諸公子以優人進諸公子拚口笑爭避去公終席薄暮乃起門下士問曰相公抑愛此優耶文貞笑曰吾意不在此鼠輩借我盼睞以為榮辱若盡避去何以施矜且此所謂人情為田者也稱時名相有以夫許司馬先生與某同舟遊梁溪道遇一學究左右顧厭之先生不拒也委曲周旋終日無忤色比會諸君子相顧拚口曰安得此不祥之物獨顧溼陽公高存之接以禮別時稍有所贈天下無不可與之人仰此是實學也福清初大拜賀客廣集積數日整衣冠出報謝諸隸已潦倒不勝輿失足溝渠中相公衣冠振籍旁觀者唾舌相公

了無忤色解衣沐浴次日從容出拜客人假其雅度

袁安節裕春督學山東時海忠介為博士自謂賓師不與

臣同諸博士皆長跪公獨立不拜時呼為海筆架忠介尋

以直諫至八座安節成之也

蔡子木少負才名王元美所稱七才子不與也子木每與

諸子論詩吳明卿國倫宗子相臣皆閉目或故作鼾睡聲

以亂其聽子木若弗聞也者此開府中州明卿子相皆罹

謫籍屬子木宇下一日來謁子木獨留二公置賓延之上

坐皆遜謝子木曰今日之會為風雅若拘此例便以俗吏

皮相矣欲飲竟日

西山日記

卷上

空

先醒齋

熊太史敦村再請江西按察知事一夕醉歸過潘中丞季馴門擊鼓入中丞出不意延之後堂太史沈酣坐次軒窗如雷中丞索二盒相對坐良久酒醒中丞呼湯沃其面一茶而出太史信狂人亦服中丞雅量王先生英者高帝手書敦厚王英賜之累遷陝西按察使以疾乞歸居鄉恂恂嘗行至河岸值輕薄子偶觸之擠于水先生振衣起至家家人怪問之曰吾偶失足爾不言其故

馮先生生平熱腸坦中門下士從游者幾千人溫良洗愛

每試時所推較寒士盡大江以南脩名者頗嫌之先生不

顧也下進者手不持一文或山人遊客代人居間先生必  
委曲應酬亦有所贈不計多寡或居間者有所私先生十  
不得一亦不問晚年肥遯湖山徜徉適志迨先生捐館後  
孤寒負奇者望見貴人顏色而不得相顧沾襟徘徊孤山  
明聖閣大雅云亡游樂簫鼓聞如無人予亦掩耳不忍聞  
矣

前丘與翁鍾德揮霍不羈兄弟各分授三千金不數年盡  
矣意而求其母母以幼弟三千金貸之一日入者至峴山  
灣有一達官緩舟乃部守同年也方入按使者自簡落魄  
甚不能為歸計公意憐之出湖緜庚庚三百餘金贈之後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公賈於楚積米負販于舟計數倍適楚大荒公以所積米  
貸楚人楚中丞卽前敵舟峴山者也公訟之中丞中丞謂  
飲三日夜厚禮之且為公誦義于諸監司守令貸米者聞  
風倍償積至十餘萬他田宅倍是於是召其幼弟曰非爾  
三千金吾何能至此學金數麓與之不瑣瑣街量也吳氏  
至今稱巨族

申文定公大書座右凡事從寬其福自厚公之居鄉種種  
盛德二百年來所未有也

朱恭靖希周以黜元及第六品者二十年不遷意落如也  
後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輔臣相繼罷去公猶持傳說屢

作古時方貴標切公同大察而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  
公抗章自辨言科臣罔應考者少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  
如避言路嫌而誅責之尤不可臣老不稱職惟有去爾竟  
拂衣歸舉狀元以丙辰猶及見新丙辰狀元卒年八十四  
大簡屹如山立而持身謙抑敦謹誠厚非矯矯名高者也  
聞中有一親王五十餘止一子嫡妃出也孔母寢燕歷兒  
歎妃侵曉視兒氣已絕呼孔母令亟去遲則必無幸矣度  
其去遠方舉哀曰天書兒命也不數年妃又舉一子壽至  
百四十其孫曾達膝蓋天道云此得之劉貽哲少參

劉忠宣遠武夷一辭者執手若公大嘗公若為弗聞也者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未幾其人復置一部使者使者怒扶之且歎乃宗室也使  
者竟抵罪察案服忠宣先見忠宣曰不然凡人無故加於  
我者非病狂喪心卽有所恃也至今服其名言

嚴文靖史官時奉使行遇道僅卽疏請留漕艘賑饑其為  
太宰出華亭意公性謹畏跼蹐不敢當華亭曰無恐也吾  
擇一良選卽佐公公委心任陸莊簡時當分宜後力沈其  
黨推轂天下賢士大夫無慮日方世廟所摧折屏奔久且  
三十餘年一旦賜環殆盡海內飽稱陸與繼然非公不能  
盡其用也大約公以恭謹取相位以善下得士大夫及閭  
巷聲太宰中之饒機智權力者不少視公所問休休知人

善任便遷庭矣

顧涇陽先生德器溫厚人莫測其喜怒一僕至蘇門與長洲隸爭毆隸鳴之官扶顧僕二十僕具道主人姓名令不信遣人來問故涇凡大怒作數行理之涇陽先生曰不開口更有滋味即有犯先生者恒情至不堪意其必怒先生怡然不動人謂有明道之風  
文貞試上有一生劣等待卷自白有顏苦孔卓句公乙之曰杜撰生勃然曰此語出文中子公下指指之曰木道少年叨高科不及多讀書謹謝教其雅量虛懷一時稱服即此卜其相才矣

西山日記 卷上 李 先醒

丁司空資當萬曆戊子大水米石至一兩八錢公捐歲積四萬斛廣賑之遠近饑者腐集公部署有方人得實惠嘉善今欲聞之當道公踞而謝曰資一念不忍若以此博名是重其罪也竟止至戊申公為南樞院遣官歸賑如前數更有法公初無子晚年生三子年七十九以官保致仕老而履跡

朱大復長春其乃翁世正學究也世業十萬餘腐而汰沉酣越燄中老且貧以破產驚一紳紳利其業盛張宴以款之出家樂俯觴已命長公出陪適殷勤朱大悅以時價之半立券比交價頽然大醉收價又不及半而去數年大復

登第或謂日向日之產為紳所局子一聞日當立償若此比部不慮後有按君率潤民不平于紳者鼎沸紳亦願曲處以平物情又有以前產從與比部者曰此其時矣不可失也比部終不言余服比部知大體

夏忠靖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苦尚書嘗為子乞官上以問公公對曰雲先朝有守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奉公寧忘之于日某自得罪彼何與茶寢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茶寢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淡自敬服時同事有性偏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自警以志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也 嘗有從吏汚公

西山日記 卷上 李 先醒

金繼馬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洗何懼為吏壞公所寶視而不放見公論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公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比公于王子明韓君圭之度 或問夏忠靖公量可學乎公曰吾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恐于色中恐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

魏文靖公驥致仕時往于山值御史官舟公于岸引繩而行御史惟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惑謝罪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由登岸盛怒推一人儒學教為朱

具此皂隸令止進自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公府入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為教授且請二簡武環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降重之

陳自誠為人器遠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鄰人有侵居地者欲取之以力揚言于眾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于途及見下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墓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悛吾必訟之官

西山日記

卷上

庚

先醒齋

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墓者聞之果悛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密奏之時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認罪焉帝曰吾自知卿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中聖論為何事公曰始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足處賢帝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踟躕無地

于節卷與葉與中相識葉之內子最賢病亡于每為悼惜葉一日持行狀求于公作墓表于公讀行狀既曰喜未易後甘泉易謁奈何不數日德勝門軍為馬踰城葉劾于公

詔原之是日于公朝退謂郎中王偉曰有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當時皆以高致稱之

吳文定公未第時家應織人後徵慶自共公也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或當苛其時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符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人謂公以私憾公公同夫人出隨置公于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聽而已又司去公所為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識不足存幸無使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至車公亦不介意縣官去述職公佐吏

西山日記

卷上

庚

先醒齋

部家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家宰從之遷左別郡 公初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感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掌制語久眾望公柄用當道忌之迨邇不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眾議為之未釋公未遇時下第回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主政拘留公上詩答之末二句云扁舟載得愁千斛不道關中也稅愁主闈者慚而釋之

李公乘與王茲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蓋高自潔岸

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停  
楚日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得無自輕乎公曰所  
謂大臣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  
人哉其不同如此

張莊簡爲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忽按初到行香偶酒家  
飲之公嘗飲酒至有公之失色公悟不爲意取酒經去

則曰公押酒家品罪公後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  
酒徒須得高遠里亦不與知知言 越數年公爲

刑部尚書散衙後回家路上遇醉漢奪去其藤靴公不問  
還歸及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

西山日記

卷上

七

先醒齋

一藤棍回其夫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  
辰頭頂其棍跪長安街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  
請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

尚書楊公青原德冠一時鄰家構舍侵其前墻墜其庭公  
不問曰墾日多夫前日也又或侵其址公有善天之十  
皆王上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  
之常徒行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什墓人奔告公曰  
傷兒乎曰否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母驚之

器識

周心鑑先生憲司理嚴州時有一諸生出公門下忽以大  
部古書獻公受之發書得五百金乃爲人居間者仍前其  
議召生還其書曰偶檢篋中已有此書故不致受也遂與  
此生絕官至憲副二子登已丑第寧夏中丞其次子懋相  
也

王忠肅剛爲太宰適內計時王謫殺想曰若負官謫甚多  
官受責當爲若曲全不然立黜矣路殺降氣受杖亡何守  
揚州多異政某公總督漕運忠肅臨之曰揚州守奇上也  
其人負氣公幸折之某公往仰按揚微行得守諸治行其

西山日記

卷上

七

先醒齋

悉明日守入謁總漕公崖坐治文書佯爲弗知也者守侍  
立良久色變公微睇之守目光如虹射階下乃起延之入  
坐談竟日即去曰有公在吾無所事事矣端殺守揚十許  
年卒稱名臣

劉忠宣公爲職方郎有盛名當事欲侵以太僕卿公固辭  
曰某入仕數年以未親民事爲憾願出授藩臬遂參知福  
建行省萬文恭思節初入館以庶吉士改銓部人方訝其  
左遷公更告南此二公者可爲重內輕外者之戒

分宜晚年懼後患收名士以自固于是起唐荆川順之羅  
念菴洪先趙浚谷時春趙負氣傲僻唐自恃才畧竹驟至

節鉞不終念菴堅不赴召至北方外之遊以免聞其風者  
其於九省之賦嗟乎一官之誤人多矣

唐太史起家兵部郎萬文恭其門人也力止其行語次流  
涕不已太史訝曰思節何哭曰哭先生數十年清修一旦  
付流水耳日若後以我為一官出耶思節曰分宜敗矣誰  
復諫先生者及今返棹猶未晚也不聽後以中丞鎮淮揚  
兵敗殲歿

劉公成粟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際終  
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  
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問侍客客有談及天下阨塞

西山日記 卷上 三 先醒齋

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間之客甚驚異

徐武功入翰林凡軍旅行役水利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  
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程曰此孰非儒者

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  
張簡肅為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力辭願親民  
事後公卒以政事為名臣

朝廷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  
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  
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  
公慮為名臣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被罰是日方坐末堂閱試卷而錦衣  
官校猝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羅緘合監師生皆驚愕  
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  
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其前不及因爾  
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崔子鍾為翰林編修遇劉瑾不降屈改南京吏部眾咸為  
公不樂公曰此胡為不樂苟求諸已者無愧于吾何損未  
幾瑾敗科道交章薦公詔復原職或又為公喜公曰此亦  
不足喜吾求諸已有可疾焉今日于吾為何益公用心于  
內不以得失介懷

西山日記 卷上 三 先醒齋

馮觀察應京以殺稅使逮詔獄甚久相知暗之曰見得無  
鬱乎報曰吾沒工夫著書數十卷皆經濟大旨刻行于  
世子亦以數字比家備之義報書字畫甚整刺較于更不  
苟也出獄後忽歿假雷至今何憂邊事哉

東里楊先生世為儒家一歲而孤才改適羅公理為德安  
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時  
甫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因慟日益感發七歲私竊磚  
土做作神主于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肅拜出入秘無知  
者既久左右聞知以告德安公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  
戶外窺見其進退拜伏皆成泣遂復姓德安公日告以楊

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日勉之無何德安公坐累謫戍先  
生歸家益貧年尚稚井沒作日之勞身親之而自志書冊  
貧不得售五經左氏傳借抄以讀母喜日見可承先業矣  
旁舍有為椽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遣告  
宜人欲與俱先生歎日貧乏兒所安豈役志於是以辱祖  
宗哉遠志舉子業鄉人請為子弟師踰年從遊益眾駁駁  
乎有聞後為大儒為名臣降以大任良非偶也

西山日記

卷上

七四

先儒齋

神識

胡襄懋善相人武舉朱暹一見許以總兵卒如其言為名  
將有一故人子來謁襄懋曰若何言日落魄其不能為諸  
生言唯公覆露之公良久曰吾相若宜大金吾腰玉印揮  
千金為贈薦之分宜肖子陸武惠炳朱忠禧希孝達襄懋  
再下詔獄其人果金吾衛大將軍時來起居公情誼甚篤  
公誠神鑒也

陳恭介有年十三歲以肖子肆成均往謁孫文恪陸媿媿  
道鄉曲寒賸恭介一語不能對孫妄意以為駭豎子也已  
命題課之孫公驚詫不已比及秋闈以謨一字帖出孫公  
喜日陳三郎不終試吾兒必元矣即宗伯銜也恭介亦王  
子第二人 公家宰時有一懿親方岳中州撫按暨輩下  
士大夫競以節餞薦公不應解綬後某公噴有頌言公身  
後某私叩其仲孫曰先生故與某公善何以策其不終日  
某公丁母憂大父往吊之某公曰母老矣先室人之變真  
意外也大父不憚以此策其不終

西山日記

卷上

七五

先儒齋

許司馬語子曰李襄敏有言世途凡三種人曰平乎此最  
巧宦曰駸駸人亦寬之曰駸乎藏巧于拙曰平駸必立敗  
沈伯和邵處休芳愛塔也處休試以一對日礎杵敲發淺  
巷月伯和方童子應聲曰旂旗吹散大江風遂以女女之



處休時為胡襄懋慕實述其事於襄懋襄懋召伯和至官舍捐數百金代為行聘時摩其頂曰少年不凡他日必居我位也

鄧文潔公上公車時扶二女宿一旅舍有老嫗出迎曰兒輩且歸矣幸無相驚也未幾一少年至狀貌頗不良文潔終夕此生一人驚悸踣路一人呼酒痛飲談諧天明別去少年指文潔曰公道學先生即當為翰林指飲諸者曰是大司馬揚踣路者手勞之曰老博士弗皮相我其言卒驗嗟乎此賦惜不得為太宰

子木守衛州一日坐堂皇雨中有一童子跳足入俯呼問

西山日記 卷上 詩 委 先醒齋 乏乃吏解子也諦視其眉宇不凡曰若曾讀書乎曰然有兄弟乎曰有一兄課之藝子木擊節歎賞覓一筵舍日飲食之以佐其讀乃會植齋朝節兄弟也

顧司寇璘二十一歲進士與劉元瑞朱升之並稱江東三才子山即署守開封再顯再起歷藩臬有聲實晉中丞撫晉楚陝少宰以司空改司寇生平憐才延接名士如恐不及識張江陵於童子時試以對白鶴飛鳴萬里雲霄從此始張應聲曰蒼龍踴躍九天風雨一齊來公即解犀帶贈之至今稱為盛事

徐文貞軒學浙中待諸生極寬試時至有數人相聚商榷

者公不禁二生卷一字不異案出一白一點點者不服文貞曰彼是真才汝盜竊者也問何以辨曰卷中多白字案大服

西山日記 卷上 詩 委 先醒齋 乏乃吏解子也諦視其眉宇不凡曰若曾讀書乎曰然有兄弟乎曰有一兄課之藝子木擊節歎賞覓一筵舍日飲食之以佐其讀乃會植齋朝節兄弟也

正學

胡太宰開府豫章時時廷諸生入講學有一老孝廉誦甚素以講學巧為居間計者挾一少年同來謁坐次忽及一失機裨將語未竟公南面起立曰此軍法非而書生所安言也至堂上召中軍曰干軍政者何律曰應斬縛孝廉庭責之立牽至門外以狗其人叩頭流血願貸死兵使以下及郡邑長悉請命良久乃釋寬其少年者而曰而固為若所賣也其孫汝寧為朱文寧道其事甚詳

先大夫病南康延一老醫來診視醫自言年十六時曾隨其父侍王文成於龍川予因問若記文成講學光景乎曰

西山日記

卷上

十八

先醒齋

日夕第見諸縉紳生儒集後堂規嚴肅凜凜若三軍對壘即飛鳥不能過也更有一異予曰何日轅門外不時舉砲輒俘賊數十人或首級數百其調遣計畫無一人知者嗟乎文成真能講學者也學即在軍旅中

吳疎山先生惺惺冥目靜坐謂世儒所謂靜指游氣暫息為言非靜體也人生而靜便不容說所謂天下之大本涉擬議即非矣

金壇王司寇樵七十餘手抱一冊獨行市中人不知其為尚書也生平酷信朱紫陽宦遊夜半輒篝燈起讀書取舊刺書其背積成帙強半十三經註疏及性理大全也臨終

命仲子肯堂誦會子易贊章

甲午中州大饑楊給事東明上流民圖朝廷感動捐內帑三十萬金及聖母以下諸宮各有所捐起白骨而肉之其功甚大王三善駁顧光祿閣銓二啓公聞而大罵三善謂服

賈公欽為給事中間白沙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囊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叩口抗疏解官執弟子禮既別肯先生小像懸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

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恕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西山日記

卷上

十九

先醒齋

邵康僖每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溢美嘗為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歟不求志刻石與列祖徒為泉下塊平生為已之學樂見於此矣

羅念菴論學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其自是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無然欲美無然欲靜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暇閒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

陳白沙先生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北歸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累

年而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浚泊融合處也於是  
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見吾之心體隱然呈  
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  
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  
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陳布衣真晟年十七八即勵志儒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  
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曰是不復以科舉為  
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也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  
金携兒子一人以行衣之曰我亦即業於道題曰閩南布  
衣陳某墓行至江西廣德太史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許曰斯道日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矣許二子亦未如  
是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立石  
官道傍題曰大明閣下雨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  
生墓

胡敬齋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  
愈兄每外歸迓於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  
訓子姓不倦執親之喪初水漿不入口久則柴毀骨立非  
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  
功之小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振衣及門者  
曰南谷先生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為已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  
各得其所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  
不較比後良窳人或為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為此其  
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  
弗生何愁五穀不熟

羅一峯先生為人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  
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  
已之成生禍福皆所不顧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  
及先生之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謫廣東市舶未幾李

西山日記 卷上 先醒齋

公卒商文毅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先生南京翰林修撰廣  
陵陳公文亦卒士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  
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時以羅之請陳與有力焉故云

陳茂烈髫年喪父不與群兒伍嘗夜讀書祖母憐其孱弱  
亟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  
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  
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贖謝曰我窮時嘗  
授徒兩臬司尚不欲規利於人况今日耶於是往拜白沙  
陳公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為學須  
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先生以母老乞終

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惟一蒼頭給薪去  
子服食麤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  
詩文特土苴耳

舒國裳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晷寢夜必計過自  
訟席即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積淡矣嘗謝恩恩馳入吏  
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  
書乎於怒時遂忘其怒公謝曰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檢  
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講福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半之  
享年四十有四風神玉立眉宇英特遇事侃侃無幾徵矯

西山日記

卷上

全

先釋齋

飾蓋其養之正出之果而非有意必也

童承敘狀營公錄曰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切貪鄙  
位不及鄉相而榮名重望傾動朝野年不及期願而清德  
粹言垂式後學究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鄭端簡公幼學即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  
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其精微今  
則核其備人文淵藪固是善龜以博洽伏宇內著作極多  
因丙辰李太宰爲趙文華所訐奏論厥公曰古以言殺身  
况成書乎悉昇火只遺吾學一編後吾古今言數冊  
薛文清自大理入內閣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

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見上服短衣  
小帽先生不入朝廷遂易服入見語皆正心誠意之言左  
右曰此正關西薛夫子也

西山日記 卷下

存西丁元薦長孫甫著

古道

臧損齋先生以儀郎爭大禮灰杖下子方三歲遺命曰勿與應璧分財勿與商臣為友應璧者胞弟益齋公也折產時益齋籍而上之寡嫂曰惟所欲餘者以歸我古人哉子孫富貴繁衍有以也商臣輩大理公與損齋約同疏尋中止故臧遺命云云未幾輩亦以爭大獄受杖請靖江丞

君上有兄弟爭田數十年不決者訟歸道過嚴溪亭先生風誦之忿忿見辭色先生忽墮淚見弟驚問故先生曰僕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先醒齋

有長兄棄世已久夢寐欲見之不可得吾見賢昆玉戚戚心動故不覺哽咽爾其人起拜曰吾兩人真禽獸不如矣遂相讓為虞芮之田

孫木山比部如洵太宰清簡公幼子也第後過李玄白詩布衣携一孱僕玄白偶他出家人跡至舟中蓋傲舟也後玄白至其家其子自行酒玄白取踏不能當曰此先世相傳舊規陳恭介于若孫過謁予力不能買舟強半倩夜船來此浙西所未有也

海忠介為南御史大夫時對左右曰洪武時諸御史有不法者都御史時予杖欲按故事行之諸御史股栗未幾卒

於官許司馬往哭之一切帷帳被褥皆川白布筒中止餘俸金數十包各書曰某月餘俸若干不下數金前輩節操如此

張東海先生汝弱守南安入覲謁王文恪公適公以他冗不時見公即就几上摩封手盡日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恭拂衣歸歸謁唐伯虎伯虎方與人奕得刺謝曰吾竟局即來訪矣東海歸臥舟中伯虎報謁夜且半即捧足臥比覺方知伯虎也後作吳中一段佳話

沈興州封公一日素巾見客客問曰先生有服乎曰族有姪女出嫁者必客曰是亦可已乎公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先醒齋

及也三年之喪士大夫因服宿娼者多寧服總麻禮之蕩然於今也莫知底止矣

許司馬先生携子麻如弔胡中丞之喪舟宿夜半解維歸先生呼麻如曰吾家有一姪女嫁於此昨冗甚失候之將奈何麻如曰請以異日先生曰不然汝姊貧且弱我過此不一候鄰里必笑之呼燭作一啓具一金申意先生之厚德時於忽處見之 先生即駕部時歸安有初選一博士

杜先生偉客也先生與納交適病郎中先生袖藥劑往候之天暑矣倚戶厚絮長臥床褥間先生呼其家人悉去之病稍蘇往返十餘日乃起赴官先生再生力也終身不商

及

沈中丞親顧之封公除夕獲一倫兒乃隣家子也陰諭而遺之且贈以度歲之資其人竟不為盜公終身不言姓名顧涇陽先生在選部時為一窮交所賈幾負官謗先生終身不言有問及者徐曰人豈無平生耶即季信未嘗一字為兄辨也其人尋捐館先生存卹其後聯姻姪情好再世彌篤

文徵仲先生與吳中一貴公子友貸其百金業債之矣公子忽疾其父來候文者二徵仲仍貸百金還之不言所以貴人檢遺借知債金事謝而返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吾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三 先醒齋 視此類沈矣

唐漁石太守總漕時歸謁毋舅朱公辭焉朱故以貢令崇明修士也太夫人語崇明公曰何故拒吾兒不應總漕公翼日詣舅廳堂下崇明良久出毅之曰吾見昔行李狼籍是以不欲見也曰甥有書齋簾中寧有長物哉崇明正色曰若獨不顧瓜李之嫌耶 王文成以新建伯歸里會嵩呼貂蟬騎出道遇張司馬邦奇公文成下馬侍立司馬從輿中拱手呼伯安老夫偕矣前輩待父執如此 江陵奪情節爾瞻先生受杖闕下馬健庵公令一謀債之

方報命公問曰鄒進士若何隸嗶咽不及出一語涕泗交頤當時臺省之不如隸者多矣

嚴分安延一館師烏程紀公濂胄子世蕃欲資緣中其二子以諸名公所獎借課藝令紀呈之分室分安愀然曰以諸孫奉教異日或可望進取目前尚未成材無欺老翁且兒子已過分矣安敢有他覲耶事遂寢此江陵以下諸相公所不能及者

李臨川先生候徐文貞公於家刺入文貞束帶率其諸子太常尚寶迎候門外欽洽竟日坐至深夜文貞忽起立曰臨川老夫請給一假蓋欲了一報言也須臾即出偶語及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四 先醒齋 廖道南中允必稱先生官至首揆年八十外其謙厚如此臨別細檢客帳被席及虎子之類周悉詳慎真後輩模範也 徐文貞薨有一老女來弔之不哭亦不拜但以手所

携杖叩其棺曰子升吾不久且來矣 江陵時張篋山緒以鄉同年入謁江陵廷之上坐篋山歛手曰大將軍門下有揖客不敢虛讓也江陵亦不忤顧司寇應祥大參時有一部使者延之酒將赴席東帶請於二人翁媪方對奕翁將敗局公從旁點之遂勝媪大晉跪公而責數之曰若目中無母耶何以倚助翁公不敢辨良久乃起此細事然亦見古道矣 公上公車時父子執

廣柳車而北及第理饒州陟錦衣幕散衣冠見閔莊懿莊懿問曰願生何貧甚也吾貸生十金公曰請歸問吾父乃敢拜命謀之太公不可曰兒必出守方可償金寧忍之古人操持多類此

外大父有從父覓劉清惠公妹婿也脫大父費厚殺一奴構之當事者不直覓反坐其內子求援清惠清惠不可女弟赴水請死清惠曰吾却負李四翁不得益會外大父霖也又數年候覓獄中叩首泣曰老夫不能為若計郡守以公故覓減戍然清惠未嘗出一字也 東山有泗水菴古刹也清惠諸子欲攘其地請之官地方諸不平者攘臂起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遺 五 先醒齋

外大父為首清惠托言掃墓至平陵避之訟已地還僧清惠乃歸外大父往謝清惠無一言及前事歎伏竟日 邵大行某孝廉時即抗節不入公府郡守石梁范公某時來訪公具脫粟飯具賓主禮而去嗟乎此風今不可復見矣 范公守湖時躬至請生沈竹溪某家再拜延為子師一日守至生舍投一刺呼其蒼頭曰昨有齋數百金請爾主居間爾主堅不受吾故來謝沈之節守之察爾見之矣 陳梁溪守吳興時適沔陽守吳公福之喪躬往弔焉遂蒿滿庭短牆敗壁愴然也已至徵士墓率諸生再拜而去 梁溪守郡時郡後有諸生婦哭其夫之喪繼以者公率兩

邑長三學生儒躬往弔之再拜奠賻有加禮時有一婦以床第積穢係獄公裸而責之節婦之門

朱觀察軫如蔡子木門人也分守浙西時按使者蕭公廩巡若上觀察請曰先師蔡司馬葬有日矣適迫明公蒞事之期某不敏自顧奉命承教之日長報先師只此對刻爾敢告兩日假使者心亮之

沈戎政思孝以得罪江陵戍電白道江左左使徐公中行故與沈厚請假潘中丞送之豐城蒙仗三日夜而別且訂婚姻之約二公皆未有子也中丞贈沈傳符囑之曰某義不可不送明公勢必不可行沈亦心感之每歲候沈封公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遺 六 先醒齋

於橋李投以晚生刺蓋殊禮也此二事皆末世所絕少者錢孝廉某南離先生弟也壬子為學使者首拔出遇一老友試劣等孝廉慨然請於學使曰某生受業師也今應正貢不幸以劣等停原某願以應補之應讓師老友竟得貢而孝廉以是秋歌鹿鳴古人哉客外公車惜也其外孫馮銓發乙卯解

朱兆隆相公乃翁東山長者也少年師一僧以醫遊公鄉間至老且于貴矣歲時伏臘必設饗事以叔禮可謂厚德其醫不必盡効每投刀匕必垂夜往候之主人即意不在我不知也天祥善人信哉家孫亦為吏部郎

金壇于氏庚辰子始納交長孝廉卽中甫封公次兵憲大儀部多恂恂長者手足友愛至老彌篤孝廉病劇兵憲至慟哭于家祠願以身代儀部以救趙高邑左遷安吉伴杜門讀書不干戶外事清修幾三十年每宦遊子弟留家中卽委之一從父繼督如子此末世所僅見事癸甲後此意漸替今家風又一變矣

李中丞守郡時學使者關中喬壽齋先生因阜公嚴執法偶禠吾庠徐生梅爲邑博士所談公論不服也中丞入覲先大夫時評廷尉其爲徐生白寃狀中丞歸郡卽請於學使者還其青衿卽徐生不解其故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先醒齋

癸未予輩從花林李先生思傳與其二子同席先大夫以南瑞兵使赴任李先生携其幼子赴儒士試相會武林先大夫曰某與學使有舊力能爲郎君地願請其名先生力辭焉李先生攻苦讀書終身不敢望一青衿天也然辭者與請者目前終不可見矣

李古冲先生默以太宰赴召一夕駕輕舟訪劉南坦翁翁卽借其舟送至峴山烹一羊覓一尊相對爲竟日談臨別贈以鏡一銜「寓規諷意」

妻祖臧益齋公將貢時長公堯山先生繼芳已爲水部郎矣公誓不受封入太學肄業讀監規不能成誦大司成如

例杖之此古道也六七十年前風俗朴茂守法與執法者類如此

孝豐吳若源御史與紹興某守厚善吳公子往居間守大怒廷責曰若富家子少年不讀書乃渡江作此無耻事耶杖之十留衙齋日課一題公子窘甚涕泣求歸數十日後方許嗟乎此眞父執也 中丞維嶽若源公長子也少年令江陰性傲僻中丞其來按部乃其父同年刻意裁抑之欲予杖令不受曰願罷官去毘陵守解之曰令少年強項守願携之出令三思守乃曰讓曰若上有父母出處安得自由少年不能忍氣拂衣異日能無悔乎若試清夜熟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先醒齋

籌之明日守携令受杖杖之五令後郎比部會試同考江陵相公平湖太宰汪司馬皆出其門官至黔撫居恒歎曰吾一生受用此五杖

李臨川尚寶樂與范司成善司成有愛子曰贖官私以二百金寄尚寶曰俟兒長成幸與之司成相倍數年贖官甚無籍尚寶歸其金于吳夫人夫人初甚喜已訝曰老悖酷愛庶孽寧止二百金哉更索之尚寶瞠目不言又數年吳夫人得故籍所寄李止二百金乃借往謝罪方青山發難時嚙然不滓者尚寶許司馬潯上朱宗伯及子四人而已江中承東之大行時有一同年郎比部染疫妻女童僕亦



者什九一子尚在襁褓中丞往候之抱其孤以歸比部氣將絕叩首床第問江未出門瞑矣時長安最苦疫傳染一家多怨之曰君為友誼篤矣獨不自為計乎中丞焚香祝天曰東之止以一念熱腸安自此古人天幸見憐與孤俱生即不幸願俱歿無憾竟撫其孤而還之古人哉

管東溪先生志道初舉孝廉輒稱貸數百金積米人間之故曰吾此行必聯第家貧勢不能不取故預為養廉計耳將上公車為里人居間得五十金第而歸即呼其人還之其人曰向得公幸不歿何故見還先生曰汝罪原不至歿吾安敢違心隱忍此亦古人事也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九

先醒齋

董宗伯初歸家人多不法宗伯間庇其家人地方側目時攬臂曰我輩只得告愬唐大人宗伯稍戢唐大人者一庵先生也諱樞以比部建言予杖講學若中

石楚陽中丞守吳郡時日閱李官爰書提衡焉太會有陸生無辜罹重辟公即糾正之立與諸免後守坐中丞之劾會勘事在李官力為申雪中丞長公令長興時陸生子感恩詣謝令曰君無心乃公若李官纖毫芥蒂吾父且不免何有於君父李官者中州袁公可立令節鉞登萊者也

楊文貞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勸公出不從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毋家人

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為其為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為孝况又舉以界人哉願丈人慎之以率子弟

文衡山先生精於書畫尤長鑒別凡吳中收藏家求鑒定者雖贗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書求題款者即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

西山日記

卷下 古道

十

先醒齋

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

錢玉川游成均時與同舍生醜金為會後宦歸同舍生歿且三十年矣其子貧亦不知公前所負也計子毋倍償之

友義

藏損齋公身後孤漸長以無父失教將太湖先生慨然曰此吾責也至其家課之數年束修不受一金此即舜田公也亦有過蔣先生曰橫楚忍加孤兒相對涕泣不食弟子亦感化

劉清惠公聞李古冲訃哭且備為文祭之臨祭適遇家子施君至公曰麟老矣精神不能格吾友子少年幸為我佐之命施君讀哀詞公慟而醉且哭且醉竟日始輟奠孫太初全真子也居恒與葛蒲花作清供清惠公強之娶初婚夕寢床走曰元瑞畏我誤我數月仙去尋生女葬掛懸

西山日記

卷下 友義

十一

先醒齋

堂後每佳晨令節清惠輒携壺至山下呼太初麟在此以酒酌墓三酒淚而去

湯文襄公一清性豪奢燕居褻服盡錦綺林貞肅俊喜布素二公雅相善也一日貞肅謁文襄門者報曰有一老學究敝衣冠來謁文襄訝曰此必林司冠也更衣出迓貞肅罵曰若必向質庫索敝衣不得故良久乃出爾前輩多畏友所謂法家拂士也

繆仲淳北遊毋夫人僑寓雲間康孟修許終毋忽病痢孟修夫婦千方周旋晨夕供奉如子媿惟恐其起居不便至穴壁窺之進一匕筋色喜否即食不下明臨易質與孟修

諛曰吾兒雖北遊有公在如吾子吾日暝矣及棺歛以所貯自用美木蓋其先司理南濱公自川中携歸者也

稽太史世臣駱太史文咸同年也駱候稽中道徒步至稽駭問故駱曰舟行適觸岸岸潰數尺土人攘舟去矣稽立遣人還其舟河下有一米船駱問曰此何為者稽曰里中有訟者賴吾力居間故以此謝曰兄受乎曰方欲還之以客至且止駱大笑曰我為兄立成此高蓋令蒼頭代駕舟還其米前輩責善真率如此

甲午夏會于健廷尉送予城外浮屠語次及史玉池于中甫託予調停其間予曰不能也予性慈二兄我相重非口

西山日記

卷下 友義

十二

先醒齋

吾可解者于健述鄧定宇先生與同館生偶不合二十年後忽相見皆變色定宇先生自反當年微嫌原非有根何以久而不化却此禍衷此念一動相對者亦覺色和此是處朋友要法兄歸幸以此語二兄予至今佩其言

蔣恭靖公瑤有一老友貧而落魄無子一日雪中與婦同向火門外有叩門聲則恭靖徒步至也出二金以贈其人

沽村醅蔬腐相對為竟夜懽前輩厚德多類此  
鄒公汝愚卒於石城吏目劉忠宣以方伯按部會吳清惠廷舉不出送叩其故方為汝愚治棺殮也忠宣聞而賢之古人交義如此

陸學憲時雍以營繕郎督三殿工成世廟與勞而賜茶一  
竣事例宜陟京卿適病痊借同僚潘某代其夜直潘該諸  
人直者拱一揮使則武定私人也袖中懷一揭立終夜時  
上入武定言潘竟抵罪陸公度不可救不平曰吾實累潘  
恐生親手疏劾武定險橫諸不法狀亦不敢及潘事也上  
閱疏擲諸地者三尋與杖請崩海越數日忽有旨潘某著  
照舊供職真聖明哉陸公可謂不負友矣

沈啓南周易贊時王文恪公適罷相歸即命駕往候啓南  
強起題黃鶴白雲四字賦一絕曰黃鶴白雲時宰公此機  
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草如海且向山中訪病翁投筆而  
逝  
西山日記 卷下 友義 十一 先醒齋

黃賓王以立儲事發密揭下緹騎獄困於押者三晝夜有  
老卒時時暗黃曰吾嘗服事海忠介幸公努力凌州閣上  
標名也語畢淚簌簌下鄉文選觀光慮黃不能堪或曰裁  
詐為買人冒險計入獄多方慰藉之已至其寓見黃內子  
滄泣曰吾夫必歿矣妾先仗劍待地下鄉曲為寬解鄉後  
以光祿少卿客歿白門賓王捐三百金周旋後事此交遊  
中之最少者

趙中舍士禎少年以善書漫遊京師與沈比部純父先生  
善先生將赴杖出所愛佩刀玉書鎮與訣沈受杖趙日夜

以背負之幸不歿相從至彭城忽二緹騎促趙甚急人皆  
疑其以比部故比至則中貴人待其所臨黃庭蘭亭諸書  
獻諸上時以朝廷喜學書故急召之見便殿給筆札命二  
中貴持巨牋一幅跪而書之趙買勇一揮焉上稱善賜酒  
食再書四大字命以中書舍人待殿陞明日謁江陵公曰  
此內降漸不可長也若應辭明日辭官上曰何辭為曰張  
相公命也朝廷不憚曰一中書不能主耶命兼二俸江  
陵癸未之禍兆於此矣

故事凡受杖者必得一二二人經紀其事江陵時吳趙二太  
史以參論奪情予杖閣下同官同鄉皆引進堅不赴梁溪  
西山日記 卷下 友義 十四 先醒齋  
秦餘山柱槩身任之多方調護於血肉淋漓中諸按訖曰  
若何為者公慨然曰我秦舍人也竟引疾歸倘伴蓉湖者  
二十餘年子廷蒸癸丑登第令豐歸化有賢釋

陳祖阜以販益事致罷大辟此事陳實不在冊中也士大  
夫以太常故共側目于阜幾度歿獄中初議獄時獨陳梁  
溪存一公案朱平涵太常本房門生也嘗謂子曰陳生可  
以不歿獨吾師愛阿堵也甚于子故久而羅織者愈眾太  
常指節平涵呼其綱紀解事者曰若主非二千餘金必不  
能出肯以相委惟吾所為亦不難平涵百計經營陳竟出  
獄事畢叩首太常極前曰頑為公子計心力竭矣敢以此

報師有纖毫染指者如日陳後持二十四金謝平瀆悉捨  
浮屠修淨業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  
詩王子衡春氣坐過魯諸生後郭卒王聞之爲位而吳走  
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請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  
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論者皆援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  
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  
施公於其一至海每聞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  
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

西山日記

卷下

五

先醒齋

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之際乃始  
托之爲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  
之諺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授筆曰對山  
抹我唾書山爲能抹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我爲爾客惡人之見面不爲良友一解咎也遂詣瑾  
瑾笑香迎海延置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  
得先生來命左有設贈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  
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司空高力士  
竈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即請爲先生脫  
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

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  
起瑾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解旋之海遂  
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

吳公廷舉篤友誼見良士必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貢入  
太學公奇玘玘病疾而僕公日爲煮粥負登廁一晝夜  
數十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  
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西山日記

卷下

六

先醒齋

義俠

嘗吳趙沈艾受杖時門生故人無敢近者臥廣都車中夜半達通州四顧扇戶忽一賈人張姓者乘車大開門延數君子入諸檢押送者不下數十人張宰猪烹羊酒脯相勞費不啻數金生平未一而也或恐之曰若不畏江陵耶對曰吾細人何知利害一切悉聽之禍亦不及丙申秋余與馬比部過其門見棹檝繫繫掛左右壁余以一刺投之享其酒脯時張君沒久矣比部拜其墓墮淚

沈君典以爭奪情謝病歸時寄與挾邪酒次非紅裙不歡也一日至新安一富室與貧生構以二百金私君典求解

西口日記

卷下 義俠

七

先醒齋

於郡公君典曰請酒後妓浮巨觥君典踞請曰妾願一言君典曰惟命妓曰相公負海內重名乃爲富室下石貧生耶且相公擲一官如鴻毛何二百金爲君典立自責致書郡公反前語貧生訟大勝詣守謝守曰此沈太史力也來謝君典君典語之故因出妓見生與交歡越十年妓亦爲人所構下蕪湖獄生竭蹶救之乃免此可作一傳奇後生輒以挾妓爲風流且藉口前輩吾故揭二公案

邵生或後當事者并欲殺其幼兒以事屬邵姻家陰毒之奄奄床褥矣伯和挾一灰友夜半至某門踰牆入抱兒出付友時邵氏有二婢侍兒伯和心計曰婢不歸異日事必

泄復入手挾二婢出又問婢曰乃公有一寶劍安在婢曰在床頭復入取之出入凡數次如入無人之境明晨抱兒在家復向某家索兒其人窘甚不敢泄前事壯哉杵臼程嬰何以過焉伯和時爲予言之氣尚勃勃惜其落魄以老不及爲國家効緩急之用命也夫命也夫余問伯和邵生芳奇才何以不能自免口有勸之遠遊者以床頭數少艾橐中金不能走神龍有欲猶可醢也信哉

沈少卿中丞季文丙子冬與伯兄手問同計借遊挾邪間中丞少年掄魁諸妓平既就之獨一妓笑曰此少年郎耳心愛其長公訂山海之誓第後令商城卒於官妓卑騎往

西口日記

卷下 義俠

六

先醒齋

哭之有俠士風商城公負氣多睚眦一妾有外行公白晝殺之火其居方置酒會客神色自若若得志處仲之流也中丞避舍多矣風塵中有具隻眼如此妓者不可抹殺也陸大行少自狂士也與吳之彥共里之彥虐其族叔少白持一鐵鞭斬關而入之彥急走後大署其鞭曰此鞭專打吳之彥可決濁世之憤

方希直先生灰魏尚書澤是時謫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方故居爲詩曰荷與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自啼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

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王紳子徐初從學方先生靖  
難後嘗欲與方先生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  
葬不可得坐逮繫獄幸文皇念祿忠特宥之且用徐徐辭  
疾讀書青巖下遂輔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謝方石閣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遺忌諱收  
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禮執義學  
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  
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正表章遜  
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  
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西山日記

卷下

義侯

元

先醒齋

韓孝子守忠孫某習農負薪爲生其庶母通於少年某蓋  
世族也某慮勢不敵化終不能報晨起持鐵錐伺仇山僻  
拉殺之鳴之官某慨然承服令問何以殺某不應拷掠至  
死終無所言蓋爲其母諱也丁子曰孝子有孫如此勝狀  
元及第矣世服以固固柱楛爲辱忠孝節俠以九死爲榮  
吾故表而出之

元末將毅之父以贊雄湖濱訓練土人萬餘保障一方封  
民兵萬戶侯仍建義學義田延楊鐵崖先生維植爲書院  
長稱義門將氏焉太祖初起毅率鄉兵首附由都事歷官  
刑部侍郎至今子孫繁行爲榮族近有二孝廉嗟乎以今

之時得侍郎父子地方安枕矣

閩午塘身後有一好僧持諸公子陰事甚毒甲中游翁負  
氣俠公子陰以僧事告曰願爲我報此仇然亦止借柱後  
惠文中之耳一日游至閩請開懷中持一禿首付之閱愕  
然汗浹游投之河中

黃貞父封公有門生樂讀書不成去學劍一夕月明中游  
河堤上見一人出入戶內傍徨數次叩之故曰吾妻與人  
道好意欲手刃之力不能問曰若意果決乎曰決矣借其  
刃斷二頭投之湖中謂其人口速去速去 曾大母方氏  
有一猶子負氣其妻爲人所好手刃之鳴于官官亦無如

西山日記

卷下

義侯

辛

先醒齋

之何祝髮爲僧曾大父創觀音堂于湖濱延方焚脩其中  
貌甚猙惡地方人呼曰老菩薩八十餘而終此三人者皆  
將材也今不可得矣 族祖有諱武魁者多臂力負氣賊  
黃門或時多所凌錐魁獨與之抗賊無如何有翁子無賴  
爲盜魁飯而手槌殺之曰誓不留此種以辱祖宗亦俠士  
也

格言

壬辰予遇達觀和尚于昆陵一舟中予叩之曰生平患性  
急且不能忍辱和尚曰性急者不淡心也不能忍辱者不  
自重也予曰不忍辱由我相勝反不自重耶和尚曰問時  
出門進諸大信信相向若夷然不校看得我大物小一切  
榮辱俱放下矣予淡味其言時月明鼓棹夜半淡談和尚  
高聲朗吟一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物可思維夜  
來處處鳴鐘鼓敲破濁礙人不知亦奇男子

予癸巳謁遂見朱鑑籍中丞問曰子當為何官曰例宏令  
懼不堪願改教公正色曰令以治天下者也教官以道化  
西山日記 卷下 先醒齋

天下者也予顧難其易者冠易其難者乎  
吳門一大老嘗一語戒爾家議不一吾友蔡無辱曰此事  
難言須與玉皇大帝知會地藏王菩薩考察其生平功罪  
方的量予地登言師所可臆度予以為名言 蔡無辱云  
人家子弟少年驟發科名他是不幸吾子不敢厚望其進  
取恐其造業也又語予曰貧家子弟不中也得若兄既有  
此家世諸子却中不得此兄不如我處  
李臨川先生樂口世家少年子弟有才便不是好消息非  
賢父兄加意絕束便是為惡張本  
洪武時吾邑有潘長壽者以糧長役京師時正遇高帝嘗

呼例應朝見口稱長與縣長解一名潘長壽高帝大喜授  
以御史諸御史不服尋陞都御史御史心薄之而不政言  
有一巡按奉差請教於潘潘曰若去時莫驚歎了人歸時  
莫淡矣了人此事不見正史其言甚有味恐今之為大中  
承不能出此語也

蘇州有一都守初任諸里老廷見中有一者宿向後仰二  
指作隱語太守叩其故度不能隱察里老以實對曰謂使  
君為第二等太守也太守變色曰何其人口使君初到不  
問百姓疾苦先問錢糧是以為第二等也至今為名言

張差之變有以風顛寬之者有以借題及戈於請劍者繆  
西山日記 卷下 先醒齋

當時時為庶常大書於邸報之首曰借題二字籍忠臣議  
士之口風顛一語長亂臣賊子之心時論大快

楚中一新進士謁本房座師蓋黃門某也曰可以做天下  
事者宰相譚天下事者諫官我師身為諫官又出首揆門  
下安發憤盡言黃門曰姑稍待曰師萬一轉太常即欲言  
無及矣又曰欲正言無諱先自正已始夫人所以不能無  
滿染者不過為美田宅計爾海內民窮財盡勢將鼎沸目  
前美田宅必且為屯田營房得無患乎黃門愕然蓋中丞  
石楚陽公子諱有恒字雲岫令長邑死於甲子之變  
周敬松為太宰有詞其品於相知者曰清謹曰果爾必有

天禪於銓政其人攢眉口是何言也居高位而止且謹稱必左右顧盼縮胸多遷就即夷齊何能為

楚人李若海語謬仲淳曰凡人聰明不可用盡機智不可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神不可馳騫盡衣食不可受用盡吾淡有味乎其言也

余以訖讎不諧於常路朱文寧曰凡公祖父母吾輩須善

義之此一字最有味

海忠介以奇節取重一時凡縉紳論事必藉口忠介文貞

日出剛峯之口者可信也入剛峯之耳者未必皆可信也

西山日記 卷下

先醒齋

官之心做人必壞人其言直捷可味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

也

夏公寅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

京竝建其勢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宏

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空選大臣

有資望者鎮守二邦調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

山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薛文清曰少言沉默最善常沈靜則合蓄義理深而應事

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與淡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潘溪朱太史歸田日銛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劉忠宣語陸吉士淡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毀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年受累

陳誠章恐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為速眾逆之加惟恐為是絕情實難處避非易當怒火熒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

西山日記 卷下

先醒齋

愈勵過一百恐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王端毅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

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廢以此雖有異質

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兄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問閱世務冀他日得實

用耳

邵康僖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



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

章公澄為御史大夫務持大體日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西山日記

卷下 格言

三五

先醒齋

正論

許司馬先生與林憲副梓鍾光祿化民及從父連叔會講武林講畢司馬左右顧曰諸公何以教我憲副公曰弟何知只講見利思義四字座中有面赤者

景泰中林聰以爭易儲事下縱騎獄幾死胡忠安公淡稱病請亟歸里上遣使慰勞公謝曰老臣無疾聞欲殺林聰驚悸欲死林以是得免

辛亥長安宴客有演古荆叙者錢安撫考訊錢玉蓮鮑山父怨震怒大諍之予戲曰兄欲顯祠耶手段耶山父怒不已錢玉蓮好勘問的予解曰此戲耳山父曰即戲也使

西山日記

卷下 正論

三六

先醒齋

不得遂為罷席更數日語次怒未衰嗟乎如此肝膽安能容於時局哉癸亥予家復演荆叙終席如見山甫凜凜相對

陳莊靖瓚為新鄭所逐林居者十餘年有惡新鄭而議其守者莊靖乾然曰新鄭實不貪只是睚眦太重爾前輩平心如此

寧夏之變事定獻俘日上御朝受賀內外文武賞賚各有差文定公閣邸報語唐長公曰宋源淵之役凱旋宰相寇準以下素服待罪朝堂者七日相對張然

汪龍亦奇人也嘗稱贊於新安一老先生貧困無聊走海

外將發別先生曰何以教我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驥類  
之邪行矣直拜而受之市海上一切貿易口不二言島外  
爭北面事之勢漸盛遂入冠至釀大亂

又一典史爲按使者所逐解衣受杖大呼曰打死典史某  
不服使者曰何曰典史受賄以銖兩計動輒坐之曰賊大  
人取至數千萬曰無碍官銀典史亦不服也使者無以應  
管東溟先生數責江陵五大罪一日滅父子大倫二曰斬  
先聖道脉三口亂制科大典四口殺言官以掃公論五曰  
尚刑名以賅元氣以告鄧文潔文潔歎曰吾不能爲吾師  
解也

西山日記

卷下

正論

先醒齋

神宗選后初得徐姚孫氏女盛裝入諸王館馮保曰未后  
時業已衛爾後日入宮安得許多珍異滿其欲乃竟罷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則親知其廉介或以何  
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項  
列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帑夫爲  
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兼介乎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  
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  
漢思者

清議附規

今天下亡論君子小人輒藉口清議其孰從而求之曰吾  
從衆雖然孟津之會諸侯赴義者八百國佐以周呂之聖  
焉而誦於墨胎氏二子奈人十萬之師勢如摧枯東海一  
布衣奮袂而數語立却又何以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  
不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何以不言公邪大夫  
曰大道隱清議在野而世一切抹殺之日好名曰黨嗟乎  
彼矣如勃如一念而千古片言揭日月寧暇阿私所好悻  
悻名高哉熙寧小人一糾元祐諸君子快矣至舉朽骨而  
甘心焉今日榜朝堂明日立石殿門上下狂逞如龍不願

西山日記

卷下

清議

先醒齋

鐫安民二字者石工也薛文清以竹闌振幾處西市慟哭  
稱爲關西夫子而出之者振竈下養也沈少卿鍊令溧陽  
按使者白簡具矣一胥吏泣請曰是循吏而強項者也吾  
儕小人寧死不能榻管事中寢少卿後參金吾軍事上書  
糾相嵩賈奇禍直聲震宇宙鄒黃門元標論江陵奪情杖  
闕下長安士紳亡一人收秣者馬文恪令一隸往偵狀隸  
踉蹌報命涕泗嗚咽此以數行流爲清議者也正德中劉  
六劉七之亂掠中州過鈞州戒毋犯馬端肅里入泌焚焦  
相國第劫盜賊亦有人心邪萬曆辛卯吳令某弔於同年  
某某女弟要津盛戚也從帷中望見今日此子當登第耶

其兄固問曰後數日當自知亡何果銓部矣令尋為守所持中丞左令遂守當是時清議縣於一女子又安問梁公之姑恭靖之姊乎異哉彼所謂突如勃如者也周監不能防秦坑不能燬漢黨不能格蓋子不云乎無是非羞惡之心非人也性也一念千古片言揭日月故曰清議丁子順曰良久相案起曰吾每念及此輒頽泚門人避席問故丁子曰惜乎吾為爾時之為公卿大夫者地也或曰彼方為君自號清議而子何諱為嗚呼惟其自謂清議也乃其所以私也而又廣為厲禁以創此如綫之脉乎天下不為盜賊所竊笑哉悲夫

西山日記

卷下

先醒齋

陸文定公平泉一日同詣太史謁分室而趨者履其庭中

菊公舉手曰莫翻倒陶彭澤

顧涇陽先生謂太倉公公曰近有一異事閣中稱是外論必以為非閣中所非外論必以為是涇陽先生曰某亦有異事外論所是和公必以為非外論所非相公必以為是公不覺大咲

熊太史敦樸負氣左遷別為江陵勞之曰子之齒吾實痛

心太史對曰丹溪有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然

文庫

蔡子木司馬少年雅負才常為人作一詠武林一前輩曰蔡生有意古文詞乎須識字間者咋舌曰何日子不云乎古者賤不誅貴少不誅老古人慎重如此此得自老友范心葵云

李于鱗攀龍解組後構白雲樓樓三層其上其吟咏處中以居一愛姬批下延客四面環以水有山人來謁先請披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舫航渡之否者遙語曰亟歸讀書不煩枉駕也千古詞人傲骨青白眼多類此至弇州同轉廣交游然聲譽亦藉此起

西山日記

卷下

先醒齋

弇州先生浮沈詩酒官至八座獨於阿堵不屑染指老而

哭其次公太常曰不比老夫他日去一坏黃土付兒曹三復之清風襲人

錢南離先生鎮未遇時兄讀弟幾弟讀兄幾許司馬兄弟夜讀相對然松子代燈勵志苦學有古人風

陸九淵聞靖康之難輒剪爪習弓矢日終日馳射不失本領張子厚少年談兵一變至道二先生始不為腐儒

祝京兆允明穎敏博學有聲成弘間世所推轂以其書法混跡陸博酒色其一假高道蒙贖人未之知也有子其登進士讀中秘書出為少郎位至通顯至今人稱京兆而不

及黃門可惟也京兆故與李崆峒先生善其子以黃門典試便道謁先生先生先索其試錄觀之大呼曰祝希哲乃生此兒良久出一茶而別其昌黎之衰乎

唐六如先生寅天才宏放負奇自喜舉鄉試第一當會試為同載生梓累罷為吏放浪詩酒山水間多奇僻踪跡詭異嘗一赴寧王聘度有反形伴為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夫以孝廟之寬仁也程篁墩學士之重望也子畏之高才也竟以徐生事不能稍寬文法於耳目形跡外制科之嚴如此當時無敢有為唐生稱冤者令淪落不羈齊志九原何哉讀祝希哲志銘千載墮淚

西山日記 卷下 文學

先醒齋

歸熙甫先生有光生平喜讀書沈酣於經術及司馬子長以貢舉應天省試第二人行年六十始登第新鄭縣愛之欲授子信遂公弗屑也知者曰公之才不宜令且老矣安所屈首簿書公不擇來令長興疆項獨行其意旁邑一豪貴縱舍人兒橫行呂山公繩以法竟戍之上官不能奪也又為邑城倉橋亘以石梁漕艘不得倚眾恣橫民至今思之以順德判去尋擢太僕丞司制誥新鄭意也竟為臺使所軋憐憐不樂卒於世廟中七才子以西京開元建旗鼓中原而經學誦公以老孝廉堅守六經壁壘居然大雅稱名家其自負不在昆陵下

西山日記 卷下

吳文恪公自童卯積學有素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柢則以經傳為之主波瀾則以遷固為之輔太宗在北京有白鵠之瑞禮部及府部例各進表不當意命尚書蹇義持以示楊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陞以有儀後云與鳳同類踰階於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磊磊在文王之圃義以進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鵠

李西涯當國時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獎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歲以為常一日有門生歸省西涯集同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諸人中劉汪石潭才最敏

西山日記 卷下 文學

先醒齋

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桃眾人傳說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眾愕然西涯即援筆詩曰五色宮袍當舞衣眾歎服弘治初北地李獻吉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國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蘊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開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景明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雅大記嘗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徐禎卿諱

昌毅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勿論也北地李夢陽方以文推海內見禎卿所為文異之人稱徐李禎郭善賦頌惟揚雄反騷作反反騷賦其詩操縱六代而出入景龍開元間有過功集談藝錄行於世又與王文成談致知之學無年不竟所志

楊升菴少負才雋細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愈淡未幾以議大理不合譴戾瀛雲遠丹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於道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高曉扁絕世務時與韻士浮鱸游鞦韆金碧林木之勝人間斷簡與篇延搜且碎行遊飲嘯吟披不輟獨舞之暇著書五十六種狀

西山日記 卷下 文學 先醒齋

疎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真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

李于鱗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陳百家言讀之務鉤其微挾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積學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為也

郭忠武元登詩為武臣之冠有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天戰血腥句

師模

陸公震亨出章文懿門下為令小不檢一門人以歲荐為令有清望文懿愛歲荐者而辭不見陸陸固請文懿曰若能改過異日相會未晚也後陸以車駕邸疏諫止教皇帝南巡雪中葵忽花翌日杖夾閣下文懿哭之慟迎其喪於羅刹江復為文哀之前輩師弟相成道誼真古人哉陸宗伯英日其孫也

唐太宰龍八十致仕歸衣冠徒步道中親知多勸之公曰吾若儼然乘輿何面目見楓山先生地下也

西山日記 卷下 詩學 先醒齋

公問曰同胞乎曰然公曰貢應讓兄其人不應公竟貢其兄明年公按湖發案畢仍理前事曰汝為諸生數十年抑思明倫二字乎吾故欲起資而貢汝兄禮即是法也汝勃然變乎色寧復有人心乎命稅其衣巾其人伏地願受杖公此曰此禮義相先之所吾杖豈加於禽獸耶諸生再三申救卒奪其廩 江陵奪情時南中九列以上暨諸臺省相約議保留屠公時以太宰攝祭酒正色曰諸公不見葵倫堂乎竟不署名尋被劾予告

李中丞願守吳興時待青衿極有恩禮立文會以課之多所獎拔一生以私請公延叱之行且申章次日刀民乘機

第... 冊... 卷... 第... 33...

諸生公大怒曰昨所以責某者雖之子弟不幸教家長多  
方絕督豈為鼠輩刀誣地耶杖責不稍假請青衿感服更  
凜凜重足 一老孝廉以私干公公廷詰之其人皇恐請  
罪公正色曰若不改行吾視若衣冠交又新孝廉某公所  
取士也歲餘不敢以一事干公俟公將去袖一詞居間遂  
巡未出口公解其意曰吾與公叨一日之雅自愧無所贈  
今以一語贈公孝廉離席起問公笑曰只不講公事四字  
孝廉慚而退

陳公敬宗號澹然以南京祭酒九載兵績之京時中貴有  
柄國者素慕公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  
西山日記 卷下 節模 三五 先醒齋

南畿在京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為陳言之  
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因  
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  
彼將為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  
為是年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  
不還轉士大夫高其風節云 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  
有定率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待罪不輕恕  
間有所稟嚴于對君六館殆一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  
森嚴朝廷上不之過也  
何學士潛至孝戴宏人卒公哭踊絕而復生朝廷聞之遣

官論祭仍詔起復時祭酒缺員久難其人而上知公剛方  
欲用之以厭士論公聞命即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孝豈  
有二致事君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  
者可知矣上覽奏許之

西山日記

卷下 節模

三五

先醒齋

庭訓

沈鏡宇先生林對山嫌門人也語予曰吾同門例以禮幣  
餽座師林先生一無所受積數歲乃以金酒卮為壽先生  
堅辭再三門人固請先生攢眉曰非僕故拂諸君意也寒  
家世列要津相傳無此物若携歸令家大人見之必見罪  
真清白吏子孫也

沈鏡宇飾甫位九列年踰知命昧爽必衣冠候封公於寢  
習以為常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諸子若孫環列封公左  
右凡勝衣者必會非問不致發一語封公不就寢不敢退  
司空以下凜凜重足肅若公庭

兩山日記

卷下

三

先醒齋

張州公家規子若孫非有室不得筭利所舉子女外家例  
有所贈如湯餅錢之類分毫付質庫息之婚娶後籍而歸  
焉計子母數倍聯姻多窮交修士清自吏子孫若上豪有  
力者一時烜赫公不屑也凡聘禮出入厚不過五十金或  
三十金嫁女獨厚以其所息者饒也 公以勤儉起家一  
子弟菽菽來見公終身不喜歲杪所入必計明歲內外大  
小食指多寡錢糧戶役師友束修疾病醫藥吉凶諸費或  
天時旱潦意外事故一切不時之需悉為經畫儲蓄有餘  
方敢買田宅宴會優人不入門  
李臨川先生侯沈司空節甫見其二子焉衣冠侍立司空

亦不命之坐但曰兒輩不肯讀書便負此好光景即今相  
公方伯兄弟也

吳十萬公瓊每祭掃必鷄鳴後子弟衣冠畢集子某拜水  
部郎一日掃墓後期至公裸而庭責之不衣務公怒倍責  
世家多愛子况登第後鞭笞乎春秋掃墓不行者有之或  
進至旬月况畧刻乎吳公以布衣起素封禮教凜凜水部  
視蕪湖閩多帶礮器歸封公怒悉碎之

長州吳德園先生尚儉篤行士也治家嚴飭尺寸不喪家  
嗣安國以比部郎恤刑省親夜赴友人酌歸稍遲先生張  
燈坐中堂待之比部歸即跪之祠堂而數責之日若翁乃  
兩山日記 卷下 三 先醒齋

為若守門耶後輩多嚴事之  
海虞錢封公亨獨行尚風節子侍御按楚歸先生故避之  
鄉侍御皇急晚親友長聽請罪先生數責之日吾無暇緩  
指一部四書豈無一題堪試士者獨出敬大臣則不眩耶  
儀其草服火之里中人至今述其事以為奇

董宗伯份訓子孫家法極嚴儀部嗣成已耶鄉試後宗伯  
携之掃顧夫人墓舟中與客圍棋儀部從旁點綴一子宗  
伯大怒推案而起跪儀部數責之至於垂淚曰以若所為  
是汝舅茅翁積榜樣也領家喪身從此始矣鹿門若能訓  
子何至老而頓沛翁積負奇才殺之者鹿門也儀部長跪

至子夜衆客力救不鮮

于中甫玉立癸未第歸封公明照迎之京口道有一故人  
之喪仲淳以為宜叩叩封公意欲稍緩之中甫竟往叩封  
公大怒責之曰汝初進身目中已無阿翁矣諸親友競勸  
行數十里不解封公存日老兄弟相友愛諸子弟斤斤奉  
庭訓事諸父如父庚辛而後此風漸不可觀矣

石楚陽中丞長公有恒辛酉冬來調長典初任予謁之其  
朱衣尚縞紗也予戲曰老父母此衣恐時局中所絕少已  
聞其長公確是秋歌鹿鳴歸湖中丞服大袖如時制中丞  
大怒曰此非吾孫也長跪請罪良久乃釋中丞檢箇中  
西山日記 卷下 季九 先醒齋

故衣與之皆短褐時服所共挪揄者中丞久持齋長公遂  
安時以二緇及蔬菓寄中丞却其幣其家法方嚴類如此  
楚風方熾中丞杜門無所親厚真包孝肅之流也

丁司空寶疏年得子然家教甚嚴青浦一富室以人命涉  
訟事急緣門客請于公子借筆牘解之私二百金詞空聞  
而大怒責杖嫡夫人長跪請解不得更追其金如數還富  
翁躬請於青浦今日所以責小兒者正家法也某氏人命  
原非真善以實故苛求足資敗其家而殺之也富室乃安

母範

安吉陳練塘先生良謨遺腹子也幼時都夫人故嚴督之  
而以果餌遺其師誘之使親師而樺母公老青衿陰陽家  
以宅前井不利守吏欲代為移井以告都夫人夫人執不  
可曰奈何以暨于故坊里中飲者乎卒止公第後板輿迎  
母入長安水洞卧一小舟公中夜呻吟詰旦都夫人跽而  
責之曰貧生出入小舟極甚至徒步百里若初入官便忘  
向來本色耶望奢氣請從此一念始吾不願從汝北立見  
汝之敗於官也公涕泣失罪良久乃釋後公竟以清介稱  
長者母教也

西山日記 卷下 母範

先醒齋

姚京兆一元公陝西御史歸于書一刺於邑尉索鼓吹行  
焚黃禮偶夾板游夫人跽而責之曰一刺且誤况其大者  
乎按使者一方係命吾不知若失誤幾何親朋競勸之乃  
釋 游夫人初城居每飯必於常供外溫酒一壺食數品  
令蒼頭候門外族中有以微輸至邑者請餉之冬必為臧  
獲游夏衣長夏輒補緝緞經京兆每宦歸囊不敢入私室  
親朋餽遺一切太夫人為政其孫叔度為令言

駱太史之子鳴鑿甲子歌鹿鳴歸太夫人一而臥不起鑿冠  
服跪床下曰兒幸不辱母母執執不豫色何也太夫人曰  
吾猶記爾父鄉舉時一一表笈及居停僧送之歸吾具鷄



黍其席為歡今汝盛供帳多駒從大張鼓樂汝母井田舍  
翁婦何故以腐鼠相嚇也 駱孝廉上元節自武林市一  
燈餽令先一夕置酒張燈奉太夫人顏色太夫人推案不  
飲曰若父無所取於人亦不輕餽人余得自武康徐霞石  
先生云 侍御髮曾太史曾孫也母夫人出前坵吳族課  
子甚嚴稍有過輒命長跽堂下自奉淡泊子貴不改其素  
侍御侍食母側不二簋也吳司成文石為予言之  
梅長公之煥少年受業項先生士貞忽箕股而坐先生竟  
去梅母劉安豐先生女也親至項氏謝過仍予長公杖十  
五先生乃安

西山日記

卷下

母範

四二

先醒齋

孝友

甲午余過林四尚書里登其先塋穴右有黑石大如屋間  
里人曰林翁得地時地師曰此地當累世公卿翁曰吾何  
德以堪之以正穴葬兄後依兄葬其左兄子先發至郡守  
遂絕蓋聞殺也翁子相繼高科入史館兄弟尚書四人俱  
有諡今并仲山司寇五矣

丙申予謁李司馬禎於京邸敝衣不蔽膝束帶脫二板以  
線微繫之公每赴宴見佳麪食輒流涕主人驚問故公嘆  
咽曰傷哉貧也吾二人不及享此是以悲爾先輩一段風  
味今不可復覩矣

西山日記

卷一

孝友

四三

先醒齋

洪平仲生平至孝太夫人有愛女嫁某不善治生平仲携  
之官不甚解事只得委曲忍耐恐傷太夫人之心也宦歸  
太夫人忽欲索一二百金贈女平仲唯唯一時措辦不及  
太夫人推案不食平仲長跪膝下予常以此自反負心多  
矣庚戌予北上姚氏孤甥來送予酒次予忽淚下至沾襟  
左右相詫以為不祥不知予有衷腸至今未向兒輩道破  
也

張安甫先生自號天方以祁州守論最當擢丁母憂歸服  
除意不欲出曰仕為親養爾親今安在徘徊久之乃上疏  
乞休太宰馬端肅異之曰官垂就而棄若脫屣真恬士也

特奏進二級着金緋優游里居垂三十年子寰復貴亦素  
官侍養

吳氏全孝公母夫人不知以何事入洗衣局公年二十  
四拮据尋母行遊四方足齒髮絲五十餘而始遇於中州  
某朱邸時夫人老且瞽將革矣母子相抱大慟未幾卒翁  
失其骸感以一小罍歸至中途渡大河適颶風大作舟幾  
覆同舟者索得其罍以爲祟也行且投之河翁號慟持骸  
叩首額天曰願與母同溺衆憐而止之風隨定歸而遇一  
老僧指湖邊一高阜葬母生子洪孫山先後司寇南北翁  
親享其盛天道哉王文肅先生有全孝祠堂記

西山日記

卷下 孝友

聖

先醒齋

沈孝廉煊吳洲公父也友愛篤至父卒其弟急進取借出  
繼應試幸連第官至郡守無後族議以孝廉次子繼孝廉  
佛然曰吾子不爲無父之子後遺貲數萬金聽族人分析  
去 公平居吟哦不去口數日忽嘿然室人訝曰君抑似  
重有憂者曰然吾母止一猶子吾以絲泉之任委之不意  
其陰有所乾沒也吾偶日擊之而彼不吾覺吾亦不忍發  
曰彼自負心爾君何與公愀然曰必吾使之不得所是以  
至於此是皆吾罪遂厚贈遣之卽此一念宐子孫之繁昌  
也

涇陽先生友愛胞怨仲兄才而負氣手足間稍拂忌觀形

詞色先生長臨請罪候色和方起其猶子孝廉決嘗謂余  
曰叔父立朝大節諸公聞之詳矣至家庭孝友百不及十  
也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長公至急起延之門外  
相對默然寒燠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門外拱  
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大相公嚴重乃爾文定公  
曰固也憶昔少貧長公荷鋤菑宅傍地命吾及中丞弟昇  
糞俟之良久不至躬視之吾二人踉蹌舉一杓淋漓狼籍  
兄大怒杖之各仆地曰盡如若輩何以償上人租且若能  
榜腹讀耶此地久歸吾吾欲受兄教如少年不可復得矣

西山日記

卷下 孝友

四

先醒齋

恭介之伯兄別駕公剛勁負氣一日酒次議論偶相左別  
駕輒大怒詰旦具衣冠責公於先祠而數之曰小子欲以  
中丞氣凌我耶將予杖公長臨請罪久之乃釋  
湯質齋北京清標勁節自令至御史皆有奇績晚始與諸  
弟分產得純甫曰質齋分家卽一扇必與昆季共質齋與  
予書曰老母今年七十九燈下尚能穿針一絲一縷皆老  
母主之弟不敢與也其孝友如此清介特小節矣義興人  
至今稱服

陸莊簡公諱光祖生平專依佛吳興寺僧以寺產抵借沈  
封公金積子錢產宜歸沈莊簡護持僧語侵沈沈大怒誓

之為無父無君之徒沈司空諱節甫故與莊簡善莊簡時以太常削籍歸一日來候司空司空不敢見約太常於後門夜半私會舟次語陸曰家大人甚督過於兄弟不敢留陸去後莊簡為太常沈以司空一時同道意氣甚洽陸亦忘前隙也時過沈為竟夜談司空不敢留一故人問之故曰家大人與太常意未解人子敢違親意私邀貴人飲乎錢中丞為余道其詳如此

陳白沙先生辭官僚之命而歸一日持謀親訟於方伯方伯降階迎曰先生薄官僚不受乃為細事屈乎白沙拂然曰若不解事吾乃為祭田也

西山日記 卷下 孝友 聖五 先醒齋

韓孝廉守庸家大人同年也其長公守忠甚孝父老而歸居至九十三終忠同卧者二十年父篤老公日夕侍側得甘旨親口嘗而進之父苦脾多泄公扶抱親滌其穢其子極身侍側公大怒罵孝廉公語及兄未嘗不流涕也

陳御史茂烈素官義母灌園藝蔬太守閱其勞遣力助汝閱三日往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

韓施洛性極孝友與弟那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遵孝先生及聞恭人終身不進顏色愛靖尤為切至公疾於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為立孝弟之碑為那間式後靖

病亟公日動不解衣不滋味者一月有餘形且瘠靖臂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為兄弟也

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淦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止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為屈賊壯之不加害

羅整庵父栗齋先生家居三子已貴公禮部尚書欽德副憲欽忠通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依依親側不忍離日 卷下 孝友 聖六 先醒齋

舍去一門孝行海內頌之

篤行

吳甘泉先生為都塘長一日往勘公事先駕小艇密訪地  
方治具酌先生亟歸曰何所德於爾輩乃過費耶高風也  
顧南野學涇陽先生封公也家赤貧竭力商賈數奇落魄  
甚至驚其墓田倉卒遷葬再徙涇上不數年起家數千金  
慷慨市義重然諾不沾沾銖兩有天幸賈輒倍里中多德  
之無少長皆稱長者涇陽先生受知邑令投翁以冠服固  
辭詳見瑯琊誌中所遷墓不由堪輿家言名德蔚起甲第  
繩繩地理不如天理有以也夫

西山日記

卷下

早

先醒者

辭至今有却金亭以書繪精絕擅名久困諸生磨歲貢待  
詔翰林修史成賜金幣時文襄文忠皆欲客公而公不往  
歸家翰墨日娛造請戶屢常滿所許獨書生故人于屬為  
姻黨而窮者即強之終日不倦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  
寶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蹏寧即以厚幣聘先生先生賦詩  
固辭之有千金逸駿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之句年九  
十猶為人書志石停筆相然蝶化先生故與劉清惠公善  
清惠八十先生曾有稱觴之約至期顧司寇應祥來為公  
壽酒夜半大雪公時使人候先生溪上意不在韻也亡何  
先生至公即踏雪里許迎先生舟中一茶別去有子猷之

風公所居湫隘常欲建一樓力不能先生以神樓圖贈之  
清惠大喜懸中堂召二三相知置酒高會者數日文先生  
之取重以篤行風流逸韻書畫其淺者也

張中丞任山水部郎遷武庫以忤仇鸞外謫守袁州懲首  
相舍人于歷藩臬以父老乞休不待報發撫西粵討賊積  
級至萬以病卒公垂老不失赤子心位列卿不改布素節  
歷夷險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屋歸家衆千指  
寂如無人異乎今之所謂大老者矣

永新劉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  
登舟載歸道中皎然不淫逮歸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

西山日記

卷下

早

先醒者

之故婦和女處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菲魚腹矣感君子再  
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  
送之還至則親戚皆絕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為覓壻歸之  
婦曰渠已無家吾尚無后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  
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諭勸數四久之乃處二  
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  
之也

方術

朱遠齋病且死若上諸公俱往候之朱張曰僕將別矣願以明日過我僕有稟言相囑至明日諸公畢集遠齋拱手曰無他言也諸公凡有病勿輕服藥嘗試之今之療病者不識病情十之九徐觀其證數日進劑未晚也數十年相知願以此贈

丙申秋先安人病京邸朱比部大復過訪余皇迫甚大復曰凡病切不可遽服藥靜看一日審其情證的確方投湯劑急即誤事矣余至今味其言

西山日記 卷下 方術 先醒齋

有一術者得公支干而異之曰尚有二十年厄運過此當大佳聞者揜口已叩其子曰亡久矣出孤孫示之曰公之老運以此子甫二十年日者果至如其言少保公狀元及第矣太倉至今有人瑞坊

孫竹墟侃堪輿大有名江陵葬父延至其家竹墟所卜地不用尋敗詹御史侍講奇孫曰假令江陵能川公言禍不至此竹墟正色曰不然江陵即用吾地豈能上回九重之怒下弭四方之怨哉余頗疑其言

高隱

孫太初山人某隱吳興之道場山構一堂曰掛瓢畜一鶴自隨隨官許相卿雲邨先生高其行置田數畝餽餉題曰孫太初鶴田按使者舒公某同唐一菴先生訪之至門窺然入其堂不見主人使者色變良久山人出飄飄乎霞舉欲仙使者始心折具一蔬酒數巡賓主不交一語而別送止籬內

沈啓南先生周以繪事名三吳吳郡守欲畫鼓樓顧左右曰誰善繪事者以周對守召周公具老人巾服日供役守出入輒長跽門下事畢守竟不知周為何許人也入覲謁

西山日記 卷下 高隱 先醒齋

王文恪公公語次問守曰曾見沈啓南先生乎守左右視不能對問舍人兒曰誰為沈啓南者曰即前繪鼓樓者也守驚報歸謁啓南先生已不可踪跡矣

羅念菴先生耻為分室所物色託方外之遊以免或曰公成後數年鄰人有過公嶺南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又取頭上簪徵信蓋公殮時物也此得之沈伯和云

吾於山人得一人焉曰徐幹遠應雷事母至孝家貧無以為養不得已借資館穀母歿即謝絕一切嘗言千金乘其空乏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舉可作而不屑附之以成名此真能為詩者也蓋自道云將歿前

几上視忽大鳴賦七言一律中有從前隻字猶嫌贅閱盡  
千秋有不平之句聲遠指館後吾時過金昌望之奄然無  
氣矣

吳甘泉徵士琬父析產後捐千金齋書起萬松樓讀書其  
中者二十年郡守劉莊襄公天和執贊門下方伯余肅敏  
延之紫微樓樓故有妖公一寢妖竟滅有生母之喪莊襄  
賜弔之徵士爲位於門內西向大守拜門外布衣不敢當  
大夫之弔也守使人廉之平居几筵亦不敢南向恐偏於  
嫡母君子以爲知禮

西山日記 卷下 高隱 五十一 光澤齋

髮短服行歌有訪之者箕踞捫虱不相酬對姚太守善微  
服再三邛之乃稍露其奇性至孝母年七十賓且从抱母  
不捨呼孃者數而後絕絕後一日其家聞杖屨聲則先生  
哭曰天乎奈何令我捨孃去乎姚少師廣孝奉命賑吳中  
至貴歸謁王先生不得見乃賂其門者私宿戶外晨啓戶  
王先生方欠伸起少師忽跪牀下始教接王先生正色作  
吳語曰和尚錯哉少師從官如雲遙望見其巖折坐側而  
已

王文成幕下有一布衣上虞許璋也擒贛州諸盜平宸濠  
天都藉其謀文成不敢屈以官爵僥遺亦不受隱居山中

文成屏騶從往候之清談竟日蔬食菜羹泊如也

桐廬隱士徐昉與劉文成善文成同章溢葉琛輩同赴高  
皇帝之聘訪徐山中意欲引與偕訪相對默然不出一語  
文成不敢言而去劉功成後爲胡惟庸所中知者竊歎曰  
徐昉真高士也

湯南峯循吉敏給工古文詞居儀曹鬱鬱不得志乞改官  
便養不許輒致仕時年三十耳又十二年而上書請復正  
建文帝號公卿皆咋舌不敢舉其案後武廟南巡至金陵  
以名醫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先生大愧私於幸  
臣免歸而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藩伯道吳川一帶贊

西山日記 卷下 高隱 五十二 光澤齋

先生促膝論文歡如也郡伯爲會折簡邀顧公先生色變  
起曰野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曰以前幣置舟所印  
返呼之甚母應也顧公尋迹先生往謝罪閉戶不出矣顧  
公每舉謂人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毋易造楊先生先  
生晚節益落莫嘗自爲生誌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  
小史吳中往哲記奚囊雜纂

稽太史世臣新鄭其門人也太史有子某號竹城豪宕不  
羈以談殺人論灰新鄭力出之延至長安公卿以元老重  
客折節相下竹城掀髯不屑有一富商具五千金托生居  
間竹城目不一瞬人知其喜挾邪游酒間仍以五千金進

竹城立產之已復誘以珍玩如前數亦不受迺新鄭為江陵所逐踉蹌至通州出其索止百五十金與竹城中分之未及抵家金盡矣落魄如故茅君翁積奇其才曰歲願以白紫百石托投餐之謚竹城大罵曰迺公豈糊口富家兒哉白首漂泊至死

陸文定以大宗伯請告寓西郊僧寮張新建沈四明出饒私問曰先生何歸急也公曰吾有不可留者三初入湯江陵相對不及國事飯間中顧左右刷髮者一更衣者一意不在吾輩矣吾其色舉乎

王西室穀祥以庶吉上改屯田主事再改吏部以不肯阿

西山日記

卷下

高隱

先醒齋

私太宰鉉乞歸養母亡何請俸真定歸養者三十年李太宰默雅重先生奏起之不應徐華亭以大名伴起先生補南選部日暮九列矣復不應生平有書癖杜門却掃一室之內謚如也

陸包山治以丹青與文先生埒儻嗜義家支圃旁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解衣伏雌斗酒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壽八十一

黃婚水生而嗜古負遺世癖既去公車業時杜門謝客客至而雅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簋而酒茗脯炙必精旨雅

語竟日不倦嗟乎此真山人哉

長興和平鎮陳老蓋陳武帝之裔也鄉人呼墳頭陳江南六朝世家惟此與呂山吳蓋僧永之後云陳老年九十六余舉其鄉飲謂余曰以公故叨大典却破一生戒予曰何曰此番方語得長興縣前

文衡山以李榕山薦至京林見素一見稱之曰世人知衡田吉曰豫都伯之贈王戎固為之矣古文字之高元賓固為之矣書畫之美文忠文敏為之矣獨君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聽有不可及之歎

西山日記

卷下

高隱

先醒齋

恬退

楊公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固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位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天順元年軒公輒以老疾告歸陞復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事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只備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上知公之不可強乃賜金幣公辭即日就道

西山日記

卷下 恬退

五五

先醒齋

王文端公引退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薄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時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船上壽宴樂鄉邑以為羨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論諸子孫曰為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邪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為也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進候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

私愷公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問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云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亦此意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蚤開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何管甕五安居士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解官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鄉隱士接軫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謚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

西山日記

卷下 恬退

五六

先醒齋

請者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起為南京祭酒公遭喪力辭復司業攝監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赴京給由不待報而歸時憲廟更新陞禮部尚書公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歷俸僅一年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臺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有相國專事奸阿者議彌不協而瑾驕恃日甚毒流縉紳王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問交贊亦絕乃歎曰過矣於



是懇疏三上許之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開小園于夢野堂之東鑿池築亭蒔  
蒔花木為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  
延坐或泛舟於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  
作記曰蓋吾材類朽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朽而朽益無  
所用之無用則無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固始為吾有  
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氣致可知矣

初到日記

卷下

詩正

五

先醒齋

村正

福清公大拜北上舟次廣陵諸冠冕畢集公顧李玄白曰  
今日可謂良會獨少一人解者曰得非劉靜之乎曰然時  
靜之養病金山李玄白飛棹道相公意靜之走東報曰相  
公意甚善適有河魚之疾不能赴也一座愕然

朱少保廣天拜過錢塘衣冠群集惟沈戎政純父馮司成  
開之高臥里中予偶為岳水部謂之相對默然今秋朱兆  
隣沈仲潤二相公與史晉江葉福唐先後赴召福唐留湖  
上者半月不知林下高臥有純父開之二先生否

劉清惠公重望有推轂者相知問曰先生出山何為曰先  
西山日記 卷下 詩正 五 先醒齋

將淡水墨把海內墨吏一筆勾惜李太宰沒世無用公者  
孫清簡雖為太宰趙高邑南星為考功壬辰大計黜吏部  
副郎呂胤昌清簡姊子也或謂公曰呂郎之察公直無心  
清簡攢眉曰母舅不能庇一甥直是無可奈何當此大事  
吾心安在也

陸莊簡為太宰御史大夫則李肅敏世達也薛使韓介回  
道考察以失薦嘉興守王貽德紹興二守張佐治左遷死  
評一時廉吏生色甚綱頓肅嗟乎今不可復見矣

新鄭將甘心於華亭命張公佳胤來撫吳中未渡江先受  
訟謀數十紙益刁民間風起者也陸太宰光祖時以太常

居里扁舟迎謁張問曰兄此來當事者有意乎曰然太常曰弟請爲兄計之新第甫然不快其意必以一官謝雖然官去人尚在也若巧中之兄當有殊擢目前暫快終必受其累請蚤計之中丞曰誠如兄言第訟牒已批行矣可奈何太常曰亟止之猶可及也華亭得安枕太常卒至冢宰其持大體多類此

江陵奪情時太夫人奔喪及相公歸墓道通州者再寶城抵通不二舍先大夫以門下士一楮一帛絕不與通相愛者曰得無已甚乎先大夫曰既已奪情我弔亦無名後不行取宜也同里有司理大名者迂道二百里候江陵於臨

西山日記

卷下

持正

五

先醒齋

清未幾拜御史終以黨敗

祝黃門顯爲諸生不欲赴鄉試爲有司所強一試而荐又不肯赴省試有司復強之又一試而第授刑科給事中歷官山西參政有聲初舉進士人左順門一巨墻以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日而試之間其故日上知若等名姑爲一詩欲使習中貴人書也公不一應出爲給事以內艱歸土木難起時景皇帝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亦不應

胡襄慈初意欲設一都司於海島借汪徐爲渠帥事下九鄉議王司寇樵時爲司寇郎執不可日胡宗憲可以失信

四發朝廷不可失刑於天下萬世竟如法

憲廟時有旨索下西洋故牒時本兵項襄毅催迫甚急朕方卽劉忠宣陰取牒焚之曰事久漫漶不可尋矣項愀然曰如嚴旨何忠宣正色曰方下西洋時虛糜兵餉若干驅數萬生靈于魚腹卽珍寶滿載歸祇供耳目玩好况得不償失乎假令卷在公猶當力止之何事苦搜索襄毅起揖公曰誠如君論吾自愧不如事竟寢

羅文懿景淳以制舉業與王濟之唐應德齊名貌眇小體若不勝衣而氣剛勁與貴幸語侃侃無少屈尤慎舉止嚴取與而不欲有其名與後語談平易溫直宛然想見成弘

西山日記

卷下

持正

六

先醒齋

之際子汝稷以任子仕至太僕少卿清操勁節擅名於諸生時歷三大郡皆有奇績人苟能卓然自立何必科第也劉天馭鳳陽人以禍福之說惑人到南京行此術有營軍季某往見劉大言曰我能畫地成沙剪紙作人馬李請試其術術驗一家八人拜爲弟子后計窮李知其情報於操江襄城伯以木棍一束爲證日謀反李遣人報於內外守備太監撫寧侯及尚書孫月峯并李所遣報事人執之皆坐以謀反搜劉天馭橐中得一簿先後在南京投拜者四十九人執之皆販菜打麪人下應天獄題稱謀反應謀者七人餘皆坐斬復下南法司再鞠丁改亭先生諱賓以操

江都御史攝刑部大理事孫盛氣來言速審會決丁下跪  
曰實凡事由公此事由賓細審孫睨目不能言審時虛心  
探聽坐天馭歿餘悉遣戍柳一月在大中橋舊規立枷時  
夏五月不用苦蓋未兩日一人已歿丁知之自來視召錦  
衣官叱曰如此四十七人者決盡歿朝廷尚全其生我輩  
乃殺之耶且行戍者何人到衛將鬼去充役耶亟搭席蓋  
人與一椀與湯水粥飯四十七人皆得不歿 先生令句  
容時禁宰牛中丞宋儀望子病脾急需牛肉有票下取公  
買一牛令自宰之曰二三其令吾法不行矣中丞不得已  
從之江陵推司比獄中大盜以多殺論功道有越獄者各  
西山日記 卷下 持正 三 先醒齋

邑諸囚斃杖下不計其數公獨持不可力爭於兩院曰法  
司決軍一日未到本犯生靈一日未絕殺人媚人令不為  
也全活甚多 金陵有一武弁女字其僚之子年已笄矣  
未婚而樓居有一少年夜登樓樓其女事發訟之官刑部  
郎疑其情真迫欲成獄先生時為操院聞而弔其人卷親  
審以造意未成奸擬招立命其夫婦婚配因語諸郎曰此  
等事不宥太認真書所謂罪疑惟輕者也萬一過求此女  
慙惠自益此一段陰陽何處追悔諸君少年幸以此為戒  
黃文毅徵時執友建寧府賀法知其賢舉為松滋訓導不  
果公歎曰士之出仕適藉人為舉耶慨然嘗取科第以世

其家  
劉文恭在翰林日景皇知公誠篤欲用為禮部亞那江淵  
不悅謂內侍曰鉉忠厚不能幹事不可用一日報易儲安  
勅進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勅進則不可後當英廟復辟  
閱諸疏無國子監名特召見謂曰那學行醇篤可備東宮  
推少詹事後公以完名終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陳光世剛正介潔不見喜愠撓之不亂澄之不清公善飲  
臂飲李襄城所襄城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酩酊言貌  
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頰中人伺公見奉  
揖甚謹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西山日記 卷下 持正 三 先醒齋

薛西原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  
之盡禮人以非義于者即婉言却之入亦無怨嘗自書曰  
雖小事不可為人屬托縱能救人於患難而自損廉耻已  
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  
可忘也誓之於歿不可改也  
陳恭愍巡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為平語者公  
口有憲綱在安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  
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  
何文肅初任禮部主事歸葬父下地不得會宋樞密陳文  
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地宋謂此吉壤公曰恭人

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卒却之

筵忠定歷市五朝官家宰者幾三十年其所取士先純樸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龐厚可觀秦誓所謂斷斷無他技者塞公其人哉

陳尚書壽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在人言官在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歿公卿大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下拜歸然自重不為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西山日記

卷下

持正

空

先醒齋

楊文懿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公却之曰吾猶娶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姚文敏公為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擬稿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劉文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歿世有為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

曰乃爾乃爾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畏其勢不覺屈膝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西山日記

卷下

持正

空

先醒齋

賢媛

湯忠介公下獄數年適雷震謹身殿朝廷懼立命救得歸夫人具鸚鵡飯之未下懸綬騎又至矣蓋因上追海反汗也諸故情公遂絕不敢入公曰君命也就銀鑪而去夫人送至道上遠廓之不見乃慟哭歸降還相唁曰公出門時何以不遠哭對曰丈夫鐵石腸妾不飲以婦人淚飲之爾

李孟白公督餉天津遣家南歸去一二日輒返公訝問故梅夫人曰相公致身王事妾獨不世受國恩乎何面目偷生爲顧相從地下夫人哀司馬克生女也才畧有將家風

先大夫令寶堪時選后得一麗人端莊有禮已入選貧不能滿中貴意降爲宮人入慈寧宮故事凡一宮人必依一內侍若 彼獨否諸宮人競擯之語之於太后時予杖笈心疾以歎嗟乎士之獨立不偶有如此夫 楚河孫公奉守成都克州二大郡苦節不能自存有一妻范氏生子尚依從父自奉范守至白首惜無有知之者 故存此一案云

耆壽

崑山周翁壽諡洪武六年年一百十歲吳守觀觀行鄉飲酒禮賓翁首之又六年朝廷召見便殿賜宴予冠帶給驛舟棹幣遣還踰年乃卒蓋自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朝十三帝而不仕改革之際兵焚燬矣而竟無恙晚遇真主奇哉

百餘年相傳臨清有王士能年一百三十七歲人間長生術曰無有也曰我生平不娶無喜怒叩以前代事曰一身而外吾不與知矣蓋真養生訣云

湖川李景深先生諱得陽少年卽好冲舉之術以憲副請西山日記 卷下 耆壽 李 先醒齋

告歸去家十里築一室於萬山中靜坐冥目忽一日有乞兒來直呼先生名先生下拜曰吾師也其人亦不讓詳與論性命之學先生問曰醜醜搬運云何曰吾不用也再叩之曰明年八月日當來會於飛來峯絕頂先生預囑太夫人曰若爾果學兒去兒下歸矣太夫人且疑且信至期大雨先生赤足自携一盞竟之飛來峯頂烏有也諦思師必不欺我遲迴久之已下山復登其巔忽窩舖中有老嫗在焉先生下拜曰昨所見者男身也今乃女耶老嫗笑不答因再叩以性命之學首及搬運先生曰師何言不用此今何以復云老嫗曰昨者吾見汝氣浮本不同若一搬運反

提火上來故阻汝今其時矣又明日當於沙皮巷索我先生篤信之先遣一力問之沙皮巷適一妓立門首問曰李得陽遣汝來耶力歸道其狀且驚且喜覓一扁舟於西湖延妓至焚香叩拜談至夜半語秘不傳先生欲隨之方外妓曰汝俗緣未斷又一年當出山又一年大得志即安脫身歸不然且有奇禍至丁亥起補福建游歷方伯受知富平公節鉞三楚以母老請告歸未幾楚有假王之變趙可懷被難乃知西湖之言不誣也妓性花先生築花仙祠於湖陽之傍子禮拜焉先生視爲予道其詳如此先生年幾八旬燈下能細書精神如壯年未幾起南少司空無病

西山日記

卷下

李

先醒齋

長逝蓋七十九云

鹽官許雲村黃門諱相卿與夏貴溪同爲行人貴溪既相公以給事謝病歸貴溪力援之不應至武林求一會不可得貴溪以詩贈曰九祀山人不出山不留一字落人間未幾貴溪不良於兩臺交荐當路推轂無算促公入不應八十餘自知逝期自省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交會在何所生平相知量其遠近各作一啓致別有一啓已發復追之口中有一訛字須改改畢使者不及致其人公已脩然逝矣

陸文定公好佛所游非佳山水卽名剎然必風日晴麗方

命駕平居必日映紗窓始啓扉不爾不輕出門見客惟一老妻善解其意杜門端坐必整衣冠哀衣大袖儼如也喜儻不輕見遇諸少年時爲雅譔晚舉子以大行終養二十餘年有孫六諸曾孫遠膝高朗令終江南諸相公誇綠野者不逮也公自謂生平出遊未嘗遇烈風暴雨福有清濁之分公之清福亦天假云

西山日記

卷下

李

先醒齋

家訓

高祖松隱公爲塾師祭酒主人獻茶必袖其饌中菓設宴  
每遇肥醕饗而燕之叩之故曰家有老母知者先愧母  
然後進公不爾公不下咽也公見喪車過數淚下人間曰  
與公舊手曰非也曰淚安從曰吾父母春秋高不覺感動

蔣大母棄栢椿時先大夫方七歲意常傷之丁卯舉于鄉  
卽爲母姨溫置膳田十畝歲供其租已丑先大夫卽世凡  
二十三年小子薦膺之又十三年亥視舍發如禮先大夫  
終身布素丁亥小子繼娶于吳始以一紵袍奉先大夫於

西山日記 卷下 家訓 究 先聖齋

豫章邦不御老蒼頭之官舍先大夫問曰溫家幾云何曰  
憊矣先大夫泣數行下出紵袍遺之侑以休金小子至今  
追憶光景時爲涕泗云

癸酉正月一塾師自家至南陵館舍時大父病劇先大夫  
再三問狀塾師不能隱先大夫投箸不食終夜建齋齋律  
徊走鷄鳴卽促先安人歸語小子曰翁病吾安忍享妻孥  
之奉哉卽茹素泣請于中丞錫梁張公願棄官歸視疾張  
公感動予以蘇松一便差至四月杪大父將易簀先大夫  
於郡中間報走一日夜抵家大父見之驚且喜時長叔十  
三歲次九歲又次八歲最幼者四歲二姑未嫁大父悉呼

至榻前日屬先大夫曰此以累汝明日大父瞑日矣爲令  
得永訣視舍發世所罕觀人謂孝感云癸酉至丙子凡四  
年先大父課諸叔甚嚴內外大小井井驅游惰者農之會  
大父起家素封以雄才自豪先大夫一變若寒素丁丑冬  
外大父思塘翁送先安人至寶坻先大夫具席宴之衙舍  
不半席忽掩袂而泣至沾襟益傷先大夫不及享也一生  
歎歎宦游懸二尊人像朝夕度事週四方品物不供几筵  
不下咽也

先大夫嘗言爲令有法理詞訟徵錢糧其最要者錢糧糧  
其要額起解若干某項某時解某項待催牌後解各有舊  
西山日記 卷下 家訓 究 先聖齋

規書數座右按時起解其存留本縣發者量其事之緩急  
役之勞逸以意自爲調停令歲暮徵收倘任老胥及包役  
將不急冗雜騰隴星散而遺其重且急者上司一有催迫  
數里加鞭笞或那移轉借勞神於箕歛叢怨於敲撲不得  
其法故也詞訟自院道府廳本縣各置一冊一切識詞批  
詳判書項下日加翻閱完事方銷左右不得假手緩急諺  
曰書手窮翻卷宗官不得其要領故也  
先大夫兩爲令每僉押先晚送稿判行明日六房以次抱  
領上堂不得攙越嘗獨宿書房夜半秉燭以水板錄緊要  
事宜於上令一謹愿僕以手相書之置諸袖緩急先後了

然胸中僉押而履越其應僉不僉不應僉而僉者各于杖  
背吏救過不嚴是以事簡而神不勞御衙門人鞭笞重則  
筆下從寬筆下重則鞭笞輕恐兩者並重則人無所措手  
足凡堂上即門子非呼喚不得至凡案問下請之積以三  
尺爲主銜以公論不輕假借而人亦不怨也詞訟除人命  
強盜及上司批發外願息者聽拘攝用里老差人不得下  
鄉佐武每月批詞各數紙立限竣事紙牘印與之色嚴而  
意寬止已而近人情

西山日記

卷下

李

先醒齋

審盜會經捕役吊打者必加意鞠之嘗曰筆楚之下何不  
謀服豫章時病劇矣強起親審盜情數起及後詳盡呼小  
子語之曰天道神明不可嗜殺賊賊凡民家之所有者強  
半不真慎之慎之 令寶坻有富豪好其姻家母者業已  
坐戍矣其人行千金大京兆城城且未幾按使者至以其  
姓名上其鄰人有輸賦至邑者先大夫好語之曰若與某  
左右居乎曰然曰幸爲我寄聲其人至則收獄上之御史  
臺其人叩頭請死無他語也按使者顧諸令曰訪犯自以  
爲不寬者獨寶坻耳仍論戍臨發其人絮泣曰某應死願  
以妻子爲托先大夫終任遇其鄰里至輒慰之曰某之戍  
法也獨其阿堵爲祟多此一番勞攘耳鄰曲有相恤之義  
若等幸加意那翼之其家竟無恙

先大夫爲令凡征收令納戶書其里甲姓氏所輸銀數自  
投于櫃廣者杖而倍罰之輕錮錄者罰如數民亦不敢有  
犯者兩爲令無羨金賊罰紙贖不入衙舍先安人以下目  
不睹阿堵寶坻築堤數十里不煩上官設處不費閭閻絲  
毫所謂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也久而尸祝於其地子  
若孫幸成立繁行所取與俗吏孰多天道哉

先大夫封大理公徵時嘗爲邑丞沈天民所窘至下獄丞  
宜城人也先大夫令南陵臨別長跪請教大理公曰沈丞  
事吾久已忘之若勿復留胸中沈丞每來謁跼蹐甚徐察  
先大夫意無他稍安顧不知爲大父命也 曾大母周孺

西山日記

卷下

李

先醒齋

人女弟曰陳媪少寡而貧一日携其孤孫來候我大父門  
者報謁賊獲跟蹤灑掃大父率大母子若婦以下整衣冠  
出迎媪入坐寒煖外不輕一語供具儼然若重客欸留十  
餘日方別去歲時問德其小者也爾時曾大母謝世數十  
年矣寒發至富家求一盼不得况愛且敬有加乎母在視  
媪如路人况身後乎此意今漸亡矣 子幼時嘗見一比  
丘尼來謁吳太安人以下禮貌有加厚往薄來咸以爲常  
問之乃曾大父故人沈德興妾也老而獨無依故厚卹之  
不爲尼也數十年來孤寡沾我一飯之德者寡矣  
先大夫諸生時受業於黃博士梅蓋篤行君子也鹿鳴後



復延之二年稍有過輟長跪堂下已卯博士罷官歸先大夫置膳田十畝供僮僕九十餘年博士身後小子膳師母者又數年梁溪陳郡公始組豆博士於鄉賢嗟乎小子可以報命先大夫地下矣

先大夫令南陵孔道夜半使車至今不敢解帶嘗謂小子曰術途亦有三益賢人君子至幸得時時領教一也疑事多所質二也習勞可以寡慾三也 先大夫令南陵時遇一客使肥而耐暑請教曰器生有法乎曰有靜後不宜遠動動極不宜遠靜以漸消息是以無陰陽之患也 先大夫備兵豫章時嘗榜其齋曰處事易處人難小子涉世久

兩山日記

卷下

家訓

三

先醒齋

老而多踴方有味乎其言之也

曾大父平居雞鳴輒巾櫛起諸子必起居于寢諸婦備燈理曉粧少遲竟日不許見先安人至以勞病耕耨者必晨炊若日出未出門必重置子婦每秋穫携幼孫及不肖某往觀焉欲知稼穡之艱也周旋田畝間與村父老媿媿款洽至有攜雞豚新釀炊新米為餉一一享其意歲以為常今傳家子弟是不履阡陌耳不及禾黍鄉老望之如天上人而業寢衰矣 余童時嘗見大母吳太安人外大母陸孺人親饋夜半起餽日晨乃食拮据者幾一月或踣貴脫簪珥付質庫應君曉之急或倍收或子不償母一聽之天

歲不辭勞也公大家親鸞者絕少數十年來不見繼婦矣此細事關風俗淳薄世業盛衰云

大母吳安人之喪先大人已早世從父連叔笑倚虛茹素泣血者三年淚沾兩袖為之朽栢棧之痛沒身不衰一日見鹿血酒悲不自勝蓋子恒以此酒進大母者也爾時大母捐養已二十年矣 從母常以憂悖遺奇疾百藥罔效家弟長文皇皇重商徧訪長桑家向人無一他語惟謀醫方刺刺不休寒夜驚北辰痕宛印冰雪一日訪醫過長水與同舍談及母病狀憂溢于口客斐然曰此吾母夙症也向有禁方效頗奇傳自異人戒勿輕泄子至性如

兩山日記

卷下

家訓

三

先醒齋

此吾不忍秘弟喜其再拜而受馳歸進之一服病減半再服霍然起經歲沉痾奏功且夕鄰里驚歎以為孝感致神劑云 先大夫舉孝廉後遍臥室左右書曰但存方寸地今幸長有子若孫皆從種子中來也 又嘗言自古及今無估便宜之君子其苦心可以自憐不可以告天下萬世無不討便宜之小人其機心可以欺天下萬世不可以自欺喻義喻利君子小人委蛇曲折微妙圓通處各從其所好入毫釐千里不可不慎

太祖聖諭言約而道廣平淡無奇終身不能竟真可繼六經之後大明後一書是一朝大文字子為諸生時先大夫

遠寄一節令曉時寓日人皆以為迂先大夫曰為諸生守此可以保家入仕可以守官治民  
從父連叔銳意課子弟繩督其嚴所授業不稍懈時蹊長文幼時命讀左氏傳隻字不刪悉期精熟及操觚雅有左氏矩矱長文格承父志攻苦下帷終身未嘗帖枕一榻虛設苦痕如繡暑月聚蚊醉血弗知也其專請如此不幸天奪其年資志以發從父奇痛之

西山日記

卷下 家訓

家

先世本

家訓

口課

黃庭擊大參語予云我謁雲棲一切供奉衣食與大眾無二其他即近身小須彌衣食便溺分別况自供奉乎吾所以心折此老兢兢業業庸庸言釋門之王道也

予向稱達觀于沈純父先生其言其肝膽聰明才氣先生曰此却於禪門上用不着稜稜圭角作用中時帶機術此雲棲所謂狂也

雲間人乘蔡兵公海中未時鏡以田產不明與文貞家問文貞亦疑諸子恣橫太常嗚呼一老紀綱云誰為乃翁所手置者竟數矣誇一二無賴以強佔混告文貞大志曰此

西山日記

卷下

口課

家

先醒齋

乃老夫編俗時交易尚爾牽賴餘可知已遂曲庇諸子及舍人見文貞明察巧墮太常術中諺語可為長歎也

甲午長安有演象所講會主會者焦弱侯鄒四山壽雲松楊普菴從遊者姚養谷吾邑二朱舍人劉喜聞太史予初赴會顧涇陽先生意難之予曰無妨也弱侯大意以戒奸名為第一義予曰所謂名者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乎此入者名之所從出也避名必且去其質可乎試有千金于此畏清議故不敢輕受若等黃金于土塊吾不敢自信諸諸公各于半且捫心弱侯曰何必爾爾朱舍人從中和之子正色曰吾輩自檢辭受取子聞稍不合禮義則家人門

隸皆相顧竊笑主人演象所議論若何今乃爾爾自家心上打不過眾人身上自然打不過故惡其聲者亦羞惡之一端也若戒好名便到不好名此小人而無忌憚之根也諸君默然鄒四山先生從中微解少頃弱侯又發一論曰一部十七史看來只為四字子曰何曰道心惟微子曰某君來只為人心惟危四字弱侯然子曰願諸公平心思之只為人心危所以道心日微意各不相下而罷明日王柱山太僕遇于途大莽曰昨日好闊會子曰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不數年主會者相繼敗而此會遂散

西山日記

卷下

三

先醒齋

不情之甚者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天理之極則也周末文勝至戰國而諸子百家倍徒六經始皇以烈談掃之大是千古快事波及六經則矯枉之過也當時可漆可壁却是不會焚若決意必焚秦法至酷何以六經得傳至今利口之覆邪家亦此口而極始皇一舉而坑之又豈千古快事何以遷怒于儒非也叔孫通魯兩生四皓伏生毛公魯生申公蓋公新城三老一一留為漢高川則當時所坑者反覆縱橫之輩非儒也此二事始皇大罪案却於孔孟及世道有大功張問達首論李載贊竟被逮劾獄中此四明相業大救世奇着後生小子惡拘檢而樂縱肆卓

吾却與以好題目新議論令悍然敢為無忌憚掃滅程朱正學將世道人心至于不可收拾于中甫曰卓吾才甚高識甚奇極聰明男子但此等人足以動眾後世有述不獨貽誤一時也

近世士大夫患其不禪若稍有禪意便是火坑中一帖清涼飲且學禪者盡是梁武正宗若達摩西來意迥然河漢久矣予嘗謂中甫以達觀和尚是鳳凰耶當縱之九霄之外餐流潦飽霜雪若餌以參耆貯以金屋鳳凰決被癡人弄成不幸言之偶中然渠云礦稅一日不罷老僧一日不出都門亦奇男子也

西山日記

卷下

三

先醒齋

戒殺不如息機蓋殺起于機忘機一切無事便萬物一體矣目前機心總為誰使戈矛斧斤其淺者也

千古第一等事是愚人做豫讓漆身吞炭三躍擊衣以報智伯天下之至愚也方遜志捐十族以殉難建文君一轉念便餒矣

寒素之家勤儉孝弟家雖不甚溫然內外大小一團和氣忽生一才智子弟又或娶一哲婦狹小祖宗氣魄日夜營生幹理其所入較前數十倍父母亦鍾愛之鄉里僕婢噴噴稱歎微察其兄弟姊妹漸生嫌隙蓋以才上人人必不堪巧于多取必有受其虧者卒至骨肉成仇元氣消耗

又不如向者儉安分爲穩王安石之禍宋其病根坐此蓋自雄其才立身持論乃在市井商賈窠臼中未有仁義

而遺親後君開國成家第一義聖賢所言不迂濶也

世人遇一物輒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日汝家要便宜却  
不顧這人失便宜予爲之惻然卽此一念日夕墮落其中  
殊不自覺克之便可作賊非痛懲不能克也

徐文貞作相家人自由來每夜必私行詢其諸子舉動太  
常甚惡馮御史孫宗伯直言令其家人作冷語私相謂曰  
某音腴近馮孫二家產二公意欲得之故與諸公子相左

西口日記 卷下 二課 完 先醒齋

學私憾也其然豈其然乎人能脫然於阿堵方可以正家  
訓子此游忠介之不平於文貞也

達觀和尚語予王文成有二律鑄廬山石壁甚佳致其年  
月正征宸濠時作也筆亦道勁古人當倥偬軍旅神思安  
閒灑落才氣橫溢于篇什筆札間故能成大功惜其詩不

記

處亂世吾得二人焉一日管幼安居遼東得蹊田之牛轍  
置之涼處汲水飲之牛主慚而去其視躬三十年不其殺  
週與風以十日科頭三畏晏起自谷使在孔門不在冉閔  
下其一文中子教授河汾陶鑄諸將相才爲文皇用所爲

隱居求志非沮溺倫也乃若陳仲弓送張讓之喪便是大  
踰閑矣以此免禍非鄙愿而何

鄧侯入咸陽諸將爭取珍寶何獨收秦國籍備知海內拖  
宋戶口之數房玄齡佐唐太宗攻破城邑降將敗卒可用  
者加意慰藉聯屬此將相大畧也至今稱爲元勳豈虛也  
哉

狄梁公及周爲唐心苦功大然駱賓王一概比于博浪之  
椎氣銳事更難世以成敗論英雄皮相賓王爲文章士眞  
不知人者也

西口日記 卷下 完 先醒齋

存據王豎倖免刑書加諡進封之典亦寢在今詹英必逮  
問於獄矣

黃廉羅田人有巧思善製諸葛弩及諸兵器一富家子應  
之延至家寄造諸器爲怨家所計家立破乃知此輩之不  
可輕近也

子房佐漢術近縱橫捐萬金爲韓報仇是其受用本錢去  
而逆遠矣

顧涇陽先生以乾道自處其力論建儲救淮撫是真擔荷  
世道處賤爲閣銓二書惹出許多風波到底公論具在其  
立脚處原高肝膽爲人處公而且厚也嘗與劉啓東評在

神宗朝人物必以先生為第一先生嘗言造物斷不肯為假人藏拙此真至言也

顧博士謙服文康公會孫也儂予一墨刻大書學吃虧三字乃文康公手筆予因念顧先生朱文寧有言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推之孟言自友會言日省顏子不校皆此學吃虧三字與義法世久方知三字可味良然

管謂仕宦及作家不可算盡算盡者造物必陰挫之以此冷眼權貴及里中大家往往坐是以敗先君子每云張果老倒騎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有味乎言之也 仲

西山日記

卷下

全

先醒齋

章叔與予論及劉清惠公之品予怪其後之不振也叔曰是亦天道予曰何叔云公置身于仇之上却令人無立脚處言可三思 建功業忌銳比上老人所以淡抑于房者挫其銳也

雲門何氏語林諱良貴論賦法有經緯二冊一則以產歸丁一則以丁就產合之會計者無所上下其手矣國家立出票一存縣一付納戶一付徵輸者鈴印呼喇聲出票此良法也

予舟過呂山岸時有一石高二尺許上刻某字其間若干畝字畫漫漶當是每區每坪皆有之就此清查以坪合

區以區合縣則丈量之法簡要明白長興田地山蕩相傳國初信國公湯和丈量得吏作弊者斬右腕其數多核江陵時倡清丈之議有司以溢額為功丈田較舊更多中間有開山為田以地作田者山數自應減又山難丈量大家巨室及里胥奸頑巧于侵隱甚至有千畝之山戶不存二三畝者當時謂山數照舊不能什之六縣縣因加出若干畝如舊額幾日復加山欺隱者利于免役復加者至今賄累安得一清此大害哉

國朝設里長委以催辦錢糧勾攝公務又于里長中提出殷實大戶號曰糧長長邑里長二百四十名分為四十八

西山日記

卷下

全

先醒齋

扇令糧長統領之良有濫意末流既久百弊漸生糧長之弊有二一曰大戶兼并侵漁小民一曰官府凌轅糧長供應難支然完納錢糧時衙門各役之使用銀匠之傾銷一切糧長任之小民不知也地方有水旱不測之災上司有不時之需糧長方可卒辦糧長既已委身公庭可以彈壓地方刁頑一切外侮自少其下鄉征收加倍者有之然荒歲流離糧長代小戶賠償或布縷或衣飾或牲畜量物准價變銀輸官通融乘除利害各相半于世宗末年正糧長賠累之極屢按院釐革其弊建均徭之法江南戶戶視然而糧長之法廢矣糧長廢則官府緩急難以措手勢不

得不那借各權頭害一小民稱貸納官一至縣自頭門至堂上甲胄至皂隸書手門子各有使費各處刁勒索二銀色不等必須傾銷一傾銷則銀匠作弊一至收頭處等有輕重刁勒索即官府嚴為隄防禁約小民情無從伸官三一遇年荒小民逃竄何處征收鞭朴日煩因罔繫累何由清楚害四糧長退而從徒為政全無體面小民日逐到縣輸納耳目日狎則視官長輕視大家巨室亦輕鄉棍與市棍合而詞訟繁風俗薄倘有假人命假盜情糾合株連便至破家蕩產害五彼此相較權其利害輕重乃知糧長之法不可廢也去其太甚者而已吳與諸大家強半起自西山日記 卷下 日 錄 先醒齋 糧長昔之富翁挺身于戶役中千磨百鍊出來成一大家今之富翁皆巧為規避驟閃體面氣魄較前十不及一五十年前尚有素封今直單戶已矣如吳十萬縑茶三皆以布衣代長與獨發一年兌糧今士夫中有人手輪納糧米以扇殼糠皮克之或私自折乾富家見詭謂自以為能可恥可笑先大人嘗言大家巨室一方元氣元氣各處蕭索國運從之矣

西山日記 卷下

曰公真人也身任七州邑事如家事然請謁不行則豪有力者怨各州邑所不能致之好所不敢任之事公以一身兼之各州邑且以為侵其權怨故事太守虛而彈壓各州邑今及實受事而聽雖黃子諸少年諸少年且舍其瑜而拾其一二以為瑕子故願公持大體去太甚而已公曰子言其善奈熱中何安忍坐視諸赤子牽衣而泣誨者不為之理哉

江陵時二輔有一令為按君論劾公論獨原令文以憲體不敢庇公遂久不決願警章時理大名慨然為令剖析令得復原官江陵遺其事有青凡撫按失論者照例即為昭雪不得回護憲體警章以此受知江陵時大名守桂天祥與理左考選不與名江陵手拔之顧感國士之知江陵身後語及絮泣不已予與許敬菴先生品時流節取願先生評曰長孺亦愛之耶予避席曰日今已無此矣問何以故曰今之附執政者當其將敗或寢疾輒假他故別抱琵琶甚者自簡友戈自為地警章之淚何可株殺耶先生默然陸莊簡真能用禪者也黃庭翠石楚陽真能脩禪者也陳思圖真能苦禪者也布衣而真禪其徐聲遠乎密藏禪而幾先者也蓮池禪而實行者也達觀禪而佚者也悠山禪而才者也

嘗欲定從祀公案庚戌冬與劉靜之職方詳議之如漢之  
武侯唐之魏陽宋之武穆文丞相問之方正學比之四配  
或稍遜較崇欽之求短喪之我豈遠出其下哉而况又下  
此者乎或曰崇祀專重學術為明道也子曰武侯濟泊寧  
靜二語出師二表廬陽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言武穆盡  
忠報國四字文丞相正氣歌與孟子養氣輝映千古方正  
學文章純是儒者合之子夏賢賢易色章豈非聖學之羽  
翼乎靜之首肯予言時劉念臺亦以為然

有優人演蘇子卿雪窖事者窖中饑困已極衛律度其必  
死故使人以胡糝啖之子卿一見衛使大叱其糝而覆  
西山日記 卷下 五 全 先醒齋

之時傍觀者凜凜肌粟若子卿至今不效嗟乎人亦何常  
之有抗之則青雲墜之則濛濛雲與濛濛皆吾自為之說者  
曰天實佑子卿恐未必然天即子卿之神也

避亂五箴 五箴已刻文集申余石之言切  
神身世故復入是箴以當座右銘  
予友金沙穆仲淳嘗言欲求避亂地予謂避亂不在地入  
水不濡八火不熱無之而不可梁鴻之會稽管寧之遼東  
非昔賢所避者乎今何如矣留侯曲逆隱於兵間東方曼  
倩避世金馬門地亦何常之有因為子弟定五箴行此五  
者庶幾言忠信行篤敬之旨也夫

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哺兒是真  
無假推誠量力力銖積寸累不問冥福吾滿吾志世方攘攘  
扇福無門家之繫命天道所憑欲必與聚惡勿忍施時陰  
西山日記 卷下 五 全 先醒齋

習勞  
晏安鳩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甓武侯  
躬耕聞雞起舞壯哉祖生嗚彼乳臭情厥四體如戶樞蠹  
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於異人衝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  
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超距義旅勤王拮据戎伍  
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貴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  
床第

甘貧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回頭

無路斯犬機鶴至今隕涕舜跖之徒一獲千馴利害毫髮  
卽此分路彼在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勵俗先從動忍水飲  
蔬食澹有餘味

挹損

盈便是惡下卽爲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日損其次  
不先日中必其月滿則虧人百其功天盡可違期身退思  
進有餘地竭處前趨旋踵輒顛屈卽之幾倚伏可畏

密藏

真元不足而多驕陽元神不蓄乃敢駁張古之至人超越  
九霄潛入九地冥焉太始淵乎楊厲藏舟於壑藏溪於山  
西山日記 卷五 五歲  
行無軌跡游戲人間

全七

先醒齋

跋

先王父正氣亮節不徇僂俗通籍四十餘年居官僅  
閱年許與高忠憲劉鼓山諸先生根極性命綱維名  
教從敬菴許先生涇陽顧先生遊講學之餘屏跡箬  
上之西山不屑倣謝公絲竹荒弛暇日聞見所及上  
自君卿下逮士庶暨夫閨範方技家規庭訓足垂法  
戒者節錄成編曰西山日記論斷所寄字句凜然先  
君子日手一帙示余小子曰王父手澤如新不啻耳  
提而而命也持躬涉世應務燭幾悉備於是小子識  
之迄今數十年不敢旦夕置癸亥秋託跡蘭亭身日

跋

閱年日邁閱世日益多玩索是編愈日益勤撫今憶  
往凡所經歷率循推準猶夫耕有畔而織有幅而於  
倫常之厚薄卜世業之昌替尤若影隨响答焉信先  
君子省誠有素故以勗余小子諄且切也竊慮歷久  
殘缺浸假而湮沒也則蹈知而勿傳之失以負先君  
子舉授意敬壽梨棗用備海內藏書家牙籤萬一裨  
助韋弦揣匪淺取卽先王父立德立功而外所以立  
言者又庶見一斑云爾

果育堂

康熙歲在戊辰仲冬孫男世鴻百拜敬述於稽山之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若干卷太史浩  
園先生以其腹笥所貯詞林  
往詰之行實助臨川世說而  
記之者也其官則自 閣部

玉堂叢語序

一

元僚而下逮于待詔應奉  
之冗從其人則自鼎甲館  
選而菊及于徵辟耆學之  
遺賢其子則自德行政之  
文學之語而微揆于諧謔

排解之危其書則白金

鎖石室典冊高文而博採  
于稗官野史之解論義例  
精而權量審闡見博而取  
全叢詞林一代得失之林

玉堂叢語序

二

煌、乎可攷鏡矣起之蓋  
嘗攬其萃之為術門存掌  
故者如 殿閣詞林記館  
閣類歸稿林記諸書視亦  
代章蘇之志不啻至明且

備然大都以垂典制辨職  
掌紀恩遇詳事何云爾  
至于人品之涉隱注居之  
得失 朝廷之論建隱居  
之講求願古未之及者有

卷之三

三

先生此書而史人益知其地  
重所以居之者恒不得輕  
其名高所以副之者恒不  
得易應遠之至其纂述于  
機衡之間哀錢之權別

嚴于目睫之外所以揚前  
徽而詔後鑒者豈其微  
哉先生治竹強紀酬對若  
流與以扁隱牒了辨以響膏  
試咨以 朝家之憲章人

卷之四

四

倫之品目矣口而譚援筆  
而寫甕石批析枝條根極  
要領即王儉之闕憶朝典  
執虐之詳練譜學亡以喻  
之失其承 旃履之顧問

在肩磨之誦詢所以翔潤  
萬微調似九品必有度越  
茲錄上者而以抗管為蹈  
未究軟施然經國大業  
出其緒餘流而布之猶史

玉堂叢語

五

蓬山之秘史副在人間東  
觀之新書傳述天上先生  
所以為玉堂重者又自有  
在矣起之三復斯編為之  
舞蹈彩謂後之君子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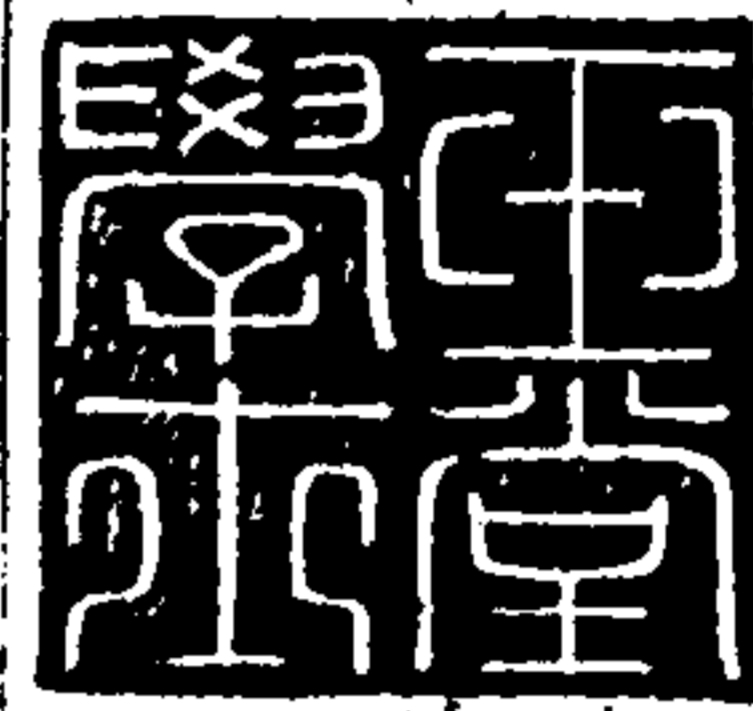
求之所以矣謨撰榮撫世  
長民之道有石下帶而存  
者若夫成規未泯軌典如  
新于以折衷是非網羅文  
獻又其餘事其它流潤塵

玉堂叢語

六

尾弓馥筆編成輝碎金  
並先拱鐸茅曰與前紀  
錄諸書存之為詞林掌  
故猶未敢謂窺其大也  
萬曆戊午秋日同里晚

學頌起元書



續修四庫全書

七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一書成於秣陵太史  
焦先生先生蔚然為一代儒宗  
其銓叙今古津梁後學所著述  
傳之通都鉅邑者蓋凡幾種是  
書取晚出体裁仍之去說區分  
準之類林而中所取裁袖揚宛  
然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嘻  
奇矣夫巖穴之士何與於東觀  
之盛也妹媛之儒何接於長宿

之該也夏虫井蛙之見何能承  
宏議崇論之緒也一旦得是書  
讀之且咀嚼之若親聆名碩之  
警咳躬造金馬之創業也以方  
之裨官瑣說道之所不該義之

辭

二

所不出者是徒侈說鈴傳屢鼎  
也其得失懸絕何如嘻名奇矣  
夫

國家二百年來名臣碩老錄書出  
自玉堂精選以故得其精集

字一事片語者信之若蒼蔡琰  
之若夜究箋上世儒安所得全  
帙一莊誦乎焦先生胸庫茹納  
萬有鄴架珍藏萬卷能裒集更  
能裒裁抽精騎於什伍棟梓腋

郭

三

於衆白都內好事者往往祈得  
而拜行之俾千古後學不致慨  
我明館閣無成書因而補苴國  
史之弗備也先生之功于是為  
大不佞粗知易者也聞之易大

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矣德惟一耳不多也  
 以不多借資于多寃且礼多而  
 還一則善畜德者乎以躋於篤  
 實充輝之盛寧遠乎矣學者得  
 先生所集叢語一善畜之弘裨  
 身心匪淺鮮者詎惟國典朝章  
 前言往行之蠡測已也余以是  
 窺先生衷集之深心敢為之弁  
 其首云

江右廬陵郭一鶚汝薦甫題



書玉堂叢語

余自束髮好覽觀

國朝名公卿事蹟迨濫竽  
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  
待曩日之參攷此為史職  
非茅如歐陽公所云誇於

李乙

田夫野老而已者顧衡門  
步率體勢遠濶雖隔一資  
昂不肯降顏以相梯接若  
幸從咨尚每就簡冊中  
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  
之得失 朝廷之論建

隱居之講求輒以片紙志

之儲之中竹箱頃年垂八十  
聰明不及於古時道德日  
負其初心不啻韓子所言  
者業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  
者惜其膏膏為心思所及而

李二

廣之余不能止也讀者倘与  
近日翰林記館閣類錄殿  
閣詞林記應制集諸書而  
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友

萬曆戊午夏五澹園老人  
焦竑書





玉堂叢語目錄

卷之一

行誼 文學 言語

卷之二

政事 銓選 籌策

卷之三

召對 誦讀 寵遇 禮樂 薦舉

卷之四

玉堂叢語 目錄

獻替 侃直 纂修 調護 忠節

卷之五

識鑒 方正 廉介 義槩 詭量

長厚 退讓 慎密 敏悟

卷之六

出處 師友 品藻 事例 科試

科目 容止

卷之七

賞譽 企羨 恬適 規諷 豪爽

任達 夙惠 遊覽 術解 稊術

傷逝

卷之八

志異 簡傲 諧謔 儉嗇 侈汰

險譎 忿狷 刺毀 紕漏 惑溺

仇隙

玉堂叢語 目錄

玉堂叢語卷之一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拱乾校

行誼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及成童  
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至正壬辰斬黃妖  
寇自閩犯龍泉公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  
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無後  
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一 曼山館

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  
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為此滅族  
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  
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  
怒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賊壯之不敢  
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  
以東帛名公遂起為佐命勳臣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 三

作稱旨名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父病  
數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  
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間老翁以無依故  
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起  
為文淵閣大學士  
太祖嘗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  
否者為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  
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二 曼山館

吳琳既家居 高皇嘗遣使察之使潛至琳旁  
舍見一農人坐小兀起拔稻秧布田貌甚端謹  
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在否農  
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 上益重之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為濟寧州有誣以擅用  
倉中炭筆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  
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  
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

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權謹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負  
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

楊榮聞父計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襄  
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  
焚其券族人喪不能舉者悉為葬之貧弱不  
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已  
業畀之 詔起公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

聖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三 曼山館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峰公與學士  
胡廣金幼孜迷失路 太宗命中官追尋得之  
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  
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轡  
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  
之自乘驕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翼日出山望  
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  
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行也  
金問兄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執劇  
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視之得  
百枚以進病良已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與訪公途  
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  
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  
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

聖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四 曼山館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  
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  
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劉鉉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  
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為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  
顯官者有病吏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  
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  
宋琰居鄉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 反文內

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噍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閭爲之感化

陳檢討繼幼孤母守節甚堅訓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盜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五 曼山館

望見遽擲盞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卽以上奏旌表門閭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澆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居廿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郡守欲妻

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荷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

楊鼎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爲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六 曼山館

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爲左中允以才堪經理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締爲布衣交廬陵既貴首被登薦景皇帝在邸時爲官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愈云

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  
 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北虜也先旣革心向  
 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  
 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  
 尚書以歸寒素自守不以身被 上知少見於  
 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  
 未嘗先通於闈人及薨于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  
 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  
 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  
 長者必曰楊尚書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七 曼山館

楊仲舉先生翫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眾  
 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善  
 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為若師尚當求我之所  
 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  
 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

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 閣首以公薦入  
 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

楊公翥有厚德為 景皇帝官僚居京師乘一  
 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鬻驢徒行  
 天久雨鄰垣穴漚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  
 日少晴日多何競為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  
 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董璘為翰林編修有時名以母老歸養一日母  
 病思鮓魚時無鬻者即詣鎮江禱於神命漁者  
 舉網忽得二鮓以歸鄉里驚異陞修撰與修實  
 錄後憤太常典禮樂不可昇異流乞以已為其  
 官遂獲譴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八 曼山館

司業吳先生溥自幼立志不凡雖寢夙夜勤苦  
 淬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其屬官不  
 檢者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短以沮之率無所  
 得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孚於外者久謫

卒不行有以告者自引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  
謗者益不容於清議

吳先生與弼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  
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特  
命還鄉畢姻親迎後不行合卷之禮另舟赴京  
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與  
弼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  
請見曰昨自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九 曼山館

父執也若四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  
不納贊或極其誠敬始收之後或有過卽以所  
收者還辭而不收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於  
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  
行實踐鄉人化之

曹儒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  
心動輒以片紙書曹儒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  
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  
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安殺一人  
宜子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安殺一人  
王與嘗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欲徙之公歎曰  
彼以全產售人而不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  
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迨親沒  
而 朝廷恩眷日篤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十 曼山館

爲歎乃請以少俸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  
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 詔允之

徐溥入官卽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內閣乃買腴  
田千畝爲義莊又立條約爲永久計 上嘉其  
義特命蠲其徭役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  
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  
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

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河南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一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益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為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

聖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十一

曼山館

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催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哀談

黎大樸世居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為已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適未還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大樸倡諸鄉人合購俾襄葬事

鄉史鄧祿寓銀數十兩祿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所居黃洋渡潦輒病涉捐貲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懷麓堂

黎文僖在部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尤慎形跡事涉矯詐輒窮本末必暴白乃已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為庇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為則

聖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十二

曼山館

羅一峰先生為人不可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威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必曰青天白日云

倫家居有客晨至倫令具飯妻曰瓶粟罄矣命其子干之旁舍比舉火日已午倫晏如也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谿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留飯雖雞黍楓山不能備皆族人管辦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早至於碍冠楓山終日宴坐其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十三

中每作文搆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哭於斯別無管搆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全德不可勝紀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雀待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僮予以私憾公同夫人

出隨詈公於車旁從人欲一較公名戒勿應而已又刈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家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家宰即從之遷佐別郡

木東日記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十四

曼山館

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吳公少有介行聞於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方笄窺見公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通意於公公卽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吳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



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弘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劉少傅忠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仕家居素奢而漸貧乃以三十金與韋曰恐汝父奉養不給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謝文肅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堂叢語卷之一 行誼 十五 曼山館

墓辭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和供家塾建方石書院周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瞻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顧璘撰傳

崔銑云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齋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聞於大然能自鑄偉詞不亂於頽習往西涯公處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患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

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逆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呂仲木曰吾未見甘貧者也居翰林而見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毀瘠卒父微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

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畱署匪云要極堂叢語卷之一 行誼 十六 曼山館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

陳公甫自京師還與族弟同舟至廣東陽江遇寇乘小艇禦之盡劫舟人財物而去公甫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寧取我物耳寇曰汝為

誰答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我小人不

知驚動君子幸無恠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利其財乎悉還於舟乃去

正德壬申湖廣調承保二司土兵截殺流賊所

經鹵掠一空行至華容見劉司馬大夏司馬諭以善言各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遂蕭然出境雞犬不驚

山東許道克爲學士母喪家居一日族叔負木一囊置於路見學士至曰汝爲我負之公忻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景暘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且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行誼 十七 曼山館

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與張貢約爲婚貢旋死暘曰禮聘未行心已許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名其子妻之一女以替廢其友潘準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暘乃求娣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壻亦不至無以爲家也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楊公廷和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賊至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

### 文學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維禎明春秋肆力占文洪武中草諭蜀詔稱旨授翰林院修撰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廿八 曼山館

高啓以修元史成授翰林編修擢戶部侍郎不拜致政歸所著有姑蘇禱詠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鳧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世以擬唐初四子族弟士敏亦工綴述啓嘗評其文有春容溫厚之風無枯槁險薄之習所著有辛丑集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避地吳中穎敏讀書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典雅工繪事洪武初奉

明經為郡學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所  
著有靜居集羽與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王止  
仲張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錢彥周浦長源杜彥  
正輩結詩社號十才子

翰林朱學士允升歙縣人 國初名儒也一時  
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  
何在曹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  
徐魏公則曰緊自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十九 曼山館

茲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郭公則曰馮  
異功不下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於誠意  
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實  
今新編皇明文衡皆不收入豈編集時偶未之  
見邪 東阜雜記

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字志道閩之古田人由  
元侍講學士入 國朝為今官所著有翠屏稿  
淮南稿南歸紀行集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

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教其國人行中國禮世  
子熙三年喪 太祖賜勅以陸賈馬援比之又  
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劉三五齊名

高廷禮棟少與同郡陳亮王恭為布衣交著詩  
數百篇號曰嘯臺集嘗總唐人詩揚於土下之  
至芴流為十餘品然其宗指則歸於開元又為  
品彙百餘卷洪武初入翰林為待詔遷典籍著  
詩數卷號曰木天集為人醇厚有至性事親以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二十 曼山館

孝聞善與人交無新故賢愚一也其為山水畫  
極工客從廷禮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  
耶以此稱廷禮有二絕云

宋訥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昇僧道錄司領教  
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  
林學士

學士王忠文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  
雄自成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江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禮部侍郎禮制多從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濂良多詔修元史名宋濂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上卽命齋賜之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 命詔諭竟爲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

著萃川集續集東萊大事記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易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一 曼山館

數次至便殿膏燈煌耀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卽不敢姑勿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

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王恭字安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繩繩于言立就永樂初薦修永樂大典同郡王爾爲翰林檢討戲謂恭曰君無以貧藉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謂我居三年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二 曼山館

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比之朝陽鳳鳴

詹同文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採濬發為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時與上同遊每應制有作上未嘗不稱善也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三 曼山館

王褒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以明經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其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通事永樂初以文學薦修高廟實錄擢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克總裁官

王洪在永樂間上方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如麒麟白澤玄兔騶虞芝艸醴泉頌歌賦辭之作率多先生之筆文學

之臣苦於考索求者闕門而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為遜折節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見推重者如此

王汝玉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名大振然忌者眾竟以他事下獄死洪熙初追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為文兼古今體製而賦尤瞻麗詩語雋永得唐人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四 曼山館

風格舉筆數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陳先生濟者以布衣召至為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眾數千人繙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隨答未嘗滯

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毘陵陳濟先生善記書其長子道侍側問曰外人云翁善記試探一書請誦之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記汝可舉首句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誤一字當時文廟嘗謂濟兩脚書厨云

太宗在北有白鵠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國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五

曼山館

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官僚具草皆未愜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踰於帝舜之廷如玉有輝高髻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鵠也

曾襄敏榮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

時 文皇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

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

淵閣盡出中祕書使讀之朝暮大官供膳月給

內帑鈔爲膏火費榮以翰林修撰居選首上

時名試二十八人榮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

到深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扈從巡北京數燕間

應制賦詩輒稱 上意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

必問得如曾榮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瀉千里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六

曼山館

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組繡讀其文信然工書法草書雄放獨步當世

景陵一日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遣

問之閣中三楊輩皆不能對 上顧諸史官曰

有能知之者否陳繼時在下列出對曰龍有翅

而飛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觀之

信然

呂文懿勤學至老不倦居祕閣圖書左右有符

即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晏不輟暮歸少暇即為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於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

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禳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二十七 曼山館

比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略業舉子者家傳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為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

行狀 張學士元楨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所獨

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岍然不為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為人所重莫能軒輊

陳白沙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至有天民者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聞臨川吳與弼講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二十八 曼山館

伊洛之學遂從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賢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

張詡撰行狀

南城羅公玘好為奇古恠險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之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主

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

羅玘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

皆推遜弘治己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尸屨相

接然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

日苦思必得意乃始命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

不厭也每出一篇出釀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

林傳誦文體為之一新

丘濬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誌序

玉堂叢語卷之一 文學 三十 曼山館

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

之不與公環奇硤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

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

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

欲相雄長無畏

王端毅公羣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嘗言我

亦聖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

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一言一動

必揆諸矩度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

才難得清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

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

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

薄規為必廢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

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

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莫他日得實用耳

周公洪謨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為闡明剖析

玉堂叢語卷之一 文學 三十 曼山館

其間卓然自得者於聖經賢傳大有裨益積久

得三百四事粹以成帙名疑辯錄在禮部時以

獻於 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

公恒對人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

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

易也

瑣綴錄言李西涯問康齋以下學上達之義康

齋曰未論上達之妙且言下學其言引而不發



至言也西涯乃言先生亦不記傳注可謂謬矣豈能記朱注者皆下學上達之人耶李之明達未必至此但直之忌語耳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傳瀚在且卽韻爲二詩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

吳文定爲文不事雕琢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一 曼山館

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似蘇而多所自得者 王鏊撰集序

倪公謙性敏甚落筆千言應制賦詩中人率立候以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丰采悚然歎服有所作卽席揮灑不加點綴莫不吐舌驚以爲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平生著述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三十卷

遼海編四卷

楊守陞與守陳自相師友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考校極精詳嘗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其文學論議與所履歷略似守陳而同爲解元學士吏侍一時對署兩京翰林時尤羨之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一 曼山館

圭峰羅玘蘆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蔽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一日鼯鼠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夔夔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子好火故

立於香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巡警

方西樵予告南歸劉銳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差樵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三

漫山館

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典著名者公爲首而蘇州劉棻貳焉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綽二劉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裨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

王韋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旣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江暉字景暘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事有集曰宜爰子按山海經曰宜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爲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四

漫山館

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王穉欽有詩贈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恠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遂肯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第大篆逼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也爲文遣弟書一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

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為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轍聖人復起當相知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問欽天監不知為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楊彞憤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諸鳥七宿柳為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五 夏山館

天文志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辯且博矣不干私習天文之禁乎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疏有喬宇鬼瑣四字 上令問內閣不能知也楊用修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梁文康歎曰用修之強記何必滅蘇頌乎荀子注喬即譎詭詐也宇訓大言放蕩恢大也鬼說文高不平也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

無如用修所撰有升菴全集升菴詩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南中集抄七十行成稿升菴長短句長短句續集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記月節詞升菴詩話詩話補遺丹鉛錄丹鉛總錄丹鉛續錄丹鉛要錄丹鉛餘錄丹鉛摘錄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贅錄墨池瑣錄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古音駢字古音餘錄古音略例五音拾遺古音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六 夏山館

附錄古文音釋韻林原訓奇字韻襟字韻寶金石古文六書索隱六書練證六書探賸六書統編要篆韻索隱古篆要略隸駢書品詞品銘心神品書畫神品目書畫名跋筌篋新詠檀弓叢訓堦戶錄希姓錄清暑錄瀑布泉行滇程記滇俟記滇載記錄異記異魚圖贊夏小正錄升菴經說經書指要楊子卮言卮言閩集敝帚病榻手吹晞錢劬筆四詩表證山海經補註水經補

註所編纂有蜀枕文志選詩拾遺選詩外編皇  
 明詩抄皇明詩續抄五言律祖李詩選杜詩選  
 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六言  
 絕選蘇黃詩髓禪藻集風雅逸編唐音百絕唐  
 絕精選唐絕搜奇唐絕增奇絕句演義絕句辯  
 體宋詩選元詩選千里面談交遊詩錄交遊餘  
 錄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填詞選  
 格古今詞英填詞玉屑詞選增奇韻藻古諺古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七 雙山館

雋詩林振秀古今風謠古韻詩略說文先訓文  
 海鈞鼇禪林鉤玄枕林伐山羣書麗句哲匠金  
 桴羣公四六節文赤牘清裁赤牘拾遺謝肇啓  
 秀經義模範古文韻語古文韻語別錄管子敘  
 錄引書晶託逸古編寰中秀句蒼珥紀遊譚苑  
 醍醐素問糾略羣豔傳神唐史要偶語經子難  
 字脉位圖說連夜吟卷各史要語晉史精語莊  
 干闕誤江花品藻羣書瓊敷羣公四六叢珠與

地碑目春秋地名攷批點瀛奎律髓批點文心  
 雕龍古今柳詩名奏菁英寫韻樓禱錄晴雨曆  
 龍宇禱俎韻語陽秋瓊屑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  
 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誦  
 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  
 古有相馬經辯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  
 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  
 玉堂叢語 卷之一 文學 三十八 雙山館

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  
 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俾相確訂閱深洞達超  
 詣玄幽上究乾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  
 模參伍詮析必嬰聖軌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  
 楷式與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  
 生語學術則貴經練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  
 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來曲教而成

一家之言也 顏麟序

蔡羽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  
蚤歲微尚纖縟既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  
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  
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  
李賀耶吾愧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

言語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言語

三九 夏山館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  
嚮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眾得釋

國初朱善為大學士 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

人物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

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冶城客論

施槃在翰林 宣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答

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何名應聲曰

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苑

吉利太平 冶城客論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  
飲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  
遊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  
獨以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况已索  
然矣

呂仲木家居有巨臣入都來別濱行語仲木曰

吾此行得操柄必大用先生仲木對曰張子厚

玉堂叢語 卷之一 言語

四十一 夏山館

有言執事苟與人為善孰不願在下風若不然  
士有遠於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能對者因舉

曰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李公西涯聞之即

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巳大

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  
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  
歲矣衆心始安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荆川以中丞禦倭  
歎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  
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  
肯放回來

玉堂叢語 卷之二 言語 四十一 夏山館

玉堂叢語卷之二

太史瑯琊焦竑輯

關西劉必達校  
錢塘徐象榘梓

政事

章溢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  
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  
直恃搏擊爲能哉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一 夏山館

吉安歲凶贛帥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  
糴民啼號於道熊鼎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  
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事亟生變贛  
能獨全乎全悟卽弛前令

熊君鼎爲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後  
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  
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  
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僞

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斷其妻還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夜遣去一營幾空

事堂叢語

卷之十 政事 二 夏山館

范敏授戶部尚書 上諭敏等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娶嫁喪祭之物舟車絲帛之類皆勿稅戶部宜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二十三年 上命楊靖榜諭各處稅課司局巡攔令許所辦額課日逐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撥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撥侵欺致令巡攔賠納違者重罪其各處稅課司局巡攔商稅

俱三十八分稅一不得多收

京師饑陳俊奉勅發太倉粟壹百萬石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俊請於 上凡糴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阻而饑者獲濟富民固山周家豪橫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免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王強正色曰祖宗律殺

事堂叢語

卷之十二 政事 三 夏山館

人者抵命貪賊者落職奈何貪富民三十萬糧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胡若思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塗中見臥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醫藥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十萬人議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

故桐城人才獨盛皆公教也又鑿渠引桐溪水  
溉西郊民田數十頃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溪後  
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農祠

羅汝敬宣德初為工部侍郎奉使看詳蘇郡歲  
賦二百二十餘萬天下無與比而郡民徵運不  
勝困弊卒之力不能繼官存其數實未始足列  
請於 朝得赦常賦三分為數七十萬宿逋為  
清久之戶部復舉舊負况太守鍾抗言之有失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四 夏山館

信於民之語 詔復賜免自是民力稍紓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  
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  
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就  
東陽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  
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  
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  
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眾皆嘆服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  
邊將受勅疏請何府支俸眾歸罪武選鄭厚泉  
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

勅書既云右府即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汴城流莩聚集相為蹈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  
諸屬以就賑李公充嗣曰餓殍死在旦夕力不  
自支又安能匍匐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  
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五 夏山館

誠不忍為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爨糜十選勤  
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  
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膳月  
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  
李公時勉為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  
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瘡不能醫死  
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興  
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



情恩義淡洽不啻父子

南京戶部尚書缺宋琰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蓋衛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議疏為令疲瘵用甦王公翺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來京者問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玉堂叢語

卷之二政事

六 夏山館

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王公翺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為將有名

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教劉公宣曰夷狄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以誨勉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資金以獻者再固却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宣受母

辭宣乃受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王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為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丈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真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至下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

玉堂叢語

卷之二政事

七 夏山館

道武功往謁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為人道之

徐有貞欲為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

字事此奚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正統中綵繪宮殿擬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尚書周公忱供辦會公以議事之京過諸塗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分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壞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陳兩得其便時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八 夏山館

王振欣然從之益重公才識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

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周文襄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

年百姓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或問之曰

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卽據實奏

聞求免歲糧 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卽以濟農

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

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

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下運耗十五萬

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

令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

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之此米所以多也米積

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卽有文移

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 朝廷餘贖數今還百姓喫種 朝廷田秋間又納 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者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多間納了米留些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 朝廷事亦不誤也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先知人

聖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十一

夏山館

以為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各與數捷卒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盡力其思慮詳而計算密雖處家者亦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驕驛站有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竹下乘涼公至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為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自視歉然有

感懷一首云日宴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為無能秉心初擬逢衡鑑任慙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前非未悟羞遂瑗敢嘆微軀踐薄冰 顧清樞年詩

平陽王復封晉王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為請章敞受命往勘之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歸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敞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且

聖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十一

夏山館

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而諸官蚤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 孝廟一日召劉大夏諭曰諸司弊政雖詔釐革然聞弊莫甚於內廩 御馬 及御厨 光祿 將一清之如何公對曰是干左右賴 聖見定而自主之耳先是勇士及工匠率中官蒼頭京師無賴子弟一人而冒三四名大為國儲耗 上遂勅

從司馬熊繡及給事御史盡削籍置行伍計一月頓減冗食十餘萬金內外稱快

周經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識者已知其文學骨鯁而未盡知其政事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若徂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先廟盛德事皆經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

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周

公經手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耿公裕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周公經視民病惻瘝在身寬逋負緩征斂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出公建白四方以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拮据聚斂之風爲之稍

革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下考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憲宗妃栢氏家亦有私田

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庄者 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耿公裕爲祭酒時勲戚子齒幼者裕恐其難教取所當習讀古今嘉言懿行爲韻語授之它日有獻於 上閱之嘉嘆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  
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  
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尹直  
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 上命罪一詐傳  
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拾王小過當  
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勸王是重  
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

玉堂叢語

卷之二政事

十四

夏山館

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直謂人以無子  
娶妾遭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今願絕其命耶  
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  
書可矜得不死

徐公溥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  
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為先其所謀議  
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  
度皆我 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  
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

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  
妻以女覲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  
邏者岳公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活  
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三政事

十五

夏山館

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  
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  
開更 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綱則終日  
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  
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  
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  
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嬰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  
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為賢剝膚推  
髓為能吁亦可以鑒矣 泉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嘗誣鄰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鄰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蓋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恡惜如此人稱公爲神明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十七 雙山館

云 椰椰漫抄

王公恕劫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京師勲臣世帥亦爲斂戢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搬私貨者皆自顧役於是聲震遠邇

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特所親當國覲覲復用自陳有功于國受讒廢棄欲乞復爵以圖報效疏既入下吏兵二部會議衆畏縮不出

一語吳文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勲如念先功而復爵是今改 先皇令也無從奏請事遂寢 野記

馬公廷用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十七 雙山館

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 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傳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 改十年一給之例

濟川等衛快船工料額設江西湖廣南直隸等處每負課不完劉公龍請遣官催督歲終上計簿錦衣衛赤黑沙洲及陂池葦荻魚稻之稅不

下數千金率多倍尅公奏差屯田御史及本部屬官查計租額量給支用其餘解部貯庫并新開之田通收租課備買馬之用

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王公廷相佐本兵奉命清查計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憂每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十八 雙山館

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文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謝公遷撰旨

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令

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

識符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志

文肅在南監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後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以皮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

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等論列尤多在北請增號舍修堂齋又謂廟門衢斜而狹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餽直皆出夫皂雇役之餘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賻給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涇野為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繩之

玉堂叢語 卷之二 政事 十九 雙山館

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

之做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

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削以要其成

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

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

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

道而以教人為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

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正德辛巳嗣君未至廷和承制專斷者二十七日駕抑奸雄新詔裁華人數十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洵洵譎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

玉堂叢語

卷之二政事

二十

曼山館

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世廟初卽位廷和具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上意今者亦出新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誰削詔草必有管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奏言諸中貴

譎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傅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恫喝於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

玉堂叢語

卷之二政事

二十一

曼山館

楊石齋當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中幾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霍公翰在南都禁送喪之設宴飲絕婦女之人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建祠表岳武穆何尚寶之忠節給田表藁谷王都憲之清貧甄別應天鄉飲之賓介援恤忠臣花雲之弱孫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也禁諸司



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供  
辦酒席省地方之賃借卓椅革樂工之日辦茶  
果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  
也

年譜

徐公階擢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校益勤於職  
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  
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  
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施檟楚示慘然色諸生

聖堂叢書

卷之二 政事

二十三 曼山館

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  
政所操舍一如浙江時而加詳密

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  
尚農為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鄙懋卿以  
都御史出經理肆為蠹盜乃欲以利孔詭結  
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為歲  
額額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  
獸匿徐公階熟知其弊俾御史發之擬 旨仍

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

清河通張居正謂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  
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  
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未少罹水患其始司  
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銓選

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太子令兩坊長官簡  
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為左坊長執筆畏

聖堂叢書

卷之二 銓選

二十三 曼山館

縮不敢下遽起稱疾不出次當陳仲完長坊事  
即提筆書某當留某當汰眾皆服其明決被汰  
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 皇孫經多所輔益  
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 皇太子恒言春  
坊如陳仲完不易得

曹公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  
王直為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  
之然義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決不輒行

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  
黎公淳晉吏侍持法益堅有請謁者笑應之然  
竟不行聞人有玷缺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下至  
胥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不遵饋問卒亦  
無他凡出內批故事翌日部大臣必陞陳補奏  
時除授浸廣有諷令勿奏者曰此 祖宗舊典  
所以防偽道姦淳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  
陞奏而淳亦改南吏部矣

玉堂叢語卷之二銓選

三十四 夏山館

河南耿公裕為太宰性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  
為王府長史六人始登第氣傲甚聞之殊不平  
同詣部堂譁然爭辨不肯就極言選法不當耿  
惟安慰之眾愈侵侮吳文定公正色曰諸子亦  
聞董賈乎二人亦曾為王傳名高百世諸子厭  
棄斯職詆毀主司豈仕可從人自擇耶不思汝  
輩皆吾所取士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生恣  
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降旨為首者

謫戍邊餘皆發充吏於是紀綱大振  
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  
往冒官去劉公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  
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  
劉公忠於庶寮滿秩為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  
勢驕橫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  
私昵者也乃署考曰守已垂於士論行事拂乎  
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

玉堂叢語卷之二銓選

三十五 夏山館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觀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  
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  
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  
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 勅凡歷官

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亦勿黜

當考察之期劉公龍奮然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預奏考察事重若被黜官員希圖報復及自知不免媒孽當事者俱治以重罪上可其奏於是裁酌精核聲實必當評隲品列不惑浮議人咸稱其鑒

朱恭靖為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

玉堂叢語 卷之二 銓選 三 晏山館

或以恭靖為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許公讚素以用人圖治為已任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參稽輿論擇巡撫脂韋執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並建白無聞冗曠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

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為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薦起十餘人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不拘疏迤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覈司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

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為騙局霍公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

玉堂叢語 卷之二 銓選 三 晏山館

應撥諸衙門實叅者例俱拈闔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賄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金公一槩闔撥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革之徐公階佐銓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銷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

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人見者亦自喜願爲之盡階益有縉紳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爲之竭力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

籌策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十八

曼山館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陶安首先來見太祖問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卽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後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西安功居多本傳

劉公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

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可成擒也此一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基極其慮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擄老弱耳遂窮追至東陽悉擒之以還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沃土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上遂伐陳氏已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十九

曼山館

而友諒復攻洪都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金粟相犯日制勝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計伐士誠暨北定中原基運籌居多

高帝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名宿大本堂論達且濂歷據漢唐以來典故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爲法彼不可法皆當於理乃已

朱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

漢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  
為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  
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為 聖子神孫  
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  
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  
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為寇漢將趙  
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  
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十 曼山館

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  
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  
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  
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  
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  
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  
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  
田且耕且守著為令

漢王叛僞命指揮王斌為太師知州朱恒為都  
督奪民馬為戰馬放囚徒為卒伍以金帛結京  
軍為內應差百戶陳剛賁本指斥乘輿聲言犯  
闕 皇太后憂之召楊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難之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  
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  
事無不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  
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十一 曼山館

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眾呼萬  
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  
楊士奇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  
致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  
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  
四鄉置倉貯之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  
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  
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

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事雖若緩關係甚切請令戶部擇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糧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填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以此爲殿最風憲官各務稽考遇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

曼山館

嫡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承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

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亦聞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

曼山館

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日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弑辱虐國人 成祖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行事形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

下之心卽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  
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  
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三朝聖諭錄

已已之難 英宗既北狩達虜將犯京城聲言  
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  
焚之恐敵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  
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  
負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倉爲之一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玉函 雙山館

空

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  
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  
諸番皆冒以圖利周公洪謨上言此特無印符  
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  
備填貢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  
以防詐僞 詔從其議其費頓省

占城王子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部

議令守臣送之還國尹直言遠夷爲強國所侵  
其來愬者恃我能爲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  
無所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  
勅責安南敦睦鄰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  
薦都御史屠濬往由是安南斂戢古來得領封  
還國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玉函 雙山館

弘治丁巳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忠宣以戶部  
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  
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  
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  
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  
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願輸者米  
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弗禁也  
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日糴買法糧百千石草  
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  
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

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  
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御寶撰傳

流賊犯江上兵書劉公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  
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卹軍士爲急  
時李都督昂自貴州罷鎮還南遣人邀致之而  
委重焉李以未得 朝命辭公曰 朝廷勅諭  
我輩有曰勅內該載不盡者爾等從宜區畫此  
卽朝命也亟取瓦屑壩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六

曼山館

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  
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  
有備人心以安

甘肅副將魯麟恃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願撫  
其衆奏至 上問劉忠宣公公曰第叙其先世  
歸附之勞從其請兵權一去無能爲已麟果快  
快死

尚書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

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  
議司禮張永以問李公東陽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  
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 朝廷養兵  
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  
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  
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  
議遂定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七

曼山館

謝鐸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  
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  
與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  
河曲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  
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部軍二萬  
三有奇不能捍禦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  
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金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滅之私辦納之昔怨塞胸腹志義乖離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

安化王賓鏞反張永奉命征之會兵以捕巡撫楊一清與有力焉然永素貴觀巡撫茂如也一清有智數永至一清稱疾不出密路永左右俱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十八 曼山館

得其歡心乃晨起直登永床與語談噓自若永異之乃漸與狎永將械寘鏞歸過一清辭一清曰公今不得歸矣永驚問故一清曰公試夜思之明當奉告永思之不得復往叩之一清曰公與瑾平時且相忌況有功乎此行至涿州瑾聞之必宣旨行勒以稽留公嫌隙一開則事危矣永乃促席曰爲之奈何曰此易耳公至涿州瑾必馳使從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誰敢違宜至彼

密從他道直入京與來使相左彼固無辭以罪也宜卽見 上數瑾專權誣以謀反誅之此在公掌握中耳永深然之陰爲之備至涿州瑾果詔永及所獲反者勿入城聽行勘處永知之由他道宵進直入城見 武宗甚喜賜酒餼從問行間事永因屏人密奏瑾濁亂天下陰圖不軌請誅之 武宗遲疑不決永懼禍及乃馳見慈壽具言狀 慈壽許之時永已布壯士自隨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三十九 曼山館

是夜三鼓直至司禮監捕瑾瑾方調 旨進退諸大臣見永問曰何爲永曰奉 旨捕公瑾大驚遂就下錦衣獄 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問計楊公廷和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賊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崛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國琛集云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閭漫無所建白

人易之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  
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  
良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  
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 太后請旨  
勅彬先傳令軍士扈從南巡者就通州給賞於  
是邊兵盡出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  
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 曼山館

楊一清巡邊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  
內附整戢韋州以遏外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  
鎮所至急於足兵食嚴營陣選將習射每按部  
旌旗之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虜聞俱  
遠徙不敢入寇

仇鸞時利屬國虜朵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  
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徐公階曰

征之易耳一征而永徹我百八十年之藩籬  
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  
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  
戍將無爲虜外圍何乃弗果公因頗及京營積  
弱狀 上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今振  
之何由公謂營兵皆市人子口食不給仍匿跡  
爲輿臺以其羨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  
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譟詠故其帥務爲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一 曼山館

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  
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爲宜汰去  
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  
以充賞費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 上嘉納  
之

史公道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  
數千殄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  
大邊之三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任牧者每

遇會南擒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  
邊界公之威懾夷虜有如是者

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虜境烽火四時不絕王  
邦瑞督邊既內治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中事  
甚悉每事先備虜嘗乘冰一入輒失利遺其酋  
而去不敢復近塞者終邦瑞之任西人語保障  
功者皆歸之

王邦瑞請罷中貴人監軍疏畧曰今國家之所

王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一 曼山館

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為斯二  
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  
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  
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  
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  
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  
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  
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其不能弱不任旗鼓夫

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  
人者則乃中貴人所為耳外語藉藉咸以有為  
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 陛  
下若不即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  
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閣下誰與驅逐此  
可為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  
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  
於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

王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二 曼山館

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  
也  
倭事起 上以所蹂躪多徐階鄉而階又曉暢  
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  
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  
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  
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  
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

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計當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委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四

曼山館

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守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備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

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庚戌之事趙大洲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變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五

曼山館

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和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洲旣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卽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關損軍之令庶邊

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為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乃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洲時為國子司業即命帶御史職銜齎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請勅印元宰悞不許論辯既久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寧營咸寧希中肯收銀令大

玉堂叢語 卷之十一 籌策 四十一 曼山館

洲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洲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且虜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為齏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徐公階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

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前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

玉堂叢語卷之二終

玉堂叢語 卷之二 籌策 四十二 曼山館

玉堂叢語卷之三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榘校刊

名對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官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名對

雙山館

成祖實訓云 上親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蓋莫不然殿閣詞林記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吏部尚書王公翔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

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遂菴楊公一清亦談

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為得人名問王公如何王以為不可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爾以

為不好何也王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

近西域多回回禱處豈不笑我國乏人 英廟

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祖宗時

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閣下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倉皇

至殿叩首 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旁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

以片紙數幅與李謝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

輩議溥等擬批答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

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看詳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閒盍  
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 裕陵召見  
南陽等後四十年 茂陵及 泰陵初歲不過  
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 上天資明  
睿聖心仁厚大喜願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自  
慙也

聖賢叢語 卷之三 名對 王 曼山館

劉健云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宜  
與去名健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  
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  
禮進退五府四管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才敏達謝方  
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多不  
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

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議必  
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  
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褻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姓名  
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  
詢之寬亦不知既而曰劉先生曾說劉宇才可  
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真重舉其  
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  
聖賢叢語 卷之三 名對 四 曼山館

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壞  
薦人之難如此一日 上又名劉戴二公議論  
人物大夏言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  
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虛  
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  
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  
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官爲  
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現也

這等何以稱為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各內閣部院大臣於

文華殿或寶座後平臺問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

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司制誥倪公岳戴公珊

楊公守隨皆名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

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

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

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

史公琳張公敷華侍郎王公益相繼代任一時

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

殆盡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

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

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

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

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

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今言

弘治十八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李謝四

公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

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

州劉遜為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下

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

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

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

張偉為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

團營蓋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

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講讀

太祖名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正色立朝如此 雙槐歲抄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酣羣籍 高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講讀 七 曼山館

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 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霽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名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特召蹇義楊士奇問之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眾鮮知之 東宮曰往昔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

士奇對曰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

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

奇言宜免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令日侍 太孫講讀蓋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講讀 八 曼山館

不忘如此

文皇帝特簡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

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

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

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張山陳瑛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

惟讓謙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敏容聽之益加禮重

宣宗嘗召王英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有重名今汝當講經史陳道義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

景泰中選內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講讀

九 曼山館

講論倪謙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曰皆正六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待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二人對 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楊守陳於經筵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無爲而

治周書稱武王聖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名閭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嬖寵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悖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講讀

十 曼山館

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名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 張學士元楨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而聲音朗徹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而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資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初開經筵賜

宴及白金寶鏤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

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為常讀畢賜宴

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

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管上黃封鮮筍青

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

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

玉堂叢語卷之三 講讀 十一 曼山館

游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死局進乾清宮

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

詩有曰黃封進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

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官冠

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

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幸

苦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記之

日上翠恩曉色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對友紅

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  
漸慙華髮點朝簪經生啓沃尋常事消得 君

王念苦辛

孝宗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

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

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

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

玉堂叢語卷之三 講讀 十二 曼山館

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 歷代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倫撰柙

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

不宜華服己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

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是謫延平同

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潤氣和皆賢能

官也今難其人矣 今言

寵遇

高帝建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  
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  
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  
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  
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十一 曼山館

賢館處之

高帝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  
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  
不願居職任也 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  
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  
退濂在朝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  
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  
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

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

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名禁

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

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閣次第教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

官進天厨奇珍內官行觴賜已 上顧濂曰卿

何不盡飲濂跪奏曰臣年邁恐不勝杯酌或得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十四 曼山館

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

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

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

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頰頓覺精神

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

朕亦為卿賦醉歌一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

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曼娜閱澄江兮水洋  
洋為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  
透浮瓊華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  
步驟踰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字不  
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  
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玉堂叢語卷之三 寵遇 十五 曼山館

惟見朕寵愛卿亦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  
也濂叩首以謝 上更勅侍臣應 制賦醉學  
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  
徵通開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  
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賈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  
執金杓煉湯於鼎取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  
濂曰此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

耳  
濂奏事久稱倦 上命璉慎共扶下殿祖子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盛復以先生艱於行  
步特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歌復 詔羣臣咸  
作之以寵耀焉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  
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  
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玉堂叢語卷之三 寵遇 十六 曼山館

白金錦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  
來朝後子璉被誅乃諱迹焉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  
房也  
洪武十二年 太祖召四輔官吳源杜敦趙民  
望李祐遊東苑命聯句作柏梁體一章云踞盤  
龍虎肇蒙英祖五色卿雲炫月明臣王氣瑩然  
垂景象臣民風樂爾見昇平臣山河百二金陵

最臣民宇宙千秋帝業成臣暗憶六朝興替事  
祖禎祥未盡又加禎臣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 聖制之盡善盡美然君臣之間情禮藹然  
與明良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狀元任亨泰 聖祖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  
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亨泰襄陽人爲  
修撰每名建議卽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  
尋與黃子澄竝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而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廿七 曼山館

擢禮部尚書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張唯等  
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  
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  
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送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

建文君卽位眷念舊學屢問董倫左右多書倫  
可用名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  
侍經筵是年秋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鬆凡玉  
鳩杖各一以賜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  
人於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爲第  
一王涯爲第二餘賞賚有差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十八 曼山館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克五開衛軍  
成祖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  
何如文靖叩首言臣弟進見克軍五開衛其學  
與臣相似 上卽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  
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  
至釋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爲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崑山夏太卿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與中書

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某書 成祖見其字甚  
之語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問姓名  
以其名昶移日於永字之上今人遂皆從此體

寓圃雜記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與  
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  
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  
惜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俯仰於人故終不顯

**聖學叢語**

卷之三

寵遇

十九

曼山館

云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

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 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亦憚之

楊榮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汝為

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鄭真偁入奏

眾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悔改怙終  
者不赦

仁宗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  
坐楊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

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璉每休沐  
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於

燕私之時真可謂為社稷臣也

年譜

仁廟於官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

**聖學叢語**

卷之三

寵遇

二十

曼山館

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

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二

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問古詩各

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錄之

令旨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

德云其文曰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

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

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明日早要進來  
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安不乃冬寒善加湯藥順  
時將息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占先  
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  
為構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  
廣琢磨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清  
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  
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優待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二十一 曼山館

心豈忘朝夕也但卿今年邁恐余為學有日似  
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有之  
故特相為覲縷者為卿才德直蹇起卿康健篤  
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  
甚一日母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荅之禮  
豈得忘之春暖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  
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冬  
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耆念

彼筋力倦趣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  
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  
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  
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  
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  
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  
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  
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寐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二十二 曼山館

庶克享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  
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  
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  
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水東日記  
仁宗為皇太子命蹇義兼詹事時師傅皆勲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益元僚也 上欲  
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



陞資政大夫

蹇忠定賜第大明門內 上累命中人進式皆不稱 上親畫圖命工戒十日落成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吏治龐厚可觀秦哲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公庶幾矣

郭璉代蹇忠定為吏部尚書 上謂曰卿為朕

擇才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

三才叢語卷之三 寵遇 三十三 漫山館

官不乏人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

留意公秉衡十四年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

譽之士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義獻書以黃文簡

公淮領之一日 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

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

宗淵者一同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

下臨榻頗逼真因問卿嘗持所書來否公因出

諸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

陳剛中之後也 上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

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同習書公曰然尚

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

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禮部侍郎金公問在 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

集二十冊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失去八

冊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

三才叢語卷之三 寵遇 三十四 漫山館

書事 宣廟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雖紙

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真殊遇也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

之三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楊

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

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

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

所在惟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宣宗御製詩一章賜榮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大臣命婦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名其婢至則諸命婦已

玉堂叢語 卷之三 龍遇 二十五 曼山館

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

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

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

徵明云文貞薨時夫人猶在且不開有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衛山一時未之考耳

王翺被賞賚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

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

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

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決每召見便殿

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張益故廬被災手疏於朝稱老母守志孤臣

違養弱弟相依以供朝夕而不戒於火以燬先

人之遺以傷母氏之心皆臣不孝所致願賜休

玉堂叢語 卷之三 龍遇 二十六 曼山館

終養奏聞英廟惻然諭工部查官房賜之得

故太僕少卿鄧浩房若干間在聚寶門鎮淮橋

東遂降勅給與

正統己巳大駕北狩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

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義公

毅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

聞先生奏事為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黜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名堂曰壽豈自為之記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後六十年為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天順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

延慶堂詩話卷之三 寵遇 二十七 曼山館

召王朔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藝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人賜箱鶴頂博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叩頭而出

劉珣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

翊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名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

延慶堂詩話卷之三 寵遇 二十八 曼山館

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延休堂漫錄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二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 上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 至尊羨蓋紀實也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樞臣卽其家 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大師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爲尚寶司丞 傳

毛澄弘治甲子爲諭德侍 皇太子於東宮克講讀官敷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三

寵遇

二十九

曼山館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及 孝宗尤嗜之官其孫世隆爲中書舍人

小史

武宗自南都還 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達夜暢飲製數詩刻於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樞選番僧善呪者憾之

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克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設禱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別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

玉堂叢語

卷之三

禮樂

三十

曼山館

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園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儒臣梁寅等分爲之

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園丘以大明夜

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  
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  
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  
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  
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  
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  
齋官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

禮樂 卷之三 禮樂 三十一 曼山館

制度禮文多安所擬 上嘗製對賜安曰國朝  
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向凱以翰林應奉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乾  
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與藻城崔亮相  
可否亮亦善論奏一切禮儀皆其所定製燕饗

九奏樂章克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元時淫  
詞艷曲悉屏去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  
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  
為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  
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  
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  
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

禮樂 卷之三 禮樂 三十一 曼山館

國差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  
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  
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節鈔

承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胡文穆公  
力以為不可 上雖黜訥言而觀望者猶不已

公因撰卻封禪頌以上自後遂無更言者 楊士  
奇撰碑

景泰元年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

議奉迎禮象涉疑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車駕至百官郊迎殺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避之而遂榮亦釋

詣集議祧廟禮部侍郎倪岳請祧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楊守陳抗言禮天

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

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

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

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議大儒嘗

有取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

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

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

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下為七廟異

時祧蓋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

後寢裕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裕祭則

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竟不能從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

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

至 太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倪岳力辯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

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

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僖懿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

世不遷今 憲宗新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

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

倪文毅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真人奏

玉堂叢語 卷之三 禮樂 三十三 曼山館

玉堂叢語 卷之三 禮樂 三十四 曼山館

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令弘治癸亥春大風伐 祖陵松栢 上遣禮侍王公率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 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歎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事也初往迎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毛澄與使焉既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

禮樂 卷之三 三十五 曼山館

見者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資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禮者引唐開元初婚廟見儀欲 太后中宮追謁太廟次謁 世廟以為禮劉龍以為 祖宗家法遠過漢唐百餘年來無 母后入廟之禮會典所載奉先殿蓋為內庭告謁而設今觀行

既準奉先殿則 世廟不當入矣 陛下盛德中興比隆堯舜成憲所在豈容變更 上曰聖母有命朕不敢違其令禮官再議公復執奏言婦人無遂事三從之義春秋不廢 陛下以守 祖宗之家法為孝不宜順 聖母之心臣昧死不敢奉詔 上震怒久之竟曲從其議莊敬皇太子冠徐公階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以 上及百官皆為朞之服

禮樂 卷之三 三十六 曼山館

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謂而是之令

宮中仍皆服衰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

其尊爲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如王者非常陳公寰持不可曰 陛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即尊之闕里制當益人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 聖意宜寘罰上報如公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邊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警以異同者徐階

玉堂叢語

卷之三

禮樂

三十七

曼山館

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辯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名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遁曰 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孚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

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

脩撰姚涑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玉堂叢語

卷之三

禮樂

三十八

曼山館

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公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陞爲 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



廟成 章獻皇太后欲謁廟公奏以為今制無  
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其事遂止 行略

薦舉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  
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至京投謁  
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  
東里曰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而退及還任乃  
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  
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  
物如此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薦舉 三十九 曼山館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  
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  
理時知江陵縣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  
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  
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雜四翼茄

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  
於交際如此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有手摺子書知府以上  
姓名懷之袖中暇即展閱嘗聞宋呂申公嘗籍  
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  
之掌記與公政同 陸儼山外集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之一郡蓋  
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 曼山館

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  
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  
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  
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  
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略不  
少貸文敏知即薦為僉都御史

河東薛文清公瑄為御史巡按自是言內外

憲臣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  
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景泰辛未秋七月以  
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  
公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  
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  
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  
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  
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一 曼山館

去也於是 詔畱復職尋陞南大理卿未幾果  
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  
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  
也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譖之久不名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  
同事者謂宜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  
侍郎則自嫌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旨乃復名對如舊 瑣錄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慎汲汲  
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  
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  
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  
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  
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用之  
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二 曼山館

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  
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  
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  
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譚鐸嘗稱之曰在  
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  
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寬撰傳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

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敷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神道碑

楊一清於時政最稱為通練而性濶大不甚飾

重華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三 曼山館

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

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

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

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

方石為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倖位

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謙齋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為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徵明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為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為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為徵仲了此一事

重華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四 曼山館

庶不為徒行矣

霍韜自以進賢為已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

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把俱內舉之人也薦豐

熙楊慎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粲

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疏

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

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

古雅其推賢讓能有如此

嘉靖末徐文貞公在政府時典銓爲嚴文靖公  
並加意人才故郎署如李公世達陸公光祖曾  
公同亨余公敬中一時承其意摻揚殆盡偶諸  
郎燕飲當舉令余公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  
覆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大白浮之  
余卽舉關內傅應詔山東崔孔昕衆謂得人傅  
方以郡守終養崔以推官註誤久居里中因同  
白徐公徐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五

曼山館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  
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  
流冗職尚有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  
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  
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卽待之以優猶有自處  
於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  
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  
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

能也夫非常之士 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  
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  
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  
將考薦矚然無疵歷歷可證者間請超擢一二  
不爲常例如此則 皇上之斥幽也覲典之外  
又施於不測而人人旣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  
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  
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三

薦舉

四十六

曼山館

玉堂叢語卷之四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樞梓

獻替

章公益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以兵從海道北征公執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憚而罷公繼奏曰兵已入閩俾還州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曼山館

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者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乃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

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葉琛為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為太史令值熒惑守心群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基語諭群臣眾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曼山館

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胡文穆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與枝附扳坐誣害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楊文定為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封曰世豈無釋之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 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

嘉納之 古穢襟錄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建言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士胡廣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謝璉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

英宗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三

曼山館

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

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

凡四千人悉褫職

李公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

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今獅象韃官

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

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

自 宸衷為萬世計 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四

曼山館

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益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歲內韃官羣起扇亂以應虜公言

始驗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

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

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即 詔天下賢

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及磁器清錦衣衛囚止各

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  
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  
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  
為忤也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  
以元舅會昌侯總管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五 曼山館

矣復希恩澤 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 祖  
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  
后知之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  
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為例耳 英皇以景帝薨  
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  
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憫 上惻然  
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  
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  
名書指黜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  
格岳季方與呂文德入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  
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  
榜構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  
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弗究吉  
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六 曼山館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  
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  
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  
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誦我不然安  
知官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  
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

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生無如之何命醫治疾候者勞問旁午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張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謂恩跪於廷恩徐日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為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七

曼山館

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為錦衣衛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諛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恩

諛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為激切或指內人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劉公珣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八

曼山館

亂政動播國本密疏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不諫狂黜上干 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為 上解乃得薄謫

楊守陳嘗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既混一卽命儒臣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輯 景帝已復位號而



其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  
中者雖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

謝鐸被 旨校通鑑綱目乃具疏論宋神宗好  
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

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  
之徒好 帝嘉納之

陳音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  
于學問六弊之聖猶好問好察仲虺稱成湯好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九 曼山館

問則裕 陛下雖日御經筵勤聖學然勢分尊  
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  
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座或  
傍立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  
皎則以之正心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  
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  
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茲求其可用者

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為

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侃侃公忠忘身殉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

則可許養病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  
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

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為

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用而治效臻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 曼山館

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從諫弗弗自古  
記之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  
言者有擯黜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  
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  
無隱則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福矣四  
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  
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

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賚濫濫臣願 陛下  
降其位號杜其恩賞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  
置諸法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議輯

辨純爲國子祭酒會 萬壽節修齋醮禮部預  
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 上在東宮  
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  
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一

曼山館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上疏曰臣奉 命巡  
撫節據撫屬中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  
免取辦於民甲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  
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  
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  
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救

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愷念

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解而務

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

叅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

理禁約

傳

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民不勝

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

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二

曼山館

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甦 上

悅卽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希周撰志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

至煖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

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

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

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

唐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徼等因  
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  
口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  
之徼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  
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  
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一 曼山館

輕與則不敢奏矣徼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  
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 高皇帝曰  
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  
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  
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  
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  
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  
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  
是中外稱慶知 上思治勵精如此 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  
諸煩苛弊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  
懼竊從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  
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奉壯 上  
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  
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四 曼山館

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  
輕動也 泉談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  
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  
十員又傳添湯飯內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  
已不足用內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  
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  
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疏奏曰光祿日辦桌面

不勝查算日殺牲無慮數百既非節財之道虧  
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卽下令裁減官  
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  
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  
之謂也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  
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  
府事者大夏對曰凡千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五

曼山館

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  
員奉 勅往清其事旣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  
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  
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同至  
幄 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  
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  
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  
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

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  
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  
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  
列共嘆曰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 上前譽  
其才能一日 上諭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  
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  
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仍未敢對 上諭其意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六

曼山館

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  
也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劉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  
一日 上張綴衣于內宮之際屏左右召公問  
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  
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  
東事市舶一闕歲所斂與省天下官俸廩埒稍  
縱又倍蓰皆出于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

在內勢孤如陳寬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微  
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  
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  
關伏地竊聽未幾 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  
州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蒞事內臣多作奸索  
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  
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七 曼山館

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  
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謝公遷之請也

關西都御史員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禎  
及某官某人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  
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則臣  
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禎等  
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  
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

所舉禎與某 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  
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  
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禎之  
勇矣

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  
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  
赦而不原端毅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示信  
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為法司者能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十八 曼山館

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  
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  
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  
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按察司及  
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  
公不法等事須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  
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

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各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不思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竝聽提問是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哀談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下九

曼山館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意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

坊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退與劉公俱歎曰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卽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餘聞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聞之無徵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二十

曼山館

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襲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上弗問田亦竟止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莊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

章曰昔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  
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為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  
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  
強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  
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  
可虞其勿與事遂寢眾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  
之力 梁儲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二十五 曼山館

石公珪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  
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  
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  
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  
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為救時之  
藥石

世廟時有上變言張延齡詛麗怨望大逆殺人

有狀昭聖恐乃因 上後宮有鬪息者  
自為延齡請 上益怒至欲生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延齡問其對  
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  
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  
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  
天之靈 上責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二若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二十五 曼山館

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  
耶 上故為重語欲以喝止孚敬意不已與少  
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不謂 陛下居法官誰  
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  
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  
及孚敬世延齡特長繫矣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 上震  
怒欲逮令抵法李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

所司...治而當民婦犯罪 上許之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修省疏內一欵言年來文

武二途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

備平交不才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一或不

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

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

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

試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實由于此文襄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三十三 曼山館

敷歷中外已久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厲武

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全

班叅謁上司者逸守為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

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 祖宗設府

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惡承平

後文臣恃勢束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

非典制而佐貳又欲壓眾指揮則五府何以制

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省按也守節

塞遂叅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

者其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

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 旨

得聽勘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

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

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

聞文襄之論否也

禮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三十四 曼山館

六百名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朕惟多取進士

以為所缺縣令之補此為途亦狹耳夫舉人監

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

進士者每為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

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縱肆為惡者不無

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收用人則進士舉人

監生並用其果廉潔為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

勸上司不許自為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



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 王言其洞悉  
進士舉監之得失卽獻夫聞之當自媿矣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  
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旣去位御史楊宜上疏  
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  
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  
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容甚則浪據毀譽輒加  
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備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王五 曼山館

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  
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  
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母徒以黜退爲功時夏言  
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  
縣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  
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考虛歲不補唯以少爲  
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禮部嘗爲調停業  
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矯枉過直又溢取無度務

以多爲貴不知其卽以少爲貴者之心也而賦  
夫俗子皆濫列章纒士風日流于薄惡矣

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  
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  
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旣  
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  
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  
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獻替 王五 曼山館

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爲領勅  
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  
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逃于 聖鑒無多山類然  
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蕪若此尚可  
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  
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  
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  
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與邊疆之幸也

張鐸金陵人嘉靖辛丑以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按遼銳意經略規度要害請於遼陽東邊建江沿臺險山孤山一堵墻散羊嶺五堡關原建彭家堡李屯堡又積粟幾六萬餘計貯遼陽預備倉為將來兵荒之需後十年遼陽果遭大水疫癘繼作至人相食虜患頻仍賴此以濟思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賦替 二十七 曼山館

患預防之功人咸誦思之至今祀于廣寧名宦祠 四鎮三關志

侃直

李時勉言事忤 旨繫獄學士楊榮薦復職洪熙改元復以言觸諱忌 仁廟大怒命武士以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肉向不相著及用梃扭斷骨忽自接人皆異之

以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為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二十八 曼山館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編脩章懋莊臬檢討黃仲昭上培養 聖德疏言過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摘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論執政起復被謫直聲震 朝野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成化中大監汪直新築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怒曰用一內臣焉得

信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  
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抄劄  
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  
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  
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  
自換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陳名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二十九 曼山館

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  
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問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  
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  
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  
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  
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

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華去法王佛子真人位  
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效安息不  
報

王公雲鳳為祠部郎時上疏請斬李廣廣恨之  
會 駕還自泰壇喉校尉誣王駕後乘馬下詔  
獄羣瑄議助廣為 上言重其罰徐文靖公爭  
之曰余聞 天子駕後從千乘萬騎未聞罪乘  
馬者爾輩欲借此快忿外廷寧無抗辨者邪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 曼山館

由是得從末減出知陝州

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劉吉獨不動尤  
慮科道言之乃曲身阿結昏夜欵門斬免彈劾  
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 詔書舉  
用廢滯吉特為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  
珍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史部已次第擬用而  
吉為此以媚眾自是人無敢以有言之者矣弘治  
改元風電震自天壽山毀五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言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同鄉何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一

曼山館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禪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

鄒吉士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宇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大

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思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一

曼山館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纍纍千餘言不報未幾謫石城所吏目非所有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竟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忠愛之心溢于言表

上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為馳騁荒淫等事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

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  
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  
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  
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  
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  
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  
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  
回天憫人國家之福也不聽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四 曼山館

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  
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彗災疊異併  
在一時歷觀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  
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  
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肯從中出略不預  
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  
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

故事非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  
出自特簡遂菴楊公其一也公歸田年七十餘  
嘉靖初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  
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文靖出見辭色甚  
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為閣老耶公隨問而對  
文靖曰既為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為汝  
一人壞盡矣公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  
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四 曼山館

命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  
喜怒失中者 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略云  
汪鋐心行反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  
邪回險詐不當用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  
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聖心之偏於喜也 皇  
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  
今懲創已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為請者 皇上

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禳黜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為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恐為市恩播威夤緣債事之漸也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懇將汪鏞等早賜罷斥而遠卻禱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五

曼山館

祠云云是時 上始向意齋醮在廷諸臣無言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 上忌逮汪上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孚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為報復遂攻及臣故 上益怒名處名編成 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斥不復為可惜也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

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違大體 上曰東宮自上祝未愈且朕疾未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為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 東宮尚在童髻即無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 上方不預豈欲聞此不詳語三人之名固不當倚此為重而獨泯其聲附影之徒恒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十六

曼山館

以事之不足重者為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不效于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為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二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為嚴氏客默有所授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即與靳有連力為之地禮書吳山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疑為匹夫匹婦

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儀曹即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為孝子而其猶子為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為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軒伯以輕父也且已

聖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七 曼山館

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主篆者殊禮而自行之乃今何以瀆斬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覘公慙不復與言又金壇曹編修以病痿其一足不于行會有册封差曹請之于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陰有挾遽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

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即三閣下能強予以篤疾人為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慙遂拂衣出會稽諸修撰乃自詣山請行而不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省母對山阻之曰既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為有名乎又無損于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

聖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八 曼山館

之其見憚如此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嚴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山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于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遂密沮之比 上

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嘗人  
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  
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 上  
指復當留行耶册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  
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弟故  
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  
是寢失 上意矣當是時山生一女而嵩子世  
蕃欲求為媳因設酒享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為  
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局語山今日  
之酒為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  
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感然不  
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  
姻家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張文肅治虛懷高朗臨事果斷秉直不撓時  
相用事一時貽韋澳怒不敢與仇公庚戌主會  
試發策問迺以權臣重臣立題辭峻峭第之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九

曼山館

是秋虜犯京師力疾抗疏乞決白河禦之不報  
遂怏怏而終 國雅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  
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  
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  
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眾文詞辨給足以飾非  
強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  
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  
杜塞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能顯禍于正言  
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  
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壇  
御史謝瑜董漢臣等于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  
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  
寧是毒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  
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為民而 溫  
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田里不許令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三九

曼山館



經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為名言

余公繼登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災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酷權織造開採抑鬱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

玉堂叢語 卷之四 侃直 四十一 曼山館

纂修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為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之 詔修律令安為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戶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進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若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復命刑部與本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日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十二 曼山館

載諸篇首頒行之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 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趣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歷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敏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陞侍讀學士上嘗論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簡易無深險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書 曼山館

激近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

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已呈爲寶鑑片諸司領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加置銅匱藏領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王備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勅修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書 曼山館

以總裁屬之

高帝御製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哈麻敕曰大將人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卽此曆書與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

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今言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

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十五 曼山館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敎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帝實錄見章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官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謝曰天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劉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迄今以為恨 本傳

丘瓊山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十六 曼山館

節畧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通鑑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係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處

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  
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

顧清與修 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  
與彭華有隙誣其附以得進欲清以風聞書清  
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致中  
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  
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清潛披精核盡載  
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不爲動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七

曼山館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  
大奸相繼亂政其事繁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  
董公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  
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  
師費公每舉以語人

毅皇帝實錄方修檢討陳寰言邇者采尚書故  
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主  
大計卽翰林臣臚列具員耳今以爲宜復左右

史記言動秘燕之間備列彤管亡令他日鑿矣  
國是又 文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駢修父老  
一二志焉 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以  
風示永永不報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 武宗實錄因言昔 武  
宗卽位纂修 孝宗實錄時大學士焦芳依附  
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  
欺後世其於叙傳卽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夙所

玉堂叢語

卷之四

纂修

四八

曼山館

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  
而不顧凡此類皆用其私人暗寫同在纂修者  
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  
校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 敬皇知  
人之哲不爲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  
傳之無窮可據以爲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爲  
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  
議禮亦多類此

調護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方漢庶人奪嫡洪國公丘福力成之 成祖感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四九

曼山館

之遂欲易儲召惟幄重臣決之諸臣莫對縉獨曰好 皇孫由是 成祖釋然 仁廟之位固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也後丘福泄其語於漢庶人庶人銜縉次骨以至屢貶逮赴詔獄庾死雪中皆庶人之譖也自今觀之 列聖及 聖子神孫享萬世無窮之業縉不爲無助百餘年來褒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未有爲白之者誠缺事也

文皇爲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禁金文靖公幼孩恐事洩盡軍中錫器鏹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畜德錄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庶人所譖蓋 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令書其不法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五

曼山館

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諸實行以對 上意頓解彭文憲在朝凡大臣爲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人稱得宰相體 璇璣錄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英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

殿召賢諭曰今庶事煩寧願大者反播秦何  
曰此國本也方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  
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後梁雜識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翱大司  
馬馬昂皆爲 英廟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五七

曼山館

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二公至 御前疇咨時  
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  
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  
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  
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羅玘謂其瞻依在不必  
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  
庶不貽 朝廷差議者趨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  
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  
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  
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五十一

曼山館

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  
彌縫去其太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  
紆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  
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決去非  
之過矣

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  
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  
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  
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  
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惑天下生  
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徒  
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  
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  
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  
包容若指為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五三 曼山館

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媿懼終身或  
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  
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  
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  
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為  
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温公仁和舉止端重有大臣體沉深善謀敏抗  
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阻城公謂當以慰問代

遣官因視卒罪狀可撫則撫之便又寧夏撫  
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墻因與兵案誅  
從反者公言事未彰自未可即禁錮請勅戒諭  
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 朝廷議親之仁既而  
遣官薄問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圖像以  
祀曰活夏城者温公也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五四 曼山館

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  
於周尚文小過嚴耳 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  
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將  
有小璫以事于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  
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許  
御史階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  
結黨百餘人要御史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  
擬疏糾羣璫以問徐階階念疏即行彼璫等自

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詞得其人而速奏

玉堂叢語

卷之四

調護

五五

曼山館

治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旣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母論大小輒爭上久而不能堪論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

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柰何不擬薄譴階曰卽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上亦竟弗罪

忠節

方孝孺洪武中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高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五十六

曼山館

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皇太子賜宴故欵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高皇使人覘之喜謂皇太子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耳丙子徵入典應天試太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卽位馳驛召還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扈前批



答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即以授  
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  
既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為乃作  
絕命辭未幾不屈而死

陳迪洪武初為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

覽而異之近臣以通經薦召為編修陞侍講轉

山東叅政晉雲南布政建文初改官制定六部

一品徵迪為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

集議條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靖難兵起與齊

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

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

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即位召迪責問之迪

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

市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

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

心又有五噫歌

觀字瀾伯洪武二十三年發解京府明年會  
試第一廷試對禦戎策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  
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  
授修撰復黃姓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  
郎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為禮部  
侍中與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  
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北師渡淮觀奉詔徵  
兵上游率諸郡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

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

江上 文皇命收觀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

翁持釵釧伴使出市酒殺遂攜二女投通濟門

橋下死觀至東陽河知事不可為會有朝使召

觀觀給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乃朝服東

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人急鉤之僅

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東芻象觀帽之而對于市

籍其家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側

土人藁葬之萬曆癸卯青陽施益臣立墓祠詩  
於京兆春秋祭祀不絕

胡子昭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檢討歷刑部左  
侍郎 文皇卽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洪武乙丑廷試第二授編  
修建文初爲吏侍改御史大夫時見信用北師  
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姦邪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五十九

曼山館

懷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  
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  
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  
誅不懌遂罷朝靖難兵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  
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  
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  
族其家

景清試禮部爲第二人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編

修建文初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

後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

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

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

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

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娼

罵不屈而死

陳性善洪武間爲檢討晉禮部左侍郎 皇太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六十

曼山館

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  
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  
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  
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  
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作法自戾  
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北歸南下改性  
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壁敗績性善被執旋繼  
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躡馬入于河以死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廷  
 擢第三授修撰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  
 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  
 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  
 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  
 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  
 矣既即位命子澄兼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  
 王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李一 曼山館

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衄子澄拊  
 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  
 國之罪 文皇即位子澄遽至責問不服族誅  
 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  
 黃奸黨榜諭天下  
 盧原質字希魯原質于孝孺為外兄而問學得  
 之方門為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編修  
 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  
 王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李一 曼山館

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曰先  
 生憶昔東角門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遂  
 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北師遂起首以誅  
 太子澄為名詔以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率諸  
 將兵百萬以往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  
 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  
 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懲  
 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其罪請

屈死之  
 高遜志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為文深純典雅  
 成一家言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為編修累遷侍  
 讀學士建文時為太常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  
 為會試考官靖難後遜去不知所之  
 林右洪武初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  
 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  
 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為位其于家永樂

戊子島夷訖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  
閩里計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剴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  
猶為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逃  
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  
怒命曳出剴之竟死

戴德彛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建  
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卷之四

曼山館

防禦 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侍讀樓璉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

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

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

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

輩耳遂巡一夕間自經死

王叔英 召為修撰上資治八策援古證今鑿

鑿可行建文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

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  
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  
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

王良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  
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良次之又次  
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良初聞靖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卷之四

曼山館

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即訣妻子曰食人

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迨北師入城

胡靖解縉吳溥為良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

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

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

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

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可謂不

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關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

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良舍哭聲動已伏鴆  
 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  
 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  
 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  
 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文皇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  
 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  
 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李五 曼山館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  
 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  
 獄中貫亦吉水人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  
 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  
 操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  
 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索扇之或受  
 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嘗汝以楚

恐為女累不言女終見疑柰何其人固請乃曰  
 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  
 收葬之其二人後不知所在 冶城客論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  
 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  
 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錦衣指揮彭德  
 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  
 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疏中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李五 曼山館

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  
 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  
 董璘自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  
 先言以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  
 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  
 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  
 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

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  
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人始知公  
死乃以血裙為襯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  
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  
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  
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  
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  
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六十七

曼山館

同死耶時同年尚稗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  
之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  
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  
振力請親征 上命英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  
鄒楚等吏部侍郎學士曹鼐與侍讀學士張益  
扈從巡邊駕次雙寨王振蔚州人也邀 上幸  
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懷挾令進兵成

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噤無一語惟欽天監  
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  
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鼐益繼之曰臣  
子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嘗  
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相地  
布營陣未定虜已據河南次日虜僞退振復矯  
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  
人鼐益及諸臣五十二人皆死之景泰初贈鼎

玉堂叢語

卷之四

忠節

六十八

曼山館

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贈益院  
學士謚文僖遣官諭祭并蔭叙其子云

玉堂叢語卷之四

玉堂叢語卷之五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標刊

識鑿

高帝渡江取太平陶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今有主

矣 上名安與語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

豪傑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其志皆在子女

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

玉堂叢語卷之五 一 曼山館

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

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

不克 上喜從克金陵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員

外郎郎中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名爲

學士凡製度儀章諸所草創皆委之錫以誥命

曰朕初渡江爾首謁軍門贊襄政務宜號令則

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白以忠出納惟允

朕甚嘉焉頃聞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

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尚勤獻納贊我皇猷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

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

拜適 上名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

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

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

走湖廣江州平

玉堂叢語卷之五 識鑿 二 曼山館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

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用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

不言 上名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

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

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但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

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甚悉  
辭不受

朱升以衛國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  
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  
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  
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

常忠武王堯高麗王遣使來祭曾魯索其文觀  
之使者靳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歲鑿 三 漫山館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魯責之曰  
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  
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  
覽之其王乃陳叔明魯曰前王陳日煜爾今驟  
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  
日煜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愆故  
托修貢以規 朝廷之意 上叱之曰鳥夷何

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

永樂年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  
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懌  
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以何處兵往救  
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  
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  
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  
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歲鑿 四 漫山館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  
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命  
入閣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  
人亦不知趨之故成永樂之治文敏才實通敏  
機務杳至斷決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  
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



永樂初 成祖一日出右順門名內閣諸臣獨  
楊榮一人在出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  
聚者已悉復業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  
謨齋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  
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  
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  
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  
榮自是益見重

正堂叢書 卷之五 議鑿

五 漫山館

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  
東請 朝廷刻制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  
之以盟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  
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  
大難制矣此舉實為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  
目前耳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

吉對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廷如此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  
先聲有以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振謂三楊曰 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  
繼瘁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  
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薦  
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  
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正堂叢書 卷之五 議鑿

五 漫山館

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歎服  
大同猫兒庄本北虜入貢正路至是虜使有從  
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姚夔請筵宴  
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夔令通事諭旨云  
移進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故 朝廷有  
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比  
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  
得馭夷之體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  
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

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為

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

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答都

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

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

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

因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

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項悚然降位向劉

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

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天順初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重吳溥謂兵部

尚書陳汝言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獨一人未

封汝言曰是誰溥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

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

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

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語

載錢文通譜略中

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

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

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

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

玉堂叢語 卷之五 識鑿 人 曼山館

丘仲深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于少保之

死當著其不軌丘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危

矣人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黃竑易儲之奏

出尚書江淵丘曰竑殺其兄而以此覲免死且

廣西奏楮用土產易辦也索其奏驗之果上楮

陝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

傳國之寶復出也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

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

受命在德不在聖自前世以秦聖為寶得之者  
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  
之聖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  
藉於彼哉 上廼以其聖屬庫藏之  
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累失利都御史項忠奉  
詔討之時策其必成功而朝議咸欲再造將彭  
時與商輅執不可或動以危語時不為動未幾  
獻俘至議者始服

玉堂叢書 卷之五 識鑒 九 曼山節

胡儼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  
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  
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  
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溥歷內閣少保為時名  
臣人服其識

趙榮徵時館其舅翰林薩琦家楊文敏公一見  
深器之言孟仁貴於其舅後果然

楊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黃福臥病不出

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 幼主一日不可  
離左右何為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  
尹旻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鑿強記每經銓  
注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村人壽天  
成敗歷歷多奇中

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翁晏以首就啟職公試之  
不許曰子當科第發身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  
使又有三舉子選知縣邑不豫公曰莫以知縣

玉堂叢書 卷之五 識鑒 十 曼山節

為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  
之識鑒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  
請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  
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戍肅歸至某所遇都  
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  
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劉公大夏謫戍時叅戎某遣使饋公勅使不受

亾返公曰第歸語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十錢  
苟受汝金而僕竊以逃孤身沙漠非陷之死地  
平時同戍鍾尚書頗携囊篋未幾僕果竊而去  
人謂公如神

楊公廷和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  
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  
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  
玉堂叢語 卷之五 識鑿 十一 漫山館

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  
畢至公輦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  
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  
何賀爲亾何公以議禮不合去慎詢戍澳南而  
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  
寧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徵明貽書及金幣聘焉  
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  
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虛其

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咲  
而不答亾何寧竟以反敗

張居正少穎敏絕人爲諸生渺小而是時尚書  
顧公璘撫楚行郡試其文奇之已得名見復人  
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  
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  
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

方正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一 漫山館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  
考績在吏部文選郎中欲畱侍公改北學公不  
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澹然陳公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  
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工部  
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  
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爲言公曰敬宗忝爲  
人師表而求謁中貴德言無以見諸生周公因

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為走筆書之而却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郊外農談

祭酒陳公久不遷泰和王公直時為天官從容

語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

陳起揖曰某托公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

王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三 曼山館

口講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

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嚴嚴有如此客座新聞

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諸司皆餞之江上薛公

宣獨不往英言於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

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為大理寺少卿瑄

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

主之權王太監力也朝罷可詣謝明日朝退又

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為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命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

薛文清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

因謂先生曰如不畱我為先生啓上請救書

王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四 曼山館

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

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

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

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行狀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朝議遣使求

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

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餓糧俱

乏日中猶未舉火吟詠不輟子淳私愠曰人家  
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恬不  
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正統丁卯劉宣補父戍盧龍徒步學京師冬無  
纊手足皸裂忽凍死道上有老嫗飲以羹復生  
夏嘗中暈有過夫以熱土覆臍摘園瓜食之乃  
復甦已巳北虜假貢獻圖窺伺公上疏言虜不  
可信宜豫爲備後六師失利公從武官守天津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五

漫山館

密贊戎事或誘之逃或留妻以女皆弗聽事定  
乃返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  
因邀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  
知也

景帝卽位楊翥以郟府長史來朝其還也疏言  
劉鉉呂原可大用會易儲議起禮部兩亞卿俱  
缺議必得有才力者爲之上命欲用鉉陳循

乃擬鉉以進江淵盛言鉉才薄不可用乃易薩

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久之鉉爲祭酒一日  
報欲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請祭酒列名鉉曰  
我輩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乃止迨英廟復  
辟閱諸疏見勸進無祭酒名問祭酒何人徐有  
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因召對於華殿  
曰卿可遂傳東官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卒  
謚文恭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六

漫山館

章文懿立朝决大疑臨大事凜不可奪自號慙  
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  
者我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言行錄

章文懿爲庶吉士時劉定之方教諸士一日以  
小玉堂疏圃詩令諸士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  
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  
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  
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

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遂不肯為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為第一也

餘冬序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

朱恭靖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為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為公買

王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七 曼山館

宅費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偽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城外平價售之

名復羅一峰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可乎先生聞之曰渠非私我也坐是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章三上始

得歸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

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婆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墜老而改志邪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斥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迺今自附壽寧耶

劉忠宜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尤不喜屬吏承

王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十七 曼山館

奉有曲意承奉者未嘗喜不見者未嘗怒也

謝文正初入翰林為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為賀公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

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王學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用事士大夫爭走其門學獨不往學子守仁論瑾瑾怒逐守

仁顧素敬慕學不輒遷怒間以語人欲諷使就

見學不往及轉南京瑾又使人言學不久當召

用冀得往謝華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

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

名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

否即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

陸文裕公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

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

任即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意不從乃已

正德戊辰會試崔銑為同考官執欲私其子以

崔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閣瑾竊政囚戊元老

奴僕端揆銑與脩撰何瑋見瑾長揖而已瑾怒

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書生輕薄

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瑋謂曰吾兩人

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瑾

偽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

玉堂叢語 卷五

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

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謫倦也

何苦為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革姦庚

午瑾誅 名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為同考時輔

臣治文義銑上書勸以及時悟 上救民薦賢

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 南齊志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燄方熾同年多請往謁

公毅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

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為狀元亦不往與

論並高之 家傳

屠應峻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

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狗

私請安用試為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醜進者辭

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馬公汝驥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

羣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禁也乃因事

四九三



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引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至矣

衡山待詔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方正

二十一

曼山館

文衡山乎

衡山有病起遣懷二律益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

王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宴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讀書筆記

萬公士和介然絕不爲詭隨故嘗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卽華亭稱與公最契者華亭請老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

廉介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二十一

曼山館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愧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行狀

張洪洪武間以明經薦授 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

遼東脩茶政於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  
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齋 詔  
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  
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

廖欽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  
公給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  
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籍明日各  
持縑以遺公須臾哀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二十三

曼山館

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  
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  
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贖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  
過沽名以覲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  
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  
類如此

吳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  
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莫之知也或

念溥久人不遷勸其少貶者荅曰遇不遇命也  
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天下之爲士者皆  
高之家素貧而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者  
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弼以道學  
聞於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  
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南齊志

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  
使也襍被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二十四

曼山館

被里索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  
黎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  
受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秬麻今之爲令織布  
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高毅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  
身沒未幾子孫貧窶方毅屏潔卓然有古大臣  
之風

上即位當頒詔外國江西劉瑛以侍講使交南

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或難其行劉毅然上道  
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駭曰昔之人皆  
航海來颺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自天下耶何  
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  
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  
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  
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一不  
顧復令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示以初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三十五 曼山館

入關詩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  
紫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  
遠陪臣入謝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

端木孝文溧水人尚書以善子與弟孝思皆以  
儒士起家孝文為翰林待詔孝思為翰林侍書  
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為遠人所服立雙清館  
天府志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

衣食或不給惟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或不  
受毘陵王尚書與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  
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令人導汝往  
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  
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

亭筆記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  
惟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三十六 曼山館

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更  
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  
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  
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王恕以中丞撫兩湖致政 朝廷命馳驛還鄉  
公每至驛旁先命夫人與家眾投宿民居然後  
單騎赴驛官吏固請同寓公辭之一切餽遺不  
受

三原王公爲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志銘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大夫多以富爲諱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二十七 曼山館

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克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克囊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云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二十八 曼山館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待坐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更頓首於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看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

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  
敢用以觴云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  
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  
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  
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彼時權  
璫狂狎公卿鮮不受其蝥者而卒不敢有加於  
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母亦貞操潔履有以  
服其心耳

聖賢語 卷之五

廉介

二十九

曼山館

公儲開封安南國王克正使禮成亟返饋遺無  
所儲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

公賜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  
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若不能堪賜自若典簿  
魏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  
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知其廉介  
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

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後  
囊助給率數十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  
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念菴集

文徵明家居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  
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蹠而先生所  
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  
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  
錕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聖賢語

卷之五

廉介

三十

曼山館

生慕先生耳盍為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  
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  
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

每勲戚大臣病故 上遣諭祭喪家輒厚幣為  
謝習以為常劉公春曰以尚書而受其贈遺豈  
惟輕已如 國體何故事功臣襲爵表謝又皆  
禮部堂上分撰謝以銀幣悉却之其謹峻有守  
如此

傳錄云石公瑤澹約性成躬躬自戢位躋台  
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侈局肇開公不遜  
世好亦不迴立異幟嘉靖初入閣嚴誠閣從不  
濫交與謁者以帕爲儀見則還贊致政歸行李  
奩配不滿一輿

念菴羅公以修撰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  
旣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時  
公之舅爲言於項公聞呼項曰君子愛人以德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三十一

曼山館

使我爲清白鬼項吐其實公責項曰我卽死君  
寧無俸可贖乎事乃寢病間舅申理前語公驚  
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  
乃胎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  
也

萬公士和與直指交無加禮直指以爲倨銜之  
欲巧詆以法抵粵悉取諸錢穀籍稽公出納無  
所得則榜掠筦榷吏屬誣引公吏忍死不服曰

有之萬公不應飲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益怒  
捃撫益亟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高不可致忽出  
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也自起迎黃  
公黃公入揖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  
公來公卽欲涅之其人非可緇者直指心忤不  
敢出一語事乃寢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  
罍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  
饒也公服其言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廉介

三十二

曼山館

義槩

解縉性孝友重義輕利篤於故舊喜引拔士類  
文翰皆精絕嘗語人曰寧爲有瑕玉不作無瑕  
石

胡儼嘗督漕至三山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  
之道見餓死者命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風  
雨大作所全活者數百人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

不孝繼即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婦耶

司成李時勉以言忤權姦困首木者三日炎者殆欲不勝太學生石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遭難弟子乃晏然坐眎可乎衆莫應大用退杜門草疏願以身代時勉亟止之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以禍懼之對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疏聞 上竝釋之

王堂叢語 卷之五 義舉 三十三 曼山館

劉忠愍球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下究之

許彬景泰中議遣大臣迎 駕朔漢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敢斬一死卒能以大義折虜奉 駕以還然濱於不測者屢矣以是受知英廟特深

成化中司禮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否陳愧齋音奮然怒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中人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聞者懍然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士偉家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聞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敢

王堂叢語 卷之五 義舉 三十四 曼山館

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為之縮頸 經濟錄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遭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死為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死於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金為贖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劉公大夏嘗過厓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

繼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  
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劉忠宣忤逆瑾矯 旨逮詔獄同繫者請行賄

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

則累及子孫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

戊肅州公至河西買葬地不挈子姪侍行或以

問公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

玉堂叢語 卷之五 義集 三五 曼山館

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後壽藏記

戊辰春戴大賓以妙齡賜進士第三人及第劉

瑾欲招致爲壻戴執義不從登科錄竟刊去姓

氏瑾不悅遂絕婚戴乞養病歸未幾卒

霍韜已丑主考會試簾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

爲之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

唐都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

竝表表皆公所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

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何塘舉劾 聖治期大用

之始人京元正相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

然 栢齋集

器量

永樂中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臣石首楊文定

公時爲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下錦衣獄垂十年

家人供食數絕又 上命莫測與死爲隣公勵

志讀書不輟同難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

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其不以患難介意如此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

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

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

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爲

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即懼不爲容公薦用之



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為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金問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歡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與永嘉姜立綱同僚久竝以能書名姜善子昂榮善宋克為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榮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三十七

曼山館

抑馬君無以為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拜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

助教李洪南昌人嘗言古廉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緲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來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稱

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諸先生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置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

薛文清為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喉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厨下振問何以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為之動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三十八

曼山館

救歸田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所介者寔公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上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

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  
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譏讒以病逆旅自度  
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有云鏡中白髮難  
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索少百年  
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  
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  
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  
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三十九 曼山館

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  
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羅一峰家居偶畱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  
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  
以爲意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

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  
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  
人也蹙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塔下百  
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入內閣承劉吉恣  
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行政不  
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  
稱休休有大臣之度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四十 曼山館

王公恕以中丞填滇先此鎮守中官多不法乃  
百方冀悅公公不爲動察其政不便人者悉草  
之并剪其羽翼中人銜之公每出行部導從者  
十數人而止一日公出中人令刺客雜其中將  
乘罽賊之公於馬上遽問曰今從者何多一人  
因檢之得其懷刃客吐實因具爰書杖遣之而  
不加罪中人聞之欲自殺公偕三司謂之曰我  
所行之事不過爲民除害耳所罪之人不過爲

公清惡耳公何與毋用過自疑也中人知無害已意乃惶恐謝罪不敢別行非義而百姓安堵矣

三原王公為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市市井無賴乘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略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四十一 曼山館

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而去

劉東山公當發戍毳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

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

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弘治十一年監生江瑑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

德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多可採而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瑑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瑑得釋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四十一 曼山館

謝公遷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曰天祐 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世廟御極言官聯疏劾梁公儲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

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

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

古人親著銜者筆跡故不得誣而移之他

武皇南巡

位臣竊憫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

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宗崩於

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

始服公之才量 國琛集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為首相上倚注甚切時

議禮諸公受知於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四十三 曼山館

敏公輔時為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

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

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

家盡公保護如子弟公在位後育入文華殿

供奉以書寫勞例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

斥遂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

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

猶易服吊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焉不敢言親

過但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

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為人所陷波及汝

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

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

雅量

張孚敬復用李時居次改兼吏部尚書事弄敬

甚謹亦不敢有所抵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知

議孔廟及言官馮恩獄密疏譖時出異語以微

玉堂叢語 卷之五 器量 四十四 曼山館

結物情上亦不為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

安靜曰惜人才曰慎刑罰且請宥太禮大獄諸

臣報聞上與少師孚敬務以刻核嚴切為急

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

部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寘之

閣中而失之疏請罪上弗問特為補鑄以賜

久之加少保冊皇后為大禮馬使上在位

久益明習政務嘗召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騰

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服以為非所及

長厚

金忠以尚書兼詹事有謫廷臣及宮寮者 上

密令忠察之每白其誣 上或不喜即又頓首

言臣保無他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全護者

眾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

其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仁皇初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

玉堂叢語

卷之五

長厚

四十五 曼山館

朱文恪善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

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

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以券還翁

而不索其值

談纂

彭文憲公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

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

甚眾

王公翽於權豪勢要有所囑毅然拒之辭色俱

馬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  
然累遭變無他虞公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

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有以同年友事誣王華者人勸其一白答曰某

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許其友矣是焉能挽我

哉竟不辯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大夫之論甚

為不平欲具疏奏辯率馳書責止之曰汝以是

為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

玉堂叢語

卷之五

長厚

四十六 曼山館

是反為吾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

於是遂止不復辯

呂仲木關西人夏貴溪怙寵負才傲倪一世獨

心敬仲木夏方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為南宗

伯也仲木為貳文敏時時詬貴溪仲木乘間諷

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時非禮文敏疑其黨

夏心術之未幾仲木以考滿之都察貴溪時貴

溪柄國矣得仲木甚驩亟欲援之為助已乃對

本數短文敏至謂不可一日近仲木毅然曰  
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以寸朽棄棟梁耶貴溪  
又以仲木附文敏而異已歷歲不遷仲木乃致  
政歸 耿先生集

徐文貞歸里徧名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  
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  
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墮公  
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

玉堂叢語 卷之五 長厚 四十七 曼山館  
之厚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  
叅良模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  
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  
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  
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輜迺姪朴菴公 名極 侍郎  
及竹澗潘公 希曾 侍郎 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退讓

國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  
以陶安爲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  
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  
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劉基學問不及宋濂  
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金文靖幼致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伐善不  
矜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  
其人也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

玉堂叢語 卷之五 退讓 四十八 曼山館  
蓋不多見

洪熙元年正月命楊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  
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淮  
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  
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  
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動二十年故周以此祿  
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  
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蹇義言宜聽

薛瑄上偉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取虛名 上

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  
宋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  
以琮克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  
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躡華要此賈禍之端  
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待從  
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王堂叢語 卷之五 退讓 四十九 曼山館

定廟復位素知薛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  
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啓沃皆有關於聖學君德  
者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瑄見  
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  
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  
耿裕再入吏部上疏曰臣明敏不如尹旻公道  
不如王恕人以是多之

王公翺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任信仲  
孫以廢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  
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  
士矣且汝有階得任何必強所不能以冀非分  
邪裂其卷火之

楓山章先生懋權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  
堅乞致仕冢宰尹公旻慰問之辭益力尹詰之  
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

王堂叢語 卷之五 退讓 五十 曼山館

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  
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  
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尹憮然驚  
歎知其意決特為 上請從之時先生僅四十

一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兼免  
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  
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

有言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

公寬王文恪公整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讓

之風感動中外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郎中劉公大夏者

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吳辭謝之卒不

往時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

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

**玉堂叢語**

卷之五

退讓

五十一

曼山館

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

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

外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

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

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

參政布政之力也

朱恭靖公歸吳越里

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

遊魚魚雅雅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為曰

恐玉峰先生知也田廬閭閻猥事一不置念老

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當道疏

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為人淡然自守廉不

微名學惟務實思以友三代之英於百載之上

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宰以聞

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為諡脫犯吾

父諱亡魂何安小子切記之終於正寢遠近慕

**玉堂叢語**

卷之五

退讓

五十二

曼山館

惜之 朝廷恤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

保諡恭靖從公志云

楊士雲正德間為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以外

艱歸里養母不出嘉靖間舉遺逸有司強之起

至京師遷左給事中推為官僚以病辭不就人

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乞歸里居

二十餘年甘貧自樂不入郡城鄉人不知婚喪

禮節教以易奢為儉所居環堵蕭然



毛澄極淳實陸完被逮會推家宰僉舉毛  
堅執不允署至欲趨出遂舉王晉溪 國朝以  
來不愛作天官卿者毛一人而已

慎密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問對語絕不以告人應制  
之作亦削其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  
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宋景濂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

王堂叢書 卷之五 慎密 五十一 曼山館

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 君猶父也天也

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

何物悉以其人及膳饈品對 上笑曰卿飲

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

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

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

一耳 行狀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為救解而

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  
亦未嘗為人言也

胡文穆公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為本

未嘗及人過失於奉 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  
必其實以聞多見采納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  
徐出一二語輒中節

王堂叢書 卷之五 敏悟 五十四 曼山館

敏悟

景清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公求而不與固

請約明日即還書生且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

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即持所假書往

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即誦徹卷祭酒問生

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即以書還生口

吾以子珍祕太甚特相戲耳

一日中使傳 旨命製元宵詩劉定之據几不

停揮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玉堂叢語卷之五 終

卷之五

敏情

五十五 曼山館

玉堂叢語卷之六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榘梓

出處

白沙歸至南安守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惜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冷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

玉堂叢語卷之六 出處

曼山館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

莊定山被薦 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

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

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 特旨也故先

生曰吾向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 特

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

夫背 朝廷者梟也吾當國必殺之承 特召

而不行罪其可逭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與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為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謂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補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病作赴部告歸不為題處又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淇甘泉撰墓志

謝文肅丁內外艱水飲疏食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為親爾今復何為乃閉門讀書時侍叔逸老登眺方山鴈蕩之上

王堂叢書卷之六 出處 曼山館

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登極詔起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乘運救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李東陽撰碑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孝宗大漸時召劉晦菴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菴木齋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托耶文正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師友

劉誠意年十四入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

王堂叢書卷之六 出處 曼山館

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  
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得濂洛心法先  
生大器之元揭侯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  
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黃伯生撰  
行狀

柴廣敬言其師國學典簿趙馮謙訂聲音文字  
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典簿先生  
以學官沒嶺表其子天死無後廣敬爲經紀其  
葬及在翰林又狀其行懶詞盡禮乞表其墓於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四

曼山館

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獨廣敬能惇而厚  
之非篤於義者不能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從俞先生貞木游先  
生日錄多書金陳二生某日講某書某日作某  
文頗優待之嘗與王文靖公汝玉曰二生學問  
畧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兩先生皆以白  
衣薦陳爲翰林檢討不久而歸金至禮部侍郎  
享福祿榮名者甚久俞之孫嗣嘗以日錄示余

宋景濂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  
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  
禮二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東  
爲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  
景濂耳

國子多大臣子弟宋先生蒞之以勤率之以正  
日進諸士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教以孝  
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五

曼山館

弟子  
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教之劉鉉  
懲曩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  
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  
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  
方孝孺在宋濂門爲高弟弟子從濂後每私居  
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  
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

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云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俞貞木先生每歸飯輒就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密處中懷出一糖餅哺之即行俞以是留食於家以為常一日妻失留之俞歸切讓其妻乃改而加禮焉後繼以布衣仕翰林檢討未必非勵志所為也 西樵記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內閣文穆

嘗語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即各具小舟可

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遂入舟沂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峯則返權至君人舟處君獨歸君訪廣亦然但沂流至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用此共適餘年及文穆歿後半歲文貞夜夢偕文穆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曰載甚樂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貞續第二第三句相續

成一律覺而忘第六第七二句文貞悲愴不勝

遂補之詩曰金螺瀟酒對夫容鷺渚漁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尊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並騎黃鶴過江東

徐健嘗與洛中名士閻禹錫論學閻改容禮之謂鄉人口伊洛淵源續有人矣又與白良輔論不合而罷比曉白扣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

始知吾子賢予遠甚由是益知名

李賢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蒲州王神曰河津薛德溫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可謂得許子平仲之傳矣蒲州衛述學於河津忠信無詭可透金石可謂不愧乃師矣

編修梁諱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陸同年法

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  
及謹卒為經紀其家事無不出盡至日謗毀而  
為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福建政竟  
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於友誼如此  
蔡虛齋清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為弟  
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  
使人躁息妄消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八

曼山館

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借  
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  
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攜茶湯果餅之類甚  
豐祭酒李先生特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  
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  
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屢辭先生  
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  
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

王公恕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  
郎壘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  
珊泰和蕭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  
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  
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  
談文通日夜以為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

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九

曼山館

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  
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  
翫以為絕佳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  
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不復能綴衆  
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為抑之此詩絕佳不知  
老師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  
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  
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

色宮袍當舞衣衆始嘆服蓋公於弘正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沒時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嘗言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許公誥弘獎風節紉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事

曼山館

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還方旅視暴露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無稽公乃以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者數十人周卹之由是生徒咸德懷服又奏罷教職不稱者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咸均條約肅然改觀

顧公清教庶吉士陶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

江右舒芬南廣倫以訓建康陳沂貴溪汪佃關中馬汝驥至今稱爲一代之雅流

顧華玉曰景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孑子門戶衰落曩時親暱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士

曼山館

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徐公階以學士誨庶吉士雖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身心者皆媿說之又間勗以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

荆川於文稱曾子固詩稱擊壤集黃山谷學則篤信朱元晦一日倏云吾覺朱子所解書無一

句是者非有會於言語之外胡以及此學者不如此汗悟一番與不讀書何異

詞林故華真國初惟材是異不局身格後獨以一甲進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與者既擯不相容而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上異知所遴士不主故常謝公與槐絲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摘笏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洲唐荆川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師友

十一

曼山館

羅念菴五六公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世之泛交苟相說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數公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之誤非實錄也語曰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為論公左券

澹園集

品藻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鑿僅辨符檄劉誠意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解縉贊劉三吾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直亮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品藻

十三

曼山館

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霧終南泉駒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季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積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慮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誠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品藻

七十四

曼山館

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鄉里後 上使克明以手書問天象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太宗嘗命解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憲義曰其資重厚中無定死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備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志剛曰

才不端於黃福曰蕪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志剛朕燭之矣餘徐驗之

御史汪宣疏云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霄問呂仲木曰何仲默何如曰其詩有漢魏之

玉堂叢語

卷之六

品藻

七十五

曼山館

風可取也其文沿六朝之體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為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程張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問康德溼曰漢馬遷之材也而學則未逮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從政矣

滙野內篇

事例

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左

春坊官分班八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高皇帝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讀考較諸司奏啟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書之

永樂五年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諭吏部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十六

曼山館

秩滿勿改外任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績學以備官條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文華殿取二十人鑑為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

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歷代小史

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禮部成踰月 上命寮屬入蒞事賜什器百六十二禮部公用四字其上已南禮部復析所藏古今書百十二部總二千八百冊以實之 劉忠愍集

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十七

曼山館

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間 上命工部設座禮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座諸學士上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楊慮 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請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

為定制

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陪祀額鼎臣上言以為孔子之道為萬世帝王法在當時門弟子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而二千年以來未有能表章之者我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茲曠典所宜肇舉伏乞命禮官詳議盡訪曾氏子孫與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上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十八

曼山館

主祀事

正統四年夏詔百官悉遵諸司職掌定員員外者送吏部改除修楔林在列林宣德庚戌成都魁也 上知其賢不欲以處他職特詔記其名賜歸以待用 姜洪松岡集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

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今言

彭時雜記戊寅年二月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

號告天下詔草已進予謂李公曰此事宜有恩典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赦也但行優老之政欲朝官父母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如此恩典斯與 上徽號相稱李公甚喜因共擬仁政數條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

李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十九

曼山館

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沒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變又非前比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親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  
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  
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  
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  
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  
亦勿黜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事

曼山作

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  
文華殿司禮監奏送 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  
發內閣調帖送司禮監批行當中批行者 聖  
批也傍行批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  
召內閣大學士諭以 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  
否然後行真推心置臣腹也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瑾屢遣人來與李閣老

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  
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綱掌部事  
又問前有之乎答曰憲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  
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  
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  
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  
實難兼攝內閣佐 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  
官間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事

通政司奏事奉 旨吏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  
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趨立耶又  
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  
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吳文定公卒後 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  
其一子爲中書舍人時公長子與已承蔭爲國  
學生部以次子與進 上特改與爲中書舍人  
而以與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羣臣嘆服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  
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瀟與大理少卿王輔有  
隙因言輔係儀賓不當居禁下乃出為叅政遂  
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  
輔佐曷嘗有是耶

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宛大二縣裁數  
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費宏議以各省鄉試  
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三十三

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劉春初開武舉充試官武舉有錄自此始其餘  
格皆創為之最稱折衷

王瓚陞南祭酒六年南禮部移文本監撰述慶

賀 皇上尊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

表文瓚以非奉旨不敢撰述答之部復查有成

化二十三年舊規本監乃與南翰林公同撰述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願其人

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為司空加  
百揆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  
之職伊尹為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為  
師保高宗稱為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  
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為太師兼冢宰領東伯  
召公以北燕伯入為太保代周公為冢宰領西  
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為太師領東伯皆  
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 今言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三十三 曼山館

國初自徐太傅達出為征虜大將軍人為中書

右丞相其出將者文襄而後若翟文懿巡九鎮

楊文敏三使寧夏甘肅與寧遠西寧謀軍務景

泰中王毅愍高文懿皆以賑濟行江少師督察

四川軍情理儲餉行李文正以次輔祭孔廟兼

撰碑文以闕里完故重之也

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

兒例要揚公廷和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

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

劉公龍掌翰林院事奉 命同吏部考察本院

并內閣兩房官舊例四品自陳五品聽考往年

王文恪公獨以學士掌院事免考先生申明舊

例奏可著為令

故事臺省有缺選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不得

與賈詠疏以南北一體宜采擇以勵有志 詔

可之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主 曼山館

諸人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所後母金並

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賜封 肅皇

帝許之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

塗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然

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

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者為令是

廷臣得賜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謂孝能錫類

云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

班而領勅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 上

始定制常朝畢內閣官于東陛錦衣衛于西陛

各以次升立於寶座之左右捧勅用翰林官日

輪一員立於內閣官之後候承 旨由左陛下

至御道授領勅官畢方回本監蓋自是閣臣愈

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主 曼山館

得而宥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

聖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

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

奏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東閣在六館之下 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

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詰勅事在正

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瑤賈詠

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

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若藉以為人閣地者大學士張璠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革之便 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為外官 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二十六 曼山館

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朝陞官無調外者 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 御筆復改為僉事蓋出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為科道者例得迴避改他官耿裕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林嘉靖九年御史胡劾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迴

避 上曰近年科道改翰職此陰厚私弊劾才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迴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張文忠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 祖宗舊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且免貢緣外簾諸司之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

玉堂叢語 卷之六 事例 二十七 曼山館

卷之功後夏言當柄盡廢之

科試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也

永樂二年曾榮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聚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

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良顯哉批  
述曰瓌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  
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  
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  
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  
葺場屋以終後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五

曼山館

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謗 朝廷何惜一  
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 命  
下竟如公言衆皆懾服

侶鍾監秋試場黜舉子之私以賄請者而不暴  
其名曰母以一人玷我賓興盛典

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  
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饑饉人甚輕之成  
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

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

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

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

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

考以南城羅玘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

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

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為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

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參以前後場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五

曼山館

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  
援例之士增價矣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京師龍驤衛為衛

使畜馬晝夜讀書廡中使初不知也公偶與塾

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使使乃優遇之未幾

發解及第由翰林編修仕至工部尚書取解時

劉文恭公鉉主試訝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作

及啟封乃公也人始識公而文恭知人之名益



著

彭華為詹事時成化壬辰殿試與讀卷鄉人劉震當為第一華兄時在內閣避嫌欲寘震二甲華曰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二識者謂華有宰相器

天順庚辰會試罷李文達詢人物於考官或曰五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選庶吉士英廟欲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三十一 曼山館

會選於吏部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辰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為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黎淳考鄉試時有試卷甚奇公喜得人及後二場卷入輒不類公移文外簾使勾稽墨者果騰錄生截卷為所親地者公具發其奸而卒置初卷於首乃名主馬中錫也

柯潛考應天鄉試舟維淮揚有舉子暮夜投公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人

學士呂原修撰柯潛為會試考官揭曉後有落第舉人奏考官校文顛倒者上問李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始解乃命九卿會翰林院考前奏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三十一 曼山館

者多不能答題意因疏其狂妄命枷號部前以示眾洩風頓息  
傅珪主應天試事時應天簾外官有行私者既知不可為又畏其人之權勢乃欲委禍於珪送廩餼時令一私人隨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啟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  
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  
省主試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  
楊廉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  
山東試言官劾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  
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  
兩試而止 歷代小史

霍韜言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三

曼山館

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可以試士與廉內弊  
盡革之

田汝成記壬辰禮部尚書夏言上言舉子經義  
論策各有程式請令今歲舉子凡駢詞浮誕磔  
裂以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上從之會試既畢  
夏公復召予語曰進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論諸  
生毋立異也予曰唯因諸舉子領卷傳示如論  
既 廷試諸達官分卷閱之時內閣既定二卷

都御史汪公鋌得一卷詫曰怪哉安有答策無  
冒語者大學士張公季敬取閱一過曰文字明  
快可備 御覽遂附前二卷封進 上覽之擢  
第一啟之乃林大欽也夏公大駭謂予何不傳  
諭前語予無以自解乃就大欽詢之對曰某寔  
不聞此言聞之安敢違也予乃檢散卷簿則大  
欽是日不至次日乃領之因嘆榮進有數非人  
所能沮也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三

曼山館

登科考大學士李公時等以李璣等十二卷進  
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來呈朕各  
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  
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  
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於行  
其下二却似譴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  
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

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親為品題首三卷各有批語於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第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一甲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為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一甲第三名時等以餘卷皆經 御覽不致遺乃以李璣等九人對策皆刻之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款應試之士於風簷寸晷之中欲其文

圭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五十四

曼山館

可為程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為足為海內矜式近令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曆乙酉言官復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錄士子之文而本年試錄所謂紕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所

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與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隙晷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為題覆後來終當改

浙江較士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急乃投瓦礫擲按察按察走匿堂階闕然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刘公大夏曰非制也且雨驟勢必霽乃令一武官立案上傳言諸生宜自度能決

圭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五十五

曼山館

科則留否者出諸生皆聽公言已而出者雲湧監臨懼以為遂空羣矣薄暮雨止諸生請燭者尚八百餘諸執事方喜公處分得宜是歲試者少主司精於檢閱得人最盛嘉靖甲午吏部尚書汪鋐子試順天不第上疏指摘場事以太祖誅劉三吾為擬考試官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張袞引劉儼陳循王文事答之俱不問

張桂執政黜翰林二十餘人毀別官楊遂菴一  
清遂得乘間引所厚入院時戊子順天鄉試韓  
邦奇汝節方鵬時舉俱以按察司副使改春坊  
庶子兼修撰主試事韓前序引經元首起哉股  
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倒節其語提學御史周易因劾韓經語本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帝光天下至於海宇蒼生而韓  
引云云亦誤書海隅為海宇內批摺其失兩謫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試

三十六

曼山館

之四方相傳為笑然周劾雖當實因韓序不載  
其名而發  
萬曆己卯高中允主南京試出題舜亦以命禹  
一時試者以非素所擬皆閣筆遂惡語詈主司  
謂用禪受事媚江陵因而籍籍至甲申言官遂  
劾高謂江陵謀不軌而高從史之劑其職仍追  
毀誥勅大抵當江陵盛時媚之者伊周之不足  
而至大禹誠可恨而若如言官所言非也母論

江陵無不軌謀有不軌謀而以此示人可乎  
憶徐武功與曹石媚而下獄鍛鍊無所得乃獲  
其自誤告詞有績禹神功語坐不道幾棄世以  
雷震流金齒然則禹豈人臣所宜擬也

科目

宋學士集云濂聞前定二事甚異之語於金谿  
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  
十二日臨川通判王黻夢城中作樂迎狀元黻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月

三十七

曼山館

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其  
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眾已謂與夢叶  
至廷對日復擢寘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濂  
觀傳記中所載如此類甚眾未敢信也今親聞  
吳君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罔  
氣化中誠有一定之命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  
免也自修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第

二花綸第三及殿試讀卷官奏花綸第一

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謠云黃練花花練黃

時人莫解後果驗殿試先一夕 上夢殿一巨

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

遂擢居第一數先定矣

永樂丙戌閩人林環夢其友人李文淵餽大肉

一片環彎一臂受之遂狀元及第一片大肉乃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三人 曼山館

狀字彎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李文淵

其兆也

徐瓊始入邑庠掌教預夢有馳告之者云西王

先生至蓋先年禮部尚書王公英亦金谿人也

翌日掌教見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聲蹟將於

子乎在厥後入翰林歷學士詞翰名四方式媿

美西王先生官至禮部尚書位望亦與之等而

掌教之夢果符

永樂甲辰 上臨軒策士以孫曰恭為第一邢

寬為第二既而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

仍朱書其名於榜首一時以為盛事

正統戊子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巡撫周文

襄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施修撰檄以縣學

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郡學池蓮亦一莖二花

明春甘露降於學之桃梅越二月而吳文定為

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三人 曼山館

丙辰狀元為朱學士希周前一歲穹窿山風出

中大石自移時學士猶為諸生云 庚巳編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禮之

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

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

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

果狀元及第

上華在塾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

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謙也既覺以竹軒公岑大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寧生曰以竑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尹辭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十

曼山館

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耶華曰爾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華異其言與梅庄之夢適相協

固安縣偶大水崩岸斷橋岸邊出一碑碑上題十字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其年武宗南幸過其邑次年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第及張治庚辰舉南宮第一州有龍化湖舊有識云

龍湖圻榜元出公嘗憇而樂之因號龍湖及詩偕北上湖忽暎涸龜裂果符應

嘉靖己丑試卷 肅皇帝親為批閱有御筆者登科錄盡刻之工書劉清惠公麟在讀卷之列紀以詩曰宮闕東偏紫閣西九官分局主恩齊明明撫運收才俊穆穆臨文自品題手詔日中垂藻鑑奎文時暝散雲霓安車打伴南宮宿中使宵傳有御批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十一

曼山館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直可謂不負大科矣

李旻字子陽錢塘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及第一授翰林脩撰歷兩京國子祭酒明習典禮振舉師模蓋亦不負科名仕至南京吏部侍郎成化丙戌羅狀元倫以言事謫外復官脩撰

論德謚文毅嘉靖己丑羅狀元洪先亦以言事為民官止贊善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兩人地同姓同大魁同言事同講學同從六品得謚同贈官從五品同尤為奇絕

諸大綬第時越臥龍山鳴聲聞數里君子知公非常人其後十五年而張元忭及第是山亦鳴

宋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勝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十二 曼山館

宗曰二子毋爭朕為葬之一時以為美談永樂

中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矣而妻妬不容嫁之

同邑李氏方有娠未幾生子故以馬名之後鐸

中永樂壬辰狀元馬中戊戌狀元一母而孕兩

狀元可謂曠古之奇

國朝狀元正統丙辰周旋至弘治丙辰則朱希

周正德甲戌唐阜萬曆甲戌則孫繼皋亦一

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克錢福倫文

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

狀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

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

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一人胡廣曹鼐馬愉陳循

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

狀元官學士者二十三人吳伯宗胡廣曾棨陳

循曾鶴齡邢寬馬愉曹鼐劉儼商輅彭時柯潛

孫賢王一夔吳寬謝遷曾彥費宏顧鼎臣唐阜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十三 曼山館

姚涑李春芳羅萬化

狀元兼學士二銜者五人胡廣文淵閣學兼翰

學胡廣左坊學兼翰學商輅同上曾棨左坊學

兼讀學彭時同上劉儼右坊學兼讀學

狀元兼殿學二銜者一人陳循以華蓋殿兼文

淵閣學修寰宇通志

狀元贈三官者一人本朝所無之典曹鼐贈少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學士

狀元有謚者二十七人胡文穆廣曾襄敏蔡馬  
 襄敏愉曹文忠肅施莊僖樂劉文介儼商文毅  
 輅彭文憲時孫襄敏賢黎文僖淳謝文莊一夔  
 羅文毅倫張文僖昇吳文定寬謝文正遷費文  
 憲宏毛文簡澄朱恭靖希周顧文康鼎臣呂文  
 簡構舒文節芬羅文恭洪先李文定春芳諸文  
 懿大綬下文恪士美申文定時行羅文懿萬化  
 狀元三主會試者二人曾榮永樂戊戌甲辰以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 曼山館

陳循以正統九年入內閣至戶書景泰中至  
 蓋殿學典樞機者十年天順初謫戊五年十二  
 月放還  
 商輅正統己卯領解浙江乙丑為會試廷試第  
 一人士林豔羨蓋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  
 士四年而以脩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  
 年而復入二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在  
 內閣十八年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 曼山館

天鄉試  
 狀元兩主會試者二人吳寬成化丁未以右諭  
 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學士兩主會試申時行萬  
 曆丁丑以詹事學士庚辰以尚書大學士兩主  
 會試

盛事  
 彭時在內閣二十年  
 謝遷腰玉者二十九年  
 狀元加上柱國一人申時行  
 兗州別集云狀元入內閣者自國初至今十一  
 人入閣而不得大學士者馬公及曹公也官大



學士而非入閣者吳公伯宗也入閣又為大學士而止五品者胡公也

容止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陳性善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

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于石室

中從鐸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繙錄性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七

曼山館

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

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

倪公謙生異甚體有四乳雙瞳炯炯如電子岳

其豐如公而修偉過之父子同官翰林同為尚

書官保金陵人並其封公稱三代尚書倪家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

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

暢亮直竝有公輔之望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

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巾巾道

道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

尹同仁天順庚辰同考會試得謝公一夔卷列

之第三進試於廷 英廟覽對策嘉悅擢第一

傳臚之且褒然眾中縉紳屬目李文達公尤喜

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初從尹鳳岐游語人曰大觀他日所造吾不及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七

曼山館

也吾於文字間卜之矣幸以大魁官學士位司

空

顧鼎臣長七尺虬鬚虎額目炯炯射人聲吐如

鍾性跣弛好聲酒及內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

自其在班行 上固以目屬之

玉堂叢語卷之六終

玉堂叢語卷之七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標校刊

賞譽

曾公魯修元史時景濂為總裁極推曾博雅嘗坐論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輒相視蹶然一笑嚴陵徐尊生曰南都有博學士兩人曾以舌為筆宋以筆為舌實相儷也

正統間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因居第別之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賞譽 一 曼山館

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

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

三楊

邵二泉云論名臣於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敦君

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

功皆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

李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

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翺

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况苞苴孰我敢施古三

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

古人

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

震蔡介夫耳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賞譽 二 曼山館

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

廉靜三也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公

貴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

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石文隱為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潯公俱有文名

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

季芳乎

鄒東廓為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  
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 賜勅掃先塋亟趨  
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  
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  
可以觀野亭矣

世宗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  
若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  
一清也 行略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賞譽 三 曼山館

胡世寧薦詹事霍縉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  
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

企羨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為多核引後學惟恐弗  
及色溫氣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感暑之  
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 朝  
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  
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

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  
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嘗世有  
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無賢若愚咸推先  
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  
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  
信服若是云 行狀

吳公名祐字伯宗幼而穎悟鄉先達葛元喆曰  
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三年鄉試明年

玉堂叢語 卷之七 企羨 四 曼山館

禮部廷對皆第一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  
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  
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薛文清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  
楊慕其為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為  
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

與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

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

言為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

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劉東山邑舉人張某會朝鮮使於鴻臚寺使見

其貫趾因問公起居某詰其故曰吾聞中國有

李西涯劉東山某復扣其優劣使畫地徐曰是

玉堂叢語 卷之七 金羨 五 曼山館

何待言鄉人令廣中遇安南使者入貢問曰爾

鄉劉司馬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為夷狄所重如

此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

否以一字一墨為驗而因以輕重其人焉壬寅

先生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東叅隨官

埃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歎曰

古帝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乎若

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濟卻肩與走數百步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幅

易絹數疋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做曹參

師蓋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孟中肅下車

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

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第子

禮懸先生像於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麟

以使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

玉堂叢語 卷之七 金羨 六 曼山館

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

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

曰活孟子活孟子 行狀

崔銑跋何粹夫書何子超卓之見具此三書可

謂前無古人矣何子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

之堅終日不俟俗緣時態掃除盡矣吁可仰哉

僕矢心竭力企其一二而愧未能焉

嘉靖初朝鮮國奏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

人材第一 朝廷宜從厚遇仍乞頒賜其所為  
文使本國傳誦為式

廖道南曰予為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獎  
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劾午一夕  
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

恬適

永樂十八年吾紳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命初下  
文皇帝顧謂尚書呂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七

漫山館

日得人用矣於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賀於其家  
紳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惟一再進茗而已司寇

金公曰叔縉欲學向敏中耶眾皆笑而起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

七人倡真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

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

老不相遠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

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

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

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

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做唐宋洛中諸老

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微

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為具簡而為歡數也以

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

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如羣玉交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八

漫山館

映可謂盛矣而士奇最老猶廁於列能無愧乎  
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

云 文敏公年譜

吳文定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

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

再三及掌制久眾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避剋不

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

處此甚安之眾議為之冰釋公未遇時下第回

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關主政拘留公不為意以詩上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 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退 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名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九 曼山館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蒔時花木為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為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槁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槁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巳有園集

劉野亭自製墓志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敞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為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十 曼山館

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守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居家雖柱門謝客然猶

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  
 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 上之賜周恤  
 之惠所以侈 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  
 敢有卹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  
 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  
 餘議冥冥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  
 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  
 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  
 嗟者曰乃爾乃爾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十一

曼山館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  
 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  
 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農桑輯要一書

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  
 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  
 十種夫以待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  
 學為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  
 於尋常萬萬矣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十二

曼山館

謂正衣冠危坐而逝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  
 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  
 坐觀澄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  
 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  
 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  
 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

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  
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  
亦罕見其比也

邵銳正德初禮部第一人改庶吉士時逆瑾擅  
政與焦芳劉宇相結納芳子黃中宇子仁皆爲  
庶吉士未幾俱授編脩銳以甲第列仁上亦竝  
授焉銳恥與爲伍具疏辭免會兄欽力沮之曰  
以會元而得史職亦分耳何辭爲俄丁艱歸瑾

玉堂叢語 卷之七 恬適 十三 曼山館

敗革傳奉官亦竝及之非其罪也後起官江西  
福建學使抑洋躁獎恬退士習一變官至太僕  
卿卽移疾歸制行絕俗而恥於近名然閭然日  
草世歸其賢沒之日筭無數金田僅百畝遺命  
勿千卹典贈副都御史謚康僖益公論云浙江通志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  
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  
家僧行徑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何公瑋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蔬食日以觀  
書玩道爲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  
川呂涇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  
時古朴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  
既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仕通顯又復乞歸  
杜門掃跡官司禮餽悉卻不受其於貨利若將  
挽焉

規諷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規諷 十四 曼山館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  
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  
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  
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  
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  
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  
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  
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



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玉堂叢語卷之七 規諷 十五 曼山館

李侍郎紹江西安福人與人交必推心置腹務盡忠告察後進志於學者獎借誘掖惟恐不至處僚友間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而人不為迂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瑞安高氏墓有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鏤紋朗朗而歛閉宣德間永嘉黃少傅惟彝父鏤其半為神道碑鏤且畫高之裔孫某曰

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鏤耳黃默然

已巳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即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敘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

玉堂叢語卷之七 規諷 十六 曼山館

國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日曆宋史之修儻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為可否自是

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

何文肅為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學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趨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獎恬退抑奔競以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推之不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規諷

十七

曼山館

來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時事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成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規諷

十九

曼山館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慙北齊瑣語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

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常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楨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規諷 十九 曼山館

書淚下  
陸文裕云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兄子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胷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此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

是貌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銓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規諷 二十 曼山館

西此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了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嚮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益當時法網疎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

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如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  
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  
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為則論  
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悅犯難  
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何  
惟債事之不旋踵耶

豪爽

吉水解學士縉天資甚美為文多不屬草頃刻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豪爽

二十一

曼山館

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譟時杭有王洪希範  
吳有王璵汝玉閩有王侔孟陽嘗謂希範曰解  
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  
識者謂其知言

永樂中曾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克瞻朝禁咸  
聲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 上令左右舉  
善飲者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朝廷上  
無一能飲者乎曾聞之即自請往 上問曰卿

量幾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  
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翼旦俟謝恩 上悅曰  
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  
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官磨  
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質益棺  
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名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為重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豪爽

二十三

曼山館

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  
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憚伏不敢起公擲棒叱  
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崔侍郎銑飲量洪亾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  
幾杯酒也畱名姓在人間陳約之束其同年董  
侍郎玘塔也小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崔業  
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病  
初起即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羈飲至夜分約

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其從者曰彼且乘非  
瑕而關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遂病至咯血  
不起崔嘗與董飲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  
之較每崔一甌酒方士一甌飯崔已醉而飯不  
止凡得五十四甌董至夜俟其歸而傾之則飯  
固在蓋障眼術也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府毛  
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二裝炙鵝  
玉堂叢語卷之七 豪爽 三十一 曼山館

鵝皆大臠其二裝饅頭大如盞者各五十許又  
不置筋以手掇之銀盞二使注酒長醞大臠倘  
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於酒互舉無筭歡然而  
別曰公大器也

任達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  
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  
上饗孫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松江之青丘

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  
芻昵若無見啓詩大驚禮為上客啓怡然不以  
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  
暮 上御闕樓召見啓大悅擢戶部右侍郎辭  
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啓身長七尺其文  
武才於書無所不闕為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  
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待制  
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於世  
玉堂叢語卷之七 任達 三十四 曼山館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  
士 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劄而縉率易無所  
讓嘗入兵部索早人不得即之尚書所設馬尚  
書以聞 上弗責也曰紳逸乃爾耶苦以御史  
即除御史久之事 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  
為一時冠而意氣闊疎又性剛多忤中漢庶人  
譏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  
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 上大怒徵下獄三

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黃諫嘗作京師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華

殿東大庖井第一每進講後必連啜數器乃去

請廣州每遊白雲浦澗山水間評其泉以滌井

為第一更名學士泉人謂不減李贊皇云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

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

即崔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

玉堂叢語

卷之七

任達

二十五

曼山館

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

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

弟也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

詞為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

當為君地康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

之楊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康德涵六十要名倡百人為百歲會既畢了無

錢第持牋命詩送王邸處分時鄧杜王敬夫名

位差減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布人間遂為關

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

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

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醕酖耳三公萬戶非

所願也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

玉堂叢語

卷之七

任達

二十六

曼山館

首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

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

不容出為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

罷歸田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

為執事獨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

不肖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

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  
沈智鷗夷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  
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為夢  
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  
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  
却此僕大略也

楊用修好縱倡樂劉繪以書規之答云茲荒成  
瑟居得以息黔補刑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  
玉堂叢語 卷之七 任達 二十七 曼山館

則可永歿矣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  
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  
京修史使麗豎焚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出磨  
喻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  
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  
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楊用修謫滇南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殺之詩  
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相問

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曾重賞伎女  
購歸裝潢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  
生昇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忤人謂此  
君故自汗非也一措大裘赭衣何所可忌特是  
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夙惠

宋景濂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聞先生善記誦  
玉堂叢語 卷之七 夙惠 二十八 曼山館

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背誦先生以一月為  
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書俾即記五百言先  
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  
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  
名師即有成爾  
方孝孺鬚髭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  
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  
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

小韓子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父訓於庭不匝月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適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旬讀而先生皆已成誦矣

彭華方十五六嘗過邑城坐客有持故券證以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賈也衆驚問故曰券果出革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

玉堂叢語

卷之七

夙惠

三九

曼山館

三年書乃曰洪武三十三年非賈而何爭者報然而罷

王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鏹爲謝却不受

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命作水竹村居

詩子寧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迺其志少則然矣

倪文毅生而瓌岍秀異甫五歲聞隣塾書聲卽請入遊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益已悟天包地外之理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玉堂叢語

卷之七

夙惠

三十

曼山館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名之試講尚書嘗與程敏政同名上試對云螭螭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凰徧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官學士李太拜地於此矣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人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



識者知其為遠器

鄒公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

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畧之具

則聚樹葉爇之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

拔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

六舉四川丙午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

占曰龍泉菴內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

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丁未第進士授

庶吉士

舒芬之父得一葬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

必四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

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葬於此兒即

應矣父從之芬果太魁

程篁墩生而蚤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

歲隨父參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

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之食

遊覽

詔館閣即日試之賦聖節瑞雪詩并經義各一

篇援筆立就文采燦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

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大學士

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

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成化丙戌

第一甲第二授編修 沈東之撰傳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八歲以奇童薦大

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 憲廟命內

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

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

風焉 謝純撰行略

蔣公冕十歲書過目成誦十五舉成化丁酉鄉

試第一丘文莊見而奇之曰台輔之器 行恭

揚石齋廷和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二舉鄉試其

第進士也先於父春 名世類苑

遊覽

主室書語卷之七 風惠 三十一 曼山館

主室書語卷之七 風惠 三十二 曼山館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願  
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  
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  
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官錦  
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  
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宮僚咸  
和以爲盛事

徐武功平生好奇每遇遊覽必窮其勝林屋洞

玉堂叢語

卷七

遊覽

三十三

曼山館

大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  
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壁上  
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  
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類爲  
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深不  
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  
間書也武功欲畱作其間爲同遊所促悵然而  
出自後更無往者

柯潛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雅歌  
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既綜院章就詞林  
後圍結清風亭亭下鑿池時運決渠引泉公退  
偃坐其中又翛然若眞登瀛洲者

同官詞林者駱公文盛年最長乃與諸君約歲  
時讌公堂分韻詠菊公各爲屬和詞采爛然盈  
卷稱一時勝事

劉公龍官暇則與翰林宦南都者不問品秩崇

玉堂叢語

卷七

遊覽

三十四

曼山館

甲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輒紀諸吟詠蓋宛  
然前輩風度云

術解

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  
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  
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  
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  
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

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  
 瞽者曰當以小橈為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  
 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  
 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  
 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  
 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  
 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  
 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公遂

玉堂叢語卷之七 術解 三十五 曼山館

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於金陵今獻彙言乃云  
 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以欺愚人者耳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彙  
 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  
 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  
 伯溫對眾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  
 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  
 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於

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上法者曾  
 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  
 舟詩云餘霞斂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  
 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  
 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劉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  
 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人謂為慶雲擬賦  
 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其

玉堂叢語卷之七 術解 三十六 曼山館

下有英主出吾當輔之眾皆掩耳尋 高帝下  
 金陵劉建帷幄助為 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  
 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  
 日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  
 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眾初莫肯信至夜  
 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眾以為神莫敢

達竟拔城擒賊而還

上欲刑人劉基曰何為乃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日當有驗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上大喜悉以所畱刑者俾基縱之

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王公禱歎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若有所待者歲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術解

三十七

曼山館

戊戌 太祖親取婺遣使徵之公幡然許曰吾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

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克而不名

宋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進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僂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計奏試官學士劉三吾及質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

郊編修劉諤皆寘於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

程濟有道之士也建文時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千里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宜蚤為備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名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為翰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術解

三十八

曼山館

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命左右以鐵椎擊碑甫椎遽曰止止為我錄碑文與姓名來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當擊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名濟還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

建文既考終濟竟不知所之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並列

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

短小聞者未之信後並為祭酒陳公以方嚴肅

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眾始神柳庄之

術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

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熒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術解

三十九

曼山館

或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

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而

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

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

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閒多不樂時謂

所親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為未幾竟

為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

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

作矣吾為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

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已

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

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

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

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文明

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

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

玉堂叢語

卷之七

術解

四十

曼山館

之望後果如其言

庚巳編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

祿質之曰孰為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曰此

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功名

壽數始終皆羅一峰梓溪矍然曰止此乎曰忠

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

一峰祠

姑蘇別駕夏泉江西南城人精象緯之學弘治

甲子攝崑山事云夜觀乾象明歲狀元當在此語稍聞於人舉子十餘輩往問云狀元在城中但未知爲誰顧未齋欣然自任曰屬我矣已而果然

巧藝

高棟善畫法米南官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棟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嘗優於祿入

玉堂叢語

卷之七

巧藝

四十一

夏山館

會有事於方丘熊鼎受告導 駕既齋宿習射死中百官鴈行入 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一發中鵠 上喜勺湏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執一矢韃二矢向鵠三發連三中 上嘉勞久之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

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禎符三詩稱 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書畫嘗侍 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號名 延休堂漫錄

玉堂叢語

卷之七

巧藝

四十一

夏山館

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文皇覽沈度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如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度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

張益登進士入翰林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沙絕亦不復寫竹

黃諫陝之蘭縣人博學多通工篆隸行草尤長八分著從古正文五卷枕林宗之兼善繪事館中壁舊寫白菜其上題者先後數百人一日圯眾共惋惜諫一一書之并繪白菜如舊

王鑿書漢道觀有晉人風韻弟潮亦攻書漢時人稱一家二妙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 憲廟即命洪謨自製眾謂必不可成旬日間乃製成以進賜賚有加

傷逝

孫賁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爲藍玉題畫坐誅臨刑口占曰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口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嘗訪駙馬不遇題壁曰踏青騎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欄杆春似海隔窗間殺碧槐花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日蒼梧吳獻臣延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篋之泣受

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重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霍渭厓之亾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 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 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渭厓回天則渭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萬公士和之歿也鄧直伯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徐顯卿墓志

玉堂叢語卷之七 終

玉堂叢語卷之七

傷逝

四十五

曼山館

玉堂叢語卷之八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樞刊

志異

劉青田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廻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

玉堂叢語卷之八

志異

一

曼山館

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馮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



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麓者應人事耳  
 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  
 士笑曰凡人授受因材而篤昔子房孔明竝  
 得其六子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  
 世矣嗟乎自古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  
 素書於黃石其事大著餘多祕不聞夫豈偶然  
 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黃楚望 高帝雅聞  
 道士名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  
 王堂叢語卷之八 志異 曼山館

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  
 而皆為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閉不可遂放  
 還山不知所終  
 陶凱微時夜歸陷於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撈小  
 舟拍舫即楫衣登舟人皆無見者異之一日里  
 人家大疫凱探視病者見妖神入甕器中避之  
 奉紙筆與封識命棄水中疫即愈  
 景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公宿

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  
 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書景  
 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  
 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尚白  
 踰月乃黑數日有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  
 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  
 容家人恠問僧曰此吾師天池在老後身也吾

王堂叢語卷之八 志異 曼山館

師示寂後夢我而告曰今托生常州胡家爾當  
 來視以一笑為記今真是矣聞者咸歎其異後  
 李翰林賓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  
 禪之語蓋紀實也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英宗時有雷震奉天殿鳴吻翰林侍讀劉球應  
 詔陳言語多侵王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事  
 忤 上下獄王振喉錦衣指揮馬順榜笞璘使  
 引球為具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諛振殺我我

死即訴上帝耳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屢久困沐  
第欲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異日  
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俄而子死後順黨  
振被給事中王竑等擊死於朝班血肉俱盡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者往見餉舟舟卒方  
假寐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眾中最少  
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款餽  
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听始潛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志異

四

曼山館

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  
尚書公爲都御史征麓川時計別卒二十餘年  
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  
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爲指  
揮使食厚報云卒之夢雖爲公徵而實已被遇  
之祥也

蜀人周洪謨舉鄉試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  
曰子前程萬里慎自愛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即

子前身友鶴丁山人也謨官南翰林以詩訊太  
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  
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甚  
訝集郡人問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  
啓之父元末以詩名隱居至建文初歿於成都  
德人也恕即以此復周世以爲華祜房瑄之事  
云

維揚志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志異

五

曼山館

嘗詣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  
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  
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  
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問曰若輩非桑石  
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  
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  
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  
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

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於所夫

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云於乎文湍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志異 六 曼山館  
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祀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

江濤夢見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傳君之爲神泣厝濟而享祀卽今所過而驗之無乃秉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仍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志異 七 曼山館

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爲操戈之舉落筭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况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出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

焚燎就宿草以澆醑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  
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醞之醇味尚饗詩曰幽顯  
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  
主太白常畱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  
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  
瓊臺類稿升菴集

餘姚戚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  
言被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

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悞矣顧

吏令釋之得出還至途中遇雨憇佛寺步入一  
室中滿地皆紗帽楨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

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

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瀾果以

進士終翰林編修  
煙霞小說  
少師晦庵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贈太師謚  
文靖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康修撰德涵云往

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畱入臥內縱  
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自幃中語云往  
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叅同是汝批抹的却是  
我幾被此書悞了既而相對則一老翁也大聲  
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丁寧再三德  
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  
入柩人不甚傳云  
陸儼山外集

傅瀚欲攘取內閣之位乃嗾同鄉監生江瑤奏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謀泄遂倡言瑤與

學士程敏政善且奏事決非瑤所能而奏中排  
抑勝已一言又實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當道

之怒而敏政之獄自是始矣敏政既死瀚果自

禮部改詹事代其位後瀚家人忽晨見敏政入

瀚室又數見恠異因憂悸成疾踰年瀚竟死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去國未  
幾疽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所仙者先生至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志異 九 曼山館

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  
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  
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  
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  
勳名迹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  
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謫杜陵荒  
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 故丘  
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志異 十 曼山館

煙霞小說

袁公宗臯為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姬扶床  
跽請曰妾克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惟懼公  
驚覺名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  
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孥姬預焉則昔夢

中人也薦紳聞之皆歎定數之不可移如此  
廣之英德江中有帷石為患衆神之建廟祀焉  
霍公韜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  
為安流清遠峽飛來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  
遂絕今其文豎寺中人呼驅虎碑

簡傲

王廷陳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  
風鷗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杖之輒呼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簡傲 十一 曼山館

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  
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  
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  
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  
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祥為不知也乃  
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諂特予外補裕州  
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  
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

齷齪諸官受廷陳迎邪常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習伏叀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餽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簡傲

十一

曼山館

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欽多蓬首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

王允寧長大白皙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稱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一人其同年教祭酒以

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者以爲名曰仇厲守高也且僕慙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擗膺澗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僂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擊聞於公者乎僕卽死勿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簡傲

十一

曼山館

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卽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其辭支離恠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今竝傳關中

諧謔

胡願菴居京師惟携二僕後偶置一妾揚文敏公以詩戲之云長將病態比維摩喜得新髮集

事多不用歎衰憐皓首且欣煖老得青娥千金  
買笑何須惜百歲流光苦易過從此客邊心緒  
好更無高興到湯婆 應菴隨錄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自科日戲曰  
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  
得之者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  
誰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修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諧詼 十四 曼山館

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  
死人李至剛

曾公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  
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鋒出曾為人簡默在眾  
中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皆  
笑曰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眾下  
第曾掄大魁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  
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

偶然 陸延枝說聽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時羅不帶  
暖耳鐸不穿氈襪時人戲之曰羸耳馬足 聞中

今古

聶大年為杭州教授以詩文名天順初徵修通  
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未入館遂不起詞林  
諸公有惜其不獲一見者童大章在座素好諧  
謔因曰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也眾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諧詼 十五 曼山館

為閔然蓋大年聶姓而眇一目也

今制東官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  
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  
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司馬業洗淨少司馬  
尚洗未淨眾聞之噱然後謂主靜曰眾人皆是  
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  
以答二公可謂善謔矣

童庶子緣京師人善談謔嘗撰一事云元世祖

既主中華令華人皆胡服辨髮繼善嘗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愬於上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胡人名曰騰吉理也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須寧耐少時必有一日復舊也

廬陵陳文簋簋不飭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諸語 十六 曼山館

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又來取公一夜又攙之公不肯去其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國如何捨得去攙之者曰此去即爲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爲閻羅王夜又歎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閻王而何聞者絕倒

愧齋陳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答爲捧腹時因號陳也

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句曰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客座新聞

陸式齋大參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學士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雅謔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諸語 十七 曼山館

成化間陳翰林師名嚮所乘旨馬得六百錢耳西涯公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使子美恰有三百青銅錢語也即此可以見前輩風度

戚學士瀾美鬚髯院中呼爲戚胡一日與司成陳鑑會宴投木漆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鑿善鑿歎惡鑿歎



劉文安公為學士掌院事會禮曹移文大書名  
押公不喜題其後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  
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相碍只恐臨書費墨多  
曹郎深以為愧

陳太史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  
詩為贄嗣初留之坐自入內手一編令其人讀  
之則和靖傳也讀至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公  
大笑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諧謔 十八 曼山館

後代有孫兒想君別是閒花草未必孤山梅樹  
枝客慙而退

西涯在翰林時偶失朝被罰翰林舊有語云一  
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言其清無事  
也至是西涯續二句云更有運灰兼運炭貴人  
頭上不曾饒一座閑然

乙丑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為詩題下注不  
拘體同年王韋欽佩作歌行為諸老所賞時柴

墟儲靜夫囀為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直  
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畫沈沈畫  
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歎賞曰絕似溫李予  
曰本是王韋葢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為之一笑  
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為侍讀以生朝設席邀諸  
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若至座主家則門  
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  
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徐穆二生坐於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諧謔 十九 曼山館

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為之一笑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  
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者予假三日一時踴躍  
之士多得假人目為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  
生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  
為鴟鴞公之對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為太常少卿公宴以  
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

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瓊佛然去

廖鳴吾倫彥式偕入朝洞野曰有一偶語試對之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徐應云天理難忘類祭魚廖楚人倫粵人蓋以物產相嘲云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秃翁老饑不惜口業好事者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洪園渭川之刑書也高中玄爲嚴介溪門生師生好相談諠爲編脩時嚴自內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

玉堂叢語

卷之八

諧諢

十一

曼山館

一至衆張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諢敢爲老師道之否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曰大雞昂然來小雞聳而待也嚴亦大笑入素嘲江西人爲雞故云

內江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好談禪時萬鹿園恬雅精於禪學以淮上閩帥如京師文肅公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涌鹿園不答文肅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

媿媿鹿園惟有唯諾不能措一語華亭陸平泉宗伯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趙公降却鹿園也

儉嗇

古朴字文質洪武中以鄉貢隸五軍斷事司理刑奏家貧願仕莫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管繕主事累官至戶部尚書先是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朴考其績下良叩 上左右求最考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儉嗇

十一

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終敗最考不可得也後果以昧敗朴在朝三十餘年守身如處子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公嘗寢疾楊文貞入視見所居蕭然几上惟自警編一帙此與韓魏公論語唾壺事頗類世稱古公廉信然哉高毅字世用性謹朴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過雨徒跣以歸或訝其勞苦毅曰我一人何足惜蓋達諸當

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 上任公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紈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汰侈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堯雖題廣園曲池之玉堂叢語 卷之八 汰侈 三十一 曼山館  
勝勝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玉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餼甚豐飲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張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迂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魏昇趨避卑身爲

前驅約束吏卒于陬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扇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木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名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

玉堂叢語 卷之八 汰侈 三十一 曼山館

險譎

石曹諧徐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爲誦書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少齟齬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 其子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薤歸蘇士權

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有難色士權辭曰  
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  
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士權貌甚鄙長不踰五  
尺議論雄偉氣節凜凜無一言及徐真信義士  
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  
謂學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  
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

玉堂叢語

卷之八

險論

辛四

曼山館

卽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  
卒無所對卽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  
上左右小璫來謁夏言言奴視之其語嚴嵩嵩  
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  
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  
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  
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容具榮亦不復多言  
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

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  
之

忿狃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  
偶畱陳循酌談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  
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  
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  
汝於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岷友人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忿狃

辛五

曼山館

稱之曰此陳公一怒之力也

大學士張璁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  
議禮時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怨忿入閣未幾  
上以待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 旨令

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  
者畱用不稱者重除他官蓋疑璁有密搆也楊  
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  
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

兩制儒臣皆常敷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文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之選即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 上報可尋調佃寧西府通判而中允劉棟楊維聰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地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當出為科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念翁 三十一 曼山館

道止據其中第除選於是吏部以袁孝等補司屬有出為知縣者矣以聰進閣時庶吉士不屑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聰敏給精練如一清即翰林中亦罕見其比信乎儲材不可不廣也

嚴嵩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嘗宴鹿鳴日嵩在座為壽時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遂至是發刺見而謂

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狃隘急睚眦如此

刺毀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為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為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莊景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居之遠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為樂名公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刺毀 三十一 曼山館

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 上食之

喜命司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 上取寵此

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感傳為

閣老餅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 知人謂陰

主御醫劉文泰許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繁矣嘗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蘇州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

玉堂叢語

卷之八

刺毀

二十

曼山館

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為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感傳益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蕪湖胡燿字仲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鳩詩云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遂忽

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  
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  
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無補句  
為譏已黜為戶部主事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有約同死難者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是修自縊後解縊為墓志揚士奇為傳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為作傳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紕漏

二十九

曼山館

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咤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為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舉實其力懷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畱以轉奉溥至京懷置燕以前金為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器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聞者皆絕倒

劉儼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子入試屬之

皆不從二人因劾儼考閱不明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罪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高力言儼等無罪 上令准二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已先是廬陵羅宗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虜逼京師徐理自負意識過人銳志功業兼云  
玉堂叢書 卷之八 批漏 三十一 曼山館

能測天象謂胡人當復即今不如回南以淮爲界各守一方太監金英拂然不說與安亦大怒喝詈這厮該死敢如此妄言 聖駕在口外誰整理迎回 祖宗山陵宮闕誰守護衆因斥出之尋命守彰德等處 尹直致仕去又數載 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箴頌因舉先朝黃淮例冀復得賜對 上責以亾恥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存續綴錄萬

安故直黨也力詆之欲自解一時大臣如尹旻項忠賢有聲望如吳與弼陳獻章咸指摘其私亾少恕人謂直不得志其是非謬蓋如此

太常卿陳公音字師名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名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名不見酒

玉堂叢書 卷之八 批漏 三十一 曼山館

銷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俟師名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誤矣一笑而去

陳清旦入朝誤寘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

陳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偶  
不聞引轡歸舍師名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  
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觀壁間畫曰是我家  
物何緣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為亦來  
乎僮曰是吾家也師名始悟此節與北齊劉儀  
同相類初疑訛傳  
及聞蔡林屋云嘗見吳匏翁述  
之為笑談乃信真師名事也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  
賄路公行至此已極

玉堂叢語

卷之八

批漏

三十一

曼山館

上鍾愛與王或為焦芳計曰盍說昭德勸上  
廢太子改立與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  
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  
大以為然即言於昭德如其言以勸上時懷  
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名恩微露其  
意思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憚  
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

覃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  
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廢儲必下詔詔必出  
內閣不如謀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  
以上命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不  
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質昌無所容屢欲自  
頸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座東  
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  
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為無應上首

玉堂叢語

卷之八

批漏

三十一

曼山館

肯始為東官選妃不復言易儲事矣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  
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  
極諫憲廟奇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其買禍  
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銀鐺鎖之以待俄官校  
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  
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  
聞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嘉縣



卒於官 雙槐歲抄

焦芳為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多矯誣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吳輩使筆之挾瑾威以鉗眾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竄定一字

焦芳寡學閱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擬校輒奉行四方賂瑾者首具三之一賂芳以轉及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紕漏 三十四 曼山館

瑾亾不如願欲去增解額斥翰林外補日夜汲汲修睚眦不少遺也

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且遠涉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又易辦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

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就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茂胡馬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地拋荒米豆騰湧鹽政亦弁大壞二人誤國之弊不可勝誅矣

巡撫江西都御史閔珪以江西盜賊多京宦大家佃僕遺人捕之占不發乃奏欲併及其主者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紕漏 三十五 曼山館

謫戍邊方下所司謝一夔與兵部侍郎尹直恐其家被羅織汲汲欲沮珪奏而所司不然以為巡撫奏事必有所見宜從其言但重治羅織者罪自不敢犯議入 上竟寢其奏不行調珪於廣西執政有疑之者一日言及一夔曰閔珪之謬得吾李孜省密本纔止不然幾為吾鄉人害自是人始知 朝廷紛更顛倒皆孜省之為也故一夔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清議

大為鄙薄云

翟鑾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鑾鑾為桐喝  
關節咸唯唯即取薦會試亦如之而復昂其對  
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 上寵日恚鑾先之乃  
嗾給事御史使論劾鑾等 上怒責鑾自辯解  
鑾枝梧又其語多引西苑直 上益怒下詔稱  
翟氏子雖有軾轍才不得竝進奪寒士路併鑾  
除名其主試少詹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賀善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統編 三六 曼山館

浦應麒咸從坐矣  
中九郭希顏久廢欲釣奇取顯位上疏請建帝  
立儲 世廟恚甚命即其家斬之傳首四方庚  
戌虜闌入邊司業王向祖上書請捐內帑數百  
萬金遺迤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之凡再上  
科臣謂非所宜言糾正之同祖益憤憤不自得  
請 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建帝與  
改元皆 上所惡聞見之亦欲寘大辟然希顏

不免同祖遇怒解斥為民人固有幸不幸也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  
大禮既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  
初為人所誣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  
賢之是疏下吏部尚書桂萼極言他時執政偏  
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伏機更相傾搆故當時  
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言以觸時忌澄乃  
脩慝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風各司於是  
玉堂叢語 卷之八 統編 三七 曼山館

詔復其官以奪之邪譎豈不知澄之反復而顧  
為之嗟植益亦揣朝臣之附已者少故曲自黨  
援令嵩嵩競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  
心也

惑溺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  
請省墓實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適中先置所  
親譽稷賢後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感故謗稷

耳稷復迎於數百里外羶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妬已還京即出之吏部

涂垓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稚齒媵精枕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皆然或云愆念損真公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不自廢退即病能勉晉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

玉堂叢語 卷之八 感溺 主人 曼山館

新建好聚斂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姜仲文曰婦人口液名華池神水吮而嚙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一時傳以為笑

仇隙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  
不允以直為之翼日廷遇歷城舉劾謝之歷城  
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

林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事果証

玉堂叢語 卷之八 仇隙 主人 曼山館

以重罪

焦芳為侍講九年當遷學士矣時相善詹事彭華而意薄芳也遲之曰芳亦學士乎芳恚揚聲謂華與時相好而尼我不遷不遷將刺刃長安道中華懼不得已謀於相遷芳侍講學士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

進用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盡  
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  
亦頗類此

嚴相謂華亭公吾生平爲貴溪所狼籍不可勝  
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爲首  
撥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間許  
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貌狸清  
熊棧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啟啓

玉堂叢語

卷八

仇隸

四

夢山館

齒又次撥諸城爲從史則曰吾以某日起自閣  
出卽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語城爲先慙西朝房  
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宅姬所薄暮始至就  
坐進酒三勺一湯取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  
揖命與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閱深奧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

自叙

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去且以為可弄可咲者入目便記記輒錄出約略一日內必存數則而時以嘿坐有所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道

遙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作者紛々皆有可觀而唯段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學士容齋劄為隨筆數至于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

自叙

三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客為野蔬礪草之嗜雖畸雜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畷亦垂涎也執  
筆自韻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自叙

三

附之意焉間示一二館師與  
兒子輩資譚詭題曰希洪昏  
眊之餘理耶焚耶澄耶清耶  
皆不自知蓴花舒咲于名園  
蛙部鼓吹于天籟我用我法  
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  
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  
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  
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  
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  
洪而希段也

自叙

四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

明典偈識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赦忠裔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搗隱微

小山泉

湧幢小品

目錄

奸殺必殺

不經之語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朱承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捷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絲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統祥瑞

黃承陞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官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土雅語

海榴梿

購香

買珠

戎服出郊

大閱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湧幢小品

目錄卷一

御號

藥王廟

獻俘

東宮

出閣

聖諭



湧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為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

湧幢小品

卷之一

勿以聞至十一月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剝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氤如葢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為炤灼大千障

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神祈賽者募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為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為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

湧幢小品

卷之一

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廕

明輿偶識

小史謂誌公臨歿為偈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遇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  
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  
為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  
諸馮也聖人生諸卽朱寓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  
歷雞之上為戌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卽  
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  
自南而北抵於子位也乘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  
門以去建下為安德為仁也東隣指張士誠闕者  
滅也滅士誠卽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  
國大號也其為我 太祖之識無疑而豈區區一  
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  
太祖卜其地為 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卽今之靈谷  
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  
者 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  
示其兆葬卽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朔漠夷疆

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  
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  
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壽之  
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子 太祖四歲嬪時  
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渡江連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

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

皇牽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劔殿後寇

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

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

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馬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為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貧寒  
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其年 聖壽已六十五則 帝長於英  
實十七年真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  
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  
至 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 孝慈皇后作  
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  
過此方諸妃有子而 孝慈不復生矣 高皇之  
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 高皇諸大功

湯幢小品

卷之一

五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  
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  
好學如文士自非 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  
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  
駐驛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  
日茶源岡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  
田野闢黎民樂耕闢資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  
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 樞密院  
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  
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  
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 高皇創業難成化  
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撤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湯幢小品

卷之一

木

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夔為德州  
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  
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  
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  
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  
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

并輝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  
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  
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  
供億爲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  
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 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  
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崖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  
至今鼻準醮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七

白鷗卽令人刻於巖壁一日 上御五鳳樓工部  
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  
然 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 上疑之以  
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 明主而不免數  
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 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  
諫以爲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  
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 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

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  
有杜安道者持錘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  
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過要官勢人如  
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 上甚信愛之曰如  
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八

州聞虜主在捕魚海見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  
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  
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  
不困乏餘流濫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  
天之助也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  
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  
而必殺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

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漢獻錄謂恭靖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即父子間謹敢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湯懽小品

卷之一

九

殺人 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氣象 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 太祖退言得失耶又剪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 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 上怒擲其甌中 后頸微有傷 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敬慎 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狠瀆不倫至此耶

又剪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

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震怒宿戒閣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閣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國不在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爾且吾之不捨元帝亦等之熱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湯懽小品

卷之一

十

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傅至燕填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邏騎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既克太原太傅出陝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聞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彊 太祖委太傅獨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北保保死太傅稍寬從 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 太祖威嚴太傅敬慎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諮稟平章敢馳歸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閣吏奪關而出坐龍江舟脅 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為甚

湧幢小品

卷之一

十一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時固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掣垂及有龍申爪拿其臂馬蹶而止歎曰真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馬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為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下天命所在持不着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

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况 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要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盛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千來降賜名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 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辛巳 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宣府黃花鎮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湧幢小品

卷之一

十一

天氣清明 上服袞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掖五哨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巳年六十四歲矣按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焜耀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緇黃耆耄四夷朝貢使駢蹕道左 駕至謹呼萬歲聲震天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為秦王時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勦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鼓吹以侔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永人

文皇夜夢二朱永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真陳假引奏 上喜符夢俱擢知府真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歛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綠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

湧幢小品

卷之一

七

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黑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城疴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阜永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甕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

不可為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早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而走獲之發龍門克軍久之脫歸得一銅印以獻輒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山之巔避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為正統二年 上覽曰此妾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遁入虜蓄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

湧幢小品

卷之一

十四

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官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官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為此可歎也

英皇即位尊 祖母張為太皇太后 母孫為皇太

后 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宣德中 上奉侍謁

陵一次正統中檢飭 官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

幾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

三宿之理況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外從無

有 后妃出幸者即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

朝力爭而況于 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五

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捷虜徵應

英廟原有捷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

首請罪故已巳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窺知其

素質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 天顏穆如坐土臺

羣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馬者三

惜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蹲伏 英皇坐

之天矯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

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徙遼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為北虜

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 英廟北狩福

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

絕天順元年 英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

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

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由軍

功例不當襲 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蓋是時

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為虜所獲用事輸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六

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

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 憲廟選妃江南嘉禾

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平望二十里

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

壽王地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販菜市中即授

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綵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 孝宗為皇太子頒詔  
至南京方迎入忽見 孝陵山頂擁起絳雲至開  
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作禮應頌以  
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  
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鄧常思所造石函函周遺有  
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  
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為魔鎮之術者每祠

滄體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廟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  
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  
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  
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  
者况石函魔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  
石函石碑尚存於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  
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  
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  
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  
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  
一百一十一日此 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  
向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  
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  
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 兩宮之奉養  
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  
從事揆諸事體殊為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

滄體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  
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聞有旨令  
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寄  
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  
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  
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上  
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鎮為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

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 上驚問為誰對曰  
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駐  
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觸  
何傷去去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嘗之高  
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  
進山為言今名鄭金蓮者即若女也在 周太后  
宮為 東駕所自出語凌上聞 孝廟怒磔山于

湧幢小品

卷之一

十九

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為浮言如前所云居  
人王璽觀與其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  
居幽若干年欲面奏 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鞠  
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  
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即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  
舊斷土岷墳起仗下小兒暴長數尺既登極南山  
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陛辭

己丑四月 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陛辭南行其勢  
甚速次日語閣學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  
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為大風雨  
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  
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絲被二  
花銀瓶一云濟濟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

湧幢小品

卷之一

二十

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祝  
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王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王之諭尚書夏言  
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  
皇乃爾後有乘筆修國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  
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春鄂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為山以獻  
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億應萬年芝山四  
川巡撫黃光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  
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二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  
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為之  
宋政和五年新州產芝草徧境計黃芝一萬二千  
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幹尤奇

桃降

嘉靖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

湯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視或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  
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  
是羣臣上表賀 上以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  
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 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  
二丈形如龍鳳然卒有巳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  
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

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大  
不然十八年分封 裕即竟為天子開隆萬萬年  
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  
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義收宋三百年養士  
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 高皇帝知  
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羨富  
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

湯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驟夫八人日食口糧  
三升太倉開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  
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  
天府送用倉廩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  
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  
郊廟之築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  
奏報其出入之數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為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爲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  
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 世廟之深諳故實  
抑崔及左右密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  
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  
故事爲言非欺妄卽疎漏當時尚書爲毛澄其不  
觸怒抵罪幸矣

###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 皇后陳氏八年崩諡  
悼靈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

湧幢小品

卷之一

三

十日立德妃方氏爲皇后張后以十五年薨用廢  
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  
官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官禁事秘非外  
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爲言張后之廢  
實由張延齡兄弟 世宗方以 昭聖初年裁抑  
章聖憤甚而延齡故多怨家爲人所訐下獄 昭聖  
急因 上生子諭來見致賀 上辭之再諭再辭  
之益皇急托 張后爲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  
太后意而 太后亦先遣人傳 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 上已怒諭閣臣謂 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  
發及聞后言大怒卽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  
延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  
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 世宗以母后不顧燕  
婉之好誠剛誠孝而 張后之不幸已甚 昭聖

此時其又何以爲情夫 昭聖在 孝廟時專寵

騎妬致 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

武宗立母族甚見疎外 昭聖默默已不能得之於

子胎禍極於 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 孝宗在

湧幢小品

卷之一

三十四

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 訛言驚走

嘉靖己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  
侯蔣傳惠安伯張綱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  
堪偕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  
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  
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褫職岳溶怯懦損威革坐  
管管事傳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樞為工部尚書 世廟御便殿召公  
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財用省管建 上曰朕  
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  
亦尚書非俊子也 上顏乃霽然則 上于見素  
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太宗  
伯李璣應聲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  
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 上嘉其敏括

清慎小語

卷之十

五十五

王沂公曾青州人朱真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  
槐樹廡街澗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廡  
土厚水深也街澗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  
對

海榴毼

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刻海榴毼墜  
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  
絕巧也

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 上志甚命  
再購戶部尚書高耀進八兩 上喜命給價七百  
六十兩加耀太子少保賞火時中人密竊以出  
上索之急耀重賄購得因 聖節建醮日上之大稱  
旨加賞蓋內外之相為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  
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缺一具示耀令求  
珠玉如式凡兩月 上意違之復諭耀曰金玉珠

清慎小語

卷之十

五十六

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嫉怨為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  
弘治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  
揆覓并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  
給之耀懼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  
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之以進 上以  
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恡費不  
以時值給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耀亟如數購進  
毋緩會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盞上喜習武服此自便非登郊壇者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閱

國朝 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

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惟五月禁中射柳聚諸徹侯若大將甬試較其優劣如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仿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開彘比纖煙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蓋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竝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申文定公為史官時有祛倦鬼文神廟即位之二年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年矣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齊故已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妾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為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駭乃爾讀書人宜有分曉乃好人人過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

禍即天殃矣

藥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 神廟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湯幢小冊

卷之一

三十九

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暎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拿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勦戚接者二透為四乃有聲又為八為十六漸震為三十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等境况可謂 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俘禮亦如之而寒甚百官縻栗館友莊冲虛面最白侵而成紅余面赭幾變而黑或嘲曰雲長作翼德臉也宜畢囚大呼稱枉每囚一繚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擁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官往往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三年

湯幢小冊

卷之一

三十九

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挺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搭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 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吾坐以風顛而止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已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噤甚郭明  
一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卽如我輩  
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  
若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  
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  
郭言盡擡出奉 皇長子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  
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 東朝妖書

湧幢小品

卷之一

三十一

事發傳語厥監陳知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真  
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密視 光廟袍內止  
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所御歷  
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  
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  
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矚內侍  
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嘿寓衆皆嘆  
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  
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  
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真  
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既畢必奉 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爲  
精腴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  
後講官從便自攜食榼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  
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  
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湧幢小品

卷之一

三十一

人非常供養今爲 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  
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  
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  
天氣涼出入猶便大寒衝風幾于裂膚至 先朝  
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 聖  
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 神皇怒甚上  
下危疑恐動播 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祀稷辛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開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口傳 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 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好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下 湯懣小品 卷之一 三十一

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而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云云母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酒四甕傳與先生知道夫 禁中嚴密一啟閉間何勞 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 神皇灼見不待張差之誕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一卷終

湯懣小品目錄卷之二

廟號	國號
年號	侍朝
講讀	經筵詞 二十首
經筵忌辰	講書職分
講官互易	不避諱
請教講官	實錄 三則
大誥	永樂大典
大明會典 四則	典禮
承天大誌	大禮 二則
兩淵 二則	善逐奸
大獄	秘書 二則
南院書籍	圖書之厄 二則
內庫銀錢 三則	桐漆園
司牲所 三則	鈔稅
免稅	鹽政 五則
白糧 二則	馬價
果品	糴販 二則

開礦

和市

農蠶

十則

蠶報

懋母傳

續傳

湧幢小品

目錄卷二

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

湖上朱國禎輯

廟號

太祖廟號與漢祖同故今尊稱曰太祖曰高皇帝則得矣近見刻國朝一書曰我高祖皇帝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太祖非高祖也亦富有辨

國號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衽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年號

國朝年號永樂乃張重華王則偽建天順乃元出帝舊號前則兵後勿勿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德則西夏李遵項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故吏書馬鈞陽至出題議請遂為口實隆慶之號

雖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為延慶衛亦如之承天有隆慶殿改為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為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今上天啓不知何如自當與嘉靖萬曆並美並永矣

侍朝

自來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登殿唐玄宗時間則先奏以三衛皆趨悍武夫不宜升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至今用之然國朝以動威大臣閣臣詞臣尚寶中書科道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夾侍而道引升陛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其制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唐玄宗襲為故事亦至我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講讀

太祖最好學海內宿儒徵聘殆盡臨朝侍左右每事諮訪退即與之講解甚至互為辨難又設大本堂教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諸儒相上下故太宗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建文尤為瞻敏太宗又推此意教皇太孫命姚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英宗即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二十二廿二而尤勤於日講至武宗時始不免作輟世宗勵精於先倦勤於後神宗初立張太岳亦儘抖擻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湧幢小品

卷之十二

十二

經筵詞

陸儼山著

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經筵無定日至英廟初朝始著為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學也

編排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 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 勅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 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 朝官名在 經筵略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隊中臣扶輦下金鑾

凡 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 經筵事 內閣或知或同知 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湧幢小品

卷之二

四

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員為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翰林者仍為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為展書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 制勅房官書寫講章通謂之 經筵官皆得入街每當鳴鞭退 朝 上將赴 經筵則各從本班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 駕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邊巡小立瞻龍氣 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面小立望 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 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傘蓋擎蔽朝陽

文華殿啓 奉天東滴翠浮青映碧空譚藝講經頻設仗 太平天子坐當中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五

文華殿在今 奉天門之東北諸殿制稍減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為兩春坊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 經筵之所中設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檯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贊講官拜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寶鞭黃道正中

移步輦侍臣班從赴 經筵

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

齊牽仗馬過東 上與下 御座乘 板橋

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

皆從

龍池鳳掖講朝殿 板橋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

進入講章默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

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閣中門各官東行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木

下坡則 板橋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北

入角門矣適啓 又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

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

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

也

殿陛森排劔戟重金貂玉蟒護 真龍司儀起案雙

雙過 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 將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廡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 御案鴻臚贊日起案序班

二員舉 御案置 御前一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赭羅裙小對團龍簇繡雲擡向 御前

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圍裙赭黃金龍小團

花序班舉案將至 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 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木

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拈書滙手攤幸對 天顏

剛咫尺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

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

展書官悉從 內閣 題定兼用坊院近時

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為之今廖中允道南張

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請 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 天顏真咫尺矣屏息以從事蓋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亦於此極矣漚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面照西臚聲高颺叩頭齊參差進講並平肩立輪著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贊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九

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此竝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西也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磬折諫官端拱靠南屏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勳立近 袞龍傍紅雲不動爐煙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 經筵事立東班昔西班則 內閣一人首立最近 御座餘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九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爐籠火擁螭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飾以金朱以口銜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爐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置間節屆仲冬尚未 傳免 上之好學可謂無間寒暑真 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屨中陳擁 至尊傳與太官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玉音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 旨

白玉闌干與案齊一行殺核盡朝西珍羞良醞俱名

品指點開囊囑小奚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

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蓋一行俱面西珍羞

良醞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取精腴例得

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榼以收餽餘

湯幢小品 卷之十一

姿容霑醉總僊桃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

面瞻 天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隔宿熏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

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熏香退卽以別篋貯之

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辰服次 聖躬勞淺澹垂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

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彌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卽

以變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澹服以

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旨今閏月

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

始視 上赭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天西

湯幢小品 卷之十一

面望 聖皇親饗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

內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朝 兩

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

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

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

義相關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

知因俯伏不及承 旨上疏請罪宥之五月丁巳  
 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磐奏是日當緋衣賜  
 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  
 日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議  
 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  
 言祖以上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  
 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令  
 暫免遂以為例久之罷不復舉大約讀書講書是  
 好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厭息人家小學生子尚  
 然況帝王乎議者爭此區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  
 者真萬世之聖主也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三

講書職分

武宗時李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  
 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  
 御經筵眾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  
 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  
 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威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  
 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  
 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  
 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應公父榮祿  
 公瓚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  
 一榮祿為侍郎時家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命  
 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補前之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三

講官互易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  
 吳音且舉止煩急 光廟對內侍嘻曰片語不曉  
 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懌此皆不擇  
 之故 先朝講官必舉有德器者充之不揆資次  
 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侍講讀乾元亨利貞 貞宋真宗廟諱也 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諱之為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卦上諭之講方講纔妥貼不然亦須說明而後講臨文者文章也非口講一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嘗問曰何以見教張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日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宦官嬪御如何日亦至誠又曰無所接對靜處時如何上進

湧幢小品 卷之二

十甫

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禎於友人處借得 各朝實錄恭頌至 高皇帝初克集慶路即改為應天府矣以後宜書京師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每著建康字面似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日珥生暈或背氣一道多書曰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

訂改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之處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 國朝平元都即輦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 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為秘密申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於館中謄出攜歸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

湧幢小品 卷之二

十五

當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聯陽節略自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世穆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尚未暇及王弼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覽者可喜可愕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擬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蓋余

之無緣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誥

誥凡三篇其書有初頒有續頒皆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語如郭桓盜糧一節見之屢屢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長就國知狀發兵反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寧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今考大誥篇末明述其事甚

湧幢小品

卷之二

十六

有追悔之言可見 大聖人亦有過過生於念到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處光明洞達其心益虛而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死凡七月友諒圍洪都盡載家屬以行則妻之獲當在此時而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爲己子亂天潢產禍種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楨非潭王潭王名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樂大典

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稗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大明會典

湧幢小品

卷之二

十七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爲主聯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首據鄙見衙門職官原有勳戚文武四號下至樂字號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勳臣之上蓋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擬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設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

武為敘特詳文職衙門載一切興革本末而納樂字號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為文職衙門則義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而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 祖制亦豈得獨違耶

儀制莫重於 登極常以為首乃居朝儀之後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 國家重典並未一及

湧幢小品 卷之二

六

朝賀儀以 主上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是矣 中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原自有別亦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均內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 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 季慈皇后于 章聖皇太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 聖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實事寧不觸目動心據臣臆見凡開 帝 后 宮禁者宜以朝代為先後各衙門則以類纂入可也

兩京 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

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或曰自來稱虎為獸考晉書成於唐魏徵等唐太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改稱曰猛獸然亦雙文非單舉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同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鹿而臨文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典禮

今上初生 神廟喜得元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 皇貴妃 皇太子正妻封妃餘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九

皆才人俱 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俱無此書當令搜覽得 旨各降一部為定式 承天大誌

世宗既定大禮陞安陸州為承天府命巡撫顧璘修誌徵諸名士王夢澤顏子喬等纂輯進呈不稱

旨報罷給事中丘岳請重修勅閣臣為之嘉靖四十五年告成 賜名承天大誌擢岳禮部侍郎臣得恭誦乃與府誌非承天誌也隆慶元年岳以考察去官

大禮

永嘉議禮佐成 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為總裁上疏日元惡寒心羣奸側日元惡者指楊石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戀戀於孝宗之無後而爭之強叩門伏哭失於激為可罪耳乃日奸日惡不已過乎乘時僥倖之人放潑無忌致世宗含怒一時被譴諸臣終身不復收錄推其餘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

方獻夫霍韜又言主為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主

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盛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 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當稱元惡矣

兩淵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惠繼錦迴文體 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是時請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事既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為上官所笞上書自言

擢上林苑右監丞進 世廟頌京師人為之語曰

兩淵有兩口口淵大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人之獻諂如此當時議大禮者既得逞志雲湧蜂起為所欲為者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會也

豐熙以學士爭大禮捍張桂詔獄廷杖謫戍而其子坊請贈 獻皇廟號稱宗並享 上卒用其言稱 睿宗入太廟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貧客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主

善逐好

諸臣因大禮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得首揆汪鏜議及民間奢修正喪葬服式之制得冢等人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達一獄張桂為政仗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人皆被杖黜福達父子獨得無恙刻 欽明大獄錄頒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達之孫同踵妖術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查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依律處斬都御史龐尚鵬題准同殊死福達剖棺斷屍其族皆覆又追論桂萼張璉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當梁拱間豎一金龍柱 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繙咨詢問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秦漢至寶屢購所積不得

滄幢小品

卷之二

三

移出今不知何如聞往往有私竊而出者此繫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上言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攷是時猶未登 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勅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

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 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術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

滄幢小品

卷之二

三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備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扁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滄瀾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詔求遺書之

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母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

合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多且過三十倍豈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一切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

湧幢小品

卷之二

書

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冊充仞皆國初儒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議則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

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未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才則又密封稿中皆塗去姓名防洩漏也呂巾石先生來掌院輯為若干卷將付梓會轉官携歸毀於火真可惜也

### 圖書之厄

隋亡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骨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惠文太子範得之卒為火所焚

湧幢小品

卷之二

書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貨鈎致或私以官鑿垣內之重複周固若不可窺者及敗為人別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者

### 內庫銀錢

國朝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為號而不及己戊茂也取財物盈滿之意己巳也止也從此漸耗故避不取然勢亦有所必至矣

北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即題然

亦未嘗數數也

錢一緡計一千值銀一兩唐鹽利四十萬緡劉晏為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以絹代錢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其日每貫者八百五十文為一貫今大明律與之迥異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搜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俱三年撥人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

湯種小品

卷之十一

羊

油止一百五十斤 聖祖豈虛設為此無益之費有漢意焉亦寓兵於農之意也

司牲所

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蠋五箇日支猪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豬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

湯種小品

卷之十二

羊

肝三百六十副菜豆穀粟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減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二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白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內馬監蓄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蓋備 聖上不時出入之用考 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鞭轡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 國初不得不如此

景泰初出御厩馬載砲車今太平已久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類國家虛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窮乎

###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開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許墅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墻庶人供給八年革

###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興王之地勞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備及多料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餘云云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太失初意矣

###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井鑿之五六寸丈得澹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甚深汲甚苦有鐵釘漕釘刮筭吞筭等制纖悉俱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鹽課鈔想亦謂私鹽之不可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註皇上課鈔一名蓋祖制以天子爲百姓榜樣未知果否

京官原有食鹽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

於太宰嚴文靖公革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靖年間事然考之弘治年間始革各衙門食鹽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臺中者見有送到官鹽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滴擇蓮子重者用之滴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滴更薄卽蓮沈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滴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



俱沈與此相類

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舊從車三千乘歲挽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飛雪二字妙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及成化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宥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三

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真堪流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而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果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飯等項茶食果品俱係散撮天順年間始用黏砌加添數倍成化初

湧幢小品

卷之二

三

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願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撮其大善殿漢經等殿大庖厨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斤亦量減

糴販

王大司馬見菴象乾為宜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皆可行

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每各銀萬五千金共得息萬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此起於撫臣郭青螺備極苦心然其法創於劉宴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皆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三

郭自行私販冤哉人之昧心如此縉紳不得辭其責

開礦

國初救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 秦陵禁止成化年間太監秦文又起此端給事中徐忱和之至 神皇其說大行徧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筦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藝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掘土乃東夷僭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倣而為之也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并樹藝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占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三

荒田開時先種芝蔴一年後種五穀蓋芝蔴能敗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蟻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然能噉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秈米多疾涎結滯仍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處人自食之則不覺蓋人與地與穀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直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伏時必有小鳥連叫

曰激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

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

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

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

入手即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

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

湯幢小品

卷之十一

三

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

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

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澱澱而食然

後以鷲羽拂之是為攤鳥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

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

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

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

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

氣之散也束結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

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

起則餒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

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

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

則雜雜則分箔雜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雜遲則

氣萎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

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葉覆曰冒山濟

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

則否三日而開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

湯幢小品

卷之十一

三

日而采親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

大寒則悶而加火太熱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

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

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

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肺之能節其寒

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

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勸咸

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

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

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蠶報

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稼租別姓之桑俗曰  
秒葉凡蠶一筋用葉百六十筋秒者先期約用銀  
四錢既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佳  
者用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銀一兩餘爲綿爲線  
矢可糞田皆資民家切用此農桑爲國根本民之  
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  
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難絕諺云倦

湧幢小品

卷十

三十六

人難斷葉價故栽與秒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  
頭蠶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隣家章姓者豫占桑  
價占賤卽畜至百餘筋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  
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爲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  
而肥白求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  
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應曰我與汝曾祖  
母有連歲爲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  
而怪至此蒲萄將入門衆志甚蹙之忽不見且駭  
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蓋祖母

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  
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于此以後卜  
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  
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于水家亦隨耗矣

蠶母傳

吳苑卷集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  
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憐憫然  
也號曰蠶母母爲人桑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  
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湧幢小品

卷十

三十七

大庇天下寒士俱懼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  
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  
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克下陳執篋莒  
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  
願捐吾軀剝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  
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  
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  
樂上承下蒙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輔黻皇猷使  
天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

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官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思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伺之密室旣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祿禮之旣而有諍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拯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旣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以其後秦用之

湯體小品

卷上

三八

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怒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克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樨樨然有頭目嘴微熱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隣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樨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善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環轉至晝晝夜不少停晷晷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屏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况久食大官乘輅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懶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遠舍朕辭去可

湯體小品

卷上

三九

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  
 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  
 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  
 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  
 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  
 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  
 胸中所有團為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  
 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  
 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  
 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克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  
 喧婉而不嫵盤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即好  
 嚼祗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  
 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  
 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  
 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  
 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  
 于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  
 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憺母常有此言  
 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  
 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訾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  
 自稱曰孫襄俯伏承旨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  
 曰此臣母家所統也以瑩潔無類為體五色變化  
 為用被萬方包裹萬彙為功業而又歸本于素素  
 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  
 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扞貫以梭提以  
 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  
 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冰綃  
 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即以命之躡躡隨手  
 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  
 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  
 肅拜香氣凝霧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  
 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  
 縑祀為神世世脩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  
 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憺母曰錦城君賜  
 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憺

之弟刁綿葛褐苧麻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為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為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眾協然趨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湧幢小品

卷三

聖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

國寶 五則

紅黃玉



舊璽

詰勅 三則

武定勅

賜劄

批勅尾

焚勅

內外制

別撰赦書

頒印 四則

矯刻將印

古印 二則

存問

請封

移封 四則

湧幢小品

目錄

一

王官封典

諭祭

優卹 五則

諡 十一則

登聞監鼓

奏疏 五則

攻上官 二則

攻大臣

叅屬官

發私書

詈人不憾

報恩不受

文官嫉媚

韓裴

王謝

呂霍意見 二則

解怨為德

忘怨憾德

志怨釋罪

仇怨相遇

善謔 三則

奉師友

師弟子禮

門生天子

通家

巢谷袁炎

歿不忘友

鵠禪

舊寮執禮

子畏其心

子畏知己

子與好客

公取設像

扮虎

湧幢小品

目錄卷三

三

湧幢小品卷之三



湖上朱國禎輯

國寶

太祖初卽位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置玉圭一二年製一小玉璽曰奉天執中四年置玉圖記二一日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日厚載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白三青終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 文皇於壬午六月十三

湧幢小品

卷之三

十一

五

日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己巳卽位十九日辛未製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詰命之寶勅命之寶終 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 御寶十一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寶曰勅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則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



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耳今查會典 御寶二十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勅正

湧幢小品 卷之三

十一

五

萬民之寶蓋丹符用玉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新製十一顆發尚寶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與史小異亦不能淡考矣

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 皇太子盤龍紐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 皇太子寶一顆豈即用此四字為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 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正月 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 天地 祖宗為文宣示遠近百官稱賀大宴于 奉天門頒賞

中宮厚載之寶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官方用玉寶也 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以 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 皇太后製金寶 賜之未幾貴妃有子旋正位 中宮自是 貴妃投寶遂為故事

湧幢小品 卷之三

十一

五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今止存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夷有玉可示戶部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 詔索之賈胡得及格者三以進 詔姑畱用價於官用銀內支給大學士徐階謂不中格乃下部宣諭西夷携巨材以入當以高價酬之未幾又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畱用發價銀七千兩給之然終未愜意仍命購白漿水碧二色玉以進又召戶部尚書高耀諭重價訪

購上品未幾 宮車晏駕 穆宗登極未聞有所製造也

### 紅黃玉

世宗既改 郊壇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所用玉爵各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黃玉送御用監製造戶部多方購之不獲但得紅黃碼礪水精等石以進詔暫充用仍責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國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及查節年貢牘唯有漿水一玉菜玉並無紅黃二色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宜

### 湧幢小品

#### 卷之三

四

五

行彼處撫臣厚價訪購詔可至十五年陝西撫臣上言奉詔求紅黃玉遣人于天方國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夷中購之皆無產者戶部尚書梁材以狀聞 上曰爾等仍多方訪求并行巡撫諸臣設法懸購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於是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時自鳴請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齋重貨往購之二玉將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可

### 舊璽

弘治十三年陝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獻玉璽一云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所得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蟻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許等以爲此秦璽復出也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覆自有秦璽以來歷代得喪存毀真贋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璽其篆刻之文既與輟耕錄等書模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蟻

### 湧幢小品

#### 卷之三

五

五

紐又與史傳等書所記文盤五龍螭缺一角及刻魏隸者不類且又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各不同蓋秦之舊璽更歷變故亾毀已久今陝西所進與昔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模倣秦璽而刻之者竊惟璽之爲用以識文書防詐僞非以爲寶玩也自秦始皇得藍田玉刻爲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轉相因襲巧爭力取意謂得此璽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則歉然愧耻以爲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璽爲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爲刻造務以欺人

一或得之輒譁然以為秦璽君臣色喜交慶徧祀以誇示天下貽笑取譏千載一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廣鑒高出千古不師前代之刻製

為一代之璽文必有義隨事而施真足以為聖子

神孫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者矣 列聖相

承率由祖訓百餘年來別無古璽而受命永昌之

福愈隆愈盛 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 聖躬

萬福宗社奠安正無俟璽而得天之眷有足徵者

今此璽出於陝地乃遂以為天錫聖符交獻論悅

湯禮小鼎 卷之三

蓋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內府以備展玩以彰

聖德以正人心臣等不勝至願 上從之仍命薄賞

志學等白銀五兩

誥勅

國朝文臣誥勅窮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襄張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為

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橫志皆

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進封日月與子女名銘語

寥寥結曰竝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乎有志者聞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失于濫由後言之失于隘此亦 聖朝一偏重事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勅成化二十三年奉 旨照奏准年月填

寫

總督兵部尚書王鑑川崇古以金書誥勅用寶給

事中張楚城劾之改正舊規惟鐵券填金餘皆用

墨

武定勅

湯禮小鼎 卷之三

武定克舉之亂實有司剝削激之使變考洪武十

六年 高皇帝武定勅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

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督世襲聞有婦

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

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

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

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

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

怠嗟乎以今日克舉之變觀之 高皇帝何神智

真超千古也

賜劄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劄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間以欣尚不可思議云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地四十頃劄至今寶之傳為勅以後則勅賜紛紛無之非是矣

批勅尾

李藩字叔翰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後拜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鐔賄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曰鐔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竟得寢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容亦明主哉

焚勅

宰相焚勅已是難事乃何益為益昌令焚征茶詔

書尤為奇特觀察使閩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為能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時事借史臣忽略觀察使軼其名何軼其地真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他官帶者為外制我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是有內制無外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豈遂以官之

內外分耶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五

別撰赦書

鄭首字晉信福清人少年強記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溫公通鑑有鬻子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遣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效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為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酸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論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論者封識繳回

海幢小品

卷三

十

五

之出塞破虜常李馮諸公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軍即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臚胸河失之河畔時時紅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風雷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福與諸將能為神抑印之靈光所浮發耶其敗卒沒虜中者 文皇出塞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 上掘得之四周皆成龍紋 上見且慍且喜藏內庫洪熙元年方補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出口外巡邊陽武侯薛錄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

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鼓蕪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佩平虜印屢發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空掛於佛燈前眾駭異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厲磚皆碎鸞生時其母夢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斬首裂其屍及是縱恣不法未幾病命成國公朱希忠入臥內收其印鸞悸即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謀剖棺剖屍如所夢

海幢小品

卷三

十

五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勅內閣寫勅大學士蔣冕至以死捍卒別取勅行之有勅必有印蔣所執曰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入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矯刻將印

慈谿張公楷以僉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用招降檄檄無聚印信不聽遂矯刻征南將軍印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亡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牆垣下有甕池內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局官辨驗有識與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與定又元末偽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

湧幢小品

卷三

十三

五

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借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造之偽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匿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臯太宰為司寇時得古銅印一紐板紐有稜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于閻伯仁閻得之邠人關地者曰

廷美之章與松臯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為卷而夏貴洲題曰神錫金符此事往往有之聞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遇時得一印正與名同遂聯捷入中祕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

數也

存問

存問大臣是 國家盛事邦家極榮有司官宜肅恭將事以侈 君寵近見使者至城外僅主家周旋有司漫不經心亦不出見行賓主禮比迎詔時一切儀仗俱備老臣與使臣威服控馬趣請所司偃蹇不至有經半日者是何心腸又辛丑年間中書存問一南大司馬至驛惡其不整捶隸人所司聞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

湧幢小品

卷三

十三

五

了事而去真所謂委君命草莽是誰之過與莫謂閒散事以為無傷也

請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璽年及八十陳情乞封允之未幾詹事董岷以父復先任雲南知府年八十三母婁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 特恩者雲南公知縣御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彊燈下能細書一日晨起拜家廟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 國朝僅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與太宰張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尤為異數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於 世廟年間修撰諸大綬外官起於 神廟年間長垣縣知縣劉學曾劉恂恂篤雅堅正人與余善為僉都御史撫保定卒行人司一署皆進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品父在可貶封沒者不與余同年友王吉士為行

湯懞小品

宋主

四

五

人丁父憂歎曰存沒一也 朝廷豈有靳焉特未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務助教等以為請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稱孺人此真錫類之仁也王姿貌魁偉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太常少卿

異塗移封起於 世廟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巡檢魏炯至 穆廟為例萬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

及存者為王官已自可憐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也

諭祭

諭祭有遣本縣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軾其前三祭又皆參政

優卹

大臣歸家加輿隸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孫清簡需止加三人子姪欲請縣官補其一公不可曰上已賜矣又煩有司耶近見杭州蘇州卽庶僚在家

湯懞小品

宋主

五

五

亦有出入輿隸四人暇則守門擔柴水如家僕然此不知起于何時我湖獨無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日元亨者官永興助教余謂此事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于本縣增一廩生優之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雖然以穎國之元功大烈絕世且不繼而況議及前朝乎故 國朝法至備而恩至薄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誣歸家貧窮

書自給有司援天順例 詔歲給米五石

楊照為遼東總兵與戶部郎何東序巡撫侯汝諒

先後互相訐奏回衛久之還鎮感憤戰歿無子有

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之誥聞于 朝月各

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蕭亮新喻人以廩生討華林有功後戰歿都御史

陳金遣官祭之上功 詔賜絹二疋鈔六百貫錄

其子長孺為臬司吏何賞之輕乃爾蕭當贈官并

廩其子可也

湧幢小品

卷三

末

五

諡

忠孝二字不竝諡蓋許國養親不雨立此類真卿

之議也

宋黃勉夫謂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

三人單諡正者無之然其後有程正公

韓忠彥卒請諡王居正謂公在熙寧時關王氏坐

講之說有功名教宜諡口文禮韓氏子以故事未

有以禮為諡求易不從

補諡惟 穆廟初最多錄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覃及亦傷于太濫矣

陳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贈禮部侍郎諡文定諡

云學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歷五朝抗權貴而彌

勁司成淹六考植模範以稱尊誠一代之儒宗篤

行之君子

郭明龍在禮部銳然欲奪諡改諡議不克行而一

時大嚷有某素亢直對郭大言曰宋高宗時秦檜

加盡美之諡當時何嘗奪今日何嘗稱公欲以此

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長揖而去郭惘然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七

五

曰不做也罷

日記載陳文卒議諡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下

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眾論鄙文特改例諡之

曰莊靖此說非也諡以易名陳諡文是用其名也

王文諡毅愍林文諡襄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諡

文恭林文俊諡文修何居日程林二字名非一字

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毅卒而賜諡閣本禮部本及

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教余嘗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不獨票簽為然葉葉中間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若孫必無悞可見諸書皆謬其文亦簡質所作自諸體外其贈章都曲藝早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富貴人酬應之篇即此可見其為人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廿九人皆從百年上下採公論甚確淵得六人我湖獨居其二為大理卿陳公恪少司馬吾師許公孚遠此真盛事

余年友吳繼疎仁度疎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

湧幢小品

卷之三

六

五

重望法應得謚繼疎畢一生精神命脈皆萃於此余丁酉至京即來共謀德余單疏 題請皆繼疎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媚吏部二字疑我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

羅龍皋棟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與焉羅又益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真生

平得意事 其年許師尚無恙

許師開府閩中園士夫多借商稅為蠹師盡革之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謫戍入閩雅稱同志日

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謗大興李九我閩學非私稅者却循聲一口牢不可破惟葉臺山少師雅所契慕癸卯師沒葉以南少宰考滿入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囑之昔李為少宗伯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為者余戲曰他日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所以相許師也

登聞監鼓

湧幢小品

卷之三

十九

登聞鼓院宋顛設官為監 國朝以給事中錦衣衛各一員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劾鼓下而無能窮究其實者即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陳言時事四白辨邪正推舉在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揮許寧謂其廉能驍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儼然與吏書王恕王竑李秉竝卓矣卓

矣

林見素在家劉瑾薦起撫四川具本奏彈曰宜以  
知已為報然不忍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救草疏  
與御史陳茂烈議無可托寫本又無可托賚進相  
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續前稿令教諭范府騰  
淨奏上而瑾已擒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  
萬曆庚子余典閩試策問人才以公為首督學沈  
泰垣為弼頌祀

嘉靖初以抄沒錢寧等房屋給皇親邵茂等此細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三

事乃工部議量留言官余瓚等又以疏爭如何動  
得 聖主

汪鉉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羅增者南城縣人  
為族人所誣其子鈇詣登聞院七上章皆格不行  
又再詣闕泣不絕聲汪憫之為奏聞釋之事始終  
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終養鈇之篤孝不必言而其  
時當事者皆何如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榮陽成臯之軍是實乃近日  
一計臣上疏曰蕭何轉餉韓彭因以成功韓彭用

兵何地而蕭得以粟濟之耶

攻上官

胡夢豸不知何許人舉人司教萬曆初年奏為條  
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隊碑以正士風事下  
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  
寧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冲煩之地乞  
用甲科胡復奏為庸邪大臣悖違祖制蔽塞賢路  
事潘自陳部覆奪夢豸官

千戶鄭一麟奏撫按孫鑣等遲玩乃萬曆丙申年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三

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  
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畱既陽為必去之  
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為復畱之勢以駭制羣情諂  
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  
語極嘔心而元氣已斲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  
可知矣

恭屬官

有按臣叅一屬官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為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發私書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書給事中李某李發其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瀆君父之聽即瀆聽亦不過尋常推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繫而票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

湯懽小品

卷之三

五

察去官

晉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言李百藥曰子翼晉人人多不憾

報恩不受

張弼脫李大亮之死後大亮貴求弼不得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為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

之行誼更在丙吉上蓋吉為大臣且君臣之間誼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遇而不言既遇而不任受聖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媚

郭子儀因於程元振魚朝恩猶曰宦官可言也至李晟因於張延賞延賞文臣為宰相而嫉媚大功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性故為此儉計真可恨可殺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報也晟祀于武成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為湯殆

湯懽小品

卷之三

五

延賞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晟許奏失大體余謂此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薦裴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而不能奪故事初詣省視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歷甬道而坐坦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傾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愕以為唐典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坦性清儉子娶楊收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汗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  
回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  
坦後拜相從子贊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  
檢而睨惟薄以問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中大臣  
坦從子內雍友合疎屬以居故滅獲衆出入無  
度殆此致謫帝爲釋然偓真長者遇他人坦難乎  
免矣偓又解陸戩之阨

王謝

江左之晉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  
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持堅最爲上功在位者亦  
不聞王氏一人豈天之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  
有褊心阻抑不相容邪如謝安與王愉翁婿成仇  
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呂仲木往賀以不識面辭  
既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永嘉清而狠  
歿後家中有擾攘事聞於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約  
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書責其阿私黨姦且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  
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智馬西  
玄爲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橫其鄉侵田宅無數事  
或有之宜其後之不振

渭厓生而重瞳既病或言當考命書者公言志定  
卽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遠日死斯已矣尚  
惜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璵候問王曰尚可藥  
但曾辱吾家奪吾第監生葉如不效誰任其咎乃  
止既革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次日卒矣嘉  
靖庚子順天試其子若館賓不得與欲上疏摘錄  
文及卷之疵謬并中者納賄事門人李中麓力止  
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  
在一時安知本省無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  
子與瑕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  
然則陳循王文又何惟焉是年順天典試者爲童  
承敘李學詩吁亦危矣

解怨爲德

我湖張莊僖公永明掌臺篆爲給事中魏時亮所

劾請致仕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某托公求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既去衆知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席莊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郅魏聞之引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謾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蓋君子人相處解怨為德如此魏長身諤諤余初第猶及見之後官至尚書莊僖為蕪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蕪湖後父子並祀于縣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五

忘怨感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為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為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雷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祥為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為怨以為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繫之詎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雜草烈日中稍緩捷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行賄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為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敦朴人以壽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為上其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然相值者尤為不幸當求善處之策歛汪雅堂公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陞刑部主事罷歸凡二十餘年余辛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中惟汪雅堂好客盡往拜之相見恂恂公築小園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蓋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為劇尉所構太守徐攝之公方為諸生蒲伏請罪徐不為禮竟逐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五

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較兩人中疑厚爲備  
徐入覲敗官疑出於公計之俱罷豈非冤討不能  
避者乎要之選時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  
汪入庚午棘圍收馮具區先生既沒馮爲墓誌云  
雖耀俗眸終虧遠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善謔

具區與賀伯闇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  
馮旣貴賀尚滯諸生馮善謔賀矜莊自律相會馮  
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謔賀無如之何至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五

拂衣去且怒且罵馮只笑謔致書曰果不出吾計  
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日兩公心事  
真如青天白日區具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  
遠矣

具區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斲臥寤而汗如沐  
日方斲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  
厨外錯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  
正如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  
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

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

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砌峻整

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

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

夢之九年新春正噉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

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爲城隍神呵殿出門而

郭明龍五歲時目忽盲夢神人扶之復明舟火燎

鬚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捨舟登陸墮水滅頂

若有木踐而升渡江風作舟側且覆亟泊蘆洲露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五

宿終夜猶吟詩不廢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  
事事歷歷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  
代如期而卒

具區不甚教子每歎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多費

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癡人也築精舍于孤山日得

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

能飲惟佳茗清香與衲子爲伍亦逍遙地行仙也

評者曰拋却 富貴易并忘于孫難

奉師友

黃魯直居涪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  
子曰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捐百千奉  
其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義齋以教  
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  
履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  
魯固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唐太宗微時嘗從受業後  
卽位召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  
孔子門人三千逢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  
王天下計臣之功勝于先聖帝爲之笑此真所謂  
門生天子也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  
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  
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  
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  
春秋也宰相張鎰卽其後

通家

陸務觀云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  
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徒步省二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垂名  
後百六十年有袁炎嘗學於吳潛潛請循州往  
從之有力阻者歎曰豈可使巢谷專美于前哉潛  
亦爲立傳

死不忘友

賈餗與沈傅師善餗拜相傅師前死常夢云君可  
休矣餗寤祭諸寢復夢日事已然叵奈何餗以李  
訓謀覆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傅師者死不忘友  
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鴿糧

張司令元時人以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  
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爲師  
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  
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卽應

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鴿糧鐵崖素愛鴿不能御隨  
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舊察執禮

況鍾守蘇州與吳江叅政平思忠有禮部舊察之  
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  
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思忠居  
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子畏真心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  
伏乃心服也頃它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  
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  
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  
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微微爲異亦使  
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  
袁郎中歎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己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  
錄太守新蔡曹鳳薦之得隸名末曹初因文溫州  
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犀之魚不久將化去  
蓋子畏知己第一人也

子與好客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  
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  
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  
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三

五

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  
傳示爲重

公瑕設像

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爲文徵仲獎賞感  
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釋登相  
左見卽避去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  
弟之子長康亦天無子以甥邵姓者爲嗣亦不克  
終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憲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賊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敎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湧幢小品

卷之三

五

湧幢小品卷之三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四

都城

都牆

羅城分工

官殿 八則

南內

梳粧臺

演象所

神木 七則

瑞木

聖木

香木

運木

府縣城池

六則

城門 二則

權奇築城

樓閣臺 八則

湧幢小品

目錄

堂 七則

衙宇房屋 十一則

奕

琴 四則

鍾鼎 十一則

銅鼓 五則

人皮鼓

古銅鏡

銅拳

鐵爐 三則

鐵器 四則

陝西鐵人

僧取沈牛

鐵鑊釜 三則

鐵棺

攢棺奇繪

挈棺

湧幢小品卷之四

湖上朱國禎輯

都城

國初有高築牆廣聚糧緩稱王之言一以為朱升一以為陳碧峯其說不一然太祖初得和陽即分地甃城此時謀臣尚未合隱士尚未搜也既都金陵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頗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之宮稍庠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

湧幢小品

卷之四

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既下北平大將軍展築其城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 文皇因受封焉既即位定為北京六年北巡稱行在方平南交屢出塞且營宮殿未聞有所改作也

都牆

六朝時建業都城外僅竹籬齊高帝時有盜發白虎樽者王儉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

言改立都牆儉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加所謂外羅城也 我朝改作凡十三門週二百餘里包鍾山 孝陵其中北京惟貼城內外為女牆高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虜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稍庠要之都牆不可已也

羅城分工

南京外羅城舊俱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馴象門起八門屬本府修滄波門起屬工部修焦符園云 太祖築京城原工部與本府共工後府築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已竣尚有餘資建石橋於江東門曰賽工橋蓋賽工部也後人誤以沈萬三秀媳婦所築遂曰賽公可笑然則成化題准分修倘亦有舊例可據耶

官殿

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軋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 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即位祭告 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

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寵神云朕經營天下

卷之四

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文皇北都享國長久

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爲府卽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東去舊宮可一里悉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卽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脈盡處前挹九河

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脉處出西直門高粱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

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御未暇經理又殿成卽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

卷之四

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之隙地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興工六年九月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歷又次日文武羣臣上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

承樂十八年三殿工畢上召漏刻博士胡齋卜之布算訖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則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

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門災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戊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餘日 上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貴直為忠於是禮工二部言 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 上曰當先作朝門并午樓為是殿堂即隨次為之明年七月太朝門

卷之四

五

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 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參酌須彌座缺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諭曰朝殿 太祖名之 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為橫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 上復以為不雅取洪範字義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為中極謹身殿為建極仍直匾順書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

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

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不及方幸汴梁即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 世宗既改大禮志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 穆廟立應詔陳言者每每有復 殿名一款時亦不從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工完 聖明渙念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六

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

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年各一次旋即葺復而今 新宮尤偉蓋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 世廟時亦必易名矣

南內

南城在大內東南 英皇自虜歸居之其中翔鳳等殿石欄干 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去為用又聽姦人言伐四圍樹木 英皇甚不樂既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于獄令鎖項

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  
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為橋其後  
疊石為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為圓殿曰乾運又其  
後為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花異  
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

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  
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為離宮者  
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  
跨以橋池之前後為石壇者四植以括松最後一

湯幢小品

卷之四

七

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  
想做大內式為之 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  
樸素者

梳粧臺

大內後苑山石 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倘有所謂  
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  
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  
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臣於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

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  
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良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  
宣皇止以良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  
竟寂寂豈畏 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來歷  
故然耶然遠方鑿山而阿打骨吳乞買生已久矣  
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之請卽其地改為  
射所 上以金鼓聲徹於 大內擬改建玄明宮

湯幢小品

卷之四

八

別以大興隆地為射所諭工部及都督陸炳炳言  
大興隆地亦逼 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  
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  
於民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為演象點視差撥之所  
得 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雙  
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神木

神木見於永樂間宋禮所奏遣官祭之卽因之賜  
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鳳陽府五河縣杉木一株

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  
言中都 祖陵所在大木忽現謂由河洛而下原  
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  
祖宗啓佑淮泗效靈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 成祖  
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盧溝因以神木名殿二百  
年來美談再續謹拜手以獻疏入 上令送至以  
助營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干乘萬騎從西  
北至者東走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九

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閱數十年一

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

亦嘉靖  
年間事

舊傳高郵州新開河有運皇木者適遭衝決失大

木二歲久湖中有二物如龍形每遇風雨則昂首

奮迅聲聞數十里遠近見聞相傳木龍出現自後

湖決雖風雨不現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歲久

將北郡守謝欲新之材木俱集獨少正梁命工營

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若衣如毛長尺許遊動搖

盪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驗勘乃一巨木也擗

拽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  
并削繪絲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無難於力  
或以二木之遺其一者郡人王盤詩謝公有意建  
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灣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  
時作姑蘇臺伐以為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  
木臥湖心水涸不露人繇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  
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鼙吼聞數里  
土人相傳梅龍顧子十道志吳造建鄴宮始取材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

至明堂谿見古梅其材中梁取以選都梁已具無

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

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廟梁斷此木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繫字號結筏而下既至

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

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為苦別巨者沉江千侯其去

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

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搦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

曰榜曰木龍府殿上人覓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

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頓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速歸令一人負之而出俄傾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

海虞王之稷為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二忽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為文祭之乃起復見夢曰吾三千年為琴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終當別去必欲相煩應 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

滂幢小品

卷之四

十一

無沮塞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以為版內具神像者冠執笏容貌如畫彼中神而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正楊茂請加勅封下禮部覆寢

瑞木

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常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考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

樹伐以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秘閣五代梁開平二年李思玄攻潞州營于壺口伐木為柵破一大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乃表上之司天監徐鴻曰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歲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連宋三字太平興國六年温州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

滂幢小品

卷之四

十二

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挺出半指如支節書法似顏真卿神宗熙寧十年八月連州言抽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義縣木根有文曰萬宋年歲紹興十四年虔州民毀歛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時淳熙五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薪中有四字曰紹熙五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紹熙果五年而光宗崩元天曆己巳平江萬戶府構正衙解一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己虜宋矣

真州樵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超其木丈二尺圍其字青半解揚州半留真州

聖木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二丈名爲聖木秦時伐此木爲鼓額額成忽奔逸北至桂陽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驟賤每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施州衛有大木乃先朝所採百牛拖之不動時時生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三

蓋大僅如豆焚之極香

運木

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既完始取批迴動經歲月間有水溢漂失坐累死於者工部主事王挺奏卽水次設廠竹木至驗入卽與解官批迴公私便之挺象山人喜靖辰進士官至參政清約工詩文負氣有宦聲亦奇士也

府縣城池

太祖與張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殺城之半以便

守禦湖州亦如之惟江陰城元初皆毀後鄉民相率爲土城因甃磚石加女牆守之

慶陽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斬削而成東高一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門無城成化初叅政朱英增築記曰城之惟堅池陴以完深以如泉高焉如山所謂削山爲城因河爲池張良臣所據以叛易守而難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四

爲亞字形最難攻以 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圍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三堞萬曆四十年間每堞議用魚脊石版一片覆之該銀一千七百兩有奇此法儘可通行

西寧衛城高五丈厚如之李軌所築涼州衛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揮濬久增高三尺厚六丈城西二十里有歐文石其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



蜀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過無錫縣見其城煥然一新內白外藍皆以石灰塗藻宛若世家蕭牆一殿每丈約費銀二兩計城可三四千丈聞皆取辦於甲里者夫修城役軍不役民制也遠制而動又無益事實其義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惟或以余言為過曉曰看兩京曾用此否其人終不以為然未幾湮頽如故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五

城門

輿地志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為雷鼓以威於龍也寰宇記吳作蛇門作蛇象而龍角漢書王尊傳母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學此鼓聲聞洛陽湘洲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上育大鼓闊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砍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晉書亦載之舊門去城百餘步後改為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閶門及齊葑婁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即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稱舊不稱新葢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薊門劔門夔門荆門吳門彭門鴈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  
土司皆不許立城

權奇築城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六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為嘉興推官署印平湖適倭寇至議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即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

樓閣

樓閣大觀無如南昌之滕王閣武昌之黃鶴樓岳州之岳陽樓三樓皆南向而岳陽尤偉

真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灑四面隨風若避故以名

楚稱三戶久矣乃漢渤海郡亦有三戶縣卽今之長蘆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陽樓蓋取東岳以名因地僻故不著

四川達州有六相樓則唐李嶠李適之韓滉劉晏元稹宋張商英也或刺史或司馬或主簿皆以貶官至

稻孫樓在廬州太安門上米芾秋日登樓燕集見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七

田禾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獲得雨復抽穗芾喜因名其樓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雲入漢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紅紫亦曰華蓋樹寺有閣

昔雲臺在曲阜南溪之上左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亦曰泮宮臺水經註曰靈光殿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八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

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

余居後二十丈有范莊池廣十畝水甚清大旱不涸池東南可里許有陶墩大水環之又東十里有薛宅相傳范蠡養魚種竹處泗水縣陶山後爲薛河河中有釣魚臺高一丈五尺代經大水不爲損土人云是范蠡養魚處廟基爲范蠡宅其山下河邊平澤爲范蠡湖蠡三致千金遷徙不定故嘉興南門亦有范蠡湖產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堂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八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於水爲激輪於堂層層各異下層刻木爲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箏篥一人搗箏一人振銅鈸一人拍板一人弄盤竝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繪綵堂西南角一僧手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遶佛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

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舒手投香於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亦作佛堂傍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作飛僊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未有

宋劉幹以資政殿學士死金之難贈太保魏國公謚忠顯子子羽以徽猷閣侍制拒金人保全蜀卒

湧幢小品

卷之四

十九

贈太師魯國公謚忠定孫琪以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太師魯國公謚忠肅幹族叔頌亦死金之難謚忠簡又有純者知邵武禦賊見殺贈太尉謚義壯廟額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宋慶曆中官樞副歸休居洛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謚恭惠

益斯則百堂災燒殺劉聰子二十一人蓋偽漢所建以居其子天譴報應者其堂當在平陽府近有

徽州刻本分益斯與則百為二堂應天府志收入建康南晉之堂其謬何極

三槐堂在今東昌府清平縣界內清平宋貝丘地屬大名府

韓魏公定州閭古堂勝于畫錦堂多矣畫錦堂作于相州郡治非韓私宅也

陳倍敏公益致政家居闢小園得蔡君謨所書畫錦堂石碑復有芝產于堂柱間真完名全節之徵也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二十

衙宇房屋

自來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 國初官初 太祖謂大官人須居大房子名曰樣房極宏壯蓋欲依樣遍造各衙門也近日南京如吏戶禮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寘官房亦可居國子兩廡極水竹園亭之美亦公私轉合而成李九我自南少宰轉北少宗伯倣南例買房供堂屬居住外徵民租如治家然誠非體然因此議其貪則失之遠矣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院 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兩淮運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時故宅城東法雲寺乃謝安石故居天寧寺其別墅云

蘇州巡撫行臺乃魏了翁賜第宋理宗稱曰鶴山書院

江西巡撫衙門在永和門內寧藩變後改承奉司為都臺織造機房為按臺浙江巡撫衙門在官巷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一

口胡梅林總制時改于望僊橋蓋宋重華故宮地 傳有爵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紹興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為

鴻臚少卿連守楚泗台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

其未嘗開守舍者自側戶出入少卿長子因為鄭

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夜登屋春視云此

宅前開門則出兩府後開門則出臺諫而所應者

非本宗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空第皆給

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謝任伯寓此宅拜叅知政事

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唐為姻家暫假投檢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監察御史開後門請臺供職其言皆驗

鄭虎臣宅在嘉定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鄭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閣燈寶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饜飲也當宋末殺賈似道于木綿庵即其人氣甚豪不止稱富家翁可敬也

塾門外舍也人臣來朝至門外就舍熟詳應對塾

言熟也 家廟在東西堂為塾故曰西席 凡屋宇竹樹之類影入塾內者皆倒懸陽燧亦如之中間有礙故也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一

某姓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佔

豪霸為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

事不為繩之急其人亦不能白一儒生為操狀

曰南方水鄉家家有個船舫即如北方旱鄉家家

有箇馬房監司悟獄解

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謂其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

以比淺學之破碎摘裂足供談笑耳

奕

王儼字廷貴常州武進人素善奕且所酷好及爲南祭酒輒絕不復事李九我亦有此好爲南少宰亦停二公相類乃爾

琴

黃獻字仲賢號梧岡入內府年十一 孝皇命之學琴甚得親近年七十餘刻梧岡琴譜禮部尚書陳經爲之序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三

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卽有事不廢人謂之范履霜

獨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其得趣乃爾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鍾磬鼓吹鏡角鞀鉦制律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鼓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樂穆王有木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漢武

帝立樂府作角觥魚龍曼延吞刀吐火之戲梁有高緝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鍾鼎

三代制器曰鍾曰鉦曰鼎曰鬲曰盃曰斝曰甗曰日鑿曰彝曰鬯曰斝曰爵曰斗曰卣曰角曰栝曰觚曰斝曰敦曰簋曰簠曰豆曰鋪曰鍤曰鐸曰鐸曰磬曰鏡鍾有特鍾鈔鍾編鍾凡三等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四

鉦類鍾而庠短盃類鼎而有味有攀鬲類鼎而空足鏡類釜而大甗類甗而通中盃類洗而大腰有足攀銅類洗而小鑑類銅而大甗類壺而庫卣類壺而有足攀簋形方簋形圓彝六等皆有舟尊六等皆有鬯鼎類壺容酒一斛舟類洗而有耳鐘西方之聲其功大者其聲大垂則鐘仰則鼎一也佛家謂地獄受諸苦楚聞鐘聲則蘇故緩其杵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鑠金爲鐘四時允乳故鐘調則君道得古軍中皆用今易以銅鼓鐃鏡之

屬取其便也

問絕大謂之為圖掩上謂之為豐者為焉

大名府有燕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

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

嘉靖中樂護為守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為咎

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縣之扣之不揚意甚不

悅忽夢大眾宣於鐘所既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

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

朱同芳弗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

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

為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昏晨之軌民有訛言金

能利水為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

鐘今有靈尚鑒乎此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令撞

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

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竝竝勢欲躍起總兵

平江伯陳公鏡祭之一鐘遂止令縣於朝宗門樓

聲聞百里其一止涸上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二十五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畜銅

深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與洛鐘宮商

相應耳錯之令輕鳴遂止

分宜縣昔有漁者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又得一

鐘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人恐沈於

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鐸也

會稽靈嘉寺鐘本于闐國寺鐘也因風雨飛來有

天竺僧過此識而知之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二十六

水與龍開天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唇

靈怪遂滅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倭殆無孑遺

惟桐廬縣城東一寺鐘有蟒蛇盤其上軍士懼不

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應天僻遠四周環以大水

罕有報者獨得免余每扣之聲清越度可聞數十

里惜懸深屋中聞聞耳聞寧波一鐘見夢太守得

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

銅鼓

世傳諸葛銅鼓然不始于諸葛馬援傳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還上之注引廣州記狸獠鑄銅為鼓懸于庭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即留遺主人詩曰擊鼓其鏗鏗從金則固起于三代時所謂金聲者殆如此必非鑼也

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綴蝦蟇其數皆四楊升庵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二十七

尺三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以諸葛鼓證之疑即淳于銅鐵鍋鍋口皆阿大王所製更奇異識者曰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鶯詩曰漑之釜鶯是也  
音樂青歸云鶯大上小下若甌鐺無足和羹用之或曰誦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函牛兩耳峙如山形鶯尤以為至寶其重不啻銅鼓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上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次二三面者即得借號為寨主矣

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世廟時湯都督沂東名克寬戮海寇王良皮鞞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古銅鏡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二十八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妻子棹小舟往來網罟所得僅足給食他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瑯鏤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豐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幾滿王無所用之翻以多為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鏡以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

必歿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惡  
不如攜詣我眉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永爲佛  
供妻以爲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爲長老說  
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觀施而出鏡授之長  
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斬之吾何敢輒預檀  
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  
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追成與真者無  
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貨貨自是日削初無  
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二十九

婦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主僧輸以情冀返原物  
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  
必至吾爲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常  
愛落姦盜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  
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質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  
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後漸有聞  
者盡還原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  
貧人也認爲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不肯與羅致  
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

之初爲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  
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  
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  
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顛懼探懷擲鏡而竄  
久乃還寺爲其儔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隆興元年  
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王漁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銅拳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峰公  
公嘗夢僊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

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  
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  
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僊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  
其中所現僊靈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

鐵爐

遵化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  
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闕數丈爲出鐵之所俱石  
砌以筒千石爲門牛頭石爲心黑沙爲本石子爲  
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韞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妙在石子產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不然則心病而不銷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劑救之則脾胃和而飲食進造化之妙如此

鐵治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稽矣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鍊而成鋼鐵由熟鐵九鍊而成其爐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一

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眾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為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于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見焉  
鐵一名犁耳蓋最堅且厚者晉書稱秦行唐公洛口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鐵器

狼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朴不類近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為何等語也一日置之舟前颶風大作海潮突起鄰舟皆簸揚上下不能駐足立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置之他舟無不然者

李齊物天寶中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鏃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即以名縣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與鑄刀三千同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一

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雲長采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後敗惜刀投之水成龍飛去

陝州鐵人

鐵人在陝州門譙樓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傳為禹治水置之以鎮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為秦金人二人之數按綱目集覽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符堅徙入長安今陝州鐵

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僧取沈牛

鐵牛在朝邑縣東三十里大慶關東岸西岸三唐開元十二年鑄此以繫浮梁金元時牛存而梁廢未幾悉沈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禪院僧懷炳有巧思都水使者薦于朝得旨令取沈牛乃輦石駕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長繩繫增石轉機已出其三會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師每畫十字于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平地視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三

聽亦了然十人皆剃度為弟子

鐵鑊釜

揚州鐵鑊府城北門外鐵鑊六口南門外四口各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鑄北門外兩鑊皆半沒入土露土外者光瑩不鏽澁如磨琢然相傳元鎮南王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考鎮江甘露寺亦有大鐵鑊俗傳梁武帝鑄以飯僧者蘇文忠有蕭公古鐵鑊之句又或以為前代壓鎮之物與揚州

同亦未知是否

梁築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鑊之屬數千萬斤沈之揚州鐵鑊豈即此類耶

鐵釜在北門外蘇州造船廠今移在太倉海寧寺相傳通番船煮棧綫用者闊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闊二丈厚二寸四分

鐵棺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四

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鏈擊百不損鼓鞞鎔之液乃止

撥棺奇繪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擯于墓舍丁丑十月葬而葬諸制城發視棺上變生黥墨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條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天矯梢綴數花其

杪右如左而稍差短入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牙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為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訛觀者填溢莫不駭歎以為神異灑乃拂楮於上模其大都藏於家廟

挈棺

劉太守鈺沔陽人每行必挈雙棺自隨吳江吳尚書山亦如之吳以郭助事觸 聖怒勒歸卒于利

湧幢小品

卷之四

三十五

國驛路用以殮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巡狩

攔駕 二則

巡幸關係

母后奉迎 一則

皇太后父母 二則

王府 六則

冊封

送親王

親王之寃

郡王之寃

楚宗行刑

宗案 三則

宗人入學

郡主侍養

宗人攘奪

二庶人

湧幢小品

目錄

婁妃

二王孫

兇人一律

叛宗

歷代宗室

葉分教

鄭秀才

宗禁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湖上朱國禎輯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 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  
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則河南已下再  
則元都已平自往壯聲勢且覽中原大軸有遷都  
之志也儀注雖未可考要之鹵簿軍容氣象自是  
不同 文皇再幸北京俱 皇太子監國五出塞  
不辭勞苦 憲皇征漢往返僅二十六日出喜峰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一

口破虜往返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親王監國而  
英皇北行事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  
陷沒非臣子所忍言 武皇驅馳不過遊戲 肅  
皇自濟國入承大統 母后之葬大議分合 親  
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僅五十八日  
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諫止愛君惜費  
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  
之從中將順未為不可

欄駕

嘉靖十八年二月 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  
西關門入至午門從 御路中橋至 奉天門下  
登 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  
從上呼叫方覺捕之堂言沿途搭蓋席殿累死軍  
民大半因此我來欄 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根  
究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 御座者律絞及諸門  
役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 上終不為動蓋內斷  
已久矣

襄府典史王文同民人栗鑿詭列名銜為奏事語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二

多觸犯傳流道路冀得聞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宣  
等復用黃帖抄謄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  
乘輿已發有 旨逮訊文魁等以妖言惑眾律及二  
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關係

方南巡時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  
鑑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  
詔獄拷訊為民甚眾及將回鑾論行在兵部掌都  
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糧草并以躲避官員責其叅治及入河南境抵  
裕州供具復不給於是河南叅政張思聰副使胡  
廷祿陳近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為民嚴

旨責廷相悉糾諸怠弛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開

具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順天府尹邵錫密雲副

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永祚而下七十二員得 旨

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為其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

按逮治從重擬罪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仍

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

海幢小品 卷之五

三

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為民而前此衛輝行

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都護軍門

縛押前行示眾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鎮

撫司拷訊於是衛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知縣侯

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邊方為民又逮督

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湯震左布

政姚文清按察使龐洽叅政樂護僉事王格俱下

鎮撫司悉黜為民其趙州臨洛鎮二處 駕發時

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眾至

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

士廖道南獻賦以緋衣朝見 上怒其居喪從吉

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 萬乘一動千係極大

遐想景象以 神聖孝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

哉末年 上病復論南狩取藥中外洵懼徐文貞

力諫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即位之四日迎母妃於安陸用船四千艘人夫

四丁萬江行考遞水手數千人其第一人為御舟

海幢小品 卷之五

四

柁工即泐流湍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

擺渡能言之問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

渡水踏一魚烏金色落其家人以為瑞云後尊為

章聖皇太后患目淚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暹羅

頻海諸處採進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

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

矣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

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蛾  
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  
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 憲宗步月  
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焉生興王是為 睿宗獻  
皇帝配蔣妃實生 世宗肅皇帝 世皇既正大  
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為 壽安皇太后元年十  
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為其父造墳  
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者是也今  
子孫貧貨石築十錦塘已蕩然矣 邵后又生谷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五

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 神皇卽位尊  
皇后為仁聖皇太后 皇賢妃為慈聖皇太后兩宮  
竝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 仁聖父陳景行  
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榮  
靖祭十六壇賜賻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 慈聖父李偉封武清  
伯已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管城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聖母以家人禮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  
婦棄朝廷禮賞賜不可勝紀丁亥卒祭如前賻五  
千兩固安三子昌言錦衣指揮僉事嘉言各言錦  
衣千戶武清亦三子文全襲伯文貴左都督文進  
御馬監太監蓋自宮從 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  
何以相處兩宮並存則嫡母加二字為別所重自  
有在今已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  
於慈懿之分別也 慈懿皇太后錢氏  
英宗皇帝正后也

湧幢小品 卷之五 木

慈懿雖加二字為重然特虛名耳於外家無所推恩  
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衛指揮使加都督  
同知卒後不聞贈謚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  
子鍾正統十四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既而鍾遺腹  
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  
化初晉後軍都督僉事尋轉同知卒年三十賜寶  
楮萬緡論祭管葬初 英宗重念 后族胤嗣單  
弱每欲胙雄茅土 慈懿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  
拜雄卒後 憲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為安昌伯而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  
恩禮隆厚百倍于錢及慈懿崩阨於周太后  
幾不得祔賴憲宗明聖大臣力爭得祔蓋嫡母  
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親慈懿之云則  
仁聖得此已極崇重而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  
元舊內楚用武昌靈應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  
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續封者自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七

宜詳載而史不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廣與  
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墻五尺五寸城河  
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  
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  
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  
四府乃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子不得與並耶  
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即  
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為據而內城特作子城

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荆襄梁五府皆仁宗子宣宗  
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

英宗子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  
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令自備在途  
亦自拽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護送人夫然  
每船不過五名典岐二王之國分外陳乞至用船  
九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樽節止用船  
七百行李車輛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八

軍校四人共車一輛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  
支廩給弘治十一年壽涇二府官校恣橫至毆辱  
憲臣逼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  
正德初榮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行所在官  
司曉諭約束拽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  
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  
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  
軍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其驛遞舊制雙馬單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船符驗

瀾王之國用船一千二百七十三隻比瀾王多二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一人總之瀾王則蕭岳峯大亨福王則魏惺吾養蒙所隨旗校內使皆擇中下者以行卽承奉稍黠亦不能肆而其餘兵衛獨憎兵部所至不過依常夫馮廩給一夕而行原不爲害乃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九

好事者議於經過去處獨恤不知惟車駕所過有之瀾王何爲者雖寢不行而其識見亦可槩見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勲臣爲正使其餘用京堂科臣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不差遣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瀾次年侍講劉忠又次年停遣十年侍講張芮十八年編修陳壽劉瑾亂政革六科不用謹誅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

年編修陸澂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爲二人以後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上親送至蘆溝橋車駕後王王辭曰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姪送叔何亂之有王不獲已命昇人倒其肩與示不敢背焉

親王之寃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

遼王國於荊州府嘉靖中庶人憲熿聰明絕世行多縱佚當之以叛劾疏中有觀兵八里山之說傳致其獄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爲意行之日表辭毛太妃血淚淋漓全表皆濕表旣上如故也惟語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寶去見者無不哀之

郡王之寃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爲言鄉人表質趙岩等糾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著



姓蓋宋梁灝梁固之後也穀居鄉兒戾行多不檢倚惡少為助既貴此輩常往來其門頗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等有怨聞鳳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於屈昂昂亦以賴報書愈証誕又有劉昇者穀素與往來詢以故昇嘗為千戶王瓚所辱誣瓚亦預謀穀因并以乾及惡少姓名皆稱為從逆者告變於尚書楊一清遂聞於上召兵部議尚書陸完請亟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黨與仍令總兵官劉暉以遠東軍千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會魯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一

王入長史馬魁諧奏其子歸善王當沔妄言欲反穀復謂當沔與質連謀遣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沔復議用兵命總兵御承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達官舍餘千五百人駐德州副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勅河南都御史陳珂淮揚都御史張縉分守要害京師洵洵傳言宗室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王府當沔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為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沔愛之嘗賞以錢布岩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贊謁當沔嘗留飲穀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暉及永等兵皆罷巡按李翰臣因劾穀報怨邀功且言當沔之罪成於馬魁乞寘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為謀叛者隱匿逮繫錦衣獄質等既至法司以告變由穀請逮穀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辭復連及穀乃令置對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仍俟質等獄成議請得旨穀免贖還職翰臣降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一

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啓充周宣等極論穀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輕信寡謀之失雖死不足盡法顧可縱之令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穀初以薦得吏部及因一清上變權貴入其言欲徵封拜如平寘鑄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魯王之奏當沔雖由馬魁媒孽之實為在內力者所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沔降庶人發鳳陽 祖陵當沔健悍流賊攻兗州時嘗借護衛

盛甲弓弩率家眾登城射却之魯王以聞降勅褒  
諭由是喜弄兵聞表質善射召與角勝因賞之時  
縱酒多過失與馬魁有隙嘗欲納校尉李智爲家  
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密嗾王重繩智請爲樂工嘗  
泣不能平欲縛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責之乃乘醉  
妄言欲反會殺告質等謀逆魁遂譖之王且曰不  
先發禍且及王王懼遂奏之既被執當泣曰我何  
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敗  
諷所厚陳環及哨衛士李秀使誣證之復以書及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三

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  
以實對書賄亦爲真所發於是法司會勳戚府部  
大臣以質等及魁赴諸王館與當泣驗問皆知當  
泣無反狀無敢爲白者竟以違 祖訓成獄軍校  
坐撥置謫戍者五人質及家屬戍肅州西鳳竹屈  
昂徙口外魁以誣妄坐斬諸連逮庾死者甚衆王  
瓚亦死於途山東鎮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  
奪俸有差殺首爲難端竟以一清庇獨得免當泣  
之鳳陽有旨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給曰

湧幢小品 卷五

謁 祖陵耳比至問曰北何地曰高牆乃大塲曰  
寃乎卽日以首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楚宗行刑

國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  
子英耀弑父充灼勾虜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  
藩之變躡殺巡撫擬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  
告 太廟告 顯陵行刑夫死者與衆棄未聞棄  
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  
藩乃 太祖七世孫非 獻皇之後於義何居吁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南

蓋難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業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  
而掩也今且勿論偶閱成化年間韓府晉府二案  
錄於後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磔於市妻  
妾子皆斬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病  
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

六六三

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既長請於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鎮守內官暨撫按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當斬餘坐罪有差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奏上曰恂陰謀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養異姓男女冒封紊亂宗支罪惡深重恂凌遲處死財產沒官妻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五

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鍤追降為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景錦衣衛指揮趙璟往蒞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將軍等處不許閑雜人出入構引為非違者及內官外官皆重罪不宥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致書各王曰朕為徵鍤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實太祖高皇帝子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國家為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鍤祇因乏嗣顧戀房閨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

汚池之流上涸天潢之派其得罪於祖宗豈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謚號追廢為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祖宗靈明以為將來警戒嗚呼莒人滅郈春秋所誅而徵鍤忍心害理一至於此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知莫不憤怒況於朕乎況於宗世乎尚恐各宗室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徧報親藩尚其亮之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六

晉府方山王鍾鍤有罪革爵并削故鎮國將軍鍾鍤封號初鍾鍤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瑁及母孫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為己子鍾鍤亦與其謀方山王為扶同奏請賜名奇渙已而得封至是為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暨納賕等罪命太監尚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官覈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鍤爵鍾鍤已故削其封號瑁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渙賜自盡餘皆坐罪如律仍下勅切責鍾鍤曰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

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為骨肉得罪 祖宗貽羞  
宗室廷議會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  
爵祿未爾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錄  
其事遺書徧示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  
之者然後多搆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  
而後止蓋其家祖宗決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  
始皇之強二世而亾況其它乎

宗人入學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七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  
得應試為秀才一時趨者頗眾士子為詩嘲曰願  
將紗帽換儒巾解帶絲綃穩稱身老爺博得相公  
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  
氣類同繫綃脫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聯喜得  
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郡主侍養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  
王之女崇德呂相為鄱陽簿有聲子煥有才貌王

愛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歿妻凌尚存主  
辭祿乞恩同歸事 聞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  
言之賢矣賢矣

宗人攘奪

武昌衛軍餘劉貴初倚楚府聲勢騙財害人致富  
及楚王薨懼怨家來索延其母姨夫永安王府中  
尉顯楛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陽王顯休中尉英  
燦永安王長子英煥奉國將軍榮縉及餘將軍中  
尉英州英炳英烜等俱利貴所有糾惡少數十輩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八

排戶而入顯楛不能禦顯休等遂競攫其金帛時  
攝國事通城王適過其門貴大呼白狀遣卒詰捕  
英煥顯休等反羣擊通城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  
城王冠輿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顯休用事  
者孫加等復以詐財害人為通城王收置府獄中  
顯休榮縉復劫獄吏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 上  
以顯休恣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縉英煥英炳英州  
各半年英烜等俱行通城王嚴行戒飭

二庶人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勦疾趨金陵卽位天下自定蓋徂於 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爲慮雖然金陵亦何易趨 文皇力戰數年習知諸將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人莽甚初起事家當重顧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門必如太祖以一旅前進擣虛自立基本方可團空而成況當時守備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雖有府部內外守備七十箇倭子橫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得志不知用兵專重聲勢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十九

寧獨怕人黔驢亦不敢犯李綱云某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婁妃

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庶人爲感動旣而狂縱如初縱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畏避婁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燧許逵也婁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怒日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

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絨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濠泣與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旣就執見王湯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歎曰負此賢妃

二王孫

寘鐸之敗也以其孫森材託僧大千者與俱亾卽以家人子冒名森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承寧之千山剝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幾大千死森材爲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二十

主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森材憤懣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巡官皆以狀聞尋致京師寘鐸府中舊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森材抗言曰我 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土於是 上念森材雖不宥之例旣束身歸命姑從輕送鳳陽高牆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它日欲自賜名立嗣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旣敗

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爲漁家所收  
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  
縣送至京師照齊材例發高牆

兇人一律

二兇南宋之惡今古未有旣被擒劾曰可得爲勸

遠徙否游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宸濠被擒

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

人可乎大約兇人志圖富貴旣敗猶望求生千古

一律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三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爲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

正爲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鄒戾諸葛者

酷似

叛宗

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

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以相炫耀惡少群

而誅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

故稱時奉國將軍俊桐俊傑俊案俊樞中尉俊振

充焮充焮亦酣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

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  
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富道以其宗人也

啓 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羣 代王二十三

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

以聞 詔奪祿由是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已而以掠數錢爲罪耶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璽

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

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

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三

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

相等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

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

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

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

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

陽自立爲帝旣又曰必知諸處芻場使兵馬不易

集我舉事可萬全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里中諸

惡少因以火箭燔芻場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既而至鎮城私與巡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摧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喧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鎮兵邇感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卽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

湯幢小品

卷之五

五

六

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案牘叱咤之間悞矣乃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徧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界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日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

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兩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曰遣豈虜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卽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

湯幢小品

卷之五

五

六

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約爲內應悖逆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鑪之于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詔械繫京師伏誅仍大申儆備

歷代宗室

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爲比又謂周公假此題目除其兄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分封大奢醞釀所致然實漢高深謀遠慮自奠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于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顧之報唐之永安王在  
豎不足道宋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分外事甚覺安  
靜我 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即漢高  
遺意葉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 文  
皇以來嚴為之禁略無變通致庶宗機窘中間有  
材力請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類  
至於謀叛文弱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  
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  
亦止中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五

劈畫甚佳余時年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  
當國必見施行比文定謝政年八十余往賀問及  
因進曰吾師之文至今能頌之然首揆十餘年未  
見議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當  
日既做閣老忙忙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心  
話更見文定踏實處若他人必有許多支吾言語  
且慍且怒矣

葉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  
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  
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  
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  
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  
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  
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  
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五

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  
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  
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  
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  
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  
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  
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  
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



為僭亂漢晉之轍可為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剛直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

海幢小品

卷之五

二十七

鹽給軍獨革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不為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嗾吏以此陷之繫獄 天子方怒甚以為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

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 詔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

海幢小品

卷之五

二十八

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下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事士利曰吾將爲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五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

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

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旣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

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朱史氏曰 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

治兵處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寧湖大海反吾

號令不可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

禍之者有可全乎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 高

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誠爲正論然 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爲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暗警奸人窺伺之志卽如 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 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五

且四十年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頂文弱之太

孫何居特以倫序爲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

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 文皇於元之故都隱

然與南並峙而 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

臣之語宛然 文皇遺囑上叅氣數下度人事而

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

矣乃居升之言旣不足仰窺 聖意齊黃之議削

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

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

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

以待者夫漢高濶略年不甚永晚征黠布傷且困

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 高皇度越千古

為社稷蒼生計反奢於制而兆之釁乎總前後論

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鋼之一

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

宿飽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 祖制然乎

哉 祖制然乎哉

湧幢小品 卷之五

三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 祖制原無此禁惟 國初事體

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 太祖自定

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奉 旨方行當事者不察

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

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牢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

禁已開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戶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少昊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相 舅家移塋

土窰 彭祖舉柩

湧幢小品 目錄

古墓 九則 譙周墓

駱賓王塚祀 二則 墓記銘 三則

大保墓石 掩墓

墳對 耻志文

築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盜

冥婚 壽榔

墓之吉凶 二則 不會葬

方相 美道刊誌



誌墓無愧

溢美

大范志銘

樓啟墓志

墩三則

橋八則

建橋改隄

大隄

隄利

湧幢小品

卷六

二

湧幢小品 卷六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湖上朱國禎輯

祖陵

洪武初年間迷失 祖陵未知先陵厝所遣官於泗洲城西相河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充龍驤衛小旗泗州盱眙縣招賢鄉人年少回家祭祖費捧 祖陵家圖親赴 高皇御前畫圖助說誠認宗室相同因願守 祖宗根本 高皇大喜除授署令後改為奉祀賜費田宅鈔幣等物令

湧幢小品

卷六

一

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易以黃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

熙祖葬泗州為 祖陵 仁祖葬鍾離為 皇陵

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 上自為文題曰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即大位刻石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 祖考既得泗州圖帖立為 祖陵則并祭 德祖 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六七三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暉上言其地祖跡明載 天潢玉牒 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馥勘上自句容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樸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各畝稱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

木

十

木一顆木下一竅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坡 上曰既無實跡且罷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對皆有臺想 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 天壽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一蓋水

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具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 世宗時神道始石砌諸像并護以石臺蓋 文皇雖營 壽陵墓 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重以南征軍興勞費不可言又建兩宮改築 三殿其時物力大匱無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陵戶

祖陵灑掃戶二百九十三無禮生 皇陵則三千三百四十二戶禮生二十四親親之殺如此自

卷六

三

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曰 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禮用總麻特製纓布白纓衫  
經北總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 文皇入  
金川門先謁 孝陵方卽位凡忌辰 上率百官  
親祭至騎行不用 法駕既遷北京 皇太子親  
祭宣德中留駙馬顯職祀事 長陵復土 宣宗  
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  
陪北則兼用動成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湧幢小品

卷六

四

孫那得恣然南京隔遠無如之何 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奉 皇太后謁 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舉耒耜者三因錄其語示寒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暮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蹠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  
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  
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  
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  
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  
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  
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湧幢小品

卷六

五

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且暮不  
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嘉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觀惟知賈之勤乎  
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鄰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  
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共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  
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  
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謁陵親祭自 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二十年矣至 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一行 神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 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謁 廟禮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陵發京師次玄福宮 上戴龍

朱

木

威冠絳紗袍躬被綵鞵乘龍馬韎鞞護行晡次沙河次日 駕發入紅門至 行宮召諭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量移富民 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衛京師北衛 陵寢允之已謁 長陵 獻陵 景陵從致仕官駱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通謁 諸陵壬午至沙河 勅諭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一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祭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九日 上覆謁 七陵告典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大宗伯徐學謨舉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參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厓不當上意後命再小陳胡已去而禮部惡梁躁競不用改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平不勝而止然 世廟曾欲葬 章聖太后於此

朱

木

而曰大峪空淒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 世宗聖明自斷耶抑有術者指之耶 聖壽萬年地必上吉紛紛者何為 又壽宮皆種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 上意造其姻工部即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興工亦采此松蒙造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越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東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領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領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 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 皇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最吉定名天壽十一年 上巳南還命漢王奉 皇后梓宮渡江安葬號曰 長陵久之漢王固請還京有異謀十

湧幢小品

卷六

八

三年 太宗刺知狀徙王安樂尋北狩數出塞仍太子監國 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召 太子 太孫並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定天壽山之役十八年大會之前 仁宗未嘗一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攷其時 仁宗 太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寢亦奇踪也史記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舊爲土壅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僊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聖祖遂爲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也

堯陵

湧幢小品

卷六

九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饒魚筍不敢采捕前列數碑枯柏數株檀楡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

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堦仍舊長檉聯蔭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勅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洒掃詔給守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琰又以為言且云元至正間為水所沒水去又闢為僧寺成化初撤寺為祀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載濟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主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

卷六

場夷替屏懾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龍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 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前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為軒轅黃帝陵上有黃帝廟 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龍髯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府施縣有黃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道甲開山圖云雲陽今長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秦錄云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

卷六

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顓頊廟 帝嘗亦葬頓丘 皇覽云帝嘗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嘗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俎亾之後四海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為冢祭醴哭泣是以所在有墓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三十里有帝嘗墓 世記云嘗葬濮陽頓丘廣陽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陟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馮卽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葬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埜曰象

湧幢小品

卷六

三

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譌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向湖有趙王墳蓋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秣陵 孝陵一建皆統入園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聰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肅宗時韋陟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栢坐不敬下遷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舅家移塋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園墓多從舊塋睥睨余淡不以爲然多避去限中間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義琰頗清儉鯁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卽稱窰其穴山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井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古柏蒼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塋無定處吳黃武中交

湧幢小品

朱六

十四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蟻王押金飾後瑜携劍經嶺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荆軻墓在邵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為國許堪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顏垣寂寞驛煙蘿

四明倪公凍為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為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輿中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為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為邑令趙完壁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某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采此萬曆戊子年事趙後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齋遂為衢州太守廳有叢塚相傳為郭璞墓

湧幢小品

朱六

十五

發之不利於守公日出政之地豈丘壠可棲且景純不歿於此竟發之得石筍二乃唐刺史李郇所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阜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皆穴石露角余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諸物遂病瘴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七人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為瘡大僅如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罾者竟死

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岡安期已貴顯當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柳碑刻具在諱不以白

卷六

七

取棺於旁近埋之葬未幾而龍岡死其婦挈貲財數萬改適次弟又得罪廢焉

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為姪所殺疑是其子管而斃之遂被劾去

駱賓王塚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菴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遁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革後宥而弗罪復逃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湧幢小品

卷六

七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蓋吾師蘇紫溪先生以督學世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墓記銘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遶一人統司之曰主奉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任省至

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附葬諸冢  
道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  
為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墓披砂礫肆  
蒐不得乃禱於空踞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  
雨止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碼數尺題曰宋丞相  
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亟白於守禦分閭官始按  
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  
之勒石記事

宋時熊博為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

湧幢小品

卷六

六

山岸崩啣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  
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  
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  
感歎為移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為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  
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  
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那臺縣治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為  
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  
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躬自營葬域見良方多磚公曰  
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  
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  
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  
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卷六

六

景年勅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  
兵未晚令人齎榜往允沉吟書囿宇於榜尾令持  
還眾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囿者誘禽鳥之媒  
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  
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  
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為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  
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鍾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小定且自為誌無何遂卒

### 耻志文

張嘉字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為不孝所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

### 卷六

三

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表緩是吾師也暑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學易幾能黃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衣舉人孫國縉進士

### 祭墓除妖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竈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即謂族人曰祖墓荆

榛歲久為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授都察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鉞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隣里就塋所一會不干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檯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為已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視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即報知門

### 湧幢小品

卷六

三

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塋下望蛇連發數箭盡而蛇不下令隸取蓆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 祭墓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

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疾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疾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劉及執綆者耳盡痛

墓盜

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

卷六

三

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為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為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即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後皆伏法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閻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窆千古事必有對者

壽柳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前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柳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柳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

卷六

三

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李國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文且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毀若有吟者未幾國學亦卒余友蔡五岳憲副乃其門生為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一僅十餘人駭不識字

不會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會  
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為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  
歸未旬日策鳳俱亾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邵康  
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  
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  
目蓋細事初不經懷也

湧幢小品

卷六

五

羨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  
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羨道羨道刊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  
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  
于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  
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為之墓碣  
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見鏡川守陳書曰誌銘之言  
多溢美吾弟此作益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  
尚論其世難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  
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壓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  
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  
身如班定遠籌邊如馬伏波又曰維戾之德柔文

卷六

五

剛武懷彼戎寇禦彼苗害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  
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為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  
鄞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  
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塚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  
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參天建炎秋難潰兵欲



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即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四土膏沃  
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為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  
黃巢經其地與已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戕害改  
為黃公墩成化間襄毅公貴考圖謀詢故老惡其  
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子敏政因自號  
遂顯于時云

橋

湧幢小品

卷六

三十一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  
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已募銀一萬三千兩  
助功近聞滄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  
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  
終大工 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  
餘萬兩 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

橋乃 神廟二年事 慈寧宮發銀一萬

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初洛陽橋橫互江中撰時務日晝基所向  
鏤趾所立皆掾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  
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緯每有危險神則來  
相趾石所累蟻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  
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  
夢寐已

湧幢小品

卷六

三十一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  
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圯錫以泉州知府  
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  
萬安云錫字廷于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  
合為一前後二蔡始其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灑水  
也昂大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  
昂大于洛陽也累石為柱銳其前殺水濤不為怒亦昭  
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猙獰奮怒虜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連絕壑深壑石梁跨之憑虎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濺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

卷六

三六

亦奇觀也橋之北有香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 建橋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洗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為橋榜曰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邢魁曰公隄大道吾官將為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然改築隄封其故墓為文以祭匝歲復見夢曰願

為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為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名

### 大隄

自鄖陽而下盡于黃州皆為雲夢又曰夢澤在有隄襄陽大隄曲所以咏也余親行其上回複如岡如陵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為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垸而浙東萬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為地方計人民則為室家

湧幢小品

卷之六

三九

耕作計悉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苦即迂公之鑿山精衛之填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攷宋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决遂直抵開封城下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决如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既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即宋藝祖剪紙圍築都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甚如何禦水即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余行蕭縣一帶見河水溜處其身如缸其頭如龍霍霍望穀土鑽入甚迅且勁拘若乘墩俯若奔壑岸崩頃刻數十丈霆震電掣鐵石也靡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掃以待可以徐徐幹轉

隄利

湧幢小品 卷之六

三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看來洪荒時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宣有深有淺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大者隄小者塘畝以埂分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膏厚余目所經見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南歸經磁州遍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澗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引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為樂土又余同門李太華有實為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田萬頃黃昭素有記甚詳此興水利之良法也匪獨阡陌即漕河之重若非從白老人築戴家壩挽水歸之南旺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軍國之用乎徐孺東開水利不依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

湧幢小品 卷之六

三

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勞而無功反招怨謗亦固其所今聞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用劉李二公之法劉鄉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察致仕大約以任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湧幢小品卷之六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七

開科 御製策問

試錄 試額

題石建坊 策題

殿試改期 請改試期 二則

兵科瀛洲真像 會場支費

會試搜檢 密探狀元

元會 詞讖

竝賜袍帶 倫氏之盛

湧幢小品目錄

御筆再改 失中三元

易水生 父子解元

二酉解元 試官 二則

京考 迴避

制科盛際 小座主

考試得人 九則 傳臚之謬

進士回籍 忠愍名次

遼陽試士 減補坊銀

京尹黜卷 名先狀元卷

閩中非甲 閩中定命 三則

擬題決文 傳題

覆試得釋 塲後口語

代筆 斯么絕六 二則

嚼筆 常服入試

各省監臨 二則 文武宴 四則

試院 二則 恩貢

武試 進士中制

焚私書 二則 王老陳少

湧幢小品目錄卷七

宋制科 馮京

陳氏兄弟 蔡傳進士

進士耆榜首 二則 馮塔

湧幢小品卷之七

湖上朱國禎輯

開科

洪武四年乃開科之首其序文只曰紀錄題辭知貢舉官二人忠勤伯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時已尚左而右居先者以封伯故也主文官二人禮部尚書陶凱前翰林侍讀學士潘廷堅考試官四人侍讀學士詹同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場中先經後書書只孟子疑一篇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二場論詔誥表各一篇無判三場策一篇錄中都無程文想規制未定尚爾草草至十八年始犁然大備矣

御製策問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鄧奇偉一日字子才衡州安仁人 高皇親製策問中云有能者或面從志異有德者或無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鮮耻此三語曲盡其妙誰人到得殿試丁顯第一奇偉次之皆授修撰二甲馬京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

甲危獄為紀善楊靖為吏科庶吉士蹇瑤為中書舍人餘觀政諸司瑤後改名為義黃子澄練子寧皆是科所中

試錄

禮部所存 國初會試錄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八年至三十年皆缺想建文諸臣死難者多係是科以後進士故盡毀之 文皇震怒為此不必言三楊無一字之留何耶西楊原由徵辟歷 仁宣 英三朝皆為首揆用事與東南楊諱言遜國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一節故爾潤略乃當時諸臣與草莽士皆無私錄固是法禁之嚴亦見風俗之樸嗟乎侯城錄一綫之存天意也

試額

弁洲雜編云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鄉舉士就試者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 又云正德戊辰大學士王鏊尚書梁儲主會試相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開科額三百五十人

按洪武三年應天并各省開科取士明年正月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洪武四年三月策貢士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賜吳伯宗以下及第

是科試錄題辭出宋景濂之手云先是京闈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皆採用有官御史者及是會試自河南而下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則入試者當亦五六百人矣此後多至四百七十餘人少則三十人永樂元年癸未補壬午鄉試次年甲申會試上問禮部尚書李至剛洪武取士之額至剛以實對命從其多者取四百七十二人此後多者三百五十人

少則九十五人宣宗初即位即定省直取士之額會試所取不過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至正統七年始加為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二百人五年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復辟仍三百人四年五百人七年會場火改於八月生二百人成化二年三百五十人五年二百五十人八年三百五十人十一年三百人十四年三百五十人十七年三百人二十三年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三百人十五年始加為四百人十八年三百人正德三年三百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五十人六年如之九年四百人十二年十五年又皆三百人嘉靖二年隆慶二年以首科皆四百人萬曆二年張太岳為政止三百人前等未四百餘人太岳主考則或三百或三百二十或三百五十雜編所言乃正德三年事此額先朝行之屢矣前二科為四百始加之額要知此乃中制每間一科則依此數借禮部題請而首揆主之其年李長沙為政安得歸之試官且王文恪與逆瑾抗卒辭位去而肯瀾倒一至此乎傳聞之語原不足信又不考其時與人

而書之此即祖唐人失鳴單之說削去可也不則後生小子傳以為實文恪亦發笑地下謂蘇入輕信輕寫弁洲亦作口業矣

題石建坊

任亨奉襄陽人父杜林從外家姓洪武二十一年廷試太祖高皇帝親擢第一官任撰復命題名於石建坊千門籠異之此建坊之始要知各進士通行矣尋請復姓上以恩自任出勿聽殿試錄賜其妻姓曰朱氏蓋母乃元烏古倫公主妻亦蒙古人故也都御

湧幢小品 卷之七

陳錦鏞其末路大節甚詳官至禮部尚書子顯宗孫春皆領鄉薦顯宗不樂仕進後以薦為吏部稽勳主事春西安府同知時余公子俊為知府同心協力丁內艱貧不能歸余為齋發乃得行服闋擢知府卒

策題

登科錄 御製策題在永樂宣德至正統初年間用行書想閣老親筆進 呈因而發刻者具見君臣一體與慎密不洩景象後皆付之中書官先一  
夕傳出矣又如宋朝誥勅亦當制者親筆故皆貴重且因之精於書法此甚得體寧日代王言而手反不代哉 國朝自洪武正韻一行遂有同文專職其制始廢不可復見

殿試改期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謝 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大促畢竟十五日為妥此雖人事亦天意之和合也

請改試期

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 國朝因之萬曆戊戌春闈喬御史壁星監試舉子重裘以進便於懷挾請改三月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李九我先生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殿試儘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眾聞然一笑而止

張幼于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 太祖定于二月蓋謂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為先故定於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 戎吏後從舟可省雇費二便於雲貴士子三減衣裘防閒甚易四膳錄無呵凍之苦五歸家無開河運舟之阻喬壁星之疏止得其一而至金陵取中云云猶是臆度之說

兵科瀛洲真像

廷試事畢兵科設宴延執事官看閣立本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讚沈存中跋與近時所傳全

不同蓋真本也原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  
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入京崔都尉以千金購之  
不得是時邊患棘希古條邊事竝以此卷封入意  
圖進用世宗不好書盡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  
不省設以疏并此卷發兵科或言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王爭求之難兩與遂發該科可笑余辛  
丑供事內庭草草一閱蓋已摹換非原本矣

會場支費

會場支費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  
民已不堪用亦不給弘治七年禮部尚書倪岳議  
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限數解部貯順天府  
支用凡入百金以後費用日多正德九年尚書劉  
春奏派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會試搜檢

會試原無搜檢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厲其禁  
尚書吳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鳴而來矣隆慶二  
年復有言者始設兩京鄉試亦如之然終亦不能  
盡行其法也

密探狀元

先朝策士凡鼎甲聖上多密訪而後定英宗  
己未科臨軒已假崑山張和第一使小黃門密至  
却識之以日告寅二甲第一拔施槃第一蓋慎重  
如此一科之長文運所繫可不慎與至問周旋而  
悞則天也

元會

天順以後我湖有六元會七元會聚散不常要之  
常六人以上呂閣老文懿公原楊侍郎文懿  
公守陳楊尚書文公守陞俱解元姚太宰  
文敏公夔會元商閣老文毅公三元南京吏  
部侍郎范公理副使胡公廷瑞俱解元謝閣  
老文正公遷狀元解元謝修撰丕兵部主事  
楊質其以未第至者盧楷黃廷璽俱解元內盧  
楷入太學救祭酒邢讓陳鑑之枉有名死于酒中  
贈詩云盧生倘儻才諒矣

詞識

李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



想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鞍  
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  
勸留意方淡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  
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旻果魁天下

竝賜袍帶

豐學士熙弘治己未廷對初擬第一已易置第二  
以倫文叙為第一均賜狀元袍帶蓋異數也

倫氏之盛

倫文叙字伯疇頭顱大二尺許長身玉立以儒士

湯懽小品 卷之七

御史收遺才考遂中式舉會元狀元廣西全州舒  
尚書應龍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試錄五策  
皆用其稿次年丙戌舉南宮廷試 上親拔一甲  
第三倫以論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僅二  
十餘皆可惜也倫之子以諒鄉試第一辛丑進士  
官通參以訓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官祭酒以詵進  
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文叙以訓皆不滿五  
十以諒六十五以詵年八十可見高科美官皆能  
奪人壽矣

御筆再改

嘉靖戊戌科閣臣擬陸師道第一 御筆改二甲  
第五取袁煒第一煒南宮原第一既復改第三擢  
茅瓚為狀元

失中三元

李九我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宜  
以狀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  
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

湯懽小品 卷之七

可甲乙也

易水生

乙未春試前一夕有舉子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  
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  
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  
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  
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詎言其  
年會元湯霍林賓尹則易水生也

父子解元

父俊號柏菴涿州人中成化戊子解元官至副使  
子道應正德癸酉鄉試以文字呈其父即封一束  
遺道令開榜後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  
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道果解元後官至  
總督兵部尚書 國朝父子解元我瀨謝木齋及  
其子丕他省亦往往有之

二酉解元

吾師蘇紫溪先生濟應癸酉試分考郭青螺夢虛  
齋蔡先生介之入謁先師廟喜曰當有佳士如蔡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者發之乃先生牘也 如 同言易同酉年選首同草  
姓水名又同先生官憲長卒質行真修直可繼文  
清之後在工部分考會試拔閣學李九我第一僉  
浙江學政鑒賞諸生如逆觀差等人人奇駭今閣  
學沈銘縝兄弟拔居第一二以余薄劣亦踵其次  
凡二十年後魁元上選皆先生點墨之餘也

試官

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 上命行  
在侍講鄒緝侍講王洪主考賜宴于本部越二日

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為禮部主事洪杭州人進  
士任行人陞給事中以文學擢檢討修撰侍講洪  
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醉輒出忿語斥同列  
以不得為學士中懷怏怏嘗密疏誣學士胡廣其  
父子祺為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於實錄隱  
其罪 上察知子祺實卒於官遂不直洪至是請  
鄉試官 上命廣等擇人廣以緝洪對 上從之  
已受禮幣洪復密疏于祺事 上曰此小人豈可  
以在侍近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失措乃諂事尚書呂震方賓以求薦逢震等屢言  
於 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

翰林中有一少詹事為會試正考復以尚書為會  
試副考者張惟信潮也事在嘉靖壬辰甲辰兩科  
有兩主會考而復主鄉試京考者柯孟時潛也會  
試在天順庚辰癸未兩科鄉試在成化改元乙酉  
科

京考

嘉靖戊子用大學士張璁之議差京官主考不用

詞林皆科部寺及行人為之其給事中不獨用於  
浙江江西即山東廣東四川雲南亦用之行止兩  
科而止至萬曆乙酉戊子而後皆差京官乃用詞  
臣三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於浙江江西  
福建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或曰弘治甲子  
各省亦用京官如王陽明主試山東是也舊制省  
試考官皆監臨會同提調監試官自聘其年山東  
巡按陸偁慈谿人陽明適起服入京便道聘之非  
京差也

湧幢小品

卷之七

十五

迴避

嘉靖癸丑會試禮部三堂皆有子入試不顯言迴  
避而托二王婚禮辭入院蓋亦事之相值也時左  
侍郎已往承天祭告乃允右侍郎之請而以吏部  
侍郎程文德代尚書歐陽德左侍郎孫陞右侍郎閔如霖陞之子銓中試

制科盛際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處不少  
却有一件最得意處永嘉典嘉靖己丑試會元唐  
荆州順之狀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

會元鄧定宇以讚狀元張陽和元汴四人者何處  
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為  
得體若天生此人以應二相之求而二相之目力  
亦加人數等矣成化丙戌會元章楓山懋狀元羅  
一峰倫人品最高冠絕前後其爵位之崇名實之  
相稱莫如成化乙未會元為王文恪鑿狀元謝文  
正遷可謂盛矣然比其柄用阨于奸臣不久而去  
文正又多晚年一出後則嘉靖之壬戌為會元王  
文肅錫爵狀元申文定時行相繼為首揆更勝于

湧幢小品

卷之七

十四

前而因循否隔不得盡行其志文肅至以哭子併  
命自來全盛之事似亦若造化所忌也

小座主

弘治乙丑楊石齋主考禮闈子升菴與俱時崔仲  
鳧銳試卷分刑部主事劉武臣疑其淡刻未錄升  
菴見而奇之以呈石齋遂擢詩魁崔以小座主稱  
焉時年十八子隨父入場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  
今可行否

考試得人

吾郡吳霽寰性獄嘉靖丁未分考閱禮經得十人  
為張太岳居正官太師殷崇川士儋官少保陸五  
臺光祖官太宰汪伯玉道昆官左司馬胡石門正  
蒙以會元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餘亦皆登臺省  
監司其督學山東拔于穀峰太保于垂齋中其他  
蕭岳峰太保而下凡東省顯人俱經獎拔奇奇霽  
寰官至都御史

池州畢松坡鏘嘉靖癸丑分考閱春秋得十四人  
殺羽馬乾菴自強官少保肥鄉張心齋學顏官大

湧幢小品

卷之七

十五

司馬丹陽姜鳳阿寶官大宗伯仙居吳悟齋時來  
官左都御史崑山顧觀海章志官少司馬松坡官  
至戶部尚書

王尚書一夔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  
尹官尚書學士

倫論德文敏董文簡玘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  
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王文恪整羅文簡玘兩會元皆傅文穆珪所取  
王  
考羅鄉  
試解元

趙浚谷時春唐荆川順之兩會元皆廖鳴和分考  
所取廖官左庶子

儲柴墟確陳 瀾兩會元皆編修張柏厓所取  
張官禮部尚書

袁文榮煒瞿文懿景淳兩會元我郡閔午塘所取  
袁分考羅鄉試第七閔官禮部尚書

顧會元起元趙狀元秉忠皆方中涵所取方官至  
少師是科戊戌余與方聯房同閱詩經乃兩元皆  
入其手顧卷方初擬在第五六間主考沈閣  
學蛟門獨拔  
亦隻眼也

湧幢小品

卷之七

十六

傳臚之謬

嘉靖十一年 上御殿傳臚諸進士皆集 闕門  
一序班謬傳令儒服以進首名林天胤及諸進士  
巾袍者百餘人次名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門外詔  
問狀鴻臚卿王道中以為禮部失于曉諭 上切  
責部臣奪司官俸一月禮部言已嘗先期揭示實  
以序班妄傳遂致錯誤道中乃欲曲庇屬官厚誣  
本部非朝廷設官相臨之體詔道中對狀切責而  
宥之序班孫士約等下法司逮問大欽天胤等俱

免究

進士回籍

國初新進士日侍左右後放歸就學近日都允回省觀甚便然嘉靖丙戌科辦事進士應槓等九十餘人自以銓次尚遠乞如舊例放歸疏三四上有詔切責槓等發身科甲不思以勤自厲練習政體乃屢欲乞回自便已私大學士費宏代請終不允大哉王言可以淡省

忠愍名次

湧幢小品 卷之七

楊忠愍公鄉試第二十一名乃嘉靖庚子科解元謝一麟主考官內方而楚志以為丁酉其歿也年僅四十而志以為四十二

遼陽試士

遼陽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因溺死多改附順天以德州衛左所與遼之十七衛學相兌應試者四百人是年甲午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萬曆三十七年題准增額五人以夾字編號待進士其寄戶中式者不許圖

便遷徙違者黜革問罪

減補坊銀

嘉靖中倭患熾盛言軍興吏書吳鵬都御史鄢懋卿乞減舉人坊銀及驛遞鋪陳船隻馬騾頭匹銀兩之議後於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或加增長夫水手以補所減之數而士風民財所損多矣

京尹黜卷

湧幢小品 卷之七

崑山張和往試南京時少保鄜忠愍公為京尹有投書惡張於公者大怒召諸應舉士歷驗之張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為奸利者然將寘之法邪將械送於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塏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平有為人訛敢為奸利事顧毀人者多捏借公不究竟而仰治之不亦中彼人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以中止且試之悉出諸應舉士留和與所指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和文先成公讀之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來家崑

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鳳岐也又讀良久乃曰姑去吾知所以處子矣既入場其舅湖廣參政沈餘慶時爲水部郎中俟出卽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艾鳳翔誦所爲文虞衡曰其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旣而榜出不得與其弟穆舉前列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其文甚習請舉之遂爲誦初終場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鄭公雖悟惡人構陷不足信然竟黜其卷和退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一過耳不念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山中多讀書永豐彭勗督學南京訓導張承翰首以爲言復應舉和以鄭公爲辭彭曰鄭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分考蕭聰以和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語謂無所據落其卷主考學士吉水錢公習禮侍讀雲間陳公恂覆閱詰問聰左道原自有本聰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朱勾以誌之蓋與和相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年二十七矣明

年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二人和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錢學士與諸老入朝嘗遇之指謂鄭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鄭曰吾昔爲京尹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少傅胡忠安淡爲禮部尚書欲迎和訓其子言於吏部尚書郭璉郭璉往佯應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文靖驥爲吏部侍郎私問故曰宗伯爲禮部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告胡公胡擇日詣所居成禮始往未幾移疾還蘇以道義自高有參將者禮致聶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和慕聶先生名過其寓參將置和上座而處聶先生下和曰吾爲聶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供具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趙會于故少保陳僖敏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和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

名先狀元卷

張黼上海人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

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成化丁未會試榜出名在二十而鉛山費宏二十一年宏廷試第一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莫測比致仕果有府丞之命

閩中鼎甲

閩之鼎甲死於非命者自陳狀元謹而外又有龔錡錡字台鼎建安人宣德庚戌科進士及第第二已授翰林院編修坐累去官沙尤盜起為大軍鄉道至高陽里遇賊見殺錡博學善詩字體道勁所

湯幢小品 卷之七

圭

著有蒙齋十集此亦死難鄉官與錢錞同而不聞贈諡何耶又楊瑛亦建安人字希玉景泰丙子解元天順庚辰進士庶吉士曹欽之變入朝遇害贈編修其父徵原浙之江山人為建安丞遂家焉

閩中定命

范春會稽人有文學嘉靖己卯場中謄真已畢手試卷自校得意甚謂可取解元忽颺風驟搜去凌空莫知所之投筆墨歎息而出曰命也後得長汀主簿郡守陸某徵文壽當道無當意者試以屬春

詰朝具草大款賞賚之宿驛樓次壁間韻一廉訪見而稱善知為春恨相知晚署上杭縣一恂恂少年稱督府使者索餉千金從者皆悍漢疑而詰之閉館中中督撫以狀聞果大盜也

萬曆己卯南試題為舜亦以命禹華亭生員高承禪中式主司嫌其取義與題合欲棄去賴京兆內江陰武卿乃主司同鄉爭之得免然猶即席改為承祚後壬辰中南宮乙未廷試庶吉士檢討與余同官魁梧奇偉人也未幾使歸卒眾皆惜之因思

湯幢小品 卷之七

圭

戊戌科余在會場中取中一卷策有國楨二字與余名同棄去陳如岡太史房中亦取一卷策有如岡如陵字亦棄去成忠字太史丙辰分試取一卷有基命宥密字同其名棄亦如之用詩書成句偶同主司名號夫寧有意而巧值見阨豈非命乎李于鱗子駒為諸生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許之入場錄七破為記後檢之絕不可得既定榜則李生卷委於櫃下塵土中相歎息人各有命不可彊也駒未幾亦

歿無子

擬題決文

貢學士葵陽洪憲未試前擬科場題十中七八不知何靈至此馮宗伯琢吾琦看時莖最精壬辰會試門下士持卷來謁者決其中否皆驗并名次亦不甚遠人以爲神又三年乙未來謁者亦如之所決無一驗一人耳時又不遠何夔異至此豈看文亦時有利有不利耶

傳題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始天順年間浙江場中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茫然及刻程文簡略殊甚名雖搭題實則射覆學者認題一時與考官相左卽被黜落永嘉教諭雍懋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涯主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爲苦嘗館某家見一老生施姓名臣道者每至必挾新題一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者是也如舊爲宰恒則易宰周公一時駭爲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中所給事故春秋名家甚稱之其時復差京考競向給

事乞題卽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記所司聊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覆試得釋

天順壬午東平梁御史觀按河南試祥符得杜明卷稱賞是歲鄉試梁實監臨杜在高等劉僉事瑄與梁有隙因指杜及同榜袁江唐昭爲梁所私以奏併逮至京覆考其試卷入格乃得釋明年癸未會試河南鄉試通一榜獲第者止袁一人唐以乙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未杜以戊戌皆進士杜後授禮科給事中成化丙午 憲廟爲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庫貯寶鈔裝盒公借諸給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曰鈔非吾儕所收必須揆究已往陞調去任者公曰揆究前條法之正也有誤大婚伊誰之責乃奏曰本科庫貯寶鈔年久氾爛不堪裝盒請下戶部行寶鈔局選取直挺新鈔送庫備用 上允之於是大婚禮成而前條得免

場後口語



萬曆中科場被論前為戊子繼為庚子後為壬子或以關節或以文體嘉靖冒藉之搜為甲子景泰陳王之奏為丙子豈子年果有不利乎丁酉北場亦被論然意不在科場借以傾焦弱疾者弱疾一降便息

代筆

代考之弊不直生童正統二年考試明經儒士兵科給事中金昭伯擅入午門欲代所親為文事覺擬贖杖還職 上以近侍官所行如此豈可任職遂黜為民未幾給事中吳繪又犯此禁枷示長安門三月戊邊近日有舉人代考者正無足怪也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五

斷么絕六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圍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汗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為水國遂應其占亦一阨運也蘇州人為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

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余見代筆者數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不幸也似宜未減

自制義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為師友教子弟即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譚文課藝一遇考試同坐商量職也亦情也勢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某大家邀致甚力將赴之先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即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辭之觸怒賴有解者且以明年為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聖乎凡貧士有文章名者宜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五

於此際深思趙之覆轍可鑒亦可憐也

嚼筆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謄真之筆悉嚼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濫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山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畢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一生在焉迎問曰試文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趣

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終試禿筆生魁  
選聯第

常服入試

安福劉師泉先生邦采以諸生外艱不出嘉靖七  
年督學趙淵檄之入棘壘起應命及門遙望趙尚  
未下席卻步不進趙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  
令諸生脫巾露體非待士體不願應於是御史儲  
良才令十三郡諸生並以常服入免其檢察是秋  
先生中式後官郡丞以理學名卒時若有所遇奇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秘不言嗟乎當時士風如此待士如此今不可再  
見矣

各省監臨

鄉試監臨非制也自御史顯差乃任其事立其名  
余庚子典閩試偶缺御史二司問云無其人亦當  
存銜余曰 祖制只藩司提調臬司監試兩京則  
京兆提調御史監試監臨之名御史在各省科場  
重事自當作主今既無其人有諸公在何藉此爲  
且對 君上詎宜填空銜二司唯唯以後缺御史

皆從此例至乙卯貴州偶缺則都御史張鳳皋鳴  
鶴入闈代監臨事

余以戊子中式其年蕭翰撰良有胡都諫汝寧典  
試將至御史以八月初二日憂去巡鹽章中奎邦  
翰代監臨事駐松江迎之尚未至二公泊驛前藩  
臬往迎辭不肯上都御史滕少松伯翰自至乃上  
皆一時權宜之計也

文武宴

恩榮宴命武大臣主席與閣老部院二品正堂皆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七

上坐嘉靖丙辰郭勛蒞事禮部分左右列勛上疏  
爭之得 旨如舊規行比坐仍左右列勛再疏

上切責禮部改正夫禮部其有意抑勛乎抑舊無此  
規而勛以意爭也主席者執爵迺鼎甲三人酒禮  
部尚書爲主下坐

武舉宴以大學士主席武大臣讓尚書坐其下郭  
勛引團營例以爭 上竟從之

陸武惠掌錦衣 世廟丙辰年求與進士宴命序  
二品文臣之末是時陸已加太保富貴極矣而有

此請宴席在上者勳臣壓首武臣尾之陸亦何榮之有

試院

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諒奏請改立以前皆於武學借用搭蓋苫舍耳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萬曆五年御史陳王道始易以木

浙江試場原與杭州府學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

湧幢小品 卷之七 无

士子累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隙地也寬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萬曆壬子御史李邦華改易以甓永絕火患

恩貢

穆廟登極各省開貢取士提學爲政浙中出論題云唐始策貢士於洛成殿衆謂此題合時極佳然乃武舉事遂爲廷試之始以儼太平有道天子甚不倫而又用之省試可乎是年居首者山陰朱應乃金庭相國之兄後登進士官主事卒

武試

長安二年初設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科之始亦武舉事然今之武科初場馬射二場步射三場試策論步射中二箭馬射中四箭卽入格嘉靖初年兵部侍郎楊廷儀所定廷儀乃石齋之弟尚書彭澤因而奏請允之其制大簡謂宜於馬槍翹關之外廣其目如刀劔干盾之類皆取可也

進士中制

湧幢小品 卷之七 羊

進士科起於唐其數至少沿於宋至多亦無定期唐則許薦韓昌黎文集可考未幾有禁國朝酌其數最得中制而其禁甚厲蓋祖制之失多矣獨此尚存公道可肩越乎

焚私書

唐錢徽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譏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書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揚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

汝士之弟皆與徽善文昌怒方帥劔南西川入弊  
卽奏徽取士以私紳及元稹知狀時稹與宗閔有  
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  
過半遂貶徽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  
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救子弟焚  
書而行

路巖親吏邊成用事富與巖敵有郭籌者相善其  
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今寫書曰乞火之蓋祖此  
近時有鄉士大夫某與郡太守契密還往書尾云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三

乞擲還蓋以火之猶未可信必還而後可其書誤  
投於余復封固返之夫秘密設策而曰擲還則渠  
二人不能自信而況他人爲之一慨

王老陳少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少年氣銳  
與相國王播同榜時播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  
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塗遠同贈官也播論  
其意答曰陳少陳少切莫發惡謂其爲惡少也播  
後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達以困躓終而播亦竟

竿樹立云

宋制科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能  
中選者皆第四等惟吳正肅奎嘗入第三等後未  
有繼者至嘉祐中二蘇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  
直考官胡武平駁送降第四等

馮京

宋三元馮京字當世產於廣西宣平之龍水天門  
拜相山祖墓在焉幼流寓入藤有讀書故址後貫

湧幢小品

卷之七

三

籍武昌發解慶曆間與羣士計偕禮部賦無逸爲  
元龜廷試賦蓋軫象天地皆第一歷知樞密院載  
我明一統志中好事者高其名行轉相傳致私以  
爲邦邑重遂紊其世焉或曰藤人或曰江夏人或  
曰鄂人

陳氏兄弟

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於占城而其弟  
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弟而  
歸其兄耶然逃亦勝於降矣自中有子萍兼文武

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達司經正字對官復召為翰林學士不起 國初被薦亦不應及得病却藥弗御而卒

蔡傳進士

福建僊遊縣有蔡傳二姓宋時各中進士二十五人蔡以忠惠顯傳至蔡京父子煽惡凶終惟傳氏自如後多聞人

進士書榜首

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

湧幢小品

卷之七

書

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所稱或曰訛殆未之究耳如李黼榜進士黼亦第二也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已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會稽楊維禎廉夫當元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朱文公為王佐榜進士謂

佐足為文公重平惟志書宜用此法蓋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

雁塔

塔乃咸陽慈恩寺西浮圖院也沙門玄奘先起五層永徽中武后與王公捨錢重加營造至七層四周有纏腰唐新進士同榜題名于塔上有行次之列唐韋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名雁塔唐自祿山兵後龍池水涸庚子辛丑歲始引龍首渠水灌池許人占修亭榭至壬寅池水泓澄四無映帶唯見雁塔影倒蘸于池中遊觀者無數 明因之中鄉試者仍題名于上

湧幢小品

卷之七

書

21213

136(172)

ZW

21101800818619